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四九册目錄

史地類

理學家總傳

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序錄一卷首一卷別附三卷（三）……清　王梓材　馮雲濠　輯

卷一十……一
卷二十一……一三
卷二十二……二三
卷二十三……四三
卷二十四……五五
卷二十五……六二
卷二十六……一二〇
卷二十七……一二七
卷二十八……一四〇
卷二十九……一六八
卷三十……一七三
卷三十一……二〇一
卷三十二……二一九
卷三十三……二四三
卷三十四……二四七
卷三十五……二九三
卷三十六……三二九
卷三十七……三四七
卷三十八……三五五
卷三十九……三五七
卷四十……三七二
卷四十一……三九九
卷四十二……四一五
卷四十三……四二六
卷四十四……四四〇
卷四十五……五〇三
卷四十六……五二六
卷四十七……五六一
卷四十八……五九一
卷四十九……六二七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元城學案補遺

元城先緒

劉先生航

劉航字仲通魏人元城先生之父也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爲政寬猛不同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使者執禮不遜先生折正之持節使夏凡例所遺卻勿受還爲河北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先生論新政不便

者五不報請祠去起知涇相二州終太僕卿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不敢書呂獻可墓誌元城代書之以成其美先生又陰祝獻可諸子勿事本恐非三家之福蓋亦愼密之道固與元城並行不悖云之道

涑水門人

補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

梓材謹案先生毋太常博士新昌石亞之女故自幼游于新昌石溪書塾見成化新昌志

元城語要

易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爲正以直內又曰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爲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五經其來已遠前輩恐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著論若或爲之倡則後生競生新意以相夸尚六經無全書矣

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智足以窮萬物之理則事至而不惑

古者君臣師弟子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者卽言之故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宰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人于此必不肯自謂學而力不足也必不肯面質其師之迂也必不肯自謂居喪而安于食稻衣錦也彼三人皆孔子高弟而其言如此者以其出于至誠而已

天下詐僞之風甚矣以某從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于一日一年衰于一年方今夫婦父子兄弟之間猶相諂諛也相欺詐也況于君臣朋友之間乎且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只是一箇道理若一處壞卽皆壞矣此風大可畏當其禍亂未作時猶一切含糊不見醜怪萬一有大禍亂則君臣之間無所不至矣

多聞闕疑愈于求合而强爲之說也

今日夏至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于九地之下他日天地沍寒肅殺萬物盡從今日始物禁太盛者乃衰之始也正如齊自太公以來無盛于威公之時威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

士大夫只看臨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

仕宦豈不是好事但看行己如何耳若仕宦有益于社

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

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于人者求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

附錄

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攲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之眞鐵漢不可及也

太常博士宋之瑞議謚曰慮國忘家曰忠德行不爽曰定

晁氏客語曰哲廟時劉器之論寇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物答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閒九重

徐敦立卻埽編曰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于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

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跛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蓋嘗以其言驗之誠然

朱子答劉君房書曰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慕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承之慕少時猶及編閭其餘論于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牆而想望其聲容猶若相接不止于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

又跋元城言行錄曰元城受學于司馬文正公得不妄

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于朝者無隱情退而語于家者無愧詞今其存而見于文字若此數書者凜凜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

又語頻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向拂擊以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

且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渠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論列是他見識只如此

又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爲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太過處元城只是居其穩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己苟已無愧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

黃東發曰公師溫公溫公當元祐初去新法公當紹聖初誅紹述溫公爲相于人情大鬱之後得行其道公爲諫官于小人報復之時不得行其言效驗雖異直大則同所謂元祐全人也

袁清容書元城與李莊簡書後曰崇觀閒老蔡竊威籙權天下善類皆禁錮不用而汪龍溪葉石林陳簡齋爲渡江名賢亦嘗出門下至若元城先生龜山先生莊簡李公進退言語爲一代矩範而元城奉祠南京龜山被召莊簡爲尚書郎始余嘗疑之久而後知拯世之道有不得不如是也朋黨之論盛于東漢張讓之喪持正論者一律獨一陳仲弓往弔後卒賴以解禍乃知志士仁人之用心雖相遠數十百載蓋未嘗不相同也

元城講友

直閣黃隨緣先生策

黃策字子廬吳人朝奉大夫彥之子九歲能屬文追和梁昭明詩爲東坡所賞弱冠擢第元符末昭慈復位號而與冊未正先生引古誼上書甚切蔡京深銜之欽宗在東宮閱其名大書隨緣堂三字以賜自號隨緣居士

姓譜

梓材謹案續通鑑高宗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黃元祐黨人豈不賢但蔡京張商英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帝曰若黃策之類是也俯曰黃策乃元祐末上書狂直被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

十餘人策不能固窮守節陷于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姦惡猥瑣竟名其閒如楊畏朱師服數人耳策以直祕閣通判嚴州受賕抵罪故帝及之濂此則先生殆亦瑕瑜不掩者

雲濠謹案沈寵溪爲先生墓誌云故禮部侍郎鄒公浩諫議大夫劉公安世右司員外郎陳公瓘皆以敢諫爭名重當時君從之游上下其議論相厚善是先生可稱元城與陳鄒講友又案其始以雍邱主簿入黨籍後錄黨人除直祕閣墓誌又稱其在嚴州數以爭可否忤部使者意使者嫉之誣劾君縱獄事按驗無所得卒奪一官是高宗所論猶仍吏議言之又言其日閱浮屠書則陳鄒等猶未免于此也

附錄

刻名黨人石羈謫登州二年徙海州既而上皇感悟破

黨論仆其石君例遷姑蘇閉戶讀書益自刻苦爲文章瓌詞老氣絡繹開起佳時勝日徜徉山水間賦詩自娛澹乎若與世無營如是二十年

縣令鄧先生弼亮

鄧弼亮曲江人登元祐三年進士第爲新興令力行教化而後刑罰劉元城鄒道卿諫粵先生皆與之游情好甚款

廣東黃志

元城同調

趙先生俊

趙俊字德進南京人與葉石林爲同年生官朝奉郎新作小廬在城北杜門雖鄉里不妄交劉器之無恙時居河南暇時獨一過之徐擇之于鄉人最厚亦善之及爲丞相鄉人多隨其材見用先生未嘗往求擇之亦忘之建炎末金將南牧或勸之避地先生曰但固吾所守耳避將何之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繼先生晏然安其居卒不動劉豫僭號起爲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去畀其家卒卻之如是有三豫亦不復強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卒

避暑餘話

補莊簡李讀易先生光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傳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贈謚莊簡朱子爲參政夫人榮國管氏墓誌稱會稽李安簡公豈其改謚莊簡耶

讀易詳說

大臣以道事君苟君有失德而不能諫朝有闕政而不能言則是冒寵竊位豈聖人垂訓之義哉故文言以括囊爲賢人隱之時而大臣不可引此以自解

小人當退蝨之時往往疾視其上君子則編通皆樂未

當一日忘其君否初六
天下蠱壞非得善繼之子堪任大事曷足以振起之宣
王承厲王後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卒成中
興之功可謂有子矣故考可以无咎然則中興之業難
以盡付之大臣蠱卦特稱父子者以此蠱初六

雲濠謹案上虞縣志于先生傳云初過宋都從劉安世講學得其精微故于死生禍福之際無所屈撓及再涉廣海處之怡然日講周易一卦因著易傳十卷行于世

莊簡集

萬事皆非偶然死生禍福固已前定一切任之孔子所

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
貊觀此數語雖釋氏千經萬論豈能越此

乾坤二卦易之領袖嘗見前人解釋不以類求多斷章
取義如小象文言所釋不附之爻則一篇之義都不貫
穿以上與趙元鎮書

天道好還但力行一忍字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
若能日飲醇酎不辜此風月則無入而不自得也與胡邦衡書

邱明親授經于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
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義杜元凱蓋終身好之
自謂有左氏癖其言豈苟然者若因元凱以求左氏因
左氏以求春秋庶乎得聖人之微旨矣答符秀才書

莊簡家訓

少年欲勵志操見世間膏粱子弟當以儉素勝之不起
羨慕之心見人之居處華潔過度涼榭溫屋洞房窈窕
則思顏氏陋巷之安見人之盛饌甘脆肥濃則思仲尼
飯疏飲水之樂見人之佩服車輿犀象珠玉之珍則思
子路衣敝縕袍之溫若能置吾言于座右常作是觀庶
免鄙夫陋人之稱見賢思齊見不賢惕然自省則可入
聖賢之域古人不難到願力行何如耳

附錄

其讀書詩曰低頭對千載把卷竟長日與亡見俯仰忠
佞更得失意合心自知感慨屬佔畢朱黃紛几硯緗素
互編帙比鄰亦好事挾策到蓬蓽縱談及義皇坐待寒

V.C. 光緒乙酉

月出

陸放翁跋莊簡家書曰李丈參政罷歸鄉里某年三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慨慷形于色辭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鞋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誦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誡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鞋布襪時也

補 知州胡先生瑾

雲濠謹案楊誠齋序蒼梧集言先生嘗學經術于龜山學名節于元城

補 主簿馬先生大年

馬永卿語

元城先生與僕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爲早蓋以刑驅之非義矣以死戰軍于湘西長沙之人咸從之以忠義自奮無一降賊者猶以失守自劾罷乞持餘服不許及知江州改江東轉運使固辭召至闕加祕閣修撰與劉光世不協求去詔與浙漕張匯兩易先生連年入覲其後也今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

未嘗不求歸高宗嘉歎高志親書薝林二大字以賜之除徽猷閣待制陞都轉運使居三月除戶部侍郎再辭不允仍除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之官兩復乞致仕許之卒年六十八先生讀書務觀古人大節不專守章句志大氣剛見義必爲少見劉元城問爲學之要元城曰誠而已此司馬公之教也先生敬受以歸其後復見極論天下事元城深加歎賞曰異時必有立于世胡文定公嘗言于廟堂曰向某氣節忠鯁心向國家尊戴君父徇公而私正今日扶持三綱可備使令之人也胡五峯集

附錄

時翰林學士朱震卒上深悼痛道建國公臨奠公云師道久廢陛下崇儒尚德如此可以風化天下上曰震與楊時胡安國皆學有淵源深于春秋且論先儒異同之說因乞安國謚井春秋序及薦尹焞顧問再三隨事敷奏移日左司諫潘良貴侍立彈公久勤聖聽公退卽上章待罪且乞致仕墓表

趙忠簡請與潘良貴等職名宮觀狀曰子諶始識于种師道宣司幕中雖戚里貴游子弟而好學樂善文雅有餘平日交游議論之間凡有補于正論有助于善類者未嘗不竭其誠心士大夫以此稱子諶亦以此受知于陛下

李莊簡爲向伯恭題曰向公天下士慷慨有祖風亦復對行殿密議稗天聽君臣意氣合每進常從容飄飄青雲志顧肯貪天功榮塗拂衣歸安坐薝林中作堂傍企疏進退聊比蹤父老非故鄉何必饕金空俗軌競奔馳世路方倘同善爲子孫謀但務田園豐偉哉此二子遐舉希冥鴻富貴如浮雲聲名壓岱嵩千載繼者誰我友

向伯恭

汪玉山銘其墓曰顏跖之分曰義與利孰蹠斯人學乃爲利舉世靡靡偷安苟活不有君子豈能自拔公以英姿輔之正論惟義所在他無足問方時多艱馳驅其中如水萬折必歸于東年五十餘謝事而歸惟介于石故能見幾知之固難行亦非易若公始終盡可無媿

朱子薝林文集序曰觀其紹僭叛之音郵而廢其家族宣霸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孤城以抗強敵百勝之鋒過羣盜橫流之勢身嘗危于九死而志

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忘讐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于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凛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爲之於不可爲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于人之國若公乃幸獨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于二子又有光焉

大中鞏山堂先生庭芝

鞏庭芝字德秀東平須城人建炎間遷武義人號山堂先生登紹興八年進士第授建德主簿改秩知諸暨縣主管崇道觀歷太平錄事參軍嘗受業于元城之門以道學倡武義武義人士尚禮義之學自先生始隆興二年卒贈大中大夫

武義縣志

梓材謹案宋潛溪爲仲至傳贊曰武義之有鞏氏自庭芝始初庭芝登元城劉氏之門以道學爲東平倡弟子受業者恒數百人及其來遷也以所學化導如東平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莊簡講友

教授林萍齋先生彙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尚書程先生瑀

程瑀字伯寓浮梁人政和間進士累官校書郎金人入侵求可使者先生請往至燕山不屈而還欽宗慰撫備至除右正言高宗時遷給事中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官至兵部尚書所著有周禮義尚書說兩漢索隱姓譜

附錄

李莊簡悼以詩曰人物江東第一流天衢闊步縱驊騮彈冠事主俱青紱握手論交到白頭照世詞華窺賈馬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致君事業擬伊周平生自謂孔北海晚節欲爲陳太邱危行危言逢有道一生一死見交游自憐罪大無歸日哭送松門歎莫由

莊簡同調

游先生中孚

游中字子大信崇安人博文强識春秋左傳漢唐史記成誦如流且能言其同異得失上下數千載纚纚可聽李莊簡知宣州會李成口眾攻城議遣官求援于岳飛道路阻絕寮皆憚往先生時在莊簡門下慨然請行挾

十騎由間道走大平見飛與飲屬起請飛曰君姑飲援兵已至竟陵矣圍遂解事平莊簡欲請于朝官之先生力辭竟不仕姓譜

朱先生敦儒

朱敦儒字希眞河南人志行高潔雖爲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固辭還山高宗即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于是淮西都使者言先生有文武才召之先生又辭避亂客南雄州紹興二年詔以爲右迪功郎下轉慶府教授繼賢人之世事雖不行聞者韙之樓攻媿集

謂其節不終云宋史

劉氏續傳

劉先生君房

劉君房元城之孫朱子答其書云類次遺文已就篇帙頗亟遂鋟木傳之其人朱子文集

劉先生孝昌

劉孝昌元城先生之曾孫也與五峯胡先生之子大時俱隱衡嶽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孫逢吉請官之以

孫氏門人

補提刑劉順寧先生芮

雲濠謹案胡五峯爲劉開府墓表云推芮三世專以修其天爵負荷世業又題劉忠肅公帖云忠肅之子執義明白而不懾于威武不渝于貧賤若忠肅之孫尚守其先志其曾孫雖貧且賤然明于事君之義強學力行益能保世以滋大

李氏家學

補進士李先生孟冉

雲濠謹案先生官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

梓材謹案廣東黃志載先生未卒數月忽夢至一處海上空闊樓觀特起雲霄開有軒牓曰空明先

世諸父皆壞坐其間顧指其一曰留以待汝既寤知其非祥也未幾遂屬疾臨終有雲氣起于寢冠服宛然自雲中萬萬升舉壙人悉見之莊簡有詩悼亡脫屣塵寰委蛻蟬眞形渺渺駕非煙丹室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

補提舉李先生孟堅

雲濠謹案楊誠齋爲胡夫人李氏墓誌言先生氣慨方莊簡在謫籍里人誣以私史下詔獄貶夷陵父子各天一方既偕莊簡復官丞晉陵宰錫山守嘉禾俱以最聞方用爲淮東提舉常平而沒善類嗟惜據此則先生未嘗從謫也

補參議李先生孟珍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 十九 四明最書 約園刊本

雲濠謹案上虞縣志于先生云善草書權守杭陰及浙海制置司參議皆不就

補直閣李盤溪先生孟傳

梓材謹案宋志其母管夫人墓云大理卿章貢曾公達以女妻浙東從事史傳云曾幾妻以其孫

附錄

宮太府丞韓侂胄頗見之先生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由是出知江州

先生博學多聞持身甚嚴時推能世其家

常城其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

李氏門人

補通守曹放齋先生粹中

放齋詩說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毛傳謂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爲節儉其說由于康成毛無此意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謂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而序云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則與傳意先後頗倒矣序若出于毛亦安得自相違戾如此要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既託之子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成于一人之手則或以爲子夏或以爲毛公或以爲衛宏其勢然也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詩之作本于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

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父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

瑟縝密也如瑟彼玉瓚之瑟

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

附錄

莊簡聞先生之賢妻以長女翁壻閒自爲知己問學大率以躬行實用爲先眞有冰玉之馨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漢

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沈水所出東北入漾旱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又曰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以爲苦要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

又曰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萇楚之萇音敷盖古車本音居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夸音敷盖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案何彼穠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韻後放此朱文公

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爲先

符先生口

符口莊簡之徒也莊簡與胡邦衡書稱爲海外有識之士廉而有才相從踰歲如一日嘗答其論左氏書云吾子有志于問學況已得良師異時當卓然有立于世願言勉之良師盖謂邦衡莊簡集

向氏家學

通判向先生浯詳見五峯學案

大夫向先生涪詳見武夷學案

向氏門人

祕閣陳先生從古別見紫微學案補遺

鞏氏家學

鞏先生瀹

雲濠謹案永心誌仲至墓潛溪作傳皆云父瀹鄉貢進士

提轄鞏棗齋先生豐

司封鞏厚齋先生嶸

鞏先生覲並詳麗澤諸儒學案

劉氏門人

承議羅先生博文 詳見豫章學案

曹氏家學

朝請曹先生盅

曹盅字冲明定海人累贈中奉大夫放齋之仲子也穎悟力學既有家傳而又源流外門氣節自許詞意煥發落筆千言以中奉致仕恩補官歷授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至朝請大夫卒先生少嘗題寧都金精山有曰手擎白日浴滄海氣使列嶽如羣兒中奉見之爲失色且戒以力除此等氣象見其留心詩文以爲當究經術務

爲實學先生自是日則幹蠱夜則讀書至四鼓乃寢晚卜築奉川一區雅潔聚書萬卷多手自讎校每夜以一燈使婦奉姑別以一燈觀書積學老不衰自號牧庵居士（樓氏鑰集）

曹泰宇先生說

曹說字習之定海人放齋之孫其父死李全之難絕竄酒婚宦刻志問學五經有解後學問難亹亹不倦酬答故家借書先請書目一閱即能言其本末平生無喜慍當戒學子絕人我則天理自著爲易解全書分辭變象

占學者稱泰宇先生詩文三十卷精潔可傳定海縣志

梓材謹案袁清容述先大夫師友淵源言先生精易象數論語書春秋皆有解多折衷舊說易說爲

華陽學案補遺

涑水門人

補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華陽語要

凡禮之體主敬敬者禮之所以立也

所用之人所行之政皆出于君心人不足責政不足非此由臣不能正君君心不正是以如此惟得大人然後可以正君心此非小人之所能也

有國家者當防微杜漸若禍難已成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

聖人惟言利物之利不言利己之利

用刑寧失之于寬不可失之于急寧可失之于略不可失之于詳

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惟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有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于治哉

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師振旅夫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

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是故至剛之剛

不可不養也

經者道之常君子治國平天下反其常道而已常道者堯舜之道仁義是也

今樂古樂如君子小人之不可同邪正之不可並如必欲以禮樂治天下國家則當如孔子答顏淵之言孔子所言者爲邦之正道孟子所言者救世之急務此所以不同

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

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惟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惟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直彼以其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己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

君人者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仁宗最深洪範之學每有變異恐懼修省必求其端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于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禮未見其可

華陽經說

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古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可知也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詔王廢置是以治出于一政有所統後世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爲權在于己臣以爲政在于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也

君喪三年古未之改漢文率情變禮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于異類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于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冕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士大夫以方喪三年則眾著于君臣之義矣

禮擬人必于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于君之倫擬臣于

范太史講說

臣之倫臣以謂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貴桀紂人
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
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禮王制祫禘烝嘗此祭之名天地社稷五祀名山大川
之在其地者因國之有其地而無主後者此祭之事犆
祫祭之類此祭之禮然非祭之本祭之本諸侯得一
國之歡心以事其先君天子得四夷之歡心以事其先
王者是也夫犧牲幣帛藥盛酒醴皆出于民力古者先
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凡以祭之本在于民而已

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夫以身率于上而效之曰
教教之于治雖甚迂闊然古之言治者必以爲先放勳
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舜舉
八元命契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秦任
刑罰不務德教故不旋踵而覆漢承秦弊初以法治天
下惟賢臣賈誼董仲舒嘗言之文帝能聽賈生故斷獄
數百幾致刑措武帝不能聽仲舒故斷獄數萬幾致敗
亡唐太宗初亦不以教化爲意惟魏鄭公勸行仁義四
年之間遂至大治然則爲治者不可不先以教化爲本
也
王制不率教移左鄉右鄉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臣以
唐虞之學不過有扑作教刑與撻以記之雖周禮至詳
至悉亦無流放之刑此當是商之法湯制官刑儆于有
位其用法甚嚴爲太學養士之禮旣重則不率教之罪
責之宜不可輕夫命三公九卿大夫皆入學至于王親
視學皆不變被以九年之問而不能自遷于善是長惡
不悛弗順教令者也屏之遠方斯亦不足卹矣然王爲
之三日不舉豈其意哉成湯伊尹相與維持天下之法

其嚴密如此若夫周之法則以寬仁爲主雖霍叔同管
蔡之惡亦降于庶人者三年而復其國非若商政之峻
也商尚質周尚文商周之法皆欲人之爲善而已
月令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更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
此之時必當行其本時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
尅之氣隨類來應如人五臟相勝則有受尅之處其不
和之氣自來爲病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燠非候曰行某
令行某令者非也
李濟南曰鳥在元祐三年省試策問有魏相時令者

鷹之所對大略與太史說同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不必法其繁文末節但時和歲豐家給人足便爲太平之實若求夫朱草生鳳凰至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區尚其虛文也漢之好復古者無若王莽而劉歆又以儒術緣飾之奏祥瑞作頌聲者甚眾有益于治可救其亂乎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帝學八卷提要云史稱其在邇英時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又稱其長于勸講平生論諫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今觀此書言簡義明數陳剴切實不愧史官所言雖哲宗惑于黨論不能盡用其說終致更張

初政國是混淆而尹公之忱惓惓以防微杜漸爲念觀于是書千載猶將見之矣

華陽文集

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于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于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于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于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資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眾唯繫于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恭儉節用則無所營爲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論農事

孔子之所愼者齋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于神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古之君子其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論明堂

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惟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盡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于士則一也論立后

周易家人之卦乃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敢撰集所聞先聖先賢之言爲解義謹錄上進以代封事進家人卦解義

昔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與王言未嘗不以王道如其不可行豈徒爲空言哉以區區之齊五十里之滕孟子猶欲勉之以王況不爲齊滕者乎 省試策問

附錄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范太史集五十五卷提要稱集中章奏尤多類皆湛深經術練達事務深有裨于獻納云

幼孤叔祖忠文公鎭撫育如己子淳夫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屢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與人事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忠文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

宋史

除正言客有言于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 道事

公講月令問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覆甚明論時令者莫能過也

講讀論語畢賜宴于東宮賜御書唐人詩各一首公表謝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如游藝文賦詩以獻退而節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十九字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元祐九年奏曰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卽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于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開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姦大邪貪戀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

筵之官如頤之賢皆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于公正之朝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若復召之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在外終無所憾矣 太史家傳

公每誦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尹子問范淳夫之爲人子曰其人如玉

晁氏客語曰資治通鑑成范純夫爲溫公草進書表簡謝純夫云眞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

又曰純夫爲蜀公草進樂表云法已亡于千載之後聲欲求于千載之前茲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申公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于三公疾疹嬰纏敢望年踰于七十人謂口二公胸中事矣

又曰崇寧初純夫子沖見樂城先生于潁昌樂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又曰范純夫每次日當進講是夜講于家羣從弟子畢集聽焉講終點湯而退

林拙齋論作史之體曰某嘗聞之先生曰自春秋筆削之後春秋之法不傳歷代史官紀事而已其褒貶不在焉惟司馬文正公范內翰爲得夫春秋之正傳文正公于通鑑首載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范內翰之于唐鑑首載唐太宗之陰結豪傑以習陽宮人劫高祖且稱臣于突厥而求其助蓋孔子之作春秋惟以爲君臣上下之不明義利之無別所以別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詔後世司馬公范內翰得此說故其著書立言之始首辨夫名分之際以正天下之大綱謂威烈王當正其分不當封韓趙魏爲諸侯唐太宗寧不得天下不可稱臣突厥此則明乎春秋之大旨而得夫子之正傳也

朱子答汪尙書曰從游蓋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于二先生胡文定之于三君子某皆用此字

又答呂伯恭論淵源錄曰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于東坡則但以鄉黨遊從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略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素以東坡爲是哉但不能辨之于當時而發之于數年之後此則剛强不足不免乎兩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

又語類曰范純夫論治道處極善到說義理處卻有未精

又曰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

切于事情只是大綱卻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
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
在乎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
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于制度故有激而言
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
魏鶴山序正獻文集曰成都三范氏蜀公榮公植立光
顯正獻後出而生長聞見氣質夙成壻于呂正獻公客
于司馬文正公且當熙豐之際洛中諸賢大抵家食而
公以書局留洛凡十有五年觀摩麗習所資以成德者

非一矧如富文忠公程正公親炙之呂原明劉道原諸
公則共學焉大本先立淹邁所不暇計茲其志爲何如
迨泰陵踐阼崇慶垂簾公始見用于時首以唐鑑上之
兩宮隨事正救又二百四十餘疏大抵務學以保王躬
格心以植治本遴賢以永天命正始以絕亂萌其氣明
理夷日星垂而江漢流也語切情眞疾痛號而家人謀
也然而獻替太數邪正太辨而公之禍始矣天開之以
宇宙清明之氣培之以父祖詩書之澤論之以師友道
義之淵其成材之難若此而僅僅自見于九年之間就

九年而言則四年以後皆禍幾之伏也

眞西山曰自唐玄宗御注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
正司馬公作爲指解太史范公復爲之說于是學者始
得見此經舊文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
神眞文忠公勸孝文曰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
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大能奉親卽是奉佛

梓材謹案內府藏本有古孝經指解一卷不著編
輯者名氏以司馬溫公范正獻之說合爲一書四
庫書目提要云案宋中興藝文志曰自唐明皇時
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
至司馬公始取古文爲指解又正獻進孝經說劄
子曰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指解表上之
臣妄以所見又爲之說書錄解題載溫公書正獻
書各一卷此本殆以相因而作故合編也王氏玉
海載溫公書進于至和元年時爲殿中丞直祕閣
與正獻說小異然溫公集所載進表稱嘗撰古文
孝經指解皇祐中獻于仁宗皇帝竊慮歲久不存
今繕寫爲一卷上進云云則正獻所說者初進之
本王氏所進者
重進之本耳
黃東發曰本朝侍講無出于伊川者矣伊川自謂之公
溫潤之氣論事無出于東坡者矣東坡見公之奏至于
不肯自出其稿嘗元祐時已豫言范純仁以兼容小人
爲寬天下事豈堪小人再壞公言不用元祐一變爲紹

聖天下事遂不忍言公之關係世道者又如此

華陽學侶

進士王先生端

王端字道原延平人善講學最爲范正獻祖禹所重嘉祐八年進士姓譜

王氏同調

周先生諱

周諱字希聖光溪人與王道原同郡熙寧進士歷知廣州新會縣王荊公行新法郡縣風靡先生獨不奉行致

書政府力陳其弊因求歸田里所著有孟子解義一時門生稱爲周夫子姓譜

周希聖經說

詩者人之所以興故先之既興矣則事之所以辨故書次之事既辨矣則和之所以成故樂次之既成矣則極乎天道之高明故易次之既極矣則必遵乎人道之中庸故禮次之而必終于春秋者以救亂反正爲餘事也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

六經之義驗之于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于心而不然施之行事而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禮記解自序

夫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蓋道德仁義同出于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爲之節文者也方其出于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禮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方其爲之節文則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爲禮者也若夫吉凶之殊軍賓之別其言不

盡于意其意必寓于象故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于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惝也所謂意者歸于性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其以欲廢命以人廢天者聖人不爲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者也然聖人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苟自異于禽獸耳蓋又將爲入道之資也聖人既沒禮經之殘缺久矣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間獨周禮爲太平之成法儀禮者又次之禮記者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尙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

精擇
附錄
知新會縣寄子弟詩云浪有虛名落世間自慙無實脅
毛寒未年三十身先倦才得一官心已闌卜宅擬尋栽
藥圃買田宜近釣魚灘他年子弟重相見藜杖蓑衣荀
葰冠志乎澤民不從亂法其風致可想也
衛樂齋禮記集說曰希聖入仕值新法行不忍詭隨賦
詩去官解王制禮運禮器郊特牲玉藻學記祭法祭義
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中庸表記大學

共十七篇嘗註周禮解王文公新傳多采其說而沒其
姓名豈忘其人之有傳耶
又後序曰予舊習諸家訓解每病世儒勤取前人之說
以爲己出近得周希聖解一再繙閱始知陳氏方氏亦
推衍其說者耳

華陽家學

諫議范先生祖述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補
龍圖范元長先生沖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益謙見小學外篇注

益謙座右戒
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
失三不言眾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
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貪求富六不言淫媟戲慢評論女
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
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沈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
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
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
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凡此數事有犯之

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于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

附錄

趙忠簡辨誣筆錄曰乙卯春資善堂既建同列留身奏事退謂某曰適得旨傳令相公擇資善堂官一員言才出口某曰今士人中學識淵源人物蘊藉可以爲師範無如范沖者此言應口卽答未嘗出于思慮當時止爲得旨擇人若爲有他意則皇天后土實鑒臨之

華陽私淑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范氏續傳

范先生仲彪

范仲彪字炳文洛人唐鑑公諸孫紹興己巳避章傑之禍自信安客崇安朱子與之從遊嘗娶溫國司馬氏及諫議大夫無慈時爲子壻遂聞文正公事爲多時爲賓客道語壁壘不厭且多藏文正公遺墨 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避地避章惇後人傑亦見謝山跋摘簡贊筆載王張諸儒學案

華陽續傳

錢先生敬直

錢敬直字敬子永嘉人紹熙元年試禮部第一以祧廟諱改名易直字季莊以教授入爲太學錄博士太常博士祕書著作佐郎卒先生十歲能通禮春秋三傳性沈密不輕用所能人羣居論難紛起獨不出一語至在奉常乞爲范祖禹謚正獻有內侍得旨賜謚者拒弗爲論人始知其能陳義憤激感而後發云 葉水心集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景迂學案補遺

涑水門人

補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梓材謹案先生爲九子論云國初人物之盛可勝言哉如歐陽公是所師範也乃不及之是先生私淑廬陵者矣

雲濠謹案先生餘書十餘種曰儒言曰參訂許氏文字曰異同志曰有舊曰資暇曰刪醜曰山下草堂雜書曰石鼎志曰唐逸士志曰清心堂雜志曰隨省曰捃參曰嵩外墨省曰晁氏叢訓凡十有三種

見其孫子健記語

晁以道語

詩所謂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者其專以簡易儉約爲德初不言形勝富强益知仁義之尊道德之貴彼阻固雄豪皆生于不足秦漢唐之迹更可羞矣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聖人之意具載于經天地萬物之理管于是矣後世復有聖人何不能加毫髮爲輕重況他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彼一己之所謂新也乃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

儒言

五采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于五經可舍一哉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

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眾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爲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欲新之則日月之出特久矣後漢治古學者貴文章以章句之徒爲俗儒則斥俗學者身自

謂耶俗學

王阮亭曰此因王氏學而發

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于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斥如讎漢儒眞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繫之辯訥良有以也漢儒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范寧曰經同而傳異者甚眾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人之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

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耶同異

王阮亭曰此指安石字說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圖欲捨而他之則示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者不斅其實喜爲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操之下塵歟大言

言書者不取正于古文言詩者既恥言毛氏而又不知齊魯韓三家之辨果以詩爲何詩耶言周禮者眞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于封

民不足于役農不足于賦有司不足于祭將誰欺耶春秋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爲知本知本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古今交相爲質則取道不遠或爲高絕不可跂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于今而必爲之耶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豈其道風耶慕古法

王阮亭曰此數條皆指安石發春秋假周禮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大抵出于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强與夫商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

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南北之學

王阮亭曰此刺王氏之徒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儒言一卷提要云晁公武以是書爲辨王安石學術道僻而作今觀所論大抵新經義及字說居多而託始于安石之爲公武所言良信然序稱作於元祐執徐實慶春於公武所言良信然序稱作於元祐執徐實慶春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在崇寧二年安石配享孔子後故其中孔孟一條名聖一條記聖一條皆直斥其事則實與紹述之徒辨非但與安石辨也又不奪一條心迹一條及流品以下凡數條俱兼斥安石之居心行事亦非但爲學術辨也當紹述之盛行而侃侃不撓誠不愧儒者之言又著錄景迂生集二十卷提要言別本題曰嵩山集蓋一書而兩名云

景迂生集

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無二上其言實同蓋國之于君家之于父學者之于孔子皆當一而不二者是以明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國家五十年來于孔子之道或二而不一矣其義說既歸之于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六經視古之黜百家而尊明孔氏六經者不亦異乎秦審

子讀孝經論
語爾雅劄子

序駁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

太史公世家首之以吳太伯列傳首之以伯夷實讓也書首乎堯舜春秋首乎魯隱公詩首乎二南皆以讓德倡天下萬世之治道也答張直孺書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以生以之以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執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于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于此而蔽于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之

吾道之所以貫哉先生曰然題孫少傅致政小錄

王子晉年十有五識聖賢治亂之原而極天人生死之符顏子年二十有九頹然陋巷中有爲邦之志夫子告之以四代之禮樂所謂具體而微晉果如顏子哉

魏武之子倉舒十三歲而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干殺荀文若輩矣以上邢居實墓表

晁氏客語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于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學論意誠而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之

能中于理者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

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故君子莫大乎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取無所喜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于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于聖人而後已不至于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關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襲行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耶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何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也舍此而行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與五者異

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誠之耳
學不貴博貴于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于當而已矣政
不貴詳貴于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盡之所
害爲夜氣之所存則然後可以至聖人
雲濠謹案二程外書言晁氏客語不知何人所錄而謝山屬之景迂景迂蓋本景汪生集
景迂中庸傳
性者中之所寓也莫知其所自而推言也天命之謂性

性得所率則爲君子不得其所率則爲小人曰誠曰明
曰孝曰忠曰恕曰和皆率性之具也是六者皆中之所
以爲中者也率性之謂道
聖人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君子所以擇乎中庸也
小人所以反乎中庸者也修道之爲教
出乎性而教之所本也君子以是誠之務也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非道也
中也誠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中也明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情之未發性之全純中之所以名中者也肫肫如也淵淵
如也浩浩如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中之一物于是乎有二名也顚沛之際毫髮之多或不
中節也亦不足爲和也有子言和必有待乎節之非和
之正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是一物不得二名也楗楠豫章之大本而不達道則亦
惡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教之行也明道先生常善乎致之言也常善乎位之言
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之所以爲常道也君子而時中則無時而不中也小
人而無忌憚須臾變改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說用
中爲常道是也近世說中說庸非所知也王肅本作小
人之反中庸也胡先生溫公明道先生皆云然也聞者
曰庸得非變邪所以濟中者也曰是不識中者也君子
之中隨所器而麗焉不動而變當何所假也邪子莫執
中無權者是子莫之中非君子之中也劉侍讀曰中庸
者中用也蓋亦誤也言中斯用之也先儒曰用中爲常
道是也劉說前見于皇氏熊氏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也

教之不行也有中庸之君斯有中庸之民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不誠不明則不中也子曰道之不行也止道其不行矣夫

舜之所以爲舜者中庸也明誠兩盡而道教行也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不明不誠則不中也擇也者依也斯人自謂之知者非知之明也君子不以爲知也

子思慮後世或泛然失其旨乃以仁爲誠知爲明其實一也子曰人皆曰予知止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回之所以爲回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止而弗失之矣

強疑其非中也蓋惟中爲能強也者誠也曾子論孝曰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強既有南北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夫既謂君子者既和既中而誠明之守安于治亂之世勤而勉之也國有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也強也子路問強止強哉矯

不誠不明君子之所不爲也君子之遯世亦中庸之依而安焉又復依乎聖人之中庸則其隱者吾道之倫也非故以意嚮之也鄭氏曰道不費則仕費者倫也違也縕衣有曰口費而煩費或爲悖或爲悖子曰索隱行怪止君子之道費而隱

惟明之知惟誠之行也夫婦之愚止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中也誠也語夫天下莫能載之大則其大者誠也語夫天下莫能分之小則其小者誠也蓋雖大而中也其小亦中也人誰有憾子予哉天地之大也止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中也明也詩云鳶飛戾天止察乎天地

忠恕之爲中也均舉是性而爲道莫之或遠也違于人則可須臾離也以其不遠人而忠恕之名立也爲人父而忠恕則己與天下國家去道不遠也爲人君而忠恕則己與一家去道不遠也爲人臣而忠恕則己與一人去道不遠也子曰道不遠人止亦勿施于人

中也子曰道不遠人止亦勿施于人

中也誠也敎之所以爲敎也君子之道止先施之未能也

中也誠也道之所以爲道也庸德之行止君子胡不慥慥爾

中也誠明之徵也君子素其位而行止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中也誠明之自治也于是察乎上下達乎天地無不安

也曾子曰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蓋援之爲援者如此
也曾子又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行險以
徼幸在上位止小人行險以徼幸
中也誠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中也誠也止譬如登高必自卑
中爲天下之大本于是乎在也夫既得于父母則室家
宜之也詩曰妻子好合止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中也明誠無不達也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止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天之用中因物而誠至焉也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故天之生物
周公之所以爲周公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武王末受命止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武王周公之所以爲武王周公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
道教行也子曰武王周公止孝之至也
中庸之政也人道之勉乎政猶地道之勉乎樹藝稼穡
也中庸之政感人心而迹自化浦盧之比也仁義者誠
明之異名也仁義合而禮生焉禮者廣駘騁于仁
義之中者也哀公問政止禮所生也
誠明始于身本于親口于人極于天也故君子不可以不
知天

一于中也達道之五行于達德之三達德之三行于中
之一也達道者修道之教也天下之達道五止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于中也或生而知之止及其成功一也
達德之漸也誠之者也子曰好學近乎知止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中庸之教也問者曰如之何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
眩曰讒色貨能惑我而不惑則尊賢之功也有百官之
富任使各盡其材大臣凜然在上天下名賢不眩則敬
大臣之功也不眩猶不惑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
誠也誠則事前而豫不誠則事至而無所圖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止道前定則不窮
道必資乎誠誠必資乎明也在下位止不誠乎身矣
天之道也中道而未從容則賢人也誠者不勉而中止
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止雖柔必強從容中道聖人也
誠明各有所致而相爲用也四時誠矣較然著見則自
誠而明之性也猶天命之性也日月明矣其出入有信
則自明而誠之教也猶修道之教也未有誠而不明者
也未有明而不誠者也彼偏焉者非誠明之正也武王
周公以孝稱則舉其自誠明者也舜以知稱則舉其自

明誠者也非有聖賢之差也 自誠明止 明則誠矣

率性以誠也人物之性與天地之化育皆吾性之誠也天地之性不可見而見之于化育也然此非次第而言之也猶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其所言之若是者何視其相因者殷勤之也非心知其意者莫之能喻也物性之麤非後于人之性而得之者也 惟天下至誠止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無聞焉爾也胡先生亦所不講也是自誠而明者謂之次焉何也鄭氏乃謂自明誠者何也無聞焉爾也胡先生温公姚子純皆疑之也明道先生曰誠者神也蓋從明道先生之說則何必如之云也 至誠之道止故至誠如神

誠與道一體而二名也其所以率性則一也皆無待于外者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物者己之物也己與物非有二也皆其誠之物也成己斯成物也唯所措而宜也聖人之道所以異乎楊墨者也止故時措之宜也

也成己知也乃謂之曰仁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

誠明之極配天地而一之也誠斯一也一斯誠也此蓋

當云徵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遠考下文而不誣也夫言天地之體則高明博厚而足矣人之體乎天地之高明博厚則必待悠久以爲之中也蓋非悠久之中則其高明將驟博厚將蹶也博厚高明譬諸形體也悠久譬諸精神也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于他在加之至而已矣夫曾子所謂至者子思所謂悠久是也曰悠遠曰悠久其實同也夫不見不動無爲者中也既章既變既成則亦中也此不二之道也 故至誠無息止則其生物不測

天地聖人之悠久一也博厚高明之所資以爲中者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止純亦不已

聖人之高明博厚悠久一之于中也中者至德是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高明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博厚也待其人而後行悠久也至道高明博厚也至德悠久也至道至德猶達道達德也明道先生謂此二以貫之也 大哉聖人之道止至道不凝焉

舉性修道于是乎極也思尊德性而必道問學問學斯德性也思致廣大而必盡精微精微斯廣大也思極高

明而必道中庸中庸斯高明也思溫故而必知新斯溫故也思敦厚而必崇禮崇禮斯敦厚也德性猶悠久也廣大猶博厚也胡先生二程先生及橫渠先生說皆同近世醫學謂旣極高明而反道中庸末乎中庸也分而爲二事莫知誠之一致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止敦厚以崇禮中也明之所安也是故居上不驕之謂歟

不明之患也子曰愚而好自用止其斯之謂歟思教之行也今天下車同軌貫賤無等也書同文是非雜出也行同倫君子小人並列也禮樂之中庸莫之有其執能知之

作也胡先生說云爾也非天子不議禮止亦不敢作禮樂焉

思教之行也或說或學或不足徵或有存或用之遠近之勢然也中也天下萬變有是三重而寡過爲要也寡過則中也子曰吾說夏禮止其寡過矣乎

惟中則有徵而且尊也上焉者雖善無徵不信民不信從之也上焉者雖善而無徵不尊不信民弗從

者不及也屬而不尊雖善而民不信從之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止百世中而徵也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中而尊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止君子中而尊也未有不如此而能于天下者也

仲尼之所以爲仲尼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致行也觀天地于仲尼則足矣仲尼祖述堯舜止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聖人明誠之中而道教行也時出之則或溥博如天而中也或淵泉如淵而亦中也唯天下至聖故曰配天

修道之教于是乎在也唯天下至誠止知天地之化育

中之所以爲中如此也非明誠則莫能致也其初則歎息之也夫焉有所倚止其孰能知之

中也明莫知其所以明也詩曰衣錦尚絅止的然而日亡

中也誠明莫知其所以誠明也君子之道止可以入德矣

中也明也惡胡先生曰過惡溫公曰憎惡苟內省不疚雖謗議沸騰刑禍交至亦非其所惡也詩云潛雖伏矣止無惡于志

中也誠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止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中也明誠也詩云子懷明德止未也

中也誠明也詩曰德輶如毛止至矣

梓材謹案景迂中庸傳後記云明道先生四胡先生橫渠先生其稱先生之矣蓋皆私淑艾之矣

景迂易規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未重

卦之時三才之象固已具矣所謂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者言三畫既兼三才而六畫又以兩之故卦成于六畫也又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蓋兼兩之者別有所屬言惟三才之道而已也聖人前後反復告人明矣柰何後之學者以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乎伏羲初畫卦時三才不備乎有地與人而獨無天可乎夫所謂仰觀俯察者無所不寓也昔顏永嘉獨有得于此何衡陽又屢排之況他人乎顏云過此以往予欲無言其所感不淺矣說之初聞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象作傳意夫二子者可語伏羲之易也翻乃破于互體旁通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籬惜哉唯揚子雲準易而爲三玄一行論三微而成一象其得深矣吾康節先生所謂易者伏羲氏之易也三聚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也其詳至于三百八十四象示其吉凶悔吝无咎所以然者亦未嘗一言在應也惟師小畜履同人大有豫臨无妄咸恒遯睽損萃升未濟十有六卦之象以應爲言而實非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脫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則損應有時而益亦應有時也未濟剛柔應而既濟亦剛柔應也損既濟之象何爲不以言乎彼四十八卦乃皆無應乎且夫八純卦或者皆曰無應也其皆不善乎獨艮之彖乃言上下敵應不相與又何耶小畜大有五陽而一陰或者謂小畜之六四初九大有之六五九二爲應耳安有

柔得位而上下俱應之理乎大有六五之交與夬九二之載善矣九三上九號爲無應而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顧豈不利乎中孚九二九五號爲無應而九二鳴鶴在陰九五有孚攣如則不必如大有之六五九二有應乎中孚六三上九號爲有應而六三鼓罷歌泣之無常上九翰音登天而無實反不如大有之九三上九之無應乎遯初六九四號爲有應而初六遯尾九四好遯陽利應而陰不利應乎頤初九六四號爲有應而初九凶于捨龜六四吉于得虎又乃陰

利應而陽不利應乎升初六六四號爲无應而初六升大吉六四王用亨于岐山陰無應而俱得乎豐初九四號爲无應而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陽亦無應而俱得乎鼎六五九四號爲有應而六五鼎黃耳金鉉上九九三號爲無應而上九又亦玉鉉何耶睽初九四號爲无應而九四睽孤六三上九號爲有應而上九又亦睽孤何耶咸之三陰三陽而感也六爻不俱不以應而爲得又復何耶由是言之烏論夫有應无應而明得失耶王弼所謂觀變動者存乎應非也易爻相應

繫辭謹于爻而略于位蓋爻有變而位不變也吉凶悔吝无咎者皆自爻而出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得失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位有貴賤而無吉凶悔吝无咎也故又曰吉凶悔吝者存乎爻而略于位蓋六四童牛之牿元吉頤六四顚頤之吉何邪繫辭又論位之爲重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即繼之何以守位曰仁蓋位爲虛而仁爲實位也苟得其人雖謙之初六允升大吉寧論以陰居陽之四二平雖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鼎之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寧論以陽居陰之三五乎蹇之六二九三六四九五號俱得位乃一于蹇而危何也解之六三九四六五號俱失位乃一于解而安雖六三之負乘致寇亦吝而已焉何邪蹇之四爻既俱得位聖人又所不道也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

獨六四象言當位何也解之四爻既俱失位獨九四象言未當位何也困之九四號爲失位象乃言雖不當位有與也需之上六號爲得位象又亦言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又如歸妹六五號爲失位而象言其位在中以貴行也旅之九三號爲得位而旅焚其次喪其童僕九四號爲失位而旅于處得其資斧噬嗑象言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至六五象則言貞厲无咎得當也既濟象言剛柔正而位當未濟象言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參差反復如此則有得失初不繫乎位之當否果何足論哉借如

彼學者之論則位之不當者衆矣象之所言者才十有三履豫臨噬嗑震兌中孚之六三解夬萃小過之九四大壯之六五是也位之當者亦衆矣象之所言者才七比兌渙節中孚之九五臨賁之六四是也不知果何謂邪嗚呼聖人之告人亦明矣其義必在爻位者則兼爻位而稱之大畜六四元吉有喜六五之吉有慶之類是也有爻位之義兼在卦者則又亦兼卦著之比之初六有它吉大有初九無交害之類是也顧弗明乎位

學者既爲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或求之而不通則又爲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紛紛者至于專君奪民男女冠昏思失思得區區封植烏覩觀會通于自然行典禮而不作周流廣大者哉是離皆得于上而失于下坎皆得于下而失于上豈其然乎且觀之繫辭曾無一字及此也聲辭有所謂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者似乎承乘而非也此論易之情耳爻象以情言吉凶以情遷是也安論位之遠近乎象亦有所謂從上舍下志在內志在外者復似乎承乘而非也象泛言上下內外而不止以一爻爲言也其言乘剛者凡五噬嗑震非坎未之或恤如乾易以知險坤簡以知阻則尤無所病也若夫乘柔與乘剛者象亦不見一字也師九二之承天寵蠱初六之意承考六五之承以德歸妹初九之吉相承上六之承虛筐節六四之承上道又豈止爻位而云哉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辭之難了者自王輔嗣而來一口曰初祖也五君也六二過初而不及五云爾也不知凡厥六二如之何也其不思亦甚

矣承乘

中正易之所尚也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豈謂位之中乎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亦豈謂位之正乎學者必以位而論中正則季氏不特富于周公且賢于仲尼矣如六二九五爲中且正則凡六二九五俱不善乎初上三四亦不得用中乎良六五安得貞其輔以中正未濟九二安得貞吉中以行正復之六四中行晉之六四中心願爲者又復何耶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爲得位而正陽之居陰陰之居陽爲失位而不正則凡初九九三皆善而初六六三皆不善乎凡六四上六皆善而九四上九皆不善乎晉之初六獨行正貞之初六未失正蒙初六之正法離上九之正邦又復何邪凡所謂貞吉貞凶者皆外初六九二六三九四六五上九之事歟未濟六爻在彼學者皆失正失中而九二九四六五何以皆貞吉耶以卦言之中孚用中蒙頤養正中孚獨二五備德而蒙之六五不得爲童蒙之吉頤六五不得有居貞之吉邪蓋象之所謂中正者自因卦

而爲言又安得以爻卦爲一體哉中正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是卦爻各有所自也卦以象告爻以情言又其爲用亦不同也學者正指一爻而成一卦是爻猶顓也卦猶贅也聖人何嘗多端而蘊崇哉得非學者見小畜彖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同人彖言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大有彖言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遂爾妄意歟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因以成大有之卦似可也口口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何能成小畜之卦乎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亦能成同人之卦乎彼爲之辭曰成卦則可爲爻則不可予所未喻也譬如有人未知牧豕使之擾龍不其難乎又彼謂履虎尾不咥人亨者正爲六三一爻也六三則履虎尾咥人凶大過棟橈本末弱者正謂初六上六之爻也初六之爻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上六過涉滅頂凶果其弱歟如此之類不因彖而罔使卦爻冰炭者卒無與常旁行而流也何足道哉吾意論卓哉吾意昔褚康作言不盡意論殷融作彖不盡意大二子者可謂言易也其深得聖人之言者歟聖人謂

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使意盡于象則亦盡于言而意非言之所盡則亦非象之可盡姑立象以盡之果莫之盡也意如其盡則象亦不立今象之立以盡不盡之意非盡不盡之言也學者乃爭曉曉于象是聖人欲以盡意者欲盡言也不亦悖乎何襄城思之乃爲六象之論曰實象曰假象曰偏象曰圓象曰義象曰用象蕭氏又難之不取偏象圓象而立四象之論何蕭不知一物具有六象非一象各著一物是未免曉曉之徒也彼鄭康成虞翻輩巧于取象旁行曲致王弼患之曰爻苟合順

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弼乃太恕乎是易之立象猶詩人之託興于草木鳥獸乎孫盛之誚弼宜哉盛爲象妙于見形論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于蓍象圓應不可爲典要故寄妙迹于六爻六爻周流惟化所適雖一畫而吉凶並章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繫器則失之矣八卦者圓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俱變不與巽坎同體嗚呼不得稽殷之談必也孫安國

乎象

卦各有主也學者一槩主之于五不知孔子魯逢掖何乃爲百代文教之主歟尉商王曾不得以獨主自全其何耶屯之初六以貴下賤大得民而九五屯其膏施未光謙之九三勞謙君子萬民服而六五利用侵伐征不服主果何在耶豐之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果以誰謂之主耶升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類則主之立象明矣學者未之思乎主夫卦辭變通至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已極矣又乃

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易以德爲倘也乾之大無不周其所稱者四德而已也夫既以健順論乾坤又言乾之德行常易以知險坤之德行常簡以知阻願望一德之云哉學者于巽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于艮知其止而不知其行也于震知其動而不知其恐懼也于兌知其說而不知其憂傷也于坎知其陷而不知其爲陰之中也陰陽之所始也陷不自陷也于離知其麗而不知其爲陽之中也陰陽之所終也麗不自麗也象于恆言巽而動于益言動而巽于咸言止而說不于

損言說而止何耶意自有所在也學者論說止之德于
損非聖人之意也如爲一之于德則有泰而無否常復
而不剝君子之道未知或消而小人之道無自以長矣
嗚呼學者于八卦惟知一德執一德而不知屈伸安用
居觀其象動觀其變消息盈虛之尙乎 德
智者觀變于幾微之初而昧者則不然見而施而知天
之變物感葉落而知物之變秋亦已晚矣京房虞翻荀
爽蜀才之徒嘗論易之變矣不過謂泰否變而爲咸恒
咸恒變而爲損益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

坤六而爲損乾之九三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
而爲益坤之上六來居乾之二而爲賁之文剛乾之九
二分居坤之上而爲否之文柔如斯而已耳安得六十
四卦所以四營十八變參伍以變之法哉嗚呼易之變
苟如此不其晚乎王弼獨知賁有乾坤之變而區區以
情明爻通變以辭明卦通變又何其晚耶夫情之好惡
辭之險易變之迹也非其迹之所以變也變動以利言
吉凶以情遷則將變而情止矣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
尙其變則既變而辭亡矣弼曾未之思乎 變

古之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
一字而兼數用至隋唐間何妥二劉囂好異務華訓巧
而過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者則又紛然解
剝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畫蛇旣成紛然多足也毫
髮輕重密于商君之治秦前人或不容轉喉矣夫五經
之訓皆緩而簡惟易爲甚如豫六五恒不死象曰中未
亡也艮六五艮其身象曰止諸躬也兌九四之喜有慶
也今人之辨此六字同異學如之何哉豫之九四所謂
盍簪者由漢以來諸儒皆曰簪疾也雖王弼不知牛在

古非稼穡之資而及乎簪則亦曰疾也至侯果始有冠
簪之訓遁契今日穿窬之學不知古者禮冠未知有簪
名也若此者甚眾可勝言哉又且古人之語多倒學者
不可不知坤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馴致其道至堅氷
也夬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夫子順其辭以告人如此柰何後之人樂于穿鑿必爲
之辭哉訓詁訓

易玄星紀譜

晁公武曰以溫公太玄曆及康節太玄準易圖合而

768頁 96 物 4A

譜之以見揚雄以首準卦非出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括且辨正古今諸儒之說如羨不當準臨爽不當準大壯之類凡此難與諸家口舌爭觀譜則彼自屈矣

梓材謹案是譜爲嵩山景迂生集卷之十首載康節太玄準易圖序次溫公太玄曆昭文宋郎中譚旨而後及圖譜譜有序又附以溫公讀玄說玄集註揚子太玄序今太玄準易圖序歸之百源太玄曆及讀玄說玄等篇歸之涑水昭文譚旨載之士劉諸儒而溫公集註太玄序則從刪焉又案譜中所引二宋一爲漢五業主事宋衷一卽宋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惟幹亦謂之小宋陸德明吳縣林太守陸績范謂晉尚書郎范望王謂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皆見集註大玄序云

景迂一分律

常念懲忿窒欲

常念克己復禮爲仁

常念中庸之爲德

常念必有忍

常念敬義立而德不孤 卽無不敬

常念觀我生

無貳用其心 有用心交互之報

無戲言忍言易言疾言雜言

無求于一切

無必責于人

無怒人以辭色

無忘人之有于己者

無貪所讀而不精

無多食

附錄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覆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同己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己也正欲道之同耳呂氏雜志

先生自跋洪範小傳曰說之二十年前爲洪範之學本諸伏生劉向一行而古今之說不敢遵也爲傳數千言靖康丙午冬遇金兵于睢陽五世圖書悉已灰燼寧論洪範之傳今年戊申冬漂泊金陵遇東里好學後生標記予傳之五行于本書予見之欣然如覩再生之物也方抱病于冬至前一日作此小傳其次序則本泰山姜至之論五行則張廷評景發之云

邵博祭之曰平生讀易三絕其編晚傳太極意于先天

士或從之罔識淵源歷論九學多遘謗訕師說不詳口語益繁怪名退之從昔所歎

晁子止郡齋讀書志曰近世學者以中庸爲二事雖程正叔亦然故說是書者皆穿鑿而二之叔父于是本諸胡先生司馬溫公程明道張橫渠王肅鄭玄作是傳焉

陸放翁記景迂先生祠堂曰公之學深且博矣于易自商瞿下至河南邵先生晉伏生下至泰山姜先生于詩雜以齊魯韓三家不揩于毛鄭于春秋攷至賈誼董仲舒不膠于啖趙其所引據多先秦古書藏山埋壑

之祕卓乎獨立確乎自信雖引天下而與之爭不能奪卒成一家之說與諸儒並傳向非擯斥疏置于荒遠寂寞之地如在船場時則雖公之敏此功未易成也

項氏家說曰虞翻易專用旁通說以解爻義其法皆取相反之卦陰反陽陽反陰即以反爲通如夬之一陰五陽即與剝之一陽五陰相通也晁說之據先天圖以通乾之通坤震之通巽艮之通兌其圖位相對其爻象相反此即虞氏旁通之法也至其異處則次離相對而不次離相對者即夬與剝之類是也其近通者謂本母七子皆臨遯之所得通也獨泰否三陰三陽自相爲通不取拘對否如一陰一陽自復姤變則凡一陰一陽卦皆復姤之所得通也二陰二陽卦自臨遯變則凡二陰二陽卦六十四卦共總而類之其說有三其一曰以對相通如他卦則又自用對通之法矣圖中餘卦亦倣此三說其以對通者即夬與剝之類是也其近通者謂本母七子

無相類則近通旁毋之一子如兌之子履通乎乾之子小畜之類是也其以類通者謂本毋內七子有相類者則不限多少皆可相通如乾之夬通乎大有又通乎小畜皆一陰之卦也而以近通者又有二法有以近而取對卦者如兌之子履本對謙之一陽乃近取乾子小畜所對之豫以爲相通之卦此又對通之變例也有以近而取二體者以卦之上下二體各取旁卦之子與之相通如夬之下體爲乾則自乾通兌之七子夬之上體爲兌則自兌通離之七子此又旁通之變例也晁氏之說

繁雜難曉故類爲三說而今其易通

王氏困學紀聞曰晁景迂述郭敏修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禮火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濟也

謝山句餘土音賦東皋故蹟晁景迂超然亭詩景迂屢事謫四明朗吟剛說氣崢嶸水仙木犀寫閒情更買陂塘栽楊柳坐看潮長與潮平江場下吏何所事無船無木無所營易玄星紀冀奇書布算欻欻靜可聽浩然氣寒超然亭晚年歸去猶惓惓夢隨春水來清冥後來王郎亦佳士追祠先正留芳名大愚詩句嚴御史然孰謂予之困窮也哉景迂生集

梓材謹案景迂于張直孺句龍壽南李持國張頤鍾離仲遠李子能李大同陳延藻吳才老朱仲聖皆稱先輩

學士張先生明仲

江先生子之 合傳

富先生季申 合傳

張明仲官學士景迂嘗與書云前日蒙臨訪語及說之所行解潛辭不當用四之日眾口紛然指笑說之卽謝吾友曰前已略聞于江子之繼又聞于富季申是二君者皆說之平生之異友也其德我于今日宜厚不同眾懼其繁重不能行遠于是稍削去獨于最古者中古者

人也景迂生集

景迂同調

補 太常吳先生棫

雲濠謹案王明清揮麈三錄以爲舒州人武夷徐蕆爲韻補序則稱與蕆本同里而其祖後家同安云蓋先生紹興中爲太常丞以爲孟仁仲草表忤秦檜出爲泉州通判以終

附錄

武夷徐蕆序毛詩叶韻補音曰紹興戊辰歲蕆寓莆陽才老所從造官識之長髯豐頰危冠大帶進止閒暇中和溫厚之氣睟然見于色仁義道德之音藹然形于言

蕆退而歎曰古所謂君子儒者非斯人耶才老從容爲蕆言擢第後數年不求官築室三間中設夫子像古書自誓

又曰平生多著書皆淵源精確而歉然不敢自矜自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銘箴誦歌謠諺之類莫不字順音協又曰補音引證初甚博才老懼其繁重不能行遠于是稍削去獨于最古者中古者

近古者各存三二條

朱子曰才老作論語十說世以爲游定夫作者非也其功淺其害亦淺又爲論語考異其功漸深而有深害矣

徐蕆爲刊其書越州以行

梓材謹案先生蓋優于訓釋而短于義理者故朱子有是語宋中興藝文志載先生自謂考研甚眾獨于何晏集解邢昺疏所得爲多又謂孔門弟子之言多未盡善而註信經疏信註太過嘗作指掌十卷七于兵火僅迫記大略以解何晏集解之未盡未安者故曰續解又考他書之文之說異于論語者爲考異又有說例集語明原委言略例答問正統權道弟子雜說凡十篇多發明所謂說例十篇始卽朱子所謂論語十說歟

又曰吳才老書解徽州刻之才老于考究上極有功夫
只是義理上看得不仔細
又曰才老說胤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
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爲序文所牽殊覺費力耳
楊慈湖曰詩補音考究精博然亦有過差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韻補五卷提要謂自宋以來著一書以明古音者實自棫始又于慈湖詩傳提要云昔吳氏作詩補音十卷又別爲韻補五卷韻補明人有刻本其書採據詩騷以下及歐陽二蘇之作頗爲雜濫補音久佚惟此書所引尚存十之六七然往往以漢魏以下之韻牽合古音其病與韻補相等朱子語類謂才老補音亦有推不去者蓋即指此類顧炎武亦嘗作韻補正一書以糾其失考古音者固未可全以爲準焉

王厚齋曰吳才老書稗傳以鳳來儀爲簫韶之和訓說槃俯巖之野以築爲居

梓材謹案袁清容序巢氏四書朱陸會同註釋有云書別于今文古文晉世相傳訓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氏趙汝談氏陳振孫氏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蓋宋時能疑古文者自先生始云

景迂家學

晁先生沖之 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晁先生覩之

晁覩之字盥道景迂族弟居一日來請曰若何而志得

于學景迂報之曰汝志吾不可不汝言夫以行爲學非待學以爲行者克己復禮之學也學焉者無所假也鳶鳥之習其羽豈取筋力之勞哉學寸而習寸學尺而習尺發吾之神明而適日月之光華吾心說矣心苟有所說則無物不遜吾之學也此天下萬物之所說者則不足以象吾之說其惟朋友講習乎故賢賢事父母事君交朋友未學而爲學矣子夏斯言蓋有所本矣吾夫子以孝悌謹信汎愛親仁其行從容有餘力而不逼者學文之功也揚雄始上行而次言末之教人是分學與行爲二端而惑于誦數佔畢之爲學者蓋以行爲本言能敎人爲成德矣曰非徒知之亦允蹈之待若人何薄耶衛卿諭乎假舟楫與馬則學與性分爲二端矣學以光明乎光明遜志敏行者非耶二子之祓無它不知克己復禮之爲學乎顏淵以身爲天下萬世之率而問仁夫子知回之所以問者于是乎告以天下萬世大中至正人人能自竭之道曰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回知夫子所言者則謝不敏而請事焉吾之一己視聽言動罔非吾之學也耶一言之曰仁二言之曰仁義三言之曰仁曰

義曰禮自是百言之而百名效實矣揚雄亦豈無知于此者其言曰禮由已則遺仁義矣荀卿之知此益明其言曰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其言厚乎禮而薄乎已卒以禮爲舟楫輿馬將以適夫廣塗也相望數寄聲十年湖海最關情談鋒見其一日捨之尙何所克哉先生復曰然則學無所分而無門戶以入不亦難乎曰豈無所自哉其惟思乎學必思以明思必學以進雖九思而未多終當一之于學也不寢食而思卒不吾益惟學能吾之益而不吾負焉

耳前乎孔子而言絕學棄仁以貳乎孔子者老子之徒也後乎孔子而因曾子之辭氣不盡信書分仁義于君親以亢乎孔子者孟子之徒也違乎孔子而多歧屢驚不主乎仁義其言似仁義而非以出乎孔子者釋氏之徒也古之學焉一今之學焉四捨歐陽公而學不爲三家所倣者誰耶汝志勉之

棹材謹案景迂嵩山集又有觀弟字盥道序

晁先生公壽

晁公壽景迂子與葉石林爲中表弟官沿海帥幕石林送之以詩云嚴邑相望數寄聲十年湖海最關情談鋒尙憶傾甥舅雪何堪數弟兄飽讀父書聊自足深知民事卻須評揚旗且逐樓船下萬里波濤本不驚謂其罷遂昌令能言浙中民事

建康集

知府晁昭德先生公武

附晁盧陵學案補遺

晁先生公鄧

晁公鄧景迂從姪建炎二年先生隨侍寓海陵景迂自儀眞來居是歲先生侍二十二叔之姑蘇景迂誨之云吾若大又晚爲枝江之行汝歸不及見矣汝年少精健宜勉力讀書當先讀五經看注疏讀三史不患不能爲一賦又云文忠公集不可法乎韓文難入頭先看六一後昌黎次太史公次公羊傳次春秋此是讀書後先遂命于架上取素川紙寫夜雨不少住枕上作詩以賜景迂

生集附錄

附錄

朱文公曰公忠義大節終始凜然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風喻從臾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爲功還朝所建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爲安而必其有以致中興于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與一時貪夫之功以爲己力而遂安安江沱以至于忘讎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侔矣

又答尤延之書曰叔祖受知于皇景廷學甚博詩其一也

祕監朱漪山先生墅

朱墅字新仲舒州潛川人以太學賜第初爲溧水簿高宗南渡爲祕書監屬預修徽宗實錄時范元長沖領史局先生刪潤功居多秦檜逐趙豐公鼎先生以豐公黨貶韶州後召還朝延慢其議寒計貶所四十年衣帶悉以遺人元符元年入太學有才行嗜蘇黃之學崇寧初晦于時禁謝同門拂袖歸大觀中中書舍人冕以道以上書謫降明州船場士無敢謁者先生從之遊不復求仕進識者高之子敦義孫光祖皆以儒業

雲溪謹案謝山句餘土音卷一題漪山先生信天緣堂首云詩人在南宋漪山最雄獨崇國緣豐丞大節夸歐鵝湖源出景江緒言猶可掬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滿居韶州倡明理學與朱化之在韶十九年名山勝景游覽殆徧著有湘江集漪川集獨覺寮雜紀

獨覺寮雜記

東坡云此生有味是三餘用董遇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月之餘皆爲閒暇無事時也人有晴陰雨者蓋陰雨則無出人無賓客俗事少故可以讀書余嘗

驗之則知古人不虛語也

資政呂先生好問 別見衆陽學案補遺

太學李先生中 門子敦義孫光祖

李中字不倚舉化人元符元年入太學有才行嗜蘇黃之學崇寧初晦于時禁謝同門拂袖歸大觀中中書舍人冕以道以上書謫降明州船場士無敢謁者先生從之遊不復求仕進識者高之子敦義孫光祖皆以儒業

稱寧波府志

邵先生博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侍御先緒

參政王雨河先生次翁

王次翁字處仲其先濟南人先生克世祖業齊魯之士參從之號雨河先生崇寧三年以易冠禮部別院辟雍初建又以詩書易三經就試俱第一除辟雍正出知道州徙容州政事一以陽城元結爲法紹興初自廣西運判召對論定規模圖中興等事忤時議丐祠寓金華六年禺頤浩帥長沙辟參謀邊乞致仕貧特甚潘良貴訪之聞敗檝之下運籌釋視之乃推太玄數耳尚書呂祉

薦于朝七年有閒落職致仕八年召爲郎中累遷中書舍人從巢闕貳三省以王鈇林待聘及先生名進上曰王次翁文章似王安石德行似司馬光遂除工侍十年除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力丐退政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鄞之西湖卒贈太師有兩河集易說春秋旨義元元通數等書藏于家寶慶四明志

景迂私淑

朱先生松　詳見豫章學案

灊山門人

侍御遺文

昔歐陽文忠公云洪範所謂五福者百順之名也雖之雖爲五必合而不閼其一然後爲福之備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一于己然後能致其四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者亦有備有不備焉厚德長者（李公墓誌銘）

景迂續傳

承事張先生駪

張駪字深父泰之三陽人也以父待制宗元恩任承事郎歷兩浙轉運幕委明州造船人或唁其非勳伐所宜處先生謝曰晁以道所嘗爲也吾處之懼弗稱敢薄耶訖代去不以卑穴怠事時屬文辭見忘然未嘗妄出以示人所居帷屏壁門皆有銘以自警（姓譜）

胡先生次和

胡次和江源人慶元間撰太玄集註十二卷第十一卷王涯說玄司馬光讀玄說玄太虛曆第十二卷易玄星紀譜皆附焉（張氏內閣書目）

船場王先生鉌（別見東萊學案補遺）

蘇先生玭（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之道續傳

知軍晁先生百談（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氏家學

王先生伯序

王伯序伯禮弟宗正丞（四明延祐志）

吳氏續傳

趙南塘先生汝談（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陳先生振孫

陳振孫號直齋書有今文古文先生掇拾援據確然明白（袁清容說）直齋書錄古文說

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弟子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注解而逵父徵賈授書于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淵源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

書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祥實僞書也然則馬鄭以下闕文

王氏續傳

進士王先生鏞

王鏞其先由濟南徙鄞侍御史伯厚之曾孫也咸淳元年進士敦厚篤言精理學多錄言行教人不喜矯飾黃清容之父洪嘗師之清容居士集

進士門人

同知袁先生洪

袁洪字季源鄞人越公韶之孫也七歲通詩書春秋十七以澤監鎮江大軍倉度宗用爲太社令宰相賈似道不樂四明人遂與同郡爲侍從執政守倅者六十餘人皆被廢日相從講學口不挂時事賈後悔起奉華州雲臺祠祿累改治江制置司參議官不拜而歸入元授朝列大夫同知邵武路總管府事改溫州並以疾辭大德二年改處州命下而卒卑從王先生鏞學戒以躬行守而弗失云程雪樓集

袁氏家學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詳見深寧學案

滎陽學案補遺

胡程門人

補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梓材謹案先生兄弟皆嘗師事康節見邵氏聞見錄

滎陽語要

大約前輩作事多闕略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無好人三字非有德有終始爲一道本末爲兩端者

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治心之道莫先于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于物而心常寧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梏亡之謂窮欲之人操其心而存之無有梏亡之患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

今讀是經而不知經之宏意大旨不如不讀之爲愈也

呂氏大學解

朱子曰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爲近正然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今論其一二以補其闕蓋其他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異端之學皆不知所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終不近故有終始爲一道本末爲兩端者

朱子曰此言似爲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爲異端而爲是說以詆之耶蓋其心未必不以爲有先後者世間之粗學而無先後者出世間之妙道

兩者初不相爲謀雖並行而不相悖也方其言此故不得不是此而非彼及其爲彼則又安知其不是彼而非此哉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爲左右采獲而巢傴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爲心害而莠亂苗紫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此蓋原于所知在此所急在彼之意而其失又甚焉爲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

致知格物脩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

朱子曰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爲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其與前章所斥異端之學不知所先後者又何以異哉

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器用之理則爲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

此爲物格

朱子曰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爲說而失之者程子之爲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于大小其非也若然則又安得獨以不知所先後者爲異端之病哉若由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蓋無適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爲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終始忽然曰識之哉此又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

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頗頊爾自注其意以爲物不可去事不可無正當各任之耳

朱子曰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願以爲致知格物之事此其所以誤爲前說而不知其非也若然則又安得獨以不知所先後者爲異端之病哉若由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蓋無適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爲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終始

二道本末兩端孰甚于此則未知呂氏所體所究果何理哉伊川之說正謂物各有理事至物來隨其理而應之則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理之所當然者如舜之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此其所以不爲物之所役而能役物豈曰各任之而已哉如曰任之而已則是漫然不察其是非可否而一切聽其所爲也如此則能不爲物之所役者鮮矣顧舍其顓預而謂人顓預豈不戾哉

呂氏家塾廣記

文靖公尹京時梁丞相適爲掾屬公語諸子曰梁君異日必爲輔相問何以知之曰府掾皆京官他人方拜于庭下皆有自恥之色獨適容貌自若足以知之

尙書公爲閩領監司自北地市建茶以往其清謹類皆如此故所至未嘗擾人其自毗陵郡歸門人朱道隆獻詩曰一芥絕無淮甸物滿船惟載惠山泉

呂榮公張夫人待制諱盈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尙虛言不爲異行

元祐間侍講大雪不能講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嘗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臥素屏特勑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云強記師承古道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原明嘗問秀者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眞要之亦法門之猛將也

原明嘗佛儒之問吾儒事是人人可做得佛家事只可自做不可教人做

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效也以上三條係晁

附錄

梓材謹案右二條衆陽公所記東萊輯官箴述之非卽東萊之說也黃氏學案補本徑入東萊學案誤矣

氏客語

汪玉山讀衆陽二書曰龜山楊先生嘗謂衆陽呂公昔在師門實傳聖學道隆德尊爲時先覺今得公之遺書有以發明義理有以酬酢事變其言雖若有二而道則一也

東萊啟紫微與曾信道手簡後曰侍講于荆公乃通家子弟李泰伯入沐亦嘗講繹焉紹聖後始與李君行游晚節居黨籍右丞以筦庫之祿養親雖門可設爵羅然四方有志之士多不遠千里從公謝無逸汪信民饒德獻之子生三世相門而衣食或不給豈獨公之賢亦可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操目臨川至奉几杖侍左右如子姪退見右丞亦卑抑嚴事不敢用鈞敵之禮舍人以長孫禮接之甚敬三君一見折輩行爲忘年交談賞篇什聞于天下

朱子答林擇之書曰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于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

又曰最後論佛學尤可歎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

觀公之家學公自幼其母申國夫人督教甚嚴動必循規矩正獻公作相遺公書曰善士無不用獨爾以吾故不及夫人張氏笑曰是亦未知其子豈獨公之賢亦可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堂下豈獨公之家可敬可慕亦可想見政和閒前賢流風遺澤猶有存者使人歎息不已然公習靜至輒卒溺死不爲動夫子廢焚傷人之問恐不其然直截捷徑以造聖人近世超悟之學亦豈闚其風而效之者乎

衆陽講友

邵先生伯溫 詳見百源學案

滎陽學侶

張先生舉

張舉字子厚毗陵人自少力學于古書無所不窺而時發于爲詩語皆清新出人意表用叔祖天章公盈之奏補郊社齋郎治平四年甲科調睦州青溪主簿不赴後用近臣薦起爲潁州學官復不就其後孫莘老胡完夫范淳夫及外舅交薦其能蘇子瞻亦數言于朝終不屈呂侍講以天章壻自先生幼時已異其爲人而親厚之

先生亦喜從侍講兄弟遊及長且老凡四五十年間其相與之意益以篤有自東南來者先生未嘗不導之以見侍講侍講與之書雖寸紙皆藏之其卒也侍講哭之尤哀汪青溪集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云常州人進士甲科養其親不忍去左右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勤經著書旁及景迂之門而景迂之弟又從先生遊焉又景迂有寄侍講呂原明七丈詩未云昔日諸生今在否丈人因爲話平生自注說之昔教符離諸生丈人曾寄寓彼榮陽既嘗寓符離先生之從景

附錄

汪玉山題呂子進集曰張子厚先生子待制特厚善待

制知睦州子厚追送累日別後寄詩云雛鶚雲鵬各有程暫時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篷窗底共聽蕭蕭夜雨聲此詩亦可想見其人

謝氏師承

季先生復

季復字希賢其先自金陵徙臨川元豐八年進士官至朝散郎差知渠州乞以本官致仕卒于家年六十一先生平生豈弟風猷所至有惠愛天資儉介嫉惡而好善論及韓忠獻范文正富文忠未嘗不抵掌歎慕篤于學問六經子史百家小說醫巫卜筮之書無所不窺自幼至老未嘗一日舍書不讀其爲文章學西漢之法而步驟規摹以韓退之歐陽永叔爲師著有文集十卷謝無逸從之遊甚久云謝溪堂集

榮陽家學

補右丞呂先生好問

梓材謹案晁景迂集與呂舜徒書云說之遠宦窮叔如初無足言者賢弟得從賢者遊尤可喜是賢政嘗及景迂之門而景迂之弟又從先生遊焉又景迂有寄侍講呂原明七丈詩未云昔日諸生今在否丈人因爲話平生自注說之昔教符離諸生丈人曾寄寓彼榮陽既嘗寓符離先生之從景

汪當郡在符離時矣

附錄

司揚州儀曹事楊中立陳瑩中每過揚與公語連日夜不厭所言皆經世大略

宣和之季故老踵相躡下世獨公與楊中立無恙諸儒爲之語曰南有楊中立北有呂舜徒蓋天下倚以任此道者惟二公云

居陽翟年六十餘矣猶自課誦五經日終一帙

欲爲器皿奈何以是汗我楊令投之江中始無媿色

不樂妻楊氏曰吾償其直而得之者庸何傷曰居官不

青溪先生初筮長沙出錫器歸舟有錫熱水器每對之

究明大旨不敢肆胸臆爲新奇苟異坐誣古人

旦捐擲椓割之惟恐其少嗣乃晝夜讀書始知尊先儒

以經義試禮部爲第一乃默若有所遺者且曰我初從科舉求祿不願得名也自遊學校來聞見不謂不多一

附錄

晁子止郡齋讀書志曰汪信民嘗語人曰吾鄉有二相一爲天下之福一爲天下之禍蓋指曼元獻王荊公也

東萊公早得其傳纂論起嘗阨困者二十年欽宗立驟用之圍城中備嘗艱難力勸張邦昌復辟而嘗受邦昌僞命論者及之迨三世而後先生爲之傳蓋白其本心

即此可見其解經淵源所自云

補徵君謝溪堂先生逸

雲濠謹案朱子文集有云臨川有謄君子曰溪堂先生與其弟竹友先生俱學詩于黃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有聞于時然皆不遇以死

補謝竹友先生薖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載竹友集云幼槩詩居仁稱其似宛城非也在江西派中亦清遹可喜然氣則去之遠矣

補教授汪青溪先生革

梓材謹案先生從滎陽蓋在宿州晁景迂篤先生哀辭云其爲宿州教授時申國呂原明得罪僑寓宿州信民乃以師席處原明若幼童之仰嚴師然是則先生初爲教授宿州而非楚州矣又案景迂赴明州船場道楚州與論交曰不敢與夫子交革後輩也

滎陽門人

陳了齋先生瓘 詳陳鄒諸儒學案

補饒德操節

附錄

朱子跋呂舍人青溪類稿曰紫微論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足以傳信獨饒節者一旦毀削膚髮殄絕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從臾嗟歎以是爲不可及亦獨何哉

補侍郎顏夷仲岐

附錄

朱子跋曾裘父劉子澄帖曰汪君得名家之傳有良友之助所學必有以過人者恨以王事馳驅不及細叩之

也

溪堂門人

李先生紱

李紱字明服無逸表弟也又從無逸作齋于廳事之北求名子無逸其名曰反求且告之以名齋之義使歸而書諸壁焉 溪堂集

吳先生迪吉

吳迪吉口口人溪堂外弟也從溪堂遊驩甚 溪堂集

朱先生芾

晁貫之字季一生平無他嗜獨見墨喜動眉字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 春渚紀聞

補汪氏家學

汪先生大經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提要云季一晁說之之兄弟行朱井風月詩話稱其官一曰檢討一曰察院不知實終于何職然攷晁氏叢書墨經後跋稱中書五世祖侍御史貫之作則終于察院矣

梓材謹案先生金溪人從謝無逸遊見溪堂集
學父元亮故與無逸

竹友家學

謝先生敏行附子源

謝敏行字長訥竹友先生子也自號中隱居士子源字
資深以進士官文林郎邵武縣丞其爲建昌軍學教授
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于學以勸諸生及至邵武當
路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宋若水尤敬重之率同列交
薦章下而卒朱子文集

後學鄞王梓材慈谿馮雲濠同輯

上蔡學案補遺

二程門人

補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

梓材謹案謝疊山爲蔡文節子孫免差科書有云
黃子耕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田宅者數人
子耕名曾晦翁弟子事
亦互見滄洲諸儒學案

上蔡語錄

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根本然
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
問敬之貌如何曰于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爲敬不免有
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
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
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
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就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
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問見之知非眞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眞知
自然行之不難不眞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窮理則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竟得是處曰
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爲先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釋氏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乃吾儒所謂
意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上蔡語錄三卷蓋曾天隱胡文定所錄而朱子又爲刪定者也提要云朱子于此書芟薙特嚴又作後記稱胡籍溪于呂東萊家得江民表辨道錄見所刪五十餘章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果爲江氏所著非謝氏之書則去取亦爲精審又稱上蔡之學以切問近思

上蔡語要
格物須識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孺子將
入井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譬于鄉黨內交
于孺子之父母惡其聲而然卽人欲爾天理與人欲相
對人欲縱肆天理滅矣
或問上蔡以講論經典二三說者當何從先生答曰用
得只是驗之于心而安體之于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
之或過于幽深證之或出于穿鑿而不取正于有道者
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其流至于無君無父
辯老子先道而後德之說云自然不易的便喚做道體
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
皆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
上蔡論語說
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王文憲曰此學者頂門下針也
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

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王文憲曰上蔡之說疑有病聖人據理而言豈問其
知不知禍不禍也若畏禍而爲兩可之詞所以爲心
術之害者大矣非所以言聖人況此答拒之者亦至
初非遜辭
人能推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
以矜已于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
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王文憲曰上蔡工夫在去矜故其言有力

朱子記上蔡論語疑義曰學是前一段事既學者又能時習所以悅也上蔡說得習字好然少發明學字之意似無來歷耳悅乃習之之熟義理油然而生處上蔡但云如此則德聚語亦未瑩有朋自遠方來觀聖人立言正意止爲朋友講習上蔡所推似亦太遠人不知而不慍學固非欲人知亦非有意欲人不知是以人知之不加喜人不知不加慍此聖門所發義理之正也老氏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異端自私之見與聖門氣象迥然不同上蔡引之似未察也

又曰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指其體而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非仁也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此意然不覺乘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間界分脈絡自有相資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爲人指出故讀之者只見曠蕩無可捞摸便更向別處走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之不僞者莫如事親從兄以是心而充之則無適而非仁矣此語亦皆未安蓋性之所有而根于心者莫非眞實不但孝弟爲不僞也但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發最親切所繫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擴孝弟可以求仁也

又曰言自好色自令不害其爲仁好其言令其色便是不仁矣云豈以此爲不仁立語恐未安

又曰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則千乘之國亦可見其用心矣此似以爲朝諸侯有天下之故而用心于千乘之國之意恐亦有病

又曰弟子入則孝章指人以所向之方使學者知所先後而已未遽及盡孝弟察人倫也大抵上蔡氣象宏闊所見高明微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說必至此然後已亦一病也

又曰雖曰未學乃假設之詞非指一人而言今直以大舜生知人倫之至言之却是執文害義也且聖賢之語隨其淺深各有至理亦不必須一概說到聖人地位也

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此一節皆學者之事主忠信蓋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謂遽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釋之似亦太高矣

又曰禮之用和爲貴殆不若讓侯踞肆之愈此語欲有所矯而不知其過于正

又曰知人者爲大乎此又涉乎知我

希自待厚之私矣

附錄

手柬胡文定曰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萬無見道之理

又曰明道先生嘗教某曰賢讀書愼不要尋行數墨

張栻曰前賢接引人每因人而施固非一說

張南軒曰上蔡論語序前面說得甚好但後面說與天地同流處太多適所以啓學者想像不帖實之心

朱子曰上蔡說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却是會讀詩

又記應城縣上蔡先生祠曰先生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夫子嘗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于世如以生死而後已何時是辨

程允夫曰上蔡語錄中有眞我之語洵竊謂不必如此立論恐啓後人好奇之弊蓋毋我之我與我所固有之我字同義異本自分明只下一眞字便自生事二程先生議論不如此

熊夢兆曰上蔡對伊川也只是去箇矜字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此

黃東發曰程門高弟才莫過于謝顯道何其所錄程說

之可疑亦莫多于謝顯道耶第一條所錄以鳶飛魚躍爲活潑潑活潑潑何等語求之孔門惟見其云君子之道造端夫婦耳第二條言切脈第三條言雞雛而皆指以爲仁切脈觀雞殆于機觸神悟求之孔子惟曰居處恭執事敬而孟子亦以惻隱爲仁之端耳謂堯舜之事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何其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戒異也謂與善人處壞了人何其與毋友不如己者之意殊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爲儘好謂老子谷神不死一章爲最佳此殆其本心之形見而記憶其師平

日之言亦粉澤于其所學自成一家之後矣揚子雲有言適堯舜文王爲正道非堯舜文王爲他道愚亦謂合于孔孟者程錄之眞異于孔孟者程錄之誤

又讀晦庵文集曰上蔡語錄以最後得胡文定家寫本上下篇爲正而去吳中板本增多之百餘章又得其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定著三篇

梓材謹案朱子原文云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本板本一篇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又于寫本注云題曰上蔡先生語錄殆上蔡又號逍遙耶

上蔡門人

謝先生克念

謝克念字任伯上蔡人良佐次子良佐遭黨禁未解而歿先生流落在台尋卒嘉定五年郡守黃當以其子偕奉上蔡書院祠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葉水心上蔡祠堂記上蔡先生遭黨人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遊敵進晚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年朱子發表宦之亦尋卒云

補舍人曾先生恬

雲濠謹案韓南澗云方崇寧大觀間天下學者趙時好溺王氏新書以七聲利奸臣擅朝政至禁錮諸儒之說伸不得傳而天隱獨欲探性命之理從上蔡謝先生龜山楊先生遊以講明聖人之道善類至今稱之以其字行而流落不偶僅爲朝請郎知大宗正丞以沒道南源委亦言先生少刻苦勵學從楊謝游得存心養性之旨

補秘書鄭先生穀

雲濠謹案圖書言先生于重和間舉八行又云自號九思

附錄

入太學累舉不第歎曰古之求道者尚友古人未及大賢之門可乎遂走河南值二程子已逝乃遊上蔡之門執父喪火延喪室抱棺叩頭慟哭不去已而火熾柱至半止人名止火柱

曾氏學侶

江先生濤

江濤口口人明道中庸解陳瓘得之先生先生得之曾天隱天隱得之傳才孺云李丙所藏也 晁氏讀書志

梓材謹案得明道中庸解于先生不獨陳了翁胡五峯序呂氏中庸解言侯仲良自三川避亂來荊門張巽者攜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之曰燾得之江濤家其子弟云然又言某兄弟奉親兩止

衡山大梁向沈又出所傳明道先生解有瑩中陳公所記亦云此書得之濤是卽晁子止讀書志之說也特侯氏以爲此呂與叔晚年所爲不以張言爲然耳

謝氏續傳

謝先生傑

謝傑上蔡之後也官永嘉郡丞與樓攻媿爲忘年交奉祠主雲臺觀其卒也攻媿祭之曰嗚呼謝公人物之英爰自上蔡斯以道鳴繼以大參又有列卿文獻奕世不隕其名惟公歸然見謂老成文如綺錯辨欲河傾誘掖後進紆合宗盟高懷骯髒不以事累云云 樓攻媿集

縣尉謝先生敷經附子鄆鄆

謝敷經字子暢臨海人上蔡先生之裔孫也乾道八年進士授永豐尉爲趙忠定公所知忠定南遷以沒先生淡然無復仕宦意食指日繁不忍分異以妻葛房資易田復得斥鹵棄地築堤捍海墾成隴畝效范文正公義田以贍其族又買宮山以葬無歸者家儀以詔子姓及後田多壞于海潮二子鄆鄆克成厥志殫力經營以復其舊趙東里蕃爲之記 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水心葉氏記上蔡祠于嘉定時甚言其後之式微先生在嘉定前疑非上蔡之後

上蔡續傳

補康先生淵

雲濠謹案蔣姓統譜載毛先生友誠云初居縣即聞謝良佐高弟康叔臨傳程門學寓巴陵從之游據此則先生親受學于上蔡之門矣

附錄

李敬子曰康叔臨以為一物格則一知至燔謂所謂物格者乃眾理俱窮相發互通以至透徹無復餘蘊然後為格若謂一物明一知進則可一物格一知至則不可又曰叔臨又謂或問所謂內外昭融內謂理之在己者

外謂理之在物者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詳晦翁學案

正惠趙先生希懌

趙希懌字叔和宋宗室燕王德昭八世孫也孝宗時登進士第歷官知太平州以疾丐祠除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拜昭信軍節度使致仕自少勇于學以遠大自期慈愛寬和出于天性自奉儉質喜讀論語說有會心處擇士之賢者與子弟處讀書為文朗自督課故諸子皆嶄然自立少師與籛其季子也卒贈少保追封成國公謚曰正惠眞西山集

附錄

趙忠定帥福建公為屬吏嘗言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昆弟取古今官箸惠愛者輯為一編曰是吾師矣忠定奇之

曾氏家學

曾先生崇附子耆年延年

曾崇字希元晉江人宗丞天隱先生子生五歲葬母哭泣哀慕不異于壯者宗丞異之俾從名士關注學起家

監潭州南岳廟調錢塘主簿知安吉縣新學舍延俊秀勸以向道藝務為善歷除權發遣高郵軍以卒先生性孝友溫厚長者喪宗丞廬于墓左三年與其弟居終身無閒言著有約齋稿若干卷而教其二子耆年延年猶力

南澗甲乙集

康氏門人

補掌教毛先生友誠

梓材謹案一統志謂先生平江人聞康叔臨得伊洛之傳避地岳陽因徙家巴陵往從之以云學者稱竹齋先生湖廣通志云李燔教岳陽尤加禮敬既殁岳陽神宮祠之又案先生所著玩易手鈔經

議考
云佚

趙江家學

趙先生與籌　詳見惹湖學案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龜山學案補遺

二程門人

補文靖楊龜山先生時

雲濠謹案先生元至正二十二年追封吳國公明弘治九年從祀改封將樂伯梓材謹案宋史道學傳言先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聞渡江東學者推爲程氏正宗又案謝良山爲蔡文節子孫免差科書有云余景詹守南劍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廬室廬蓋以廣楣者十餘口

龜山語錄

孟子一部書只是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過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于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

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祖宗欲優其禮
令兼數局如鼓院粱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爲
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謝前日所以不仕者
爲道也則今日之事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
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鮮知之故
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
語羅仲素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
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舊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
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

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
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
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語仲素曰時舊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
心驗之從容默會于燕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書言
象意之表
六經之義驗之于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今
之治經者工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讀書須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于言上
求之如旣章問象曰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
之道其意在說聖人無僞此則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
理會如象欲使二嫂使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羙在上
豈容有此
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
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
下之理得矣
龜山語要
性天命也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

王道本于誠意五霸假之者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
一不信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
友則朋友疑至于無往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乎若
夫尾生期女子于橋下水至不去抱柱溺死非無信也
又須信近于義可也
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下可以正
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以正己爲先縱得好時節終
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某所見正不
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

王霸之分其義利之間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

書五十九篇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

人要爲善須先明善始得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救徹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喻曲譬較然如數一二

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寬政閣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儘寬不妨

勸學文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友而易持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呈露于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苟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于吾友也

周禮辨疑

五方之民風氣異宜其安居和味衣服利用備器有不可強同者先王脩禮以節其性達其志通其欲而爲之節文故禮與俗不可離而爲二也

說者謂有司不得拘制天子故不會計多少然要非蕩然無節制也九式掌于冢宰則人主自不得恣其費用而用皆合式不必以有司之法會之也以上天官

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則樂自有禮矣無相奪倫所以

教和也故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黨族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廛春官

虞舜之世其事簡其人寡其于巡守也兵衛少征求輕故行之五歲不爲數成周之世其事煩其人眾其于巡

守也兵衛多供億繁故行之十二年不爲疏秋官

詩論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邱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爲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爲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木瓜

王阮亭曰夫興滅繼絕善之大者況衛人報德之辭豈得不錄龜山以此辨詩春秋去取異同則可耳桓公大義烏可沒耶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而詩以爲不義得眾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理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爲眾所說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叔于田

王阮亭曰予以爲此意猶有未盡者人之賢不肖各有其黨黨羽雙幸更相貣譽彼詎恤公論哉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宬濛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甘佐畔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當是其黨羽壁幸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太叔段則豈國人果悅而歸之哉

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眾知義則雖有不義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莫之助也倘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爲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祭仲子

王阮亭曰此意亦有未盡嚴華谷云說詩者探莊公之心在于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爲說實以稔其惡耳此駁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云云及段將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我豈有湔泣而道之意哉此詩正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

耳此言深得詩意如龜山之論猶是以至誠待莊公矣

龜山文集

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于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于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篤說于當世而從之遊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有後世宿儒皓首不能窮者則士之所得依歸豈曰小補之哉見明道先生書

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則爲詩猶有得失焉爲之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爲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之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一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

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爲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夬之道也

以交當期其原出于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于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揚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于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以上答陳瑩中書

惟命一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藩況餘人乎而世人易言之多見其妄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性而后可與言命中人以上乃可與此故子罕言也以上與胡康侯書

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秦以亥爲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會而迭爲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之日天子出改正

朔恐聖人不爲也答胡
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
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受而不爲桑湯放桀武王
伐紂取而不爲貪以至爲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爲弟而
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
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

書義辨疑自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于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
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言射也士之

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
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
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論語解自序

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
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
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

孟子義自序

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宮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
立民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移有司舉劾之令以

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事作無正而人用
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復古編後序

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
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概而言歟有罕言以仁者
以仁道至大而言之不盡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
仁之方也若夫仁則未之嘗言其徒如由如賜雖曰升
堂之士至于仁終莫之許也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

求仁齋記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龜山集四十二卷提要
言其受蔡京之薦雖朱子亦不能無疑然于蔡京

既敗以後卽力持公論又稱其排和議爭三鎭請
一弛帥罷奄寺守城以及茶務鹽法轉般緡買坑
冶盜賊邊防軍制諸議皆于時勢安危言之鑿鑿
非空談性命不達世變之論云

梓材又案四庫又著錄先生二程粹言二卷提要
言其始以師禮見明道于潁昌相得甚歡明道沒
又見伊川于洛南渡以後朱子及張南軒等皆誦
說程氏屹然自闢一門戶其源委脈絡實出子龜
山是書乃其自洛歸閩龜山以二程子門人所記
師說採摭編次分爲十篇朱子嘗稱明道之言發
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尤耐咀嚼
然當時記錄既多如遺書外書雅言師說雜說之
類卷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又記者意爲增
損尤不免牴牾龐雜朱子嘗欲刪訂爲節本而未
就世傳南軒所編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託惟龜
山師事二程親承指授所記錄終較剽竊販鬻者
爲眞程氏一家之學觀于
此書亦可云思過半矣

倥侗　眞空者離人焉倥異于是特不能爲異耳

同者離人焉侗異于是特不能爲異耳

眞空者離人焉是離色則空非卽空也大同者離人焉侗異于是特不能爲異耳

有離則非大同也列子曰和者大同于物夫五味非一也相得而後和有離焉則非和也萬物固非一類也各于類而同之則所同不廣矣合而和之然後爲大同

同　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

冂一口則是非同矣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非冂其一口所能同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潰矣何同之有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乃能同也同異之名不爲是非而有也如樂統同禮辨異同姓異姓之類何是非之有

童　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稚仁端見矣

四端皆根于人心與生俱生也非特信仁而已以蒙爲信本稚爲仁端皆無是理也

中　中通上下得中則制命焉

中者天下之大本非特通上下而已是未知中之爲中也

忠　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忠者中心也心無中外以忠爲中心無是理也禮器曰禮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也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蓋用心之有內外耳非心有內外也

公　公雖尊位亦事人亦事事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事事也

龍　從竹從龍內虛而有節所以籠物雖若龍者亦可籠焉

龍非可籠之物也

黃東發曰其對上以龔字爲龍重聽事出山海經不知作山海經者人也未嘗與龍接談何以知其重聽如邱隴之隴從丌龍豈在丌朦朧之朧從月龍豈近月耶觀此可以類推

冬　春祖夏爲天出而之人秋祖冬爲人反而之天

四時之運終則有始天行也無之天之人之異

天示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天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

域中有四大而地居一焉何小之有

終　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

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

聰　于事則聽思聰于道則聰忽矣

事道初無二也故孔子之相師亦道也聖人憲天之聰天非有事也何多事而聰之有

思　出思不思則思出于不思若是者其心未嘗動也故心在內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之至于無思則天之道也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由思不思則思出于不思無是理也與所出怒不怒異矣

之　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戾靜以之動中而卜者所之正也

物相見黑復而辨于物為此而已夫有彼也乃有此也道所貴故在系上

工者事也此者德也

白受采五采皆以白為貴非特火革金為紅也赤與萬物為此而已不知為此者何義也

系辭也紫以赤入黑也赤與萬物相見黑復而辨于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隱顯一理也非反隱以之顯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靜一體也非戾靜以之動也非夫通幽明之故知神之所為孰能與于此

神宗曰錄辨

萬萬無陰陽之義

萬萬　高言事當指物陰陽之義

上問唐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唐太

宗所爲不盡合法度宋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爲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爲制也

夫道止于中而已矣聖人經世立法非固貶損以中人爲制道固然也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中而已蓋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上問張端河北鹽議對曰今且當以變通財利爲先凡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取其所當取則利卽義矣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夫宣著爲義之名而陰收爲利之實此五霸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爲也故責苗意在取息而以補助爲名市易欲盡籠商賈之利而以均濟貧苦爲說皆此意也

陛下誠能愼察義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爲妄言以沮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陛下捄今日之弊誠患不可以不勇

立法造事不爲眾論所與一以力勝之而能成天下之務未之有也

上因問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何謂也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誠則于物無所蔽則明矣能學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則外物不能累其心則誠矣人之所以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誠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盡也告子之不動心豈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嘗知義也未嘗知義非明也然則所謂明者非物格知至烏足與此哉荊公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爲至蓋以其未嘗知天道故也

上論不尙賢余曰尊尊親親賢賢並用先王之政事也老子不尙賢是道德之言

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爲政以德離道德而爲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使釋老之說行則人不務爲功名一切偷惰則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之言道德乃人主所以運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則相率亂俗陷爲偷惰如西晉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運天下非所以訓示

眾人者也余曰誠如此若夫功名爵祿乃先王所以
役使羣眾使人人薄功名爵祿上何以使天下故先
王所以運天下必有出于功名爵祿之外者而未嘗
示人以薄功名爵祿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各
盡其道所謂至也至于其身爲天下用豈爲功名爵祿
哉蕺君臣者人倫之大爲臣義當如此也故三代之學
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于上則人知自盡雖有高明超
卓之士出于功名爵祿之外亦孰敢不爲用也哉先王
所以運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謬悠荒唐之說也夫
名位爵祿天之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故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
欲以是役使羣眾非所以奉天也盡其學不足以知天
其論每如此

人主君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
以充李乘輿不爲過當
雖庸人知其不可爲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墊民屋而天不恤者任
理而無情故也堯使鯀治水汨陳其五行九載而堯
曷然不以爲慮此能爲天之所爲任理而無情故也
不知何所據而然也以憂恤百姓爲不知天之所爲則
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
潞言人多言仁義鮮能行上曰實能言仁義者不爲
多仁義之實亦自難知余曰楊朱不知義墨翟不知
仁惟孟子乃能知仁義
楊氏爲我不知仁也墨氏兼愛不知義也至于無父無
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義之實難知其信矣乎

附錄
初授汀戶參軍不赴杜門積學亭滴湎浸人莫能測者
幾十年
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
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
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
盡復其舊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臣願詔有司條具祖
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行之當損益者損益
之一趨于中而已

召爲祕書郎入對言今大難蓄而將發正君臣交警之時請作宣和會計錄周知天下財賦出入之數修祖宗法爲綱目元祐熙豐實勿問但宜于今者舉行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偕字詩曰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

金仁山曰此詩乃先生少時筆也其敏學自幼已然

又古詩曰此日不再得顏波注扶桑躔躔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其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

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關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遂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文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賢亦賢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駕言勿徊徨驅馬曰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歧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閒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弈趨利名場挾筴博塞遨異趣俱亡羊我懷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懈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則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晉言茫

又閒居書事曰荒庭幽草翠相環默坐頹然草色閒玩意詩書千古近放開天地一身閒疏窗風度聊敲枕永巷人稀獨掩關誰信紅塵隨處淨不論城郭爽青山

程子勸先生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伊川曰楊某于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大抵支離伯淳常與楊某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胡文定誌其墓曰公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戰處不動聲色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接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

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

又答陳幾叟書曰某子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此是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

後發所以尤可貴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假有論及申屠蠙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詞以對故其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人在塗炭中而有惻然不忍之心以不屑去耳

又曰楊先生却是聰明過人伊川纔舉起新說有害道處楊節節推出來伊川云楊某煞聰明

呂紫微曰嘗聞于前輩以爲明道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又曰龜山沈浚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兒子止曰龜山中庸解載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誼亦猶王氏之說也

張南軒瀏陽畫像記曰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有儒生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軼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奸者其說一行而天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卒兆裔夷之侮攷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公始奏其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其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于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公師事二程中庸蔚飛魚躍之傳于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故見于行事深切著明如此

朱子曰龜山天姿高樸實簡易然所見定更不窮究少年未見伊川時先本看莊列等文字後來此念熄了不覺時被出來游先生尤甚

又曰龜山中庸有可疑處如論中庸不可能乃是佛老緒餘決非孔子子思本意羅先生陳幾叟諸人以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

梓材謹案先生中庸解自序云予崇寧間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未及卒業而先生歿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洛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揣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晦塞于是退述先生

之遺訓蓋爲此書是可見先生受學二程與其著述之大畧又案先生爲孫莘老舂秋經解後序汪氏綱云楊公學遂于經今于是書尊信推予若弟子之于其師是先生亦嘗私淑孫氏矣

又書龜山帖後曰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于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謂非所以爲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爲大人矣

謝山箋曰聖人非道廣之太邱

黃東發曰世多疑龜山晚年一出無益于事甚至謂其不必出者不知我宋之所以中興多龜山之出之力也方宣靖間羣小滿朝橫政四出夷狄乘隙反欲以間罪之時巨奸當國國勢危若朝露大廈豈一木所能支龜山之出讜和靖一篇矣然安石從祀天下非王氏說不習可謂暗無日月龜山正之力奠學途功在百世不虛此出云

謝山鮚埼亭詩集道南祠下雜作其一曰梁谿泚泚天地必有與立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于斯信矣

憲泉清流出龜山木鐸聲怪殺荆舒猶未盡至今茅
輩竊科名

王氏先緒

王先生儁

王儁字康國崑山人彦光察院之伯祖也梓材案彦光生名儁當是父行居太學有聲鄉人謂之王學正有堂名逸野彦光自幼知讀書先生之訓也中吳紀聞

王先生億父申

王億崑山人父申以學行推于鄉先生亦樂道好善彦

光葆其子也姑蘇志

龜山講友

補

衛公李先生夔

雲濠謹案龜山先生誌其墓云公幼孤鞠于外家舅氏大資政黃公一見器之授以書過目成誦期年之間無書不窺學日進文日益有名從黃公遊者咸推先焉

吳審律先生儀

吳儀字國華劍浦人雲濠案道南源委作南平人清修力學樂利不入于心垂釣橘溪之上超然自適時或行歌于松蹊竹
疃人莫窺其際大爲楊龜山所重嘗題釣臺及詠歸堂

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
也授親賢宅教授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
丁父憂服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田疇之墾桑柘
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遷轉運使再任除直龍圖
閣落職監信州酒稅復責授滁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
尋以討賊功許自便屢赦復朝散大夫宣和二年卒于
家年六十其學不守章句居閒十有六年專覃思經史
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在元祐則言詆新法置
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言陰陽之理待易而後
理訴司者往往中則言不當集地在大觀政和則言雜
明易亦待陰陽而後顯也君子所以修身爲家爲國爲

天下得是而窮之知夫變化之所自然後趣時乘理應
對酬酢無所凝滯人苟不明乎此是未免乎膠柱調瑟
刻舟求劍之比也易之爲名爲義可不察哉

本和買茶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
而于邊事尤詳至老未嘗釋書不觀鄉人師之隨其材
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模遂以文學踐臺省躋
侍從爲名臣其子燾亦以任子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
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蓋早樹立婁父黃履尤
器之相去千里先生有言必先告如揉鄒浩之類皆自先
生發之云 注浮溪集

雲陽縣梁先生有女七人長適
黃長睿伯思次適李梁溪綱

吳園周易序論

又不可以言盡此聖人所以體夫天地萬物之象推剛柔變化之說而寓其意于爻以示吉凶悔吝利害成敗之大法使天下後世可攷焉中才學之可以守身可以有家可以持國可以保天下智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不可見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而終之以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此易之為道所以貴乎變所適而異乎詩書禮樂不可為典要非中人以上焉不足以與此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黃帝堯舜所以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三代之書或曰連山或曰歸藏或曰周易而易之名莫之或改豈非變通之義不可易歟由是觀之易之為教也象而已矣而所以為教在意不在象舍象則無以見意此八卦所以為易之本而三代同之也

易之象八卦而已而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何曰此先儒所以紛紛而莫之或一也故諸聖人之辭而觀其立言之序其得失可見矣其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繼之

以卦爻則非生八卦之四象可見矣非生八卦之四象則非蓍龜河圖之類可知矣有四象然後繫辭焉以告則非所謂得失憂虞進退晝夜之象又可知矣然則果何為而四耶曰亦索諸卦爻而已奇耦之畫一也八卦二也六十四卦三也三百八十四爻四也有奇耦之畫然後八卦成八卦成然後六十四卦立六十四卦立然後三百八十四爻顯易之

之象于是乎備矣奇耦者陰陽之象也八卦者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也六十四卦者天下至賾之象也三百八十四爻者天下至動之象也陰陽之變而至于天下之至動則所謂為天下國家與夫修身吉凶悔吝成敗利害之理具矣聖人之意于是盡矣易之為教于是宣矣故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不其然乎

由也豈苟然哉蓋生覆者天之職形載者地之職教化

者聖人之職萬物失其理則天地之過也萬民失其性則誰之過歟故聖人效天地變化而欲作爲書以示教以爲言不切則不能動人故又取則蓍龜而告人以吉凶禍福之理然言不能盡意也故又法天之垂象使其如日月星辰爛然人皆觀而自得焉然天下之象眾矣悉備之則不勝其煩而特言之則又恐不足以盡意故又法河圖洛書之文而畫卦于是四象立而吉凶之理著矣四象者所以法圖書之文而象日月之著也繫辭所以效天地之變化而定吉凶所以效天地之變化焉則人物之告人也定吉凶生大業所謂大業者是聖人之功著則八卦果圖書之成法而四象果金木水火與六七八九之數歟曰

既成萬物也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所謂大業者是聖人變通鼓舞以盡易之妙效天地變化之極致也故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大乎蓍龜此言聖人據崇高之勢而能法象則效成器致用利天下以盡變通鼓舞之事業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則取諸離作結繩而爲網罟之類作爲耒耜衣裳舟楫弓矢杵臼

書之成法而四象果金木水火與六七八九之數歟曰若是則伏羲不足謂之聖而五行先于天地也蓋伏羲之作易也深探陰陽之本而究太極兩儀四象之旨矣而未得所以顯之之方俯仰以觀遠近以取盡類天下之象矣而未得所以類之之體于是則圖書之文有奇耦相生之義而作畫卦之法焉然後神明之德可以通而萬物之情有以類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言揲其大法以爲卦爻云爾所謂金木水火之象與夫六九七八之數皆後儒之妄也

然則所謂兩儀四象果何物耶曰見變爲一是謂太極
此道之所以包括天地五行之樞要而氣之母也一氣
初判陰陽始分輕清者上浮重濁者下聚故謂之二氣
二氣不交變化不成一騰一降或左或右更進迭退斯
有老少故謂之象儀者陰陽之體而象者陰陽之用也
此天地五行所資以生化萬物而不窮者也是謂神明
之德此八卦之所由別也然兩儀四象其數六矣而八
卦皆成于三者何也豈非所謂三極之象歟曰易固備

三才之道矣然方畫卦之始取則于陰陽之道未與也
及夫三畫既列然後人道存乎其中爾取則于陰陽而
獨以三何也曰經不云乎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
也陽卦奇陰卦耦蓋陰陽不並立剛柔不並行獨立亦
不能以自生獨行亦不能以自成是故二儀以爲主四
象以爲輔合而爲六于乾也者純乎陽者布而爲六于坤也者純乎陰者
也坤也者純乎陰者也陽用事則爲艮爲震爲坎陰用事則爲巽爲離爲兌此乾坎艮震所以處東北也而坤
兌巽離所以處乎西南也各從其類也
然則八卦皆始于一立于兩而成于三此三才之象所
以形乎聖人必言于重卦而後人道見故也雖至于重卦而後人道見然三畫之中三才
之道已具矣何則兩儀者陰陽之合而四象者陰陽
分也自形名以觀之陰陽之分不同自太極以觀之則
陰陽又合有沖氣是故少陽者陰中之陽也老陽者陽
中之陽也少陰者陽中之陰也老陰者陰中之陰也而
所謂兩儀陰陽之沖氣也惟沖氣然後可以生萬物此
八卦所以兩儀爲主而四象輔之而已猶人也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然皆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由是觀之

四象之體全而所謂陰陽也剛柔也仁義也隨所取而
自足矣是之謂三才之道備嗚呼沖氣者天地五行之
本數萬物之祖數此三才所以謂之三極而太極所以
爲三才之主也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吳園易解九卷提要云
書中次第悉用王弼之本詮釋理而不及象數不
襲河洛之談註文偶畧亦無支蔓之弊又云泰卦
論一篇于人事天道備伏消長之機尤三致意焉
蓋作于徽宗全盛時也
亦可云誡徽之士矣

附錄

汪浮溪序先生春秋指南曰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
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爲無人然一
時章分句析之學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
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園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
不編年無以學爲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
人之意了然矣

吳先生方慶

吳方慶字少琳口口人爲行好學博涉經傳尤深于詩
書政和三年貢太學宣和三年登第章楙昭武考試讀

李忠定綱三卷批云此子必能爲國了事擢爲解首調
永昌尉以父憂去忠定相首召先生參議至則忠定罷
授福州司戶而歸後知松溪縣修崇學校舉善而教不
能士類多所成就秩滿還鄉以通直郎致仕卒年六十
九 李延平集

龜山家學

補 太學楊先生迪

楊遵道語

人之不可無學猶飢渴之于飲食苟不知其方則常思
乎異端之溺人人孰不知此而卒蹈之者習俗昏之也

附錄

伊川答書曰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知未能無疑也若
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僞矣是宜精察未易曉也

楊先生迥

楊迥龜山之子庭聞稟錄其所記也二程外書

龜山門人

補 待制潘默成先生良貴

梓材謹案謝山句餘土音遊
東廂有賦潘集英三江亭詩

常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儆飭至于
造次之閒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
以孝弟忠信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爲本
嘗答友人書曰論以聚書爲樂然老而讀書不須務博
當味立言之指以洗心勵行則老益精明士人晚年倒
行逆施者十嘗八九政謂不解讀書耳僕自喻爲鏡以
書爲藥用藥去垢務使通明若積藥鏡上而不施功反
爲鏡累矣當世傳之以爲磨鏡帖

鄭北山哭之曰沈約樓前落葉黃朝來玉折報潘郎一
區每歎如懸磬三版俄驚戒若堂泉石半生閑日月絲
綸餘事入文章但應祇有洞霄恨爲謝雲空不見行
又曰少年聯轡入京華闊步超羣便起家親鑒聲名高
漢殿憂時蹤跡僅長沙臧刀所在留餘刃懷璧終身不
見瑕老眼看公春夢散不勝哀淚落天涯
朱子序其文集曰自古聖賢之言雜出于傳記者未有
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
未見剛者爲歎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欲病棖也

之不得爲剛蓋專以是爲君子之德也若潛公之清明
直諒確然亡欲其眞可謂剛毅而近仁矣
又曰三城文磨鏡帖切中學者之病
黃文獻跋默成帖曰考亭朱子稱公所居僅庇風雨鄣
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猶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
已此帖所言歷仕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樣可居是
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
十六年之中所歷實不滿令之一考俸賜蓋亦無幾宜
其清苦貧約也吾鄉先達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清

公而公之襟度尤爲灑落嗚呼賢哉

補待制王竹西先生居正

梓材謹案東萊先生爲作行狀其畧見于朱氏經義考

雲濠謹案先生行狀宋版東萊集有之而道書未載蓋未見宋本故也

附錄

公上疏云伏蒙聖慈許臣以舊所著論王安石父子平
昔之言不合于道者進呈得四十二篇釐爲七卷一曰
蔑視君親敗損恩義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訾孔孟宗
尚佛老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閒四曰託儒爲姦以行

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五曰隨意互說反覆背違六
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爲新奇不恤義理七曰三經
字說自相抵牾鉤而成之謂之辨學詔送祕書省
公氣節高亮儀觀豐碩聲音滿室其學根極六藝深醇
閎肆以崇是閑非爲已任

補尙書廖高峯先生剛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著詩經詳解性理小學集註學者稱古溪先生但小學書出自朱呂二子爲之集註者疑非先生

附錄

公乞經營建康爲固守計又言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因援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大學言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福羣生矣出知潭州朝辭論王氏學曰學必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爲師而外乎此者皆他道也安石之學術大抵專尙利輕改作而廢典常樂輸繳而賤名節使天下靡靡日入于媮薄而莫之悟其爲害深矣詔拜御史中丞言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其原在一人之身若誠意正已臨照百官則是非不紊邪正洞見弊可次第革矣又奏人君之患莫大乎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公爲中丞首奏言人主惟患不得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人與之臚民仁壽之域若區區藝文之末豈所當留神者哉中執法固當維持邦憲擊去姦邪之爲國害者乃拮據細故矜莙爪何足道也論朋黨曰大中至正之道行則朋黨不革而自消是誠在我而已

葛元隲序高峯文集後曰先尙書以醇儒重望致身通顯口口流芳急退益勇尙徉乎高峯之下平日著文無非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道鑿鑿乎五穀之可以療飢斷斷乎藥石之可以待病

補憲敏高息齋先生閔

梓材謹案張氏萱內閣書目稱先生爲廣陵高閔則其先揚州人也又案史傳稱秦檜疑先生薦張橫浦出知鈞州不赴卒攻媿序亦言其家居數年中壽而歿云

息齋春秋集註

鄭旣輸平魯未之許故城中邱以備之十年而會齊鄭于此蓋中邱近宋

莊十四年姜氏會齊侯于祝邱是齊魯兩境上之邑也時齊將襲紀魯嘗謀紀之難畏齊之來討城此以備之也

桓五年城祝邱

若時君之女則加子字以別之此桓公末歲所生女也

十五年伯姬歸于杞

殺矣齊不恕則後世忠臣無以行其志弒卓不正其罪則後世亂臣得以肆其姦

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卓

秦輒興兵以加中國既入滑又伐鄭秦亦張矣楚患未

已而加之秦中國則殆矣書曰敗秦所以惡秦而子晉之勝也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升陘之敗十餘年此年因晉喪而報之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

邾

狄侵諸大國獨宋未耳自宋之後狄始侵之文十年冬狄侵宋

穀本齊地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齊以是懼曾今

公不與扈之會而強盟齊于穀苟免齊難而已文十七年齊侯

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

宋怨鄭與楚侵我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遂

連兵伐之宣元年晉人宋人伐鄭

僅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宣八年城平陽

狄北侵齊齊不敢報萊不犯齊亟伐之畏強陵弱可

觀齊惠矣宣元年齊侯伐萊

根牟蓋萊邑也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此齊侯再伐萊公

雖不與伐而乘危取之昭八年傳秋大蒐于紀自根牟

至于商衛秋取根牟

齊與諸侯不睦而魯獨事齊故公不與會晉侯之卒亦

不會葬九年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偕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伯瑕

卒

元經有言日月之逝改于尸尚未晚也陳成公既爲雞

澤之盟而卒則是國已變于夏矣曾子曰吾何求哉襄四

年春正月己酉陳侯午卒

防滅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

畏齊也襄十三年冬城防

七年鄫之會陳哀逃歸自是十年不與諸侯會而楚鄭

連年侵宋宋于是請于晉而伐之襄十七年宋人伐鄭

范鞅欲使盈無所容于世故盈發憤卒興大亂此以私

敗公足爲戒也襄二十一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公踰年在楚楚郟敖新卽位故使遠罷以報之襄三十年春王

正月楚子使

薳罷來聘

晉不與公盟又執其卿公復朝之無恥甚矣豈欲因晉

之執而請季氏之罪乎然季氏在晉宜其不見納也昭

三年公如晉

至河乃復

叔詣欲納公而卒季孫意如曰叔詣無病而死此無公也非我罪也觀意如此言益節甚矣宜公之不能忍也

昭二十九年夏四月叔子叔詣卒

魯非齊其雖而興其無也蔡與吳爲挾而敗楚故魯畏而賂之也定五年夏歸粟于蔡

三國皆叛晉而會此蓋結謀也定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侯游速會于安甫

諸侯叛晉而齊不能一之故衛伐曹定十二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衛比伐曹以其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定十三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魯不當郊郊牛死傷廢牛可也而改卜牛是違天也定十五年四月郊牛死改卜牛牛

吳欲求霸怒齊不服故伐之公會吳狄伐親鄰之國是助吳爲虐而致齊之亂也哀十年公會吳伐齊

喪禮說

今淮南風俗民有暴死則使數人升其居屋及于路旁偏呼之亦有蘇活者豈復之遺意歟

自上襲三稱至公襲九稱其厚如此古人豈徒以設飾哉蓋人死斯惡之矣聖人不忍言也但制爲典禮使厚

其衣衾以藏之後世不知此意襲者或止用褌袷一稱小斂大斂則全無之雖富貴之家衣衾盈箱不以襲斂積于無用甚或子孫相與分之或貿易于他人而所以附親之身者曾不之慮是何心哉

凡斂欲方牛在尸下半在尸上故散衣有倒者

襲衣所以衣尸斂衣則包之而已此襲斂之別也

附錄

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先生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之通經乎對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

術而已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爲主而加詩賦帝然之先生于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已後學制多其所建明新學成奏補試者六千餘人

紹興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盲者乞依舊熙故事賜新進士備行篇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申庸送祕書省校

勘先生校儒行篇先生入秦儒行雖閎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欲望止賜中庸一篇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于偏邪駁雜之見上可其奏

公既投閑杜門屏居略不以事物自攖日有定課風雨勿渝

樓攻媿序息齋春秋集註曰泰山孫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四庫全書 明鈔書 約園刊本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春秋集註四十卷提要云是書以程子春秋傳爲本故仍冠以程子原序其說則雜采唐宋諸家綜以己意不復標舉其姓名又稱其大旨雖宗程傳然如程子據漢薄昭與淮南王書有齊桓殺弟之語遂謂子糾爲弟齊桓爲兄高氏則仍用三傳史記荀子之文云子糾小白皆襄公弟糾居長爲當立紀不依阿牽就務存門戶之私他如解衛人立晉解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解取濟西田諸條皆深得聖人之微旨云

黃南山先賢憲敏贊曰卓乎憲敏受學龜山召和之對君心之閒忤時東歸推衍麟史文獻相承亦有孫子

謝山句餘土音泛舟城南弔高憲敏公墓春觀詩江村道觀塵徑封云是少師之遺宮少師薪傳自將樂程洛水書春秋集註後曰公之學蓋欲紹伊川之書以力爲橫浦排禪宗道統恐亦非所容當年正學傳三雍中興師儒數首功諍友侃侃愛五峯乞山之錯玉起之略諸侯專肆變法壞紀亂臣賊子接迹海內平王不可望矣故託始于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遼晉又

香長熊熊少師子弟俱不惡華文父子才力雄可惜
風節微有玷裘治將無媿此翁湖上香飄金粟空寒
渭無復潦水蒙我來觀下弔遺踪世家子弟愼所從
補提舉喻湍石先生榜
梓材謹案經義考有金華先生易辨疑玉泉易解云以上二書見尤氏遂初堂書目未詳撰人姓氏玉泉蓋卽先生金華當是潘先生良貴皆遂初前輩也
玉泉易義
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
謝山經史問答曰此言似新而實戾經旨小人道消
盈天下我愛堂堂喻子才一語六龍安穩渡豐公手

是化小人而爲君子也
掖魏公回原註云喻公晚自嚴陵寓梁谿翁
小人也可以知其說之訛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爲
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爲小人不如舊說之爲妥
附錄
初金旣退師趙豐公張魏公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
先生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
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
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
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難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
如初士之于國家亦若是而已
周益公跋先生帖曰乾道壬辰余自小宗伯奉祠過無
錫子材老矣用兩夫肩輿延勞于塗議論灑灑使人聽
之忘倦其謂自天子至庶人皆有朋友三代而上每措
之父子兄弟之閒後世此道殊廢余至今紳書之
朱子跋汪季路所藏先生書曰玉泉喻公手書王文中
子言行以授其外孫其可謂不言之教矣
謝山鮚埼亭詩集道南祠下雜作其二曰楊門學派

附錄
補
簽樞徐師川先生俯
梓材謹案師川先生黃山谷之甥也少負奇氣七歲能詩後從山谷寓舒州
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于人嘗言吾于爲直爲易
氏然不免有所窺議至于了翁心誠服之
補提刑黃先生鈇
梓材謹案閻若璩先生在塗越月風節凜然天下誦直有泰議雜著論語類觀唐史篤論共二十卷
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難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

及爲工曹守將高其才多委以事適諸邑大水按視官
希部使者多不以實聞先生獨減放錙田租十之八使
者怒先生占答詳雅卒如初
高宗朝拜監察御史首陳七事深蒙嘉納一日問孟子
與齊梁國君問答之說所對詞義敷暢上曰卿可謂非
堯舜之道不陳于王前因論曰錢論人君治心事甚詳
處以諫職會有沮之者除江西提點刑獄
補文簡宋雲海先生之才
梓材謹案薛艮齋爲先生行狀云溫州平陽人改
教授十八年不遷故右丞忠簡許公力推挽之召

試館職又云卒年七十有七封平陽縣伯雲海公
之居士號也又云邑子請教于門人人各獻其所
欲晚年築室端安縣之現山
誦伊川先生克己之詩以沒

附錄

紹興甲子八月敕使金賀生辰金主曰宋大國乎小國
乎對曰非大非小中國耳金主歎服及歸以聞高宗撫
其背曰眞乃宋之才也
先生性恬靜寡欲操履潔白難進易退歷官五十年而
屏處之日居多
補機宜李西山先生郁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四明叢書 五十一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先生以朝散遺命出銜爲叔父將仕
郎庭之後卒年六十五學者稱西山先生

附錄

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于舅氏陳忠肅公忠肅
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卽妻以
女
天姿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
而有恩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
事親極其厚其于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陳農圃
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于世以沒識者恨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四明叢書 五十二 約園刊本

朱子狀其行曰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
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
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
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
徼幸于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西山之所以學其亦
足以觀矣
又答潘老書曰某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
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
而恨不及見也

補檢討范先生濟美

附錄

陳默堂次韻范濟美秋雨感懷詩曰一別劍溪水三換京塵秋夜聽空階雨歲月驚如流豈不念故國水清山亦幽蛩蛩有微情未忍追浮邱平生老蒼友夫子賢其尤窮經三十年一字不見收賴有管城公落紙無全牛他時恐不免速達吾所羞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高先生安世

吳先生晞

吳晞建安人嘗及事龜山楊先生 孫燭湖集

章先生才邵

章才邵字希古建安人篤學能文世稱爲篤實君子喜論詩晚年閒居與朱晦翁游

梓材謹案龜山先生年譜紹興三年癸丑先生八十一歲尚書廖剛建安章才邵來問學是先生楊門弟子也又案張宣公浏陽歸鴻閣龜山畫像記云浏陽賓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爲之宰後六十六年建安章才邵來爲政慨然念風烈容故老葺公所謂飛鴻閣繪像于與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去而不忘也

雲濠謹案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稾載其祖才邵少年從龜山遊嘗守臨賀辰陽是可見先生之仕履矣

陳先生好

陳好音江人初名豪受學于龜山後在太學與陳東上修撰許先生仁

許仁字性初鉅野人從楊龜山游登宣和進士歷監察御史隨蹕南渡建炎初以右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疏劾黃潛善汪伯彥直道不容于朝因偕修武郎趙士佇遊台山卜居于邑之墨湖建思敬堂金波亭所著有靈溪新紀編及奏疏若干卷 天台縣志

書留李綱東被誅變名遊閩州卽家焉泉州府志

汪先生得清

汪得清

補

檢正王彥穎庭秀

梓材謹案深寧困學紀聞云磨衲集王公庭秀作于紹興壬子攷其議論以鄭介夫爲妄言擬程子之學于墨釋氏而以易傳爲謝楊劉潤成書其反理說道甚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檢茂惡家以荆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邪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蕩艾不薄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閒邪說猶肆行筆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于洪水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哉謝山箋曰宋有兩王庭秀皆吾鄉人又同時其一問學楊文靖公又學詩于山谷宋史有傳乃慈溪

人其一著磨衲集者爲鄞人袁清容延祐四明志竟合爲一人非也攷謝山所據以爲慈溪人者宋史本傳也與謝山並以爲鄞人者宋詩紀事也然二書所載同字彥穎同登政和上舍第同爲御史臺檢法官仍屬一人爲是故謝山跋四明志仍不分爲兩人歟

梓材又案彥穎本慈溪徙郡城爲鄞人其墓在郡城東至今稱王家墳頭非有二人也其學兩出故起蘋

陸口口棠

陸棠者建安人問有得道于河南夫子者曰楊公龜稅荆楚往從之執弟子禮惟謹楊公以次女妻之後預中官梁師成白衣之試補官又與時相范宗尹有一日之舊得廣西提刑司屬官范汝爲弄兵閩中棠從朝散郎謝向入賊中不能脫事平皆瘐死獄中娶然集

潘氏學侶

潘先生良能

潘良能金華人默成之弟紹興乙卯進士祕書正字鄭剛中稱其操行修謹文采高華舉以自代金華府志

潘氏講友

鄭先生剛中

鄭剛中字漢章金華人自號北山登進士甲科累官四川宣撫使以不進金忤秦檜落職徙封州卒檜死朝廷盡復其官謚忠愍所著有北山集諸書姓譜

梓材謹案柳待制跋潘默成鄭北山二先生帖云舍人晚歲退休里居與宣撫以名謁相尚爲忘年交

梓材又案先生又號觀如居士見其所作周易窺

附錄

龜山送行和王庭秀韻曰學粗知方始爲人敢崇文貌獨眞誠意雖阿世非忘世志不謀身豈誤身逐遇寬恩猶得祿歸衝臘雪自生春君詩正似秋風快及我征帆

北山文集

元氣之遯不遯在小人之去不去雖然小人非能盡去也堯舜三代之時所用者豈能無小人要之君子勝而小人算泊既積久小人革焉故不害爲治歷代衰弱之際所用者豈能無君子寡弊既積久君子微焉故不害爲亂今日朝廷之上小人雖未能盡去要當使君子之道勝相與講求大體其不係于人心之去就者姑且緩之俟氣充力強之後徐徐施行未晚也與潘義榮

君子之學爲道也非爲人也道之行不行在時而不在我聽之而已答張子韶

或問曰子爲書始屯蒙何也曰予于乾坤不敢談也易者天地萬物之奧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其所示人者猶委曲載之文言孰謂學者可以一言定乎尊乾坤而不敢論自屯蒙而往以象求有象則有義以義訓者不可以遺象也義不由象出是猶終日論影而不知形之所在偏于一而廢其一學者所以難于窺餘所不然也以上周易窺餘序

雲濠謹案先生一字亨仲四庫書目著錄周易窺餘十五卷提要云惟乾坤二卦及繫辭以下原闕不解自序有云伊川易傳漢上易傳二書頗補縫于象義之闕但易道廣大有可窺之餘吾則窺之窺餘之名蓋取諸此又言是書兼取漢學凡荀爽虞翻干寶蜀才九家之說皆參互考稽不主一家其解義間異先儒而亦往往有當于理如訟之九二以不克訟歸爲句而通其邑人三百戶爲句以爲聖人所以必使通其邑人三百戶者恐其恃眾憑險以成釁所以謹上下之分也比之初六終來有它吉朱子謂不可曉剛中以爲相比之道以信爲信積之既久昔之未比者皆自外至故曰有它吉自外至故曰有它不廢也

吉皆能自出新意不爲成說所拘至于解泰之九二大有之大象議論尤正大精切通于治體雖其人因秦檜以進身依附和議捐棄舊疆頗不見滿于公論然闡發經義則具有理解要爲說易家所道不遠人然求道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也目弊心思雖已眞積力久惟日不足常恐交一臂而失之此學如不及之意也天下有所謂不可及者曰月在漢邱陵學山此所謂不可及也人之于學如登天乎如學山乎曰不如是其難也如是則可及也苟謂可及而不以爲難則終輟失

泉之患必在其後意必乘之而吾之于學果不可及矣故聖人之學不苟以爲難不敢謂其易自視闕然亦曰如不及而已矣惟如是故天下後世不至于畏道而不求亦不至于忽道而自愈夫子大聖人也其爲言曰吾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子集大成而其言且爾所以爲中人法也雖然有師如夫子有弟子如顏回而回猶若瞠乎其後者豈亦如不及之意歟回而降雖其高第猶有自嘆願息者學之爲道嗚呼其難哉學如不及說

附錄

在蜀凡六年儲蓄豐積將士用命金不敢犯當時人每以宗忠簡同稱曰宗某如猛虎之在北鄭某如伏熊之在西其見推重如此

其自笑詩曰他人將錢買田園尚患生財不神速我今貸錢買僻書方且貪多懷不足較量緩急堪倒置安得瓶中有儲粟自笑笑我愚笑罷頑然取書讀

又自訟曰我昔貧時冬少褥四壁亦無惟有杜自從腳踏官職場暖及奴胥妻子飫線因針入敢忘針入室古

云當見妒雲嫉跌足泥涅寒涕佳牛衣復如故街恩省咎到骨髓萬罪一愚難自恕山深坐覺因煙瘴天開日思露雨露性中不愛客詩亦或未然工部句文章誰謂不得力陋儒豈是冠相誤

又自悼曰木偶漂來萬里身自憐藏拙向三春人窮但有哦詩債意懶終無下筆神屋後雲深雞失曉廚中飯盡鼠嫌貧五更小雨邨堪喜數壠冥蔬色已新

又自覓曰癖濃復嶺煙如墨照以澄江一洗開芳草望中春去遠落花寒處鳥聲回風飄空翠入修竹潤滴幽

蹊生綠苔不是從前賦清苦未應得向此中來

何道夫誌其墓曰公天資英傑而養之者厚發爲文章渾渾如江河而措諸事業者光明俊偉如此非閭世異人而能爾哉向使得極其用益大所施設則其正君經國之方開物成務之略當不止是而已故士君子之論皆爲時惜而不獨爲公惜也

舍人范蒙齋先生端臣 詳見范許諸儒學案

潘氏同調

陳先生艮祐

陳貢補守天與余堇人紹興進士仕爲左司諫時高宗銳意圖治先生有願爲良臣不爲忠臣之語累官至吏部尚書力口泛使懼開戮端遂至忤旨淳熙間復起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 姓譜

梓材謹案鹿皮子陳樵爲八詠樓賦云謝東海之先民慕高季子之風師故尊爵之忠烈湯卿炙之謝卿之直司諫得之而其遺風餘烈憑臺則之司諫謂先生所謂憑臺不知何人也

舒氏先緒

舒先生補附子琮

舒補字德明奉化人紹興進士任國學文行表後學其

就而請業非齋邀不敢近口授指畫沾丐者多長子琮字伯禮幼聰敏淳熙間以特恩剏第中甲科主麗水簿以孝廣聞其學業精勤踐行篤厚云 廣平類稿

高氏講友

補蔣先生瑨

附錄

洪容齋三筆曰或問抑崇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于公公亦惓惓于彼頗聞其故抑崇曰閒終歲讀書閒言路先生時主麗水簿上疏陳十弊終浙東提刑所劾與所閒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軸一門凡有疑而未判與所閒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軸一門

之無不迎刃而解而時之所長他人未必能知之世之所謂知己其是乎

王深寧六賢贊曰學必以己義榮道脥博觀約守胸吞石渠長門問疑詢徑未撫誰其似之子雲林閭

高氏學侶

師先生維藩

師維藩眉山人仕爲全州文學徽宗時興太學高司業聞言建學之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以先生薦詔除國子錄 姓譜

林氏師承

黃先生顏榮

黃顏榮字全仁福清人著易春秋論語說莆人宗之稱巢山先生林黃中栗傳其學 閩書

沙隨師承

文毅王先生葆

王葆字彥光崑山人擢宣和甲辰第紹興改元高宗廣開言路先生時主麗水簿上疏陳十弊終浙東提刑所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程迥沙隨始讀書授經學于昆山王澡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則先生亦沙隨之師

黃溍謹案姑蘇志載先生幼有志識弱冠通經官至左朝請大夫又言其潛心古道教誘後生如親子弟沙隨程迥嘗受經于先生出其門者後多成立號珥鄉先生范石湖成大袁孤廣業先生喻勉齋切至加以詰責留之席下程課甚嚴又案先生謚文毅

附錄

公起布衣篤學力行爲鄉里所敬後生奇士爭造門問

道公指授有方人人成其材

周益公祭之曰嗚呼公有通經博古之學而不盡施于事業有擾繁濟劇之才而不盡見于猷爲官雖遷而人猶悼其屈年雖高而志未向乎衰此中外所共悉非親

窺得而私也

又代誌其墓曰留意經學尤邃于春秋嘗讀孟子彼善之前亦謂聖媛也

國詩首言戚發棠烈而後言干耜舉趾書老爲其近于親也

論語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故略其姓名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或問禘之說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

去論詩憶鄭覃別酒易闕情不盡會憑清夢聽清談周益

禮乎或曰管仲儉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或對曰申棖之類

經史中言五穀以稻爲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雞配黍謂野人之食也以啜菽配飲水謂貧者之食也以稷食對菜羹謂貶降之食也以麥飯對葱湯謂草具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言之又祭祀則以稻爲嘉蔬公享大夫則以稻爲嘉膳是五穀以稻爲貴也

龜山私淑

王先生師古

王師古字唐卿金華人紹興進士嘗爲南劍州教授刊龜山遺書守九江建堂于濂溪祠側知崇正學歷仕州縣皆有治績除廣東提典刑獄卒有文集及資治通鑑集義八十卷金華府志

司戶翟先生傑別見豫章學案補遺

李氏家學

補忠定李梁溪先生綱

梁溪六箴

予年三十八而未聞道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作六箴以自警

意蓄于心宣之以言辭達而已多則贅焉惟仁者爲能以言利人惟智者爲能不失言于人仁智者之所未得也不務本而務末胡不默默而多言以自賊耶言箴

言者虛辭行者實跡與其言丈不如行尺言之非難幼者能之行之維艱老者病之訥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貴之嗚呼非斯人吾誰與歸行箴

學以致道積于厥躬人而不學智者其盲聾凡百君子學然後知不足非琢成器何貴于玉爲學日益爲道日損益爲損責學爲道本末嘗問學何以絕爲赤子匍匐之歲乃能弄馳明以告之學以聚之學箴

古之君子取友必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之君子慕祿貪位面友心非見利忘義握手指天如見肝肺轉足已非自爲得計勢利之交何異狗彘探汝之情伺汝之過汝不自慎而欲亟其禍耶友箴

名者公器不可多取有心取之是爲怨府古之至德民無能名過情之譽何足爲榮令聞令望有聞無聲得之不愧明德惟馨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汝不務德

而賞名以書其生平名篇
好直而不好學其蔽也絞直情徑行君子所悼嘗有叔向古之遺直世無孔子孰爲褒貶水致曲以通于海木致曲以全其材予胡不學而鉤直以自貽其蔽耶直箴座右銘

予名堂曰求仁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未嘗須臾離也作座右銘以自警云其文曰

是心超然無有邊際徧周法界同一眞體強名曰仁求之在己不屬中間非內非外一以貫之萬物皆備視聽言動造次顚沛無須臾離必在于是克己則見復禮則親一日如斯天下歸仁遵之事父遠之事君一而充之以及斯民德被草木信及豚魚本無別法一視同仁害以求生成以殺身得全于此死生埃塵不即不離非罔非眞酌之不竭用之不勤孰能體是號曰能仁顏氏之子請事斯言勒銘座右以代書紳

梁溪文集

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傳緯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
以不泯而後世得以知之猶天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甘石之書則何以仰觀此三傳之于聖人所以不爲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揆之以道擇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非則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舍經而言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本也棄傳而觀經則是去甘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思此久矣襄陵春秋集傳後序

君子小人如冰炭然勢不兩立常相爲勝負而君子之勢常不足以勝小人有國者用君子則治安用小人則危亂人主非甚無道未嘗不欲進君子而危亂之世多其故以求生成以殺身得全于此死生埃塵不即不離非罔非眞酌之不竭用之不勤孰能體是號曰能仁顏氏之子請事斯言勒銘座右以代書紳

君子常退小人常進治安之世少而危亂之世多其故何哉則操術使之然也君子小人論天人之理一也人事盡至于不可奈何然後可以歸之于天譬猶農夫之治田耕耘之功既至而遇水旱乃可曰天實飢之也醫師之治病藥石之功既至而猶不起乃可曰天實死之也今未嘗力耕耘而望歲于天未嘗投藥石而責命于天其可乎 論天人之理

附錄

靖康時已議和种師道等勤王之師並集西將兵師日至上意方壯赫然有用兵之意公贊上曰易謙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屈己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兵不可然成功之後願以用小人爲戒而已

高宗以右僕射召公赴闕汪伯彥黃潛善與公忤公行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于靖康則必無顛覆之禍用于建炎則中原必不至于淪陷用于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字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豈使王業偏安于江海之澨而尙貽吾君今日之憂哉

又作祠堂記略曰天下之義莫大于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于人心之本然而非有待于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作往接迓于當世有能奮然拔起于其間如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禍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

其誰不悲

鄧志宏與胡丞公書曰熙豐間如司馬溫公與王荊公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朱文公序忠定奏稿後曰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則

不可得而拏者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葉水心議忠定謚曰鳴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譽賊虜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譽賊虜而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爲謀深慮密而謂公爲略而疏自以爲鎭重能消弭而謂公爲輕銳而菅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爲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殉國爲人望所屬者謂爲朋黨要結以自榮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爲失策矣則公之負謗于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

李先生經

李經字叔異伯紀丞相弟解書甚好亦善考證朱子說

梁溪講友

樞密吳先生敏

吳敏字元中儀眞人妙齡秀發大觀初辟雍私試首選仕至吏部郎中出提舶河南刑獄先生在靖康時坐與李忠定善貶官南渡後亦多所建白蓋剛正有識之士也有三餘集南宋文範作者攷

梁溪同調

忠簡宗先生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自幼有大志元祐六年進士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靖康元年朝廷議遣使與金人講和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先生奏名不正改計議使建炎元年高宗卽位南京先生陳興復大計願一怒以安天下之民擢知襄陽府青州改知開封府尋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招集四方義士得百餘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來聽節制京城內外所屯兵實百八十萬旣日大舉渡河而遽疾亟日而卒唯呼渡河者三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始先生身任中原之事旣修復京城力請回鑾疏凡二十四上而黃潛善汪伯彥從中沮之以故悲憤成疾義烏先達傳

求教書

黃彥平字季岑號次山登徽宗宣和進士高宗建炎初

某未冠時持先人遺書一車他無所攜踽吟梗概懍然去國求師承于四方閱十餘年矣崇蓮絳帳所歷數十取道一無所得莫悟其由因悵然以歸一日拏舟越重湖將泛巨浪以放心志之鬱紓也並堤而行延緣葦閒皆漁聚落得漁老焉邀過其處蔽漏蕭然掃地以坐因詢之曰濫湖而漁何慊之甚豈術之謬乎曰不然子所學任公子釣也任公子之釣爲大鉤巨綸五十犗以爲餌期年而得魚可以厭制洞蒼梧之民也若夫有是具而得是魚則利固可以終身豈不泰乎今有若魚矣而乏其具是以病焉某始聞而驚曰求師而取道亦猶是也學未備而欲閘至教固亦難矣盍益之名都大邑通儒之聚凡古人所著之書與今日之學者耳目所未及一皆貫穿熟誦要其無所不知無所不有一展底蘊以求至教則于取道其亦庶乎飭歸且治之有智臾過門而歌曰辰乎辰乎盍來之遲而去之迅乎已乎已乎筋力尪而死期至乎某再聞之而疑曰諒哉漁人之弗慧也吾又祖其固而取斃耶大魚不易得至道不易求吾其與求魚並志可弔之使改圖乎因訪前日之處首至

附錄

登進士第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詔廷對策限以字數同輩相告曰必如詔可以中程公曰事君盡忠自今日始豈可圖前列而效寒蟬乎遂力陳時病幾萬餘言且及吳處厚蔡確事曰自古興衰治亂悉由人材人材之困阨于朋黨今處厚箋注詩章臣恐朋黨之禍自此始主文者以其言直恐忤旨置公末科賜同進士出身

遷龍游令邑小民未知學公爲建庠序設師儒延見諸生講論經術自此登科者相繼起

宣和四年丙洞得主舊南京鴻慶宮方退居東陽結廬
山谷閒著書自適有終焉之志
進延康殿學士來京留守側曰維藩何之閭閻中寤恂
之先河內以鄉北逕于古有光
諸將入問疾慢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至此汝等能鼓
力殲敵吾死何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退先生
嫉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卒
公爲人端方正直平居不妄笑語律己甚嚴荀悴乎禮
雖寒暑不犯讓所當爲鼎鑊在前不恤中明生閒屢年

杜門却掃賦詩自娛或清坐終日啜菽飲水淡如也晚
年尊顯祿餼稍厚而自奉甚薄所衣不過綈紵經歲無
所更製親族故舊饋而無告者多依公以活養孤遺幾
百人故家無留儲其爲文不事雕琢渾然天成豐約中
度無所不讀尤篤于左氏有文集藏于家
樓迂齋序忠簡集曰公前後奏請爲回鑾而發者凡二
十有四其血誠赤心固可想見宅文雖單言半字無非
從忠義中流出公亡而杜充代帥王業偏安蓋始于此
公之規模志節卒有能道之者況其道文乎

侍郎向薌林先生子諲別見元城學案補遺

李氏門人

黃先生伯思

黃伯思字長睿邵武人資政履之孫元符中進士爲祕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子史百家無不精詁篆隸正行草兼飛白皆至絕妙頗好道自號雲林子有文集五十卷 姓譜

張先生模

張模德興人吳園先生根之弟大觀間第進士累遷侍御史嘗言朋黨分攻非朝廷福時邪昌冤濫徽宗諭使論列遞摘其用謬者疏斥諸外後蔡攸引爲道史檢討官召試中書舍人 姓譜

忠定張先生燾

張燾字子公吳園先生子宣和間進士第三高宗時爲吏部尚書時與金和先生詣河南修陵寢疏言敵讎禍世不可忘尋知成都府兼安撫使有德政蜀人祀之孝宗時遷參知政事辭不拜卒謚忠定平生清修簡靜頗喜大書得顏魯公筆法 姓譜

附錄

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眞贋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

先生學問嘉揚雄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

吳氏門人

吳園家學

文貞羅豫章先生從彥 詳豫章學案

張相

張先生相

提舉江州太平觀時鄉人往往以異同得罪公家居絕口不言世事取吳園先生遺編數百卷手自鈔定又追先志斥俸餘爲義莊贍宗族自號雲山老人

公外和內剛臨事有仁者之勇在蜀四年尤著惠愛百姓皆繪像以祀後帥李繆贊云公昔在蜀千載一人公今去蜀千百其身願公再來以慰斯民謹錄舊綠也

吳園門人

李先生綱 詳上李氏家學

黃先生伯思 見上李氏門人

汪浮溪先生藻 別見士劉氏偶學案補遺

蕭氏門人

補 隱君徐逸平先生存

附錄

先生嘗作命卜詩曰我命還須我自推細微那更問蓍龜枯莖朽骨猶能兆豈有靈臺不自知

朱子江山縣學記曰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奧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

又跋先生贈楊伯起詩曰某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先生于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時盡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爲不易之論也

袁蒙齋序逸平集曰逸平信其素學悟然不以仕進爲意行乎鄉咸師尊之五峯胡公一時之傑往復書辭亦以先生稱則其行卓矣豈徒言而已哉

潘氏門人

補 說書王先生師愈

梓材謹案吳禮部集述何于行實謂先生從楊文靖公受易論語既又從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遊

梓材又案朱史道學王柏傳亦言大父師愈從楊龜山受易論語既又從朱張呂遊蓋與三子遊也

附錄

公一字齊賢少長讀書郊外精舍以書論爲文養氣之法子潘公年甫十三而義正詞達嶷然有成人之度

幼時潘舍人令賦竹詩有頗堅松柏操同保歲寒心之句舍人奇之

先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行師友之論爲必可信爲政以仁惠爲本而綱目整肅屢興州郡皆著循績其教飭子弟極懇款與其父兄言未嘗不依于孝弟忠信而閭巷田野之閒情僞休戚皆習知之

調臨江教授江西之俗右文詞而左學行及公之來諸生見其色溫氣和言動有法固已敬服及開講席則又告以學爲君子之說聞者亦動心焉其不率者教詔懇惻亦多自悔改行

僧杲有時名寓嶺外得歸所過士大夫爭先禮敬至臨江郡守延致俾升高坐說佛法而率其屬往聽焉召公與俱公謝曰彼之說某所不能知然以儒官委講而北面于彼某縱自輕奈辱吾道何守不能強識者題之知潭州長沙時汝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公以暇日與之遊從容講貫所造益深遠一旦幕府所下文書有不便于民者公以利害爭之不得退將引去敬夫疑之曰行而無資柰何公曰吾之來也固已慮此而先辦歸裝矣豈待今日而後計耶敬夫面歎加敬而事亦寬得寢

及晚年更練益精涵養益厚渾然不見圭角病革猶爲諸子誦說前賢事業勉勵訓飭語訖而逝

廖氏家學

廖先生遲

廖遲順昌人古溪先生剛長子也紹興初盜起旁郡部使者檄古溪撫定遺先生諭賊賊知古溪父子信義皆散去道南源委

廖氏門人

謝先生口

謝口字口口口口人高峯門下士官宮使直閣時序高峯文集謂斯文有補于名教云高峯集後序

趙氏門人

補文節魏碧溪先生杞

附錄

朱子跋魏丞相使金帖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此壽皇帝當日之本心也屈己和戎豈其獲已然非丞相壽春公之深諫壯節猶幾不足以成之豈與事造功之果爲不易耶

權攻媿書丞相奉使事實後曰制麻初頒賀版如織有客歷敘奉使大節既而曰逮茲登用咸謂疇庸在宥人竊謂其不然待丞相不幾于太淺使蘇中郎亶典屬國固難酬匈奴之功然富韓公卒爲大臣豈專以使契丹之故公讓之以爲佳公之意可知矣

黃南山先賢文節贊曰公在南宋名德煌煌使金似弼相國猶光陶徑未荒潘輿是悅觴政詩郵碧溪風月

補莊靖汪適齋先生大猷

雲濠謹案趙子直有送汪尚書歸鄞詩見寧波府志

附錄

立朝好延譽後進識樞密葉公藹于掌故之中交游卯錢尚書象祖劉侍郎孝韙史待制彌大都司潘時屯田鄭鍔贊判沈銖揚推後進惟恐不及

莊文太子初兼東宮妙選僚寀以公兼左諭德太子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莊文深所欽重

黃南山先賢敬文贊曰孩提講經客訝秀穎毫臺休官賜謚莊靖惟時學士一甥二甥風節酷似有光四明

持之講友

補

通直舒德觀先生嶽

附錄

自幼力學于伯氏

先生思厚誠篤敦行孝弟尚論古人必以檢身夷考載籍務明治道聲色貨利不入于心

息齋家學

高先生得全

高得全字仲遠息齋次子也居家孝友恪守家法嘉定三年守黃州謁夫子廟歎其弗葺已甚與教授李宗勉飭而新之又得驛舍遺址創貢院五十餘楹而政魄爲之記 機攻媿集

息齋門人

嚴先生口

梓材謹案袁清容書息齋嚴母方氏夫人墓誌後云其教師友婚姻之好不以簡達渝易足以知先生成均之法出于閭塾之遺意而方夫人崇師教子不得與流俗同也據此則方夫人之子必息齋之舊從矣清容又言今嚴氏儒雅奕世聞孫與計脩登仕版者不絕書且以方夫人之賢不著于鄰

喻氏門人

補

朝奉程沙隨先生迥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醫經正本一卷專論傷寒無傳染以救薄俗骨肉相棄絕之敝陳直齋云

沙隨經說

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傳象箾南籥杜預釋左云南籥當爲文樂劉炫釋詩云當如周南未敢正指爲二南也夫周備六代之樂韶夏濩武並列何獨取夷樂以配文王之象舞且四夷獨取其一與箾之舞象箾之姿南明是文王之詩矣

聖人治神之道以爲苟曠其職如神者亦不敢不致罰也然則四方年不順成之所八蜡不通者亦變置社稷之意非區區爲民財不足而誼之也周禮蜡祭年不順成則細其方守之神也此古禮之存者猶可考也

周易古占法

連山首艮歸藏首坤今乾初在艮位坤初在坤位三易無異致也夫明夷之謙初九變也左傳載卜楚邱之言以爲日一之日古人以寅配初其來尚矣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于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于

艮時此說與易合

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爲象曰習坎重險也于物爲龜爲蛇于方爲朔爲北于太玄配罔與冥所以八純卦中猶冠以習

附錄

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先生得以考德問業焉

先生居官臨之以莊政覽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讞訟一語解去猶更爲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爲之陳說詩書質疑問難者不問晝暮勢位不得以私交祠廟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無間幽明旌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行聽決獄訟期于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辯不爲苟且

趙章泉寄程可久文詩曰聞道沙隨志遂爲安國居逢人難問似近況復何如此士猶松徑何人在石渠儒林

有韓孟待詔自嚴徐別去常勞夢新來更欠書久知腰倦折懸想病都除番國吾州近冰溪一水餘秋風期命駕春雨政攜鋤

朱子答先生書曰所喻爲學本末甚詳且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鑿出其甚乖刺者固已陷入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爲歸歧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透徹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爲學次第不須別立門戶固守死法也

又偶讀漫記曰沙隨春秋例說滕子來朝爲自貶而用小國之禮如鄭人爭承之比最爲精當但朝桓公者邾牟葛稱人穀鄧書名又有不可通者而諸儒之說亦莫之能明也

程洛水書朱文公與沙隨先生書後曰沙隨承河南正派其學主乎力行睹後世諸儒徒以口舌相授者萬萬不侔宜乎朱文公尊之以老而退然以晚學小生自處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于魏文帝紀注太史丞許芝引易傳之言沙隨程氏朱文公皆從之原注郭京本無初六字

又曰程可久自題眄怡齋云乞得膠膠擾擾身霜鶴露菊便相親勸君莫厭藜藿違已甩來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笙竽頻到枕屏閒夜深夢繞匡廬阜瀑布濺珠過藥欄葵花已過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問字今朝幾人至細看履齒破蒼苔

胡庭芳曰康節百源易實古易也沙隨蓋本諸此而篇第與呂氏合只以文言在繫辭之前爲不同耳

吳草廬曰沙隨先生經業精深朱子多取其說于朱爲丈人行故朱子以師禮事之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周易古占法一卷古周易章句外編一卷提要謂其說本邵子加一倍法據繫辭說卦發明其義用逆數以尚占知來大旨備見于自序朱子作啓蒙多用其例又案朱志載先生春秋傳二十卷春秋顯微例目一卷

補文簡尤遂初先生袤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少從喻樗汪應辰遊是先生又爲玉山門人又案先生嘉定五年謚文簡

雲濠謹案陳止齋挽先生詩首云自爲師說竟誰宗每事持平屬此翁有志政須名節是斯文非獨語言工其四云壯歲從游兩鬢霜重來面丈各堪傷那知卒業今無及極悔論心昨未嘗相約歸期須次第獨存病骨更淒涼他年賴有閒碑陰永不忘據此則止齋不可謂非遂初門人特未卒業耳

遂初文集

予嘗謂今之士莫難于爲邑弱者不足以有爲而健者或以病民幸而得強弱之中則積負困之奸民撓之欲興事造業有其志而不克成者多矣又幸而不爲積負之所困姦民之所撓而在上者或不察不得自展其才者亦多矣 重修臨海縣記

附錄

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從臣以請退薦召除將作監簿

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祕書丞者僉以先生對亟授之張敬夫曰眞祕書也

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先生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羣卽邊重華宮以公之節足以鎭俗以公之文足以華國讀書是勤百代指南樂古爲富四海律貪袁東塘祭之曰嗚呼哀哉以公之州里也延之持淮比正娥郎友舊篤親皆盛德事具有典型天子眷乎舊學學者依乎宗師將弼綸乎廊廟均仁壽乎華夷何聰履之方強倏逝川乎已而

楊誠齋序益齋藏書目曰予立朝雖與天下之英俊遊然閭三數月識其面未徧也既未徧識其面未能徧交其人一日除書下還右宗正丞尤公延之爲祕書丞還且久既同爲尙書郎論文討古則見延之于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至于字畫之叢殘月日之穿漏歷歷舉之無竭聽之無疲也予于是始解欽夫之云之意然于延之有未解者焉蓋延之每退則閉戶謝客日計手鈔若干古書其子弟亦鈔書不惟延之手鈔而已也其諸女亦鈔書不惟子弟鈔書而已也且延之之于書腹之矣奚所事于手之乎此余之所未解者也雖然又有未解者焉今年予出守毗陵蓋延之之州里也延之持淮南使者之節而歸一日入郭訪余余與之秉燭夜語問其閭居何爲則曰吾所鈔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予益疑焉蓋若延之者記之強不必鈔之富學之就不必讀之劬彼其淳之爲道德流之爲文章溥之爲事業深矣而猶脫腕子傳寫焦脣于誦數此余之所疑而愈不可解者也蓋彼其不可及歟

梓材謹案魏鶴山集有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後時實慶初元其書厄于火者累月矣

沙隨學侶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詳晦翁學案

師川門人

學正董先生穎

董穎字仲達德興人紹興初從汪彥章徐師川遊著有薄傑集三十卷直齋書錄解題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以高第官學正學識醇正朱文公嘗敘其集云汪浮溪先生藻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知錄吳先生曰

吳曰宮知錄汪浮溪答其書謂得足下名于士大夫間久矣又聞嘗從徐師川遊願一見之而彼此拘攣未遂

云汪浮溪集

仲辰門人

羅先生華

梓材謹案先生鴈臯章先生仲素族弟其歿豫章孟子師說云廖仲辰與仲素爲友庚戌辛亥中來眾生徒于南齋授予此本則先生蓋及廖氏之門矣

西山家學

李先生撰

李撰一名延孫西山子承務郎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卒

吳氏門人

宋先生天則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王氏家學

進士王先生璧

王璧字子潤鄞人宣和六年進士少年氣銳以遠大自期丞焚前所爲舉子文披閱鑿書醞釀酱曰富舉筆爲文波瀾洶湧朝廷方復博學宏詞科首魁其選未幾卒士論惜之寧波府志

師黃門人

林先生栗

林栗字黃中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崇仁尉教授南安軍寧相陳康伯薦爲太學正守太常博士孝宗即位遷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歷除兵部侍郎出知泉州改明州奉祠以卒謚簡肅其爲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怨遂至攻詆名儒廢絕師教云

宋史

附錄

除兵部侍郎朱子以江西提刑召爲兵部郎官既入國門未就職黃中與朱子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遂論朱子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辨之侍御史胡晉臣劾罷知泉州

朱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黃中乃以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爲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兼若如此則是太極生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矣

黃勉齋祭之曰嗟哉我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羲經之爻象究筆削之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若拂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僎論亦不樂于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

梓材謹案朱竹垞經義考云福清林黃中金華江紹其所著經說學者遂置不問惟朱子一爲朱子所與政兩公皆博通經學而一糾朱子所與政之書無復存者黃中雖有易傳而流傳未廣恐終泯沒當黃中既逝勉齋黃氏爲文祭之云勉齋爲文公高第而好惡之公推許之至若是然則黃中之易其可不傳乎

亦足以知簡肅之賢也公不以家學撓師說私臆屢公論又足以知公之賢也

黃東發讀晦庵文集曰記林黃中辨易謂以六畫之卦爲太極若論太極一畫亦未有林又闢西銘太君爲父母又降爲宗子是錯讀了

董眞卿曰林氏易其說每卦必兼互體約象覆卦爲太泥耳時楊敬仲有易論黃中有易解或曰林黃中文字可毀朱子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毀

文毅門人

程沙隨先生迥　詳上喻氏門人

文穆范石湖先生成大

范成大字致能吳縣人紹興中進士隆興中出使金國

洪文惠神道碑云起知荊門軍范文穆公來爲戶掾一見知爲遠器勉以吏事暇則商榷著述范公盲業文章高一世每德公云是先生實爲文惠講友也

梓材又案阮亭居易錄婺源黃昌衢刻范石湖詩集二十卷中多闕文吳郡顧嗣協亦刻石湖集摹朱板最工後村云石湖詩三十四卷今顧刻卷數正合云

石湖經說

朝受君言夕舍于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使人請命于君其往則朝服而遣之其反則下堂而受之非嚴使人也敬君之命也人君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于出

令審之而弗輕發守之而弗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附錄

黃東發讀石湖文集曰公喜佛老善文章踪跡徧天下審知四方風俗所至登覽嘯詠爲世歎慕往往似東坡當世道紛更屢爭天下大事其文旣開闔痛暢而又放浪嶺海四方人士爲之扼腕故身益困而名益彰石湖遭值壽皇清明之朝言無不合凡所奏對其文皆簡樸無華而又致位兩府福祿過之流風餘韻亦易消歇耳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補遺

石湖同調

詹先生道子

詹道子口口人教授泰和養親石湖送之詩曰新安學宮天下稀先生孝友最吾師班衣誤作長裾曳二年思歸今得歸幾詞上訴人匝挽留詎可羣公歎青山百匝不留人空與諸生遮望眼白雲孤起越南天向來恨身無羽翰下馬入門懷橘拜身今却在白雲邊鶴髮鬱

鬱堂上坐兒孫稱觴歸供果世間此樂幾人同看我風前孤淚墮一杯送舟下水西我欲贈言無好詞徑須喫起東廣微爲君重補南陔詩范石湖集

龜山續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詳南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梁溪門人

朝奉張先生元幹

張元幹字仲宗長樂人官右朝奉郎致仕賜緋魚袋宣和間拜了齋于廬山之南了齋命從忠定遊後數年始見忠定梁溪之濱歷論古今成敗數至夜分忠定卒再爲文祭之梁溪集附錄

雲濠謹案先生舊有廬川歸來集十卷四庫提要云元幹及識蘇軾又從陳瓘遊頗久劉安世游酢楊時李綱朱松諸人皆爲題跋當尊禮錄故其學尊元祐而詆熙寧詩文亦皆有淵源

鄭先生昌齡

梓材謹案先生與張先生元幹並錢忠定門人忠定卒並作詩以挽之時先生官右宣教郎新授太

逸平門人

補通判江玉汝先生介

梓材謹案先生世居徽之婺源至先生始居饒之德興其卒也朱子詩其墓黃東發謂庠序朱子與先生往復帖以爲在官之書而學之見于川者又跋先生文集謂其遠究伊洛之學而近師晦庵先生嘗爲進賢令極力賑荒寬租下戶及宰永興以去就爭冤獄其在廣西又爭不當增網馬廐置雖有朝旨不暇恤此源溪提與廣西刑獄之心此明道出宰上元之心此朱文公守南康持節浙東之心而大學之正心本之格物致知而達之治國平天下者也但朱子特言子與君善非必師朱子而爲吾非養其口體養其才也

樓玫媿銘其墓曰仕以行志而或害義執若不仕以全吾氣允矣南塘源由二程有派其流君挹其清德成行修不用于世淑諸人者抑君之細

補寺正柴潛心先生衞

梓材謹案浙江通志紹興八年黃公度榜進士柴瑾殿中侍御史十八年王佐榜進士柴衞大理寺正是先生官至大理寺正也方桐江集柴性初道存說云靜德之祖潛心先生清江使君乃龜山先生高第逸平先生徐公誠叟存之門人與羅仲素諸公交柴氏世守龜山之學與柴陽同一源流云侍御號退翁故知潛心卽先生也

柴益深先生淵

柴淵字益深其先自衢之江山徙信之永豐先生事親以孝聞撫育孤姪與其子無間閫門之內和樂而肅靜鄉人亦愛敬之遘遭二親喪足不入私室哭泣幾失明蓋其所遊多一時名儒講究經旨以躬行爲本故其行如此既去喪年踰四十卽不復應進士舉年五十有

附錄

束髮知讀書一以爲己爲本手鈔中庸大槩置座右口誦心維寒暑不廢年益壯學益明再應鄉大夫舉不利絕不爲舉子語

既遭外艱廬墓毀瘠除喪因弗去遂不復謀仕而行其志于家號所居爲西莊堂上至軒館下至器用悉有銘

梓材謹案王雪山爲先生哀辭稱其所師清湖先生徐君存則先生逸平門人也又案萬姓統譜載先生云蚤從呂東萊游其學必以聖賢爲師表親沒作方四十卽不應舉攷先生年五十五本乾道八年當生于重和元年長成公十九歲蓋大東萊弟子也

楊先生伯起

楊伯起徐逸平弟子 儒林宗派

董先生爲貞

董爲貞字景房德興人少學于徐誠叟之門以文行聞于州再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不復以榮達爲事嘗作活國書一編識者韙之 朱子文集

蔣先生羽

蔣羽字汝翔家世居吳高宗朝舉賢良辭不赴繼舉文學亦辭適三衢閒徐逸平講學南塘里就訪酬和因見須江山水清邃占籍文昭坊 江山縣志

鄭先生可與 附子魏挺

鄭先生升 合傳

鄭可與寧國人與弟吏部郎中升同師逸平徐誠叟得聞龜山緒論子魏挺字景烈早承家學登嘉定甲戌進士調分宜尉江淮提舉司幕杜絕餽遺引疾歸臺章交薦除國子監書庫官力辭不受隱居九龍山西園者十五年栝西園老圃年八十卒著有醒身粹言二卷讀書通說五卷 寧國府志

林先生叔文

林叔文浦城人嘗從徐誠叟學能道其緒言 朱子文集

程口號明善番陽人實師徐南塘孫某號可庵星源王拙齋朱文公之門人可庵實師之 陳定宇集

王氏家學

王先生漢

王漢師愈子與兄瀚洽皆朱子門人 金華徵獻略

梓材謹案徵獻略于王魯齋傳云父瀚與其叔季于麗澤書院執經于朱子之門先生卽其季也

魏氏門人

補文懿陳菊坡先生居仁

梓材謹案周益公爲神道碑云故相陳正獻公嘗薦公有父風汪端明應辰薛尚書元吉程尚書大昌楊待制萬里當世儒宗文師推公爲名勝是先生所受知者不獨魏丞相也

附錄

初虞雍公一見奇公欲引以爲用公不就又導公言兵

謝不能退以書抵之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爲大言
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雍公爲之動色
嘗論朝廷之事失于好詳君人之道貴在執要願舉綱
要以御臣下省知慮以頤精神上曰邇亦自覺叢脞遠
近大小之臣未曾及此尤見忠誠
少以文受知于魏丞相汪端明進學不倦文亦愈工
黃南山先賢文懿贊曰公之事功先定大計公之文章
首見兩制委蛇鳳池前父後子世綸名堂光賁來嗣

補
菅厓張雪窗先生貞臣

梓材謹案戴剡源題徐可與詩卷云雪窗先生自洪徙鄞高才博學好爲詩爲吾鄉渡江以來詩祖有一女嫁上饒徐氏其子是爲忠愍公以進士第一人得名于時蓋忠愍元杰爲雪窗外孫可與名九齡其從子也

附錄

兩仕都城司籍于外司帑于內皆甚劇泊然如在山林
苟非所知雖貴而欲見不造也

安昭祖字光遠其先祥符人建炎避地著籍于明爲鄞人丞相魏公退處碧溪山中之客推雪窗張武子與先生從容觴詠如裴迪之在輞川也先生自號通村老子有文集二十卷名通村遺稾 樓攻媿集

安通村先生昭祖

柴屋字張甫梅庵其別號也與王季彝張武子前後在
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或謂君不爲歲晚計君曰水禽有
名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河上俟他禽偶墜魚

柴先生屋

文節家戴剡源集

汪先生度

汪度字仲容奉化人樸學而好文文節無恙時先生年少及以布衣客于其父子閒戴剡源集

高氏續傳

高先生衡孫

高衡孫抑宗從孫爲戶部侍郎知臨安府其爲檢回時吏宅之括浙西公田官屬皆增秩一等先生知不便獨辭賞以壽終延祐四明志

梓材謹案袁清容序高一清醫書十事云高氏衣冠爲四明望自獻簡公閎掌成均定學制當秦氏廢鋼正士郎致事以春秋禮學教授鄉里內翰公文虎禮部公似孫父子皆以文學致清顯至大宗伯衡孫爲端平正士修儀偉貌年八十餘手鈔見聞及方技諸書疊疊道舊不輟一清爲諸孫得于宗伯爲多云

沙隨家學

程先生絢 附子仲能

程絢沙隨子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朱子以書告之曰敬維先德非獨章句之儒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此有志之士所爲悼歎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子仲熊亦有名

補 高嵩竹先生元之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又有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層志解揚子發揮茶甘明乙稿雲濠謹案樓攻媿誌先生墓云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是先生學徒甚廣惜不得盡譜之也

陰錄

少讀襄陵許翰書及從程沙隨故尤窺于春秋

春秋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專務明經自三傳而下不盡以爲可

自謂樂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爲之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陵曰危哀曰悲娟嬋曰古誦曰繹思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于千載之後而探端于千載之前非變而求異于騷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于理義之衷以隄隄于隕波之不反者也

周侍郎綰爲記謙齋稱其刻苦雖聚螢積雪和膳刺股

不能過也屬文贍蔚咄咄逼人學益富文益進行益修此其志欲立于萬人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

嘗結廬察廉在大小黃竹之間著萬竹先生傳自言爲人達生任性不拘拘儒者之節好學而未至于道好文而不中繩墨好閒而刻心于古濬苦吟而不能自已鄉評亦謂先生有不可曉者三貧而疏財貌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垢敝望之如木雞而胸次瀟落綽有晉韻之士雖然四出窮理者流于虛無之說而不本乎性命之原用世者汨于功利之末而不知乎流濟之本此先

王之道所以不明而隆古之治所以不復至葛洛諸儒先後發明體用備具然後談經者始以理義而爲歸讀史者以理亂而爲斷濟時者亦以行道而爲急至若商功較利如所謂俗吏者人亦得以指其非非講學素明之力耶君之學蓋源流若此故平日之論以爲自漢以前固未易言而唐之人才亦非後世所可及者相則房杜將則李郭節義則張許論諫則魏陸文則韓柳詩則李杜字畫則歐顏下而至于術數技藝亦皆精絕一世而非謾爲文具者至若空大羊而蕩戎羞儻鯨鯢而造

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娶沙隨之女有家法故其學爲沙隨之學云

王室勛業魏皇卓榮當代豈後世空談者可望耶降是而後往往縕藉有餘而振厲不足論議有餘而事功不足文彩有餘而武備不足意氣有餘而風骨不足大是以風雨不適不能調燮宄不戢不能滅戎狄不賓不能服千百餘年萎薾一旦非講學不盛之故也人才不如古耳每聆君言意其必有立于世者而今則亡矣命也夫

又曰蓋君之學出于沙隨而沙隨之學則源于嵩洛故君終身守其力行之說而以及物爲究極之地活人之

書已足垂後有若辨明聖孝書尊國脈書求賢變俗書皆切于當世者餘詩文多散落家有抱膝稿十卷

錢先生節

錢節思懿王之後居上虞從沙隨程氏學館虞雍公之孫勇守富川以盡室行任松鄉集

尤氏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詳止齋學案

林氏續傳

朝請林先生蒙亨

林蒙亨字宿西仙遊人宋卿之孫其學于天文地理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該貫莆泉學者多從之而王曜軒邁尤加敬焉以子有之恩贈朝請郎 姓譜

澹軒門人

縣令張先生彥清 附師徐翔

張彥清字叔澄浦城人紹熙進士初主光澤簿教授泉州丞安福用薦知慶元縣先生初從朱子遊得其大旨及仕光澤與隱君子李澹軒遊質疑辨惑造詣曰深其爲人以孝弟忠信爲本根潔廉勤恪爲質幹親早沒恨

養弗逮不茹甘服奠者終其身女兄未嫁捐所有資之少從鄉先生徐翔學徐欲妻以女未及而死既與薦有富室將女之先生曰忍負徐公仕雖久家無旬月儲歲暮貧且迫里人欲餉之曰得錢固所欲然非吾本心卒不受晚宰慶元日詣作然雨造在庭猶諄之至前兒女語之人人得吐情吏束手不能欺以疾請主台州崇道觀閒書

林氏家學

經略林先生行知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石湖家學

范先生成績

范先生成口合傳

范成績成口石湖二弟也石湖教而撫之待成績尤至爲朝請郎通判建康府周益公集

石湖門人

簡先生世傑

簡世傑字伯俊進賢人自幼穎異讀書略章句要爲有用之學隆興進士調靜江府司理參軍范公石湖鎮全

蜀辟爲四川制置司準備差遣悉心贊畫蜀人大和尙書鄭丙手書以貽云聞蜀士翹楚皆爲范公得可謂自吾有回門人益親歷除權知賀州先生學問通古今其好善出天性試進士爲石湖所識拔因是游石湖之門而遂爲所薦云楊誠齋集

劉先生翰別見衡麓學案補遺

李氏續傳

縣令李先生東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楊氏續傳

楊先生道夫別見九峯學案補遺

西莊家學

江先生震

江先生升合傳

江先生蒙合傳

江先生革合傳

江震江升江蒙江革開化人皆南塘門人元適榜其家塾曰明善命諸子肄業其中所訓先德行後文藝絕口不以利達啓其心亦不使預家務云攻媿集

益深家學

教授柴先生端蓑

柴端蓑益深從子益深實長養教誨之官左迪功郎復州州學教授汪玉山集

萬竹門人

鄭先生沆

鄭沆三山屯田之子也高端叔未知名屯田一見奇之俾訓其子人以此加敬云攻媿集

屠先生槐

屠槐字口口奉化人萬竹門人也萬竹將卒力疾作書以毋氏他日事屬之以其居近察廉也 樓攻媿集

董氏家學

董先生甄

董先生城 合傳

董甄董城季與二子皆敏而好學 程沼水集

錢氏家學

孝子錢先生輿祖 附師陳九達張時可

錢輿祖字國材節之子少類成人長事三山陳九達與溫陵張時可辨析理學爲畏友事親孝奉母氏尤謹疾二年不愈醫藥且匱膚體不惜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及終貧不能葬孺子泣者五年既葬白烏千百集墓木上二大鶴巡行墓旁卒百日而後去人以爲至孝所感卒于至元己卯年六十有七 任松鄉集

龜山之餘

馮先生夢得

馮夢得字初心將樂人篤志嗜學博洽經史登嘉熙進士歷給事中累官禮部尚書居官不私薦拔賞奏立朝山書院請賜田養士復其後立祀時謂扶植道南脈先生之力居多 延平府志

胡先生士行

胡士行廬陵人官臨江軍軍學教授著有尚書詳解十三卷其解經多以孔傳爲主而存異說于後孔傳有未善則引楊龜山林三山呂東萊夏柯山諸說補之諸說復有所未備則以己意解之 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尚書詳解焦氏國史經籍志作書集解朱氏經義考作初學尚書詳解四庫提要以爲一書是也提要又云堯典星辰之伏見列爲四圖以驗分至洪範初一日五行則補繪太極圖以釋初字見五行生剋之有本雖皆根據舊說要能薈萃以成一家之言解經之篇篇者也

黃去疾邵武人咸淳間舉將樂創龜山精廬聚諸儒講政暇與學子誦習其閒又取龜山紀而訂正之題曰年譜 姓譜

黃先生去疾

陳先生宏碧別見南軒學案補遺

徐氏積傳

徐先生應鑣 附子琦

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世爲衢望族咸淳末試補太學

生德祐三年宋亡瀛國公入燕太學生百餘人皆從行先生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鄂王飛祠先生具酒肉祀之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鏞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祭肉餉諸僕醉臥先生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先生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先生不能死與其子女快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襄其節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筠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宋史

附錄

謝皐羽哭正節徐先生詩曰淒涼攜子女冠佩赴重陰塌井千年事青天此夜心哀辭山石刻邮與海舟沈里族南薰夢東都直至今

潛心續傳

柴先生一桂 附子性初

柴一桂號靜德三衢人潛心之孫太學上舍名其次子曰性初字道存而方桐江爲之說 方桐江集

嚴氏續傳

嚴先生巨川

嚴巨川四明人袁清容稱其垂老隱居充然自足不倚于當世而獨卷卷表章先夫人之訓範以示厥後云 清容居士集

陳氏續傳

參議陳西麓先生允平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載黃俞邰南宋詩小集有四明陳允平衡仲西麓稿梓材又案謝山句餘士音泛舟南湖有陳參議西麓詩

監丞陳先生定孫

陳定孫鄞人參知政事卓之孫爲軍器監丞家居四十年歲奉祭祀必哭泣年八十餘乃終 清容居士集

雲濠謹案據此則監丞爲先生謝山學案原底標題以爲陳西麓監丞者蓋係筆誤

黃先生定子

黃定子字季安吳草廬友人也草廬序其易說稱其用功于易有年專以一畫變一畫不變者起義蓋與春秋左氏傳沙隨程氏說及朱子啓蒙三十二圖皆合云經義考

李氏續傳

李先生學遜

李學遜忠定九世孫博學洽聞尤邃于易所著有易精解閻晉

後學鄞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鷹山學案補遺

二程門人

補 文肅游廣平先生酢

梓材謹案先生謚文肅見魏時應建陽新縣志世家凡例

鷹山語要

大學自誠意正心至治國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外內之道也

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于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

天下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可名爲經而民彝爲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汩其序之謂也

祭祀之禮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

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要不過乎物而已大孝聖人之絕德也達孝天下之通道也要其爲人倫之至則一也

武王于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王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太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由于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之說遂以謂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攷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糾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邪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于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假之五年非僞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

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道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君子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

中庸之道造次顚沛不可違惟自強不息者爲能守之

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

孔子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無古今君子行道不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爲善可勝計哉

忠信所以進德也知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爲仁不主于忠信則仁必出于姑息爲義不主于忠信則義必出于矯飾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于足恭

智必出于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譬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也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于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賢賢易色云云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君子務本待其有餘然後從事于文則其文足以增美質矣猶木之有本根也然後枝葉爲之庇謢苟無其本則枝葉安所附哉孝不稱于宗族弟不稱于鄉黨交遊不稱其信醜夷不稱其和仁賢不稱其智則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託眞以酬僞飾好言以濟利心者往往而是也然則無本而學文蓋不若無文之愈也是以聖人必待行有餘力而許之以學文不然固有所未暇也後之君子稍涉文義則沾沾自喜謂天下之美盡在于是或背其無行則翛然不顧或詆其不足則忿疾如仇亦可謂失善惡之心矣烏知聖人之本末哉

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孝弟者忠順之資也其不足于忠順者寡矣故孝弟之人鮮好

犯上至于不好犯上則忠順足于己而悖逆之氣不萌于中矣若是者其事君必如其親憂國必如其家愛民必如其子固足以禦亂矣曾何作亂之有木漸于上水漸于下有本者如是故君子之道亦務本而已矣

學者貴心得譬諸飲食之美也借使易牙日譽其前而己不預饗焉終不足以知味

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爲我至于無君兼愛至于無父則非教矣

血氣之剛能得幾時

鷹山文集

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士唱清議于天下士有頑鈍無恥一不容于清議者將不得齒于紳紳親戚以爲羞鄉黨以爲辱夫然故士之有志于清議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論士風

不能博學詳說而遽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遽欲聞性與天道猶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矜矜然兮而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與友人帖

楊升庵曰近日厭窮理之煩而貪居敬之捷者安得以是說告之

附錄

嘗爲明道贊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與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與欻磅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傳欻抱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不伸

晁氏客語曰游定夫問程伊川陰陽不測之神伊川云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于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

謝上蔡曰舊在二程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氣象亦相似

楊龜山曰伊川稱游君德宇睟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于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

又誌其墓曰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到不爲世儒之習誠于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于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既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又祭之曰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眞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之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不伸

晁氏客語曰游定夫問程伊川陰陽不測之神伊川云

實是疑了問揀難的問

朱子曰游楊謝三君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于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們只瞎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

又語類曰游定夫編明道語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舉直內底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夫晚年亦學禪

又曰游定夫德性甚好

又曰游定夫徽廟初爲察院忽申本臺乞外如所請志完

駭之定夫云公何見之晚如公亦豈能久此

黃東發曰賜不受命一也游定夫所錄則謂不受天命

不知姓氏所錄則謂不受爵命子貢蓋嘗結駟鄰國矣

何嘗不受人之爵命是或者之錄不如游之得事實

鷹山講友

文學劉先生元振

劉元振字君式崇安人少沈靜有器識季父中散大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任子將屬先生辭與其弟貶弱冠游太學持身有禮

國子先生呂與叔游定夫皆與之友善元豐中士子方

尚文華先生獨沈涵載籍深造義理以是不合于有司

送歸篇意養親放情泉石卒于家友人翁彥深銘其墓

雲濠謹案先生父澹爲崇安鄉先輩見安定學案爲閩府傳

尚書陳先生顯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六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顯鄱縣人由進士官至戶部尚書政和二年言復相

蔡京士民失望貶官 成化四明志

梓材謹案鄱縣志壇廟據宋游酢及邑人陳顯以二公嘗講學往來柿林寓言士林也鄱中丞基有碑記不知其本何書鷹山嘗爲鎮山尉亦未知其至鄱否也

梓材又案廣東鄱志載先生云陳顯字德明固始人元豐中進士歷戶部尚書政和二年因言蔡京帥怒貶知越州遂隱于四明五年詔起爲宜和殿學士辭不就靖康之亂避地南海因家焉後詳于四明志游陳講學當在越中吾鄱定海有南海之稱其言避地南海恐非粵之南海耳

鷹山家學

游先生酢

游酢字德華廣平先生幼子也胡五峯集

鷹山門人

黃先生中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六

黃先生章 合傳

黃中字通老鄒武人生而穎悟端慤少長受書不過一

再讀退輒成誦未冠從舅游御史定夫愛其厚重爲其

母賀始以族祖薦補修職郎紹興五年舉進士廷對極

論孝弟之意高宗異其言擢置第二授左文林郎以不

附秦檜滯淹下僚者二十餘年檜死召爲祕書省校書

郎歷官至兵部尚書兼侍讀浩然有歸志猶陳十要道

之說以獻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

議進退人才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

旨酒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爲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貪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略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圖籍者省財之要道也言皆切中時病每奏一篇孝宗未嘗不稱善先生遂從容乞身以歸乃除顯謨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再疏告老遂以龍圖閣學士致仕進職端明殿學士卒年八十五謚簡肅弟章由進士官台州嘗爲御史臺主簿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

聞子時始其母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足以爲良士矣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姓譜載黃通老朱子嘗裁書以見有曰今日之陳將再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于門弟子之列其爲人敬慕如此

鷹山私淑

副使蕭先生之敏

蕭之敏字敏中九江人隆興間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焉曰陳公洙師道曰陳公師錫伯修曰游公酢定夫皆以學行風節有聞于時心獨

慨然慕之爲肖像立祠于學牓曰三賢既而仕于朝亦爲御史實踐三君子之跡出使江東上思其言復召以爲國子祭酒因事獻言鯁直不少撓又使湖南以卒時貧甚至無以爲家建陽之人復肖其像以合食于三君子而更其牓曰四賢而晦翁爲之記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以爲字好學乾道間知建陽縣皆誤

附錄

遷國子祭酒太學之士以得明師交相賀先是職事調請託紛然公籍校定優劣升補先後爲之格遇闕則察

行藝次第而授舛競頓絕舊制職事官例牒宗族補試公自以長官臨涖令二子毋得入其後學官子弟中國子生者皆駁放始服公之先見

素無嗜好惟聚書至數千卷讀之不倦每見歷代及本朝名卿奏議剴切平正者輒三復慨歎恥朋不逮尤慕司馬文正公之誠實蘇文忠公之議論二書手不停披暗誦至數百言樂爲晚進道之其後正色立朝不諂不

瀆淵源蓋有所自

陳氏家學

宣撫陳先生伸

陳伸尚書顯子爲國子祭酒慶元初僞學論起先生七上章論之爲吏部尚書韓侂胄北伐又上書切諫出爲京湖宣撫使遂乞致仕成化四明志

曾氏家學

補

知軍曾先生集

梓材謹案朱子爲先生作壯節亭記云致虛學有家法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如此又爲作冰玉堂記壯節亭者因修葺劉屯田凝之之墓而築之而冰玉堂則訪其舊居爲之繪屯田父子且以陳忠肅嘗館于此故繪而侑之者也又案先生爲東萊內弟見朱子跋呂伯恭書說

雲濠謹案楊誠齋薦舉奏狀云朝散郎知南康軍曾集中出名家躬服寒素少從名儒張栻講學以爲士君子之學不過一箇實字再立朝列皆監六部門不事干謁不肯附麗往往皆以爲次其政一遵朱熹之舊如請于朝乞均減星子一縣預買如輸郡廩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欲爲而未及盡行者

蕭氏家學

蕭先生之美

蕭之美之敏弟也祭酒力教之後登進士第知蘄水縣令周益公集

鷹山續傳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六

和靖學案補遺

伊川門人

補 肅公尹和靖先生焞

雲濛謹案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廟廷又案戴
剡源爲和靖書院記云會稽五雲鄉之石帆里尹
肅公之墓在焉

和靖語要

學者必自本而往姑推其類而舉其概會于理則豈有
二哉天下事物理雖一而分則殊莫不有本猶道一而
已而得名之眾所主之不同也
伊川教人學先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上求樂處
便是
大抵爲學貴乎有用而已
先生遺書雖以講解而傳脫使窮其根源謹其辨說苟
可因此并廢語錄也
不踐行等爲虛語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
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句句而求之晝
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
之意見矣

附 朱子和靖手筆辨

伊川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書若不得某之心只是記
得他意豈不有差

朱子曰某在不必看則先生不在之時語錄固不可
廢矣不得先生之心而徒記已意此亦學者所當博
學審問精思而明辨之不可以一詞之失而盡廢其
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失其意者不假一二言也
朱子曰淺拙而失其意者固不足觀矣其見深其記
工而得其意豈可以彼之失而遽廢之哉
如世傳史評之類皆非先生所著

朱子曰史評固非先生所著但當論辨以曉學者不
可因此并廢語錄也

紹興初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誦說言事者直以狂
怪詆之蓋難力辨也

朱子曰以語錄資誦說者當時士大夫之罪以狂怪

淫鄙詆之當時言事者之失非語錄使然也

掇同門所記僅數十端示之

朱子曰愚嘗讀此書矣類多解釋經義之言若程氏之學止於如此則亦無以繼孔孟不傳之緒矣前輩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誠有味哉

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他求也

朱子曰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而其徒又述其言以爲論語其言反復證明相爲表裏未聞以此而廢彼也

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人之意他人能道者幾何哉

朱子曰如是則孔氏之門亦可以專治春秋而遂廢論語矣而可乎

伊川先生爲中庸解疾革命焚子前門人問焉伊川先生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爲

朱子曰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據語錄先生有言中庸已成書今其書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爲不滿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眞若無所不滿于其意而專

特易傳遂廢中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

附錄

先生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道或問明道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上來

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以問伊川伊川聞之先生曰心廣體胖何以有所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著不得

伊川既沒先生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

吾當言也聖人所爲吾當爲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
一曰翫味諷味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
二曰涵養涵泳自得蘊蓄不撓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
于剛大然後爲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誦其空言要須見
之行事躬行之實施于日用形於動靜語默開物成務
之際不離此道所謂修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
已

韓南澗曰和靖先生教學者必先讀東銘然後看西銘
謂從算過而入爾

周紫芝和靖先生贊曰先生誦聖人之言行聖人之
道退不以矯進不以躁用能隨隱顯以無心歷峻夷而
一操彼佞人之諛諛者又奚足以窺先生之所造也

朱子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于本文上添一兩
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仔細看

又曰尹氏解論語守約定不走作所少者精神爾

又曰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
法

又序言行錄曰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德則在致
知二言者夫子教人所以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
偏廢者也若尹先生者其學于夫子而有得于敬之云
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

又書先生遺墨後曰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
治氣養心之要黏之屋壁以自警戒者

又答王德修書曰熹兒時侍先君子官中祕書是時和
靖先生實爲少監熹嘗于眾中望見其道德之容又得
其書而鈔之然幼穉愚蒙不能識其爲何等語也

又答許順之書曰論語尹先生說句句有意味可更翫
之不可以爲常談而忽之也

又答范文叔曰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丕哉聖訓六經
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
耳

梓材謹案朱子又答柯國材云尹和靖門人稱尹公于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爲高哉其語略同

又語類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又曰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己

言工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良久曰佛所謂心印者也印第一箇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惟堯舜孔顏方能如此堯老遜位與舜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所謂眞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不是且恁地說

林慮齋學記曰有人欲和靖爲伊川作行狀和靖曰自不須得又欲爲伊川請謚和靖亦曰不必如此又有曰伊川文集講解近皆刻行亦可喜和靖曰正不要得如此和靖此見極高豈亦預憂慶元道學僞學之所由起乎

又曰和靖每早晨拜經書一首曰道之所在也今庸愚人見釋氏書則知敬儒者却以枕頭或置之坐側或袒跣以讀皆不知畏此即侮聖人之言者也此語極佳

劉後村詩話曰尹和靖詩纔二三首其自秦入蜀道中云綠陰深處竹籬遮也有紅花映白花却憶故鄉卿相第不及張三李四家和靖洛人洛陽名園甲天下一旦蕩爲劫灰故其詩如此又一絕云南枝北枝春事休啼鶯乳燕也含愁朝來回首頻惆悵身過秦川最盡頭亦甚佳

又曰自种放常秩後惟尹和靖得位最速然一生轉徙患難全家死虜禍僅以身脫南渡再召已六七十歲不兩年至從臺其峻擢以力拒僞齊亡命入蜀不專爲程氏高第之故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祁寬問和靖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書曰孟子論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答曰和靖之言當表而出之

黃東發跋先生家傳曰中天以來程門之學惟和靖歸然獨存而得程門之傳者亦惟和靖爲最正碩果不食此陽剛之所以來復歟

馬平泉曰彥明于正公可謂亦步亦趨者矣研經道古引繩切墨其大較然也觀其力却劉豫之聘詭爲

自沈得亡去而與時相力爭和議之非又似大有權略局幹者論者稱其富貴不淫威武不屈是已而或又謂其無用何歟豈以正公謂道要用便不是而無意于用耶將觀時勢之不可爲而善藏其用以無用爲用也耶

陳石士師與鄧鹿耕書曰宋儒有奉母之命母旣沒而日誦佛經一卷者朱子以謂平日鮮諭親于道之學從親之令爲孝固不聞于存歿也世之忘親而不知孝者無論已固有天性甚摯而察理未明者執爲非爲是不可也

其親諱之說而或護其親之非以爲是諱之可也以

陸氏先緒

御史陸先生韶之

陸韶之字虞仲世爲錢塘人先生幼孤鞠于大父器質嚴重如成人大父卒依諸父皆愛重之聰悟不凡甫冠舉進士爲榜首明年擢第益刻意問學累知開封府衛南縣稍厭吏役試教授中之除海州教授講說答問多自得之旨學晚益粹發爲文詞溫厚典雅試詞學兼茂

補計議呂先生稽中

梓材謹案宋史列傳紹興時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是先生固在徐韓之間矣

補憑君祁先生寬

附錄

梓材謹案祁寬字居上方回桐江集有和靖論語解後序曰紹興九年丐歸蒙恩授以閒祿聽解也

二十一日進呈而學者祁寬呂稽中堅中在焉書成皆三子之助也是先生兄弟皆有力于論語之

其自便遂寓居平江府虎邱寺之西庵寬從予居上方暇日見此帙云當潛錄欲終身誦之甚矣其嗜學也相

從既久若是書也講亦熟矣豈不知此一時奉詔而成皆前人成說雖有一二臆見坐以老病拙訥心之精微詞不能達今取觀之徒有愧汗先聖不云乎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焞于諸公亦云何用此爲覓復請藏之因說始末并戒其勿以示人幸諒區區之意

朱子跋王樞密贈先生詩曰祁公以布衣諸生抗彊相折悍吏卒全窮交非其所養之厚所守之堅何以及此

林慮齋學記曰王佺期字子眞不見富韓公而丐茶灶香以待伊川且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嵩山董五經亦謂伊川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祁寬以爲至誠前知和靖但附伊川之語曰靜則自明又舉伊川之語曰釋氏庵內坐見庵外事亦是此類此語當矣

補 隱君王先生時敏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以先生爲南劍人

附錄

朱子嘗與書云某于和靖先生既不得親受音旨而其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其仰慕如此

又答林德久書曰德修王丈近去甚可惜雖其所講未甚精到然樸厚誠實今亦難得此等人也

又語類曰王德修相見先生問德修和靖大概接引學者話頭如何德修曰先生只云在力行曰力行以前更有甚工夫德修曰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曰須是知得方始行得德修曰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說行曰便是先知了然後志學

補 侍郎徐惇立先生度

附錄

陶宗儀曰敦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坐隅磨兜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于自防者哉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載先生卻掃編云專詳宋朝官制沿革同異之故亦有用之書也又言其爲宰相處仁子處仁仕政宣閒靖康初拜中書侍郎獨能不附京貫以剛廉稱其在東京末亦庸中佼佼者也

補 教授虞先生仲琳

梓材謹案先生官永嘉時林直閣季仲送之以詩見周許諸儒學案

補 尚書韓南澗先生元吉

梓材謹案先生爲劉苕溪行狀云子遊荷公之愛爲深是先生兄弟得爲劉氏門人也又案先生嘗爲朱子作武夷書院記

嘗謂學者要須有得始能自信故易與中庸大學中皆語其得孟子又發明自得之說此猶默識非口耳之所及矣至于自信則所謂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俟聖無所疑惑然後可也向示胡子知言有意乎窮理者惜其著書之早爾程氏遺書則極詳備所謂不敢去取者非所望于元晦也愚意則以爲須去取爾和靖先生甚不欲人觀止令讀易傳故其所編極簡且云觀此足矣近見王德修秀才從和靖于晚年者則聞其

說尤詳蓋云所以令諸君只讀易傳者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恐能盡記其意答朱元晦

足下益厚其有以俟之也答陳亮

中庸之爲義猶體用云也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以和者在人之喜怒哀樂則發而中節在天地萬物則成位而生育不若庸之盡爾與相表裏易則始于天地貫以人事中庸則貫以性命終以天道皆一揆也前輩謂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卽中庸之義但後世未之識耳

答祝允之

仲尼之學所以不同于異端者正在合而不分爾惟合而不分此中庸之不可能也若遂分焉則猶異端矣同上

學者欲操聖人之道當自易始欲明聖人之意當自繫辭始于是而得焉知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之天下何務之不成何功業之不見哉況夫異端之說皆不攻而自破矣繫辭解序

天下之數其出無窮而天下之理皆本于一有是理然後有是數焉蓋理者存乎內數者見乎外存乎內者微妙而有所難言見乎外者纖細而可以畢舉是二者其所由來皆始于一矣易論

儒者之效莫先于禮樂儒者之弊莫大于徇禮樂之名而不識其實蓋禮樂之實不可一日去于天下而禮樂之名則天下有時而不用人見夫禮樂之名有時不用遂以爲天下眞無禮樂夫天下而無禮樂其何可以言治哉禮樂論

聖人順民心以立法于天下者不過曰禮與義而已禮義者非有以強天下也亦曰天下之心吾先得之云爾柔何務高其說以衒于世俗者則曰聖人之所謂禮義非出于自然也詩論

附錄

陳龍川與尚書書曰本朝二百年之間學問文章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斑斑可考于兩漢無所不及而或過之前輩遞相授受厥有準繩渡江諸賢收拾遺餘無所墜失不幸三四十年之閒廢置不講後生小子不獲聞前輩緒論皆以爲天下安有定法各出意見自立尺度惟平者爲合律奇者爲出倫耳豈不悲哉豈不痛哉合渡江諸賢所聞而又浩然自得于其間者于今惟尚書一人亮雖不言尚書固自知之如亮豈不願

從之學願筋力念慮已如此恐不復堪鍾鎛耳

趙章泉輓南澗先生詩曰唐室文公裔國朝桐樹家學探和靖蘊文嗣一門華尚擬咨黃髮居成後白麻公身寧有慨物論自興嗟

又次韻南澗先生曰歲月侵尋兩鬢稀徧言乃復歎多岐陳詩故匪初來談笑贈何堪謬取知太息先生作今日頓遷諸老在當時倦游已恨歸來晚南澗潺湲沒日思

補安撫邢先生純

梓材謹案宋史和靖傳言和靖自蘭州奔蜀至閬得伊川易傳十卦于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于其壻邢純拜而受之

補縣令蔡先生迨

梓材謹案謝山引或說以二蔡徐黃皆從和靖于成邱然澗泉日記謂先生流落川蜀疑其從和靖當是和靖在浩之時

附錄

周益公送先生赴桂陽令詩曰工部詩題滿劒川儀曹文筆照湖南身行蜀棧曾幽討舟挂湘帆又飽參聆有心眞自得拔茅無術定誰慚金蘭正好追英彥蒲轂

翻令試子男縣古荒祠憐義帝地靈勝概憶蘇耽泳臺
小試醫民瘼帛幅高張律吏貪衙颯化行先禮教茨充
政美是耕蠶故家遺俗今無幾往行前言孰可談鴻雁
峯遙書莫繫驪駒歌闕酒空酣伊予已卜江湖隱靈壽
陸放翁跋之累先生棄曰屑吾文忠公四世孫博學工
文章與予蓋莫逆也

補 徐先生正夫

梓材謹案南澗甲乙藁跋和靖先生手筆後云某
兄和靖先生書此凡二本一傳于九江一邱正夫
家而此爲最後蓋以贈呂景實者庫
此則正夫當爲邢氏姑識以俟攷

潛先生琛

潛琛字口口衛松人皓學強記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
福州教官年三十二嘗與盤州伯仲共習詞科南省校
文考詞科得周益公必大姓譜
仁甫門人

文學汪先生存父紹

汪存婺源人父紹字子博好義樂施嘗闢義學教鄉里
子弟割田三百以充膳費學者無裹糧束脩之勞延舊
予久先生有經樞三卷行于世李方舟集

范叔和靖門人自洛陽以經侍和靖人獨時春秋廢于

節夫學侶

補 司戶滕溪堂先生愷

附錄

嘗爲萬言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偉

節夫門人

補 隱君李鍾山先生綰

梓材謹案朱子跋呂仁甫諸公帖云仁父來主婺
源簿而奉其兄節夫以俱于是李氏父子得從之
游又言李丈參仲以老壽終爲後進所高仰其弟
元質亦美才好學不幸不壽云又案朱子表程韓
溪墓稱先生爲韓溪學徒

李氏學侶

李先生綺

李綺字元質婺源人博學強記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
福州教官年三十二嘗與盤州伯仲共習詞科南省校
文考詞科得周益公必大姓譜
仁甫門人

文學汪先生存父紹

汪存婺源人父紹字子博好義樂施嘗闢義學教鄉里
子弟割田三百以充膳費學者無裹糧束脩之勞延舊

邑簿呂賡問爲師廣問嘗學于尹和靖與聞二程之學
時先生爲西京文學言時政得失不報遂棄官歸就學
馬姓譜

王氏門人

余先生大雅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徐氏門人

補林雪巢先生憲

雲濠謹案先生字景思魯人文獻通考作東魯
林景獻舊浙江通志又作林憲章未詳孰是

附錄

樓攻媿序雪巢詩集曰詩之眾體惟大篇爲難非積學
不可爲而又非積學所能到必其胸中浩浩包括千載
筆力宏放開見層出如淮陰用兵多多益辦變化舒卷
不可端倪而後爲不可及君蓋于此有得者

戴氏先緒

戴先生敏

戴敏字敏才黃巖人博學工詩號東皋子不肯作舉子
業終窮而不悔且死語親友曰吾病革矣而子甚幼詩
遂無傳乎語不及他而卒子復古號石屏稍長或告以
遺言乃篤志古學父子俱以詩名一時人謂石屏爲善
繼志云台州府志

戴氏師承

徐先生似道

徐似道字淵子號竹隱黃巖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太
常丞終朝散大夫提點江西刑獄所至以廉能稱閒居
姓字不通州縣其于里社歡洽最甚力學工詩與虞仲
房爲友有文集台州府志

德舉家學

高先生翥附叔邁姪鵬飛

高翥字九萬號菊磵餘姚人軍推選之子孝宗時游士
也有菊磵集二十卷久佚不存今存信天巢遺稾一卷
信天巢者先生所以名其居也後附林湖遺稾一卷爲
其姪鵬飛字南仲者所撰又附江邨遺稾一卷則其父
與叔邁之詩也邁登第官縣尉四庫全書提要

滕氏家學

滕先生珠

滕珠字希尹婺源人溪堂先生愷之從子溪堂以文學

聞于時先生幼聞家學緒餘長從鄉先生俞宋祐及一二諸名士遊教諸子爲學而不專爲場屋計屬以篤志力行之訓甚悉晚得末疾猶手鈔孔孟言仁梗概一編日夕玩誦而又大書揭自厚而薄責于人之語于壁以自警其好學檢身雖老不倦如此子璘琪朱子文集和靖續傳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詳見劉李諸儒學案

鍾山門人

錄參程先生洵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林氏門人

戴石屏先生式之

戴式之名復古以字行黃巖人號石屏爲志古學從林景思徐淵子游雲溪案黃巖縣志作徐似道　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

雲溪謹案先生有石屏集行世眞西山稱其詩句法不減孟浩然

希尹家學

滕先生璘

縣令滕先生珙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和靖之餘

忠節李肖齋先生芾詳見鶴山學案

鄭先生震

鄭震又名起字叔起號菊山連江人淳祐丁未鄭清之再相先生聞除命下痛哭流涕謂我自上流歸聞端平出師復兩京之敗皆鄭相誤國罪卽登其門歷歷數之執下天府京尹趙與懃越一宿縱之在京師居時屋後有淫祠因其妻病鄰人謂宜禱之先生以狄仁傑嘗毀江南淫祠一千七百獨留禹廟泰伯廟伍子胥廟程子尙謂伍子胥廟亦不當留先生竟手毀廟像後亦無他

客京華三十餘年不行狹邪徑竇之門屈其氣節以道自鳴高潔其行家藏古今書數千卷於潛縣請主於潛學王子伏闕言水火災不報漕臺請爲諸暨縣主學蕭山縣主學絜居吳門浙西倉臺請爲尹和靖書院堂長淮東閫請爲泰州胡安定書院山長平江府請爲三高堂長無錫縣率請至邑庠開講環轍淮左浙右據坐皐比深衣竹笏講性理學一時學者翕從焉歸故廬潛心窮理盡性之學晚年造詣益深正欲毀舊太極無極說別作太極書病亟遂卒著述有講義詩集雜著前後讀

書愚見太極無極說修攄事鑑南北要覽深衣書鄉飲酒書并注易六十卦外又有碑銘記序百五十餘篇詩百餘篇子思肖所南雜文

梓材謹案湖廣總志鄭萬隱其先閩人移家于湘陰之東湖元統間再聘不起賜謚安節事與先生相類附識于此

鄭氏家學

鄭先生思肖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人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震之子太子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至吳元兵南下

叩閽上太皇太后劾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名某宋亡乃改名思肖思肖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子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言于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梓材案鄭子封一作齋子芳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盡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周流于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于萬物死于萬變者也何足道哉姑蘇志所南自戒

有行至貧至賤可以進之無行至富至貴不可親之何也有行之人綱紀森然動皆法度不敢一毫越理犯分忿其所行雖貧乏不以爲不足無故與之猶不受況妄謀乎忠孝仁義睦于家藹于鄉不以害遺于人斷無後殃無行之人譎佞殘妒塞于胸閒心目所至悉犯于理貪涎滿腑幷包之心熾然使得時則以勢劫之矣雖死且有謀餘孽猶毒于人也必難終以福匹夫有行保身

保家保子孫遺善爲閭里傳卿相無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遺臭爲後世笑敢斷之曰無行之卿相不若有行之匹夫得若人而交之非損我者也是益我者也然我或有一于此人將拒我如之何得若是之人而交之耶其懶人之拒我也莫若以所以拒于人者反拒乎吾身庶乎可矣妄以言議人則幾于小人能自檢其身則不失爲君子終身其行斯言乎我少也昧惟由我父所行之塗行焉瀠瀠然或恐悖之玷子父母順必進于道之期爲君子之歸故書以自戒

梓材謹案謝山鮚埼亭詩集有云蘇人造爲所南心史舊本索高價不一而足然卽係舊本亦屬海鹽姚叔祥之筆並非所南故物也閻丈百詩蓋嘗辨之而吾友臞二徵士獨以爲眞則嗜奇之過矣是用作歌以曉蘇人兼寓徵士其歌卒云我昔在三館曾見錦綫篇欲鈔竟未果至今魂夢纏何時得此集倩以所畫蘭繫之示諸子斯價直百斤注云所南錦綫集子于永樂大典中見之

附錄

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鄉歲時伏臘望南野哭而再拜乃返誓不與朔方交往或于朋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便別去人咸知其猶潔亦弗爲怪

公畫蘭不妄爲人嘗邑宰求之不得聞先生有田三十

畝因脅以賦役取先生先生怒曰頭可斫蘭不可畫嘗日寫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天眞爛漫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

晚年究竟性命之學以壽終並輯耕錄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兼山學案補遺

伊川門人

補提刑郭兼山先生忠孝

兼山語要

有用者是聖人之道無用者非聖人之道學可用于天下方始是若未可用終未是

梓材謹案此條本之劉氏明本釋

艮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

梓材謹案朱子語類呉伯豐問兼山所得于程門者如此

兼山易說

卽鹿无虞鹿如鉅鹿沙鹿之鹿故知從禽非專鹿也屯六二

蒙之爲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己也蒙大象

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知畏擾陷阱之可避凡以蒙故也蒙初六

上下遠于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愼其獨也六四

不利爲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爲寇也上九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始于燕羣臣嘉賓者需之道也需大象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也需九五

上六不當有事之地至于三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

雖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飛冥冥者何慕焉上六

上六坎也故不足以迫此上六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三百戶不爲小矣訟九二

鞶大帶也男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上九

地所以容民水所以蓄眾大司徒有比閭族黨州鄉容民之道也小司徒有伍兩卒旅師軍畜眾之法也師大象

武成之終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又曰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則盡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師上六大

洪範五皇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
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凡上之所以示下者如
此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下
之所以從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大中之道逆者不
迪順者不拒无恤于去來无閉于小大邑人之不誠特
爲其微者言之至于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蓋有无思而
不中者矣可勝言哉比九五
視履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猶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君子得以爲君子小人不肯
爲小人君子則尊道屈身而行道者有之小人事事屈
道而信身无不爲也況否之時小人非惟屈道信身又
將惡直醜正協比讒言以害君子者多矣詩云爲鬼爲
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是也孔子稱殷有三
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方其自靖人
自獻于先王固有不可去之者而儉德辟難發于早辦
與疏且遠者言也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

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醴酒不設穆生去之曰
國人將鉗我於都市何必見否之已然而後避之不亦
晚乎否大象
先大夫有言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居江湖之遠則
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否初六
陳相道許子之言使市價不二國中無僞孟子曰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于比而
同之是亂天下也故類族辨物乃所以盡同人之道同人
大象
天之虧盈日月是也地之變流山河是也鬼神害福吉
凶是也人之好惡得失是也以此居尊則益光以此居
卑則不可踰故惟有德君子能終之謙象傳
孟子有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
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
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謙六五
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于夏則仲春之二月于周則
孟夏之四月也大司樂以圜鍾爲宮雷鼓雷鼗孤竹之
管雲和之琴瑤雲門之舞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圜鍾夾

鐘也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于斯時乎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 豫大象

隨不止于人道而言震東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生兌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其出入也孰不隨之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五載一巡狩亦隨也隨之大豈一端而已也 隨彖傳

舍己從人不咈人以從己之欲隨民之道也隨民之極則民之隨也亦如是而已方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

固有不隨者也至于其化自北而南皆有德以維其心此亨于西山之道也故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方是時民歸之若自拘係乃從而維之也必也文王有以拘係有以維繫豈文王之道而上六所言乃上窮之民將從文王之維無子遺者也大哉隨乎舍己從人隨也達則兼善天下亦隨也不當時命而獨善其身亦隨也故始之言父子夫婦朋友之隨而終之以文王之成王道皆隨時之義也 隨上六

女惑男風落山爲蠱長女從少男惑也風在山下落也以人事言則風俗敗也故必有振德之術焉 蠱大象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故曰伯夷聖之清者也當蠱之時非其德可以忘世其道可以高人不爲事窮不以物累不如是曷足以振之哉 蠱上九

九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初九九二六四六五皆有焉 臨初

古之人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孰無賓之義乎 觀六四

噬嗑自否來否乾剛而坤柔初六外而爲離柔也九五降而爲震剛也 噬嗑彖傳

噬嗑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明罰敕法而後用也 噬嗑大象

肺骨之乾堅強難噬者也噬嗑皆以柔而爲頤中之間上下二陰三五之所同欲以噬者也故在訟則爲難聽之訟在獄則爲難折之獄而九四以剛明而聽之能得

其情者也古者以兩造禁民訟以兩造聽之而无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于朝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而無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獄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方九四之聽訟也既得其矢則不直者自反而服其非又得其金則不信者自反而服其情矣尚且曰利艱貞吉則罪則難折之獄既折而得其情矣尚且曰利艱貞吉則人之于獄訟其可易言之哉故曰刑者例也例者成故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言一成而不可變也故

于聽之始也如此之審于其成也則又可知矣噬嗑九四

噬嗑之義有審克之斷无五過之疵可以明于刑之中卒父于民悉彝者也故噬乾肉得黃金亦庶幾居中之得也六五之貞厲得當而已校之虞芮質厥成其亦未優乎六五

鄭康成輩謂離爲日天文也艮爲晨地文也天地二文交相飾焉成黃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一物不相文今纔得之二象而已故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麗乎土則凡麗乎天地者无非文也惟人則內之于一身外之于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所謂文明以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南面臣北面父坐于立兄先弟後夫唱婦隨上行之以爲教下化之以成俗一本于上下相文自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則日中星鳥胥中星虛而知東作西成之序時變可知也觀乎人文則二南之道麟趾騶虞之應化成可知矣故謂水火土石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爲博也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之爲約也故君子惟易

可以盡心焉賁彖傳

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賁六二

賁之文陰陽上下之相文自然之文也至于文明而不以止人爲之僞也人爲之僞殆不若自賁之爲得也禮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救時之弊也方賁之時文既勝矣白賁无咎其救僞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率歸之

僞可乎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未有不知止者也知止則誠而无僞矣 上九

先儒謂易以靜爲復天地以无心爲心觀其自古以固存未有不由乎順行周旋之必信者也且卦之二體靜以法坤動以象震震已復于下雷已復于地中惡在其靜而已也然則靜之終動之始斯可矣 復象傳

先儒皆以頻爲頻蹙之頻不得已而復也獨王昭素謂異豈非咸極于感而艮終于止而已耶觀艮其輔咸有序可見矣 咸上六

爲頻數之頻頻蹙不得已則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何厲之有歟孔子所謂義无咎者爲不侔矣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唯君子能久于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故道有至于數矣亦有知其數復得失之閒不能一寸是以危也然而義无咎者知復故也是以子夏之居震之極以動爲常窮而不知變者也是以言其得失則凶語其道則敗終无功矣 上六

堯曰放勳舜曰重華君臣也而並文王武王宣董光奠麗父于也而繼此所謂繼明 離大象

文明之初錯然者也不敬何以行之子入太廟每事問亦履錯之敬歟 離初九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聲之嗟乎 九三

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言之爲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咸極于感而艮終于止而已耶觀艮其輔咸有

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稱也能恆其德婦人則吉夫子則凶何也婦人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宋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于此可見矣 恆六五

堯授舜舜授禹雖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其可嘉遜之志則一也故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其是之謂乎 遜九五

鴻漸于陸陸當作逵逵者九達之衢漸上九
兼山艮卦說
蓍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卽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也蓋四十九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則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凡得蓍策數也去者所餘之扐也
顧正先生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掛象如此則不必四十九數凡三十三多三少定掛象如此則不三十五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

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以得初揲非五卽九再揲三揲不四卽八之數獨不可以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耐
朱子曰今按此書之中此說最爲要切而其疏率亦無甚于此者蓋四十九者蓍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爲掛扐其後爲過揲以四乘掛扐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扐之數所以爲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
今于掛扐之數旣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爲無所務于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爲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扐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無之說其失益以甚矣聖人之道中正公平無向背取舍之私其見于象數之自然者蓋如此今乃欲以一偏之見議之其亦誤矣

之策也七八出于九六者也六子之策也乾坤相索而成也
朱子曰今按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儀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爲四象者久矣至于揲蓍然後掛扐之奇耦方圓有以兆之于前過揲之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有以乘之于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于其中九七天數也三十六二十八凡老陽少陽之策數也六八地數也

三十二二十四凡老陰少陰之策數也今專以九六爲天地之數乾坤之策謂七八非天地之數而爲六子之策則已誤矣

天之生數一三五合之爲九地之生數二四合之爲六故曰九六者天地之數也乾之策三百一十有六以六分之則爲三十六又以四分之則爲九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以六分之則爲二十四又以四分之則爲六故曰九六者乾坤之策數也陰陽止于九六而已何七八之有故少陽震坎艮三卦皆乾畫一其策三十六坤畫二其策四十八合之爲八十四復三分之而爲二十八復四分之而爲七少陰巽離兌三卦皆乾畫二其策七十二坤畫一其策二十四合之爲九十六復三分之而爲三十二復四分之而爲八是七八出于九六而爲六子之策也然九六有象而七八無象蓋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于其中而無象以爻則六子皆乾坤之畫而無六子之畫也故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之奇畫用乾之九也得耦畫者用坤之六也無用七八之道也

朱子曰今按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五中數故不用而

兩奇以爲六兩其一耦以爲二而合之爲八兩耦一奇則亦兩其兩耦以爲四參其一奇以爲三而合之爲七此七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老少雖有不同然其成象之所自得數之所由則皆有從來而不可誣矣若專以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則雖合于積數之一端而于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者矣不自知其不通而反以七八爲無象不亦誤乎又況自其四營三變而先得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卦過揲之策此于大傳之文蓋有序矣今乃以乾坤之象爲母

反再分之而後得九六焉且又不及乎七八而以爲
無象誤益甚矣抑七八九六之用于蓍正以流行經
緯乎陰陽之閒而別其老少以辨其爻之變與不變
也九六豈乾坤之所得專而七八豈六子之所偏用
哉若如其言則凡筮得乾坤者無定爻得六子者無
定卦矣尙何筮之云哉其曰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
六子無用七用八之道此又不攷乎歐陽子明用之
說其鑿甚矣又況方爲四象之時未有八卦之名耶
如蘇氏所引一行之言謂有其象而合其數則可爾
今直以八卦分之不亦大早計哉

附五歲再閏圖

一變二變三變四變五變六變七變八變九變

掛扐 扐 扐 掛 掛扐 扐 掛 掛扐 扐 扐

甲閏 乙 丙 丁閏 戊 己 庚閏 辛 壬

朱子曰郭氏之說以掛爲奇三變之中第一變掛扐
第二第三不掛而扐故以有掛有扐之變爲掛無掛
有扐之變爲扐其有掛之扐又棄不數而曰歸奇必
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閏再歲也然則掛象閏歲而不

象三才扐反象不閏之歲而不象閏且必二扐而後
復掛與大傳之文殊不相應又其閏必六歲而後
再至亦不得爲五歲而再閏矣

附錄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正瞑目而臥忠孝
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
孝未出癈門而卒 程氏遺書

梓材謹案此條見遺書第二十一下朱子注云一
本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黨
事起不與先生往來
先生卒亦不致奠

程允夫問曰郭立之以不動心處己以擴充之學教人
與王介甫以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何以異朱子答
曰郭立之議論不可曉多類此析爲二致止恐其所謂
不動心者未必孟子之不動心也

問郭仲晦何如人朱子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
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
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先
生猶或以爲疏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
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

疏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聾立論可駭也

梓材謹案據此似仲晦爲兼山之號俟考

陸放翁跋兼山易說曰郭立之從程先生遊最久程先生病革猶與立之有問答語著于語錄而尹彥明獨謂立之自黨論起卽與程先生絕死亦不弔祭蓋愛憎之論也立之子雍亦著易說得其家學蓋程氏易學立之父子實傳之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郭氏傳家易說提要云朱子云兼山易溺于象數之學陸游跋兼山易說則謂程氏易學立之父子實傳之立之忠孝宇也忠孝書自大易粹言所引外別無完本今觀雍書則大抵剖析義理與程傳相似其謂易之爲書其道其辭皆由象山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也云云實非專主象數者游所跋或近實耶至雍又不以卦辭爲象而謂觀乎象辭者卽孔子自謂其象傳焉厚齋易學深斥其非則公論也

兼山家學

補 隱君郭白雲先生雍

郭氏傳家易說

說卦曰乾爲天故世之說乾者止于天不得其道又以天爲體乾爲用夫以乾止于天則乾象當一畫不當有人道地道而備三才也孔子曰乾陽物也自道言之乾坤天地人无非一物則是三才陽物皆乾之道故說卦曰乾爲天在天之乾也爲圜在象之乾也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火赤爲馬爲木果在地在物之乾也以乾能備三才萬物之象而三才萬物之一物不能兼乾之象故不得獨名曰天而必名曰乾也又況乾坤道也天地物也得是道而後爲物故天得乾之道而爲天也文言之初言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利貞者性情也又觀餘卦利牝馬之貞利君子貞之類則疑其以元亨二德爲一利貞二德爲一矣蓋自易論之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之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也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是以四德或爲二義可也且四德者在卦則爲天地人而言之曰元亨利貞在天地則而言之雖亦曰元亨利貞然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是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是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是也天地人陰陽剛柔仁義皆可謂之元亨利貞而卦之元亨利貞不可謂之陰陽不

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仁義者以卦得兼三才而三才之一物不得以兼卦故也

世有以得爲吉者堯之得舜是也有以喪爲吉者坤之喪朋是也得朋則以順濟順可小事不可大事之道喪朋則以健濟順天下無不濟矣坤道以喪朋爲正君子安此則吉孰大焉

易爲三才之書其言則三才之道也天地人雖均爲三才獨人道雜而多端无天地之純全故純剛爲乾而盡天道純柔爲坤而盡地道至于人事不齊一卦不足以盡故自屯至未濟共爲人道以配乾坤是以諸卦所事人事爲多而人道自此明矣然則人道以六十二卦而後能配乾坤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歟

乾坤之四德所以生萬物而康屯者故屯有得于乾坤之四德也然四德非一于屯也屯之所得者屯之時屯之事而已

童蒙處蒙者也我所以發蒙者也一德以筮之則我一德以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

天地之大尙不能无所需以生萬物況人道乎有孚者充實之美也光亨者輝之大也有是德眾之所需也需之亦以成是德也

需訟一體也相親而需則爲需相違而訟則爲訟性情之異耳然性情之異而有孚則同若親而无孚需之妄也訟而无孚訟之妄也望者望其源而不流也惕者謹其事而知懼也得其中則吉成其終則凶如此則知訟之爲道矣非特訟者爲然聽訟亦如之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窒之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惕之也呂刑曰簡孚有眾又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有疑有赦不成其終也

貞正也師之道正于一者也故師以貞爲先丈人尊嚴老者之稱故能廬善以動无輕敵貪利危國喪師之患所以惟丈人爲吉也與武王惟師尙父宣王方叔元老同義

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則爲師天下之吉莫吉于此故比直言治天下之眾莫吉于貞故師先言貞師師有君道而不得如是之大如是

之久也故无元永之貞
剛德天德也天德畜之則止不能畜則失聖人之所以爲聖以能畜天德而已然畜有二道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故爲大畜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故爲小畜捨是皆不能畜矣能大畜天德則理無不亨小畜疑于未亨故言亨也
履者行道之義乾在上天道至大天下之所難履而行之也故有履虎尾之象履虎尾直取其難非取其爲害也然履虎尾者有咥人之患履乾之道者雖難

而无咥人之患惟有亨之理也孔子之博施濟衆則曰堯舜其猶病諸信乎天道之難履如此
泰通之大者也通不足以盡之故曰泰
否閉也塞也天地閉塞而不通人道何從而立乎故否之時非人道也人道配天地而言聖人之道是也聖人之道絕故曰否
同人名卦不曰同者同大同也大同則三才无不同矣聖人明人道得失必有所指故名曰同人不曰同也然天矣人道以同人爲大故也故爲君臣父子爲兄弟夫婦朋友至于臨民爲政處己接物凡有見于外者無非欲盡同人之道矣孔子思之所謂盡性盃于之所謂心其說一本于此然天无事于人也聖人亦同其无事于人則不期同天而天自同矣大舜善與人同孔子稱其無爲而治則同天矣孔子曰予欲無言是亦同其无事之義也野者遠于有事又其廣大無際同人之道至于野則廣大无不同矣六爻之才皆不及此

乾坤四德諸卦有之者皆自乾坤中得其一時一事非全有之也雖使象繇无異辭亦不得與乾坤同如屯爲屯之元亨利貞已時元亨利貞臨爲臨之元亨利貞屯又安得如不得施于臨臨之元亨利貞亦不得施于屯乾坤四德天地長久其用无窮哉故知四德支分派別散爲諸卦合則爲乾坤矣譬之水焉溯洛沼泝江淮河漢以至于海皆水也其功皆能潤其德皆能生其力皆能載而大小相遠則有間矣乾卦言不言所利大矣哉正所以別坤也諸卦不必言也

有德而不居享在其中矣小人矜能伐功日損之道君子德日進而謙不已是以有終也

豫之爲卦上動而下順惟動不應侯志者也以此建侯則內無不服之人以此行師則外無逆命之敵周封同姓五十而不以爲私順故也所謂利建侯也湯東西南北之征而天下不以爲怨順故也所謂利行師也

謙卦一謙而得四益爲吉隨卦一隨具四德而无咎非无咎不足于吉也蓋謙之得失在人事人事以吉爲善隨之得失在道道以无咎則不失不可一概論

觀易之爻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是以陽不過九陰不過六而盡矣復稱七日自姤經六爻至復初九而七日臨稱八月自復經六爻至遯六二而八也蠱之先甲後甲亦六日之義先甲三日者蠱之先也義之終而弊之始也至中而大弊矣是爲蠱也以言乎治則不治之時也後甲三日者蠱之後也弊之終而新之始也至中而大新矣是爲蠱之反也以言乎治則治之時也故治爲蠱之反而蠱爲治之反二者之義兼于先甲後甲之甲相與循環而已甲卽蠱也

元亨利貞天生物之大德澤下于地施生物之德故臨具四德也自一陽生而爲復長而爲臨凡八變而得遯遯臨之反也有臨之大亨是以知遯之有凶也有凶不必凶至蓋有凶之理也與隨有獲同義

鬼神至幽也人至明也聲臭之所以不能交也聖人設爲祭祀寓之誠心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道也天地鬼神尙且不違況人乎故盥而不薦一示于上則有孚顒若必見于下觀而化也

頤中有物事之至小者也而名卦之義有取于此者蓋易之道觸類而長之雖大而天下莫能載小而物莫能破者其道皆一也又況頤中至小猶須震之動離之明而後可斷矧有大于此者乎是以聖人欽愼之而不忽也

賁自泰來雖取六二上九之變其實主文明之道者六二而已故彖釋賁亨則曰柔來文剛其文有異于噬嗑所謂剛柔分也小利有攸往以上九之變而非主卦之爻是以小利而已

剝有二道有民剝君小人剝君子民之剝君不過厚百

姓以自薄爲安宅順止之道小人剝君子則勿與爭利
藏器待時而已潛龍勿用內文明而外柔順艱正晦其
明儉德辟難遯之時義皆君子遇剝之義也
乾坤剛柔相爲消長陰剝陽盡至復而剛反在卦之中
其義爲大幽微難言故因七日以言之則復之爲義易
明非復之義盡于七日而止也
自太極函三論之則无有妄无妄之別自三才之判論
之然後有妄无妄分爲天之于覆地之于載皆无妄也
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亦无妄也无妄天道也盡天

道故具元亨利貞也諸卦具四德者各見其義无妄則
以天道得之也
健天德也能止天德其畜大矣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
之止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止健也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之止健也能止之則畜而
有之矣
天下之養自養生養心養德養人其養雖不一然非如
頤之虛中則口實无自而致養必有虛以容之斯足以
受養矣故卦辭祇以觀頤口實爲言以明頤之道以虛
中爲主故也
過非人之失也過于用剛也過于用剛所以爲大者過
也當本末弱而棟橈之時非過于用剛不可也夫大廈
將顛梁棟傾橈不可扶持是以必當大過治之也亦猶
衰亂之世天下蕩蕩无綱紀文章非聖人大過常道以
治之豈能復治哉
坎離等六卦卦辭并彖皆只以三畫取義坎以剛中而
實故稱有孚心亨有剛中之德者未有不能濟難也故
行有尚如頤大過噬嗑中孚之類皆六畫取象者也

離之與坤道雖不同而性略相類故坤之牝馬自順而
健離之牝牛自柔而強馬乾象也故坤之黃裳元吉見
于六五牛坤象也故離之黃離元吉見于六二君臣之
辨觀二五之象斯得之矣以上上經
咸以感爲義蓋无所不感故謂之咸感而无不通是以
咸亨咸无不亨上也利貞以感次也夫婦之感人倫之
始人道之大也是以以咸取女則無不吉然序卦言天
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有感之道者也聖
人明人道故卦辭以男女爲言而彖并天地萬物言之

所以盡卦之象也

其道可久斯无不通无不通則无過舉內利以固外利以行此其所以爲恆也

乾健也艮止也有剛健之德而止于上者大畜也有剛健之德而止于下此其所以爲遯也孔子之德與天同矣而可以止則止遯之義也

大壯之象四陽過中名卦之義實取于大也雖天地亦大者之壯非獨人事而已與泰言大來無以異也

晉卦取名之義與大有兼相類大有火在上君道也故爲大有晉明出地上臣道也故爲晉君臣天地之象雖不同其欲以明德居上則一而已

聖人之德惟明爲大有明德以在上大有之君是也有明德以居下晉之臣是也

明夷者明傷也故爲明德遭難之時非聖人其難其愼用悔而明殆且傷矣所以利艱貞也

大學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則一家之治所以爲治國治天下之本也而家人之道亦與

治國治天下之道皆一也齊家自夫婦始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此與詩首關雎言后妃之德同意

有睽之事有睽之時睽本小人事而大人有睽者遇睽之時也

見難而知止謂之蹇故蹇爲智者之事

解與屯爲內外亦與蹇爲反復故蹇利西南而解亦利西南雖止與動不同其險難則相接跡矣

世以損有損下厚己之意故以損爲非美然損美損惡益善爲言一治一亂莫不有損之謂也文王取損惡益善之意故以損爲君子或損而爲小人一治一亂莫不有損之謂也文王取損惡益善爲言孔子因之至益則彖言民說无疆然後知損亦有損下厚己之意也

損而致益損之得也損而无益損之失也得則爲善爲君子也以喜怒之私心往往陰爲之謀以行譖害君子以剛決柔謂之夬剛柔者君子小人之象也小人之害君子去小人也以天下之公義是以暴揚于王庭孚號其

有自取危厲之道而決之也以一柔而乘五剛自危之道也不能退聽以違之是其可決也告自邑者始主辜孚號其有厲而決之然後自邑國告之及于四方以見盡天下之公義也

觀一陽之復猶曰朋來无咎而姤以一陰之遇不待得朋是以知其壯也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陰方長即爲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不同也是以陽爲君子而陰爲小人

萃聚之世既庶既富之時也故萃有享之道孔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聖人設教必于富庶之後而設教之道莫先于孝享以爲天下先故觀之神道設教亦必以盥而不薦爲首與萃之時王假有廟致孝享之意同

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謂之升德之升亦謂之升也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是以元亨之理在焉升位而見大人故無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可以无憂而有慶也

處困尚德而不尚言雖君子之言人亦未之信況眾人乎

井言其凶者以見雖有德而不及用非井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中庸之言皆終于用盡井之義則中庸之道得矣然卦辭不言其功獨言其凶者蓋深以不克終其功爲戒也能終其功則吉可知亦猶中庸言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之謂也井字本取井鉏之象而井田又取井字之義故卦名非井田之義繫乎時也聖人天下之事不和則革和則無革是革之繫乎時也聖人以道論之乖于道則革不乖于道則不革是革又繫乎聖人也然方革之初固不能使天下之盡信俟其盡信則失時矣

井以不改爲德以動出爲功井之道也鼎用以享上帝養聖賢鼎之道也

文武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其亦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之義乎

艮止之義最爲近道而知之行之者鮮且天下之欲無窮而人每患于不能止者蓋不知无欲之地而止之也有欲而止之大畜是也故有說輿衛輹豕之象伊川所謂過中則戾豐過盛則憂一道也聖人欲持滿以中故言宜日中

自亨之道論之則旅得其小者耳自貞吉論之亦不能大全獨得旅之貞吉也

巽入也故能亨然柔弱自居其小宜矣能入故利有攸往居柔小亨故利見大人聖人懼小其志而欲養其大體也是亦沈潛剛克之意歟

止也忘人者在行之止也以止而忘我之止施之于行止也忘人者在行之止也以止而忘我之止施之于行志而自說耳使有心于其間非兌也則人欲自滅而天理存是以无咎孟子言養心莫善于寡欲與艮其背之義正同

凡天下之進如女歸之漸无不吉也利貞者女歸之道天下離散爲渙而散天下之難亦爲渙居渙得散而亨散天下之難亦亨也

正也固守之无不利矣然聖人制昏禮有納采問名納節之過與无節同非亨之道故吉節不可貞如是則節吉納徵請節其禮爲尤備是以知其漸也

无他道爲中而已

少女從長男非正之道樂于自進則凶也何所利哉卦雜卦曰中孚信也夫信者孚之一也孚者其道之大全也以信不足以盡孚故必曰中孚然有信之而信者有非樂于自進亦无凶矣

辭言征凶者獨歸妹一卦然而作也有來嘗信之而信者无作也无作中孚是也故自

豐者盛大之名盛大所以亨極天下之盛大惟王能至

人之爲德論之則曰信又其小者則信于言而已自道論之則曰孚或未見于有孚而其道可孚或无其人焉而是道爲可孚皆曰有孚也故孚之道有无心于信天下而天下信之之意无不感也无不通也亦无不受而容之也无作也无止也亦无損益盛衰之理有孚于一身于一家于一國于天下遠近大小眾寡之不同其孚一也

大過四剛二柔剛過之象小過二剛亦曰過者蓋剛實其中則爲過矣是以聖人貴夫居柔而用剛故中孚而

後有小過顧而後有大過也

易六爻有應者八卦既濟未濟居其二而未濟不能濟難者以既濟六爻皆得位未濟六爻皆失位故也六爻皆應皆得位在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而已以是知欲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

先既濟而後未濟者猶黍之與否也泰極則否既濟窮則未濟天道人事莫不然也聖人之爲戒深矣以上下經

著卦辨疑序

聖人易數之學不傳久矣今粗能通者天地之數大衍之數乾坤二篇之策而已捨揲卦之外亦莫知其用也世之言易數者皆出于緯書星曆災異之學流爲陰陽末技非聖人之道也然大衍天地謂之數乾坤二篇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也

朱子曰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蓍之莖數也禮曰龜爲卜筮爲筮是已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

孔穎達謂于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中獨取五十策爲用是則數反出于策大衍反出于二篇其倒

置甚矣豈不思積數之揲而後有策由大衍而後有二篇乎京房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焦贛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日二十四氣爲五十荀爽以八卦六爻加乾坤用九用六爲五十皆妄相傳會非學者所宜言至鄭康成姚信董遇皆取天地之數以減五六義雖近之而鄭氏謂五行減五爲五十姚信謂六畫減六爲四十九五六當減則減又何必傳會五行六畫此儒者之蔽也韓氏取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夫何賴焉顧歡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又何

立焉夫數本于自然數之所始聖人能而明之耳安能以私意加毫末于是也故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倘未之有況易乎故易數與曆不可同論也數皆不可窮其義窮之愈切其失愈遠惟毋意毋必斯得之矣故曰至誠如神自其用四十有九之後聖人得以用之也若是則大衍之數五十猶數之天也其用四十有九猶數之人也天人之道既立則用不用生焉此之謂易之數也

然近世曆家多稱出于大衍蓋傅會其數于其始名是而實非及一變用則其數支離終不可復得何大衍之

有皆妄人之說也曆數之學傅會甚易且以五十爲始四十九爲始五十五爲始八十一六十四皆可首數至其窒而不通則小小遷就亦无大失是如顧歡之言可立之數也儒者往往不明乎此肆爲術士所欺然自漢以來太初四分猶爲近古故其數多本乎自然是以曆家有言曰古之六術並同四分以遷史攷太初亦四分也而亡失特甚曆之疏繆有古以來莫甚于三統班氏不復討論太初而備載三統至其傅會欺妄之言一語不遺良可歎也後世皆謂一行王朴之術出于大衍二者亦皆術士之學第能文飾之耳欲如太初四分近古之數尚未之有況易乎故易數與曆不可同論也

朱子曰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

五千者數之本也四十有九者數之用也此聖人用數揲蓍之法也揲蓍之法自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儀就兩儀之閒于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備三才之象故曰掛一以象三也揲之以四象四時也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實于前以奇歸之也歸奇象閏也五歲再閏非以再

扐象再閏也蓋閏之後有再歲故歸奇之後亦有再扐也再扐而後復掛掛而復歸則五歲再閏之義矣

朱子曰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閒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于無名指閒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于中指之閒也一掛之閒凡再扐則五歲之閒凡再閏之象也

凡一奇再扐三變而成一爻十有八變則一卦成矣然併奇與扐計之初揲非餘五則餘九再揲三揲皆非餘四則餘八世俗以八九謂之多四五謂之少故有三多

三少之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且初揲餘五再揲餘四三揲餘四以四十九數計之去此十三數則左右兩手之中得四九三十有六老陽之數也故陽爻爲九而其策爲三十六初揲餘九再揲餘八三揲餘八以四十九數計之去此二十五數則左右兩手之中得四六二十有四老陰之數也故陰爻爲六而其策爲二十四至于世俗所謂兩少一多者去其十七則得四八三十有二少陰之數八也世俗所謂兩多一少者去其二十一則得四七二十有八少陽之數七也揲蓍之法本無

二致因或者誤以扐爲奇又好以三多三少論陰陽之數故異說從而生焉

朱子曰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耦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耦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數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耦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爲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二三一二而爲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歸奇積一三二三而爲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眾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眾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爲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于圖書定于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

歸奇之奇耦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爲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

四營謂分而爲二掛一象三揲之以四歸奇于扐其營有四也四營而後有爻爻而後有卦故云成易也一掛再扐共爲三變而成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矣

朱子曰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即變也積十二變三掛六扐乃成三變三變然後成爻自八卦少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重爲六十四卦合

三百八十四爻爲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天地之間
无不備矣乾坤策數之後復以四營成易之道者以明
易之作始于數也
太極者三才未分之名統三才之道者也兩儀猶曰二
象也謂有乾坤天地二象而未爲乾坤天地也四象者
九八七六陰陽老少之象此與大衍之序同大衍太極
也分而爲二兩儀也揲之以四四象也四象既生然後
太極分而爲三才兩儀定而名乾坤八卦以成吉凶以
定而大業生焉吉凶者八卦之所有而非八卦之所生

大業者聖人之所造吉凶定則易道成矣易道成故聖
人用之以崇德廣業也以上繫辭
朱子曰是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羲畫卦自然之形
卦爻彖謂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
體次第最爲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爲
能知之故歲節之言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
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
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
而明道先生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

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
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含
六二含七三含八四含九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
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
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
體也兩儀者一爲陽而一爲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
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
則爲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二而謂之
少陽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
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
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
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乾生一陰則爲三
而爲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離生一陰則
爲三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巽生一
陰則爲三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艮
生一陰則爲三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
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于
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四畫者十有六經

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有一陰一陽則爲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九六爲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爲四象疑或有未安也河圖洛書熹窺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所取以爲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爲定論也蓋嘗細考經之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書皆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爲寸口之處其骨自高而關尺皆由是而計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間所傳脈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爲關而分其前後以爲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贋也遂委棄而羞言之

朱子語類曰郭子和性論與五峯相類其言曰目視耳聽性也此語非也視明而聽聰乃性也箕子分明說視

以爲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爲洪範也其所以爲易者已見于前段矣所以爲洪範者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出于緯書而略之也

附錄

會氏伋書郭氏傳家易說後曰郭子和家傳伊川先生之學初示予兼山先生中庸解易說四學淵源論久之子和又以所著中庸易說二書及兼山九圖相授其道則子思孟軻一出于誠實而充之求爲聖賢皆有益于

曰明聽曰聰若以視聽爲性與僧家作用是性何異五峯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君子小人者天理人欲而已矣亦不是蓋好善惡惡乃性也

楊士奇曰頤正先生于易發明精到

白雲講友

趙恕齋先生善譽

趙善譽字靜之一字德廣宋宗室系出太宗乾道五年進士主昌國簿累除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陞辭先嘗進南北攻守類攷上曰卿向所進書可謂有志至是

又進易說謂聖人以斯道寓之書上又曰聖人以此寓之于書天何言哉易學要須兼通天人卿史學如此經學又如此及臨遣又曰卿向來學優則仕今乃仕優則學朕得人矣後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所至就郡庠立學以教宗子率知嚮學持節東蜀凡三年士民愛之如父母遂寧尤所歸心丐歸主管雲臺觀卒先生研精性命之說所著易說明白簡易朱晦庵一見歎賞以爲擴先儒之所未明郭頤正序其書謂貫三才之理于其中也以其在君故曰甘曰吉言施之天下人皆美之然後一諸儒之說于其外二公師表一世于先生特厚所著又有論語說恕齋殊棄年止四十有七識者痛之（樓攻媿集）

恕齋易說

乾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進也九三之辭詳猶可勉也上九之辭直則不可爲也聖人之言纖悉委曲一至于此亦惟恐其陽剛之或偏而已

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爲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履霜戒于一陰之生括囊戒于多懼之位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上則至于龍戰而道窮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頤以養正而不妄動爲善下卦震體有動而求養之象

故三爻皆凶上卦艮體有靜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無咈于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

節六四一陰柔而應于初又上承九五之陽能安于節者安則無所往而不通故曰亨承上道也九五居尊得位剛健中正節之善者也惜則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甘節吉往有尚以其在臣故曰安曰亨言己能安之則亨也以其在君故曰甘曰吉言施之天下人皆美之然後爲吉也

頤井鼎皆有養人之義豈非養人之利博故多取象以示人耶三卦義雖不同皆以上爻爲吉故頤之由頤井之勿幕鼎之玉鉉皆在上爻耶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易說四卷堤要云其書于各卦名義之相似者多參互以求其義至于各卦之六爻亦往往比類以觀之其論皆明白正大朱子謂其能撥先儒之所未明馮椅易學亦多取之謂其能本畫卦命名之意參稽卦爻彖象之辭以貫通六爻之義而爲之說蓋不盡美也

附錄

朱子語類曰趙善譽說易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便自偏了某云若如此則聖人作易須得用那偏底在頭上

則甚既是乾坤皆是偏底道理聖人必須作一箇中卦始得今二卦經傳又却都不說那偏底意思是如何剛天德也如生長處便是剛消退處便是柔如萬物自一陽生後生長將去便是剛長極而消便是柔以天地之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是剛小人是柔以理言之則有合當用剛時合當用柔時胡庭芳曰宋朝宗室前此未有推明易學者蓋自先生始

白雲門人

補學士謝艮齋先生諤

附錄

楊誠齋爲神道碑曰淳熙儒學之士雲湧川匯人舒向家毛鄭也而其臺艾典刑之尤者二浙則震川程泰之西蜀則眉山李仁仲江西則清江謝昌國也然程李二公或以經學鳴或以史學鳴或以文辭鳴曰經而經曰史而史曰文而文者其惟謝公乎

又志曾伯虞墓曰艮齋先生未仕日嘗假館于廬陵歐溪王氏之槐堂授徒講學一時俊秀自遠來學者北自九江南暨五嶺西而三湖東則二浙麟集于堂下詩禮之訓仁義之實誦弦之聲洋洋如也後數十年異材林立布列朝野或以學傳或以行著或以能稱或以文炳者多艮齋之門人弟子也

陸放翁跋兼山家學曰予始得此書猶未識昌國後五年始同朝詳觀其篇人誠法度之士開相與論學輒忘昏旦乃知其得于子和先生者深矣昌國名其所居曰艮齋亦以嗣兼山之學歟

梓材謹案先生亦號定齋朱竹垞經義考有艮齋定齋二先生書說謂艮齋者薛氏季宣定齋者謝

民則先
生也

韓先生彰

張先生昌基 合傳

韓彰安陽人守夷陵秩滿過荊謂項平甫曰彰幸甚得事頤正郭先生于夷陵別教多矣平甫曰先生之言云何曰先生言子思但言誠而程子乃言敬敬故其弊多欺誠則不欺矣平甫曰是在子思之書而先生不知察耳夫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先生將使學者以天自居乎將使之修人道而後至于天乎若猶修之則必有事矣子思之首章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此修道之方也誠之者人之事也人之道也名之曰敬可乎不可乎他日夷陵張昌基來平甫問之曰郭先生謂程子言敬不若子思言誠有諸曰有之平甫曰立之以爲如何曰天下之至言也平甫曰立之以爲至言也子以爲行子之欲嗜酒好色固知立之之以爲至言也子將樂循禮義無所勉強而以爲無所矯揉而以爲誠乎將樂循禮義則誠固未嘗不敬也而又何悖焉昌基未能樂循禮義則必將戒謹不見恐懼不聞以持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以修之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以勉之此皆子思之說也敬乎不敬乎夫安而行之生而知之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者古固有之矣然豈後學之所可自居哉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則非敬不可也項氏學說

知州黃復齋先生嶽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知州曾先生種

曾種字獻之溫陵人知舒州嘗受學于郭白雲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爲舒州時刻所著七十卷總論三卷凡七家明道伊川橫渠廣平龜山兼山白雲之說也門人李誡之爲之跋

艮齋講友

長者鄒先生浩

鄒浩廬陵人富而好禮王瀘溪周平園楊誠齋謝艮齋皆與之游廬陵南方之上游支水自贛興國而下曰富川川流在門能不愛重貲疊石爲屋以脫往來于厄平園記之一時稱爲長者其歿也洪文敏銘其墓文文山集曾氏同調

方先生聞一字□□舒州人淳熙中爲郡博士時溫陵曾穜守舒州聞先生輯爲大易粹言十卷所采二程子張子楊龜山游廌山郭兼山及曾穜師郭白雲七家之說今兼山之書不傳惟賴是書以存 四庫全書提要白雲私淑

文惠洪先生适

洪适字景伯鄱陽人忠宣公皓之長子幼穎悟日誦三千言紹興閒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擢祕書省正字後秦檜惡忠宣先生亦論罷檜死復官嘗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究心調度饋餉無闕終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謚文惠遵字景嚴刻志苦學官至同知樞密院事後知建康有惠政卒謚文安季弟遁字景盧亦中博學宏詞科歷知建寧婺州紹興皆有善政以端明殿學士致仕謚文敏 姓譜

附錄

忠宣使朔方先生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忠宣出使恩補修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宜升擢遂除敕令所刪定官後三年弟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

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閱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家居十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詠自樂

梓材謹案周益公爲文惠神道碑云公與宏履坦行以忠恕每語人曰吾自得顧正先生簡易之說用亦不盡顧正即白雲是先生可稱郭氏私淑也梓材又案阮亭居易錄引阮閱城書目錄載盤洲集十三卷云文惠與弟文敏同登館閣文名滿天下

盤洲學侶

文安洪先生遵

洪遵字景嚴忠宣仲子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以歲時寒暑輟父留沙漠母亡先生孺慕攀號旣葬兄弟卽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與兄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選賜進士出身擢祕書省正學歷遷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知隆興二年貢舉拜同知樞密院事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莆田林光朝未及用御史周操劾之罷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建康府進資政殿學士卒謚文安宋史

雲濠謹案周益公爲神道碑云文安有文集八十卷東陽雙忠譜各十卷錢譜五卷

文敏洪容齋先生邁

洪邁字景盧忠宣季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從二兄試博學宏詞科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入爲敕令所刪定官累遷左司員外郎三十二年假翰林學士充賀金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書用敵國禮孝宗卽位殿中侍御史張震以先生使金辱命論罷之明年起知泉州乾道二年復知吉州入對除起居舍人歷拜翰林學士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爲一書淳熙改元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明年再上章告老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文敏先生以博洽受知孝宗手書資治通鑑凡三有容齋五筆與堅志行于世惟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覿所紀多失實云宋史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引內閣書目載野處前後集九冊無卷數阮亭又云忠宣奉使大節不殊鉄子邁文敏又奉使可稱無忝尸太學諸生諭之曰厥父旣無諜厥子安能解圍憂云云南渡太學之規如此

盤洲講友

文穆范石湖先生成大別見絅山學案補遺

教授李先生綺別見和靖學案補遺

艮齋家學

謝先生諤

謝先生諤合傳

謝諤謝諸艮齋二弟也艮齋教育之諤有譽庠序詔中淳熙乙未科艮齋每謂之曰二親高年兄弟侍養之樂雖聖賢亦所難必云楊誠齋集

縣令歐陽先生朴　梓材謹案先生字全眞新喻人舉進士作州縣二十餘年不求人知改知衡陽未赴一日無疾終大書力學持身語數幅戒其子勿徇俗爲釋老費言畢而逝見姓譜　雲濠謹案平園續葉洪文惠神道碑以先生爲文惠高第述其事實時知衡陽縣

彭求志先生惟孝　附子一鳴一德一愚一遵

彭惟孝字孝求太和人甫冠而孤事母盡子道稍長力于學聚書萬餘卷號彭氏山房延老師宿士主講說命子姪執弟子禮惟謹先生亦造其席旦暮不懈每自勵曰學而不施于事猶不學也于是賜鄉閭之急赴公上之難必行其志乃已自號求志居士或曰玉峯老人開禧三年卒年七十有三初從艮齋平園誠齋三先生遊其卜築也三先生賦詩屬文以送之子一鳴一德一愚一遵皆有學行　陸澗南文集

口靜齋先生子山

口子山謝艮齋之徒也艮齋爲作靜齋銘而朱子跋之曰艮齋受學長陽冲晦先生之門行其宗旨訓誘後學孜孜不倦其論求仁功夫如此所以期于子山者遠矣子山盍亦有以用其一日之力使斯銘者不爲虛語乎　朱子文集

曾氏門人

李先生祐之

李祐之蚤遊溫陵曾氏之門嘗跋其所裒輯大易粹言經義考

盤洲家學

洪先生祕

洪祕字必之鄱陽人忠宣之孫而文惠之仲子也姿稟英悟加以生長見聞不緇而直方忠宣南遷文惠繼免先生力學任家娛適親意而忘其謫以忠宣恩補官累判桂陽軍郢州差知武岡軍尤篤意學校延登諸生講授經義溪洞聞風至遣子入學又差知南劍州不赴卒年七十一　魏鶴山集

盤洲門人

縣令歐陽先生朴　詳上艮齋門人

容齋門人

知州危驪塘先生稹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大學本旨

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盡通徹于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心之發爲意此物之本末也誠而正正而修修而齊齊而治治而平此事之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後也而曰知所先後者其究在乎知止而已

附錄

少年高科當懷謙抑篇志嗜學一如未仕

佐洪府時歲饑有同僚言殺一牛活萬蟻欲籍富戶賑貧民殿之曰萬蟻固可憐一牛何罪而死眾稱善

于大學中庸等書聞與世所宗尚者異義

趙潛水序先生中庸大學曰所守先生宿德峻望如魯靈光振鐸鄉國以覺後爲己任慨然謂二書道統所載乃取兼山郭氏說從而發之作中庸指歸首以正統居體所以名中之義其說曰乾九二人道之始故稱龍德正中中之體也坤六五心君之位故稱黃中通理中之位也帝降衷民受中萬化之所由出也作大學發微曰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于止善止善之說蓋取諸

艮曾子固嘗稱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深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夫易冒天下之道中庸大學實出于易先生提綱挈要統宗會同由是天人相與之際體用一源之實昭徹無閒非先生之學深造自得卓然有見于大本其孰能與于斯既又原作者之意爲中庸分章以見絪聯珠貫之妙據舊文之古爲大學本旨以訂夫更定錯簡之疑備論詳說歸其有極先生有功于聖門有勛于後學可謂遠且大矣

梓材謹案是序云又建風洲精舍仿佛河汾蓋朗江西通志所謂金鳳書院也又案四庫書目著錄

中庸指歸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學發微一卷大學本旨一卷提要言其中庸分章發明郭氏之旨所言具有條理大學本旨仍用古本皆以爲曾子之書不分經傳而以所稱曾子爲曾哲之言與其歸宿與程朱亦未相悖惟其謂中庸大學皆通于易列圖立說絲連繩貫而排之未免務爲高論云

黎氏學侶

黎先生立言

黎立言元中子伯兄國學進士好讀易纂諸儒所傳成一書吳文正集

洪氏續傳

縣令洪先生簡詳見慈湖學案

元中門人

吳草廬先生澄詳見草廬學案

王氏門人

補著作王福清先生蘋

梓材謹案明文海郭萬程撰宋福清儒林傳有云自唐水部槩之八世尚書節伯虎教授伯起皆世其文學從弟仲舉徙吳生蘋而爲伯起後伯起遣之從程子學于洛得高第之學若楊時者居多

伊川門人

伯起後姑蘇志

王仲舉字聖俞其先福清人唐水部槩八世孫剛介屬學不徇時好徙家吳之震澤卒贈奉議郎生蘋爲世父奉議王先生仲舉

震澤先緒

震澤學案補遺

後學鄞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九

震澤禮說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卽是道德性命之理舉而行之無難也

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尙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策苟得其要

王著作語

曲禮所言糞除之禮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體究之斯
知上達之理
附錄
信伯問學于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信
諸理程氏外書
先生資稟精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
務民俗利病若習于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世亦罕知
之
力以聖學爲己任言行純誌爲程門高第

先生論語集解自述曰讀書須求聖賢所以反覆翫味
優游涵泳期于默識心通洞達無閒然後爲學若祇循
習詁訓析文義適足爲玩物爾
章復軒誌其墓曰先生淳一不雜故得之深不事表襮
故所養厚貌肅而氣和言簡而義明故望之可欽即之
可愛慕其接物意誠而感通其治事從容而中理其從
政必盡其能其涖民必極其惠豈非所謂時措之宜耶
又曰嗚呼喪考世儒之學自先秦兩漢更魏晉涉隋唐
窮經探道號稱名儒者不乏然韓愈氏顧以謂孟軻氏
死不得其傳下到於今若河南程氏之學若先生之所
受遠有端緒質之孔孟無愧也其學要以深造自得敏
于躬行其序自正心誠意以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要本于格物致知自盡己之性以至讀人物之性極于
參天地贊化育要本于至誠不息達于禮樂則可以窮
神知化擇乎中庸則可以開物成務然士無師傳以肆
業考疑往往不得其門而入雖然後生可畏焉知來者
無渙然冰釋于斯道
章氏先緒

章先生甫
章甫字端叔浦城人知壽春縣著孟子解義詔付祕書
省除國子教授以歷除都官郎中抗言元祐黨籍之
禁非出陛下本意上優容之子八人憲惙知名 姓譜
雲濠謹案龜山楊文靖公誌先生墓云年十四即
辭親求師友薄遊江淮閒殆十年知泰州拊循居
吳門卒有文集二十卷
震澤家學
王先生大本
王先生大中合傳

王大本大中福清先生二子也大本朝請郎浙西安撫參議大中儒林郎姑蘇志

王先生誼

王誼字正仲福清人頔從子家吳江以學行鳴于時當出仕秦檜當國忌天下才能先生發憤爲罷相對以之爲僕所告檜怒貶象州十年乃歸遂不復仕著春秋類書蘇州府志

震澤門人

補

教授陳唯室先生長方

唯室遺文

孔子作春秋于二百四十二年閒獨書宋災伯姬卒以其得死所也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君臣上下不爲無人于一女子聖人進之豈聖人亦將有感于斯乎二烈婦傳

附錄

長方見尹子于姑蘇問中庸解子云伊川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焉之矣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漢樂大是也愚按以大爲紀侯之名本劉質夫

補

隱君章復軒先生憲

雲濠謹案姑蘇志載先生與弟悫俱受學于王信伯游于楊龜山朱漢上呂紫微諸公閒宣和中貴監漢陽軍酒稅沒于兵

附錄

先生志著作墓曰道學甚微于有餘載士習于章句傳注孰有心傳自到者憲自髫齔已聞河南二程夫子紹孔孟之絕學私淑諸人獨恨不得供灑掃應對之役問

所以學也既冠居吳則聞州里福清王先生實程門高第乃與季弟悫及閩陳長方少方執門弟子之禮薰蒸灌溉于仁義道德之言若江海之浸雖莫測其涯涘然知師道可尊朋友講習可樂也

補

侍郎曾習庵先生逮

附錄

樓攻媿曰乾道末年余客授東嘉貳卿曾公以吏部郎出守嘗侍坐論訓詁音韻數端公皆以爲然余因曰此皆學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博學之審問

之愼思之明辨之力行之五者不可闕一茲非所謂博學者乎余爲之悚然公乃文清次子文清及見元城謁山諸公家學有自來矣

補正字方大雲先生籍

讀易詩

蕩蕩春風野老家欲尋蹤跡隔煙霞洞中攜出小桃核種作碧雲千樹花 乾

雨過前村湖水平魚頭戢戢逐波生鄰家籃裏收雞子昨夜分明報五更 元

洛邑舟車萬里均舟車自渡浪與紅塵微掀衣角涼生面不是清風動自頻亭

江上柴門照夕陽牧童蹇笠下牛羊明朝依舊山前路溪北溪南花草香 利

牛背穩如千斛舟斜煙細雨任遨遊春風草綠江南岸蓑笠私淑

祇見輕裘不見牛 貞

附錄

林竹溪序大雲先生詩集曰綱山先生嘗曰在昔乾淳間之人物最盛其聞諸大老若文節次雲最莖漁仲皆千載人物今艾軒以集行夾漈通志溪東藝圃久傳于世可以讀其書而知其人獨麟臺方公既歿其後浸微平生著述片紙不存其可傳者惟古律詩兩卷亦復沈沒不顯姓氏僅見于老艾一銘是豈非可重慨惜也耶

劉後村跋竹溪所藏次雲與夾漈帖曰昔聞之林井伯孔初平諸老言麟臺方公給札時院吏先送策題卻之曰何待我之淺也發策者遂以三國六朝形勢戰守爲問度僻僻耳若做以所不知者公一揮六千字條列縷析如響答聲凡陳壽王隱孫盛習鑿齒沈約魏收諸書所載無毫粟漏失學士大夫讀之失驚久館未幾而性高亢惟友夾漈善艾軒以公椅博眼空四海而猶約艾軒相聚盡借夾漈新書讀之前輩尚友照映如是然則謂公恃才傲物不容于館閒者非爲論也

靈澤私淑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詳艾軒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王氏續傳

王先生棫 附子德文孫孜

王楙字勉夫福清先生之孫也梓材案原本作從孫攷卿手簡云周卿仕宋不甚顯其學實出于其曾祖信伯先生周卿爲信伯曾孫則勉夫乃其孫非從孫矣蓋孤孱學事母母歿以不逮養不肯預鄉薦所著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臺筆五十卷子德文字周卿克世其學魏了翁稱德秀游似杜範王遂皆薦之官止承節郎

周卿子敎字行父終日清坐不聞聲欬童豎入見亦斂容而起著雲巖類要紀事極該博姑蘇志

楊氏家學

楊定軒先生口

楊定軒佚其名震澤人其大父紫微公受學于伊川之門人先生所學自其家世嘗以定名軒貽書眞西山以記之西山稱其嬰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憾于定之一言用力深云眞西山集

楊氏門人

王先生伯虡

王伯虡字師德常熟人少從中書舍人楊邦弼學由進士乙科調德清尉歸鄉里悉以家產予諸弟一毫不自取也又試教官授溫州平江教授改常州未上卒先生

文章出于天性嘗與張于湖友善嘗聽雨集姑蘇志

曾氏門人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詳見東萊學案

方氏家學

方先生景嚴

方景嚴次雲子有父風劉後村集

劉李諸儒學案補遺

譙氏師承

郭先生哉

郭載羌中人浩州譙定嘗受易焉告以見乃謂之象與擬議以成變化之義郭本蜀人其學傳自嚴君平程沙隨說

附錄

王梁寧困學紀聞曰譙天授之學得於蜀嚴氏夷族袁道潔之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

梓材謹案晁氏宋史隱逸傳作郭冀氏云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與沙隨說少異

二程門人

補博士劉質夫先生絢

劉質夫語

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

伊川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附錄

詔爲太學博及就試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

將終敢手足自盥醼猶道詩書語

或問謝游楊尹侯郭張皆門人也朱子答曰程門高第不止此數人如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

朱子語類曰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

蔡氏軒續近思錄曰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

補校書李端伯先生籲

梓材謹案邵氏聞見錄數康節交游最密或稱門生者有李侍講青字仲集子籲字端伯然則先生父爲康節交遊先生亦康節門生矣

端伯傳師說

籲聞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

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顧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

梓材謹案先生傳師說末條云嘗與趙汝霖論爲政切忌煩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惟恕上合著心蓋卽此說而重記之汝霖卽趙澤之字

附錄

黃東發曰程氏遺書卷一蓋李端伯所錄而伊川嘗謂得其意者

補侯荊門先生仲良

侯師聖語

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閒斷

事君者以行道爲志非爲祿也然亦有時而爲貧若專以食爲事則厭役之爲志也

梓材謹案胡五峯題呂與叔中庸解曰靖康元年河南門人河東侯仲良師聖自三川避亂來荊州宏兄弟得從之遊議論聖學必以中庸爲至又言河南夫子侯氏之甥而師聖又夫子猶子也師聖少孤養於夫子家至於成立其從夫子最久而悉知夫子文章爲最詳其爲人守道讓重然諾言不妄可信云

附錄

坐客有問侯先生語錄異同者朱子曰侯氏之說多未通胡先生嘗薦之羅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潔然嚴毅之容與相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遊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于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有與龜山一書

羅欽順曰侯氏說中庸以孔子問禮問官爲聖人所不知似乎淺近恐未得爲至也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所不能尤害事

補學士朱先生光庭

梓材謹案先生受學於安定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先生終身力行之見范內翰所撰墓誌吾邑萬季野所輯儒林宗派列先生於胡氏學派蓋本於此

黃老之術主于清淨虛無世惑猶淺唯是釋氏最爲大惑人無賢愚皆被驅率高明之士則沈溺于性宗中下之材則纏縛于輪回患淺之俗則畏懼于禍福甚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當盡性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儒者當親履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言行布在方策明如日星可師可法今士大夫被事胡法古者學非而博在四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言從胡人之學無乃學非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請戒約傳習異端

臣竊以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專用王安石之學使後生習爲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蘊此爲失矣若謂學經術不能爲文須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爲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渾厚經緯天地光輝日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渾厚輝光六經之文而反學彫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請用經術取士

附經術取士條列

一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經每經各試大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遺聖人之意則先其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己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爲上義理通文采巖者爲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之法與經義同

一第三場試論十道乞于荀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三道內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時務試五道三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務

附錄

公談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奉議練先生繪

練繪字質夫浦城人少同楊龜山遊伊川之門大觀進士浮沈州縣不以軒冕爲榮而以名教爲樂官至奉議郎姓譜

附錄

楊龜山嘗與書曰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于我則雖行止疾徐閒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多不自己求之以質夫篤志強學因其所進勉而卒之無難矣

補

尙書邢和叔恕

梓材謹案和叔嘗爲康節伊川擊壤集後序云恕嘗從先生學而奉親從仕南北未之卒業然於講聞其文章而玩第其本末則或能之是和叔之於洛學不獨從遊二程先生而惜其有玷師學也梓材又案和叔又從曾南豐遊朱子南豐年譜後序曰世有謂公爲史官薦邢恕陳無己爲英錄檢討而二子者受學焉其賢以教恕者其在元豐史館之時乎未可知也

附錄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遊

孔氏談苑曰邢恕有文學辨論多不詩而教人士大夫謂之邢訓嘗坐教朝士上書尊中書舍人出知隨州後自襄州移領河陽彭器資作告詞云勉蹈所聞無煩多訓蓋譏之也

伊川門人

補

張思叔先生繹

思叔文集

客有難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而子欲思之耶侯笑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人道之常也吾又何思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道之常也吾又何思子見世之人矯情亂志拂頹以成其行者乎富貴之未來則爲之巧語諛說視人有諂諂乞憐之色不得則戚戚以爲憂患難之來則爲怨愁無聊之聲鼠匿鳥伏若不可容以僥倖險阻之萬一不得則戚戚以爲憂嗚呼是未來者果可來而既來者果可去耶夫爲不知有是理而強思之也天下始紛紛多事矣是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子所謂不思殆謂是歟子見庭中之杏當未春時槁然一枯株耳然則春而華秋而落果何有耶子能思其所以華思其所以落則死

生之理盡矣予見坐隅之燭當中夜晰晰可以見幽隱
仆之則瞑目不見邱山果何物耶子能思其所以見思
其所以不見則鬼神之理盡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
罔孟子所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是也不然子欲捨
是而求道家者流浮屠之說去人情絕思慮塊然坐乎
窮荒之域視吾君臣父子泛泛若江湖之適相值也頹
廢壞蕩不自收斂且曰吾之道將自同於歿死木爛而
已吾又何思嗚呼是道也吾不知其果何道也耶而子
不願學之耶以上絳州思堂記

朱子曰張思叔與人作思堂記言世閒事有當思者
有不當思者利害生死不當思也如見萬物而思終
始之云云此當思也

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愼節字畫必楷正容
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
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
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于座
隅朝夕視爲警銘座右

附錄

蔬通先生亦使喜之自此同游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
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某每聞先生語言下解悟
相敬待學者從之漸眾
某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
持守思叔恐不及某先生以爲然
先生祭伊川文曰自我之見七年于茲含孕化育以群
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
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昔先生有言見乎文字者
有七分之心繪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

可益七分之心其猶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洛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絶則吾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

又寄友人詩曰有客厭事事潔身山之幽寒暑不相待乃有卒歲憂有生此有事簡之成贅疣澄江本無浪不如信虛舟六經力道要無以利心求一朝與理會萬境眞天遊

思叔長于爲文又善辦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于世

朱子曰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

又語類曰張思叔語類多作文故有失其本意處不若只錄語錄爲善

蔡儗軒續近思錄曰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洫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

黃東發曰孔子夢周公一也張繹所錄則謂晚年不遇不復夢見鮑若雨所錄則謂若曾夢見大段害事夢周公何害事之有殆惑于異端眞人無夢之說耳是鮑之錄不若張之近人情

補侍御馬東平先生伸

附錄

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閒以趨利叛去公方白吏部求爲西京司法銳然爲親依之計

先生及門求見伊川辭之先生欲先棄官而來伊川曰近日蠭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

胡文定時政論曰伸言汪黃自言官黜爲監稅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遷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官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龍衛膚敏而用孫覿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闡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資敵人請給獨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

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當時龍之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捐軀爲國之人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

蔡夔軒續近思錄曰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于爲義而恥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補待制吳先生給

梓材謹案先生嘗爲御史宋史馬先生伸傳其進疏有云吳給張聞以言事被逐

吳先生語

孟子云乍見孺子乍見字極有意義

補鹽場周先生孚先

伯忱問答

問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孚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爲學者設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爲學者設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孚先竊謂聖者資質不念則流入于狂狂者進取曾皙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于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伊川答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孚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知之體動靜述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效知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之能體之則有得于所性有得于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于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伊川答曰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

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孚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孚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于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簿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
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人君事伊川答曰
臨政處己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孝孝于此也此
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伯忱跋曰孚先舊講習太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
陽遊伊川先生之門預羣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聞
誨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歲復入學以所疑爲
書請質于先生皆得親筆開諭遠今幾四十年矣以
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功

補
坑冶周先生恭先
伯溫問答
問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
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
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
自有所得當深求于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
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
此教人耳若能于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

氣質
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問周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
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問博施濟眾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眾
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
聞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眾則是聖也
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
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

不稱子糾不當立而事之失于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
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
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
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
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
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
則甚害義理也
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
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

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焉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

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

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強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理義勝之

問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奉順之而已

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補侍郎晏先生敦復

附錄

道潔及登河南程夫子之門聞蜀隱者薛叟名晚遊蜀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末至一郡並舍有叟旦荷笈之市午漏下輒扃其戶道潔從壁間覘之方隱几默坐意像靜深問諸鄰則曰是鬻香薛翁不知其所從來道潔亟款門以弟子見

雲濠謹案陳止齋爲薛艮齋行狀嘗稱袁道潔少學於河南程先生特未見其爲從學二程也止齋又云溯湘閒皆高仰道潔

補布衣焦公路先生璉

附錄

朱子語類曰汪端明少從學于焦先生汪既達時從杲

老問禪憐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
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
而歸亦奇士也

梓材謹案朱子全書載是條原注云焦名竑字弱侯南京人清修苦節之士其名與里與本傳稍異

謝山句餘土音賦大搤焦徵君講舍詩光堯臨御日
搭學正褒崇乃有游楊侶偏追箕潁風翹車辭上相
徵尚託冥鴻小隱大搤水長瞻太白峯道隆心倍古
德盛禮彌恭慨自夷吾輩相尋放誕中乍逢驚獄獄
侍久始融融漸醉醪味同遊元氣冲簽書傳正派

端憲溯芳蹤學錄遺高第圖經失寓公徵文原脫落
考獻益冥蒙一綫從誰考陳編賴直翁原注云焦先
生公路爲程門弟子顧不見于伊洛淵源錄爲吾鄉
寓老顧不見于志乘向非史直翁之集則無考矣

補進士周先生純明

梓材謹案二程傳大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明日明道謂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云云邵氏聞見錄作明日悵然謂門生周純明云云果係明道之言則先生亦明道門人矣聞見後錄有云全伯程伊川子壻

補孟先生厚

附錄

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伊川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索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補博士謝先生湜

雲濠謹案魏鶴山嘗跋金堂謝氏所藏伊川程氏眞蹟

梓材謹案宋志載先生春秋義二十四卷又總義三卷經義考並云佚

附錄

伊川與先生書曰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會通觀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青陽夢炎曰麟經在蜀尤有傳授蓋濂溪先生仕于合伊川先生謫于涪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于伊川以發明繩削之旨老師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討論傳諸其徒守之不變熏陶漸漬所被者廣如馮公輔朱萬里張習之劉光遠諸先生皆一時所宗

補李先生參

附錄

黃東發曰程氏外書李參錄拾遺以望道未見爲望治道太平恐于本文有增

雲濠謹案先生爲其兄質夫春秋序見晁氏郡齋讀書志又案四庫提要於二程外書云凡撰朱光庭陳淵李參馮忠恕羅從彥王蘋時�ececi芝七家所錄

補徵君譙天授先生定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於劉白水傳言先生嘗從二程子遊魏鶴山記鄧州四先生祠堂言河南之學以先生與謝持正爲大徒高第似先生不必列於私淑者則本朱子之說也

附錄

伊川貶涪陵先生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遊詠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

朱子與汪尚書曰郭子和云譙天授亦黨事後門人某見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于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爲然至考其它言行又頗雜于佛老子之學者果何事耶

王雪山記涪陵先生祠曰涪陵譙先生初習佛伊川授其學以大學中庸而指其法以敬先生悅之棄家破產疲曳妻子以從之遊及其困飢且死不以非義之粟而易將殞之命非天下之豪傑其能建立如此哉往余在都有不悅伊川之學者爲余道之余曰建炎之初詔起譙先生于河南無所蹤跡有野人道使者入嵩山深絕見先生臥土屋衣襦釜甑皆塵強擁起之既至與宰相不合遂去不知所之此孔子所謂遯世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天地造化有不可羈紲或攝受之無難可謂有力非耶制伏虎豹非西方獅子不能他非余所知也是時尚未知先生之詳後數年過涪陵見伊川之孫太守程公示余以武夷胡公憲河南郭公雍諸文且道所未盡者乃得其本末出處大悉初涪陵未有先生祠堂公至始克爲之險遠幽仄有此足以重天下而無與揚之至今蓋其後徙于伊洛而轉仄于吳楚存沒皆不關于故鄉其流風宜雖于先生無所爲虧而鄉黨之典與牧守之職則爲曠非公道問學之則恐其于程門亦有未純師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

敎敎化念其祖而欲崇其徒奬其先賢而欲風厲其後來者誰與領此堂成而余來非平時有慕于其中而竊見其餘末又誰當言之此豈偶然乎哉

梓材謹案是記又言先生起布衣爲通直郎直祕閣喪亂莫知所終或云終於嵩山少林寺又云隱居青城之老人村易姓治於冷涵存云

補 承議趙先生彥道

景平問答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于利故便不是

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補 祕書唐先生棣

錄伊川語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宜誠意去格物其理速卻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棣問禮記言有忿懥憂患恐懼好樂則心不得其正如何得無此數端曰非言無只言有此數端則不能以正心矣

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苟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

棣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于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

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如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倩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棣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心中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非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歟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貫之曾子便理會得遂曰唯其他門人便須辨問也

棣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

棣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

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

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于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于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于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

又問才出于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惡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一自暴自棄是也

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幹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爲輪轅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

又問性如何曰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附錄

楊材謹案四庫存目錄唐氏遺編四卷提要云宋唐棣編又言其嘗受業於伊川程子與門人共記平日問答之語爲此書已載入二程遺書又案四庫提要於二程遺書云自程子既沒以後所傳語錄有李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蘇昞劉絢劉安節楊迪周孚先張繹唐棣鮑若雨鄒柄暢大隱諸家云云是先生所記固諸家之一也

嘗從伊川學伊川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次莫如語孟自是有所得

補暢先生大隱

暢潛道語

以有心息念則慮紛擾一寓諸敬則俱無事
慮而後能得得者對失之名人爲利欲沈湎若失之者
學者能慮而得之然所謂得亦何所得哉

附錄

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
晁氏客語曰有道潛道少時嘗見溫公論性善惡混潛
道極言之溫公作色曰顏狀未離于嬰孩高談已至于
性命伊川笑之又問莫應舉否對曰某之應舉得祿而

已

又曰李曰不欺之謂誠暢曰便以不欺爲誠非也徐仲
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則不息非以不息解誠
也伊川曰無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
黃東發曰謂以心知天爲未然而謂心卽是天固于知
天之上加通徹矣若夫謂道不可離爲未然而謂道豈
有可離不可離何其蕩無繩墨也此暢潛道之錄朱子
註其多非先生語歟

補

范先生文甫

附錄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言四
方
范文甫問趙盾弒其君夷皐又問許世子弒其君買皆
從傳說
唐棣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
文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
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于天子如何曰
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

也

梓材謹案周氏所編伊川語錄又一條云范公甫將赴河清別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謂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眾爾曰唐狄仁傑毀江浙閒淫祠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存之亦無謂公甫恐卽文甫傳寫之訛如係二人則伊川弟子范棫蓋其一人也又一條云范季平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如何曰仁卽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矣是又一范也

補

暢先生中伯

附錄

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倘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
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
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于數謂義起于數
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
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蘖
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
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
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謝先生收

謝收口口人問學于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
是如何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
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先生去和靖曰某謂仁者公而
已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矣

養尹和靖語

蕭先生服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舉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
移知高安縣尉獲凶盜獄具先生審其辭疑之且視其
刀室不與刃合頃之而殺人者得囚誼平民也徙知康
暘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伊川曰西郊陰所凡雨
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
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補舍人李先生處遜

嘉仲問答

問載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
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
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
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曰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
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鬬而
已

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泰卦言左右
民如何曰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
間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于天
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無
人道故曰否之匪人

補張先生閎中

附錄

閎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于數程子答

州改親賢宅教授人對論人主聽言之要纚纚數百言
徽宗謂有爭臣風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語輔臣
曰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經謀願諫官何可缺
此人張商英當國引爲吏部員外郎以父老請歸州宋史

雲濠謹案豫章書載先生著有
接伴遼使語錄幷文集十卷

彭先生醇

彭醇字道源廬陵人登熙寧六年進士第歷守康賀二
州所至有惠政嘗上書議切王氏之學崇寧三年籍入
黨籍政和初以朝奉大夫致仕廬陵縣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澈溪居士楊誠齋爲其文集後序云方其壯也以文明策上第及其晚也以治具最三郡及其老也終以明朝奉大夫年未七十懸車以示子孫雖曰未達亦可以爲達矣

朱先生定

朱定口口人伊川云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
在泗州守官値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後
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卽是無靈驗
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尊敬可也此時
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程氏遺書

賈先生易

賈易字明叔無爲人中進士甲科爲常州司法參軍自
以儒者不媚法令議獄惟求合于人情曰人情所在法
亦在焉乞去郡中稱平歷官侍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
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二曰政事苟且三曰經費不
充四曰人材廢闕五曰刑賞失中言頗切直歷吏部侍
郎卒宋史

雲濠謹案宋史道學小程子傳云蘇軾不悅於頤
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是先生之於
伊川大略與
朱公掞同

張先生杲

張杲字暘叔口口人程氏弟子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暘叔記得有
墓誌見聚珍版文集類
雲濠謹案宋志有張杲周易
象成若圖一卷未知卽先生否

時先生紫芝

時紫芝口口人程氏弟子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宋文鑑載張思叔終州思堂記云金壇
太守時侯默而好深沈之思下車之六月作堂於
治所之東偏命之曰思且將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以盡吾之才也時侯恐卽先生

周先生綸

周綸

梓材謹案先生之爲程氏門人見解學上春兩堂集特未詳其事實耳

補縣令李□□處廉

梓材謹案唐氏編伊川語錄李嘉仲後有亭仲問答六條亭仲嘉仲似屬一家豈即謝山序錄所云以墨敗者之李處廉耶姑識於此

雲濠謹案周許諸儒學案大劉先生傳中述伊川云廉仲之徒疑謂處廉

侯氏門人

周先生憲詳見震澤學案

侯氏所傳

高先生元舉

高元舉荆門人祁居之寬跋濂溪通書後曰始出于程門侯師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寬初得于高後得于朱文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周子全書

朱漢上先生震詳漢上學案

馬氏門人

補通判何龜津先生兌

梓材謹案道學言行錄載馬公伸撫諭湖廣遂訪得執政汪藻不法事作彈文方具稟而何兌追及於建康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又云公死秦檜場言已功盡取富貴公之子孫漂泊閭中有甥何琥得公之稿累欲上之而其子止之紹興乙亥春琥忽夢公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琥即持其稿以叫閽上聞東平事狀達尚書省者別爲何琥豈先生一名琥耶

焦氏門人

汪玉山先生應辰詳玉山學案

趙先生荼夫

趙荼夫□□人焦公路弟子其上列也隱漫錄

譙氏門人

補知州馮縉雲先生當可

馮時行說

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艮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艮其輔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縉雲文集

古之人以友天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謂之論世尚友此孔子以堯舜文王爲友孟子以孔子爲友其下揚子荀子以孟子爲友射者之志子的射而志的猶不能中況又不志的則射東中西矣李智悅之榜雲安劉廙後小堂曰馮公書

附錄

朱子曰馮時行博學能文其集中有封事云願陛下遠便佞疏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與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其論皇極深合鄙意

王氏困學紀聞曰馮當可謂王輔嗣蔽于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于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爲可廢然伊川往往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會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每求之爻辭離散之閒故其誤十猶五六晁子止爲易廣遠之道

謝山錢曰輔嗣疵類誠有之然未嘗不近人事未可廢也

沈氏門人

知州張先生祖順

張祖順字和卿鄞縣人以父朝議邦彥致仕恩補將仕郎官至知梅州卒先生性質明悟執喪如成人長從鄉先生沈僉判游僉判愛之至肯于家居官所至有聲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幸龍游也以廉勤公平自誓上不負于君下不拔于民終始如一神其臨之聞者竦然平居忿當世利害擬爲奏草以待施用久遂成編名愚見錄藏諸敎子尤所留意朝議有經解雜書數十卷編次實藏對之輒泣下云

樓攻媿集

袁先生方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馮氏門人

補 宗正李子思先生舜臣

隆山易說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于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見羣龍无首此卽天德不可爲首者也考之古書无毋通用則无首者戒之之辭

易之三畫三才自然之數也參之則九兩之則六聖人以九六名爻者雖起于倚數而參之揲蓍之餘數與五行之行數亦无不合焉繫辭傳中論數之文盡于此矣

屯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而趨上

竟舍初而歸五蒙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乃舍上而求二以誠實居中理固得矣而先後二陰陷之故窒塞而不通懼而不安

次

軍事出則尚右故旋反爲左次也春秋左傳師三宿爲

六五寬棄之主以之興師則不暴以之任將則疑于無斷故有輿尸之戒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往者謂君子之上亨卦以氣言爻以位升也

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可以免禍此乃所以爲陰柔之戒

消之遲

卦下故曰尾鬱之他卦以足趾爲喻者也止而不許則易中以大名卦者凡三皆陽畫四而陰畫二三以陰居陽震動不安有凶之象

蓋用凶事如周禮以委積待凶荒以荒禮哀凶札者也益之爲卦初則可以用之于大事二則可以用之于大遷厚下

之益无所不利

天下之事不至于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乎夬

夬初九此以戒君子之未得位而憤往以決小人者也夬九四此爻與大壯九四爻位皆同而吉凶不同者彼震體此兌體也

震六爻陽爻震物者也陰爻受震者也

巽離皆女子之卦而在離則論爻在巽則論男豈非專取畫而生義乎

傳因涉川而論乘木者凡三卦唯此言有功蓋木行水上獨此象爲著也故繫辭傳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未有與者无應故也若在上者有以與之則爲禍烈而可以免禍此乃所以爲陰柔之戒

君子无嚮嚮也

蓄極而通君子之道將盛行于世也程子以說爲設問之辭道爲道路之道疑皆未安耳初在下位未有官守

之命

離兌皆同而性不同傳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濟睽

之功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

六四往蹇來連者以九三九五陽實居當其位而乘承之際實遇之耳

議獄如周官之八議

附錄

樓攻媿曰子思之論易專究心于卦畫其言甚富如中孚豚魚之說前未有發明及此者

蕭氏續傳

蕭先生許 附師李端臣

蕭許字獄英吉水人御史服之從孫也七歲知屬文鄉先生李端臣一見期以偉器特奏名授將仕郎歷調清湘丞改武陵丞以通直郎致其仕卒年七十五方子孫侍疾神氣清爽顧曰吾無一物以遺子孫平生所學得中庸二字今以遺汝言訖而逝 楊誠齋集

舒氏門人

邊先生恢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宗正家學

補侍郎李秀巖先生心傳

丙子學易編

先儒謂上經天道下經人道晉韓康伯非之當矣程子復論分上下經之故其說甚詳晦庵則以爲簡帙重大而已信斯言也則諸卦自可平分爲二易爲多寡之不齊乎愚嘗考之上下篇之卦數雖不齊而反復觀之皆爲十有八故繫辭傳亦言二篇之策則其來蓋遠未爲无意也

訟而見抑者必懲創而無他慮訟而獲勝者將滿假而有後憂故歸而遁其邑人三百戶是固訟而有失也然而无眚者禍止此也或錫之鞶帶是因訟而有得也然而三褫之者憂未已也先儒之說于義固安但辭未順耳

鄭氏曰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

張子以輿尸爲不一先君子曰或者不一也

有禽徐氏作口禽愚謂以極九四田无禽例之則所謂有禽當爲動而有獲之象

卦辭連卦名者四履也否也同人也艮也此皆无義但

有反耳否下三字疑衍

素履往卽中庸所謂素位而行者也獨行願卽中庸所謂素位而行也張子以爲絜潔蓋從王氏而失之

謂无願乎其外者也張子以爲絜潔蓋從王氏而失之

門外之治義掩恩故柔弱則往若門內之治恩掩義故剛者又戒以不可堅正也

剛者又戒以不可堅正也

上三爻曰好曰嘉曰肥取義皆一但愈遠而愈貴耳子夏傳肥饒裕也

夏傳肥饒裕也

賈氏周禮疏云離爲日日圓巽爲木木器圓籠象其穿鑿如此

賈氏周禮疏云離爲日日圓巽爲木木器圓籠象其穿鑿如此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四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立心勿恆猶云不恆其德非謂不令如是也

立心勿恆猶云不恆其德非謂不令如是也

告自邑與泰上九自邑告命之意同蓋欲決小人而命出于下則權柄移而不可以卽戎矣

告自邑與泰上九自邑告命之意同蓋欲決小人而命出于下則權柄移而不可以卽戎矣

張子程子以行止皆凶釋之愚謂當決之時而四以陽居陰失位不進罹无咎其德行次且矣似不必分也

張子程子以行止皆凶釋之愚謂當決之時而四以陽居陰失位不進罹无咎其德行次且矣似不必分也

用見大人荆公程子皆用此道以見大人

用見大人荆公程子皆用此道以見大人

鄭氏曰二據初辰在未未爲土此二爲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廚酒食象困于酒食者采地薄不足用也二

鄭氏曰二據初辰在未未爲土此二爲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廚酒食象困于酒食者采地薄不足用也二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四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乖四爲離火火色赤故云朱紱漢儒象學拘泥如此

乖四爲離火火色赤故云朱紱漢儒象學拘泥如此

居豐而有慶譽易也在旅而有褻命可謂難矣

居豐而有慶譽易也在旅而有褻命可謂難矣

張珍甫曰此卦火以不炎爲利水以不洩爲利

張珍甫曰此卦火以不炎爲利水以不洩爲利

張子曰變言其著化言其漸晦庵先生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二說不同愚以經考之有自化而至于變者如繫辭傳化而裁之謂之變者是也此卽張子之說有自變而至于化者中庸動則變變則化者是也此卽晦庵之意又晦庵又言當通觀之乃可卽此意也

張子曰變言其著化言其漸晦庵先生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二說不同愚以經考之有自化而至于變者如繫辭傳化而裁之謂之變者是也此卽張子之說有自變而至于化者中庸動則變變則化者是也此卽晦庵之意又晦庵又言當通觀之乃可卽此意也

游定夫曰應是无疆指君子攸行言之也

游定夫曰應是无疆指君子攸行言之也

卦辭言元亨利貞者六乾也屯也隨也臨也无妄也革也傳獨于乾析爲四德而屯以下言大亨貞者二自臨以下言大亨以正者三晦庵曰自屯以下釋元亨利貞乃周文王本意得之矣

卦辭言元亨利貞者六乾也屯也隨也臨也无妄也革也傳獨于乾析爲四德而屯以下言大亨貞者二自臨以下言大亨以正者三晦庵曰自屯以下釋元亨利貞乃周文王本意得之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易言利涉大川者九卦辭七需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貞言利涉大川者一謙初六也言不利涉大川者一訟也言不可涉大川者一頤六五也言利見大人者七卦辭四訟蹇萃巽也爻辭三乾九二九五蹇上六也言用見大人者一升也言剛中而應者凡五師也臨也下應上也无妄也萃也

易言利涉大川者九卦辭七需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貞言利涉大川者一謙初六也言不利涉大川者一訟也言不可涉大川者一頤六五也言利見大人者七卦辭四訟蹇萃巽也爻辭三乾九二九五蹇上六也言用見大人者一升也言剛中而應者凡五師也臨也下應上也无妄也萃也

升也上應下也以卦論之二五相應者凡三十聖人惟于此五卦言之略舉以明義也必爲之說則鑿矣

後夫謂上六乘陽无順從之義

言光明言尊而光皆以艮止取義

需于利涉言有功此言有事有功者需之久必有其功也有事者亂之極方進而有所事也

乾行以理言天行以氣言此爻不可不辨

蠱剝復言天行義同

咸恆萃皆兼天地萬物言之其專指天地而言則復與大壯而已

小事吉與小過傳同程氏以卦才之善釋之似非也志行正惟此與臨之初爻兩言之

乘剛之義傳凡五言之屯二豫五噬嗑二困三震二而象傳又有柔乘剛柔乘五剛蓋舉其重不必盡見也

何可長也凡四言之此爻與豫之上六中孚之上九皆戒之之意若否之上九則幸之之辭也

順巽之義此及漸六四家人六二凡三言之巽體此與家人則但取其義耳

而進于上乎

位正當此及否兌中孚之九四六四言之孚于剝之屬正與此同否中孚又自有意

或言有慶或言往有慶而大有慶者獨于此爻與頤之上九言之其吉可知矣

志在外此與咸初六渙六三言之皆內外之相應者

渙六四言光大也雖无以字義與此同

中以行願此中字恐與上爻中心之中同

又誰咎凡三言之在解與節者其意不同

困九五亦云以中直也義與此同

志未得蹇謙之上六困之九五義與此同

易而无備也晦庵曰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愚案此說本出程子然以爻論之柔得尊位大中則不失于弱矣張子曰君子至平易有何關防擬備惟以抑威儀維德之隅儼然人望而畏之既易而無備則威如乃吉也此雖王氏舊說于文則口矣

抑威儀維德之隅儼然人望而畏之既易而無備則威如乃吉也此雖王氏舊說于文則口矣

象言君子五十三言先王七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渙言后三泰復姤言大人與上各一離剝先王者立法創制者之稱君子者有德有位之通稱上者在人上者之通稱后者有天下者之通稱大人者德位並至之稱此卦六五不爲君位故指陽爲上而不言后王傳言得中道凡四離以六居二固得中矣而此爻與解

夫皆以九居二是以陽居陰爲得中也豈非所謂時中者歟既濟六二與此同

皆不長大壯上六同此意

行中疑與泰爻辭中行同意

志在內此及蹇之上六兩言之內謂內卦

未失道與睽九二同

未光也與震九四兌上六三言之

聰不明也與夬九四同豈非澤上于天亦爲水涸之象乎

終不可用也此及豐九三兩言之大抵一意

后卽書所謂元后也省方卽觀之省方也王氏以方爲事張子以后爲繼體守文之君疑皆失之

義无咎也此及解漸既濟之初爻凡四言之意各有異蓋解漸自可无咎此及既濟則有謹戒之意耳

未富也愚聞之邑人班道新曰无妄之福未可以爲富也

固有之也益六三與此同

豐之五爻之四言有慶略與此同至于中有慶往有慶則各以其爻義言之若所謂大有慶者則有取義亦可醜也此及解之三凡兩言之義蓋一耳

得中道也解夫之九二皆言之渙之六四渙其羣而傳曰光大也此爻憧憧往來與渙之四正相及故其辭然

无所咎與離九四同

不可大事與豐其沛之意同蓋剛雖得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

无所疑也此及升之九三並言之此決于退彼決于進時之宜耳

爻辭言九二貞吉者三而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濟之六三貞凶而象言位不當而此變其文者未當位也案諸爻失位者皆云位不當而此及解之五則當盡去羣陰乃爲得耳

益之五損之上皆以益下爲大得志與升于尊位者同聖人之意可見矣

後漢向長讀損益二卦喟然歎曰吾今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愚謂君子生順死安未聞以死爲貴也貧賤之人固窮怨咎然得其大志而大行于天下非達而在上者能之乎長之言非易之意矣

五比于六非其罪也但時位如此則中心歉然自爲未光耳晉之道未光萃之志未光與此大同而小異

中正也與井之升同皆陽剛在上自然中正故不言以有慶有喜大意略同所從言之異者恐此叶韻耳

雖不當位象與爻傳三言之小畜乃爲无位此爻與未濟則爲失位耳

以中直也與同人之乾同義及无異受福也與井之坎同

未當也案歸妹之大壯贊辭同此而韻叶之皆爲平聲

則此言宜與需之小畜贊辭同義

吉行也與豐九四之吉行大同小異

此言亦爲井地設勸相朋友相助相扶持之意

時舍也與乾九二文言傳同王氏程子以文言爲次舍之舍此爲取舍之舍晦庵皆讀作上聲愚謂二卦音義固所當同但皆作去聲乃爲愜耳時舍猶云時止

順以從君小人之事也君子則可否相濟不但順從而已

醜類也三與初二爲同體上比于四則離其類矣婦謂

四自三論之四非婚也乃寇也能禦之則與其類爲能順以相保矣

豐六二與大有九五贊辭同上下之位爲少異耳

得願也與漸九五略同

志未變與家人之漸同義志變則有他矣

司馬談六經要指引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此令繫辭下傳中語也故相承以繫辭傳爲大傳然劉向封事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此豈繫辭傳中語乎意者秦漢諸儒自爲易大傳如伏生尙書大傳耳亦猶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本易緯之文而漢儒所引乃冠以易曰二字卤莽類此要不足據也

書大傳之比其間引繫辭之文而談不考詳誤以爲大也天也陽也日也易也皆指乾也廣也地也陰也月也簡也皆指坤也

愚嘗疑繫辭雜論諸爻似文言之未成者故其體絕相類然坤文言視乾已甚簡略則他卦不必盡作豈聖人姑舉此諸爻以見義例如三陳九卦之比歟

以前章考之辭象皆居者之事也變占皆動者之事也

制器如罔罟耜耒舟楫杵臼之類

案先儒言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似未盡善鄭氏曰自五以上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六十下氣并則成矣其言是也

案韓本天一至地十凡二十字繫于夫易何爲者也之上而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凡四十四字繫于再扐而後掛之下其文參錯不相貫屬故張子又曰聖人之于書亦有不欲一併說盡者或在此或在彼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心盬謹之也晦庵則以爲錯簡移此六十四字

繫于大衍之數五十之上蓋合天地大衍之數爲一章也今案鄭康成言易詩書春秋簡長尺二寸每簡三十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寸蓋古人簡册字有定數每簡三十字則錯一簡亦三十字近世諸儒于經文之可疑者類以錯簡名之然文章句多寡不齊恐非錯簡也但傳寫者偶失其次耳又案漢書律曆志引此文自天一至行鬼神也六十六字前後相連蓋班固之時本猶未錯今從韓本二十字无次而依律曆志本以四十四字附之庶文理變通又有依據也

法象卽前章所謂成象效法者也變通卽此章所謂闔闢往來者也懸象著明言日月麗天垂象最著理者不相侵亂之意且以稅斂言之什一者天下之正貊之道則下侵上矣皆非所謂理矣後世興利之臣往往藉此說以文姦言故不可以不辨

觀象觀法以作易言仰觀俯察以用易言張子謂易言制作之意止取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爲也蓋先儒誤以爲文王重卦故有此論而或者因益噬嗑之象又以爲神農重卦之口口龜山先生遂以爲瞽前之易其誤益以甚矣

文言傳者十翼之第七篇也先儒以其首章八句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非孔子之言故梁武帝以此篇爲文王所作而呂氏音訓取朱內翰之說曰司馬遷謂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信斯言也則古有是言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意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爲古語也愚案春秋傳及戰國時人所

作記獲麟後五十年事疑其取諸此傳如王肅采中庸爲家語之比若謂下文加子曰字以明此章之爲古語則繫辭說卦諸傳豈皆古語乎況繫辭傳文全體與此同故愚疑此二傳往往後人取夫子之說而彙次之故文勢節目頗與中庸相似王氏註本附此篇于經卦末晁氏從古別出爲傳今從之

褚少孫補龜筴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生滿百莖漢儒之說如此今健爲郡田野閒生此蓍草一本百莖絕無餘支愚親觀之但長可二尺餘不盡如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丙子學易編一卷提要言其所取惟王弼張子程子郭雍朱子五家之說而以其父舜臣易本傳之說證之亦閒附以己意云

先儒之說也

附錄

高耿堂跋先生學易編誦詩訓曰秀巖先生近世大儒也世徒見其論著藏于明堂石室金匱玉版遂以爲史目之不知先生中年以後窮極道奧經術之邃有非近世學士大夫所能及者又其天質彊敏絕人三禮辨二十餘萬言二百日而成學易編二百八十日而成誦詩訓亦踰年而成攷訂鄭王孔賈之謬折中張程呂朱之說精切的當有功于學者爲多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春秋考義十三卷丁丑三禮辨二十三卷中興藝文志言三禮辨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據大戴之書疑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註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門而詳識之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井研李伯微撰編首有國史院劄子行下隆州宣取高宗繫年要錄指揮孝宗光宗兩朝繫年要錄指揮公牒三通自序二通故大綱細目粲然悉備史家巨擘也據此則史傳遺其孝光繫年要錄指揮矣

補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

李貫之語

敬能集義義不離敬敬不容不義義不容不敬敬義夾持則心常存心存則心熟而智益明敬義二字該盡六經語孟中所言之理

蓋文不高則不傳文高矣而節不能與之俱高則雖傳而不久是故君子惟節之爲貴也

附錄

虎邱論和靖祠詩曰涵養當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去

雙輪跬步不可移夫子愛師說惟敬實所持升堂逮易簀參倚日在茲遺言落人聞考論極研幾是心要收斂中不容毫釐大學著明德格物及階梯放心苟不收窮格將安施古人貴爲己末俗多外馳豈無實踐者茲爲當反思晚生拜遺像敢荏跪陳詞願言服予膺沒齒以爲期

王魯齋曰李果州雖不及師文公卻能尋訪考亭門人相與磨礪此詩不特提出和靖精微處爲學之要盡在是矣讀者盍潛心焉

黃勉齋誌其墓曰賁之以疾終于江州之寓舍聞之者識與不識莫不咨嗟涕洟相與語曰是刻意勵行求聖賢之道而能踐其實者是立天子殿上危言正色爲宗社無窮之計者是悉心救災捍患江東父老子弟數十萬皆得全其生者是利祿不能動其心者是危險不能易其守者斯人也止于斯可哀也夫又祭之曰晦庵先生以孔孟周程之道誨及後進見而知者固有之矣聞而知者非吾賁之耶賁之聞晦庵之門人則虛心屈已而與之友得晦庵之遺書則手鈔口誦而講其疑昔之門人雖同堂合席然往來不常或得其一而失其二賁之雖殊方異世旁搜博採乃反總其凡而會其歸而又篤信力行切問近思毫釐必辨精麤不遺故其動容周旋莫不有則出處進退莫得而疵眞西山祭之曰君之天資清明純粹君之學問深潛篤至氣夷且溫而毅然有難犯之色行峻且方而泊然亡近名之累昔在芸省交情最親及使江東同心拯民我或君違君弗以爲忤君雖我從我豈以爲恩君舟西旋我旆南下相與夜宿金山之上江濤聲壯風鐸震撼偉

勁論之英發旁森嚴于鬼神至于天理人欲消長之機吾道異端邪正之辨嚴毫釐之剖析極涇渭之區分方且自視欿然念窮格之未精舉措之多戾期舍舊而圖新蓋其用志之剛進道之篤倪焉摹摹而弗自已者直欲古人之與鄰

宗正門人

僉判李先生維正

李維正字仲父蒲江人少力學誦書窮晨夜長游成都學官受知子仙井李舜臣遂寧楊輔楊甲兄弟舜臣親

授尙書小楊亦相與上下其議論登紹興八年進士調漢州戶掾僉仁壽禾麥甘露呈祥者七邦人繪爲七瑞圖僉書大安軍判官逆曦變起潔身自全後辟僉書劒南西川節度判官嘗著書翼論至是翼孟猶未成書公退則竟其說內外勞勤遂得疾卒 魏鶴山集

文節門人

牟先生桂 父忻

牟桂井研人父忻字伯廣貧不能自振爲後學師歲贄束脩以給履艱居約有人所難能者以先生始仕龍水乃

說于禰曰書生初筮毋苟得毋瀆刑官無小爲朝廷憂惜百姓不獨爲家榮也先生嘉定元年進士調龍水尉封父承務郎後知什邡縣嘗命其子才從鶴山遊 魏鶴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乃李貫之門人貫之卒先生狀其行見黃勉齋集

牟氏家學

牟先生子才 詳見鶴山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一

後學鄞 王梓材
慈溪馮雲濠同輯

呂范諸儒學案補遺

張程門人

補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梓材謹案先生兄弟並游程門觀與叔東見二程明道語之以識仁而伊川亦多所答問知先生與和叔皆及大程之門矣

附錄

上蔡作秦教爲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馬涓過之則上蔡爲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

補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和叔遺文

古之所謂天下爲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所至以畫疆以八荒之際爲蕃衛以九州之限爲垣牆列國則羣子之舍王畿則主人之堂凡民之賢而不可遺者皆我之父兄保傅愚而不可棄者皆我之幼稺獲臧理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道分責之事乃下所以事

上之帶渾渾然一尊百長以斟酌其教令萬卑千幼以
奉承其紀綱貿遷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
不辨公私之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
禦無閭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
若功緦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媿亦我族之醜一人失
所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父教之義嘉
善矜不能則母鞠之仁朝覲會同則幼者之定省承稟
巡守聘問則長者之教督撫存天下爲一家賦

附朱子增損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
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
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
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
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終則告于約
正而授于其次

又

月旦集會讀約之禮

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月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于北壁下無鄉校則擇一寬閑處先以少長序拜于東序凡拜尊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于他處俟于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于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爵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

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于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

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肅謝禮者初頃之約正揖就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　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于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陳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　至晡乃退

附錄

伊川曰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明道云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范侍郎表其墓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同智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又曰張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衆人則姑誦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于是爲君卽若蹈大故朝夕從事不啻饑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翫理望聖賢之致剋期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補正宇呂藍田先生大臨

雲濠謹案經義考載先生書傳十三卷佚又書傳一卷佚引晁子止云不載撰人蓋爲程正叔之學者疑諸呂所著也

藍田語要

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帑樂之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

之道必自妻子始

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乎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閒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于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于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

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

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

敷藝也孝友睦婣任恤行也古之教者學不躐等必由小學之學藝也行也大學之學道也德也禮樂射御書小學進于大學自學者言之不至于大學所止則不進自成德言之不盡乎小學之事則不成

古之學者純意于德行而無意于功名今之學者有意于功名而未純于德行至其下則又爲利而學也

周禮直欲無一物不得其所其書無一言而非仁

藍田儀禮說

冠禮所爲脯醢爲醴子設非冀廟也蓋禮有斯須之敬母雖尊有從子之道故當其冠也以成人之禮禮之若謂脯自廟來拜而受之則子拜送之後其母又拜義復

何居

以布爲卷幘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冠禮謂之缺項冠者先著此缺項而後加冠古者有罪免冠而缺項存因謂之免喪服恐與冕弁之冕音相亂故改音問以上士冠禮

物不可以苟合受之以貴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其合也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賛之義乎自納采至親迎皆男先于女所以別疑遠恥成婦之順正也

納徵者納幣以聘之也古之聘士聘女皆以幣交貞潔之女非禮則不行猶貞潔之士非其招則不往是以有儷皮束帛

昏期主于男氏必請于女氏固辭然後告者賓客之義不敢先也以上士昏禮

君子之祭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醮子曰承我宗事詩有采蘩采蘋皆以承先祖其祭祀爲不失職士昏記

諸臣執圭璧孤執皮帛婦人無外事贊用棗栗脯脩天子無客禮唯告于鬼神用幣以爲贄

自天子至于士其臣之貴者皆稱老記曰天子諸侯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列國之大夫使于諸侯曰寡君之老又諸侯使卿弔于他國辭曰一介老某相執繹此天子諸侯之臣稱老者也魯臧氏老將如晉問此大夫之臣稱老者也士昏禮納采主人降授老雁此士之臣稱老者也以上士相見禮

鄉飲酒義云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篤賓也賓雖亦就此洗不曰賓主其之者明以教人者自盡也

賓介與眾賓異矣賓與介又有等故介不拜洗主人不拜賓介與眾賓異矣賓與介又有等故介不拜洗主人不拜既省于賓可知矣眾賓則升受坐祭立飲不酢其拜受者賓長三人餘則不拜省于介可知矣此所以辨隆殺也以上鄉飲酒禮

先王制射禮以善養人于無事之時使其習之久而安之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不疑其所行故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蓋欲其容體比于禮而多中故曰何以

射欲其節比于樂故曰何以聽體之所動耳之所司不在于他是謂用志不分不過于物以上鄉射禮

燕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故燕禮有薦俎而無黍稷食禮酒漿以潄而不獻此燕食之別也饗禮雖無文然雜見于傳記者言醆盈而不飲則不卒爵矣言有體薦則俎不折矣言几設不倚則無脫屨升坐矣此燕饗之別也燕禮

古之選士中多者得與于祭蓋禮樂節文之多惟射與祭爲然能盡射之節文而不失其敬可以奉祭祀矣能

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而中多其誠可以事鬼神矣射儀

藍田禮記說

禮聞取于人不聞取人學者之道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教者之道也取猶致也致子人者我爲人所致而致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己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文不可以有挾況于師乎雖天子不召師況于學者乎

師弟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學之意不誠則師弟之情不親而教不行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別也有別者先于男女天地之義人倫之始內則曰禮始于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婦人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所以別于居處者至矣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不雜坐不通乞假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別于往來者至矣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御婦人則進左手所以別于出入者至矣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敢縣于夫之楎楣不敢藏于夫之篋笥所以別于服御器用者至矣姑姊妹女子子天屬也許嫁則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已嫁而反則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嫂與諸母同宮之親也嫂叔則不通問諸母則不漱裳妻之母婚姻之近屬也壻見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所以別于宗族婚姻者至矣男女非有行媒不相

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筭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與爲友所以厚別于交際者至矣男女不雜坐經雖無文然喪祭之禮男女之位異矣男子在堂則女子在房男子在堂下則女子在堂上男子在東房則女子在西房坐亦當然

出必告反必面受命于親而不敢專也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體親之愛而不敢貽其憂也恆言不稱老極子之慕而不忍忘也出入而無所受命是遺親也親之所習必欲其正苟輕身不自愛則非可以養其志也君子之事親親雖老而不失乎孺子慕者愛親之至也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見之矣故髣彼雨髦爲孺子之飾苟常言而稱老則忘親而非慕也以上禮上曲上

喪不貳事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也後人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于此王制

祀天禮之至敬者也然人道有所未盡故從其祖配之所謂配者當於祀天禮成之後迎祖尸以人鬼之禮祭之必配祭者所以盡人道之至愛凡言配天及郊祀之有尸者義當如此郊特牲

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內則

宗子法久不行今雖士大夫亦無收族之法欲約小宗之法且許士大夫家行之其異告同財有餘則歸不足則取及昏冠喪祭必告皆今可行仍似古法詳立條制使之遵行以爲睦宗之道亦無所害于今法可以漸消析居爭競之醜所補當不細矣大傳

禮樂之原在于一心孔子閒居

以聖人之所性而議道則無不盡以眾人之可爲而制法則法無不行

文王非無武武王非無文止取其一以爲證惟恐名浮于行以上表記

莊生之言非不善也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言之飾也五霸假仁義而行非不美也而後世無傳焉此行之

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
服諸侯大夫士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此上下同也有
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而受越人弔練冠深
衣親迎女在塗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
男女同也深衣

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一句乃尙氣好勝之言于
義理未合成湯改過不吝子路聞過則喜推是心也苟
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況面數乎

人有知不知吾所恃者尙論古之人而有命也時有遇
不遇吾所守者不喪乎本心也志有行不行吾所存者
不敢忘天下也三者義理之所在至於窮不悔達不變

自信之篤者也以上儒行

容體顏色辭令三者脩身之要必學而後成必成人而
後備童子未成人者也自七年始教至于二十則三者
備矣然後可以冠而責成人之事

冠義

以著其傳付之意也未嘗傳而示之以傳付之意所以
使之知繼之之重敬守而不敢墜也
古者重事必行之廟中皆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
于廟聘禮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外而廟受酬有德祿有
功君親策命于廟喪禮既啓則朝于廟皆所以示有所
尊而不敢專也冠禮者人道之始所不可後也孝子之
事親也有大事以告而後行殺則行諸廟猶是義也故
大孝終身慕父母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之謂也以上

古之大孝養志而已雖有三牲之養而不能和其家人
則不足以解愛其養也微矣婦順舅姑何以異此故和
于室人而後當于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
盡藏是亦養志者也養志者順莫大焉故內和理而後
家可長久也昏義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擯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
之修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也貴賤明隆殺
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
于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成俗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易謂易行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物之所由致是故禮有三讓賓有三賓國有三卿上法于月則三日成魄三月成時政教所本禮之所以行也以上鄉飲酒義

君子責己重而責人輕我之不中則反求諸己曰非病也不能也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銜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能之非不肖者所能也此責己之重也彼之不中則曰非不能也病也酒者所以養老與病也揖讓而升以飲其不勝者此責人之輕也相下以飲酒義

輕也 射義

禮之所貴別而已矣貴貴之義有所不行此亂之所由生也燕禮之別故上卿小卿大夫士庶子其席其就位皆有次獻君獻卿獻大夫獻士獻庶子及舉旅行酬皆有序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養君臣貴賤之義極其密察至于此者所以防亂也 燕義

大行人五人四人三人此王迎朝賓之擯也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則主待聘客之擯上公當三人侯伯二人子男一人矣聘禮聘義皆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

士爲紹擯必三人而後備亦舉公禮言之也鄭以王待諸侯之擯爲諸侯待賓客之擯恐未然

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王于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故有祈以幣更賓以特牲者則用財于賓客不皆如此之厚也然禮存其數將使富而奢汰者不敢過制貧而儉嗇者不敢不盡則盡之于禮此天子所以養諸侯使內外不相侵陵之道也 以上聘義

附錄

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

嘗作藍田詩曰背負肩任幾百斤出蹊寸進僅容身先難後獲應如是重愧端居飽食人

又克已詩曰克已功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

汲公祭之曰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溥而不爲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于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

橫渠語錄曰呂與叔姿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褊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于明何以謂之學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和靖語錄曰曲禮雖是末節皆不可廢蓋灑掃應對便是窮理盡性毋不敬四句便是曲禮總目因舉呂與叔詩曰禮儀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卽加衣饑卽食孰爲末後孰爲先

胡五峯曰張譽撫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侯師聖師聖笑曰此呂與叔晚年所爲也又曰某反復究觀詞氣大類橫渠正蒙書而與叔乃橫渠門人之肖者徵往日師聖之言信以今日己之所見此書與叔所著無可疑明甚

柞材謹案朱子序石氏中庸集解云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其說本此

晁子止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中庸大學尤所致意也

又曰與叔編禮三卷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于後學甚惠尚恨所編者五禮中特凶禮而已

朱子曰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爲君子柔爲小人若剛矣須除去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又曰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學最爲近正然不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若其他說之近正者君子猶有取焉

又語類曰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卻許人投牒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呂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盡政事則各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爲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遠器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卻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

又曰向見劉致中說今世傳明道中庸義是義是與叔初本後爲博士演爲講義先生又云尙恐今解是初著

後掇其要爲解也又云呂中庸文旁沛意洽
又曰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先
生曰呂氏飽滿充實
蔡慥軒續近思錄曰呂與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
諸讓治經說得子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于無用
方桐江曰藍田呂與叔初師橫渠後與上蔡謝顯道廣
平游定夫龜山楊中立在程門爲四先生乾用九坤用
六凡例惟與叔歐陽文忠公及文公三人知之

補博士蘇先生侗

梓材謹案先生嘗謂貫于伯淳正叔二先生是其師二程者不獨伊川矣

附錄

呂晉伯薦之曰某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
仕進從張載之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
之如蒙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
樂育之意
程子曰季明安
程氏遺書曰蘇某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音聲橫渠云音
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巽耳不如清

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
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卻不說此
是水之清銀之清云是水因甚置瓷碗中不如此
藍田講友

太學劉先生元振 別見鳥山學案補遺

橫渠門人

補學士范巽之先生育
侍郎遵文
惟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

或者疑其蓋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適將取訾於末
學予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
異端閒作若浮圖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
其徒移其說以爲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
取吾書爲正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
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
敢置疑于其間況能舍一朝之辨而與之較是非曲直
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之以博
文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

乎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滅也故爲此言與浮圖老子辨夫豈好異乎哉蓋不得已也浮圖以心爲法以空爲眞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爲爲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于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夫爲是言者豈得已哉使二氏者眞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爲紛紛然與之辨哉其爲辨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于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楊朱墨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予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正蒙序

附錄

橫渠語錄曰某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尊少故貪于學口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

呂紫微曰范侍郎作庫務官隨人箱籠只置廳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臣所宜詳知也

補龍圖游景叔先生師雄

雲淙謹案張芸叟誌其墓云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藏於家

附錄

年十五入京兆學益自刻厲蚤暮不少休同舍生始多少之已而考行試藝屢居上列人畏敬無敢抗其鋒橫渠以學名家日從之游益得其奧

授儀州司戶參軍郡委以學校徙而新之士皆就業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完郡縣之獄且授以唐張說獄箴使道之坐右朝夕省觀盡心于聽訟買書以給學者

知陝州居無事時常親居學舍執經講問以勸諸生友愛其弟師韓甚篤嘗遇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師韓爲請朝廷雖不從而人皆義之

畢西臺祭之曰嗚呼哀哉吾景叔者止于斯耶功名事業願卒違耶風義慷慨今復誰耶慈仁殷勤孰不思耶

謝山鮚埼亭詩集東潛以子修學案購得直閒游公

景叔墓志見示張公芸叟之文邵公餗之書章公粲之像而安民所緝也題詩于後云關陝淪亡後橫渠學統湮呂蘇僅著錄潘葛更誰陳石墨何從購道文大可珍邵公亦五鬼鴻鑪壯安民

補忠憲种先生師道

附錄

公入對次見都堂李邦彥以下與議和戰之計答對往復而邦彥弗識獨大笑而已是後廟堂懲二月一日劫寨之事自此因噎廢食公與李綱遂俱擊其肘公知兵

有謀艱難時獨巍然有柱石望爲執政所二三故使其進退翕忽終不能用

朱子語類曰昔人嘗問尹和靖世難如此孰可以當之者尹曰种師道可曰將則可矣孰可以相久之曰亦只令師道做也好一日召師道來全不能言遂不用許翰時爲諫議爲徽宗言當今之世豈可令閒而不用上曰种老不堪用矣卿可自見种問之如何往見之种亦不言許曰上令某問公公無以某爲書生某以爲今日之兵云云要從其去而擊之意种方應謂彼云云今不可擊俟其過河擊之許爲上備言其意方用之种關西人之象而安民所緝也題詩于後云關陝淪亡後橫渠學統湮呂蘇僅著錄潘葛更誰陳石墨何從購道文大可珍邵公亦五鬼鴻鑪壯安民

補忠憲种先生師道

附錄

公入對次見都堂李邦彥以下與議和戰之計答對往復而邦彥弗識獨大笑而已是後廟堂懲二月一日劫寨之事自此因噎廢食公與李綱遂俱擊其肘公知兵其性算獸與中朝士大夫不合一日因對淵聖曰朕已與和矣种子此全不能有所論但曰臣以甲兵之事事陛下其他非臣所與聞

補修撰李滌水先生復

梓材謹案樓攻媿序靜齋迂論言先生及與橫渠浮休諸公游所著滌水集四庫書目提要云是集如謂揚雄不知道謂井田兵制不可遽言復古皆確然中理其他持論亦皆醇正不止朱子所稱論孟子養氣一條又久居兵閒嫻習戒事故所上奏議大都侃侃建白深中時弊亦不止洪邁容齋隨筆所稱排詆邢恕諫用戰車戰艦二疏至其考證今古貫穿博洽於易象算術五行律呂之學無不

剖晰精微具有本末在宋儒中可謂有體有用者矣

滿水遺說

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于頌矣

槨氏爲量鄭玄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舊有一銅斛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扈命正人出師復扈邦賜有功師氏而斛亦皆備

孔子世家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測桓麓之災斯以爲聖而已矣何其陋也

梓材謹案深寧困學紀聞考史引漫水李氏說如此謝山三箋云漫水原本作淇水按淇水乃李侍郎清臣有集其年輩稍前於漫水漫水則復也闕氏改淇爲漫殆以是書引漫水爲多耳

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于唐仁憲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于山硤閒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廟像豕首而冕服舊傳鯀入羽淵化爲黃熊又云鯀爲玄熊熊首類豕肖像以此而廟乃稱禹非也然鄉人不敢以豕肉薦必致神怒大風發屋

拔木百里被害

朱子曰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言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離齬以伏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所新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卻在何處而李氏此說又何所考也李氏之學極博所論禹像豕首當是緜廟爲黃熊之像而不考漢書啓母石處註中言禹亦嘗變熊則俚俗相傳塑禹像爲豕首自不足怪也

梓材案朱子文集記漫水集二事其一記而辨之如此其一即因邢恕之奏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住而漫水先生本傳朱子辨之曰禹貢所言雍州貢賦之路亦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如恕策矣復之言乃如此何也

補

太學田誠伯先生腴

梓材謹案先生說讀經自當先看說傳因李君行說而言其不然非專爲其叔明之而言見經義考

補

太學鄧彥明先生淸

附錄

從橫渠學易至崇寧大觀時還築室先塋之側聚書千卷角巾鶴氅徜徉其閒鄉黨敬之不敢以名字稱因其嘗應八行舉呼爲八行先生年八十四閒

補

待制張淨休先生舜民

梓材謹案先生又號矴齋

芸叟易論

妙萬物而爲言者道也妙道而爲言者元也天地之大不能加于道道之妙不能加于元仰觀而俯察探往而知來天地之蘊不能逃也故曰不能加于元也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坤之彖曰至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坤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坤之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萬物可資也所謂資之以始資之以生

者果何物哉故其探幽而議類察微而知彰見明則仰之以日月履濶則俯之以江河見賾生則知其地力也又烏覩其資始之功哉始不可見況于元乎

元者聖人之賾也亨利貞百姓與能焉故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者天之化也能統天之化者惟元乎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凡此皆亨利貞之功也先立乾元之功次言三德之效終著人物之性萬物皆有性性其情者唯

君子能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唯聖人能之如下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互爲體用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善之長況天道也體仁足以長人況君道也亨者嘉之會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嘉會者時也合禮者朝廷鄉黨之事也君明臣良化行于上而格于下天下無犯非禮三代之盛皆是也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凡言利者有徇焉爾徇利而忘義則爭端作唯義之所以爲利者先義而主和先義而利物也主和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湯武是也貞者事之幹也又曰貞固足以幹事自無名而至有事其漸可知已幹大患濟大難唯堅貞幹固者能之參之以權挾之以霸危而克存顛而克扶皆可也期于濟事而已復何嫌哉

孔子文言不以乾加元直曰元者善之長明雖乾之大不能加于元用之周而不能充于體故曰乾元用九天德不可下治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前言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此言乃見天則申明用九之義也孔子以乾之六又三復重言之聖人之意深矣夫天下之勢陽乘陰尊

臨卑賢役愚此禮之常也兩貴者則不能相事兩賤者則不能相使彼乾陽物也九陽數也以陽用陽則孰爲受制以貴事貴則孰爲祗役故必以乾元乃可用九九既爲用則天下之法較然可見也孰爲天下之法則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是也其功如是彼享利貞者疇敢往參焉然雖不若元之用九其與有功焉皆由此出矣

卦具四德者有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坤之利牝馬屯之利建侯至於諸卦各因其德唯乾不言所利孔子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以言天之

道無所不利也

王弼曰凡卦具四德者則專以勝者爲先故曰元亨利貞也其有先貞而後亨者由于貞也容有亨利貞先于元者乎弼之此論未爲確也然常究之卦具四德者必從曰大亨以正四德者本也大亨正者事業也本原其始也事要其終也聖人行法如是所期事遂而遠災保常而免咎含此則凶吝隨之矣凶悔吝不能免亦何言易

畫墁集

天下之事非一不靜則不能勝也故因其所居及其所職因其所職及其所憂自一室而及天下然所謂靜者不在乎地而在乎人不在乎人而在乎平心也 靜勝齋記

學校之設所以教也教之大倫忠孝是也當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雖潔己之童子有常之人狂狷之士亦所不棄者欲以教也冉求一賦粟將鳴鼓而攻之欲以爲教也教者取其材而爲教者必責其成材苟取其文章而略其德業則奈何其爲教哉 四賢堂碑陰記

張芸叟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求見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無書史可遣日因取架閣陳案觀之見其枉直乖錯違法徇情無所不有且以夷陵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老蘇父子亦聞之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嘗謂人曰我于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王氏困學紀聞曰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于微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

張氏講友

教授汪清溪先生革 詳見滎陽學案

藍田門人

徐先生口

徐生在太學而卒呂博士率其僚往弔而哭之慟周行已躍而起曰於美乎哉師弟子之風興矣因書其事周淨

游氏家學

機宜游先生靖

游靖景叔長子舉進士爲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嘗句泰鳳路機宜文字有學行克似父文章簡易順理時以爲工（武功縣志）

邵氏家學

補

邵豪谷先生整

雲濠謹案閩書載先生於合沙學易傳六十四卦圖說及春秋元經其纂集圖序甫就而卒經義考引之作劉整非也

張氏門人

忠愍孫先生昭遠

孫昭遠初名大年字顯叔其先眉山人八世祖長孺起書樓延名士講學蜀人號書樓孫家祖抃參嘉祐政事虞謚文懿葬開封子孫遂爲開城人先生幼警敏力學善屬文年二十四登元祐九年進士第時策問首及熙豐凡不主新法皆在末甲先生其一也調長沙尉潭帥張芸叟舜民文學氣節名天下奇其器識厚禮之教以立身行己方丁外艱服除主永興簿徽宗初元芸叟自謫籍起爲諫議大夫不數月遷吏部侍郎先生移書曰明公爲諫臣今天下事可憂者非一不知何所論而遷擢如此其速中外疑焉因係時事所當言者芸叟以其書奏曰昭遠非獨曉臣一身進退之分凡今日急務不假臣言略盡之矣尋辟爲河東經略司勾當公事免官復起爲天興縣主簿歷除河北燕山路轉運副使靖康元年召爲水部員外郎虜陷洛陽京師戒嚴特除祕閣修撰西道副都總管許便宜從事建炎元年高宗卽位詔入覲先生御下嚴整所過肅然除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會罷四道都總管以先生爲京師北路制置安撫使西師旣非所隸悉引去先生數以洛無城池而強虜對境侵牧之狀聞于朝又與諸子書曰今日捍禦甚難若假一歲庶或可保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爲忠義死耳汝曹加意讀聖人書行古人事無以我爲念虜兵來攻先生悉衆捍禦驍將姚慶戰偃師死之先生卽命將官王保等奉啓運諸殿神明道走行在虜兵益熾戰益不利而虜已破岐雍秦隴南侵唐鄧陳蔡潰

兵益熾先生猶招集之已而見其麾下單弱欲擁而南
先生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今將何
爲叛兵怒起擊之遂死焉官屬從者皆死詔贈徽猷閣
待制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先生天資孝友輕財重義
遇事剛果議論詳明待人一以至誠未嘗附麗于進好
學老而不衰與人商論古今及本朝故實纚纚可聽晚
值時艱志大而命不副卒以身殉士論惜之周益公集

附錄

梓材謹案名臣言行錄載先生爲忠愍公而宋史忠義傳遺其詮

張南軒跋公帖曰公之數帖其處死蓋已素定事豫則立豈不信乎自鼎鑊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眞其說流遁蠹壞士心波蕩風靡中朗變故仗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篤者知其有自來也觀公訓敕請子從事經史大抵以實用爲貴以蹈虛爲戒其不受變于俗可知卒有以自立宜也

藍田私淑

程先生永奇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氏續傳

李先生龜朋附門人錢象祖

李龜朋字才翁自號靜齋長安人滿水先生之孫也寓柯山嘗試流寓爲魁選錢忠肅端禮聞其賢延致館下丞相象祖嘗從之學先生學有本原又自刻厲素安貧約粗給卽止家無冠裳通謁止稱長安李某台之人無貴賤老少莫不敬而愛之幾如康節之在洛也丞相屢出仕與之偕行有直諒多聞之益所著述論五十餘篇

攻媿爲之序樓攻媿集

蒙谷門人

補

知州蘇雙溪先生大璋

雪窗謹案閻書言先生事母孝嘉泰中邑大水塾溺饑簞乞常平粟弛賑施民賴存活

藍田續傳

義士陳先生有槩

陳有槩字希說長樂人至正中築鄉約堂于藍田書院之旁中祀先聖以朱呂二先生配享朔望舉行藍田鄉約使鄉里子弟講學于中嘗與歐陽佐往來論道尙書貢師泰爲作義士記福建通志

知州劉先生燿別見魯齋學案補遺

李氏續傳

周許諸儒學案補遺

浮沚師承

馮先生參

馮參初名口口口人浮沚之師也浮沚爲之贊曰舜盡事親先生實能以庶被逐慟哭于庭恐傷親心順命以行假卜以食迺徂于京元豐元年補國子生三歲告歸父猶不聽稽顙自責以顯厥誠遂名曰參以慕于曾迺

與其弟復來自西不得于親不遑孝思愛心耿耿望白雲飛寶隱不言人莫之知吾非斯人而誰與歸又爲之辨曰或問先生何如而子欲以爲師乎哉曰先生之孝于親友于弟雖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吾不是師而將何師乎 周浮沚集

蔡氏先緒

蔡先生汝平 附子元嘉

蔡汝平平陽人君濟之父也與君濟及季子元嘉浮沚稱其皆爲儒者 周浮沚集

程呂門人

補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梓材謹案溫州志稱舊志及永嘉志俱載先生永嘉人浮沚書院即其故居文獻通考則稱其宅在謝池坊而瑞安志載先生與其父墓在瑞安杉坑考文集陶隱居丹室記稱維揚君少遂令瑞邑行己以邑民仕於鄉校則先生祖繇在瑞安而卒葬父墓之側此言良是

浮沚座右銘

惟余之生兮父命以名謂余曰行己兮俾充夫性之所能曰汝立志必高而宏曰汝學道必思而行待人過厚可以保生責己盡詳然後有成人惡勿記人善乃稱切磋琢磨孰無朋友惟善可親惟敬能久聞過必改見善斯守誠心行此惟汝之有聖人何得不輕小善爲無益聖人何得不恃小惡爲無傷告汝以行己之道汝慎無忘嗚呼子乎年既成人矣而行實迷其塗嗟已往之無及念來今之可圖汝尚不守惟汝不孝惟汝尚無知惟汝無敬敬之戒之久乃知效

浮沚勸學文

天地之性莫貴于人四民之長莫貴乎士士之所貴者以學而已然人皆有可學之性而或不得學者蓋由出乎貧賤之家日迫于饘粥之不暇所以汝爲下愚終身不靈以貽笞戮無所不至此人之不幸也諸生生于富有之家復賴父兄之賢使得從師爲學一身亦幸矣然而父兄願望于子弟者豈幸一身而已哉亦期于有成將以幸一家幸一鄉又推而廣之幸一國幸天下也當今太平之世不能力學期乎有成以幸一鄉一國而及乎天下以副父兄之願望亦自棄而已語曰將相寧有種諸君勉之哉

浮沚經解

敬者君子修身之道所以閑邪而存其誠者也敬斯定定斯正正者德之基也慢斯怠怠斯邪邪者德之賊也儼若思者非思也凡思者其心必有所止有所止者其耳目視聽必有所忘蓋其心定者其容寂此儼者所以若思而非思也安定辭者易所謂易其心而後語也蓋一辭之不中皆心之過孟子所以謂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而頤之養正君子所以慎言語是以存于心者既見乎辭考其辭者亦可以知其人也敬則無敢慢民莫不愛矣儼則人望而畏之民莫不敬矣安定辭則

其言善民莫不應矣敬也儼也安定也舉乎其上者如此所以安民之道也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人之所以有傲者何也以其有我而已矣以我爲我則彼爲之對矣彼我既分勝心生焉強此而劣彼所謂我也傲不足輕彼適所以害我是心且不可有況可長乎若我既無我則彼亦無彼何傲之有人之所以有欲者何也以其有物而已矣以物爲物則我爲之役矣物我既交愛心生焉忘已而徇物所謂欲也欲不足以益我適所以喪我是心且不可有況可從乎若物既無物則

我亦無我何欲之有人之志所以滿者所志者利也志在利者利得其志必滿志滿者必驕由志道者觀之不亦隘乎人之樂所以極者所樂者物也物得其樂必極樂極者必淫由樂道者觀之不亦鄙乎傲不可長欲不可滿樂不可極

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質其所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直使天下之不直者直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所以飾外貌所以養其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尸所以象神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尸故君子之坐如尸之立如齋故君子之立如之坐如之齋所以接神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齋故君子之方是時也其心寂然而無一物其孚顒若而無他慮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以我爲我則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聖人常顏子久其餘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學者舍是何求哉坐如尸立如齋

今之所以妄悅人者不有求于人必欲道己責也所以命何爲而妄說于人哉君子不矜而過必改何爲而費辭費者不有矜己能必欲辭己過也君子無求而安于于辭哉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居上而逼下則踰下之節侵侮者失人好狎者失己君子居上不驕爲下不亂與人不爭處己必敬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天下莫不爲善豈人人爲舜也哉非也方其爲善其心則舜之心也天下莫不爲利豈人人爲跖也哉非也方其爲利其心則跖之心也故人不可以不爲善也

修身者必敬踐言者必忠忠與敬者善之大端入德之要也故曰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篤敬則行修矣言忠信則言道矣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行修言道所以爲禮之質也以上修身踐言謂之善行

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性者道之質也禮樂者道之具也文之以禮樂

聖人之道言所不能傳而非言亦無以傳是故善學者因其言而求其心躍然有得于中然後合之于聖人之道果無以異也而後爲之是亦聖人也故見而師之于當時者易聞而師之于後世者難知其難而能難者孟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某一人而已

盡其大心以充其性遂以小見爲大道止于斯裏由生萬物皆有太極太極者道之大本萬物皆有兩儀兩儀者道之大用無一則不立無兩則不成太極即兩以成體兩儀即一以成用故在太極不謂之先爲兩儀不謂之後散殊而可象者爲物物者陰陽之迹也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清通而不可象者爲神神者陰陽之妙也故曰陰陽不測謂之神不測則不可謂之二成物則不可謂之一一陰一陽之道而深歎夫君子之道鮮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不及乎中庸之或偏而不知學或學之不至而小成此皆賢者之過所以君子之道鮮也夫所謂君子之道中而已矣或偏于仁或偏于知過乎中者也日用而不知不及乎中者也太極即中也中即性也太極立而陰陽具乎其中矣性成而陰陽行乎其中矣是故易之爲書陰陽之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是者然而得所謂君子之道者寡而過與不及者多此孔子繫辭所以明一陰一陽之道而深歎夫君子之道鮮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

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浮沚文集

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互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八荒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 易講義序

聖人達則化人以德窮則教人以言其窮也其達也皆天命之以成人而已堯舜湯文化人以其德者也孔子

教人以其言者也 論語序

禮記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巘在應對進退之閒而其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習而卒于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理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 禮記講義序

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于舜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于跖而孟子以爲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閒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爲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于舜莫不爲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于跖而匹夫卓行一不受嗟來之食此其爲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矣尋常之人簞食豆羹之不忍此其爲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惡之者謂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爲天下者爲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身以有仁

義之實也 謝祭酒司業書

越石父之賢人也終無已乎脫之縲紲而弗謝一人闔而詩絕何其嚴哉雖然石父以君子望晏子者也然非人之情也設于晏子可也惟晏子能受盡言而善改過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非此之謂乎 論晏平仲

風化所以動民心法制所以定民志法制立而風化行故廉恥興而忠厚之俗成然欲善俗莫若擇吏良吏之所施設則各論俗而尚教矣必同條而共貫哉 問風俗盛衰策

守位莫大于得人心聚人莫先于經國用

賢者在位則朝廷尊朝廷任賢則天下服 以上上皇帝書

漢文帝時幾至刑措而賈誼有流涕太息之言唐貞觀

時米斗三錢外戶不閉可謂治平矣而馬周所建言皆切一時蓋天下未嘗無事惟其安不忘危所以常安治不忘亂所以常治今欲不忘儆戒于無事之時以防危亂于治安之日將亦有所謂流涕太息事有切于一時者乎（周馬周所言策）

堯舜之後世之士皆堯舜之學也而曰不可及焉則不學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人焉而爲曾子之孝其親者吾必曰曾子而已矣吾不知其不可及也有人焉而爲舜之孝其親者吾必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教其舜而已矣吾不知其不可及也（馮先生辨）

君嚴嚴而安恣睢者乎使其臣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薄吾忍觀之哉（跋薛慥卿臬雅文）

學也者學爲人者也思爲人不可以不敬其親思敬其親不可以不敬其身思敬其身不可以不敬其人（薛文清辨）

博于古今而不知道謂之多聞可也而不可謂之善學善于辭章而不知道謂之能文可也而不可謂之善學

然則如之何斯可謂之學乎在乎明吾之善以誠吾之身然後知道之爲道也（儲端中字序）

天下之不足者生于貪安于分者常自得力不足而求仕智不足而求名曉亦滅矣（樂生傳）

附錄

其上宰相書曰某少負羸疾不樂通物泯然居閒纂慕存心養性之說于周孔老佛無所不求而未嘗有意于進取

又上祭酒書曰行己七歲就傅授句讀誦五經書十五歲舉屬文十七歲補太學諸生學科舉文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于是始知聖人作書還後世在學而行之非以爲文也早晚思古人之修德立行

示負書詩曰平生萬卷漫多聞一悟中庸得本眞從此盡將裨醬瓿只於心地起經綸

樓攻媿曰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建安游公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己數公親見伊川先生

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提要稱先生之學雖出程氏而與曾黃晁秦李之儀左譽諸人皆相唱和集中寄魯直學士一詩稱當令文伯眉陽蘇新詞的皪垂明珠於蚌某亦極傾倒絕不立洛蜀門戶之見云

林鐵山序二薛先生文集曰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承給事受業程門爲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于此矣生而晚者雖不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聞知成功一也

補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

附錄

公孝弟慈祥忠厚樂易恂恂然爲君子長者鄉人化其德搢紳推其賢而萬乘信其忠其師友淵源蓋有所由也平居與人言如不出諸口至其已臨事則毅然有不可奪之操

王誠叟先賢祠記曰我朝渡江之前右丞許公偕博士周公舍人劉公伯仲親承伊洛性命之傳其立朝大節固已炳蔚煥耀具在國史天下聞望風采頑廉懦立薰其德承其教聆其謦咳者拔起衡茅皆足以供世室明堂之用何啻家夷齊而人曾閔也

補閻門謝先生天申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云永嘉洛學自許景衡始而用休與潘閬繼之今程氏全書與伊洛淵源錄所載問答皆根據至理其所得深矣

用休問答

問夫子賢于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

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爲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

爲人師則窄狹卻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窮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盡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

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于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卻都不說著卻于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否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嘗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

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曰不然嘗諸葛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爲之亦是清忠

補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

附錄

平居色怡氣和似不能言及辨是非則毅然不可奪

伊川門人

補知州大劉先生安節

附錄

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足其所施置常在于公天下以爲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內外通彼我也

黃東發曰以至誠贊天地爲未足而云同此一誠何助之有固于天地聖人之誠加混合矣若夫謂謹禮者不透可讀莊子何其矯枉過正也此劉元承之錄朱子文注其爲別本所增歟

補給事小劉先生安上

雲濠謹案水心題二劉文集後云紹興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先生

梓材謹案馮氏浩陵記善錄云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云安世當是安上傳寫之譌蓋卽於梓材又案阮亭居易錄宋永嘉二劉文集九卷留元剛序安上安節皆伊川弟子皆官御史安上劾蔡京安節追餞鄒浩葉水心題二劉集謂爲俊豪先覺之士者也其謂大劉追餞鄒道鄉蓋仍晦翁之說耳

補教授戴先生述

附錄

君孝友直諒挺然不可屈折世儒或皆其太高博學精識議論古今審至常自許欲有爲于世蓋于其小者不屑就也

補 鮑敬亭先生若雨

敬亭問答

問佛氏輪迴之說凡爲善者死則復生爲善人爲惡者死則變而爲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繫恐有此理何則凡稟沖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全太和至死其氣質會于中和之所造

化之中自然復生爲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沖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于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爲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伊川答曰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

問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嘗謂凡人氣量窄狹只爲私心隔斷苟以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充塞于天地之間氣象自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者此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得此言似無氣味伊川答曰如是涵養

補 隱君潘先生閎

子文問答

問由之悪奚爲于巳之門如何曰此爲子路于聖人之門有不和處

問圭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曰無友不忠信之人

附錄

先生性資敏悟博極羣書

補 陳先生經正

貴一問答

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說則似乎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來格但當至誠不當褻近近得彷彿有也不知此說如何伊川答曰潛心久當自明

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問興于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誦詩如今謳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修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牆面而立

附錄

謝顯道嘗學問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貫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朱子答林擇之書曰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緻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補進士陳先生經邦

貴新問答

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尙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尙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周許講友

補學正趙先生睿

梓材謹案先生有顏子之稱姑蘇志以爲洛人實師伊川洛或溫字傳寫之訛謝山以先生爲私淑洛學則以爲實師伊川者非也

附錄

朱子答吳斗南書曰李彥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趙彥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于窮理功夫有所未至則亦只冥行終不能升堂睹奧直入聖賢之域也真程門諸公行事頭年亦嘗爲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爲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穫也

經不可使易知論

聖人未生六經未作道安在乎曰斯道也不以無經而亡聖人既生六經未作道安在乎曰斯道也不以有經而存是知聖人之作經也蓋非專爲道設爲求道者設也後世之人所以深究聖人之經者非以其經之難知也聖人之難知也非聖人之難知也道之難知也蓋聖人之道在我而與天下共之故發揮所藴著爲六經至于說天也說事也說體也說理也說志也燦然靡所不載叮嚀詳復彌數萬言而聖人之心幾無藴矣嗚呼聖人之心待後世之人知之也然而後世之人每以爲不易知者何哉抑經眞不可使易知耶抑抑道統于聖人而衆人未易知耶抑抑使天下後世必深思而後得耶抑故爲淵源闊略之辭以俾後世之人使常若不可知耶曰非也言出于道至深至遠非聖人故爲難知也豈如閭巷俚語聞聲而知意也聖人之異于衆人也智愚相半也宜乎聖人昭昭愚者昧昧是則人以爲難知者非聖人有以使之也如是則揚子之言是耶非耶孔子嘗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似聖人任術以治天下愚曰不然聖人之心豈不欲人知哉直以民之愚不可使知之耳推是說以驗雄之說不爲過也或者問曰必若斯言則是聖人之道欲與天下共之不可得六經何濟乎世而斯民何望于聖人哉若雄之論非以經爲不可知也特不可俄而知耳後世如有知者觀之則思過半矣如有困而學者聞得其師要得其要業精于勤而亦未使有不知者也其有終身不與知者是皆自暴自棄也非聖人待知者未盡也然則明經之道其要安在曰經載道也道在心也我之心與聖人之心類也以心明經者逸而有獲以經明經者勞而無得學者不可不知也三代以上士以心明經故經明而爲書生事業未足以副之也是非眞知經者也何則以心明經者出于意言之表以經明經者不出于意言之間道雖寓于意言而非即此可知也止求于意言之間則解頤折角之士皆可升堂入室矣則漢儒之陋也譬之說譜者不善琴視勢者不善奕工律呂者未深于樂讀兵書者未嫻于

武業底于成識造于精不可以迹學也百工小伎皆以心得而況于經乎必有以心通不可以言喻者矣或曰道非言喻六經何爲曰將使學者由其所言逆其所不言者也不言之旨非反身而求之無得也是以古之明經觀其言而明于身反其本而復于心及夫身久而安矣心定而明矣漢儒不然明于此而不明于彼徇于末而不知其本皓髮箋註之閒以求聖人之道是猶觀沒人之影而不識其面也噫讀易而知爻象誦詩而知風雅漢儒之所能也至于觀易而忘象善詩而不說漢儒之所不能也故學者以爲難知也嗚呼道之不明久矣士之溺于書生之學亦久矣然出于吾心者固常在也苟惟反身而求之得于意言之表者經之明其庶乎

浮沚講友

許先生景亮

許景亮字少明瑞安人從鄉里長者遊皆奇其才氣補太學生居鄉里教授學徒諸邑交禮迎爲治說奏閣下不報浩然有歸志曰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遇不遇命也遂卜居之東山躬耕晦迹不復進取周浮沚嘗與之遊

大名少尹景衡其弟也周浮沚集

橫塘講友

左先生緯

左緯字經臣黃巖人號委羽居士強記善屬文與許景衡爲忘年友劉元承周行己皆兄事之初業舉子曰此不足爲學文如韓退之詩如杜子美吾將遊其藩爲眞西山稱其避寇七詩可比老杜七歌陳侍郎公輔銘其墓且哭以詩云有德傳鄉里無金遺子孫有詩集行于世台州府志

大劉講友

忠毅向先生子韶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周許學侶

補上舍蔡先生元康

附錄

朋友病爲之醫藥問寢處無倦色死卽護其柩歸之

補潘先生安固

附錄

紹興初王師討寇范汝爲道經平陽官民散避先生散

財粟資戰士邑賴以安韓世忠上其勞以宣德郎召不赴

浮沚同調

縣尉朱先生之珍

朱之珍字國寶永嘉人登紹聖第歷吉州司理常熟丞坐上書言事削官入元符黨籍大觀四年除籍終會稽縣尉周浮沚行已稱之曰從仕介廉所操執挺不可移

姓譜

浮沚家學

周先生承己

周承己字恭先永嘉人浮沚弟清溪寇渡龍灣將攻城統制郭仲荀遣裨將張理帥師迎敵先生與同邑裘湄潘守眞僊然請于郡以行渡壩樓橋爲陣橋斷皆溺死德裕中封理爲忠惠侯配享忠烈廟先生等皆從祀于郡 溫州府志

周先生成己

周先生審己 合傳

周先生直己 合傳

周先生存己 合傳

周先生用己 合傳

周成己溫州人集賢校理之長孫也審己其次直己又其次存己又其次用己又其次皆以其父命得名于浮沚又以成人之禮待之而于成己字思仁于審己字思明于直己字思敬于存己字思養于用己字思本且爲之說以勉之曰古之君子爲己而學爲人而仕今之君子爲己而仕爲人而學今之所謂君子古之所謂小人乎成己者果以仁矣審己者果以明矣直己者果以敬矣存己者果以養用己者果以爲本矣即其學也吾必以爲爲己之學也必爲善者也其仕也吾必以爲爲人之仕矣非爲利者也斯所謂古之君子者也 浮沚集

浮沚門人

補 學士吳湛然先生表臣

附錄

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趙思簡建炎筆錄曰初至溫對江心寺即薦溫人吳表臣林季仲以補察官之闕季仲奉其母避地山中未至

表臣先對主是再言之上極喜曰自渡江閱三吳士大夫多矣未嘗見此人物如素官于朝者卿可謂知人矣是日批出除監察御史日下供職

葉先生漸

葉漸永嘉人從浮沚遊刻勤有志向其父卒浮沚志其墓浮沚集

橫塘門人

補

運副林先生叔豹

雲濠謹案兩浙名賢錄載先生字端文

附錄

建炎初爲慈溪令廉明勁直高宗南巡勅戒衛士毋毀苛擾以撓賢令

東萊學侶

韓先生汝翼

韓汝翼瑞安人止齋稱爲鄉先生陳止齋集

梓材謹案先生與林霽年沈東美僑居瑞安縣志

大劉家學

劉先生誠

劉誠元承之子臨川縣丞陳獻官吉之永豐簿沿檄至臨川問其父所錄伊川說示以元承手編云程氏遺書附錄

趙氏家學

趙先生孝孫 附子思

趙孝孫字仲修顏子之子也宣和間在太學與李衡同舍先生勸衡熟讀論語且曰學非記誦詞章所以學聖賢耳不可有絲毫僞衡心佩其訓子思字再可從父建炎避地居常熟時甫三歲及長通春秋登第調鍾離簿乾道中虞允文薦之孝宗引見便殿首問恢復大計奏對稱旨累官至祕閣修撰後以集英殿修撰轉中大夫

卒姑蘇志

梓材謹案仲修爲程門再傳閒林宗派以爲程氏門人誤

趙先生寧孫

趙先生亨孫 合傳

趙寧孫亨孫彥昭子皆才美而善學人以爲彥昭有子也董勝冠相繼以卒周浮溪集

仲修講友

修撰李先生衡

李衡字彥平其先江都人先生始居崑山少博學爲文操筆立就紹興中進士歷州縣事以誠意化民累官至侍御史改起居郎以祕書修撰致仕歸崑山圓明野墅日與門人講解經義聚書踰萬卷名其室曰樂菴學者稱爲樂菴先生卒年七十九蓋先生博涉羣書而以論語爲主講學明道樂于教人中年絕欲清修睢菅頭給事臨沒沐浴冠襦作手書數十別親舊戒子孫問天色何時答以月明翛然而逝周益公必大聞之曰此老平生踐蹈到此乃得力可敬羨也又曰彥平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聞道乎著有易說論語說易義海撮要樂菴文集姑蘇志

樂菴識字說

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附錄

其初成樂菴詩云老子平生百不足菴成那管食無肉

終朝閉戶只讀書四面開窗都見竹可以見其人品

雲濠謹案先生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四蜀人房審權周易義海百卷刪整定以爲此書也四庫書目提要云其程子蘇軾朱震三家之說原本未收衡所續入第十二卷雜論亦衡所補綴云

宋氏家學

朱先生敦樸

朱敦樸國寶子登建炎第爲監察御史乞詔守令以來春耕籍之後出郊勸農諭以天子親耕使天下曉陛下德意詔從之守令以勸農入銜自先生進言始溫州舊志

浮沚續傳

周先生學古附子景略

周學古字會卿永嘉人浮沚先生行己孫也兩薦漕闈不第遂息意場屋以風雅自娛葉水心序之云周會卿與潛德久齊名德久漫浪江湖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嘗閉戶讀書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久甚畏之居謝池坊窟山宅水自成深致其家集零落十數紙然一幹之蘭芳鄉出林豈紛然桃李所能限斷哉子景略字宗夷爲鄉善士兩浙名賢錄

周先生鼎臣

周鼎臣字鎮伯永嘉人勤志廣學大書叢卷多數百者親手傳寫記憶略遍未冠與鄭景望同登名譽正等既而諸弟迭起爭爲聞家皆由先生之教授漳浦主簿卒年六十一子端朝兄弟出入里中指曰周鎮伯兒也葉水心誌其墓曰余廬松墓下而周氏居二百年矣山之化也葉水心集

忠文周先生端朝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吳氏家學

補

知州吳公叔先生松年

雲溪謹案楊誠齋志先生墓云張魏公居長沙名士輩集獨偉視公每見必促席語移日且勉之有用之學與其子遊公自是盡棄其學而學焉文言其年二十三侍父少師居婺州晝夜讀書甚至嘔血少師以文名一世公盡得其學弟三人皆師友公後同薦書而公獨下第及試宏詞科隱帙祕文過目不忘同學如洪適莫濟皆推其業之精初室周氏永嘉先生行己弟之子也能通孝經論語孟子諸書與公德對云

公叔講友

補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

鄭敬文書說

古者先德而後力貴謀而賤功故出師必受成于學而折馘執俘反必以告其意深矣大禹之功非後世之所謂功也聖人猶屑之於皐陶之下蓋功未有不出於謨而宣力四方者不得先於朝堂之論以此示後世則固正而朝廷嚴 書序衆國矣厥 說爲底厥功

不矜不伐至公無我之心也舉天下之善安而行無所累于心故無驕矜之氣天德也禹之所優而顏子之所願也蓋萬善本吾性之所固有學至于聖賢于性無所加益而缺一焉則不足以爲盡性知此則任重道遠惟

汝惟不矜

日不足矣尙何敢矜之有進此而安焉則達乎天德矣湯胥臯而還未至國都而慙德形焉此不以爲慊不以爲滿而以爲不足是心也崇德之原致治之本也其賢臣又因其不自滿假之美而將順之使之終始如一而不忘此心故曰德日新萬邦維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驕盈自滿之心其端甚微積而至于恥閒過失好炫聰明甘受佞辭而邪諂日親惡聞忠諫而

正直日疏肆行不忌民心日離甚則骨肉怨叛而趨於亡矣可不畏哉仲虺之誥

太甲所謂欲敗度縱敗禮者蓋微見于視聽言動之閒出入起居之際伊尹不待其流而救之故其悔過也易豈若漢羣臣數昌邑之罪也哉伊尹放太甲

夫謙則虛虛則能受天下之善而來天下之賢滿則實實則忌嘉之言不能入而賢者望其顏色而去之則知所謂謙者帝德王功之所由終也有其善喪厥善

鄭氏文周禮解

後世催科用保長戶長率以一人而督數十百家之稅定役者又不問其居舍之廛野故在遠郊而督城中之租居東鄉而督西保之稅姓名里居不可識逃亡死絕不可知而督稅者破家蕩產窮于無所告矣近世三十甲之法亦近于五比爲閭之意而民猶病之蓋驅民不異廛野役民不本保伍雖以一夫徵十夫之稅而越境奔走之勞死徙代納之害猶前耳

言邦之教法而曰稽國中云云者教卽行乎其中也貴賤老幼廢疾而舍其役則貴養老慈幼寬疾之意足

以示民矣祭祀飲食喪紀皆有禁令則薄生送死之節踰禮踰制之誅足以範民矣

先王緣人情而立辟雍之法得報而不報焉非臣子也在海外在千里之外在異國雖不得報亦足少慰其志矣

附錄

景星有學行于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

周益公答其書曰大凡深于學必能合乎內外之道近世士人稍通其說則謂施于事者便與聖賢合自信太

早而知他日未免害道所賴吏部暨欽夫二三公推所緒以慰來于抑揚去取開使是非深淺皆有所別自然

儒效曰白于世某所望門下莫先于此

又跋其詩卷曰言學道者溥詞章近世則然景望龍圖通經爲行見謂儒宗而其詩句乃綽有晉唐名勝之遺風胸中所蓄亦可知矣

陳止齋祭之曰惟公玅從渡江諸老尚有典刑之學不墮紹興季年流俗之弊本之躬行加之講肄充養和平議論方大析義利于秋毫兼博約于獨詣蓋伊洛源流

與元祐之規模于是乎在苦節至于長蚤靜退見于初
筮揚名二紀之久致仕九卿之二既物理之惟允殆天
意之將契我覩人物可爲流涕瞻前顧後孰繼公
于此時譬之東方未白明星晰晰續飄零之餘緒道傑
欲之亭會方有識之目覽俄翼出于意外
葉水心祭之曰某之于公長幼分殊登門晚矣承教則
疏自聞公喪晝門夜吁沛沛長望慟不可呼
樓攻媿祭之曰其形下文也渾然天成而上軋于周漢
其進于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推于雄軻是非至明而涵
嘉納而一時權貴多忌之出知信州卒祠于學姓
諸

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雍容不見其他
朱子跋先生書曰正獻公四事曰夫呂公之行高矣其
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顧豈舍其大而規規于
其細如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麤之間大者既立則雖
毫髮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
胡雲谷序先生書說曰心本同然理不終泯自伊洛諸
先生力尊歐緒道紹正獻學而敬文鄭公得其傳焉操聖
賢之心于千載之上誠孔子之意于百篇之中雖不章
解句釋而抽關啓鑰發其精微之蘊深切極至要皆諸

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於善者歟

景望講友

李先生伯鈞 附見水心學案補遺

木氏師承

府丞張先生叔振

張叔振字振之長溪人乾道中進士弱冠橫經講授狀
元木待問嘗師事焉一時衣冠之士多出其門累官岳
州判四邑爲太府丞凡三登對所言皆當世急務上深
嘉納而一時權貴多忌之出知信州卒祠于學姓
諸

竹軒私淑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思豫門人

司理馮先生施叔

馮施叔字孟博永嘉人父光庭娶唐陳林介夫之孫女
生先生先生從草堂仲子思豫學思豫之友適陳止
故先生二子琳瑜又從止齋遊而先生官司理卒 陳止齋集
補 王薄諸葛易園先生說
諸葛家學

雲濠謹案先生有易圖易說論語說俱佚見經義考

附錄

公故負當世志學不爲章句訓詁淺事務見于設施

嘗暨張忠甫夜論學比將歿猶校讐儀禮家人不知其甚病也

陳止齋祭之曰君之學問不爲逕庭曰意苟誠萬物受命固嘗講論茲道闕大尺矩寸繩其施或隘君曰余聞力行以充力之所至日月未窮閉戶十年讀易求志朋友謂君不仕無義授官長樂勉君載塗曾未及期上下絲萬命流舊天意何如遽奪人豪

交乎少出所藏已有端緒遂昌熾之豈不大肆眾目葬

南劒門人

文惠楊東山先生長孺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景望家學

補判官鄭歸愚先生伯英

附錄

葉水心祭之曰永嘉翩翩號多友朋公在其閒前授後承我最晚出公顧亦厚謬志紛紜蓋嘗一剖

又序歸愚文集曰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永嘉與爲多然皆兄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其有無並多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眾作也

朱子哀先生簡曰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聞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于公見之

朝奉鄭先生伯海

鄭伯海字彥容文肅季弟紹興進士第授海門尉歷官制置司參議授朝奉大夫卒於官先生持身廉慎家居立義塾延師訓生徒五百餘人至今名其里曰學堂前所居距文肅百餘步時人稱東西二鄭云兩浙名賢錄

補教授鄭節卿先生伯謙

雲濠謹案四庫提要據王次點周禮訂義首列朱代說周禮者四十五家先生爲第三十居黃度項安世之閒以爲寧宗理宗時人考永樂鄭氏有伯顒伯英伯海並見本卷先生蓋其兄弟行也提要又言其論天官五府諸職一條車氏腳氣集頗稱之太平經國書

周公之序六典也每篇冠以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終之以爲民極凡此皆所以習民於尊卑等殺階級之中消其亡等僭上之心而寓其化導整齊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志慮不易視聽純一何往而非以爲民極哉教化

內宰爲冢宰之屬則女龍近習皆畏師保之檢察而無敢踰節皇父作相膳夫內史皆不得人晉侯近女而蔵嫉醫和以爲趙孟之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出而其勢不可合矣是以牧長主吏先王各使之繫其民而聽其兩不可縱也不聽其兩則其勢將至于渙散蚩之氓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羣不爲之兩則渙散四

君心之非莫大乎侈心之生財聚于公上而大臣不敢擅節于其閒則府庫之充物財之浩穰而人主之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一切始無度矣是固蟲壞心術之大源而以道佐人主者之急務也

夫惟財供于有司而式法持于太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于此亦不敢至于違式法而過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安之道保治

太平經國書自序

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旃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道其子孫故不得不爲久恃撫恐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

供宰夫以式法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法具薪蒸木材職幣以式法斂幣餘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太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之私

而獲少安于其間至于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并與其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于不愛己固無望其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己者之所以及民亦褊迫淺陋足以蹐時于小康而不足以憑藉維持于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悉也而尤周密詳備于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其述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紊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以寓其意于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爲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術而爲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成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聘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于車旌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鼓鑄刮摩搏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于登魚取鼈擒黿之微舉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

禍患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我精神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惴惴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爲據持天下之術耳苟簡目前未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建所止于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于議名田之法刑法止于定笞令軍旅止于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雜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近功利已略足以隨世而改民矣然乍安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敏秀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于先王之

治者或則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願建萬世之長策每觀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蔵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更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稅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爲治之意論甚美矣至于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石豪傑相與修廢起壞于貞觀二十年間稅爲租庸調田爲口分世業兵爲府選士爲明經進士官爲七百三十員天下爲襲封刺史然亦雜亂而不純粹疏略而無統紀未幾兼并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爲兩稅變府兵而爲彍騎停世襲而爲州縣不愛名器而爲舉敷斜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當其弊端才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猶苟安之利一旦利盡害形罅隙呈露則遂以大壞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爲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在人及身而止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脈雖五霸七雄區區富強之事亦一掃而更化或願建萬世之長大臣無學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頻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酌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世之未備則以唐之治爲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傳以若此此其鄉所自載世變不古功利易惑也彼其煨燼于秦火既殘于漢儒好古如武帝反謂之末世潰亂不驗之書伏藏泯滅于山巖屋壁之間之蟠結于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瀚讀之難曉而說之漢之末年雖入祕府竟未嘗出而試之于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斡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于作爲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爲經制大備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諸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

徵雖出王氏之門然本無素業留宦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復不能對大木既失他何望焉本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照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禍甚于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究其志蓋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子則恨不及用焉元齡杜如晦魏徵則恨不能用漢之劉氏本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駁雜而難考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于是三者之閒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姍笑王制悉意于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爲是目前苟簡之謀倘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談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

梓材謹案此序稱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蓋永嘉周浮沚沈彬老諸先生皆伊川門人橫渠再傳弟子鄭景望又私淑浮沚以綿伊洛橫渠之傳觀先生所稱其爲景望沛亞無疑也

節齋同調

文康葉竹埜先生時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林先生椅

林椅字奇卿麗水人紹興庚戌進士以周禮爲周公經世之書凡民極所由立日用之常誠僞之變莫不區別纖悉畢備乃隨類條列之名曰周禮綱目翰林學士樓鑰吏部尚書倪思表進除工部架閣掾未赴卒

景望門人

宜獻樓攻媿先生鑰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農簿葉先生大顯 別見艮齋學案補遺

別附

侍從木蘊之待問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作字應之稱其敏而力學

馮氏家學

馮先生琳

馮先生瑜 並見止齋學案補遺

劉氏家學

劉先生天益

性至孝母歿嘗思母篇詞極悽愴朱魏讀之淚下不能

蔡云

小鄭門人

文懿蔡先生幼學 詳見北磵學案

木氏門人

進士江先生史

江史字夢良崇安人淳熙進士家貧好學嘗慕大魁木蘊之待問之名不遠千里而就正蘊之曰吾易東矣 姓譜

永嘉私淑

賈先生昉之

賈昉之字成甫東陽人知處州延佐曾孫幼穎悟日記數千言從永嘉諸老遊嘉泰中登進士仕終台州黃巖令所著有抑齋集及記纂淵海 金華府志

王先生致遠

王致遠永嘉人忠敏公允初子以父蔭知慈溪縣累遷湖北提刑改知台州召爲吏部郎不赴居鄉十年創永嘉書院祠周許二劉鮑五先生于中 溫州舊志

蕭先生彧

蕭彧集永嘉先生尙書精意九卷 經義考

潘氏家學

侍郎潘先生希聖

潘希聖永嘉人南夫從子嘗率六館諭丁大全終戶部侍郎 溫州府志

王張諸儒學案補遺

王氏先緒

待制王先生沿附子鼎

王沿字聖源館陶人少治春秋中進士第試祕書省校書郎歷知宗城縣張知白薦其才擢著作佐郎累遷殿中侍御史開喪服除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知邢州復起爲河北轉運使因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六卷

梓材案藝文志與長編皆作十五卷　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授直昭文館爲三司戶部副使徙鹽鐵遷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學校行鄉飲酒禮還刑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進樞密直學士右司郎中爲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滑州改涇州觀察使坐葛懷敏敗復爲龍圖閣直學士知虢州尋降天章閣待制而爲權御史中丞賈昌朝所奏落待制未幾徙知成德軍復待制又徙河中府卒先生好延明當世事而其論多齟齬有文集二十卷周志二十一卷子鼎字鼎臣以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至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徙使河東卒性廉不欺事繼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儉約當官明敏強直不可撓所薦士多知名有終身不識者

朱史

附錄

患學者自私其家學而忘非多異失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删爲一書又見祕書省有先儒眷秋之學多因啓來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自以先儒猶爲未盡者復

以己意箋之崇文總目

百源門人

補

王天悅先生豫

梓材謹案先生大名人宋史王沿附子鼎傳云初鼎與弟豫皆有才氣好上書言事仁宗稱之以爲豫孟浪鼎所言多可用又云豫爲人不事羈檢以大理寺丞知伊闕縣有異政東京浮游江湖閒苑貨自給以卒沿爲大名館陶人學案先生本傳以先生爲魏璋博達之士宋史所載蓋屬一人況其同爲大名人也又案溫公傳家集有送王太祝豫知伊闕詩云百里聲迎新令賢儒德吏衙盡家傳又云長才久屈君無假所借斯民受賜偏又有送亦得友善也

梓材又案金陵新志引蜀道士世可大言先生葬

未百年而吳曦叛盜掘其冢考曦叛于蜀先生之冢蓋在蜀云

補　常簿張先生嶠

附錄

觀洛城花呈康節曰平生自是愛花人到處尋芳不遇眞祇道人間無正色今朝初見洛陽春

康節和之曰造化從來不負人萬般紅紫見天眞滿城車馬空撩亂未必逢春便得春

補　常博張先生峋

梓材謹案呂氏家塾記楊應之予從姑之子也又呂氏雜志楊十七學士應之力行苦節伊維淵源錄引伊川先生云楊應之兄弟皆安貧樂道祭文云簪城之原歸祔先兆則先生固維陽人朝散郎賢賢殆即先生兄弟行耶

弊廬弟兄同受策名初一生不記尋常事千里猶通咫尺書風日遙知四明好江山況是九秋餘片帆未得閒飛去徒見巖君問起居蓋以太常博士知鄧也吾鄉志乘作張珣傳寫之譌

附錄

康節依韻和張子堅太博曰八載相逢恨未平如何別酒又還傾雖慙坦率珠多類卻識清和玉有聲處世當爲天下士賞花須是洛陽城也知今古眞男子造化工夫不易生

補　學士楊先生國寶

附錄

伊維淵源錄曰楊學士國寶字應之無他敘述獨伊川有祭文而呂氏諸書記其言行之二二然詳祭文亦先生交遊耳非門人之列也呂氏言其元豐中已老則年輩與先生亦相若云

元祐閒爲成都都運判官得召爲校書郎有遠房毋舅在蜀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官橐遺之

梓材謹案呂氏家塾記楊應之予從姑之子也又呂氏雜志楊十七學士應之力行苦節伊維淵源錄引伊川先生云楊應之兄弟皆安貧樂道祭文云簪城之原歸祔先兆則先生固維陽人朝散郎賢賢殆即先生兄弟行耶

子發說論語士人樂聽之爲一講會得錢數百千爲樂道娶妻宴濠梁樂道汪陶字

補　殿丞侯先生紹曾

附錄

梅聖俞送侯孝傑殿丞簽判潞州詩曰同在洛陽時交遊盡豪傑倏忽三十年浮沈漸摩滅唯餘一二人或位

冠夔契我今存若亡似竹空有節人皆欲吹置老硬不
可載君自緱山來別我不畏熱言作潞從事家貧祿仕
切六月上太行辛勤非計拙天當氣候涼清風自驅屑
雖云數日勞斗與炎蒸絕君本公王孫才行實修潔鯁
鯁發英聲瑩瑩如佩玦是爲君子器終見不渝涅相逢
未易期夢寐勤鼓枻

邵氏聞見錄曰康節每展墓中塗上官店必過孝傑殿
丞家孝傑從康節最早孝傑死有八子康節遇之如子
姪每過之則迎拜侍立左右甚恭

朝請錢先生景諶

錢景諶臨安人由殿直中進士王荊公既薦送之又推
譽于公卿聞自是執弟子禮荊公提點府界先生爲屬
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荊公得政因事來京師
謁之荊公顧先生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先生曰利
少害多異日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曰居喪不
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荊公已
作相又往詣之荊公令先與弟平甫相見平甫謂先生
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先生曰百事皆可爲
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荊公荊公欲得一人治峽
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先生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
知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
愛人者荊公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爲之懼退就謁舍
賞激之與詆以爲矯者參半先生笑曰自古來好利者
眾而顧義者寡故天下凡事皆由人而不在于己苟爲
利所動而由于人則益亦可爲也吾又何慊焉遂與荊
公絕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滄州終身爲外官僅至朝
請郎而卒 宋史

錢氏家集

梓材謹案邵氏聞見錄云錢朝請者忠懿王孫師
事康節先生仲父同場屋仲父之葬康節屬以爲
誌是先生本爲
康節弟子也

後僕官繁鄧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
百姓愁苦而郡縣吏惴惴懼罹以罪去且不但變其
法制而已至于教人之道治人之術經史文章自名一
家之學而官人涖政皆去故而尚新奇天下靡然向風
矣乃以穿鑿不經入于虛無率合臆說作爲字解者謂
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猶歷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怪

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民無恥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僕既與仕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春秋爲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爲文學六經而爲必本于道德性命而一歸于仁義其施于官者則又忠厚愛人兼善天下之道自顧不合于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惶然無所容其迹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僕爲高陽帥幕主官已逾一年矣今春邵堯夫先生亦有書招我爲洛中之遊兼有詩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而老

者生事纔足幼而孤者有分有歸亦西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倘佯于有洛之表吾願畢矣 咨兖州趙 度支書

黃先生景

黃景字子蒙福建人嘗從康節遊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先生應詔 邵氏聞見前錄

縣尉張先生景觀

張景觀字臨之口口人學行甚高康節喜之將赴涪州武龍尉告別康節謂曰吾不見子之歸矣是年康節捐館 邵氏聞見錄

趙先生濟

趙濟口口人父宗道學士康節與之遊年長康節拜之其諸子皆以父師之禮事康節學士早出富韓公門下熙寧初自西都留臺領宮祠以卒先生其季子也爲提舉常平劾韓公不行新法朝廷坐其言罷韓公使朔學士卒韓公以致政居洛賻恤其家甚厚其兄弟服除欲往謝韓公先生獨未敢行請于康節康節曰以富公德度尚何望于君第往勿疑明日借諸兄以進起謝罪韓公止之曰吾見故人子前日公事不可論也先生謝康

節曰微先生濟之過不可贖也 聞見錄

補主簿鄭揚庭夫

雲濠謹案宋史藝文志有先生時用書二十卷明用書九卷易傳詞三卷易傳詞後語一卷又案經義考劉鄭註周易六卷胡一桂曰劉牧鄭夬二家所著集者不知名

附錄

司馬溫公進易測劄子曰伏見幷州孟縣主簿鄭揚庭自少及長研精易道譔著所傳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不涉怪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臣不敢輒取進呈

武夷學案補遺

武夷先緒

胡先生淵附師吳義門

胡淵字澤之崇安人少聰敏能文長益務彊識以親老家貧投學江浙歲終度父母所須力能致者盡市歸以獻退無私焉初同里有吳談門者以六經教授先生父遣先生往從之閱先生所寫論語尚書終帙一無差舛

補兵部秦伯鎮玠

附錄

康節寄伯鎮詩曰人事紛紛積有年何煩鞏縠向花前萬般計較頭須白饒了胷中不坦然

又曰天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卻生金

蔡忠惠期秦伯鎮不至詩曰高人懷眞趣每欲棄祿仕幾偏鬢白髮侵間想臨岐分袂處更誰能會此時心又超然外造化那復顧妻子有田給饑寒有路出生死儻得自由身休隨榮利起或聞亳郊潩族大無餘米且持紫豈勝衣綵日趨庭

二程私淑

補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雲濠謹案先生元至元二十二年封楚國公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改封建寧伯

梓材謹案周益公爲籍溪墓表云伊川之門從學者衆上蔡謝顯道最爲高第以其所得授之文定最爲親受業于上蔡者故儒林宗派亦據此則先生爲謝氏學派山陽度氏爲濂溪年譜有云以先生爲謝氏學二程之學門人弟子亦多矣上蔡及師聖傳之胡文定則爲先生師傳者又有侯氏矣又案宋史儒林先生本傳云人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爲師是先生之淵源又如此梓材又案南軒爲胡廣仲墓志言文定宦游荆楚歲久皇考沒葬于荆門紹興初因徙家衡嶽之下史云築碧泉書堂著春秋傳蓋在此時又案先生嘗修資治通鑑舉要補遺若干卷見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序

文定語要

一以貫之知之至也非上智不與焉

人皆有是心堯舜能充爾如充惻隱之心至其仁如天充羞惡之心至以口口口充辭讓之心至以天下讓充是非之心至以嗣子爲鼃訟

四端五典在人則一心也在物則一理也充四端可以成性惇五典可以盡倫性成而倫盡斯不二矣

物物而察則智益明心益廣道可近矣又豈逐物而不自反哉又豈以己與物爲二哉察於天行以自強也察於地勢以厚德也察于雲雷以經綸也察於山泉以果行也察於尺蠖明屈信也遠察諸物其畧如此察于辭氣顏色尊德性也察于灑掃應對兼本末也察于心性四體養浩然之氣也近察諸身其要如此

釋氏但求見解于用處全不究竟學者亦可警矣

恕有差處失于姑息

今人善者喜受之惡者怒絕之是不能體物豈得與天地相似

有志于學當以聖人爲則有志于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聖人作易于困卦則曰困亨者困窮而致亨也于震卦則曰震亨者因震恐而致亨也聖賢所以不畏艱難者以此

君子守其常聖人盡其變

春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

梓材案以上諸條皆劉氏明本釋所引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

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誼人眞可謂大丈夫矣

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

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

文定春秋傳

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以夏時冠月垂法萬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 隱元年春王正月

朱子曰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也

遇者喜欠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草次亦有慕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曷憾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利者人欲之私放于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簡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意大矣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于敬授民時巡狩承享猶自夏焉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黃東發曰天時無可改易之理聖人無謂冬爲春之事商之建丑以異于夏周之建子以異于商皆以革命欲整一人心故以此月爲歲首受朝饗耳其建丑建子之爲十二月建子之爲十一月固自若也建丑建子之爲冬建寅而後爲春固自若也聖人作春秋書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正以順天時正人事所

謂行夏之時見之行事者也周實未嘗改天時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自漢儒有三正之說杜氏有周正今十一月之說諸儒遂以春秋之春爲今日之冬每于繫時繫月之事隨事生說以爲非時而譏之今以夏時參之未見其有非時者若此所書正月烝正以烝乃冬祭春正月行之非禮耳春秋非夏正爲何哉杜氏得汲冢書亦皆夏正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號君其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今又城櫟而寘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于厲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于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爲國者可不謹于禮乎　桓十五年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

孚者二傳以爲實案商書稱遂伐三腰孚厥實玉則孚者正文也實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竊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于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于貨寶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于篡弒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孚

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

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莊九年冬浚洙

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莊一年秋大水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攷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

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眾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莊十五年鄭人侵宋

楚邱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與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爲善衛人之情也曷爲善之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舊城邱之師而深沒楚邱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皆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宣十一年丁亥楚子入陳

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

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

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

故望止于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

然非諸侯之所得爲也僖三十一年猶三望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于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爲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爲之辭宣三年猶三望

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襄二年六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己酉陳侯午卒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襄四年春王三月

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襄七年城費

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于戰陣之法以佐悼公屢與楚口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潛魚之會以美之襄九年同盟于戲

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苟是也雖在虜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襄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

於歲首朝正之時特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冀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願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讒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 在楚

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爲其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于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后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昭元年夏叔孫之弟鉏出奔秦伯

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矣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于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

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

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于天以義立命不委于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虞書卒不革其僞赴于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纂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子申

宋公寵信閽寺殺世嫡痤而父子之恩絕遂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蔡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昭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

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豫恥言之前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昭十二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

景王寵愛子朝使萇弘劉子配適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議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達節爲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爲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繫于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

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于前而記王室亂于後其爲來世法戒明矣昭二十二年葬景王

王室亂

卽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于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貴于早定國家之本也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仲尼一言威重于三軍亦順子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于理而強眾不與焉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蓮也邱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名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徹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于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方地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于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于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

及吳子于黃池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

哀十三年於越入吳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文定自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孟氏發明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

哀七年秋公伐邾入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哀十二年公會晉侯

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朝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遭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藏吝鮮矣

文定時政論

自昔撥亂興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有舉必成大功可就修內政張四維帥師不遣上卿伐國不動大衆教民懷生示信討貳此齊侯晉文前定之計也取關中據河內大封同姓以懲孤立滅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將帥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計也斬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遠佞又賞孫伏伽禮王魏以開言路宣示好惡使民向方薄賦輕徭選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

之計也

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況立國而不定乎夫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舍今不圖後悔何及人主廣覽兼聽不可自專宰相擇才使能不可自用望賜咨詢合定國計

以上定計論

立國者必建都必據形勢握輕重之權必居要津觀方來之會如北辰在天居于其所不可動也陛下駐蹕金陵本以舊邸稱建康降詔爲受命之符傳播天下則可都者一也自劉先主吳氏諸葛武侯一代英雄周口吳

楚皆稱建康王者之宅則可都者二也北據大江外阻長淮隔絕奔衝難于超越則可都者三也有三吳爲東門有荆蜀爲西戶有七閩二廣風帆海舶之饒爲海府則可都者四也建都論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卷記有此未及歸併正編特補于此

凡爲國必以利不以義者皆自小人始謂其所見者小不知大體法所以弊也祖宗時以義爲利四海無窮困之苦天祿永安所利大矣憧民論

春秋治奸慝者不以存沒必施其身所以懲惡也奬忠良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也陛下必欲繼仁宗之政則按是非明賞罰使天下知懲勸亦何遠之有毅賓論

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縕而育萬物也陛下聖度虛明仁心廣大固當不以私喜親近諛佞亦當不以私怒疏遠正直賞而必當是謂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施諸一人而千萬人悅以畏矣宏度論

附錄

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

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

靖康初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上急召公入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于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于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

公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于義恬靜簡嘿寡于言動雖在宴閒獨處未嘗釋禮

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

公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冲澹容貌雍穆于和樂中

有毅然不可犯之象于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

侵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于禮無異平時

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侯無可諸孫仲良有祖風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

可後至漳濱剛公言行日月淹久不覺歎服語同志者曰某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之富貴眞如浮雲者二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

文定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

不欺爲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愼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爲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又與呂尚書書曰兒曹外甥輩比過治宇在寅爲同年又與呂尚書書曰兒曹外甥輩比過治宇在寅爲同年宜盡切磋之義在宏宜提耳教導之在范甥宜勉進其所未聞者而一一以重言題品庶借之豈所望也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得與民瞻叔夏遊苟有過在安國則二公必面折之不令貳其過在二公卽安國

亦正色規之不但已也數十年來俗習頹靡此風日以替矣安老器識過人當今之望津途軌則當以往哲自期庶幾此風之復見也

梓材謹案此與邵武尙書呂公誨者呂爲朱子門人方伯謨外大父故朱子見而跋之

先生春日書懷詩曰一氣本無息春風花又開景多閒後見詩好靜中來午枕莊周夢東軒靖節盃不須離畔菊能制暮齡頹

又首夏言懷曰白日延清景紅芳轉綠陰川雲長淡蕩魚鳥自高深靜養中和氣閒消忿慾心此情雖不語沙

界總知音

楊龜山諸宮觀梅寄胡康侯詩曰欲驅殘臘變春風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疏英輕鬬雪好藏清豔月明中致堂奉家君遷居書堂道中作詩曰五峯收卷萬層雲一水流通四海春南極有星天地久東風無際柳梅均張橫浦曰近世春秋之學伊川開其端劉質夫廣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說大明

劉屏山挽文定詩曰今代儒林伯聲名舊譽如不爲簪紱累常樂燕閒居悟主承三接尊王著一書天胡奪楊

口素業未全攄其二曰有意扶名教躬行語默中楷模陶士器藥石補天聰衡嶽隣新卜伊川道已東傳經知有子接武大明宮

又觀文定手墨因求別本曰溫溫文定公至道夙所欽神超雖緬邈餘英壯儒林正容閑眞翰默默流至音不事八法奇天成寫幽襟有如瀚海鴻隨波自浮沈又如太虛雲舒卷杳莫尋乃知晉魏還筆端有哇淫棄糞競韞藏非將玩球琳庶幾字畫間可以求其心清伊一派流滙作萬丈深溝渠有暴盈洪沕時見浸投膠了不難

公以獨力任我慚步趨晚悠然寄孤吟流風在目前著鞭要騶騶願分墨本餘刻之蒼崖陰大塊有動搖斯文無古今原注公帖云世間一切如流水浮雲所過者化不足留胸中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于古人

又曰胡春秋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闔精神又曰胡春秋說得太深又曰大義正又曰胡春秋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模不草草也

又曰胡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

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朱子曰文定卻信得于己者可以施于人學于古者可以行于今其他人皆謂得于己者不可施于人學于古者不可行于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較淺

又語類曰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閒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

經傳中文有竟字者於冊上以觀覰從此後遂不性急矣

又曰季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善本自無對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說善惡便非本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善是下面底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原註此說文定之說某嘗辨之云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不與惡對此天之賦予我者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卻那處得這善來既曰贊歎性好之辭便是性矣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如佛言善哉善哉善哉為贊歎之辭亦是說這箇道好所以贊歎之也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說不是元有箇善底在那裏等得他來與之為對只是行得已而命之曰一奇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得錯底便流入于惡矣此文定之說故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五峯以來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本然者是性善惡相對者又是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善惡相對者不是性也及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善底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季隨至今守其家說

張南軒建寧祠記曰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游而講于其說其自得之奧在于春秋彼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讜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于斯文矣

眞西山祭文定墓文曰自熙寧以還新學孔熾春秋一王之法閒而弗章公聞道伊洛慨然以尊君討賊自任著爲訓傳大義炳然使洙泗之道復明而荆舒之禍以熄其有功世教可謂盛矣

又跋蕭定夫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曰碧泉詩卷財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在焉伊洛一先生之學賴龜山楊氏傳之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爲末流而作然玩其辭意則師友間授受之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

又跋龔尉少仙全氏心遠堂記曰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

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即胡公之言求之

梓材謹案王深寧困學紀聞亦載此段謝山箋云若以杜詩言則上蔡所云皆備之但陶詩心遠二字則不如此耳

又讀書記曰二程之學龜山得之而南傳之豫章羅氏羅氏傳之延平李氏李氏傳之考亭朱氏此一派也上蔡張氏此又一派也

又勸學文曰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春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爲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啟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于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爲春秋傳專以扶正人心爲本自熙寧後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峯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于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益公寓于茲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實出于一而其

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理義之祕至無復餘蘊此邦之士登門牆承謦欬者甚眾故人材輩出有非它郡國所可及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卽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

謝山箋曰文定之說固腐甚然頗淵源于漢志

虞道園序春秋胡氏傳纂疏曰胡文定公之學實本于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奸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習勇扼腕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馬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于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為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啟天下人心之所公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諷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于此也

吳淵穎序吳正傳春秋胡傳補說曰春秋之學自近世

陳石士師與姚先生書曰胡氏之傳春秋前乎朱子者也蔡氏之注尚書後乎朱子者也二子者論議之事出來亦體消息之理然也

汪名物之畧誠有過焉而攻朱子者叢擊之不遺餘力曰吾漢學也春秋每月書王以為孔子之筆此服虔說也而胡氏因之其不書王以治桓貫遠說也而胡氏取之曰服賈而黨之曰胡蔡而伐之黨乎其所同曾是以為愈乎

異而不知固伐乎其所同曾是以為愈乎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傳三十卷提要云胡氏此書久已屬稿自奉敕撰進又覆訂五年而後成俞文豹吹劍錄稱其自草創至于成書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願其書作于南渡

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經旨又言明初定科舉之制大畧承元舊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傳僅成二卷閎畧太甚朱子亦無成書以胡氏之學出程氏張洽之學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蓋重其淵源不必定以其書也後張傳漸不行用遂獨用胡氏書漸乃棄經不讀惟以胡傳爲主當時所謂經義者實胡氏之傳義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爲最弊云

文莊先緒

曾先生處仁

曾先生度 合傳

曾處仁曾度文莊公漸之曾祖與祖也蓋曾氏別自撫州居南城者至昂始棟宇于學爲儒先生 葉水心集

武夷講友

補

忠毅向先生子韶

附錄

樣林謹案程雪樓爲曾履祥墓誌言其高曾自撫州居南城詩書世守學行爲鄉先生蓋即謂二先生也又云曾祖度特奏進士

公爲人端慤夷易不事表襮一言之出洞見心膂其父通奉公子睦族公承其志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之未仕及待闕者

與人交主于忠信不爲浮文末禮以投眾人耳目書尺不過一幅語嚴而意盡

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爲筦庫進而處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爲主不以色辭假人

武夷學侶

判監孫先生偉 詳見元城學案

武夷同調

文靖劉屏山先生子翬 詳見劉胡諸儒學案

武夷家學

補

參議胡茅堂先生寧

茅堂春秋說

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于春秋爲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爲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攷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眞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學者于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

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宏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汨于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附錄

致堂嘗作和仲圖詩曰多謝春風吹雨晴出遊今日計初程去隨碧澗襷徙上歸與閒雲澹洒行順理以觀皆有趣會心之樂最難名山桃岸柳寧知此斂笑舒顰合有情

除敕令所刪定官秦熺知樞密院事檜問先生曰熺近除外議云何先生曰外議以爲相公必不爲蔡京之所爲也

補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雲濠謹案陸滑南誌先生墓言其初與端明殿學士徐俯中書舍人韓駒呂本中游諸公繼沒公巍然

爲也

朱子語類曰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卻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

武夷門人

補

教授江先生琦

然獨存道學獨爲儒者宗而清云金仁山論語集註考證以先

成公外祖也先生于紫

徵蓋在師友之間耳

梓材謹案王忠文公跋先生帖云先生父遵贈少師娶清江孔毅父女故公之學得于外家爲多

未冠從兄官鄱州補試州學爲第一教授孫勰亦贛人異時讀諸生程試意不滿輒曰吾江西人屬文不爾諸生初未諭及是持公所試文矜語諸生曰吾江西人之文也乃皆大服

公貫通六經尤長于易

平生取與一斷以義三仕嶺外家無南物
初佐應天時元祐諫臣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仕者不
敢闖其門公獨日從之遊論經義及天下事皆不期而
合
避亂寓南嶽從胡文定推明子思孟子不傳之絕學
時相倡程氏學凡名其學者不歷歲取通顯後學至或
矯託干進公源委實自程氏顧深閉遠引務自晦匿及
時相去位爲程氏學者益少而公獨以誠敬倡導學者
吳越之間翕然師尊然後士皆以公篤學力行不譁世

取寵爲法
方勺泊宅編曰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表嘗廢
又曰曾學士兒皆早慧中子纔十歲一日謂父曰孔子
死時宰予必不行心喪三年問何以驗之答曰子親喪
以期爲久況師乎其姊曰只恐聞于汝安乎之語不敢
違也乃兒從旁對曰記得夫子殁宰子已先亡矣

梓材謹案王忠文云文清子原伯徽猷閣待制仲
躬大理卿皆爲時名卿一女歸于倉部郎官呂公
大器實生東萊先生成公大愚先生忠公而忠公
又大理壻也又云成公之道德忠公之節行所以
師表乎天下後世者雖有得于家庭傳習之然卽
外氏之澤啟胄而漸被之者亦自來厥又紫劉後

附錄
金人陷長沙湘中大亂公崎嶇避地藁苫百罹而志業
益修論議皆切當世務諸公多訪以事而文定亦亟稱
之

秦檜死公入對高宗勞問久之公因言爲治以知人爲
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爲本語甚切至又論東南不舉子
之俗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亦句踐生聚報吳之意
也高宗善其言秉政者忌之乃以直祕閣提舉江西常
平茶鹽出之所居門巷蕭然士大夫益高仰之遠近學
者多從質問經子疑義公亦孜孜接引朝夕不倦屬疾
移書政府舊交告訣語不及私惟以中原未復民力未
蘇遺賢未用爲寄戒諸子強學且毋得用浮層法治吾
喪

公爲人篤厚易直不事邊幅忠孝誠實得之于天其學根本經術不爲無用之文

朱子答邵叔義曰絜矩之義乃少日聞之先友范公伯達義理切當援據分明先儒訓說皆未及也

雲濠謹案朱子與劉平父書云范丈素志不欲居泰寧見于書札者非一況啟手足之際又有道學失傳之歎不屬意可知矣又云當于建陽近墓買田則建陽不憂食不足斷然可居無疑況近三世之墳墓而范丈之門人子弟布滿左右伯修兄弟動息必聞小有過失必有交謫而更諫之者其于范氏門戶久長之計豈不優于入泰學范丈所不欲居之地去墳墓肯朋友而自肆其心乎伯修蓋先生長子念祖之字嘗知宜黃縣致仕見朱子所作先生神道碑而劉平父評則先生之壻也

補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雲濠謹案先生嘗與弟學于鄉先生書林舍人逸事見其所撰彭文行墓誌又案先生自稱門人蓋其受知師也其答劉子澄主簿書云昔嘗從學楊先生中立李先生之知讀書之法三十年答方耕道書則云某政宣間在上庠侍中立楊先生席下其序陳元忠洙泗文集有江西李先之先生云云則先生兼及楊李之門矣周益公跋先生神道碑稱其在新興名宦祠老人遂以名其集總一百卷又著易拾遺十卷書解四卷春秋集善二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禮記解三十卷經筵二禮講義一卷奏議三卷學禮編三卷詩話二卷治國本草三卷梓材謹案先生爲李逍遙易解序自言嘗聞龜山老先生罄欵云云是文定紫巖寂照了翁漢上諸老先生之壻也

先生于文定外嘗親炙諸家矣紫巖嘗與先生八字云寬弘詳練生物之道故先生與張丞相柬謂仰荷鐫誨之篤多稱相公先生其祭魏公文云公嘗謂人平生相知邦衡子韶始末不移云云

夜弗懈遂傳通經

補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雲濠謹案先生嘗與弟學于鄉先生書林舍人逸事見其所撰彭文行墓誌又案先生自稱門人蓋其受知師也其答劉子澄主簿書云昔嘗從學楊先生中立李先生之知讀書之法三十年答方耕道書則云某政宣間在上庠侍中立楊先生席下其序陳元忠洙泗文集有江西李先之先生云云則先生兼及楊李之門矣周益公跋先生神道碑稱其在新興名宦祠老人遂以名其集總一百卷又著易拾遺十卷書解四卷春秋集善二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禮記解三十卷經筵二禮講義一卷奏議三卷學禮編三卷詩話二卷治國本草三卷梓材謹案先生爲李逍遙易解序自言嘗聞龜山老先生罄欵云云是文定紫巖寂照了翁漢上諸老先生之壻也

胡澹庵語

詩書禮樂易春秋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歎聖人之心法在焉觀于易則由多識以畜其德觀于禮則由強識以敦其行觀于論語則由默識以進乎道亦識其大者而已

澹庵易說

小畜下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

吉九二牽復吉興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

春秋集善

文公立十有八年大夫盟會十八九獨此書公盟亦見大夫之張也文十七年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毅

宣墓立未列于會故如齊納賂以請會其下書齊人取田則納賂明矣行父之惡如此而室無私積近于公孫之布被宣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子抄答易其辭是謂勦說

父前于名君前臣名宣十五年申犀謂楚王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襄二十一年欒盈謂王行人曰陪臣詳謹春秋傳好不廢過惡不去善勦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杜預云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是謂勦說

書皆名其父于君前也于他國君前亦然成三年荀罃謂楚王曰以賜君之外臣首

皆書其爵庶幾諸侯復桓文之業攘夷楚而尊中國也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滄庵禮說

魏徵云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知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謹春秋傳好不廢過惡不去善

勦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杜預云讀書未終晏

春秋郊皆用辛故郊特牲云郊用辛春秋之變禮非古法也社用甲剛日召誥用戊亦剛日創此剛日之謂又

春秋升陘之戰用丁未泓之戰用己巳而武王癸亥陳于商郊則非剛也以上曲禮

鄭云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皆不經也案春秋尊周何嘗變周亦何嘗合伯子男以爲一如杞入春秋書侯莊二

莒及鄫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自文公以來中國無盟主終晉靈之世未嘗一合諸侯至此成公立五年始有黑壤之會而大夫不與焉聖人

十七年鼜爲伯至僖二十三年貶稱子若以伯子男爲
一何必書伯書子以貶杞明堂位云脯鬼侯天問云梅
伯受醢箕子佯狂殷有侯有伯有子亦有男可知是殷
亦備五等矣鄭氏乃云微子箕子是畿內采地之爵不
得爲子男之子則天子三公亦不得爲公侯之公乎推
此則鄭云殷爵三等者非也夏有塗山之會執玉帛者
萬國若只三等不得爲萬國則鄭云殷周因夏三等又
非矣自虞氏五瑞五玉以來制爲五等夏殷周因之未
有改不可謂虞周有五等殷猶三等也王制

一體不備不足謂之成人一物不體不足謂之成禮體
者何也禮也非禮體不足以爲大非聖人不足以知禮
之大故嘗之者爲不知禮
言仁義禮知而不及信者仁義禮知非信不立既言人
道具則信在其中可知矣以上喪服四制

潛庵文集

陰陽固不可以名老少易既有取于四象則老少之說
異焉四象者水火金木之謂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則
一與六皆水而位于北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則二與七
皆火而位于南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則三與八皆木而
位于東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則四與九皆金而位子西
東南物之生養故八爲少陰七爲少陽西北物之成就
故六爲老陰而九爲老陽卦盡七八之用九六七八爻
六配四方故九六皆以四成之龜取生數故一二三四
五筮取成數故六七八九十易止取于四象而上存乎
其間矣然則老陽九而少陽七老陰六而少陰八庶乎
其可推矣大衍論

晉鑄刑鼎仲尼專以唐叔之法度責之不聞其通稱三
王也季孫問田賦仲尼專以周公之典責之不聞其通
稱三王也刖刑古艮法紂行之則弊肉刑古艮法漢行
之則弊井田古艮法唐行之則弊三代法非本弊也後
世不能復三代也故仲尼嘗論夏商損益之禮矣至春
秋則一以周典斷之謂欲興復文武之緒不當雜以異
代也故其書不告朔猶朝于廟者幸其猶朝于廟以存
周之遺典也書不郊猶三望者幸其猶三望以存周之
遺典也是未嘗不尊一王之法也謂春秋必通於三王
者此僻儒之迂論也復古王者之制論

春秋責備賢者詩書責備聖人彼皆以孝稱者名生于實不足爾舜典不言孝蓋責聖人之備也 原孝

梓材謹案今本舜典本台堯典爲一篇四岳舉舜固盛稱其孝宋滄庵所論特據今本言之爾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則何所用其情哉語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用情大哉情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無所不用其情情尊至焉不欺于君不欺于親不欺于兄弟不欺于朋友一有不情而欺罔無所不至矣 忠辨

性之害害在憂喜失其眞 辨眞

鄭玄云君陳周公子坡云非也蓋周之老臣若果周公

子豈以先畢公乎某按君陳之篇成王戒之曰懋昭周公之訓又曰爾尙式時周公之攸訓又曰尹躬惟宏周公丕訓非周公之子而何 君陳辨

麟果爲瑞而來則當如鳳之儀于庭不應獲而致也獲者得也不曰麟來而曰麟獲以見窮荒遠狩搜原澤蕩暴殄天物雖若麟者且不免焉時事可知矣 獲麟說

天一而大也天者地之天君者臣之天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主者奴之天中國者夷狄之天師者生之天食者民之天六經者學者之天 天說

動而變無爲而成此三變也變至于此極矣答劉主簿子澄

某嘗聞古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天今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非天也已也今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非人也利也答汪主簿詳

論語之書其不合于中庸之篇者亦希矣孝弟仁之本也無終日之間違仁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也剛毅木訥近仁也克已復禮爲仁也殺身以成仁也皆古聖賢之所謂中庸也答俞

得失命也有性存焉君子不謂命也諂諛質直性也有命存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諂諛質直也而愚無知不得必也命苟否焉昔之諂諛而得者其得必也然則得不得係于天而不係乎諂諛與質直也而愚無知之小人則以爲諂諛者常常得志而質直者常常不得志則大謬矣與諱思順

戴記一經豈徒欲玩夫三千三百之繁文伸其呫嗶而已哉於曲禮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於檀弓見事君有犯無隱之義於王制見天子齋戒受諫之義於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之義於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之義於禮運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信可以學禮之義於郊特牲見天子貴誠之義於內則見道洽則服從不合則去之義於玉藻見天子搢笏方正于天下之義於明堂位見夷狄外而不內之義於大傳見舉賢使能之義於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訕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代惟其師之義於樂記見爲君謹其好惡之義於經解見發號出令而民說之義於哀公問見君爲正則百姓從令之義於仲尼燕居見力禮樂而天下太平之義於孔子閒居見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於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於中庸見至誠配天之義於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於投壺見揖遜之義於儒行見崇儒重道之義於大學見王道易易之義於射儀見擇士與祭之義於燕義見君臣上下之義於聘義見君臣相與之義於冠昏喪祭之篇見養生送死追遠之義講筵禮序

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二禮相爲表裏其來尚矣考王制而知六官之備考月令而知太史保章氏馮相氏之精考曾子問雜記及閒傳四制而知司服之等考文王

世子而知大胥之教考禮運禮器而知大宗伯之位考郊特牲而知封人牧人牛人之分考內則而知師氏之制考玉藻而知典瑞之則考明堂位而知朝士司儀之別考大傳而知肆師之職考少儀而知巾車典路車人之別考學記而知大司樂成均之法考樂記而知大胥小胥之律考大記而知勸防之嚴考祭法祭義祭統而知鬱人鬯人典禮之經考經解而知太師六詩六德之本考哀公問昏義而知媒氏之源考仲尼燕居社宮嘗禘而知小宗伯之儀考孔子閒居五至之義而知樂師處艮之終止之至篤者也人不難于止難于九終故曰夫艮之諸爻不言吉獨上九敦艮言吉何也九以剛實之意考坊記而知秋官環人之衛考中庸而知大司徒中和之教考表記卜筮而知龜人筮人之敬考緇衣絲綸之言而知內史外史之書考深衣規矩準繩而知輪人之度考投壺之法而知樂師狸首之奏考儒行而知司諫德行道藝之尊考大學正心而知弓人無邪之諭考冠義而知弁師之等考鄉飲而知酒正之德考射義而知司裘之鵠考燕義而知秋官諸子之職考聘義而知玉府之藏故曰二禮相為表裏也前賢論學之源如江出汶至于海楚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

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又如禹治水知絡脈開塞而至于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編觀大川小川之說生于曲禮三百威儀三千之說然二禮條分貫別亦豈止三百三千而已哉而其旨意脗合相為表裏端若脈絡交通四海會同而不殊誠有味其言之也周官解自序

梓材謹案周官解宋史藝文志作周禮傳十三卷

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春秋字叔肹于其卒者觀其終也九能篤于終則止道之至善故言吉焉 眞止堂記

子知子思之時中亦知易之時中平夫易之時中學者之事子思之時中聖人之事易之時中其說有三一曰時所欲惟願于亨以亨行之得時中也一曰中者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一曰時中之欲達而一發之也子思之時中其說有四一曰孟子所謂聖之時以其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一曰時者猶冬飲湯夏飲水之謂一曰執其

兩端所以用其時中一曰幼壯老死朝旦暮夜時雖不同其中一也由前說而致知力行則進乎易之時中庶幾乎顏子之擇乎中庸由後說而致知力行則進乎中庸之時中庶幾乎舜之執其兩端夫不極高明則中不可識不窮博學則中不可識譬如一宮之奧明庭爲中指宮而求之一國之奧壇宇爲中指國而求之九州則國或非中惟極其大則中乃可求惟止乎中則大斯可有回之擇乎中庸蓋求見聖人之止而不可企及非果不可企及也世而極乎大也舜之執其兩端蓋止乎中而大可有也世

之人以曲意小智梏乎有我之私而舜顏之道遂卓絕而不可企及非果不可企及也弗思爾矣雖然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未發也安見其時耶曰于不見夫天地之理乎夫溫厚之氣爲春則人指爲陽中肅殺之氣爲秋則人指爲陰中曰是天地之時中也而不知其溫厚肅殺之未發而中氣已具然則知天地之中則吾之中可知矣極吾中以盡天地之中以之事親從兄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何所往而不可古之君子所以變理陰陽蓋本于此夫喜怒通四時而陰陽或至于

井毗撫是理也大哉時中乎易言中者五十有三卦言時中者一子思中庸言中凡十有五言時中者一嗚呼得不謂之難乎故曰極其大則大乃可求止乎中則大斯可有時中堂記

蒙養其正是已正也頤養以正蓋未正也已正乃作聖之功未正則不可一日忘其所以養頤者故又戒之曰亦不足貴也夫九以剛明之才爲可貴也貴乎剛者爲其不屈于欲貴乎明者爲其見善而不失其正反是則不足貴矣頤齋記

夫考槃賢者處澗何能成其樂者也其章言永矢弗諼永矢弗過永矢弗告鄭子云弗諼不忘君之恩弗過不入君朝弗告不告君以善道也歐陽子云弗諼不忘隱處之樂弗過獨樂不宅適也弗告不告人以此樂也伊川子云弗諼不忘君弗過傷不得過君之朝弗告不得告以善也從鄭說則流而爲行唫塗哭鬱而獨嗔者之爲也從歐陽說則流而爲槁木凍灰往而不返者之爲也從伊川說則流而爲假隱釣名足巖壑而志城闕者之爲也是三槩者將安從于歸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悤

不及非有合于吾易嘉好之吉則善矣反是君子或所不取遯齋記

正者何也教之原也教以正則學者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教不正則學者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是以聖人責受教者輕而責失教者重春秋隱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鄢傳謂譏失教也誠爲得實而未切聖人輕重之旨矣段止書名而已責之何輕也鄭伯書爵書克書于鄢責之如此其詳不已重乎知此則知教矣贛州教授廳記

附錄

自幼超詣絕世強于記覽有質以古書者必曰是出某卷某卷驗之而信

呂尚書祉薦先生曰胡某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講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羣書歷考前代治亂多識前賢往行十餘年守張棣觀望朝廷意旨奏徙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內徙台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或無禦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姪訓生徒各挾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集成易禮記春秋傳又嘗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而未能卒業然彭蠡之說散散之文皆先生緒餘也

量移衡州嘗寓西湖與衡士講學其中再謫吉陽軍吉陽士多執經受業者凡經坯治皆爲良士

知泉州日朝辭進對曰臣聞聖訓有及於唯禮不可以已之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欲平治天下舍禮何以哉

除在京宮觀兼侍講公論前古未有不由講學而興滅學而亡精兵百萬不如道德之威被練三千不敵忠信之胄陛下之意端在于是上稱善除權工部侍郎

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

其序蕭先生春秋辨疑曰某以妄言不可與金虜和議觸宰相秦檜嗔龍編修官削奪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棣觀望朝廷意旨奏徙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內徙台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或無禦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姪訓生徒各挾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集成易禮記春秋傳又嘗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而未能卒業然彭蠡之說散散之文皆先生緒餘也

觀

自書經筵玉音問答後曰予生嶺海晚過聖天子拊
用一歲之間凡九遷其職一月之間凡三拜二千石之
命十拜遷秩之盛至于隆興癸未嘗侍宴之恩古今無
比予老矣風燭可虞謹親書于後以爲後人之徵嗚呼
天語諄勤後之子孫當永保之以無墮
又曰昔司馬文正公不喜後人寶其祖宗之畫像但喜
後人寶其祖宗之字蹟以爲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蹟
卽見其人之手子之後能以文正公之心爲心其亦賢
矣

自序家訓詩曰淳熙庚子四月日詔加資政殿學士致
仕是月之望告之祖考會諸姻親暮景至此不亦樂乎
頃年經筵蒙玉音曰祖宗創門戶之艱難未有不自子
孫不肖破之朕今保太祖之國家亦猶卿子孫他日保
卿家門戶也有感于茲斐然縱成古律一通以訓子之
子孫者願世世子孫努力云云
孝宗贊其像曰正直之資剛毅之色獨立敢言施爲有
德朱衣象簡熊冠貂蟬惟像卓爾清風息然
周益公爲神道碑曰人臣犯顏逆耳上攘人主之怒下
爲權臣切齒或誅或斥何可勝數未有九重特申詔諭
三府矯情屢請禁近引誼救止曾不四旬謫命三改如
胡廷此舉之盛者當是時一胡編修名震天下勇者服
怯者奮朝士陳剛中以言餞行至云屈膝請和廟堂無
策張膽論事樞廷有人貶令安遠之死靡憾鄉人王廷
珪嘗賦姦諛謄落之詩竄徙夜郎反以爲榮下至武夫
悍卒遐方裔土莫不傳誦其書樂道其姓字爭願識面
雖北敵亦因是知中國之不可輕蓋天理所存自公達
之人心所憤自公發之扶世垂教非聖朝之伯夷耶孔

孟而在其大書而特書也必矣又曰惟公忘身爲國首
倡正議人已知敬畏又平居特論鯁挺視權貴不善趨
向有不正輒奮踊欲扼其吭畧無顧避士大夫以是疑
公特立獨行不可得而親其實篤厚恭寬孜孜樂善常
欲以學道愛人之實施諸有政既不大用于朝嘗三拜
二千石復未及布宣于外故公之剛毅雖表表愈顯而其
仁心則罕知者昔蘇文忠公作剛說謂夫子以剛毅木
言辨仁不仁深闢太剛則折之論由公視之其信而有
證哉

又跋先生奏稟曰夫人之生也有血氣有浩然之氣少而剛老而衰血氣也眾人以之秉彝好德養之以直塞乎天地少老如一浩然之氣也忠簡公以之

趙章泉挽胡澹庵曰憶昔樂全公暮爲老蘇表載其辨姦論此老一生了澹庵夫何如書有斬槍草顧豈無他歟言大可略小

又曰昔我曾大夫嘗作春陵適時惟蕭子荊袖書實見客公經本蕭自于義豈秦越三年期掃門竟欠今生識李秦發序先生易解曰易之爲書凡以明人事學者泥

于象數易幾爲無用之書邦衡說易眞可與論天人之際

又曰自昔遷貶之士率多怨懟感憤邦衡流落瘴鄉而玩意三畫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非聞道者能之乎

又送澹庵遷吉陽詩曰夢裏分明見黎姆生前定合到朱崖

張忠獻曰秦太師專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朱子曰澹庵奏疏爲中興第一可與日月爭光矣

又語類曰胡邦衡尚號爲知識者一日以書與范伯達云某解得易魏公爲作序解得春秋鄭億年爲作序以爲美事范答書云易得魏公序甚好鄭序春秋者不知是何人得非劉豫左相乎是此人時且請去之胡讀見李彌遜字似之亦一好前輩謂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襄名失節亦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

或言公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朱子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

楊誠齋題公書稿曰澹庵先生借尙方劍以斬欲帝秦之書其一封奏之時敵人聞之募本于金三日得之君臣動色發國有人焉之歎自是不敢南顧者二十有四年

謝疊山曰胡澹庵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眞三代以上人物

陳石士師金源紀事詩序曰儒者之觀人于其素胡樞密邦衡素君子也其論王倫未嘗失貴倫之死于金勢無復之非果死節也不當紀王倫而譏邦衡也

補

諫院韓先生璜

補侍郎李先生椿

附錄

公始見胡文定公退與諸子遊從容言曰椿願天下之人無不唯是之求耳胡公聞而異之其子仁仲後見公所論富川六事亦謂有經濟才張忠獻知之故取以爲屬諉以經誼淮甸事

轉對言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爲當位而詞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爲不當位而詞多吉蓋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

又按易象爲上言乾首坤腹而六子之卦各象其事故聖賢之訓皆以君爲元首臣爲腹心股肱耳目喉舌各有攸主今君勞臣逸非治之體且使出令用人或有未善則過歸于上而政亂于下願觀易卦之象體乾剛健而使腹心股肱耳目喉舌之臣各任其職且察臣下有遊近習之門者嚴禁絕之而益以公道用人名節取士則士風振而人材出矣

向子恣字寅卿開封人文簡公四世孫以伯永嘉郡王良恩任登仕郎知均州高宗召對加直祕閣紹興末江

補樂曲肱先生洪

雲濠謹案經義考引趙希弁讀書附志謂先生從文定父子遊取飲水曲肱之義名所居之室

祕書向先生子恣

東運副隆興初兼隨軍運副使乾道初致仕卒年六十
九累官大中大夫先生天賦正性用志不苟孝悌忠信
之外不學焉逾三十已拜州京直道四十年屢得屢失
若無也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聞者頗駭而後卒如
其言與胡文定公談當世士文定頗稱秦檜靖康時事
先生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
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姦能如是乎文定既殁檜姦邪日
著文定子明仲與先生返復前說曰昔時侍先君子能
預察姦邪如公言者纔一二人耳深服公遠識名臣言
行別錄

梓材謹案王瀘溪爲先生行狀云居衡陽之伊山集義以已見繫于卦辭書尤喜觀魯語取諸家之善爲其名作子愚宋知孰是

附錄

胡衡麓記有裕堂曰河內向公寅卿晚隱于衡之伊山乃葺桓伊書堂故基結茅爲堂道書其中茂竹幽蘭蔭檻前後奪葩秋馥以時自獻猿啼近嶂鷗馴曲沼馬埭車喧杳然雲水之外寅與諫院頴川韓璜叔夏自天柱峯南襆被支筇歲一再往焉或商校文義或把酸賦詩遊遨襄陽興盡而後別

又曰寅先君子喜寅卿資氣剛正授以左氏傳且爲之言大義故寅卿學古益力守義益固

吳先生銓

吳銓字伯承浦城人以大父恩補官監潭州戶部酒庫改秩承議郎天資狷介質直疾惡如讐不妄交少不如己意輒拒不納築居湘濱有亭榭華竹之勝而名其堂曰思親蓋其終身之思誠敦篤乎此也蓋居湘城者幾二十年 張南軒集

監嶽趙先生師孟 詳見五峯學案

吳先生郛

吳郛字衛道文定門人也 五峯文集

劉浩齋先生廷直

劉廷直字謂卿一字養浩安福人紹興初年復元祐詩賦科先生與兄禹錫同升里選而先生在第二州閭稱二劉已而禹錫登科先生登十五年進士第調鄂州戶掾遷左從政郎丞鼎州武陵縣改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致仕得左奉議郎而先生已卒矣年六十一 楊誠齋集

梓材謹案誠齋爲浩齋記言先生得伊洛之學于文定胡先生以浩名齋又云某自少懵學先奉直令求師于安福拜清純先生劉公爲師而瀘溪王先生及浩齋先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而問業于清純入而聽誨于浩齋一日問曰子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而求觀之則驚喜頓足歎曰六經語孟之後乃有此書乎據此則誠齋嘗在先生之門故自稱曰門下士又自稱曰門人

朝散王先生鎮

王鎮字靖之其先陳留人徙居開封吹臺下先生幼以門蔭補將仕郎再奏承務郎弱冠躬耕南嶽下晝夜誦經史胡文定公忘年接之紹興十五年調鄂州蒲坂丞攝行縣事爲政有方民不忍其去累調通判邵州始居山冲佑觀既歸衡陽郡守劉清之以其才行聞上記其名且曰清之所薦必不苟除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司公事諫官素惡清之指薦士爲妄作命遂寢其後主管建寧府武夷冲佑觀復把盞論文道舊歡甚云胡澹庵集

胡鎬字廉夫澹庵同堂弟也少澹庵八歲幼同學長同舍簽澹庵自少常伯使淮東浙西措置海道以過金寇獲譴龍歸復把盞論文道舊歡甚云胡澹庵集

雲濠謹案周益公跋王民贍送胡邦衡南遷詩云澹庵授之從弟廉夫鎬廉夫復授其子漢所謂文獻相承衣鉢單傳者是則先生之視澹庵蓋在師友之間矣

澹庵講友

學士李逍遥先生椿年 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知軍羅不欺先生棐烝父虫

卷著述七十餘篇號稱編積官朝散大夫 周益公集

澹庵學侶

羅棐恭字欽若其先襄陽人後家廬陵父蚡贈右朝議大夫以學問爲鄉先生先生幸勤讀書至不頹不冠登進士第授迪功郎虔州司理參軍移潭州隘秩左從政郎遷荔浦令改秩左宣教郎知石城縣歷道州僉幕通判贛州知武岡軍得祠祿而卒有詩文三十卷號不欺先生集又增廣左氏指蹤春秋會盟圖二書歐陽文忠公年譜井序又有辨謗一書里中後輩從之受業者多登第如羅上行郭有澤其選也胡澹庵與之幼同泮水長同上庠又爲同年生爲銘其墓云 胡澹庵集

附錄

楊誠齋狀其行曰公之學遂于名數字書故其文長于序事其碑板之作尤崛奇間出閎辭難語切譬奇字讀者皆駭或問是出何書公卽呼其子曰取插架某書某卷第幾簡其強記蓋天德也

羅先生濬

羅濬字明甫龍泉人與弟克開自爲師友從學常百餘人每語其徒曰古之學者下學上達今文雖小技自有上達之理但爲科目所累故判爲兩途耳胡澹庵見而奇之曰君造詣自高願常與講明此理吉安府志

羅上達字元通廬陵人父紱字天文宣和間以毛萇詩學爲諸儒宗師先生亦以詩學名家授徒數十百人自三舍盛時肯聲庠序如胡澹庵者皆其與遊也子維藩字价卿父子同薦名而价卿爲詩學舉首三舉擢進士第官從政郎調監行在省倉中界門未赴而卒 楊誠齋集

明經張先生伯麟

張伯麟字慶符當塗人少強學不妄言笑長以氣豪里中每慕古人奇節人未之知也紹興初以明經入太學毅然詬面直人短長同舍生憚之當是時秦檜主和議而百執事相視以言先生覩時事常憤之因題齋壁云夫差而忘勾踐之殺而父乎同舍生見之大駭請坼其壁毋令諜者知事聞累君不淺先生曰大丈夫一死苟得所無懼也檜方文致太平元夕都中張燈先生出遊過中貴人白諸門見籠燈盛設取筆題其上如齋壁所書檜聞下先生于獄箠楚無全膚流吉陽軍檜死生還不知所終姓譜

梓材謹案胡澹庵答陳漢臣書云僕在吉陽與張伯麟友得慶符詩文凡百篇慶符辛未之春自吉陽脫罪北歸滯留于瓊者累年甲戌春正月忽公幹復至吉陽相從累月憯甚既別三年而僕蒙恩徙衡意謂至瓊當握手道故一寫三年之悲纔弛擔即訪慶符安否聞寓村落距城三四十里病不能出為之悵然者久之云云是可見胡張之交而先生蓋為瓊之寓公矣又案澹庵集次和張慶符詩最多稱之曰姑孰先生

段潛叟先生沖附子元愷

段冲字謙叔吉州人一上南宮不肯為新學退築芝齋藏數萬卷朝夕讎校自號潛叟郡以遺逸八行薦不就政和中太守程初學有淵源尤工詩在郡六年日與先

生唱酬其和梅花展轉千詠人歎其博所著書號螺月集多至百卷程為前序胡忠簡與先生有師友婚姻之契待建信甚厚每觴詠必連句云 周益公集

知州李先生發

李發字秀實吉水人用太學連舉恩試補右迪功郎鼎州司理參軍攝邑黃陂調零陵令移永興知興國縣通判橫州歷知黃州沅州靖州致仕卒初與胡澹庵同肄業鄉校其休致也澹庵入佐冬官適奉詔薦士郎上疏曰李某文采議論皆過人尤長于吏事三為邑五典郡然皆遐方僻地未究其才上官數交薦今雖老尚可治劇未報諫官以是皆澹庵澹庵坐去國猶念之不置移書貴當路云諸公皇皇市駿骨而使老驥伏櫪耶 周益公集

澹庵同調

范先生濬

范濬字舜文豐城人徽宗時行三舍法自縣學升洪州學貢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管文字提學司罷宣和四年還

官太學以幸學恩轉文林郎七年授虔州儀曹改節度推官紹興四年以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甌寧縣有治迹召見除兵部員外郎歷金部戶部樞密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中書省檢正與時宰秦檜不合求去除知南劍州至官乞祠二十二年丁父憂後三年卒官至朝奉大夫所著松溪集六卷皆南渡後所存者往往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劉子論言之要以為不當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獻策先內治而後用兵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

弊政之所以害國蠹民者而一歸于仁豐水舊志及郡人揭傒斯言胡忠簡論王倫劉子出先生筆忠簡以先生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還云廣道園學古錄

陳先生剛中

陳剛中字彥柔胡忠簡同年進士貶安遠宰其後湘中有舊紹興正論者先生姓名在焉周益公集

郡守張先生宋卿

張宋卿字恭父博羅人警敏強記或借書于友人一閱成誦紹興丁丑以春秋魁爲天下第一正色立朝剛而觀察推官爲政以寬爲本民愛慕之不忍欺後至湖北提刑一日歸忽有持金帛來者曰公生我者也願獻此以謝先生固辭從者私受之事覺索而投之江中從者載一缸于舟尾先生命碎之曰無污我吉安府志

有禮名重諸公兵侍胡銓對高宗曰張宋卿鯁直可任臺諫魏國公張浚力薦于朝輿地紀勝

梓材謹案廣東黃志載先生終肇慶守羅浮山志會編謂其嘗與留正講學于羅浮又云鄉人祀于惠之聚賢堂

彪氏同調

補張先生所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歷官爲監察御史高宗卽位遣之按視陵寢還會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罷御史改兵部郎中尋謫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後

葉氏門人

補莊定黃先生祖舜

雲濠謹案先生序鄭西塘先生文集云祖舜爲兒童時聞邑有鄭先生之賢而永謀也旣冠與鄉貢始獲謁公而謝之親承誘誨因目前輩老成之風實政和丙申歲也其年如京師又入年籍第東還則公亡矣已而從陳直講國材遊乃聞公出處之詳據此則先生固不名一師其于西塘不可謂非私淑弟子矣

補正簡葉先生顒

梓材謹案楊誠齋然先生行實言公之師友林師說高登早相慕用高嘗上書議切秦檜檜捕甚急公與阿郎趣令逸去云

補正獻陳先生俊卿

附錄

召入奏事既對遣中使面賜金帶會給從臣筆札條上時弊公陳十事一曰定規模二曰振紀綱三曰勵風俗四曰明賞罰五曰重名器六曰遵祖宗之法七曰杜邪枉之門八曰裁任子之恩九曰限改官之數十曰蠲無名之賦

公孝友忠敬得于天資爲人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病見子孫必衣冠胸懷坦然遇人無少長一以誠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

于外物澹然無所好獨喜觀書史疾病猶不釋卷其學一以聖賢爲法于浮屠老子之說未嘗過而問也

江氏家學

江先生明

江明字清卿建陽人琦之子既冠從諸長老遊讀書問學探討不饒而不肯爲論說始亦有意爲浮屠學既而喟然曰徒亂人耳朱子大全集

江先生嗣

江嗣宣教郎琦之幼子也與兄明皆與朱子遊以文行知名嘗以選士貢京師朱子文集

蔡山家學

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

補司農曾先生逢

附錄

趙章泉投曾秀州詩曰我向茶山得屢行至今人說老先生九原不作吾安仰宗武宗文賢弟兄

朱子語類問友仁吾友昔從曾大卿游于其議論云何曰曾先生靜嘿少言有一言不及其躬行者曰曾卿齊家正身不欺暗室眞難及

茶山門人

陳先生元有

陳元有口口人內舍生曾吉甫遷辟雍博士兼編修道史檢閱官時禁元祐學術甚厲而以剽剝頹闒熟爛爲文博士弟子更相授受無敢異吉甫獨憤歎思一洗之一日得經義絕倫者而他場已用元祐體見點吉甫爭之不可明日會堂上出其文誦之一坐聳聽稱善及啟封則先生也遂釋褐文體爲少變學者相賀渭南文集

補承務胡先生泳

附錄

既抵朱崖澹庵聚徒授業諸生執一經求訓君甫弱冠往與討論

澹庵與振文兄書曰百二姪喜亦安吉知爲學不倦雖不偶是穉是藝有餘饒亦必有豐年也更須學禮乃佳謬叔幼年爲王氏學所惑不曾學禮泳溯輩悉令學禮四時享祀朔望酌獻畧倣古而參以溫公說行三獻今已數年嶺海學者往往翕然改觀泳弟讀禮已至雜記矣

梓材謹案澹庵又與李文通書云小子泳因緣獲出門下朝夕親炙薄益恨得師之晚

補尚書胡伯圖先生潛

附錄

劉後村祭伯圖尚書祝文曰公與少公垂相頡頏故家文獻中朝典常並奏壎篪互爲宮商里人皆曰澹庵不亡三十年間更迭朔翔虎節麟符台斗文昌國有喬木民有甘棠世人皆曰忠簡有光

梓材謹案此文伯圖當卽奉議所謂少公豈卽承務乎泳耶

澹庵家學

劉先生玶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補遺

胡先生浹

胡浹忠簡第三子官承務郎 周益公集

雲濠謹案澹庵與張丞相書有云某頗緊屏居日與學生泳瀫浹讀禮記春秋間有一二生執經相從亦不敢倦是澹庵三子皆當從其學矣

胡先生潚

胡潚字幾道澹庵從子長以孝友聞學作賦詩嘗計偕不偶歸益溫故學選授迪功郎監潭州衡山縣戶部贍軍酒庫 澹庵文集

胡先生□

胡□字季懷澹庵從子幼孤能自植立志學攻苦逮壯與計偕連不得志于春闈乃于廬陵之永和鎮築室榜曰時中著書訓子號明儒方凡二十有五卷大概發明大學之說又著易筌蹄一卷詩集二十卷周官類編五卷春秋類例十五卷屬比五卷左氏類編十卷文集十五卷娶羅孝逸先生之女卒年年四十有八 胡澹庵集

附錄

周益公序先生論語集解曰惟胡氏世傳春秋學英彥輩出其論往復千里 楊誠齋集 厚者嘗以書與之上下其論往復千里 楊誠齋集 聖道當自論語始以韓子始孟爲非是乃取賈誼揚雄李翺等解爲集註論語若干卷傳以新意性嗜文尤工于詩晚自號學林居士其論文極不苟如范浚明尤所取舍不敢銖兩輕重其心間有旨雖殊而理通亦並存不廢務使學者優柔而自求饜飫而自趨非深于春秋

甘泉欲去本非難何時得講臨其穴緣斷三生指漫彈

周子充用前韵哭之曰詞鋒激烈劒鉏寒素蘊輝光珠在簞萬里未行騏驥死百圖將半豫章殘山中宰相今誰繼地下修文古亦難一讀名章三太息淚流何待雍門彈

胡先生公武

胡公武字英彥一作彥英澹庵猶子也年十三爲嶽麓春秋弟子員一試出諸生上郡博士汪俁劉夙與論學吃吃也招爲春秋師似夙學者先生覃思經訓出入百氏謂求

能如是乎其用心過漢儒遠矣

胡先生寘

胡寘字斗南廬陵人忠簡從子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

著有春秋三傳會例三十卷 經義考

附錄

君幼而志趣不羣既長貫穿經史尤精于春秋爲文下筆千言亥亥不休間得異書口誦手鈔忘寢與已老無倦

胡氏大族叔父忠簡公帥以嚴正羣從畏憚惟恃君加比婚行古眞賴同牢禮不舉樂以矯俗廣之三揖賮之

禮君亦有聞必告忠簡每于廣坐褒稱之風勵其餘

叔永學侶

宣獻樓先生鑰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澹庵門人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 詳見紫微學案

陳先生元中 詳見衡麓學案

崔先生若舟 附兄若碏彭元永陳介卿彭元合

崔先生若雨合傳

崔若舟若雨新興人皆進士試禮部兄若碏字公治胡

澹庵流新興道英州公治時尉眞陽一見如舊既而公治亦官滿來歸朝夕過從論文遺二季從澹庵授春秋易而公治與其友彭元永陳介卿彭元合亦尙祥其間時漳人陳元忠景衡客番禺佳士也聞公治兄弟志學而新之士皆向化于是浮海輕千里願交一時稱盛已而公治爲惠之河源令所改秩命且下以疾卒公治惟一妹母擇所宜歸曰必嫁官人公治以妻景衡比婚行古眞賴同牢禮不舉樂以矯俗廣之三揖賮之

澹庵門人

施先生峻

施峻鼇林人從澹庵授戴禮于島上三年至雜記其父謫戍官滿而去澹庵勉之曰記凡四十九篇爲二十卷雜記則過大半矣古人之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學亦猶是今之學者讀書未卒二南已易業讀他書猶行百里至十里而止也子未卒二南已易業讀他書猶行百里至十里而止也子能讀禮過半勤亦至矣若不能卒業至雜記而止則前功皆廢猶行百里至六七十里而止也以六七十里笑斗里則何如是亦止耳子其勉之不及百里勿自畫也

譚先生助

譚助字思順茶陵人兩試禮部嘗從澹庵學春秋澹庵答其扳援河伯海若問答及引孟子觀海難爲水游聖門難爲言之論以至正人心之說其官祕書省也又答其遺云胡澹庵集

曾先生亢

曾亢澹庵之徒也澹庵答曾秀才書云足下後生可畏文雅而才逸當譽髦如林之時博洽方聞之士並肩而

立不往從之遊乃懇懇于罪垢無似之人寵以長箋商榷古今稱道不容口如見所畏者何哉至如論才學識則又謂僕兼之非僕所敢當也胡澹庵集

縣令廖先生口

廖口嘗官知縣澹庵答其書稱之曰賢友云僕竊執事自早歲學易已有家法則道已傳妙齡以摛藻取賢科業已精矣小試牛刀芒刃不頓而琴齋晏然方諸邑紛紛以簠簋不飭被逮者踵相接而執事獨能洗手奉公無絲毫挂吏議而又有賢父兄昕夕切磋日聞所不聞則不惑矣而獨勤勤有意韓子之師說豈曰傳道受業解惑云乎哉誠欲慕聖賢行古之道非止追逐時好爲利祿計而止也胡澹庵集

林先生遯

林先生遠合傳

林遯林遠兄弟二人澹庵爲作素冠說云陳景衞爲余言廣有林氏子居母喪有志乎古懼其志之弗堅求余言以鍵之余爲說素冠之詩以前二章作其哀素之心卒章勉其終之而弗怠也林生勗之哉胡澹庵集

王先生行簡

王行簡世家臨川久從胡忠簡公游周益公集

羅先生尚志

羅尚志澹庵之甥也嘗與書論尋地云世間人未有不死者死未有不葬何愚無地禮記云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云擇陰陽而當也九經十七史老舅亦曾涉獵並不說壽考富貴由葬地呂才云長平四十萬人死非葬時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葬地俱當六合此說甚善俗儒不讀書不見古人議論溺于陰陽之書背孔孟

之道戒之愼之若不從吾言勿踐吾門勿受吾教胡澹庵集

正字王季羔先生端朝

王端朝字季羔澹庵之徒也澹庵自貶所歸與書云吾友想學問加長甚望不能得一見雖兄弟之情不過如此不知頗復見忩否胡澹庵集

梓材謹案其書下文有投拜秀穎遂契鄙者之語則季羔非終于向學者矣澹庵又與陳守書云鏞愉江夏往來仰服規誨渠子弟執經相從固辭不可江夏不知何人又案周益公跋胡邦衡帖云所謂季羔正字者王端朝也又云邦衡父子季羔墓木皆拱時則季羔已沒矣

符先生口別見元城學案補遺

直閣家學

胡先生序父衰

胡序字少賓永嘉人宗正少卿襄之從子也父通判滁州襄初讀書天慶觀故相秦檜在永嘉聞其名出其不意杖策來覘之滁州方讀孟子書不爲輟秦因誦宋句踐一章以感諷之不動秦再相有以滁州薦者曰是固以三顧望人者耶滁州竟官不達少卿亦坐言者謂尙胡寅趙鼎之學擯十餘年不用先生志益壯連調官丁外內艱不赴晚監湖酒卒先生娶群舍人徽言女寺正士龍其壻弟也長子宗盡得外氏書能率諸弟力學云陳止齋集

黎氏家學

黎先生口別見衡麓學案補遺

黎氏門人

蕭先生口別見五峯學案補遺

大夫私淑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詳見清江學案

樂氏家學

樂先生忠恕

樂忠恕口口人南軒贈之以詩云老子會從先覺遊後來文采繼風流胸中有意窮千古筆下成章映九秋塵世利名無著莫聖門事業更精求詠歸消息今猶在魚躍鳶飛會得不濂洛風雅

宣卿門人

通判胡先生口

胡口

梓材謹案胡澹庵與向宣卿云先兄通判獲出門下

劉氏門人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 詳見趙張諸儒學案

羅氏門人

羅先生上行

羅上行字元亨廬陵人建炎進士少負奇氣以功名自
許時岳飛奉命討洞庭巨寇楊幺檄先生督餉諸郡至
全州通判范寅倨傲不與先生抗責之乃發廩帑以應
知上猶雲濠案楊誠齋志境內大治部使者上其狀請
嘗作饒州安仁
須其條教爲諸州縣式吉安府志

郭先生有憑

郭有憑

明甫家學

羅先生克開

羅克開字達父龍泉人明甫弟乾道進士宰廣昌有惠
愛憲使鄭汝諧行部邑民遮道借留鄭問知縣何長民
雜對曰不愛錢不苦百姓此其所長也遷大理正同列
欲奪巨室沙田歲入以媚韓侂胄先生力持不可由是
出知郴州至州首廢永豐銀冶還社倉于民移守蘇州

青衫手版外惟橘隱集二卷而已人物志

元通門人

左先生龍卿

左龍卿羅元通之故人子也貧且失學元通收而教育
之楊誠齋集

張氏門人

陳先生漢臣

陳漢臣張伯麟之徒也澹庵嘗答其書云蒙惠長書覺
氣格不似海外人文章因請問師友淵源所自而吾子

無模範者又云某將南向酌酒以賀慶符尚席之得人
也胡澹庵集

武夷再傳

補縣官張先生默

附錄

南軒送默姪之官詩曰姪也相從久吾心念汝多又爲
江漢別空覺歲年過氣習須消廳工夫在講磨惟應介
如石人事易蹉跎

附錄

竇錄檢討官時論者方以道學爲僞攻訐出一口公厭之求去將請矣有覺其不可者留于朝遷著作佐郎

韓侂胄死素抑奪者多收用而趙彥逾亦在中公爭曰彥逾無預世道興衰何爲于此又將籍故宰相陳自強之家公又爭曰國家本忠厚爲德二百餘年矣豈以自強故薄哉

武夷續傳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 詳西山眞氏學案

蔡復齋先生沆 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司業李先生琪

李琪字孟開吳郡人仕國子司業著有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書成于嘉定辛未每國紀後有序論至正中渝川周自得序而行之 黃氏千頃堂書目

梓材謹案周氏序世紀編有云廬陵羅中行以家藏善本梓而傳之四庫書目提要云第一卷爲王朝及霸國列國之中點秦楚越壯而存宋襄又於晉文以下死自義至定十君而特削以繪二卷爲周同姓之國而特附以三恪三卷皆周異姓之國而列秦楚吳越于諸小國後所論多有爲而發如議習

文僖秦援楚晉悼結吳困楚則爲徽宗之通金滅遼而言議紀侯鄫子讐敵而不能自強則爲高宗之和議而言其意猶存乎鑒戒至于稱魯已滅之後至秦漢猶爲禮義之國則自解南渡之弱靡之中退楚莊秦穆而進宋襄則自解北轅之恥置秦楚吳越于諸小國後則又隱示抑金尊宋之意蓋借春秋以寓時事略與胡傳同而胡氏又堅主復讐之義李氏則徒飾以空言矣

程先生公說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補遺

正獻家學

寺丞陳克齋先生宿 附子增

陳宿字師道正獻子復齋弟也由父任監福州海口鎮累擢大理寺丞以親養辭知惠州未上改常州方爲所

生母服心喪不拜卒年七十內行素飭事嫡母盡孝事兄如父官箴尤謹自號克齋鶴山爲作銘焉復齋以直道去不復召先生以復齋故不見用終其身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蓋謙厚者其世德廉儉者其家法也子增字仲能歷知懷安丞蓋退而居者二十載累遷大理司直自少至老不知世有諂遇速化之事正獻有贍族義莊仲能益推廣其意別號習齋鶴山書其扁云劉後村集

監稅陳先生址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迪功陳先生均 詳見晦翁學案

正獻門人

羅先生點 詳見象山學案

鄭先生鑑

鄭鑑字自明號植齋連江人贊于丞相陳正獻之家遂居于莆官大蕃事孝宗朝忠藎極諫不顧一身唯為天下慮當時晦庵南軒東萊艾軒諸公深敬之三十歲兩優釋褐三十八卒所存惟註易一部所南雜文

梓材謹案南軒與東萊書有論先生語見南軒學案

萊山續傳

曾先生棠

曾棠字召南贛州人萊山文清公孫慶元初丞東陽政事一本家學建漏澤園經理常平倉民養生喪死有賴焉東陽縣志

曾先生松

曾松字堅伯章貢人文清之從孫也習其家法而恪守之敬賢樂善雖老不忘以朝請郎江西安撫司參議致其事嘗與黃勉齋遊 黃勉齋集

司農門人

直閣李磻溪先生孟傳 詳見元城學案

王先生中行

王中行字知復餘姚人三槐丞相之近族也早歲穎悟熟諸經史居親旁時時默誦數百千言以遺恩補官調武義主簿為父司業遠持節閩中遠于滕下易四明之慈溪改知建德視民如子歷轉奉議郎以卒先生娶曾大理逢之女力學不怠又周旋于名父賢婦翁之間涵養薰陶增本浚源日厚月深其官慈溪也司業送之詩曰惟畏實寡過惟勤無功虧既至官即廳事為堂大理因以勤畏名之朝夕觀省終其身遵而行之 袁絜齋集

郭先生方仁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少賓家學

胡先生宗 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胡先生守

胡守少賓子與兄宗相次登進士第以能文有學為名士師友必于四方在家如處于里巷人不識面未嘗謁州縣也水心志其母墓曰少賓溫溫蔼蔼萬夫之豪宗也繼長守也增高 葉水心集

李氏續傳

李先生大謙

李大謙廣平人侍郎椿之孫也侍郎嘗大書六十四卦之象于屋壁玩之三月而有得焉于是爲書題曰觀畫所見既自序所以作厥後七十年先生守邵則侍郎觀畫之地也是書久失而俄得不無爛脫先生又敘所以然而屬鶴山申其義魏鶴山集

李先生芾詳見鶴山學案

支莊家學

曾先生同附子顓瑞

曾同南城人文莊公漸之弟也僉書定江軍判官清介無倚附自六館諸生晚得一官諸子皆生長勸訥舍學無他力其子顓瑞繼伯父者尤專若昆弟共學木榻上一楮衾數年寒暑不易顓瑞字履祥性嗜悟貫祐丁巳以兄侍郎郊恩補官任峽州遠安簿尉臨江軍清江丞歷除江西提舉閉戶不復出徜徉溪南水竹間初侍郎吏事修舉累改宣教郎知安慶府桐城縣事謁告而歸

直閣續傳

胡人齋先生一桂詳見木鐘學案

正獻續傳

忠肅陳先生文龍

陳文龍字君賚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丞相賈

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歷拜監察御史忤似道黜知撫州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起爲左司諫尋遷侍御史累至參知政事上章乞歸養益王稱制于福州復以先生參知政事漳州叛以爲閩廣撫使討之興化石手軍畔復命爲知軍平之元兵來攻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先生焚書斬其使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先生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淩挫之先生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先生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聚福州民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宋史

梓材謹案辟疆園宋文選跋云後附錄計聞行朝詔諡宗肅賜廟號昭忠

附錄

元兵至福州益王趨廣先生殫家財募萬兵卽興化軍開閩製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兩大旗植軍門

元九個月越州窮僉判八個月撫州衰太守享朝廷祿復姻家福清許侍郎書曰文龍爲理宗太學生度宗朕舍僅八年尚能自決他人受用大宋幾年富貴各要保家計養子孫略不思大主人家祭祀無所附子孫無所託彼蒼者天此何人哉孟子曰效死弗去賈誼曰臣死封疆國事至此不如無生惟當決一死以守來書謂同舍之義布衣之交此朋友之倫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文龍不愛一身死不愛一家死但欲存趙氏一脈若以區區之守義爲不然或致殺身覆家鄙意則以錐閫門磔屍數段亦所願也請從此決勿復多言又復唆都元帥書曰來書謂我名蓋天下何書不讀覽盡興亡褒拂過當我平生讀書但識孟子效死弗去字

左傳有隕無一字如此而已

武夷續傳

永政劉象環先生淵別見南軒學案補遺

陳先生深

陳深字子微世爲吳人宋亡棄舉子業篤志古學閉門著書有讀易編讀詩編讀春秋編弟子甚衆且有高名別號寧極學者稱寧極先生子植姑蘇志

梓材謹案經義考載先生清全齋讀春秋編十二卷存四庫書目提要稱其嘗題所居曰清全齋因以爲號又言其說大抵以胡胡氏爲宗而兼采左氏云

陳先生則通

陳則通著有春秋提綱十卷舊本題鐵山先生不著爵里是書綜論春秋大旨分門凡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會曰雜例又區分其事以類相從題之曰例其雜例門中論春秋爲用夏正猶堅守胡氏之說然胡氏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全襲董仲舒劉向之義先生災異例中獨深排漢儒事應之謬則所見勝于胡氏矣 四庫書目提要

俞先生皐 別見伊川學案補遺

張先生君立

張君立豫章人著有春秋集議許圭塘有王序之云朱子謂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四夷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君立擇諸家之論或全或略疏于三傳胡氏之後擯眾長萃于一歷歷精至觀其自序蓋欲學者因是以求諸家之全戒其厭煩務簡而取足于此則君立所得與夫所以教人者可見矣 至正集

曾先生震 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鄖中吳先生師道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李先生廉

李廉字行簡安福人所輯春秋會通二十四卷先生元至正壬午以是經舉擢陳祖仁榜第三甲進士官至贛州路信豐縣尹後寇亂戰敗守節死江西行省上其事屬南北道梗不能達 楊東里集

春秋諸傳會通自序

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注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貫乎斷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加疏剔于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與學者道也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提要稱其實忠義之士非以空言說經者又云是編雖以胡氏爲主而駁正殊多又參考諸家並能掇其長義一事之疑一辭之異皆貫串全經以折衷之如謂仲子非嫡隱公不得謂之攝齊桓之霸基于僖襄三桓之盛兆于魯僖不書吳敗越夫椒責其不能復讐書葬昭公罪惡不以季氏爲逆書葬劉文公罪惡內諸侯之僭書築蛇淵囿責定公受女樂而荒持論俱明白正大總論百餘條權衡事理尤得此事屬詞之旨云

汪環谷先生克寬 詳見雙峯學案

張先生宣

張宣字藻仲江陰人嘗有春秋胡氏傳標註其書明初與四書點本並刊于江陰縣學 黃氏干頃堂書目

寧極家學

處士陳愼獨先生植

陳植字叔方寧極先生子能以文行學術結知士林尤篤孝力學其爲文以經爲準貫穿諸史百氏哀其精華以立言其爲詩尤刻苦精鍊自號愼獨叟朋舊私謚曰愼獨處士 正思續集

梓材謹案姑蘇志載先生云少負才氣與偶儻之士游飲而折節讀書克繼父業又云屢辟召皆不起

四明先生

梓材謹案通鑑集覽言龜山在東郡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陳鄒二先生既稱先達不得在門人之列然固龜山學侶也

梓材又案劉後村跋許教廷對策云蔡蒞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亦薾也是陳門之逢蒙矣雲濠謹案張橫浦有云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凍堂張先生實爲元城門人當再校之雲濠又案鮚埼亭詩集卷五東城作小秦淮道古詩來索佚事答以五絕第一首云蜀岡一帶紛坏土中有陳公宅石銘試向白楊林下聽猶聞曙日誓三經謝山自注云陳了翁墓

陳右司說

五經之文久而愈新
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
試也此聖學也
忠肅文集
訪問于善宜虛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懷決定之意掠
能問之美無肯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所不對也
劄說

適越而北轅越不可至徙越人而置于齊里則越語可
易而爲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
非實二也懼大明之蔽晦三也流涕動心如對廟像今
考流涕久之臣繹惟神考之于英祖致孝述美一詔之
內所兢兢者有三事焉欲徽猷之具載一也恐所錄之
落矣今著其錄必藉事實卿等綱舉條布以備紀述使
明並日月歷萬世而不晦宰臣曾公亮等再拜稱謝神
劄說

四明尊堯集總論
熙寧元年神考內出手詔付中書門下曰朕顯承英考
之遺烈致孝述美之意未常須臾忘之也其時政記起
居注不能具載者非均體大臣詳記而博緝之殆將零
落矣今著其錄必藉事實卿等綱舉條布以備紀述使
明並日月歷萬世而不晦宰臣曾公亮等再拜稱謝神
考流涕久之臣繹惟神考之于英祖致孝述美一詔之
內所兢兢者有三事焉欲徽猷之具載一也恐所錄之
非實二也懼大明之蔽晦三也流涕動心如對廟像今
陛下繼神考之志當以熙寧手詔爲師述神考之事當
以詔中三事爲本十九年之大美若有不載雖載其事
而所記非實則晦先朝日月之明而違聖主繼述之志
矣傳信萬世將何賴焉王安石著矯誣之書詆訕君父
蔡卞等以乖悖之意遵而行之變亂事實攘奪懿美移
此與彼掩晦大明臣編類其語始于聖訓觀其大者可
以考其餘矣三尺童子亦知受與不受無加損豈聖訓
乎口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左絡連右首脈應趾中經
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棄異取同異我曰偏同我曰
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祭悲忠
世笑豈聖訓乎朕自覩材極凡庸豈聖訓乎朕頑鄙初宣文

未有知豈聖訓乎若設法傾之則兼并自不能爲害豈
聖訓乎如蕃使坐位處別設提舉官位豈聖訓乎今蕃
其錄必藉事實若使實錄之內皆記此語以爲大訓可
謂之事實乎語在日錄則誣先烈者私史也語在實錄
則誣先烈者太史氏也撝除誣僞眞訓乃白稂莠未芟
終害嘉穀私史之誣發于安石成于卞武不改可也章
惇由之而不知曾布進書而不悟自餘史院臣僚前後
相踵非一人也聖主于以光揚爲務一日以史事詢焉
則卞武之外若過若故可以分矣劉庠申明新法王安

石欲罪之陳升之曰且欲更與王安石商量神考聖訓
此等眞訓深切著明託訓雖多終不可掩更在辨之而
已矣以熙寧手詔爲師以詔中三事爲本棄彼取此改
舊爲新還先緒已晦之明紹武王善繼之美垂訓萬世
流光無窮天下幸甚 聖訓門

孔子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古之君子法坤之順
以承其君雖有致君之道澤民之術舍之以從王事不

敢成也如其不順則敢心生矣敢則悖悖則戰戰則其
血玄黃陰陽兩傷君臣之閒豈願至此故承天之順不
可不習習而後行則不疑其所行矣不習而行則天下
之所其疑也尙可信哉坤之六二大臣之位也而其辭
曰不習無不利古之君子習承天之事而未嘗有意於
此位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用而行也則以既習于
未行之前耳臨事而後習能免其疑乎然則六二之不
習其習也久矣習此道者其可以捨春秋乎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春秋尊元之法尊尊卑卑一定而不可易也

故爲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必陷僭僞之誅死罪之名其
實指以爲善而爲之不知其義被以惡名不可辭也然
則處承天之位者可以捨尊元之法哉既處承天之位
既捨尊元之法革而不當其悔不亡無祇悔也而繼之
以改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何至于迷復哉 論道門

政教有是非命令有可否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替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替其否
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此晏子獻替之說也三代
聖賢之君從諫之道改過之法其有不由此者乎晏嬰

一國之佐不敢妄獻替之義以輔其君況爲天下之相當如何哉王安石進爲之詆取六經之言所以文其私意者皆經語也因爲六經之術悉在語言先賢議論並無經旨捨古老更練之言行新奇可意之論可獻者替可替者獻神考熙寧九年厭安石獻替之罔公驗執政私人之害國先除鄧綰次出安石此成湯不吝之明而堯舜黜涉之道也安石以熱中之心著詆誣之史追蓋前繆變亂事實蔡卞用事遂出其書而行之執爲國是人不敢非然則蔡卞所執之是卽安石所唱之可也謂謝不知因請其語哲宗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

安石罷相以來民在塗炭又云自秩與丞相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其語厚安石而詆薄神考如此卞三薦之何也卽命中使史院取秩行狀哲宗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示宰執惇等皆頓首謝罪請貶立退撝立監壽州酒給事中葉祖洽駁曰立詆毀先烈謫輕地近乃改立永州監酒而擢常秩行狀者趙宧特勒停初大學博士林自用卞之意唱其言于大學曰神考知荊公不盡其言矣自哲宗既怒常立卞始惶恐改意而林自滕文公之語亦自

此不敢宣言於眾卞于是與序辰等始用盖抹之術
日錄載安石之言曰人君爲天地萬物主須是盖抹得
事過乃能濟天下紹聖中蔡卞用盖抹之術在既蹴常
立之後安排之序的然可指臣請稽其本末而論之熙
寧九年鄧綰落御史中丞安石亦相繼罷去退居鍾山
著此詁書以授蔡卞卞當元祐之時增損潤色九年筆
削恩怨分明回互防嫌以吸眾好照顧本末以完私美
書行于紹聖之始嫁禍與進書之人惇等醉迷例遭嫁
賣不知宗廟之遭詆誣也天實誘之使薦常立哲宗皇
帝灼見姦僞竄悖臣于遠方卞懼僞迹浸彰于是屈意
改圖而用盖抹之術矣盖卞之初意譏薄神考元豐之
年專務紹述安石熙寧之事至是知其不可則與蹇序
辰同謀以神考褒勸吳居厚手詔牓子朝堂其迹則善
述熙寧深贊元豐其心則出脫安石詆誣宗廟夫詔褒
居厚乃神考駕馭監司之意爾元祐初章惇爭論役法
劉子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福建茶鹽不改
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及卞序辰其作敕牓之時先以
章惇元祐劉子脅持宰相曰若以居厚京東鹽馬之事
爲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是以理財之詔爲非也惇
計無所出噤不能語於是亦以勅牓爲是矣且安石初
欲理財自謂合于經術謂司馬光之徒皆不曉孟子義
利之說豈以理財爲不美哉及退而著書則於作參知
政事第一日便造安石奏上之言曰孟子恥言利若宣
著爲利之說則恐壞風俗又造安石奏上之言曰陛下
但好理財利于理財者則汲汲而用至于講道則不以
爲急又曰以理財爲先則人將機巧趣利又曰若以理
財爲先務又召致無行義之人則恐天下視聽不足盖

安石捨眾自用造法於得君之初事過追悔著書於十
年之後歸過宗廟圖盖已愆是可忍也復何議哉又歸
過之言曰臣常勸陛下不須多張權法又論榷鐵則曰
官自鼓鑄則必與漢同弊此所以譏元豐之政也卞及
序辰謀取神考駕馭監司之詔牓於朝堂豈爲一吳居
厚而已哉欲實安石詆譏之語而杜塞天下愛君之言
耳夫有舒有慘天道所以變通一張一弛文武所以相
濟神考聖訓曰什一而稅足矣又曰今稅斂已重此則
理財之正論聖主之本心也至於詔獎居厚則所以獎

有勞之臣耳孰敢以爲非乎卞等揶揚一詔便謂安石所諱理財之事可以移過于宗廟而日錄誣僞之言可以取信天下後世蓋卞等所謂蓋抹者如此 以上理財門

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國陽也夷狄陰也兩不相傷則治道明矣蠻夷猾夏不可也窮兵黷武亦不可也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本朝之所以待夷狄者是矣景德中契丹寇澶淵王欽若請幸金陵當是時若無寇準則自江以北非我有矣欽若鄉里墳墓皆在江南倉猝之中謀畫如此王安石於四邊無事之時不恤北境其論巡鋪

則曰雖棄雄州無害其論水利則曰塘濼可決水爲田卞等專據日錄以動邊機假託經義以文姦意尚賴天也神考以堯舜用人之道舉安石而相之虛心眷倚誠之所以自處者何其異也誣薄神考加以譏玩託訓造誣靡所不至而自以其身比之皐夔傅說嗚呼何其異禮俱盡雖成湯之于伊尹不過如此及鄧綰以姦回敗露安石求去亦遂出之然後自攬威柄用人惟己凡安石所怒之人無不復用凡安石所喜之人往往斥去不膠不執聖政日新自是厥後豈復以安石爲可任也哉

以道則皇以德則帝以功則霸以力則強藝祖創業付見賢焉而用之有罪也而去之此神考之所以合乎堯舜者也以不吝之明改用人之過此神考之所以合乎成湯者也安石退居以後追思前事有不當之悔無克

己之功祇悔不改安於遂非遊蕩旣遠終以迷復著書歷誣不分上下倣然自聖聊以忘憂而已矣雱謂安石之聖過于仲尼安石謂小人紛紛獨賢其子當是之時臣以答義應舉析字讀經鑿史事之難究棄而不習悅莊周之寓言躋爲聖典凡安石之身教王雱之口學臣皆以爲是也昔云所是今覺其非旣知其非安敢不改

莊子曰寓言十九蓋十語而九虛無也虛無之說其可稽乎無稽之言不可聽也而可以用之于天下乎用其寓言同日而語哉若使漢文專用堯舜則其治不貶于三代矣老子之言曰諳言無瑕謫又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蓋老氏之言以無爲爲本以不言爲教及其有言也貴無瑕謫其肯十語九僞而爲學者之大患乎故臣因論寓言而兼明莊老之所以異

四明尊堯集序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纂序辰翁武等用力純一主行其教所謂大有爲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掠美歸過誣君詆上故寓言之罪大宋齊丘學博名高自

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謂之流俗黜流俗而篤其人慈曲學則火其書故曰下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於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於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爲神考之師也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爲是乎而臣乃以安石爲神考之師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

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見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不爲屈爲君明此以南鄉堯之道虛誕無實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蓬走蟻猶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迺有北面之禮焉失天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施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

伊尹之聖是臣敢安石而誣陛下也臣爲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許之言臣之罪惡如邱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繩王氏則何以明改過之心乎臣所著鳴堯集者爲欲明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以南鄉堯之道虛誕無實不爲君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莊周之言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蓬走蟻猶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際不敢不嚴故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謂誠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施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

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為寒心孰大于此臣請序而言之

梓材謹案序文甚繁不能具載此其首段也已可見其大概矣蓋尊堯集取王氏日錄編類得六十五段釐為八門並節錄其總論云

雜詩

牀頭史記十番紙世上興亡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道至今餘澤浸生民

大抵操心在謹微謬差千里始毫釐如聞不善須當改莫謂無人便可欺忠信但當為己任行藏終自有天知

深冬寒日能多少已覺東風次第吹

附錄

章惇入相先生從眾往謁詢以當世之務先生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于此先生曰公誤矣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繼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先生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救弊

競推尊荊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于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神考親製耶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于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辭屈愧歉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荊公日錄以修裕陵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辨乞改實錄又因竄責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

先生與兄書曰章氏議卻不成農師極惓惓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而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鰥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為瑞奴等之慮只欲如此書尾又云周氏雖貧然舉家好善故就之男女可無慮

高宗嘗謂輔臣曰近覽陳瓘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于易之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

游鴈山祭先生文曰嗚呼陳公知道而已不知鼎鑊

之臨其顛也知徇國而已不知陷穽之橫其前也阨之白首而氣愈和蹙之死地而志愈堅處約彌久妻孥裕然畎畝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爲墨平生拯飢任重身吾知其爲稷行道之人聞者心惻意者天將降之大任而空乏其身耶意者吾君將追念其篤誠發獨斷而收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途遭迴萬狀而淪于淮楚之濱耶嗚呼孰謂謀可以託心膂力可以任股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慘不知其因耶

楊龜山撰公祠堂記曰初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姦隱慝未形于事公于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聞者往往甚其言已而怙寵妄作恣睢禍如公言于是人始服公爲謀遠也昔王安石參大政士大夫相慶于朝呂獻可獨抗章論之雖溫公猶以爲太遽未幾變更祖宗故事流毒至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子所不及余以謂公之于京言之于未用之前獻可于交公論之于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于獻可有光矣

邵氏聞見錄曰瑩中晚喜康節之學嘗從伯溫求遺書曰吾于康節之學若有得也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了翁易說一卷提要云邵氏聞見錄稱了翁說得康節之學沈作喆寓簡則曰陳瑩中嘗以邵康節說易講解象數一切屏絕質之劉器之器之曰易固經世之用若講解象數一切屏絕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何用惟知其在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遽絕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云云然則了翁之易學又嘗質之劉元城不全出邵子矣

陳默堂書楊補之所藏了齋及道鄉帖曰了齋剛正而不容姦道鄉清介而不受汙觀其字想見其爲人凜然皆見于筆畫之間矣方二蔡無恙時士之欲謀其身而

免于咎者必先瑕疵此兩人者竄逐流落皇皇無歸以至于死然兩人者身可廢家可破而天下謂之鄒陳則自始迄今無異辭也此豈口舌之所能得哉其必有感人心者矣

胡澹庵跋了翁帖曰了翁嘗跋六一先生帖云使二十年前見此書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不起東坡曰善哉微中之言也今觀此帖使三四十年前人皆知愛敬了翁如合浦李侯則豈復有靖康城下之盟哉

汪玉山序忠肅文集曰靖康之禍自古所無世徒見末

流之失而異時用事者反得藉口以自解然公方天下全盛邊事未萌之時固已有南北分裂之憂是果何所見而言耶學者于此亦可以悚然而悟矣遺書明論可以覺後覺正人心其所繫于天下國家豈曰小補哉朱子跋先生與兄書曰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閒于是知公之所以掌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忠肅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久毫芒之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

又跋先生責沈後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于此帖其克已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又語類曰了翁有適時之才道鄉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

樓攻媿跋忠肅表稟曰范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爲今日用者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某自好蓋言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年或問游公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曰陳了翁其人也元城先生嘗因公病勉以醫藥自輔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讀公表稟及紙尾數語氣凜然如生折而不撓有大臣之風三公眞知言哉

魏鶴山跋先生責沈文詩云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夫人心本虛有我則盈陳公惟其名自我盈也故一有異聞遂慨然有念于思誠務學之不可已以開其變化氣質成就德業之基然則學者之于是書也亦庸可闕諸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陳直齋記忠肅祠堂曰公之攻蔡氏不遺餘力至于射馬擒王爲喻凡人孰不樂富貴而悲貧賤公視美官若將浼已而甘心于廢放竄斥凡人之蒙患難始而安中而悔終而變者有矣公坐謫至六七不變卒窮以死可謂行之決而守之固矣其論絕滅吏學比之王衍謂必

有南北分裂之禍方是時天下承平不見牙蘗未三十年而其言信雖燭兆食墨揲蓍命繇不足喻其先見之審也公之所以大過人者豈非大學中庸所謂明德明善之君子而兼天下之達德者歟

王氏困學紀聞曰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謂先天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南北之運數也聞見錄載邵子之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蓋為聞杜鵑聲也陳忠肅謂重南輕北謝山箋曰忠肅之說恐未然是時章蔡曾皆南人故分裂有萌則以人事知之

重南是其私意然不必以南人用而遂致分裂也前此寇萊公以北人重北亦是私意若王文正竟謂南人不可作相則唐之陸象先陸贄非南人乎

黃東發曰紹聖革元祐之政公力陳其不可建中革紹聖之弊公又戒其欲速舊主別試前名盡取王氏之學首辨蔡京姦邪蔡氏黨欲殺公百計公終不懾非剛柔適中者能爾乎大厦之顛雖非一木能支而著日錄辨蓍尊堯集又著四明尊堯集章蔡誣謗卒賴以一洗之程雪樓跋先生海上家書曰公之意以為荊公既沒宗其說者卞其首也此書在合浦時寄其弟謂証誣議玩之語皆小蔡僞增非荊公親錄又謂自分必死無生還之理至其末超然洞究內典之旨死生一致冤親平等益以見公平日存養之驗樓攻媿跋公帖謂人之立于世忘溝壑者不足以為志士忘喪元者不足以為勇士士大夫小不如意輒不自聊讀之可以興起余于此書亦云

黃南山名宦忠肅陳公贊曰視日不瞬知其向君乘舟莫諭知其敗轟責沈有文愧不識程尊堯有集嚴乎閻

荊

補光祿蔣先生浚明

蔣浚明字彥昭其先自常州徙居奉化神宗時先生詣闕上書論君子小人之黨言極剴切帝嘉納之歷遷尚書金部員外郎新法行上疏貶戶曹贍至金紫光祿大夫姓譜

謝山句餘士音賦薤金紫公園詩元祐遺臣傳頊學
咸淳故老重清門雖然連桂崇坊杳尙有聯珠舊徑
存流澤未湮衣帶水誰人妄改謝公墩拂雲皁蓋經
過地指點荒祠細討論原注云金紫本籍奉化遷居
鄞湖上七世清德不知乾道開慶延祐至元四志何
以不爲立傳

了翁講友

錄事陳先生佐 詳見鳥山學案

吳審律先生儀 別見豫章學案補遺

吳先生熙

吳熙字季明劍浦人博學厲隱操或從之談道談文則傾心瀉意怡然終日語之以勢利俛焉不答竟去與從兄儀稱雙璧元祐閒陳了翁里居以先生兄弟學行言于郡守延二人詣學講經令諸生列聽仍以遵逸薦于朝得召赴闕 姓諸

隱逸徐八行先生中行 詳見安定學案

了翁學侶

朝請劉先生拱

劉拱字持道歸安人生五歲而孤世父雜端述爲擇師教焉嗜學自立不類兒童弱冠薦名鄉書鄉先生朱臨見而異之陳忠肅初爲郡從事教授諸生時郡學肄業數百人一日校藝以先生爲第一且相器重俾領袖學者崇寧五年以特奏名授汀州文學時年五十八調漢陽縣尉歷判嚴州紹興五年第三子寧止任權尙書戶部侍郎先生遂告老于朝自承事郎八遷至右朝請郎在漢陽時太守游酢雅聞其名禮遇甚厚且薦之于朝紹興九年卒于嘉禾郡舍年八十五先生于書無所不讀所論著多尤工于詩後進經其指教者無慮數十輩皆能有立從子一止從之學 苕溪集

苕溪師承

忠敏沈先生與求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及政和五年進士第授濮陽軍學教授改常州歷除侍御史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對曰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安石于漢則取揚雄于五代則取馮道臣以是知其心術不正則姦僞百出僭亂之萌實由此起自熙

寧元豐以來士皆宗安石之學沈溺其說節義彫喪馴致靖康之禍汚僞賣國一時叛逆尙追典刑願明正其罪以戒爲臣不忠者在言路四年凡所論列不避權要頗忤時宰意累除參知政事遷知樞密院事卒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三十卷劉一止從之游踰三十年其卒也爲之狀其行劉茗溪集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和仲
卒謚忠敏見言行錄別集

龔氏門人

補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梓材謹案先生祭呂申公文云願如某者頃在廣陵辱公青眼收之門庭豈徒應格薦其姓名每及人物褒貶題評是先生嘗及呂氏之門其序龔深之易傳則云某獲從先生游二十餘年矣

道鄉文集

立象以盡意伏羲之事也設卦以盡情僞文王之事也繫辭焉而盡其言周公之事也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則孔子與焉至孔子而所以盡利所以盡神于是乎盡矣孔子嘗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觀彖而已未及彖也而思已過半況并繫辭觀之乎雖然不能自師其誠心不足以觀繫辭不能觀繫辭不足以觀易易乎易乎括繫辭而觀易者豈無其人乎吾未之見也繫辭繫義自序

浩嘗聞之於師曰誦孟子之書非難深明其意之所在難以自任者矜式爲難深明其意之所在非難能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爲難昔孔子之門人如仲弓之有聞于仁則請事斯語如子張之有聞于行則必書諸紳今孟子七篇之所載非直孔子答問之際一二言耳學者或尙媿于仲弓子張之賢則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其可忽乎浩不敏敬受此言久矣願與諸君子共之勿徒誦而已也孟子解義自序

人之心可以推此而知矣安而行之無過者也利與勉強則不能無過而能改之者也利而改之者牽于有所慕勉強而改之者脅于有所畏如其成功聖人不與安而行之者等焉則世之完人幾名氏耶冠鉢佩猨之狂生安得爲孔門之高第射虎斬蛟之惡少安得爲晉室之名臣而孟子之受窺屨郭泰之畏犯法眞爲姑息爾鳴呼此非聖人之心也 計過齋記

惟親惟天惟親惟地覆育我躬德莫我議汲汲以報亦豈佗求權行乃心則知厥由惟身康强親喜而安惟身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于是知公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勿聽國

耶果不足耶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于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

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于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至于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概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

附錄

晁景迂祭之曰蓋雲畜于石中雨爲天下之澤眾有望而不符君志又亦奚獲行路慟而此及我獨佗傺之劇忠公奏疏

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

顧惟北方之學不老隱而佛頴敢出奇以新奇仁義自
乎開闢君每幼服而歡曰高論之如掷我方貽書以勉
此云何生死之隔
崔正言曰志完修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千言立
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
交無遠邇必願收而取之
楊龜山序公奏議集曰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
名于時其為人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于
顏面不問知其為仁人君子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
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
張繹曰鄒某以極諫得罪世疑其實直也伊川曰君子
之于人也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

程氏遺書
張南軒昭州祠堂記曰方其少時道學行義已有稱于
世晚歲益為中外所尊仰而功不居其成講究切磋惟
是之從蓋嘗從伊川程先生論學而上蔡龜山皆其所
友也
高東溪贊正言像曰噫宋臣轟在古無有元符天子置
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生慨慷道鄉
不可作承君不可忘 西學紀聞
盛如梓老學叢談曰鄒道鄉曰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
如不言和緩而言則有條理而人不厭
謝子蘭祭鄒忠公墓文曰公遊程門游楊比肩愼獨之
學首得其傳孝于事親如曾如騫移孝為忠口口兼全
又曰處困而亨斯文究研既釋論孟復解韋編義文姬
孔奚牆見焉被日雲開暫脫迍邅再罷再辱愈磨愈堅

雲濠案謝氏龜巢稿有與鄉友鄒錫顯論合祀忠公書云夫忠公程門傳道為一代名臣且嘗以

義文周孔之易論孟之書發明妙理垂教百世云云與祭文合似先生實受業程門矣

道鄉講友

陳先生師道 詳見廬陵學案

汪軍田先生晝

田晝字承君冀州人宣簡公況之子仕爲校書郎知西河縣與鄒忠公浩以氣節相激厲後知淮陽軍卒 姓譜

附錄

鄒志完除言官遣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爲志完發也客言于志完志完折簡謝

承君

元符閒監廣利門志完除言官承君見志完問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志完嫵謝既而朋黨之禍愈甚承君乃謝病歸陽翟一日報立皇后劉氏承君曰鄒君不言可以絕矣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潁昌中途自云得罪承君亟往志完具言諫立皇后時言慈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君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志完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厚矣乃別去

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爲大宗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

敦判田先生述古 詳見安定學案

朝奉劉先生跂 詳見泰山學案

王先生回 別見元祐黨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三三四 明萬曆書 約園刊本

曾先生誕

曾誕字口口晉江人宣靖魯公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

先生三與道鄉書勸力請復后道鄉不報及道鄉以言南遷先生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書既出或以比韓愈諍臣論仕亦不顯 宋史

陳鄒講友

縣令鄧先生弼亮 別見元城學案補遺

直閣黃隨緣先生策 別見元城學案補遺

程先生振 附子邁

程振字伯玉樂平人少有軼才未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

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爲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擢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奏立孟子家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官至祕書刑部侍郎卒年五十有七蓋于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子邁承務郎傳其學汪藻少以同郡嘗登其門　汪浮溪集

陳鄒同調

補監稅唐先生廣仁

附錄

父愈喜儒士自充之五六歲時訓以詩書浸長使從學于外

侍御鄒先生餘

鄒餘臨川人承議郎守侍御史當建中靖國時歷三院御史以抗直敢言稱天下蔡京當國斥守南安軍過疾陵閒樂先生實遺以書其後了翁猶有合浦尊堯之作以卒先生與鄒志完陳瑩中江民表同時任言官其言專以銷朋比開公道爲急云　鴻慶居士集

了齋同調

龍圖陳閒樂先生師錫

陳師錫字伯修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儁聲及廷試神宗擢爲第三元祐初東坡薦其學術淵源行己守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蹤于古人文章冠絕于當世歷官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詔索祕書圖畫先生言以唐山水代無逸爲監改考功郎中出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稅又削官安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先生始與陳了翁同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興中贈直龍圖閣　宋史

附錄

周益公跋閒樂居士與了翁論王氏日錄書曰陳了翁以元符庚辰進士八月爲司諫雖論裕陵史不當用日錄然多是王介甫而非蔡卞明年八月自都司出守海陵閒樂先生實遺以書其後了翁猶有合浦尊堯之作大觀四年始因星變復上四明尊堯集及尊堯餘言痛悔前作則此書爲有助矣

李幼武名臣言行續錄曰諫官御史專以犯顏敺鱗排擊姦邪爲職若論而不切則不能起人主之意辨之不

早則不能折禍亂之萌建中靖國初蔡京方爲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其必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且曰若果用京則陛下憂爲社稷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未幾京遽爲執政盡逐異己者固寵市權熒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二三十年諫諍之路自此塞絕卒之夷狄亂義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于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于延春閣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祕書省圖畫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畫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爲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于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于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觀則明噫使徽宗能寘其言于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爲瑣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

可盡乎

謝山箋曰南渡之初樓璹以耕織圖進攻媿之世父也璹官至揚州安撫

司戶林先生暐

林暐字公著鄞人韶州司戶大觀閒陳了翁寓于鄞先生獨厚之後徙謫他所問遺不絕建炎四年明州燬于兵先生未暇葺舍宇首捐錢數十萬修理學宮且輟田五十畝爲養士費太守舉以風郡人成化四明志

附錄

王慶長逸其名義烏人少警悟强記憶從鄉老先生學爲文章志甚篤入京師爲太學生益勤弗懈及紹聖元年進士第歷知南康軍饒州嚴州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尋請老終焉其守南康也諫大夫陳忠肅瓘貶居是邦先生慕義交懽情禮備至忠肅謂其有前輩長者之風與爲姻家卒年七十有五子長鑄知德清縣事次

儒嚴州司法參軍皆能世其家以孝謹稱劉茗溪集
道鄉同調

舍人林先生口

林口官中書舍人方維揚播遷繼以武林多故如風濤然天下寒心自先生一去天下翕然知尊君戴上曾不浹辰克翦大慈乾清坤夷宗廟如故天下公議謂是時微先生倡大義社稷幾殆大駕移狩東越復以舍人起先生頌之以選抗節番禺陛辭之日上念曩節制詔進直龍圖以褒寵忠盡元符閒正言鄒浩以諫獲罪遷新

州先生時為太學諸生毅然出餞國門之外時謂自徐晦送楊臨賀以來數百年惟李師中送唐介與先生三人而已胡滄庵集

程氏同調

梅先生執禮

梅執禮字和勝浦陽人家故貧幼又喪父其母胡教以讀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為詳定一司敕令刪定官俄遷九域志編修官累改吏部尚書旋改戶部金人犯闕勤帝親征洎失守金人質帝于營

邀金繒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先生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盡以軍法請罪儻窒其求宦者挾宿怨語金帥帥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于金繒何有哉顧以比屋椓空無以塞命耳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先生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涉胡唐志姚舜明王俁各杖之而先生等猶為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撾殺之先生通諸經

尤深于周易所著有文集十五卷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謚曰節愍浦陽人物記

附錄

初二帝再出先生力爭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以生為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宜剋心上報慎勿以老人為念先生乃以其母屬兄弟云

梅氏學侶

劉先生滂

劉滂字德霖武義人自少誦說能屈其師與浦江梅執

禮同游學人士多傾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已丑進士第調新昌縣令蔡京與其祖爲布衣交先生至京師京曰吾故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刪定官欲挽爲黨會常璟書詩屏閒京疑其詆己屬求其迹且遷官先生笑曰此胡爲及我哉京聞之不悅先生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建炎中上問人才于近臣學士詹大方給事中汪藻舍人李公彥皆云滂可用用知建昌軍建昌舊守多懦夫威權不立兵習悍驕邀求無度先生至一以法繩之兵遂爲變先生及母妻皆死時年五十六朝

廷既誅始亂者復用御史言褒先生爲朝請大夫官其一子先生好學善屬文與人交終始如一聞有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于難云宋文憲文集

雲濠謹案文憲此傳蓋本汪浮溪所作先生墓誌

何先生敏中

何敏中字元功浦江人自少學易恐飲酒廢事終其身弗御與梅執禮交甚洽每有疑難相與論定之郡縣察其賢將以入行及遺逸薦辭金華府志

元祐之餘

補幕官夏侯先生旌

附錄

程氏遺書曰張思叔告伊川曰前日見夏侯教授甚歎服伊川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卻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淺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

梓材謹案程子語蓋先生舊爲新學者

平園師承

陳先生特

陳特益公之師也益公母夫人王氏爲擇先生使從之先生弟子以百數夫人一衣之華一味之甘輒命益公奉焉先生笑曰有母如此吾忍負之故教益公甚切云周益公集

梓材謹案益公集第稱先生爲鄉人然其行狀則爲忭人

陸先生府

陸府字聖修太和人紹興庚申益公伯父寓贛川招先生居館下命子姪輩從其學同上

了翁家學

陳先生正同

陳正同了翁子紹興十二年知常州了翁晚年益絕世念致一性命之學嘗著易說以遺諸孤先生以家藏刊于昆陵官舍了翁易說跋

了翁門人

教授林萍齋先生豪

林豪字商卿仙遊人幼隨母鞠于外祖陳次升家以故得盡讀六經百氏之書多聞元祐名臣出處大節與宋

累朝典故後僑居眞州又得事劉安世任伯雨陳瓘諸公而與任申先豪先兄弟爲忘年友奉母歸閩菽水盡歡母歿終喪不謀婚娶寓跡龍華寺法華庵傍所居軒曰聽雨小園曰意足日怡然于其閒處之四十年如一日乾道四年詔特與賜進士出身添差興化軍教授未一考而卒年七十自號萍齋姓譜

州倅陳星灣先生慕

陳慕雲據案先生名一作豪字必正星子人宣和進士少從陳瑩中劉壯輿蘇養直遊廉靜有守歷任州縣所至有政聲及佐大藩或勸求郡不肯屈節歷倅洪潭明三郡以祖業遜兄初預寄居後山號星灣先生子準南康府志

陳先生葵

陳葵字伯嚮閩縣人大觀四年釋褐初入太學試上舍優等蔡京籍元符中上書王定等十八人奏乞編置先生其一也謫居衡州三年雷震元祐黨人碑得釋還詔有司許依元考定甲分註官授樂清尉再調建州以了翁門人復爲京黨劾罷高宗卽位訪求元祐黨人胡世將孟庾宣諭福建以先生應詔授承事郎將作監丞尋召對除諸王教授踰年又以趙忠簡黨罷歸先生屢遭蹟蹶操尚不改時論高之福建通志

知州蕭先生建功

蕭建功字懋德新淦人少好學嘗從陳了翁遊了翁器重之李朴被謫時貧不能自給先生爲之築室居之朴死先生以女妻其子李綱薦其操行堅正累官知衡州姓譜

通直向先生沈詳見武夷學案

曹先生輔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
問學兼茂科歷祕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未還
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先生上疏極諫上得疏出示宰
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小官何敢論大事先生
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
也少宰王黼陽顧左右丞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先
生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
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之受辭先生操
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
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六年不
得移怡然不介意靖康元年召爲監察御史歷御史中
丞不旬日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
後從二帝留金軍中康王次南京張邦昌遣先生來見
康王即位使仍舊職未幾卒詔厚恤其家 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子方樓攻媿跋其書稱其受
貶事且言其遊了翁之門楊龜山爲誌其墓云自
少刻意力學知名于時淮官臨政所至有能稱著
有籟鳴集十五卷南行集十卷奏議十卷而深寧
謂有兩曹輔攻媿合爲一人非也

黃先生沇

黃沇字口口欽人也自號鹿谿生從學于陳瑩中黃魯
直交字不凡每歎今時爲春秋者不探聖人之志但計
數其後逐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窮經則會計書甲子
者若干書侵書戰者爲幾皆緣漢二劉唐武平一啓其
端是猶世愚者皆學佛而誦金剛經有一十三恒河沙
三十八何以故 紫園山叢談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提要于趙氏春秋經鑑云鹿
溪生授受尚有淵源而持論業已如此蓋沿泰山
之說
也

朝奉張先生元幹 別見龜山學案補遺

閩人先生宏

閩人宏字君度嘉興人朝散大夫安遠之子挺特不羣
弱冠遊太學有名第進士授通判司法陳了翁貶台州
先生願從遊乞改天台兵曹人高其誼後知宣城有善
政卒判常州所著文集及中興要覽周官通解經史旁
聞藏于家 姓譜

林先生嶠

林嶠

林氏講友

司戶任先生象先

舍人任先生申先　並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了翁私淑

學士吳湛然先生表臣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簽樞徐師川先生俯　詳見龜山學案

劉氏家學

劉先生寧止

劉寧止字無虛行簡從弟登宣和進士甲科除太學錄校書郎建炎初爲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改兩浙轉運判官苗劉之變先生自毗陵馳詣京口金陵見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除左司郎官辭帝復位除右司郎官累除吏部侍郎知秀州卒先生有文名慷慨喜論事乞禁王介甫日錄復賢良方正科先生與行簡一止季高岑皆羣從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岑敏云有教忠堂類稿十卷　宋史

劉苕溪先生一止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欲舉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先生沖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于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

學無不通爲文不事纖刻詩自成家呂紫微陳簡齋讀之曰語不自人閒來也有類稾五十卷宋史

杜材謹案萬姓統譜以先生爲孝叔族孫其所著書錄解題作非有齋類稾五十卷今四庫書目作苕溪集五十五卷又案南渭甲乙稿有先生行狀以孝叔爲伯祖則從孫非族孫也

苕溪文集

余惟不言人或以我爲簡余惟多言則懼取謗而招讒嗚呼其危矣哉余將處夫言與不言之閒曰加思而已

言箴

輕動易舉事或失所利害在人怨汝詈汝擇焉而動動不失職君子是怙小人是疾則將奚處口曰勿恤動厥

雲溪謹案先生跋許公墨帖後云司業許公在大學時某爲諸生實相先後因從師德游公行義文學一時宗師非但鄉里後進如某者知敬慕而已許公不知其名師德不知其姓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苕溪劉氏云大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也

劉氏門人

江先生寓

江寓字仲宏開化人朝請郎拱之壻也數歲而孤自念其母以己爲命益致志于學未冠遊太學其文粹而雅實深于經累舉于禮部乃不得志歸以所學教授弟子以養其母且訓其子爲孝爲忠言皆可則初辜其母居儀眞後遷居吳興以特恩試授登仕郎調貴州推官以母老改除監通判支鹽倉調金壇縣尉位雖卑有憂民之心云苕溪集

道鄉家學

補州守鄒先生柄

附錄

權給事中出守台州行其所學類多善政莊外敏中與人不苟合前後奏議論列天下韙之

道鄉門人

王先生綱

王綱字振仲其先自閩徙穀城元符進士通判徽州郎解印綬歸求深林密谷居之人望其儀溫然知其爲德

人也平生無忿志稱長者以子之壻參知政事贈太子少傅姓譜

梓材謹案王梅溪志先生墓云公幼謹孝有立及長克家力學時余公幹鄉公浩相繼教授郡學公往從之勤苦絕人其業日進鄉公尤賞之遂爲高第是先生固忠公門人也

太學蔣先生漳

蔣漳字彥回零陵人少辭家入太學既無遇棄而歸隱黃山谷在宜州病革先生往見焉山谷委以身後事及卒爲棺斂具舟送歸鄉道鄉謫永州先生從之遊道鄉有昭州之行又爲經紀其家姓譜

程氏門人

汪先生藻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侍御家學

鄒先生陶

鄒先生陔合傳

鄒陶字志新宜黃人侍御素貧不治生產既沒于南安無田廬以歸先生廉介有父風晝躬耕夜讀書雖鄉里莫見其面恭儉好禮粥書數千卷迎師教子揮金發粟無所計弟陔字志南宣議郎鴻慶居士集

鄒先生宗舉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伯修門人

奉議汪先生喬年

汪喬年字房孺上饒人天性敏悟又能刻厲于學在崇寧大觀閒雖以習一經應試而徧觀他經及諸子歷代史記往往浹洽規摹古人作爲詩騷蓋不專于舉子之業會陳御史師錫來居于信先生獨知所愛重朝夕敬詩陳爲言前輩出處大節學問文章本末甚悉益得以考正焉紹興五年以特奏名進士對策擢第一歷池州

建康府饒州教授自左迪功郎累轉左奉議郎接納後來訓誘不倦四方游學無所歸者病則臨視療治死則任其後事以爲常聞人之過如不聞得人一善則稱道不容口有文集七十卷汪玉山集

司戶家學

善士林先生碩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舍人門人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詳見武夷學案

胡氏家學

胡先生汾

胡汾餘姚人沂之弟慕好亦如其兄劉若溪集

胡氏門人

補 承務孫雪齋先生介

附錄

先生之學本末有序始終可考以先聖爲師嘗曰拜先聖文永感悲思每旦誦孝經一通嘗曰誦孝經賦不藏佛老不諂鬼神不好禨祥不事方術不信陰陽地理之書嘗著卜葬說慕司馬溫國公未嘗妄語

幼學于定翁定翁沒持心喪編其嘉言善行曰胡氏賢訓

葉水心賦世友堂詩跋語曰雪齋居餘姚燭湖上安貧樂道終身不願仕有古人之節

司馬述序燭湖集曰述在海陵時嘗升堂拜雪齋老先生見手編家庭唱酬集父子兄弟自爲師友讀之使人起敬

劉氏門人

補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周益公語

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平園類稿

時不否則不泰道不晦則不顯天啓藝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爲事列聖相承治出于一揮毫者知尊周孔游談者羞稱楊墨是以二百年間賢豪踵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經藻飾治具而小者猶足以吟詠性情自名一家

蓋建隆雍熙之閒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閒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漢之文也實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皇朝文鑑序

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爲牛羣起于三代予謂不然牛若常在畝畝武王平定天下胡不歸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乎考周禮祭天之外以享賓駕車犒師而已未及耕也不然牽以踐田正使藉稻何足爲異乃設奪而罪之之喻耶在詩有之載芟載柞其耕泄泄又曰有略其耜俶載南畝至于穫之積之如墉如櫛然後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爲社稷之報若果使之耕曾不如迎貓迎虎列于蜡祭乎厥後王弼傳易以爲稼穡之資宋景文公祁闢之曰古者牛惟服車轂牽車牛易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牛耕蓋本賈魏齊民要術予謂輔嗣固失矣賈氏及景文亦未爲得也按論語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此聖人格言也蓋犁田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則非純非牝不可故曰騂且角也注疏乃以犁爲雜色騂爲赤純色角爲周正近世諸儒並從此義今觀周禮牧人時祀牲必用牷牷純色也外祭毀事用尨尨雜色也是則純雜之辨也封人設其楅衡魯頌夏而楅衡白牡騂剛是則言角之意也竊疑耕犁起于春秋之閒故孔子有犁牛之言而弟子冉耕字伯牛彼禮記呂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犁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特教人耦犁其一牛費省而功倍爾易傳出于魏晉第見牛耕不復考其初而賈公彥考工正義遂謂起于後漢其失尤甚然則山海經果荒誕歟曰班固藝文志山海經十三篇而劉歆所校凡三十二篇定爲一十八篇固已不同歆又云出于唐虞之際今考史記以不窋爲稷子譙周已謂世代不合泥叔均乎自氏農器譜序

予觀周禮雖分六職而小宰以官府六聯合邦治每措軍旅于祭祀賓客大事之中司馬名爲治兵多及坐作進退而徒役旗常車甲之屬散于六官大師用眾之禮乃在宗伯後世趙便一時古制遂亡人徒知井田一壞

爲四民之害而不知興衰治亂舉出于兵此邦家之害也人徒以開阡陌罪秦而不知變內政以作俑者齊也蓋古者卿大夫家曰百乘諸侯國曰千乘天子則曰萬乘始于四邱爲甸甸有兵車有牛有甲士有步卒是以師田共務文武同方漢承秦後兵農幸未全分如欲復古猶易爲力至武帝窮師黷武加以橫斂其又奚言國不足于兵將每難其人有自來矣予故因漢氏之失策及先王之遺意使學者有考焉漢兵本末序

君子之書書也有心于勸戒而無意于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皇朝百族譜序

天子五門諸侯三之禮也綿之詩曰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是時古公居岐爲商諸侯故鄭氏箋云諸侯之宮外曰皐門朝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加以庫雉其義昭然先儒釋爾雅引周禮注天子諸侯同此三者惟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爲天子之皐門雉門爲天子之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爲皐門庫門爲應門而侯門當名庫雉與鄭矛盾孔穎達無所折衷既言鄭以皐應自是諸侯正法又云名之曰庫雉制之其道光明跋萬唐堤時庵記

舟庶人乘桴是說也謂辨尊卑可也河橋何與焉鄭璞既誤以爲周公之言孫炎又從而爲之辭其失詩雅之旨遠矣安福縣重修鳳林橋記

夫艮止也其象乃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君既有得于此予固無以伸其喙雖然剛柔者立本者也所以況卦總主一時之事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所以況爻就一時之中而趣其所宜之時焉是道也豈特艮而已自乾至未濟諸卦皆然夫惟君子而時中然後動靜不失其時

每見近世學士常患無師友可以講學然聖如孔子賢如孟揚或師弟子問答或著書立言傳道解惑無餘蘊矣使吾徒生于其時親炙有數根器有限未必得如今日讀其全書之爲深切著明也亦在乎潛心而已矣與太和陳善秀才書

學必有宗一卷之書道德性命之理皆具通于一以貫衆妙則力省而功倍退之謂孟子之傳得其宗有所見也太史公乃云儒者博而寡要彼其父子病多愛多愛必寡要自尤則可以此厚誣儒者其可哉與謝堯仁書

觀嘉祐以前名卿賢士雖未嘗極談道德性命而其踐履皆不草草興學以後論聖學者高矣美矣迹以行事往往未能過人者至于近世抑有甚焉雖其間眞學實能固自有人然而上智常少中人常多深恐貪名棄實相率爲僞其害有不可言者且孔子嘗誘不倦而二三子猶疑其有隱則其誨人固有先後未嘗一概語以極致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學者進德亦有次第未敢遽以聖賢自期也與張欽夫左司書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道相傳見諸行事所謂師弟子之說固不必論惟孔子繼世後聖有作無時無位折衷六藝授之門人固嘗自謂文不在茲乎而終有天喪予之歎者以顏子既死曾子晚方傳道其餘則所得未深其器未大也馴于戰國異端浸起獨孟子能因師說謹繼不傳之緒然諸子百家已復并行道術自是分裂至秦遂一掃而空之漢諸儒稍習六藝之文而不知明聖人之道專門名家互相矛盾凡道德性命之理仁義禮樂之具視之蔑如又其次也雖訓詁章句猶且前無所承後無所授況其上者乎韓退之晚出于唐頗以師

道自任終亦莫能救也天啓聖朝世與道興上而元臣大老信此道以覺斯民下而先師宿儒進此道以覺後覺然後人知聖賢事業本非空言閒有操持或謬趣向或僻者相與辭而闢之縱未能盡得周孔之傳其視歷代從事末流失其指歸者固已不同乖離千載庶幾復合茲非師友淵源之效歟豬溪胡先生墓表

予觀易首乾卦而以元亨利貞爲四德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蓋和于義乃得其義可以利物也禮記大學亦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小人反是然則合義利

而言之斯不易之論也獨孟子告梁惠王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蓋戰國之君知以利爲利不知以義爲利所謂易經大學彼惡能知辭而闢之時不同耳 蘧庵李君墓誌銘

自古推尊孔子莫如孟氏既答公孫丑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又引宰我子貢有若之言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生民未有句宣至再三蓋然之也趙岐乃謂前聖不得相踰門弟子之言太過豈知孟子之意哉及唐韓愈謂天子至郡邑通祀孔子北面拜跪禮踰社稷彼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

堯舜雖得其位而不得常祀社稷雖得常祀而無天子北面拜跪之禮故云不得位而得常祀無盛于孔氏是爲遠過堯舜之效然後孟子之意明矣某竊謂虞賓三恪隨運推移孰有世世襲封如衍聖公者城陽蒼梧閒置守冢孰有廟宅世祀萬乘臨拜如孔林者以此推之將歷千萬世與天地相爲終始何但生民未有而已 題至聖文宣王三十八代孫孔仲良唐貞元以後告身石刻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理也載于易繫辭雜書于禮經三代時佛教未入中國儒者于啓手足之際往往不辭此理素明也及漢晉以後釋教始行乃謂欲達死生之理非潛心釋氏不可故好之者心溺攻之者辭費蓋亦反其本而已 題李彥平遺書後

附錄

孝宗初御經筵公奏經筵非爲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

禆望德究治體

除祕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公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

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于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眞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

爲御試詳定官屢乞去上問文士可代者聞呂祖謙能文公謂翰苑須用有學問者祖謙涵養既久習知典故史院甚得其力不但文字之工也

權吏部侍郎奏言人主無職事惟在察臣下邪正凡輕于任事速于求售者必至敗事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用才臣口給累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卽隋之臣藝

祖之臣即周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顧人主用之如何耳」

兼太子詹事嘗論用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惟上智能擇人而用之下愚則人用之惟中人為君子為人擇官則引中才所御為官擇人則引中人為小人

孝宗謂王藺論事頗偏公奏藺雖稍過然汲黯在朝淮南寢謀盡言而不顧身帝之左右豈可無此等人況以獻納為職若上下相蒙非國之福也

嘗建三忠堂于鄉謂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公平生所敬慕為文記之蓋絕筆也

倪齋祭文曰公生廬陵繼六一公士論推尊異世而同惟公之德粹然謙恭王山珠淵清明內融惟公之才用而不窮出入屏毗應變從容惟公之學源渾流洪九流七略靡不究通惟公之文旨奧詞雄眾體兼備三代同風發身紹興厥聲摩空適值蝸坳寢廡顯庸隆興乾道風虎雲龍明良遇合千載一逢既于淳熙治盛功豐公于是時尉為儒宗乃掌帝制勒崇垂鴻乃陟文昌獻納輸忠乃侍講幄乃翼儲宮遂登廊肆開府西東聚精會神志合謀從遂正台鼎輔相彌縫密贊親侍勤業愈

兼二公之美而又無遺恨者也

又奉敕撰忠文孝德之碑曰孝宗在位二十有八年公實相為終始其中以十年出入翰苑時方承平極鋪張揚厲之美以十年輔政秉鈞盡輔贊彌縫之妙兩以逆折姦鋒深忤上意事定言驗得眷愈隆致身元宰出處為時重輕幾無纖瑕微纇之可指文章則追配作者論議則究極古今風度如張九齡諫謨如崔祐甫宋廣平之守文杜如晦之善斷公幾兼之乃所願則九切切于陛宣公歐陽文忠此非臣之私言也

田先生亮功

田亮功廬陵人鄉貢進士嘗及鄉先生劉若川之門益周公集

平園學侶

劉先生人傑

劉人傑字德萬新淦人乾道九年周益公被命起家守富沙將趨朝道過臨江先生訪之講賓主始相見禮已出書袖聞累數百言陳古聖賢出處之誼孔子孟子于其君大夫辭命或應或不應者假爲問以質自是不復文類蕃東塘集南宋文範作者考

袁先生說友

袁說友字起巖建安人流寓湖州登隆興元年進士嘉泰中官至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卒先生學問淹博文章有元祐遺風其遠慮嘉猷深爲魏鶴山推重輯成都

東塘集

士大夫之氣節養之則銳挫之則懾方其銳也雖有斧鉞之誅而不懼方其懾也雖誘以爵賞而不爲惟養之于無事之時斯可用于有事除無事之時苟不先有以養之欲其用于有事之時難矣論養士大夫氣節疏

先儒之論以簡易不易非聖人作易之妙旨繫辭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和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凡此皆變易不窮之義顧豈簡易所能盡耶

許先生淩字志伯益公之友也其高第曰張楠字南叔後改名斗南而字如初監郴州酒稅敏達和易喜從名勝遊臨江何居仁有送鄉人張孝子序周益公集

元祐續傳

版 22 A 7847 第447冊

陰陽變易而成萬物日月變易而成四時此變易之見于天道者然也消長變易而成治亂情僞變易而成利害此變易之見于人道者然也在天之變化則有神化以運其妙造在人之變易則有明主以成其全功以上講易疏

星灣家學

陳先生準

陳準字正臣星灣慕之子以父蔭補官年五十即掛冠號清隱廬山志

陳先生耜附子畦

陳耜字成和準長子仕爲楚州倅子畦字子從爲南漳尉調靖州推官魏鶴山奇而薦之不就以通直郎致仕三世皆盛年納祿云廬山志

陳先生耜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茗溪家學

劉先生林宗

劉林宗長興人汪浮溪爲作養浩齋記云子劉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宣室之召猶惟不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屬其子故子劉子以名其齋又云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茗溪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不交也積之歲月庶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見之夫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胸中而爲吾浩然之寇今子劉子年甚富氣甚銳方出游乎萬物之閒其亦慎所擇哉苟明乎所擇而先有以待之異時立乎朝廷之上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快是非邪正于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之氣見矣汪浮溪集

梓材謹案先生蓋茗溪之子韓南澗爲茗溪行狀云男二人樞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樗右承務郎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未知誰爲先生也

茗溪門人

韓南澗先生元吉詳見和靖學案

韓元龍字子雲其先眞定人後徙宣城少師維之元孫提刑韓先生元龍

也以蔭補官仕終直龍圖閣浙西提刑先生性醇孝未嘗輒去其母與弟尚書元吉友愛甚篤俱以文學顯時以比坡潁云姓譜

趙先生善繼

趙善耀宋宗室權知秦州事從若撲遊著泥集

孫氏家學

鄉貢孫先生應求

孫先生應符合傳

孫應求字伯起餘姚人雪齋先生之長子也鄉貢進士仲弟應符字仲潛讀韓文公凝凝詩因借其韻爲咄咄篇以自警雪齋作欣欣篇以次之先生亦次韻作皦皦篇以見志雪齋序曰予生三子自昔嚴訓幼者方效一官長仲分寓他館所學均日進心以爲喜云孫燭湖集附編

著作李先生屋

賢良李先生墅並見涑水學案補遺

曾先生三異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周先生雲

王三松先生子俊並見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架閣侯先生世昭

侯世昭廬陵人尚書刑工部架閣游周文忠楊文節之門吳文正集

彭先生惟孝別見兼山學案補遺

孫氏門人

李先生友仁父揚伯

李友仁字叔文餘姚人父訓武郎揚伯字文仲延致雪齋于家塾每同講擇聖賢言行常大喜赦先生惟雪齋聽先生尤樂親雪齋雪齋謂得李氏父子爲知己後訓武遠宦先生持家雪齋有書勸戒必寶藏之而終身敬誦之雪齋之喪縞紵送哭甚哀孫燭湖集

平園門人

文節倪齊齋先生思詳見橫浦學案

許先生介之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補遺

知軍曾先生槐 附弟機

曾槐字仲卿番禺人幼能屬文經史皆手編帙從遊周平園楊誠齋之門弟機亦力學脩行執經者踵門適大比兄弟聯薦充貢者八聲動州里淳熙戊戌紹熙庚戌科伯仲先後登進士第先生累得本路憲幹時廣帥張鑒合諸司列薦有曰文學行義斗南一人歷除司農寺簿兼署太府丞攝監察御史出知桂陽軍調漢陽軍力丐歸誠齋以書勉之曰有自祝融湘江來者皆能談仁義實至于毋憚大吏發撾巨貪解印夜遁徙本朝懸檄尉曹將吏卒窮追之于部縛之以歸坐之嘉石聞之公車此尤卓詭絕特之舉近世之所未見而絕無老夫所卻立而不敢者也遂以石刻之于郡齋先生稟資剛介不與時俯仰故仕止郡守官止正郎自號肯齋有省齋文集及桂水續集行于世廣州黃志

蔣氏績傳

太學蔣先生存誠 詳見慈湖學案

蔣先生曉

蔣曉字堯臣奉化人第淳祐七年進士作邑有聲爲文勁正閎唐金石刻最多故其文似之以將作監主簿終善威儀巍坐終日不倦所言皆唐宋遺事 寧波府志

蔣監簿語

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梁惠王作于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會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注亦止稱王也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蓋當考究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儒援爲王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不足爲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喰爲齊宣王事 黃氏日鈔

韓氏門人

知州李先生兼

李兼字口口宣城人朝請宏之孫謹厚好學從韓子雲游嘗官迪功郎進監縣丞南澗甲乙稿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云博學工詩楊萬里推許之知台州簡重有績民爲建哭罷市又載其跋陳古靈勸學文言爲州之二年始克以斯文鋟板傳示學者云則先生亦古靈續傳也

鄉貢門人

孫先生勉孫

孫先生翁孫台傳

孫先生衍孫台傳

孫勉孫翁孫衍孫餘姚人燭湖稱其問學有緒蓋燭湖

伯氏嘗館其塾云孫燭湖集

紫徽學案補遺

榮陽家學

補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呂舍人語

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

令精熟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徧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徧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

童蒙訓

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令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

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只怕尋思盖義理精深惟尋思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囫圇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

梓材謹案官箴劄官之法惟有三事條事君如事親條後生少年乍到官守條當官者先以慕怨爲戒條同僚之契條當官處事但務著實條小學外篇並引作童蒙訓四庫全書著錄童蒙訓三卷提要稱其北宋故家及見元祐遺老師友傳授具有淵源故其所記多正論格言大抵皆根本經訓務切實用于立身從政之道深有所裨中間如申頤李潛田腴張琪侯無可諸人其事蹟史多失傳頤此猶可以考見大略固不僅爲幼學啟迪之資矣又著錄先生詩集二十卷

紫微遺文

佛之爲說與孔子異乎不異也何以知其不異也以其爲教知之孔子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也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矣而佛之教由戒生定由定生慧證與大學之說無異者孟子以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而佛之說以天地萬物皆吾心之所見山河大地皆吾身之所有正與孟子之說同吾以是知佛之說與孔子不異也然而區區施設則有若不同者世人惑焉而生異論竭智畢精以相攻詆而卒不測其要則不知其所以異者迹然也雖然迹安所自出哉此非默識心通實至此者不能知其實然也彼方且從事于文字言語不揣其本而欲判其果同與異則亦異口矣雖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自佛與孔子使學者知所先後皆然不有不思而得無爲而成由思至于無思有爲至于無爲然後爲學之正有意于善者不可忽也

附錄

梓材謹案此卽謝山序錄之所謂溺于禪者也

寄臨川學者詩

曰我思臨川居欲往意未慊每懷二三子歲月多在苒後生愼所習譬若絲在染未須極軒昂且欲就收斂舉動思古人此志豈不遠才雖有高下事亦要強勉願爲江海深豈作盆盎淺又曰世人爭錙銖未語色已變居然面顏赤自處亦已賤寧知烈士胸渠

自有志願一介不妄取萬鍾吾已倦古人有伯夷名冠
太史傳又曰見人飢有求所以百慮非但能守簞瓢何
事不可爲愚夫飽欲死壯士固常飢出門萬里途其亦
慎所之又曰莫惜一日勤而忘終身憂農夫力耕作其
必望有秋目前不鹵莽久亦有倍收少年不努力長大
復何求
又效樂天體送范十八歸江西曰與君此別重依然再
得相逢又幾年無使人言長似舊況教人道不如前夠
通軒輊皆由命貴賤高卑絕是天只有終身全屬我少

遲留處卽加鞭
劉屏山挽先生曰粹美元功畀風流相國傳有文光聖
道無物累心淵侃侃當春氣象堂堂忽逝川東萊一點秀
冥漠楚山邊其二曰皓首猶負學謙虛德益豐潛神無
朕際悟物不言中雖處持荷貴常安捽茹窮笑談驚委
蛻儒事有英雄
林拙齋記問曰呂舍人少年時有詩春盡茅簷深著燕
日高田水故飛鷗蘇潁濱見之曰此人異日當以詩名
天下

周益公跋舍人帖曰紫微呂十一丈在政和初春秋鼎
盛且方崇尚王氏學以蘇黃爲異端而手書立身爲學
作文之法乃加此其師友淵源固有所自而特立獨行
之操誰能及之近世謂以詩名家是殆見其善者幾耶
朱子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雲濠謹案朱史藝文志載先生春秋集解十二卷
又呂祖謙集解三十卷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
集解三十卷係內府藏本提要以舊刻題呂祖謙
撰爲誤以陳氏書錄解題明載是書爲先生撰也
提要又云直齋言是書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
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
家而採擇頗精全無自己議論以此本考之亦合
又言呂氏嘗撰江西宗派圖又有紫微詩話皆盛
行于世世多以文士目之而經學深奧乃如此林
之奇從之受業復以其學授祖謙其淵源蓋有自
矣又案先生嘗學山谷爲
詩故作江西宗派圖云
朱子跋呂舍人帖曰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
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緩急之序而用力焉爲其入聖賢
之域也孰禦
陸放翁序其集曰公自少時旣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
幾三十年仕愈躓學愈進因其暇盡交天下名士其講
習探討磨礲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閎肆
兼備衆體閒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厚震耀耳目而不失

高古一時學者宗焉

陳鵠耆舊續聞曰呂紫微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作文魯直之作詩蓋盡此理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居仁雜錄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秉家戒

周密浩然齋雅談曰東萊呂舍人贈林少穎李廷仲詩云常聞安身要其本在無競自注云王輔嗣易解云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福則辱來

此洛言也

李氏先緒

李先生葵

李葵字襲服口口人黃石北老教授福州聞先生與李柟林之奇爲眾推服卽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穎文所謂二李伯仲蓋先生之子柟樗也 困學紀聞

紫微學侶

文靖劉屏山先生子翬 詳見劉胡諸儒學案

王傅嚴先生口

王傅嚴起樂爾紫微爲之詩云人生各有樂所樂故不同吹竽與擊缶同在可樂中孰能識至樂不計窮與通顏子在陋巷肯憂家廩空朝從聖師游暮歸無近功忽然若有合此樂固無窮當時二三子因之開蔽蒙王君百世下久已聞其風端居有遐想客至聊從容四壁倚蓬蒿萬卷精心胸回視世所求天道連西東此樂既不遠欲往吾其從 紫微詩集

紫微家學

補 倉部呂先生大器

附錄

陸放翁跋呂伯恭曹後曰紹興中某從曾文清公遊公方館甥呂治先日相與講學治先有子未成童卓然穎異蓋吾伯恭也

補 奉議呂先生大倫

附錄

汪玉山記豹隱堂曰東萊呂君時敘紹興十五年丞于武義縣冬十二月因農之暇日取官之棄材築堂于廳之西未旬月而成公舉之退以與兄弟講習義于其

聞

又曰惟呂氏之學遠有端緒蓋一出于正爲世師表者
相繼也而時敘兄弟實謹守其所聞凡眾言之是非皆
觀火矣持是而往所謂孰能禦之者歟

倉部講友

張先生志行

張志行字公澤東陽人東萊老人同筆硯友也幼入右
庠言動不苟禮度不愆見者莫不敬而慕之居常閉戶
讀書默誦六經融洽書史期得聖賢意旨之所在爲文
之五教其實一也洪範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曾子固曰
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類此說是也狂也矜也愚
也所謂不協于極也肆而不蕩廉而不忿直而不詐
所謂不罹于咎也

揮毫立就追配古人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就殿試灑灑
數萬言直陳時政得失當時執政者深疾之遂自遵晦
力學砥行務爲大儒歸隱東陽士子多從學焉嗣乃建
祠堂于託塘闢終慕堂于公山立書院以延未學置義
田以惠宗姻設勸節田以勵風俗時浙東宣慰使朱异
薦于朝與崇安劉勉之同時被召徵書前後凡三至不
就賜號中菜處士所著有易傳撮要四卷涉史略二卷
覆瓿集饒紙翁傳謝賜號表辭舉八行詩東陽十勸等
歌皆有裨于名教者卒年七十有七呂東萊集

紫微門人

補 提舉林三山先生之奇

梓材謹案先生祭陸亦顏文有念疇昔摳衣函丈之問有琢磨切磋之益是先生亦陸氏門人也

梓材又案平陽縣志林之奇字少穎紹興進士授都江教授著史評千餘篇與先生同年同姓名俱有聲文學云又案先生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方桐川跋魏鶴山周易集義有爲臨川陸學永嘉葉學三山林學者不可與談易之說三山似謂先生

少穎書說

自萬世常行之法言之謂之五典自設而爲教言之謂之五教其實一也洪範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曾子固曰

文王之所以爲至德者惟其未嘗有欲王之心也使其
內秉王心而陽率諸侯以事紂則其與曹操司馬懿果
何以異哉
穆公雖終身不能踐其言而其一時悔過自艾之意誠
合夫帝王之用心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其秦誓之謂
乎
春秋通解
或曰經之書月書日豈無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經意也
何以言之夫史以編年爲書故必書日月以次事之先

後若事無巨細槩書月書日則事紊而無條矣勢必先
爲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之何等事則月
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時
時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何人事則朝聘
會遇侵地伐國逆女乞師災異則螟水旱無冰星孛之
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所謂急者何祭祀盟
戰外諸侯內大夫卒災異日食地震星隕火災之類皆
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閒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且
日食當日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內大夫卒亦當

日者也自隱至宣時有不日者蓋世遠簡編有不完者
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侯幾百處書日
者蔽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亦須彼
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日焉然則葬多不以
日告者不可必其日也以魯國猶有雨不克葬者二況
他國乎或曰葬而來告豈有據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晉
侯獳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還自晉晉侯書卒而
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也夫事或時而不月
或月而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

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書日以謹照而史或闕之則何
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焉則以知
尊王律諸侯誅叛黜僭者出于聖人修經之法也若夫
編年以書代書時日月以別事之同異皆稽舊史而無
所增損焉

黃楚望曰林氏書時月日凡兩篇此篇最當理

少穎禮說

稽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鄭康成高堂
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小大則

鄭康成謂祫大于禘王肅謂禘大于祫賈逵劉歆謂一
祭而二名禮無差降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
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
而祫于太祖明年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
一禘一祫爲之說者曰僖公薨文公卽位二年秋八月
大事于太廟大事祫也推此是喪畢祫于太祖也明年
暮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又可知蓋以
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宣二年既有祫
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

加七年八年并前爲五年禘故禘于羣廟也自後三年
一祫五年一禘不知當春秋時諸侯僭亂魯之祭禮皆
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
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
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
類無非記其非禮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冀至
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于禘是以諸侯之制加
天子之制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耳至于
年數之久遠祭祀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
春秋書郊先儒無得其旨者知求小禮而昧于大禮也
徒約僖公宣公一惡也蹟僖公二惡也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
一惡也蹟僖公二惡也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
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
年數之久遠祭祀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
春秋書郊先儒無得其旨者知求小禮而昧于大禮也
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矣況宣公八年

經書郊九或因卜不吉或因牲死傷先儒止罪其履卜與養牲之不謹不知聖人乃惡其非禮之大未暇及此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歎使諸侯而可郊禘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爲傷矣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禮始妄設周賜之說雖周郊以冬至魯用之啓蟄盡其可陳之法是以其法之在度數也貴賤有位先後有序多寡有數遲速有時君子知之于內足以安性命之情眾人由之于外足以觀性命之理此禮之大體也方其莫之爲而常自然之時人合其聰而天下不侵人

五卜不從可見天心之不享也春秋書乃不郊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于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于裳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也歷代之制莫不皆然說者謂周登三辰于旗服惟九章何其異也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況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何周公制禮乃至于無別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

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固然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

周禮講義自序

無體之禮冥于天地之自然而聖人制禮所以立無體之用也夫禮自外作本在於內雖有不易之道而外必盡其可陳之法是以其法之在度數也貴賤有位先後有序多寡有數遲速有時君子知之于內足以安性命之情眾人由之于外足以觀性命之理此禮之大體也方其莫之爲而常自然之時人合其聰而天下不侵人

合其明而天下不累則禮亦何所用哉此莊周制禮不仁之說乃澆淳散樸去性而從心耳營鏄鼓管籥之音目逐青黃黼黻之美與接爲交往往萬緒起矣而是非不至于祗合則禮之教其得已乎聞之曰禮者于時當夏乃萬物去本盛末之時則禮者聖人之不免也蓋聖人之神不與人同憂而聖人之德不與民同患故周公制法度于一日之間以厚天下之風俗其本如此雖然道有升降時有損益故以義制禮者雖昔之所與而今或制作而不疑以義變禮者雖已造于前而後或因革

以爲便則周禮之爲書豈特周公之力哉易曰亨者嘉之會天之禮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禮也三代之禮天道人事備于周上致其隆下致其殺中處其中則是時也崇天卑地分辈偶物而不失其統也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小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各以順受其正豈有他哉後世禮昧于經大體則徇常者或病其高闊好大者乃悉于卑近又豈知夫高闊所以立天下之本卑近所以盡天下之事歟揚子曰禮體也體不備不足以爲人故謹其名嚴其數則雖貴至戴璧之天子賤

皆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則尊無逼下之嫌卑無僭上之失者乃周禮之所載王業也禮文存於經獨周禮爲全書惟其傳不明故學者嘗憂其難知世有人焉乃訓而發之而聖人之德大略具矣傳曰先王制禮必有主也故以述而富學今既以其既學者相與而學之而未知者以俟切磋焉

王東巖曰少穎有周禮全解祖荆公昭禹所說

倅杭謹案深寧尚書王海藏先生周禮講義三十九卷東巖訂義作全解蓋一書也

孟子講義自序

孟子論語皆先聖之法言學者之要道也然孟子之書大抵推明論語之意故學論語者必自孟子始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自作其說不然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沒之後門弟子所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有出子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曾子曰皆門人所錄也以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之所錄其稱萬子曰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錄蓋集眾人之聞見而後成也

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書則門人之手不可必也趙臺卿以謂孟子當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末嬰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是故退而垂憲言以貽後人而爲此書夫既與門人答問而言之矣又恥沒世而無聞退而編次其言以傳後世此蓋漢魏以降文人之通弊孔孟之志必不若是之狹也趙臺卿既以此書爲孟子所作故其論序篇則曰孟子之意以謂帝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尚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仁義根于心

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
曾西之所羞以至滕文公離婁數篇莫不有說凡爲篇
所以七者以象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以象三時
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五十字者所以法五七之數
而不敢盈若此之類其說迂闊是猶相馬者徒求于物
色牝牡之閒而失其眞者歟以是知言辭多寡先後
謂非出于一時所記此非孟子之意也大抵求孟子之
意者必求其言至于文字多寡篇名先後出于一時之
偶然不可泥也

拙齋文集

民生乎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民生乎成周之後其命
制乎君凡所以爲生皆道命制乎天凡所以爲生皆數也天非獨任乎數而純乎天則不得不謂之
數以人參焉乃所謂道蓋數者行乎適然之閒而道則
有必然之理天之愛民豈曰不仁一歲而豐一歲而歉
水旱蝗蝝而仁有所不行焉謂之數可也謂之道不可
也豐而仁行焉歉而仁亦行焉水旱蝗蝝無所害乎吾
仁是必道行乎其閒惟道者濟數于所不及天之立君
正爲是耳爲天下者一委民命乎天無乃失天職虧天
道乎哉
成周之民井井而居于其私也猶可使之相賙相救因
而斂之以爲委積則其斂必均因而散之以爲賑給則
其散必平後世君民之術得如古乎惟其與古異也于
是有計田科斂之弊有輕重肆意之弊及其出粟也又
有遠近不均之弊有奸民欺誣之弊胥吏乘閒抵巇殆
有不可勝窮之弊若夫縣官轉移以爲他費又不在此
也惟其得賢吏而舉行之則百弊俱息以上民事論

世之論封建爲非者往往借周唐以爲說謂周之亡以
諸侯唐之亡以藩鎭某獨以爲不然諸侯藩鎭非所以
亡周唐也而其所以亡者質自亂也威烈王不能討韓
趙魏之罪而反封爲諸侯唐自肅代而降藩鎭戮主帥
因授以節鉞周唐之亂實在于此夫君臣之分如冠履
之不可移易也苟其犯上則天地猶不能以成其化育
而況于人乎其在月令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
大摯首種不入孟冬行春令則草木蚤死民
多流亡夫春夏而殺生秋冬而肅殺天地之常理也周

唐之君當刑威而慶賞之是逆天下之常理也天下安得不亂論作史之體

井田之壞雖自商鞅然自戰國之時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告之且曰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以是觀之則知孟子之世而其制固已紊亂而非鞅壞之也鞅之所以被其名者蓋由變井田而爲阡陌不復有先世之遺意也故嘗論之井田之成也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壞之也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爰自禹平水土制爲溝洫之制井田之法實規模于其閒至于歷夏商而其法大備是其成也亦數百年而得成周自東遷齊威晉文更定霸業疆域之制散亂而無統歷至秦孝公之時盡變其法而爲阡陌是其壞也亦數百年而後壞以是觀之則後世之君欲復井田之制于一日之閒可謂不知務也論廢井田

附錄

嘗和王龜齡不欺堂詩曰心外何曾別有天吾心和處即昭然昭然莫向穹蒼覓帝所淸都在目前又曰地上空虛總是天此中那復計中邊好將天體爲心體體得純全自浩然

又癸未冬至詩曰塵勞終日謾區區竟是乾坤一腐儒半世飽知榮與辱新冬頓覺我爲吾關防向後存心誤檢點從前制行粗理欲從今罷研究無工夫處是工夫又燈詩曰自從失道人多歧擡埴冥行信所之昨夜忽然尋得路孤燈一點是吾師又曰日月明方始覺星稀燭照還知燈力微若使世間無聖哲草根蟲蠹爛穢光輝

朱子曰三山林少穎書說亦多可取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鄧均曰觀林君耕叟序述其先王父全書始末兩世訪求志亦苦矣先是抑齋陳先生爲僕言閩學源流開教甚悉乃知始于紫微呂公載道而南而拙齋先生實親承心學拙齋著書多而于尚書尤注意即少穎先生書解是也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尚書集解少穎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徧雖有他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于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所不取

梓材謹案尚書集解亦稱尚書全解四庫書目提要云是書頗多異說如以陽烏爲地名三俊爲常任準人皆卞嘗依傍前人至其掎析異同實串史事覃思積悟實卓然成一家言雖眞贋錯雜不可廢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

謝山錢曰成公爲少穎弟子其書蓋以續師說

王滹南書述辨惑曰宋人解書者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既不若先儒之窒又不爲近代之鑿當爲古今第一而迺來學者但知有夏僎蓋未見林氏本故耳夏解妙處重之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迹惟薄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爲世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于此然傳以爲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于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行不敢行恤其如此此民之所以取法也

古者衣冠不正朋友之罪則是衣服之不正古人以爲甚恥蓋所以壞其德者不在大也席不正不坐則以席之不正而坐者必其心之不正也割不正不食則以其割之不正而食者亦以其心之不正也今衣服之無常者亦以德行之無常也

迂齋詩說

詩皆有序獨關雎爲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爲大序葛覃以下爲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于詩而通于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之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

迂仲詩解

以公存心則如采薇詩人美之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刺之其道成則同而其美刺則不同也

夫狐裘黃黃則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出言有章則是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行歸于周則是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其如此此民之所以取法也

古者衣冠不正朋友之罪則是衣服之不正古人以爲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于子夏乎

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者則每篇指趨何自而知焉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曰其文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于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古說本如此此說深得之蓋自漢以來爲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皆以傳授不同故其說不一也

黃實夫曰李迂仲以蘇之說爲當且程王盡近世大儒也而又以爲非漢儒之所能爲竊以爲大序之文溫厚純粹有繫辭氣象彼漢儒者疇能及此哉

毛詩所傳非成于一人之手如魚麗之詩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爲文武之詩矣而棠棣之詩又曰宴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爲此又成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是明

補　隱居先生陳齋

附錄

眞西山跋困齋事實曰是時元勳巨德內外倚重莫如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妙節莫如呂紫微胡衡麓公與橫浦濂庵數君子困齋皆從之游情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爲人可識矣

補　監鎮方先生豐之

雲濠謹案陸放翁誌方伯謀墓云父豐之右迪功郎監建州鹽酒監中書舍人呂公居仁者作郎何公若是也似先生特紫微學侶非受學于門者故翁嘗序其詩集何耆作詩之作揩之

附錄

紫微送方某秀才歸福堂詩曰我居江東惟信之州子

來自南而與我遊問其所友一時之秀其兄韞德亦既有就子學既立子志甚遠何以終之止在不倦貧賤勿厭自然無悶富貴勿羨容德之大彼古之人能聖與仁我胡不能歎其絕塵今子歸矣歲亦有秋何以告子惟聖之求水流有源木生有根惟源與根入德之門求聖根源惟正之守正之不守棄師背友絲毫之僞勿萌子心無有內外亦無淺深由此則聖舍此則病是以君子所守先正于以贈別亦以自警爲別後思且以三省

曾先生獬父

曾獬父裘父之兄也東萊題紫微與曾信道手簡後述先君子之言曰紹興初寇賊稍定舍人與諸父相扶攜出桂嶺愒臨川訪舊皆隔死生慨然太息乃收聚故人子曾獬父裘父輩與吾兄弟共學親指畫孳孳不怠既又作詩勉之今集中寄臨川聚學諸生數詩是也東萊遺集

柴益深先生淵別見龜山學案補遺

祕閣陳先生從古

陳從古字希顏金壇人天資儁敏自力于學爲文辨麗宏壯儒先交譽紹興二十一年中進士第調富陽尉累知蘄州提點刑獄就除本路轉運判官特除直祕閣自高曾以來世工篇什先生及從呂居仁向伯恭蘇養直游往往得其句法云周益公集

晁先生公慶

晁公慶字仲石紹興初與范顧言曾裘父同學詩子呂紫微周益公集

范先生顧言

范顧言

樊先生世顯

樊世顯懷安桐谿人師呂居仁友林少穎嘗構堂象孔老畾曇氏而祝之程雪樓集

梓材謹案紫微承家門之流弊而溺于禪學故亦惑于二氏而援儒並之耶雪樓記二一堂及此其下云子朱子書其顏曰道一且爲之記端平燬于鄰改作西山眞公復書之復齋陳公續記之攻朱子大全文集並無道一堂記謂朱子記之者似近于誣或託名朱子而爲之耳雪樓雖爲之說無解于後人之議也

三山學侶

宣教黃先生榦

梓材謹案先生淳熙辛卯延對上距紫微之卒幾四十年疑非紫微門人觀其足李廷仲毛詩解蓋其學侶也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以先生爲樵仲從弟

實夫詩解

書之所載皆帝王爲治之法曰奈何不敬曰其汝克敬德曰敬哉有土曰惟敬五行曰敬授人時敬之一辭君臣言之不能自已誠以天下治亂之基皆在一念之敬與不敬也堯之所以兢兢舜之所以業業禹之所以孜孜湯之所以汲汲文王之所以亹亹皆自其敬心之所發耳曲禮論安民之道而先之以毋不敬中庸之所謂篤恭皆敬之充也大學之所謂正心誠意者此敬之本也爲人君者試以是試之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詩解二十卷經義考云存四庫全書著錄內府藏本毛詩集解四十二卷提要云不著編錄人名氏集宋李樗黃櫄兩家詩解爲一編而附以李泳所訂呂祖謙釋音又云泳字深卿始末未詳與李黃皆閩人疑是書爲建陽書肆所合編也李爲林之奇外兄又爲呂本中門人其學問具有淵源書錄解題稱其書博取諸家訓釋名物文義未用己意爲論斷今觀黃解體例亦同但乎相繼而作而稍補其闕其解漏不相攻擊亦不相附合如論詩序李取蘇轍之說以爲毛公作而衛宏續黃則用王安石程子之說以爲非聖人不能作所見迥爲不同其學雖似少亞于李而其說實足以相輔云

附錄

家居及在太學弟子常數百人

授南劍教授以龜山之學爲教

嘉泰壬戌預校南宮取士原本經術號稱得人

林李同調

直閣黃先生石

黃石字圯老平陽人幼篤學及長識慮精審喜論國家大利害紹興七年投匭上書言內事可治者七外事可治者四天子異之下其書給舍皆謂切時可行詔永免文解加賜束帛明年遂中進士第補福州州學教授學規素弛先生命正錄而下各舉其職諸生或不告輒出先生曰此職事不職也盡罷之聞李葵李楠李樗林之奇爲眾推服卽走其家備禮延致學租故爲吏乾沒供饋日朘先生大加括責歲輒數倍于是增置弟子員優給職事以俸而督其藝業得西外敦睦院宗學教授視事踰時丁內艱免喪復得南外宗學教授丁父憂不赴

服閔授建康府學教授而去改宣教郎選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歷改右司員外郎進左司除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副使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年六十有六積官朝散大夫 周益公集

附錄

唐與政嘗謂圯老粹而溫心和而平稠人廣坐語如不出諸口閒發一言則詞誼而理明蓋靜而能謀柔而不傾學恥虛文而實用之爲貴論不阿世而君民之爲心若此者可以爲天子之近臣矣

拙齋家學

補 主簿林雲岫先生子中

林子中字通卿侯官人少穎從子學問德業有聲鄉里閩士類宗之者數百人淳熙進士初爲南豐簿時郡守陳岐欲修二陳禮樂書以先生大儒之後延以特榻先生隨文釋義補闕訂譌書成周益公楊誠齋皆稱其精密以哀毀卒年僅五十有四自號雲岫居士 姓譜

附錄

鄧均曰拙齋先生之猶子爲南豐簿常分教吁江再轉爲丞僕頃在庠序尚及識縣丞公于丈席縣丞公在吁校勘遺文多矣獨于拙齋全書散佚之餘訪求而未得不幸齋志以歿又數十年而先生之孫畊始克募就豈其書之泰阨固自有時耶

拙齋門人

林先生謨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潘先生滋

潘滋懷安人林少穎弟子 儒林宗派

參議方先生導 別見橫浦學案補遺

黃先生杲

黃杲閩縣人朝散瑤長子以進士選官至宣教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後朝散十二年卒 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勉齋伯兄勉齋稱其以才氣超逸克世其家

黃先生榑

黃榑字仁卿御史公瑀之次子也遺澤補將仕郎歷知沙縣丞萬安樂安縣事至萬安一日以疾卒于郡學之官舍教授劉瑣發其篋視之金無餘藏問之左右則未至而糧已終矣 勉齋文集

貢士潘先生滋見上林氏門人

宣教黃先生杲

縣令黃先生東並見拙齋門人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詳勉齋學案

潘立之先生植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字文先生曰

梓材謹案經義考載林畊叟序拙齋尚書集解後云一日友人陳元鳳儀叔攜書說拾遺一集示予蠹蝕其表褫頭細書云得之宇文故家蓋宇文之先自從拙齋學親傳之葉也

葉先生口

梓材謹案勉齋弟子葉學錄貢之先世亦從拙齋學與東萊同時亦見林畊叟序拙齋尚書集解後

李氏家學

李北海先生口

李口口字口口號北海先生侯官人自其父迂仲先生與先生皆以經行爲學者師事眞西山集

李先生冲

李冲字衛卿侯官人世儒家迂仲先生其諸父也先生少從父兄聞磨鼇灌浸翰負白宏登慶元進士司戶汀州累擢錄國子越二年始遷監衙以卒眞西山集

朝請李洞齋先生過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李氏門人

貢士潘先生滋見上林氏門人

宣教黃先生杲

縣令黃先生東並見拙齋門人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詳勉齋學案

潘立之先生植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林氏續傳

林先生耕

林耕字耕叟爲衡州教授暨少穎先生甫三世其孜孜問學多識往行好修者也君子曰無忝厥祖鄧均說

梓材謹案先生爲拙齋之孫其爲拙齋尚書全解後序稱脫稾之初爲門人呂祖謙持去諸生傳錄僅十得二三至淳祐辛丑畊從陳元鳳得宇文氏所傳書說拾遺手稾一冊乃康誥至君陳之文乙巳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自洛誥以下皆僞續又得葉眞所藏林李二先生書解參校駿蘧爲四十卷云

雲濠謹案先生爲衡州學教授時兼石鼓書院山長鄧氏謂拙齋爲其先王父先生序書解亦自稱嗣孫云自兒時侍先君盱江官舍先君指雲岫或以雲岫之子爲拙齋嗣孫耶

林先生駿伯

林駿伯畊叟次子拙齋尚書解舊本多訛畊叟偕之重加點校凡是正七千餘字尚書集解後序

潘氏家學

潘立之先生植

潘瓜山先生柄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潘氏門人

宣教黃先生杲

縣令黃先生東並見拙齋門人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詳勉齋學案

葉氏家學

葉先生真詳見勉齋學案

拙齋私淑

進士夏先生僎附周升繆景仁

姚先生隆

姚隆號野庵蕭之靜溪人贈朝散大夫著有詩解黃淵

敎授胡先生士行別見龜山學案補遺

迂齋私淑

忠肅陳抑齋先生韓詳見水心學案

時南堂序尚書解曰書說之行于世自二孔而下無慮數十家而其中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然程氏溫而簡蘇氏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贍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今先生繼此而釋是書觀其議論參于前則有光而顧于後則絕配夫豈苟作云乎哉

序之云是解也參之李迂仲訂之張敬夫序之可者從之否則正之謂風雅頌皆始于文王謂風關雎鵲巢乃應其聲謂二雅聲有大小非政有大小謂王風迺王城之聲謂國風無變風二雅無變雅譚詩平易如此黃少良氏續傳

李先生公凱別見東萊學案補遺

附錄

雲濠謹案先生號柯山所著尚書詳解二十六卷四庫書目提要云博采諸家而取于林氏之奇者實什之六七蓋其淵源在是矣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七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漢上學案補遺

上蔡門人

補文定朱漢上先生震

漢上易說

乾九二之動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之用也顏子擇乎中庸而勿失之夫子告之以爲邦九二君德故也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也辨博閎遠而危其

身者發人之過也　觀上九

言行有法而家人化卦終亦不過曰反身而已

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婦卑謂之三綱三綱不正天地反覆高者貴卑者賤則貴賤之位分矣

革兌澤離火而象曰水火何也曰坎兌一也澤者水所鍾无水則无澤矣坎上爲雲下爲雨上爲雲者澤之氣也下爲雨則澤萬物也故屯需之坎爲雲小畜之兌亦爲雲坎爲川大畜之兌亦爲川坎爲水革兌亦爲水又爲金金者水之母此水所以周流而不窮乎坎陽兌

陰陰陽二端其理則一知此始可言象矣

水火相逮而後濟然既濟之極水火相反其初故既濟之極未濟藏焉

上繫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下繫終于六辭語默一也

漢上易圖叢說

漢巴郡洛下閎運算轉曆推步晷刻以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而名節會察寒暑定清濁起五部遣氣初分數然後陰陽離合之道行焉然洛下閎能知曆而成文謂之爻昔周人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七八者連山歸藏也六九者周易也經實變六或得或失雜而不變也究則變焉謂之策七八九六者陰陽之數不惟知其法而已

又知其意故太玄之作與太初相應而兼該乎顓頊之曆發明連山之旨以準周易為八十一卦太玄準易圖說

九月剝卦也有艮有既濟有噬嗑有大過凡五卦而後成坤十月坤卦也有未濟有蹇有頤有中孚凡五卦而後成復大綱而言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故京房曰剝復相去三十日別而言之復主冬至冬至中氣起于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月而復故曰七日來復

以消息言之至立冬十月節至大雪十一月節坤至復卦凡歷七爻以卦氣言之自冬至十一月中氣卦氣起中孚至復卦凡歷七日以上七日來復圖說

漢上易集傳自序

聖人觀陰陽之變而立卦效天下之動而生爻變動之別其傳有五曰動爻曰卦變曰互體曰五行曰納甲而卦變之中又有變焉一三五陽也二四六陰也天地相函坎離相交謂之位七八者陰陽之稚六九者陰陽之究稚不變也究則變焉謂之策七八九六或得或失雜而成文謂之爻昔周人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七八者連山歸藏也六九者周易也經實變六或得或失雜不變者以不變為用四象並行八卦交錯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其在繫辭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又曰變通者趣時也爻有變動故曰爻此見于動爻者也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交乎坤自姤至剝坤交乎乾自復至夬十有二卦謂之辟卦坎離震兌謂之四正四正之外分主四時十有二卦各主其月乾貞于子而左行坤貞于午而右行左右交錯六十卦周天而復陰陽之升降四時之消息

天地之盈縮萬物之盛衰咸繫焉其在易之復曰七日來復象曰至日在革曰先王以治曆明時在說卦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此見于卦變者也乾生者四卦八卦變復生六十四坎離也坤生者四卦八卦變復生六十四坎離也自乾坤者也大過小過頤中孚肖坎離者也故乾坤不動而坎離四卦亦莫之動其略陳于雜卦其詳具于六十四卦之象所謂辨是與非者也此卦變之中又有變焉者也一卦含四卦四卦之中復有變動上下相揉百凡此五者之變自一二三四言之謂之數自有形無形言之謂之象自推考象數言之謂之占聖人無不該也

無不徧也隨其變而言之謂之辭辭也者所以明道也故辭之所指變也象數也占也無不具焉是故可以動可以言可以制器可以卜筮蓋不如是不足以明道之變動而盡夫時中也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夫易廣矣大矣其遠不可禦矣然不越乎陰陽二端其究則一則已矣一者天地之根本也萬物之權輿也陰陽動靜之源也故謂之太極學至于此止矣卦可遺也爻可忘也五者之變反于一也是故聖人之辭因是而止矣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在說卦曰巽爲木坎爲水離爲火此見于五行者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戊丙三者得于乾者也辛己丁三者得于坤者也始于甲乙終于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其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在革曰己日乃孚在繫辭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見于納甲者也

雲濠謹案漢上紬甲之說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九地九天九地之說

雲濠又案四庫書目提要云漢上所敘圖書授受其說頗爲後人所疑又云宋世皆以九數爲洛書九數爲河圖十數爲河圖獨劉牧以十數爲洛書九數爲河圖漢上此書亦用牧說與諸儒互異然古有河圖洛書不云十數九數大衍十數見于繫辭太乙九宮見于乾鑿度不云河圖洛書黑白奇偶八卦五行自後來推演之學楚失齊得正亦不足深詰也

漢上詩說

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素以爲絢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是也

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附錄

梓林謹案此說深寧困學紀聞載之謝山箋云探原卷不取月離于畢素以爲絢爲孔子所刪之說則朱子發之論亦非其所取此條必尙有辨正之說而今失之

朱子曰江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互體自左氏已言亦自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

魏鶴山曰漢上易太煩人多倦看卻是不可廢

卦皆自臨遯變否泰三陰三陽皆在下三爻第一變爲初二四漸歸妹爲初二五旅節爲初二上咸損爻各成三卦再變爲初三四渙豐爲初三五末濟既濟爲初三上困賁各成三卦三變爲二三四益恆爲二三五噬嗑井爲二三上隨蠱各成三卦凡三陰三陽十八卦皆自否泰變安世嘗推其說方三畫之時乾坤以三相交其變之形止于爲六凡言重卦者出于六子及六畫之後以六相交其變之例亦止于六故以復姤遯臨否泰六卦爲例之主而凡言變卦者皆出焉亦猶三畫之有六子也

胡庭芳曰變互伏反納甲之屬皆不可廢豈可譏以爲
失而詆之觀其取象亦甚有好處但牽合處多且文辭
繁雜使讀者茫然不能曉會看來只是不善作文爾
漢上同調

補僕射沈先生該

附錄

陳造曰諸家詁注易多矣有得必有失惟丞相沈公筆
爲小傳皆以春秋君子周易之說充而周之沿而求之
源而流之蹤哉妙矣蔡墨言龍而曰在乾之姤曰潛龍

勿用初九變則姤也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二變則同人
大有曰飛龍在天九五變則大有坤曰見羣龍无首變
而盡則坤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坤上六之變也丞相之
學其本如此

雲濠謹案先生字一作元約四庫書目著錄易小傳六卷提要云林至作易裨傳頗以該說爲拘攣蓋南渡以後言易者不主程氏之理即主邵氏之數而該獨考究遺經談三代以來之占法違時異尚其見排于至固宜然左氏去古未遠所記卜筮多在孔子之前孔子贊易未聞一斥其謬毋乃太卜所掌周公以來之舊法或在此不在彼乎

漢上門人

補隱君徐天民先生畸

梓材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所著又有禮記心法二十卷文集若干卷

天民遵文

周室以厲王而視穆王其世爲孰衰以楚而視徐其國
爲孰大以熊渠而視偃王其狠狠懦弱又相絕也然彼
熊渠者以甚大之楚適當甚衰之周徒以厲王在上訖
不敢以虛名而蒙實惡而謂偃王者及穆王之世自以
爲王而無所顧忌者歟天下之辨無徵則不信千載疑
信之相傳非可以臆決也然質之禮經而以徐君濟河
而視列國猶臣子以肆其桀驁若此者其國人推本其
所自始蓋曰駒王者實爲之則徐之僭宜爲始于駒王
大以徐君進至于邾使含之事觀之見其以王制自爲
而偃王之稱乃後世既僭者之所追王而推之以其時
參之以其人驗之以其事不其然歟仁惠廟記

附錄

嘗言人出而仕必行道濟時求不負其君處而隱必立
身行善求不負其先否則徒碌碌耳

其居家孝友處朋友鄉黨一于義正直不阿

乾道間詔求賢良旨意淳切務在得人有司以先生應

詔力辭不就或有勸之仕者曰以經淑人得之而仕是

亦仕也

章後軒先生憲詳見震澤學案

權先生偕

權偕

沈氏所傳

都先生潔父郁

都潔字聖與丹陽人知廣德府雲濠案一作德慶府父郁字子文

惠州教官粹于易先生以所聞于父者爲傳曰周易變

體十六卷董貞卿說

附錄

張橫浦序易變體曰吾僚友都聖與一日示余以所傳

易且曰嗚呼余尚忍言之耶昔潔先君子言行爲一邦

師法服習六藝而尤邃于易某此訓傳談易之義乾坤

之氣天地之形六子之用三才之剏六十四卦之變其

于爻象也某不先于辭而先于理以爲卦爻大象適與

理相當者聖人則有辭以繫之象爻之辭未盡聖人又

爲傳於六十四卦之後以明之一章示賢人也二章示

君子也三章戒眾人也四章言聖人體易之道也說卦

說八卦之理序卦論六十四卦之序雜卦論六十四卦

之用又曰此潔所聞於先君子也輒拾其遺說而爲之

傳其深思旁取如此亦已勤矣

程沙隨曰都聖與少卿作周易變體推廣沈丞相小傳

如觀之九五不言觀我生君子無咎獨論剝六五貫魚

以宮人寵推象數過當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易變體義十二卷提要

云是書大旨謂卦爻辭義先儒之論已詳故專明

變體今考左傳載周易諸占所謂某卦之某卦者

凡十事知古來周易原有此一義但古書散佚其

說不傳而潔以義理揣摩求其崖略其中巧相符

合者如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則曰此坤之復也

月令孟冬水始冰仲冬冰益壯始則薄而未堅壯

則堅而難拆故爻曰履霜以坤爲十月之卦又曰

堅冰至者則變體爲復乃十一月卦也家人上九

有孚威如終吉則曰此家人之既濟也蹇卦曰既

濟定也彖曰正家而天下定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反身而誠斯理而天下化之無事而定矣

歸兄弟莫不安分循理而天下化之無事而定矣

故變體爲既濟而曰有孚威如反身之謂也如此

之類皆不事傅會而自然貫通立義亦皆正大亦

有涉于牽強者如家人六四富家大吉則曰此同

人之乾也自道以觀身家皆爲我累而況富乎其

有家也貽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家爲累也其家之

富亦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富爲累也蓋極高明而道中庸所以爲中人法凡如各類則務爲穿鑿以求合乎卦變之說而義亦不醇又多引老莊之辭以釋文周之經則又王弼韓康伯之流弊一變而爲王宗傳楊簡者矣

漢上私淑

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沈氏續傳

補 田興齋先生疇

附錄

吳草廬曰僕幼時未遠出聞人說河豚魚江豚魚已疑豚魚只當作一字解後見雲閒田氏易解作江豚魚犁然有當于心長而泛大江親見所謂江豚魚者又聞舟人呼之爲風信於是確然從田氏之說

漢上續傳

丁先生易東

丁易東字漢臣龍陽人舉進士官至翰林編修入元數徵不起著周易傳疏以授學者建石壇精舍教授生徒貢以廩費事聞賜額沅陽書院授以山長 湖廣總志

雲濠讀案四庫全書提要云武陵人著周易象義十六卷其取象之例凡十有二曰本體互陽卦變

正應動爻變卦伏卦互對反對此爻原畫納甲其於前人舊說大抵以李鼎祚集解朱漢上易傳爲宗而又謂李失之泥朱傷于巧故不主一家如卦變之說則取邵子朱子變卦之說則取朱子蔡淵焉占之說則取沈該衛湜都據歸于變動不居之旨亦言象者所當考也

大衍索隱自序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五十先儒於此每失之鑿獨朱子以五乘十之說近之至於四十有九卒不過歸之虛一而已未有得夫五十數與四十九之全者子竊病焉比游浙右有謂邵子先天兩儀四象八卦合四十九所虛之一是爲太極其說雖異先儒要無牽合傅會之病子始以爲大衍之說不過此耳徐而思之則于易中天地五十五數尚有未合固已疑之未幾復得河南楊氏大衍本原謂四十九與五十皆天地之數各再自乘而以中數自乘除之者始知四十九眞爲四十九五十眞爲五十非強合之也噫楊氏之說似矣然其爲數必再自乘又以中數除而後得雖無牽強頗非簡易未必聖人作易初意嘗以管見求之亦既得其說之一二矣而猶以爲未也思之思之而又思之一旦豁然若有遭于神明之通者然後知五十四十九皆天地之數合

而衍之其耦其奇自然而成至簡至易而四象之奇之策三百八十四爻以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胥此焉出也嗚呼何其數之神如此妙如此契合如此而古人曾未之及耶抑嘗有知之者而其說不傳耶是未可知也

梓材謹案河南楊氏名忠輔先生嘗云撰著之法昔有六家惟河南楊氏爲當

徐先生之祥

徐之祥字騏父號方塘德興人寶州上林簿董眞卿說

附錄

戴剡源先生序讀易蠡測曰其言象數取皇極于康節取太極于濂溪厥旨既知所先務而諸卦之中多詳其變曰非變無以明易自正體伏體互體變體反對體上下體而通之一卦有六十四以至于四千九十六愈變愈通而卦愈不窮有辨卦中有四畫五畫而成卦者皆見于易反覆想款實不叛于新安漢上二朱氏之學余甚慕而奇之而徐君機神敏給于天人性命事物精粗之理他人經年歷紀而未喻者一日卽了其得于天蓋厚不但人力之勤也

默堂學案補遺

寓山門人

補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

梓材謹案先生又號庵山見先生跋劉元承所編伊川先生語後又案先生字知默卒于紹興卻康節擊壤集有思鄭州陳知默詩序言因感其化去不得一識面云者是又一陳知默也

默堂文集

夫民心宗社之根本也今天下有叛兵無叛民則民心

信若可結矣若必守祖宗之法而以愛民之意行之不爲虛文專求實效則民將相率同歸膠固而不釋矣中興之功豈不可濟乎與楊諫議書

附錄

延平江上呈吳國華先生詩曰青山如偉人可望不可側屹然巍巖流龍翔虎豹視春風何時來草木舞深翠鴛鳥暖相依飛鳴得眞意誰言靜無作坐致無邊利願言斬茅茨結屋傍蒼蔚且要觀此身功業亦細事

小軒觀月呈興宗叔曰山林足寓月細大初無相但使人心安景物自清暢

胡致堂祭之曰人生孰不有知兮惟無學之足患束帶秉笏孰不慕君兮能行義之爲難昔先覺曰龜山丈人兮實伊洛之回瀾公服膺其左右兮由絲髮而華顛有諫大夫了翁兮匪躬蹈難而不變謂公爲吾賢孫兮付志業之未宣

晁氏客語曰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難知道而言之尚與道爲二不言則與之爲一矣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矣

又曰仲尼多愛愛義子長多愛愛奇何軻也曰孟軻也若荊軻君子盜諸幾叟曰其不類每如此

袁東塘跋默堂先生帖曰其論王氏之學憂深思遠而獨嬰終一以歸于國家治亂之所繫極而至華戎之變其流毒至今未泯者此豈區區學者欲以一時之說事科目中程度可得而是非之哉

又曰先生方輕一身如鴻毛嫉權臣如犬彘國論未定然至今數十載其死且弗恤故讜言一發而身已斥去然然至今數十載其憑藉扶持生民隱受其賜而不可窮者淵源所漸其及

人之遠又如此余三復此帖終日不能釋手云

楊誠齋序默堂文集曰蓋自者道學之正統八傳而至孔子若顏子曾子則見而傳之若子思孟子則聞而傳之統之至于孟子也其前無絕其後無嗣嗣于有餘歲之絕者不在伊川乎其學以天理爲宗致知爲力以仁爲窟以敬爲守以誠爲歸曠乎聖門之孔邇忽乎斯道之來前也一時之士從之學者豈少也得之者謝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楊氏而止耳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焉吾聞其人矣未見其書也問諸銘戒耳有弦誦琴瑟躬有佩玉之節皆所以閑情而忍性正志而帥氣度也作齋房詩于是書于是游息于是榜之曰復蓋欲顧名思義也願遂聞復之說又將玩其文而既其實也予曰復之說是亦不一而足者可不愼歟知吾違仁汲汲焉反之如不及者復也知不善之不可再而再焉者亦復也是一言而兩趣者也復其可復不復其所不可復斯則眞復而善用者也故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孟子曰湯武反之也子沈子默堂之高弟而默堂蓋龜山之回鬻也其授受不差而訓明有素矣子沈子之潛心也久矣尙奚待予言雖然予方從事于

默堂家學

陳先生藉

陳藉默堂之子也其爲秀才謁楊誠齋誠齋言其貌甚野氣甚靜坐而扣其挾則吃吃言伊川之學云楊誠齋集

默堂門人

補尙書沈先生度

附錄

胡致堂復齋記曰子沈子謂子胡子曰古之學者目有銘戒耳有弦誦琴瑟躬有佩玉之節皆所以閑情而忍

此不以進所厭飫爲瀆相與終日乾乾復而不厭以致
切磋之益不亦可乎

後學鄞縣王梓材馮雲濠同輯

豫章學案補遺

廬山門人

補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

雲濠謹案先生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廟廷

議論要語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于法度則莫如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之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生死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未得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于是明道者寡故視生死去

就如爲鍾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於乎學者所見
自漢唐喪矣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
厚則天下無怨嗟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于刻一
于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于懦
春秋指歸自序
春秋之爲春秋也尚矣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
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雁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
而驪山之禍作焉然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

人猶望其興復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爲
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天生
聖人又不見用春秋于此時倘不復作天下不胥如禽
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
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爲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
而非非寓不慢猛不殘文不華質不陋久而彌光可謂
垂後世傳無窮眞後王之準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
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
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
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厲僖楚
人大爲中國患子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
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
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
時言之不免爲罪人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
因其事以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
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
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
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

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
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
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人
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
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三王
之道盡于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
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區區嘗告人曰春秋其事
之終與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
此也

先生顏樂亭詩曰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
自知算與眞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
又邀月堂詩曰矮作垣墻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
金仁山曰延平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也知鄰闕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盃
又自述曰松菊相親莫厭頻紛紛人世只紅塵自憐算與眞堪笑賴有淸風是故人

延平語錄曰羅先生少從龜山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于是謹守龜山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陳默堂跋先生語孟師說曰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飮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飮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必悅于小道而適

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于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啟鍵而仲素于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失之也

羅革跋先生孟子師說曰族兄仲素以王氏解經釋字雖富贍詳備然終不得聖賢大學之意遂從龜山遊獨聞至當得洛中橫渠論說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不加文采錄其實也

詹元善序先生遵堯錄曰其間廟謨睿斷開基紹述之事爲君者視諸此遏誠矣忠贊襄弼亮之事爲臣者視諸此上遡建隆之盛下及熙寧之弊卒歸于道美矣備矣綱謂事之至當理之可久者衍而新之固未爲難其或美在可久而意有未明或以今準古制有未盡合何以使紀綱法度悉歸于沛然大醇者而先生則釋以發

之又作辨微以著之故列聖精神之運心術之勤其規模宏遠皆足以追配前王以此垂諸久遠焉視夫唐無競之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之聖政錄體較大而用意益加切矣

馮夢得序先生遺稿曰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庵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梓材謹案楊慎諸說俱見宋文公所撰羅氏日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公一人而已是馮序所本

朱氏先緒

承事朱先生森附子樺

朱森世居歙之黃墩先生少務學不事進取戒飭諸子諄諄以忠孝和友爲本且曰吾家業儒積德五世矣後必有顯者當勉勵謹飭無墜先業卒贈承事郎生三子長松季樺員軼才不肯俯仰于世有詩高遠近道號玉瀾集蔡氏九儒書

豫章講友

司戶翟先生傑

翟傑東莞人登紹興五年進士詔就職以親老辭家居

梓材謹案先生謁豫章書自言祖父以儒學起家雲濠謹案先生元至正二十二年追封越國公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廟廷

延平語要

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

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

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滋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流于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

延平語錄

以踐復爲聞知

附錄

朱子所爲行狀之類也

建安朱韋齋遵子元晦從之遊先生言其力行可畏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幾放倒得渠極有益其初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若于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又謂之曰公恁的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

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于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先生柘軒詩曰耕桑本是吾儒事不免饑寒智者非出處自然皆有據不應感念泣牛衣

又曰五畝之宅植以桑孟軻舉此助談王軒前蒙密知口意要見經綸滋味長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延平答問一卷附錄一卷提要云延平于朱子爲父執計前後相從不過數片故書札往來問答爲多後朱子輯而錄之又載其與劉平甫二條以成是書朱子門人又取朱子平昔論延平語及祭文行狀別爲一卷題曰附錄二卷提要云此本乃其裔孫葆初更彙詩文一卷附綴于後改題此名故宋志不載附錄則

又曰三春采采采爲蠶供衣被生靈獨有功野外漫多閒草木可憐無計謝東風

王魯齋曰柘軒三詩體用俱備非先生固莫能道也

先生文字見於世絕少近有建中士友傳此只看首句已超絕世俗第二第三尤有力語壯而意遠人可自同于草木乎

汪玉山誌其墓曰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氣質淺深誘之各有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聖賢之域

朱子狀其行曰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于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又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卽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于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于其心一聞其說卽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盡辨之于錙銖秒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

又祭文曰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陳解冰釋發于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羲軒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員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邱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

又挽先生詩曰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眩俗夫子獨名家本末初無二存亡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烟霞

又曰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功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熟耶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又語類曰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馬平泉曰余聞延平少時好馳劣馬蓋亦跅弛之士也古語云猛虎雖死不卸威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而說者謂延平晚年涸跡隴畝閒牘然如田父野老何哉夫雷霆震風雨滿盈聲無留聲形無留形一氣之舒捲而已矣其來也吾不知其所以爲端其去也吾不知其所以爲尾其息也深其達也亹極亹極深乃詣于神知道者似之

補獻靖朱韋齋先生松

雲濠謹案先生爲朱子之父元至正二十一年諡曰清獻明嘉靖九年從祀崇聖祠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梓材謹案周益公爲先生神道碑云師友浦城蕭子莊劍浦羅仲素而得龜山楊文靖公河洛要問之學似先生之于蕭羅與親受業者有別神道碑又云公友張戒足夫始得爲文之法欲爲公集序未及成而文士傳自言實爲之別之曰友則所稱師友又有別矣

韋齋文集

某聞古之爲天下國家者雖其積累之厚薄有逆有順有短有長而其意指規摹未嘗不爲子孫萬世之計蓋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旦夕不爲終歲之備而可以爲國者衛文公之封于楚邱句踐之脫于會稽殆覆之餘君臣徒手埽地赤立惟其大計已定故上下相與堅忍卑辱痛自折損而不敢少變爲是以皆能有所成就而垂裕後世苟爲不然譬如千金之家不知堅據田園廣室之便以滋其材力而強鬻豪客並起而乘之則又舍而之他是雖有陶朱猗頓之財亦終以窮困而莫知所繼

上胡察院書

附錄

閻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于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于致知誠意之地

嘗作負暄詩曰衲寒臥增裯晝寒起增衣如何負暄樂高堂日煇光引光屏盡闢追影榻屢移妙趣久乃酣瞑目潛自知初如擁紅爐漸漸消頑肌漸如飲醇醪駿力中融怡欠伸百骸舒爬搔隨意爲頗回驕佚氣頓改寒酸姿熏然沐慈仁天恩豈予私願披橫空雲四海同熙熙嬉首望扶桑傾心效葵藿

王魯齋曰此篇善形容推廣學問浹洽于胸中者亦如是哉

又五二郎卽文公生日詩曰夢覺牀頭無復酒語終甑底似餘糜已堪北海呼爲友猶恐西眞喚作兒

又贈范直夫詩曰將軍競病詩成處南浦春歸蘭玉叢漸減心情身老大久乖談笑路西東鄉關落日蒼茫外樽酒寒花寂歷中且與寬公同放曠浩歌相屬倚秋風

金仁山曰其後文公改葬韋齋于上梅里寂歷山中峯之原深有感于此詩寂歷之句云

韋齋講友

劉白水先生勉之

胡籍溪先生憲

劉屏山先生子翬 並詳劉胡諸儒學案

范先生如圭 詳見武夷學案

胡先生璟

胡璟字文叔朱子嘗答其書云承書喻及先世交遊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爲慰今世徇俗爲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于內者往往于此者但常專心致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先世蓋與韋齋爲友故朱子答之云云姑附于此

鄧先生肅

鄧肅字志宏南劍人有文集號栟櫚遺文三十卷宣和壬寅艮嶽成徽宗御製記李質曹組各獻賦先生爲太學生獨上十詩稱述花石之事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圃中何日不春風詔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啟其事薦其才召對賜進士出身得爲右正言蓍正直之名於當日云揮塵後錄

栟櫚遺文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蓍錄栟櫚集十六卷提要云當張邦昌之僭立也閒行奔赴南京大節與杜甫略相似其靖康迎駕行後迎駕行等篇亦頗近甫奉先諸作在南北宋間可謂策厲名節之士又唐宋以來學者皆尊揚雄熙寧中遂至配享而蕭書揚雄事獨指爲叛臣無可容于天地之間與沈求疏論王安石過尊揚雄末知孰爲先後然均在朱子綱目書莽大夫之前考陸深溪山餘語載其與朱子父相善有醉留冠帶以質紙筆之戲其寄朱韋齋詩卽道其事然則綱目之斥揚雄得無傳其說乎其識如是宜其立身有本末矣

世人嘗謂窮達自天余以謂窮達自人非天也夫爲直
者必窮爲佞者必達自古及今莫不皆然夫豈天哉雖
然人生世上不過數十寒暑盛衰得失如蟻穴一夢耳
於此枉道喪節以干妻孥之奉一時沛然自謂得志殊
不知萬世之下使人聞其名而唾之僅與禽獸比若正
直之士雖當時身不絲腹不粟斥竄流離眞若可憐者
然所謂浩然之氣歷千百年猶與日月爭光以此校彼
孰久孰近故君子寧餓寧凍不用於世寧不得安其
身於朝廷之上至于剖心抉眼碎于賊手亦寧任之梓材

案上文蓋指伯夷柳下惠孟軻韓愈比干子胥眞卿杲卿諸君子 惟直不可變耳原直

孟軻不與橫逆之人校曲直而與齊宣王論達尊韓愈
不與高閑文暢校夷夏而與憲宗論佛骨韓信不與淮
陰少年校勝負而與項羽爭雄關相如不與廉頗校上
下而與秦王爭割地藺不屑屑于其小者所以養成其
大也揚雄不肯屈節于董賢而甘爲王莽之臣柳宗元
不肯下氣于皇甫湜而甘爲王叔文之黨李忠臣赴君
父之急能斥曰者之言終不能拒朱泚之命卒以叛李
陵能以匹馬力戰極邊終不能輒出一言上抗虜廷卒

負其君爲左衽之鬼蓋遇細故則縱虛名臨大節則顧
死生此小人之事也大人何取焉古之所謂大人者體
均天地而氣通陰陽天地覆載之中不徜蛆虺陰陽寒
暑之變不恤怨咨但推一元之氣運量斡旋于太空不
可窮極之間乾闢坤藏春生秋殺又何必物物與之校
可否乎若乃小人則一切反是余嘗譬之以狗飲食糞
穢盤旋戶外伺有至者不問淑慝瞋目怒牙聲氣俱厲
將搏而噬之然後爲快于心顧其悻悻貞若有守而不
負其主者儻有容焉委骨于地彼則搖尾而進欣然就

之視曩昔切齒之人便爲恩地亦豈暇顧其主乎此大
人小人之辨不可以不察也晉語有之人才相去不啻
九牛一毛蓋歎其相絕如此顏子于此犯而不校蓋不
足與校也小子其志之 不校

鄧先生啟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云字元迪渠仁人爲人有氣節早名能詩涂守約序其集曰人知先生之詩工力絕倫而不知先生之道之死不屈先生以是爲詩故不追少陵不止

俞西郊先生靖

俞靖一名猷仲字宋祐婺源人績學砥行晚號西郊老

人與朱韋齋爲星溪十友 姓譜

張先生敦頤

張敦頤字養正婺源人紹興進士爲南劒州教授與朱韋齋松友善後倅宣城攝郡事著有編年六朝事蹟衡陽圖志 江南通志

李氏家學

李先生信甫

李信甫南劒人延平先生侗之子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出知衢州善政善教不忝家學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相罷去 姓譜

李氏門人

補 承議羅先生博文

梓材謹案李延平文集附錄先生之言曰延平先生之傳迺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之學源流深遠稱豫章爲伯祖則先生乃豫章仲孫也又案先生字宗約一字宗禮

附錄

先生有異質家人試以睟槃一無所顧獨匍匐取書冊之言性理者展玩久之

嘗銜命漢中勞撫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爲錢三百萬公不欲受而難于辭卻還次漢州方治資院不能就以五十萬予之餘悉輸成都公帑取河南程夫子之遺文與他名臣論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鋟板用之略盡而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公訪得之爲言汪公應辰延置府學蜀士知所勸焉

在桂州時汪公藎方通判州事知公所爲日就公語且亟稱道其爲人故卒以自助時刑部劉公芮亦方隱居州之西山躬畊勵志人罕識之公獨以坐曹決事之餘日往從之遊劉公名家子及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顧獨恨得公晚及聞公卒哭之慟爲寢疾不食者數日

補 劉先生嘉譽

雲濠謹案先生爲樂昌尉見閻書

朱氏門人

程韓溪先生鼎

程鼎字復亨婺源人朱韋齋之內弟也少孤從韋齋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鈔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其歸也韋齋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修身爲學之要益自樹立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自

倅材謹案萬姓統譜吉州生與羅願董同學於鄂
齋又云博洽經籍為文不依
雲溪謹案朱韋齋集送先生序云廣平程其復亨
為余外兄從余遊于閩者二年余語以安邊慮患
知之詳矣以為外兄與朱子文集以為內弟者異
豈為余外兄係謂余外兄之訛耳又案所作六吉
一曰棄吾舅而後加吉服二曰五兩居以學爾雅
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四曰廣學問以資見
聞五曰勿懷安六
曰無忘四方之志

知州羅先生願

羅願字端良歙縣人兄弟皆有文先生尤博學好古法
秦漢為詞章高雅精鍊朱子時稱重之有文集十卷爾

雅翼二十卷累官知州有善政姓譜

二十四明嘉靖書 約園刊本

爾雅翼自序

古初造化始捴萬象芒芴並生其間民生如標枝鹿豕
為羣自以為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傑出其倫使
同類相收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圖首方趾自
別為民乃佃乃漁乃刊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為常珍味
辰研究動植不為因循觀實于秋玩華于春俯瞷淵魚
仰察鳥雲山林舉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及蘇薪農
圃以為師釣弋是視用相參伍必得其眞此書之成為
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覽不強
既以文有所昔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關雎春秋感麟易
八卦始畫仰天俯地窮鳥獸之文書契因之是生典墳
禮觀象作服斂死生之物以明卑尊吹竹聽鳳為樂本
原魯論貴多識識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
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潔惟掇其芳芬不若
爾雅博洽雅馴起于漢世學者自為專門欲輔成詩道
廣撫傍罕萬物異名始著于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中
古學廢絕說者無所旁緣風土不同各據所偏江南之
產踰北而遷至其語音亦不相沿鄭人命死鼠儗于璵

二十四明嘉靖書 約園刊本

璠六書之相假鱓則為鱣物亦固有難識不可汎觀惡
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履藪澤孰能究宣
野人能別之不能見于傳至謂鴟為匠魚罟為筌六駁
以為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草者初不識蕙與
蘭羅子疾之乃採其原因爾雅為資略其訓詁山川星
辰研究動植不為因循觀實于秋玩華于春俯瞷淵魚
仰察鳥雲山林舉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及蘇薪農
圃以為師釣弋是視用相參伍必得其眞此書之成為
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覽不強
制萬品皆由乎人物患既去其利畢陳舊者用其實因

所不知義無不安宇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末
知根可用閎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
時人主以裁成通之于六藝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
並行後有子雲君山之儔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斯亦
宏矣
鄂州文集
世之君子惟其責輕而慮近幸人之不能議己斯以爲
足于其心而已矣若夫聖人之舉措不患不能慰天下
之心惟夫天下悅之太篤不復置疑于其間則聖人方

且以此爲懼蓋嘗言之惟聖人而後有大過惟槩天者
而後有大憂以其一言一動始爲天下萬世利害之所
繫故也孔子作春秋天下尊之無異詞聖人乃以後世
將有罪我者焉後世亦卒無罪聖人者若聖人之心特
以春秋天子之事在我假之爲嫌懼天下後世特以已
爲聖人不復加擬議是以躬設爲罪我之比使天下君
子得公相與議之此亦厥祖成湯之心也聖人之無已

一至于此故夫成湯之慙仲虺所爲作誥者也以爲能
解得慙而不知夫所謂慙德最聖人用心至到之處季

札觀舞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嗚呼
世皆以備道全美爲聖人孰知夫所謂慙乃聖人之所
難者歟 湯論
士有出于五帝之世而見祀于今禮有隆于三代之時
而不廢于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誼之所該者至深遠
矣蓋自去古既遠五帝之臣其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
土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社而稷之見于展禽史
墨之說其禮壇而不屋牖而不熟有俎豆而無杯器又
皆商周之舊典上下數千年嗣不敢有所變豈可以不

間脊以出火秋以卜稼冬以息老有屬民讀法之事有用幣捄變之事其或不得已而用民于兵小則受肉而行師大則受主而出境有功獻于是有罪戮于是比如家人父子之出告反面而從事于其庭內非以是爲宏闕之典而行之也且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而不遷明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愨而不鬼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之親己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其上易爲而其神易福也 潛安縣社壇記

謝先生醫

謝醫字緯中建之政和人性耿介居家極孝友朱韋齋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間聞田舍中有誦書聲亟下車入其舍問讀何書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自以不能俯仰歸領祠官年四十六以卒韋齋蓋深惜之 朱子文集

經略余先生貢弼

余貢弼字巖起龍山人以鄉舉類試外臺朱韋齋與吳直閣公路得其文而異之以爲眞有可用之實實之前列旋入幕府即以畫策平賊有功出入中外遂分帥閫

代所無挾是以求爲儒易易矣

陳定宇曰鄂州爾雅翼博矣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者儘多可恨處牽引失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嘗編一節本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爾雅翼三十二卷元洪焱祖爲之音釋提要言其書考據精博而體例謹嚴在陸氏埤雅之上王伯厚後序稱其即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靡遺殆非溢美云

皆有聲烈　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龍山在順昌人云博學明經爲政以教化爲先官廣西經略又案福建通志云建炎進士歷經略廣西尋予祠已又除直祕閣致仕聚書萬卷自爲序以教子孫著有龍山文集

教子詩

白髮無惡吾老矣青春不再汝知乎年將弱冠非童子學不成名豈丈夫幸有明窗并淨几何勞鑿壁與編蒲功成欲自殊頭角記取韓公訓阿符

附錄

胡澹庵銘其墓曰公之入嶺編歷三司推鞫人才片善不遺故吏門生多聞于道政知大體教化爲急經昭潭則新道鄉鄒公之祠繕桂城以復武溪余公之跡屬意加敬弟願亦爲其所重每以二程期之有猶巷集歙縣志

俞氏門人

滕先生洙別見和靖學案補遺

程氏家學

錄參程先生洵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程氏門人

迪功董先生琦附師程頤程舟

董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從鄉先生程韓溪受春秋學少學于程頤及其弟舟二君沒久遇其子若孫恐意不

祝先生嶠

祝嶠字仲容其先自江陵遷歙世以資力好善聞于州

少衰其好義如此以子銖授迪功郎朱子文集

余氏門人

馮先生鄂

馮先生寧 合傳

馮鄂昭武人及從父寧從龍山授尚書如漢伏生相踵以經魁選 胡澹菴集

豫章私淑

曹先生道振

曹道振

董氏家學

縣尉董槃澗先生鉄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董氏家學

鄂州私淑

洪先生焱祖

洪焱祖字潛夫歙人由平江學錄遷衢州路學教授改處州遂昌簿以休寧縣尹致仕著爾雅翼音注三十二卷列于徽學 徽州府志

洪氏講友

唐先生元

唐元字長孺號筠軒歙之槐塘人總幹庭瑞之從孫也家貧自奮以詩名與洪焱祖俞通老爲筆硯交時號新安三俊屢試明經不售遂篤志古文辭泰定丁卯徵爲平江學錄歷建德分水三校俱崇實抑浮士風丕變已而以徽州路學教授致仕詔賜金龍衣者再所著易傳義大意十卷見聞錄二十卷詩文五十卷歙縣志

唐氏家學

唐白雲先生仲實 別見師山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九

橫浦學案補遺

橫浦師承

郎官黃先生珪　附師李隲弟琇

黃珪字元功永福人徙居侯官從司業李隲學釋褐後復中乙科爲衡州教授啟發甚至除杭州教授時橫浦爲吏部侍郎先生爲諸生實在座下紹興八年橫浦爲吏部侍郎先生嗜學不倦自郎官間相過從仁心義色藹然亦未易觀須反復詳說初學讀之比之論語似易曉然亦未易觀論語含蓄未易理會雖至妙之理只一兩句便了孟子五者廢其一則非學

橫浦語要

敬之一字乃克己私之利刃子有是四端而不知學問則行于所不當行故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惡小人而惡君子者有遜位于子之而召亂者有非君子而是小人者此所以不可不學也何謂學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伊川所謂

登第以至踐歷臺省無一日廢書嘗謂季弟琇曰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吾兄弟素習禮經蓋佩而行之平昔所寫必大書誠意正心四字于座右以效古人盤盂几杖之戒云　橫浦文集

龜山門人

補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邵州學源溪先生祠記述潘良貴之言曰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爲出于先生也亦祠以侑焉是先生固濂溪私淑矣

雲濠謹案黃氏補本爲先生傳作海昌人且言其投檄而歸海昌云

孔安國曰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是典之爲義特載唐堯常事而今觀其所載皆後世人主勉强勞苦終未能彷彿其萬一者而曰常道則其意所責于後世人主者其亦不淺也

吾儕讀書當學堯舜堯之同天堯之知人堯之識變果何自而來哉當亦知所主也盍深思其所以然他日以堯舜之道輔吾聖君則亦有所據矣（以上堯典）

益稷未嘗有一字而乃以命篇何也曰此史官之意以謂禹之所以成功者以益稷同心爲之佐也同心協贊之德不違我之行而不知退讓安在其爲不矜伐哉曰古之所謂不矜伐者非如後世心奪大而外辭遜也其不可切切然校計防閑如後世之巧詐彌縫也使其如後世之人中外不相應豈能變移道化成此大功哉余因以發之然此書所紀事亦眾矣而謂之禹貢其間言賦篚亦鮮矣乃不略及之何哉曰此史官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謂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懽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于上若人子具甘旨溫清之奉于慈親焉此

得以名篇使後世之士知功不必爭名不必擅儻吾儕至公之心共成天下之務如益稷者亦自不廢于唐虞之時至列名于禹皐陶之後則忌嫉之心強愎之意庶幾其少瘳乎益助禹以刊木而奏鮮食稷助禹以濬川而奏艱食鮮食二人與同其勞苦共成此大功三人之心一而無間史官以其一也故以益稷名篇而附于禹貢篚亦鮮矣乃不略及之何哉曰此史官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謂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懽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于上若人子具甘旨溫清之奉于慈親焉此也故因以附焉其主則在益稷而已（益稷）

民喜悅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茲乎不及賦篚以言名雖曰賦篚亦非強爲科索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怳願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總名之曰貢也意其深哉嗚呼山川水土道里細微事亦大矣而其名篇乃以民心爲言則聖賢之心蓋可知矣禹貢

此篇周公攝政代成王大誥多邦及御事以征三監之意也此事正在流言時未必成王之心也當時柄在周公而周公身受武王之託故專此事而不疑以謂區區之心天地必知之武王知之若以嫌疑爲自安計則吾

穆卒封微子以爲商後且使成湯以來不泯祭祀凡三貴而生紂故紂得立然而紂無道亡天下其子武庚又背叛亡其國商緒宜絕矣周家忠厚不忍滅商宗廟社稷子蓋帝乙長子特以其母初賤而生故不立其後母微子之命

愈疑非上天明其忠嗚呼周公之負枉其有既乎大誥

忠誠上通天心下通三王之心以征之征而成功成王凌踐哉所以獨忤君心獨違眾議以十夫爲助而秉此

此亦何心哉然而以後世觀之周公所以自謀者亦已疏矣以是知古之聖賢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爲身計爲天下國家計疑在成王忠在一身周公行與天通與鬼神通則成王疑心自當破散而吾之忠誠自當見矣

與武王辛勤艱苦成此基業一旦坐視其將墜而不救

十二傳而滅于齊是全湯之宗祀者微子也使微子繼帝乙有天下豈有牧野之事乎微子之命

此篇益見周公之忠益生成王之疑余反覆讀此輒爲余觀君牙伯冏之篇亦虛心于治道矣穆王其父昭王溺死于漢水畧無恢復之計而馳騖四方與兩篇之言

動人者何也曰德宗何人哉有陸贄作奉天詔書遂使絕不相似然而余三復兩篇見其慤惻但有足以感

山東父老爲之泣下則夫二篇之命亦必當時仁人君子憫穆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厲于臣下也或曰忠也周公擅兵權以騁私欲殺三監以滅口耳事既如此而邦君御事又以爲成王當考翼不可征周公諄諄安知非出于穆王之自爲耶曰穆王無志如此以五十

之年乃卽尊位而乃不以父恥爲念區區如兒輩務夸
馬力奔走四方此不才之主也安得有此至誠之言（岡命）
以史攷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尙忍
言之耶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傷求死之不給肯爲
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攘權以濟事方且枕戈嘗膽以報
父仇肯命文侯而無一言以及幽王畧無傷痛之辭何
也豈初造國家未能勝之故爲此畏懼將以有待耶而
在位五十年畧無設施是特不孝之子而已孔子存之
蓋以著平王之罪與胤征同也（文侯之命）

王伯厚曰張子韶書說于君牙冏命文侯之命其言
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于靖康之變乎胡
文定春秋傳于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其說
王風揚之水亦然

張無垢中庸說

朱子曰張公始學于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于釋旣
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旣得欛柄
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
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
將謂實有恁麼事也（原註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見于語錄中蓋其徒諱之）
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
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悟不覺悟以
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旨意畧其
所受于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于子夏李
斯原于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爲之論辨以曉
當世之惑而大本旣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故
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
孟子之說不暇徧爲之辨大抵恩遽急迫其所以爲
天命之謂性第贊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爲己物也
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爲己物而入于仁義禮智中矣
然而未見其施設運用也脩道之謂教則仁行于父子
義行于君臣禮行于賓主知行于賢者而道之等降隆
殺于是而見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
之所受義理之本原非但贊其可貴而已性亦何待
于人贊其貴耶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

也此可謂庶幾子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言矣且既謂之性則固已自人所受而言之今曰未爲己物則是天之生是人也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必是人者自起而收之而後得以爲己物也不知未得此性之前其爲人也孰使之呼吸食息于天地之間以收此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于一處可摶而置之軀殼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爲體者也今曰體爲己物然後入于仁義禮智之中則是四者道設于此而後性來于彼也不知方性之未入也是四者各循其性之本然卽所謂道爾非以此爲學者如此盡曰敎以幸于天下至于此時聖人之功用與夫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然後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朱子曰率性之謂道言道之所以得名者如此蓋曰率性之本然卽所謂道爾非以此爲學者之事也

四者又何自而來哉凡此皆不知大本妄意穿鑿之言智者觀之亦不待盡讀其書而是非邪正已判于此章矣仁行于父子義行于君臣是乃率性之道而達以爲脩道之敎亦失其次序矣

不睹不聞少致其忽宜若無害矣然而怠忽之心已顯于心目之間

不足以感人動物而招非意之辱莫爲之禍爲此君子所以愼其獨也以上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愼至愼其獨也

朱子曰君子所以愼其獨者非爲恐招禍辱而已也亦未有戒愼恐懼之意也脩道之謂敎通天下而言之聖人所以立極賢人所以脩身皆在于此非如張氏之說也又曰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理亦有礙且必至此地然後爲人倫之敎而所以至則是聖人未至此地之時未有人倫之敎而此地者亦不由人倫而入也凡此皆爛漫無根之言乃釋氏之緒餘非吾儒之本旨也

率性之謂道未離本位修道之謂敎不可以離不離名之也以上君子中庸

朱子曰言性有本位則性有方所矣聖賢言性似不如此假如其說則前章云率性所以求中言求則是自此求彼非離正位而何至于以脩道爲聖人之功用則又曰不可以離不離名之蓋其說有所不通而詮品是非之心于戒愼恐懼知孰大焉人皆日予知駸駸乎遁矣

人皆用知于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于戒愼恐懼使移

朱子曰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爲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詮品是非乃窮理之事亦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絕之吾見其任私鑿知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也豈釋氏所稱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儒釋所以分之始與

顏子戒愼恐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于喜怒哀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喪

朱子曰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中庸無此意也喜怒哀樂未發處乃一篇之指要而張氏語之輒有差謬尚安得爲知言哉

中庸無止法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自謂知能止矣○

君子之道所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以其戒愼恐懼察于微茫之功也

朱子曰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蓋無止則高者過卑者陷非所以爲中庸矣聖人固未嘗自謂知能然非此章之指也蓋所謂不知不能莫能載莫能破皆極言道體之無窮爾非爲聖人而言亦無察于微茫之意也

戒愼恐懼則未萌之始已致其察至于鳶飛魚躍而察乃在焉○上際下蟠察無不在所以如鳶飛魚躍察乃微之間所害多矣此克已復禮之所以爲難而曾子有懌焉則幾有漸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際一有懈焉則幾

隨飛躍而見焉

朱子曰中庸引此詩以發明道體之無所不在所謂費而隱也明道上蔡言之已詳子思復生不能易也

張氏之云不亦異乎且曰未萌之始已致其察則是有事焉而正之也

顧惟此察始于戒愼恐懼以養中和而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乃起而爲中和以上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語哉

朱子曰起而爲中和如之何其起也此豈知中和者

人即性也以我之性覺彼之性

朱子曰詳經文初無此意皆釋氏之說也且性豈有彼我乎又如之何其能以也

使其由此見性則自然由乎中庸而向來無物之言不常之行皆掃不見跡矣以上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朱子曰見性本釋氏語蓋一見則已矣儒者則曰知性既知之矣又必有以養而充之以至于盡其用力有漸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際一有懈焉則幾微之間所害多矣此克已復禮之所以爲難而曾子

所以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其免也張氏之言與此亦不類矣然釋氏之徒有既自謂見性不疑而其習氣嗜欲無以異于衆人者豈非特夫掃不見跡之虛談而不察乎無物不常之實弊以至此乎

之言其淵源所自蓋可知矣

怨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己也知己之難克然後知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怨之人以上忠怨違道不遠

朱子曰怨由忠生明道謝子侯子蓋嘗言之然其爲

說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爲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謂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幷容他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爲不忠不恕孰大于是

發育峻極皆此類也

君子戒愼恐懼醞釀成中庸之道在上位不陵下

朱子曰中庸之道天理自然非如酒醴必醞釀而成也

欲知戒愼恐懼之效當于忠恕卜之欲知忠恕之效當于父母卜之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

朱子曰此言皆牽合無理且父母至尊豈人子所以卜忠恕之物乎詳味此言可見其二本矣

天地萬物森然鬼神列于中不可違也鬼神之爲德

朱子曰張氏他章之說甚詳而此獨略將有所疑而不敢盡耶抑其所謂鬼神者特如世俗之論而不之

幷容他人也且又曰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則是君臣父子漠然爲路人矣旻天之泣

究耶然詳味列字之意則以鬼神別爲一物明矣豈
知鬼神者之言哉
言此所以勉天下之爲德也當始一戒愼恐懼而以位
祿名壽卜德之進否大德必受命
朱子曰德盛則名位祿壽從之乃理之必然非姑爲
此言以勉天下之爲德亦非使學者以是四者卜其
戒愼恐懼深致其察所以知天也
朱子曰戒懼致察旣知天而事天之事也未能知天
則何所戒懼乎
推知天之心以知人推知人之心以事親以上故君子
身至不可
以不知天

德矣
戒愼恐懼則無適而不在中和中其無憂也必矣中和
之中自當有賢父聖子○武王之舉危道也以上無憂者其惟文
王乎
朱子曰凡此類皆牽合而此數句尤疏闊無理又以
武王之舉爲危道則是聖人行險以徼幸也是豈知
順天應人之爲安哉
不知先王居于何地乃知天神自郊求地元自社求人
鬼自祠嘗求哉郊社之禮祠嘗之義
朱子曰先王所以知此以其理而已矣不煩更爲奇
怪之說
布種下實未及頃刻地道敏樹
朱子曰雖天下至易生之物亦未有下種未及頃刻
而發生者此可見其矜奇欲速之心矣
戒愼恐懼深致其察所以知天也
朱子曰戒懼致察旣知天而事天之事也未能知天
則何所戒懼乎
推知天之心以知人推知人之心以事親以上故君子
亦悖乎伊川先生曰不知人則所與或非其人所由
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此論不可易也
知而未能行是未能運用此誠也
朱子曰知而未能行乃未能得之于己豈特未能用
而已乎然此所謂知者亦未眞知也眞知則未有不
能行者且曰運用此誠亦非知誠者之語蓋誠則無

爲而成初不煩運用矣

行知仁勇皆誠也而所以知此誠者非他物也亦卽誠也所以行此誠者非他物也亦卽誠也此聖人極誠之所在而指之也○誠字雖同而行知仁勇之誠不若知誠之誠爲甚明知誠之誠不若行誠之誠爲甚大也以上以所以行之者一也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朱子曰經文所以行之者一也與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兩句立語命意不同張氏似誤作一例讀之故其爲說如此文義猶不暇通而遽欲語其精微此其所以失之也且所謂誠者一而已矣今乃裂而三之又于其中相與自爲優劣蓋不窮天理無所準則而逞其私智逆探幽深橫騖捷出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安得不至于是乎然推其本原則生生化化見見聞聞之緒餘也

近之爲言以不遠也不遠卽在此而已第知所以好學者誰所以力行者誰所以知恥者誰則爲知仁勇矣見于言語文字者皆近之而已惟人體之歲所以體者爲當幾而明卽事而解則知仁勇豈他物哉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朱子曰上章旣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次如此張氏以爲不遠者是矣而又曰卽在此而已何其言之相戾也蓋其所以爲說者牽之以入于荒唐繆悠之中其勢不得而自已爾夫好學力行之恥在我而已必求其所以如此者爲誰而後爲至是身外復有一身心外復有一心紛紛乎果何時而已耶設使果如其言則所謂誰者一而已矣聖人復何用虛張三者之目使學者徒爲是多方以求之耶詳求聖人之意決不如是特釋氏之說耳此章之旨惟呂博士之言淵慤有味庶幾得之張氏之徒蓋以爲淺近而忽之矣然豈知其言近指遠甚得聖賢之意也與

如其知仁勇則亦不期于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懷諸侯柔遠人矣○九經以次而行皆中其會矣以上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朱子曰如張氏之云則九經皆剩語矣聖人之道所

以異于異端者以其本末內外一以貫之而無精粗之辨也故子思于九經反覆三致意焉而張氏忽之如此蓋每事欲高于聖賢一等而不知憑虛失實祇其所以爲卑也

欲學者養誠于平日也凡事豫則立

朱子曰先立乎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既誠矣則何豫養之云乎

世之論誠者多錯認專爲誠夫至誠無息專非誠也以專爲誠則是語言寢處應對醮酢皆離本位矣

朱子曰專固不足以盡誠然遂以無息爲誠則亦誤矣蓋惟至誠爲無息非因其無息而命之以誠也離本位之言聖人無有已辨於前矣然專亦豈能遽離

本位哉

世之行誠者類皆不知變通至于誦孝經以禦賊讀仁王以消災

朱子曰聖賢惟言存誠思誠未嘗言行誠蓋思之既得存之既熟則其誠在己而見于行事者無一不出于誠謂之行誠則是已與誠爲二而自我以行彼誠之爲道不如是也如此者其失不但不知變通而已若曰所行既出于誠則又不可謂之行誠而亦無不知變通之理張氏之言進退無所據矣至于誦孝經以禦賊蓋不知明理而有迂愚之蔽以是爲行誠而不知變通然則張氏之所謂誠亦無以異于專矣讀仁王經者其溺于邪僻又甚不得與誦孝經者同科矣

格物知至之學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於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

朱子曰格物之學二先生以來諸君子論之備矣張氏之云乃釋氏看話之法非聖賢之遺旨也呂舍人大學解所論格物正與此同愚亦已爲之辨矣

注之于身則身誠注之于親則親悅注之于友則友信注之于君于民則獲上而民治

朱子曰明乎善則身自誠乃理之自然身誠則親自悅由是以至于友于君于民皆然乃積盛充實而自致耳今曰注之而然則是設之于此射之于彼而冀

其必然也其爲不誠莫大于是
誠之所在聖爲轉移以上不誠乎身矣
朱子曰至誠積于中而事物應于外理之常也然豈
若是其驚遽暴疾哉
博學者戒愼恐懼非一事也博學之
朱子曰戒愼恐懼乃篤行之事非博學之謂也
由上智之自得而合乎聖人之教者性也由遵聖人之
教而造乎上智之地者教也上智自得而不合于聖人
之教則爲異端矣詳明誠

朱子曰張氏于誠明之說蓋未嘗深攷而爲此說以
合其素論觀其自處傲然已在誠明之域矣然謂上
智自得而有不合于聖人之教者則未知其所得果
爲何事也且所謂異端者復誰謂乎夫豈不自知其已
失身于此而故爲是言者是乃所謂改頭換面陰予
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瞻仰昊天曷
惠其寧豈曰轉移變易而無難哉然此章之指初亦
不爲是發也
吾誠一往則耳目口鼻皆壞矣不誠無物
朱子曰誠無人我之別不必言吾無彼此之殊不必
見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至天地參矣
朱子曰經言惟至誠故能盡性非曰誠見而性見也
見字與盡字意義迥別大率釋氏以見性成佛爲極
而不知聖人盡性之大故張氏之言每如此
禮樂射御書數中有造乎誠之地也
朱子曰直造乎誠則非致曲也
變者此誠忽然而有倏然而無以上其次致曲
朱子曰誠若如此何以爲物之終始乎
既前知之則以誠造化轉移變易使禍爲福妖爲祥亡
爲興蓋無難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朱子曰至誠之道非可以者以之則非誠矣夫轉禍
爲福易災爲祥以大戊高宗之事觀之則理固有是
然不如是之易也是以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祗
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瞻仰昊天曷
惠其寧豈曰轉移變易而無難哉然此章之指初亦
不爲是發也
吾誠一往則耳目口鼻皆壞矣不誠無物
朱子曰誠無人我之別不必言吾無彼此之殊不必

言往耳目口鼻亦豈有一旦遽壞之理哉此章之說
諸先生言之悉矣觀此得失可見
誠未足貴誠而又誠之斯足貴也 君子誠之爲貴
朱子曰聖人言天下之理無出于誠而曰誠未足貴
何其言之悖也且旣誠矣以爲未足貴而又誠之乃
足貴則前之所謂誠者無乃爲棄物與蓋緣本不知
誠而惟恐其言之小故其言每如此且誠者天之道
豈亦未足貴必待誠之者人之道乃足貴耶雖至愚
有以知其不然矣

不見形象而天地自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又
爲而天地自成天地亦大矣而使之章使之變使之成
皆在於我
至誠不息則有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
自此而造化之妙矣 以上至誠無息
朱子曰經義蓋謂至誠之理未嘗形見而自彰著未
嘗動作而自變化無所營爲而自成就天地之道一
言而盡亦不過如此而已張氏乃以爲聖人至誠于
此能使天地章明變化于彼不惟文義不通而亦本
無此理其曰天地自此而造化語尤險怪蓋聖人之
諸先生言之悉矣觀此得失可見
誠未足貴誠而又誠之斯足貴也 君子誠之爲貴
朱子曰聖人言天下之理無出于誠而曰誠未足貴
何其言之悖也且旣誠矣以爲未足貴而又誠之乃
足貴則前之所謂誠者無乃爲棄物與蓋緣本不知
誠而惟恐其言之小故其言每如此且誠者天之道
豈亦未足貴必待誠之者人之道乃足貴耶雖至愚
有以知其不然矣
不見形象而天地自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又
爲而天地自成天地亦大矣而使之章使之變使之成
皆在於我
至誠不息則有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
自此而造化之妙矣 以上至誠無息
朱子曰經義蓋謂至誠之理未嘗形見而自彰著未
嘗動作而自變化無所營爲而自成就天地之道一
言而盡亦不過如此而已張氏乃以爲聖人至誠于
此能使天地章明變化于彼不惟文義不通而亦本
周法已弊其過多矣孔子身非輔相不在尊位所以不
敦厚以崇禮
朱子曰張氏之書變怪驚眩蓋不少矣猶以爲無有
不知更欲如何乃爲變怪驚眩哉
豈有一毫之變怪以驚眩天下之耳目哉 以上尊德性而道問學至

敢輕議妄論而曲意以從周之法度吾從周

朱子曰孔子言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其從周也亦有道矣非不得已而妄從之也若末世之弊有如拜上之泰則不盡從矣其不得不從者是亦義理之所在斯誠然而從之以爲曲意而從非聖人之心也張氏歸心乎釋氏而曲意于儒者故其所以窺聖人者如此非一辭之失也其所從來遠矣

夫如此指何事而言哉卽子所謂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也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于天下也

朱子曰張氏戒愼恐懼二句橫貫中庸一篇之中其牽合附會連章累句不容一一辨正矣至于此章經文所謂如此乃上文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耳張氏欲成其前說乃近舍本章上文之義遠指戒愼恐懼于數千字之間未論義理之當否而豈言語文字體勢之常哉故特論此一章尤疏漏處以見其餘之皆此類也

論至于此則夫子蓋未嘗死也觀乎天地此亦夫子之乾坤也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朱子曰孔子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未嘗言文王之不死也然言近指遠其味無窮所以爲聖人之言也不死之云變怪駭人而實無餘味故程子有言立言當涵養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正爲此耳

附錄

生平恥言人過樂誘以善道鄉曲無少長皆愛慕

楊龜山諸公講明大道名重天下聞公行誼相與締交學士大夫聞公歸海昌簪笈雲集公遜辭不獲乃與言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

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卽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卽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勿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勿思諸君子曷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

改著作佐郎是歲樊光遠爲南宮首汪應辰魁天下公轉對上曰朕妙選多士而魁殿省者皆卿門人深用嘉歎卿以何術致然公曰昔夏侯勝矜語門人謂士患不明經經旨苟明取青紫如拾芥臣嘗鄙之明經所以立身行己而致君澤民儻以是爲青紫之資則得失亂其

中榮辱奪其外始焉苟得則終必患失漢儒經學之弊
正在于此張禹孔光沿襲爲常而阿合苟容以成漢室
之變是皆志在青紫所致也臣不佞不復以利祿之說
聳誘其徒惟知講明經術勗行前修庶幾克成忠孝耳
上嘉歎久之

一日論日有食之因以危言鬪切帝心且曰日食之變
本于惡氣惡氣之萌本于惡念不其夷蘊崇之絕其本
根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
乎地則菑及五穀怪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爲兵爲火札

癘備至是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臣願陛下正
心術以格天心上瞿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爲卿戒之
復祕閣修撰知溫州公被命則曰吾居橫浦久心實安
之不能忘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疾稍間設絳帳自居訓子姪益靡有學說曰余以經學
訓汝所以端本原養情性以正汝所習苟乃申韓刑名
儀秦縱橫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操履醇正深造自
得則吾身無在而非聖人矣並家傳

又答石子重書云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
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

又語類曰某嘗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
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
兄之際有以見其油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
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卻是習地習卻加意去察
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卻是習地由卻加意去

知因笑云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遍看

陳龍川曰近世張給事學佛有見晚從楊龜山學自謂能悟其非竊其說以鼓天下之學者靡然從之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纏縛膠固雖世之所謂高明之士往往溺于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爲人心之害何止于戰國之楊墨也

陳直齋曰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墮于淺狹故讀

其書者亦往往有得焉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胡澹庵見楊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于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南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窗下石上雙跌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耳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朱子以無垢爲雜學論語集注獨取蓄富貴安貧賤之語

趙湼水道學發源引曰張氏孝經解足以啟發人之善心由之足以見聖人之蘊至于載之東西銘子彙之聖傳論贊之戶有南北東西由之皆可以至于堂奧

宋潛溪凝道記曰橫浦之學何如曰清節峻標固足以師表百世其學則出于宗杲之禪而借儒家言以文之也儒與浮屠其言固有同者求其用蓋天淵之不相涉也其可混而爲一哉金溪之學則又源于橫浦者也考其所言蓋有不容掩者矣

唐蕭曰先生從學龜山學有源本于經傳多所訓釋而頗議其非椎注是書則以當時馮休作刪孟子李觀作常語司馬光作疑孟晁說之作詆孟鄭厚叔作圖折衷皆以排斥孟子爲事故特發明義利作圖折衷皆以排斥孟子爲事故特發明義利經權之辨著孟子尊王賤霸有大功撥亂反正有大用每一章爲解一篇主于闡揚宏旨不主于箋詁文句是以曲折縱橫全如論體又辨治法者多辨心法者少故其言亦切近事理無由旁涉于空寂致在橫浦諸著作中此爲最醇至于草芥寇讐之說謂人君當知此理而人臣不可有此心觀其眸子能得文外之旨云又案鄭厚字叔友提要誤作鄭厚叔附識

高道淳最樂編曰張子韶謂與小人居常自檢點司馬溫公曰君子所以成人其惟誠乎范文正曰言欲遜遜于此

免禍行欲嚴嚴免悔皆當三復力行

橫浦講友

補進士姚先生述堯

梓材謹案先生字進道華亭人張子固毘陵集有姚進道文集序云其卒于京師年纔三十又云名穀秀之華亭人其地同其字同豈其有二名耶

補葉先生先覺

葉先覺橫浦之友也橫浦和施彥執懷姚進道及先生云環顧天地間四海惟三友兩老雖未死一妙已先路生者豈其巧死者亦非謬若如悟斯契萬事可懷袖橫浦詩集

補施持正先生德操

附錄

程泰之海寧縣鄉賢祠堂記曰彥執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曰絕人倫漫等級棄禮樂仁義不用謂能蹴造空無此其勝處繫之以道當自倒易後先又飾荒幻報應誣愚取貴則尤爲世蠹因著爲之論以曉末悟其學若此亦可謂強立不惑者已

陳先生一鶚

陳一鶚字開祖永嘉人紹興二年登第張子韶雅重之仕至廣德太守行誼表于一鄉廉靖著于仕途其倅豫章戶部尚書張如堂以慶遠軍節度使來爲運帥爲書歸去來辭于畫卷且推美其古雅子求仁周益公集

謝先生舉之

謝舉之南劍人橫浦子伯厚從之學嘗請字於橫浦橫浦字之曰志遠橫浦文集

口先生公繼

口公繼橫浦家學

張先生伯厚

張伯厚橫浦子嘗從謝舉之學讀書橫浦家傳

張先生寀

張寀字口口橫浦從子也從學橫浦有學說貽先生伯季橫浦卒爲述家傳橫浦文集

橫浦門人

補尙書凌先生景夏

附錄

紹興對策呂頤浩稱其詞勝張九成

遷著作佐郎與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常明范如圭等六人共奏封事言和議非便秦檜憾之知外郡及閒居凡十餘年

汪玉山祭凌尙書文曰惟公氣質粹美學問純正充養既厚持守益定視其容貌如不勝衣孰知其勇見義必爲聽其議論如不出口孰知其直言無所苟謂公爲清而有容謂公爲和而不同人有一善或以自矜公終其身兢兢靡寧

補知州樊先生光遠

雲濠謹案先生舊有尙書解三卷禮記講義三卷梅窗雜著十卷

附錄

汪玉山誌其墓曰初臨川王荊公著三經義字說以同天下之學舉世誦如六經然范陽張先生以爲學者貴于自得而躬行可以爲天下國家用也今守其家鑒附會之說而修身治人析爲兩途則何貴于學矣先生以此獻見卿于當時之有司貧至飢粥不給茂實獨師事之甚謹既冠徒步就太學試以書義對是時文體亦稍變矣而茂實獨直指王氏之失力排之切中其要考官奇之置高等是後士人乃益得自致于學

補忠定史眞隱先生浩

雲濠謹案鄭樵漫錄先生祭無垢先生文云晚守永嘉吏課推最不施刑威專用敎誨力敎奏倫俾俗純粹某掌部岸時適相值傾蓋忘年雅同聲氣乃以旦日衣冠畢萃端笏趨隅薦見遺公之舉詞深有旨味議超幾先意傳經外惟此八字三脊不寐思而得之實錄無愧保服華袞銘在心

志此忠定受知橫浦之後

經筵薦舉劄子

朝奉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石豸器質純靜不求聞知爲邑南劒之尤溪興學校禮賢士苟有利民知無不爲頗聲洋溢如古循吏

朝奉郎前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陳仲謂操履醇正議論有源居福之鄙月評所貴人無異詞

文林郎新差充南外敎宗院宗學敎授汪義端好學不倦有爲善心嘗仕四明郡僚事無詭隨唯狥公議

從政郎漢陽軍軍學教授石斗文問學知方行已有恥
不爲詭激以釣虛名涵養之口必能立事
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沈鉄鄉行可推士夫信服其與
人交面箴其失退無後言有古直諒之風
祥材謹案右五人惟汪義端攻慶元學者有負所學
陞幹薦舉劄子
明州鄞縣主簿幹叔偶學窺往聖志慕前修試吏之始
已有能譽若任之以事當無施而不可
新紹興府司理參軍楊簡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
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于自得

新建寧府崇安縣主簿陸九淵淵源之學沈粹之才輩
新無爲軍軍學教授石宗昭學問操履文采政事四者
皆過人而深自韜晦無好異之失
新寧國府府學教授陳謙材術旣高文章尤美推其所
用必能稱職
新鄂州推官葉適資稟甚高博記能文其學進而未已
前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崔敦禮學問該通辭藻華贍
與其弟敦詩相切磋識者惜其未用
新江陰軍江陰縣尉袁燮學問純明性資端厚守正而
無矯激又在庠序士子推服
添差通判常州趙善譽宗子之秀學問文采俱有可觀
吏材尤高不在彥邁下
前撫州州學教授張貴謨文學吏治務求實用試之以
事必有益於時
監臨安府回易庫胡拱故禮部尚書沂之子沈厚似沂
而拱行尤峻安恬守道不願人知
前衡州州學教授舒璘性資誠慤好學不倦而練達世
故材實有用
新紹興府府學教授舒烈性質和粹操履端固平居雖
簡易而遇事有守
明州州學教授王恕博通性理諳曉民事時輩推爲可
用之才
監潭州南嶽廟湛循性資和裕學問通明頃中甲科不
求榮進而爲親請祠時輩推之

附錄

少孤自力于學貫穿經史理致超詣措詞持論出人意表

爲溫州教授郡守張九成有重名待以國士諸生推重之以中書舍人呉秉信薦除太學正

除開府儀同三司公自言臣何功德叨此眷寵孝宗指心而言曰于此甚有功朕學力堅固心術明正皆卿之力也

朱子曰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眾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是周公旦在後之意

又語類曰史丞相好薦人極不易然卻有些籠絡人意思不佳陳丞相較渾厚無這般意思又若賢否不辨者孫燭湖上書曰書傳多所發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梓材謹案困學紀聞上條云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謝山箋曰趙忠簡是且戰且和未肯降心者也與史文惠不同文惠以力不足爲言是其審量而行又與湯思退不同又曰世多咎辛稼軒和開禧之議然開禧未嘗能用稼軒也水心則解詔矣梓材又案謝山句餘土音卷一史忠定公涸天詩云乾淳丞相老甘盤歸來別墅眞隱仙又云丞相事業卓可傳老成持議國脈延又云同叔子申雖負愆不揜滄洲諸子賢

蘊剖決古今異同偏見開悟後學心目使人沛然飽滿者無慮數十百條又曰欲以疑義請教者一一疏諸下方

黃南山先賢忠定史丞相贊曰學明天人四十始仕善政家猷允光青史上而八行下而三相承緒惟公賢者氣象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本永樂大典訂攗先生尚書講義二十卷提要云其說大抵以注疏爲主參考

郭先生欽止

梓材謹案自先生建石洞書院金華府志稱其從兄艮臣建西園書院姪伯顯建南湖書院蓋皆慕其風而興者云

雲濠謹案金華徵獻畧載先生闢石洞書院云其時爲之師者則龍泉葉適繼之爲活舊湯致前此朱熹以僞學之禁遊處甚久又云時往來其間者爲金華呂祖謙唐仲友永嘉陳傅良永康陳亮會稽陸游浦江魏了翁義烏徐僑蘭溪杜旟餘不下數十人云

附錄

朱子銘其墓曰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于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于一鄉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州閭識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可而怒之甚何也橫浦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師豈可悖慢皆學問不進故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橫浦心傳

郭先生忠順

郭忠順字移可浦城人橫浦弟子儒林宗派

參議方先生導

方導字夷吾世居嚴之鸕鷀原先生忠厚孝謹師承侍郎橫浦張公又從御史樊光遠三山宗丞林之奇游官于郡同謝上蔡陶與諸橫浦門人嘗錄橫浦春秋講義橫浦文集

推官李先生賓

李賓字獻可大庾人師事張子韶行履端潔遂于經學以特唱名任滄州推官會當國惡子韶先生遂致仕南安府志

蘇先生伯益

蘇伯益□□□人受學于橫浦數年橫浦怒之或問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可而怒之甚何也橫浦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師豈可悖慢皆學問不進故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橫浦心傳

郭先生忠順

郭忠順字移可浦城人橫浦弟子儒林宗派

參議方先生導

方導字夷吾世居嚴之鸕鷀原先生忠厚孝謹師承侍郎橫浦張公又從御史樊光遠三山宗丞林之奇游官于郡同謝上蔡陶與諸

陶先生與諸

陶與諸橫浦門人嘗錄橫浦春秋講義橫浦文集

推官李先生賓

李賓字獻可大庾人師事張子韶行履端潔遂于經學以特唱名任滄州推官會當國惡子韶先生遂致仕南安府志

蘇先生伯益

蘇伯益□□□人受學于橫浦數年橫浦怒之或問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可而怒之甚何也橫浦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師豈可悖慢皆學問不進故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橫浦心傳

郭先生忠順

郭忠順字移可浦城人橫浦弟子儒林宗派

參議方先生導

方導字夷吾世居嚴之鸕鷀原先生忠厚孝謹師承侍郎橫浦張公又從御史樊光遠三山宗丞林之奇游官于郡同謝上蔡陶與諸

陶先生與諸

陶與諸橫浦門人嘗錄橫浦春秋講義橫浦文集

推官李先生賓

李賓字獻可大庾人師事張子韶行履端潔遂于經學以特唱名任滄州推官會當國惡子韶先生遂致仕南安府志

蘇先生伯益

蘇伯益□□□人受學于橫浦數年橫浦怒之或問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可而怒之甚何也橫浦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師豈可悖慢皆學問不進故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橫浦心傳

郭先生忠順

郭忠順字移可浦城人橫浦弟子儒林宗派

參議方先生導

方導字夷吾世居嚴之鸕鷀原先生忠厚孝謹師承侍郎橫浦張公又從御史樊光遠三山宗丞林之奇游官于郡同謝上蔡陶與諸

季先生光弼附兄光度子復之泰之蒙之門人陳館諫特起

季光弼字觀國平陽人少穎悟于書無所不讀紹興二十七年進士主鹽官簿鹽官邑庳久不振先生召橫浦高第于恕郎煜勉以身率士子課試皆臨視之咸自奮勵充邵州教授邵陽僻遠士無師承先生週諸生如朋儕程度甚悉鄰郡縣之士至者相屬凡經指授多成美才如陳偕謝特起輩有聲湖湘間其善教養如此丁母憂授寧德縣丞救荒不爲文具皆出于惻怛之意隆興初畿邑大歉京尹以事屬先生先生列急務六條獻之位非其據勳如汾陽而不與事有責備德如晉公而不怨云據攻媿集

忠定同調

崔先生敦禮附弟敦詩

崔敦禮字口口靜海人與弟敦詩同登紹興中進士愛溧陽山水買田築居仕至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敦詩字大雅官至中書舍人加侍講直學士院所陳必剴切有文集三十卷制藁二十三卷奏議五卷通鑑要覽六十卷姓譜

劉言

禍者福之先也利者害之始也恩者怨之媒也譽者毀之基也人以課督之數月之後鬚爲變晦庵貽書勉曰省

之招也君子不邀福故無禍矣不求利故無害矣不厭恩故無怨矣不取譽故無毀矣

方先生導見上橫浦門人

倪氏家學

補文節倪齊齋先生思

梓材謹案先生祭周丞相平園文有云思以莫易于爲善莫難于爲善莫易于爲不善敦君臣篤父子睦兄弟信朋友善也至易者也蔫浮僞飾奸詭造險戲作機巧不善也至難者也難則勞易則佚難則憂易則樂君子者佚樂而爲君子者也小人憂勞而爲小人者也舍易而難舍佚而勞舍樂而憂愚矣哉

橫浦私淑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詳復齋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詳象山學案

鄭先生亭仲

鄭亭仲口口人張子韶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至今不易也先生在華陽亦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蔥薑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鑪鹽風味可長久也宋賢事彙

謝氏門人

張先生伯厚見上橫浦家學

樊氏門人

方先生導見上橫浦門人

倪氏家學

補文節倪齊齋先生思

梓材謹案先生祭周丞相平園文有云思以晚學夙登崇牖是先生嘗及周氏之門矣

梓材又案先生經解雜著有此心章兩卷易章三十卷易說二卷中庸集義大學解辨頭子子思子讀曾子各一卷論語義證二十卷孟子問答十二卷

倪正甫語

易以理寓象數因象數以明理漢儒多明象數而于理或泥而不通自王弼以玄理注易儒者於是談理日勝乃復盡略象數二者皆得易之一偏至本朝言理則程伊川爲最兼象數則朱子爲詳集二書爲一庶幾理與象數兼得之

朱竹垞曰按程子傳依王氏本朱子本義依呂氏本本不可合而爲一克齋董氏乃強合之倪正甫云則董氏未合之前倪氏已有此論矣

梓材謹案先生稱晦菴為朱子蓋已私淑之矣

經鉏堂雜志

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爲鄙非遠識也儉則足用儉則算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傳子孫奢則用不給奢則貪求奢則害身奢則破家奢則不可以訓子孫利害相反如此富家有富家計貧家有貧家計量入爲出則不至乏用矣用常有餘則可以爲意外橫用之備矣今以家之用分而爲二令爾子弟分掌之其日用收支爲一其歲計分支爲一日用以賃錢俸錢當之每月終白尊長有餘則趙在後月不足則取歲計錢足之歲計以家之薄產所入當之歲終以白尊長

有餘則來歲可以舉事不足則無所興舉可以展向後者一切勿爲以待可爲而爲之或有意外橫用亦告于尊長隨宜區處

人家至於破產先自借用官物錢始既先借用官物錢至于官物催趲不免舉債典質久而利重雖欲存產業不可得矣故當先須留官錢物則無此患僕奮空拳粗成家業毫分積累甚難諸子宜體念各存公心管幹且爲二十年計日後則事難料又在諸子從長區處僕之智力有不及矣月河莫侍郎家甚富兄弟同居三十年此可法也蓋聚居則百費皆省析居則人各有費也然須上下和睦若能奮飛不藉父業則聽其挈出不可將帶父業留以與不能奮飛者可也

人家用度皆可預計惟橫用不可預計若婚嫁之事是閒暇時子弟自能主張若乃喪葬倉卒之際往往爲浮言所動多至妄用以此爲孝世俗之見切不可徇以歲計士大夫家子弟若無家業經營衣食不過三端上焉者仕而仰祿中焉者就館聚徒下焉者干求假貸今員多闕少待次之日常多官小俸薄既難贍給遠官有往來道途之費縱餘無幾意外有丁憂論罷之虞不可不備又還家無以爲策則居官凡事掣肘若有退步進退在我易以行志矣就館聚徒所得不過數十有一書館爭者甚眾未娶就館猶可既娶之後難遠離家在己爲羈旅在家則百事不可照應或自有子欲教不可若稍有家業則可免此患縱不免就館聚徒亦不至若不可一日無館者之窘也至於干謁假貸滋味尤惡不惟趦趄囁嚅此狀可惡弃走于道途見拒于閽人情況之惡抑又可知縱有所得無幾久而化爲脣吻潔特之士化爲

無廉恥可厭之人若乃假貸親故至一至再亦難言矣若自有薄產可無此惡況吾家業雖不多若自知節省且爲二十年計已作歲計簿復作月計簿蓋先有月計然後歲計可知若月之所用多於其所入積而至歲爲大闕用矣月計

或曰既有子孫當爲子孫計人之情也余曰君子豈不爲子孫計然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投以貲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公每問士大夫生計足否皆此意也

附錄

公嘗曰陽城脫不遇裴延齡爲相終無以自白故在瑣闥一百六日雖小事必言

嘗語諸子吾生平素慕樂天蓋樂天直道屢黜而于牛李之黨終無所附居數郡有實德在民晚歲委命無求與公出處相似然樂天未七十已皆風痺公晚而益強

商良貴狀其行曰淳熙之士不變于處元黨禍者鮮矣再壞之開禧三壞之嘉定公剛方質直不尚苟同以周趙之賢猶且不肯微受爾汝則其奴視權壁固宜

衣以歲計食以日計一日闕食必至饑餒一年闕衣尚可藉舊食在家者也食粗而無人知衣飾外者也衣敝而人必笑故善處貧者節食以完衣不善處貧者典衣而市食以上子孫計

陳榕門曰按所言月計歲計子孫計非沾沾惟利是計也量入爲出理自如此人之物力止有此數妄用則不繼饑寒交迫急不擇音妄取妄求勢所必至欲固其節其可得乎謹身節用士庶宜然而儉以成廉尤仕宦之所急許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爲急司馬溫公每問士大夫生計足否皆此意也

袁絜齋祭之曰自古爲國必有正人主張維持公道以
仲故立于朝廷則忠言讜論不知有身而位乎岳牧則
撫民如子養之如春其或退而歸休則德望歸然人皆
覬其復用及夫不幸而没而人心藹然莫不爲之傷痛
此公始終之大致也博通古今探索精微詞華炳蔚端
有指歸方當盛年蚤登清貫屢起屢仆卓然不亂年未
六十剛腸壑慾清明溫潤如冰如玉更化之始正位常
伯琅闕封駁正途斯闢自爾居閒山巔水濱逍遥自適
不緇不磷遺奏懇切有規有戒死不忘君可謂深愛此
公之始終無愧也嗚呼曾爲盛德如斯而不克究其設
施乎

眞西山重建倪公祠記曰某之初守泉也公方燕處月
河之上不能朝問以政而以書公睠焉還答以溫陵赤
子爲寄而毋崇宴觴毋豔琛貨民以靜安俗以儉化則
其教之目也在郡三年雖微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爲
心則凜不敢渝賴是得亡獲罪于泉之父老公之賜我
厚矣

杜清獻跋倪文節遺奏曰道喪俗弊士氣日卑數十年
來卓然以風節自見磊落如公者不能以一二數當淳
紹間駸駸嚮用未幾屢踣屢起正嘉定更化召用諸老
濟濟在庭而公獨危言激論落落不合自此一斥不復
屏居十年閉門著書暇日棹扁舟策短杖賦詩酌酒幾
與世相忘者至其親稿遺奏愛君一念至死不忘八柄
四維之論氣不少懾所言未形之患無一不酬使公之
志得行於時豈有二三十年濿染壞爛不可收拾若是
其可痛哉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
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于史矣而固紀
賓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詔甚於董賢之冊
當憲氣燄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
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
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謝山箋曰觀人當於其素質屬大臣即不至萌無君
之心而諂之者不異班固之於賢憲矣時草制者爲
陳晦又史氏之私人也何義門以倪語爲非豈知深
寧于此固有深慨也夫

又曰宋初趙中令制詞亦有此語陳晦據以細倪氏之說以史氏之勢而倪敢論之其直節自不可沒

梓材謹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言陳晦與文忠最厚蓋辨明故典頗質于文忠故謝山不足于西山云

又曰富文忠公使敵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思夷狄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爲二府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曰擅淵之役撓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己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盟戎奈何君相反以爲慶乃止

文節學侶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詳西山眞氏學案

史氏門人

周先生鑄

周鑄字口口口口人史忠定門人嘗爲忠定編鄭峯眞隱漫錄四庫全書提要

郭氏家學

郭先生津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郭先生浩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文節家學

倪先生祖義

倪先生祖常合傳

文節門人

倪祖義祖常皆文節子文節六子而二先生最賢居易錄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詳絜齋學案

橫浦續傳

黃先生倫

黃倫字彝卿三山人編次尚書精義六十卷直齋書錄解題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本永樂大典編綴先生尚書精義五十卷提要云此本前有余氏萬卷堂刊行小序稱爲釋福黃君則曾舉進士又云其說晉梵諸說依經臚載不加論斷間有同異亦兩存之其所徵引自漢迄宋亦極賅博惟編次不以時代每條皆首引張橫浦之說似即本橫浦所著尚書詳說而推廣之故陳直齋頗疑其出于僞託然橫浦詳說之目僅見宋志久經湮晦即使果相沿襲亦未嘗不可藉是書以傳橫浦書也

侍郎徐先生鹿卿附師宋炳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幼強記能文長從鄉先生宋炳受業經子皆手鈔口誦以己意折衷諸史及前人論著各以類纂輯里中子弟皆師焉擢嘉定十六年進士教

授南安軍以是邦周程講學之地而無垢張公謫居最久乃論次其言行與廷對刻之學宮與諸生講肄時引其說學租多在溪洞附恤佃人無逋租者後益發城外屋皆燬惟學獨存曰是無撓我者歷官□□侍郎劉後村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一 五六 四明蔡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一

後學鄞 王梓材 馮雲濠同輯

衡麓學案補遺

武夷家學

補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梓材謹案閩書載先生從侯師聖游復從龜山受學是先生本侯氏門人也

衡麓語要

敬爲禮之實不敬則威儀俯仰與俳優之戲者何殊辭受取舍與市道之交者奚辨故三千三百之制必齋必莊必恭必肅爲禮以敬爲本故也

禮者制心之防範其文采威儀足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其秩敘等衰足以杜人陵犯之態踰越之行

曰荒曰怠曰豫曰縱曰傲曰慢曰戲曰侮皆敬之反也

曰愼曰戒曰儆曰畏曰恭曰祗曰寅曰毖皆敬之發也

若不通經謂能斷得古今世之治亂事之得失人之賢否及能立身行己者吾不信也縱其間或有是者亦偶然爾

後世學者從事於章句眩玩于詞藻以爲己則無增益

智思之力爲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爲無用之具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說使人各以意對爲可否之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

易書開示中正得失之理表明吉凶悔吝之先使人知所避就詞若隱微皆指人事不如是則聖人豈固爲玄談以無益于世乎而學易者往往歸場于虛無幽眇不涉世用而其所行則背義違理以趨乎悔吝之地其失本于人自人易自易而不知易卽人也自何晏王弼以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

老子莊周之書釋大易王衍等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敦實風流波蕩晉隨以亡

爲學之方曰知仁勇三者闕一不可知則能分別仁則能守得定勇則能力行

凡言恕者一斷以尙寬從厚而已矣是悅夫怨之名而未嘗味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理也姑以治獄喻之殺人者死一也殺己之親使報足矣又遷怒以及其宗殺人之親或使未滅又要陰報曰死者已不幸寧忍復爲之殺人至乃繙釋之假如人我易地彼以此見施吾其心服乎斯人也惟知有己不知有人

子不敬承父事以傷其父心父又不能撫字其子而疾惡之弟不思天倫明序以慢其兄兄又不念同氣鞠養而恫喪之一家如此則一家潰敗天下如此尙何人理之有然後知堯舜之君唐虞之盛本于孝弟決非虛語也

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正如僻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虛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旣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治安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

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終始皆自芒忽毫釐至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反覆嘵省未嘗不以幾爲戒故折旬朔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隄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

善不可以利爲利而爲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

心不成乎孝矣忠而有利心不成乎忠矣仁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重利絕則義純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不反爲利所勝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無不然者

養氣然後勇

父子君臣之倫禮樂刑政之具以至取予之介交際之言加諸于箕之儀奉席如橋之習無非性與天道也謂此非性與天道則人所以行于父子君臣禮樂刑政者是皆智巧僞設土苴秕糠之迹而性與天道茫昧杳冥不能以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安之爲難惟微故知之爲不易

無預乎人事此豈五經所載孔孟所教耶

衡麓經說

易詩書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爲蓋其門人識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章指又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于漢儒之手制仍搏孔子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

集名儒擇冠婚喪祭鄉相見之經與曲禮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爲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

禮義誠不愆然後可不恤人言內省誠不疚然後能不憂不懼致黎生書

論語言仁凡六十餘處大抵言爲仁也獨答樊遲之問曰愛人自韓退之而後皆以愛命仁則恐失之子思傳之曰仁者人也孟子傳之曰仁人心也此仁何處不備獨指以爲愛可乎 寄張相

游夏以文學名表其所長也然禮運偃也所爲樂記商也所爲毖賚彬彬亞于經訓後之作者有能及耶洙泗文集序

士未嘗不論學而知要者鮮矣彼有玩心于載籍馳騖于見聞以記誦精博爲功以詞章藻麗爲能皆非不足

賢也試舉洙泗之間聖人與門弟子答問之微言以質之未有不望洋向若而莫測其際者何哉英華易被而本根難覓也 東安縣重建學記

言語工則短於德行文學優則粗于政事二之中四之下則不及充實而光輝一于清安于和則偏夫金聲玉振之無可無不可 蒙齋記

先儒謂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此說非也仲尼豈以身之不遇感而著書與憤世嫉邪者比正使麟適不出春秋遂不作乎故知作春秋非本于麟麟特因春秋作而爲之祥應耳 麟麟記

性不動而情或遷遷者善歟曰因物有遷古訓非之安得謂之善然則惡歟曰見善則遷聖人所取安得謂之惡夫一言而兩義顧用之如何耳復其可復不復其所不可復斯則眞復而吾所謂善用者也 復齋記

觀水必觀瀾蓋觀其源也不觀其源而觀其波是猶觀人者不攷其實觀道者不要其用觀政者不稽其心觀言者不質其事失之遠矣 觀瀾閣記

君子之安處其身者惟無逸乎無逸疑勞動而不安然

身修而治立乃所以爲甚安也好逸疑閒暇而無憂然德戮而亂萌乃所以爲甚憂也故無逸者圖逸之本也惟德動天世多疑之然成王畏天親迎周公而風不爲災宣王畏天側身修行而旱不爲患至于殺一孝婦何與于陰陽而天爲之旱宗一虐吏何預于陰陽而天爲之雨必深考其故則知天不可忽而古人應天以實不以文之說明矣

堯不虐無告武王不虐煢獨湯子惠困窮文王政先四者蓋代天理物不當使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又況眾所

易陵之人乎

人所以行無畏者不能自抑也過其妄情止其私欲惟義理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諫諍必畏禍亂此非他人所能與也由我而已

惟正之供者賦稅之常也所入有定數則所用有定式一或妄費必將不終而加賦橫斂之政出矣

人情猶水耳隄防謹固則水不得洩一有蟻穴之漏則千丈之隄百尺之防亦將潰矣禮法嚴備則情不得放一有自恕之心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將廢矣故臣

謂無逸之君未有不謹于禮者能克己復禮逸何從生乎

天下有至正之理曰有天地生人以來至於今日不可改者存之則爲正心行之則爲正道言之則爲正論盡之則爲正人

天下猶人之一身言路猶關鬲也關鬲通則血氣流行而身體安言路通則得失不蔽而政事治

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私也

著書既難釋聖人之言尤非易要當多求博取以會至當驗之于心體之于事則考諸前言往行而不謬矣

古人求多聞將以建事貴多識將以蓄德聖賢猶不敢不勉而後世之士有寸長片善則裕然若不啻足矣

挾策讀書博習乎詞藝之末以悅人而取世資故明經者以拾青紫爲志稽古者以得車馬爲榮自聖人觀之必謂之未學矣

聖至于舜惡至于跖書壞絕矣其發端殊趨乃在善利一念之間大哉閒乎君子之所甚謹也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袁然集三十卷提要稱其父子兄弟皆爲信程氏之學致堂尤以氣節著爲起居郎時論議移蹕之所上萬言書力爭爲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往尋中又抗疏力爭並明白剴切櫻攻媿序所謂引誼以斷上往往有敵體以下所難堪者殆非虛語云

崇正辨序

崇正辨何爲而作歟闢佛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名異姓爲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爲法王棄其妻子而以注續爲罪垢是淪

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異形而不恥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爲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即不肖則無是非是絕四端也

我者即不肖則無是非是絕四端也

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曰鬼也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怪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爲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于乾坤也佛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于是不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盡心而宅心必無此三弊或者曰凡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歷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使緇衣髡首者承其教用其術有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耶惟其造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曼衍其辨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託之此其說之疏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略也非邪而何

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于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草木之榮枯而閔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鬚不毀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虺等棄捨也佛獨俠人棄捨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捨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革災禍未嘗可以咒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萬里烈焰淪沒卒不獲度待鄘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曼衍其辨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託之此其說之疏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略也非邪而何

于國王宰官劫之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朱爲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爲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況其身自爲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波之浸淫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泊滔懷天下溺焉莫之拯也豈曰弊而已乎

矣

讀史管見

雲濠謹案四庫存書目錄崇正辨三卷提要云是書專爲闢佛而作每條先引釋氏之說于先而辨正于後持論最正其剖析亦最明然佛之爲患在于以心性微妙之辭汨亂聖賢之學問故不可不辨至其經典荒誕之說支離矛盾妄謬灼然皆所謂不足與辨者必一一較其有無是亦求勝之過矣

天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爲有方所可議之比也

後梁紀司馬氏自以正閏之際非所敢知然蜀魏分據則書諸葛亮入寇是以魏爲正矣梁晉交爭而書晉兵寇沿州是以梁爲正矣孟子曰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先主武侯縱不爲興復漢室其人品高賢固冠冕三國乃以曹氏壓之若河東雖出蕃夷然忠功義烈蓋

唐末第一流而又顯然斥爲梁寇地雖數倍德則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不安義理之實豈所以訓哉然則如何以兩下相殺書梁晉之事以北伐魏賊紀蜀兵之出然後當于人心矣

天人無二道心迹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于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于人于論爲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于迹使其概乎有間則其論不至若是俱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不定也

漢文減節喪紀固負萬世譏矣然遺詔所論謂吏民耳

太子嗣君豈吏民比而景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爲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且天子之所以遂服三年者何謂哉謂妨政事耶謂費財用耶謂防攝政之人耶謂妨政事孰大于國家之大憂謂費財用孰用固所以行禮也謂防攝政之人則虞夏殷周未聞有可乃不法堯舜三代而以刻薄之景帝爲師何哉寥寥千載惟晉武欲行古制而厄于裴傳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于

杖經讀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爲人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論唐初干謁建德主世充之事引胡致堂謂宜數世充之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諒哉又以致堂議建德不當哭賜帝爲謬云

附錄

文定公被召命子姪各述所見公皇十事一曰定都建康以係民望二曰選用賢德以修民紀三曰改紀國政以便民心四曰修明軍制以爲民防五曰擊捕盜賊以阜民生六曰增重上流以存民基七曰薦舉縣令以安民俗八曰久任守宰以固民志九曰開廣言路以通民情十曰綱羅遺逸以收民才

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先生上書曰今日國復中興之策莫大于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賄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聖反復之計所謂乞和也陵廟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血爲肉以此六虛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不變之在于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戢大慈者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冀幸萬一者虛文也不惟面從必賢之實也外示禮貌不用其言者虛文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于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和顏泛受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虛文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者治軍之實也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者虛文也遴選守刺久于其官痛刈姦贓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征求取辦蠲租赦令苟以欺之者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寢土地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中興之實政者行乎其間則爲今日虛文

自公遊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洛諸儒之學嘗示學者詩曰貧病離居莫厭侵牀頭黃卷靜披尋情通不礙天機妙行到方知學海深宇宙一身雖小小乾坤萬象總森森分明此意人難會長望青衿肯嗣音

朱子孝經刊誤曰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

久大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傅會乃知前輩謂書糈審其論固已及此

又跋先生敘古千文曰其敘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于發明大統開示正塗則又于卒章深致意焉

朱子語類曰致堂讀史管見乃傾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

又曰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遇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魏鶴山序斐然集曰迹其平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爲之父仁仲爲之弟講磨之家庭者固如此至其遷崇正辨以闢異端纂伊洛緒言以闡正學著論語詳說以明孔門傳授之心法讀史管見以抉資治通鑑數千百年褒貶之實最後傳諸葛武侯以寓其討賊興漢之初心蓋公自宣靖炎興四十年間雖顯沛百罹而始終一說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功于斯世矣乎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知邪正終也不知逆順

梓材謹案謝山于不知邪正箋云陳賈傅伯壽胡銓之徒也于不知逆順箋云留黃之徒也

衡麓學侶

補梁歸正先生觀國

雲濠謹案喪禮十五卷廣東通志作五卷云革用道釋者門人稱曰歸正先生又云壹教十五卷付其女弟爲師訓閭巷童女以守禮法凡師事先生者喪葬不用繒黃一時風俗賴之一變其所遺書眞德秀王應麟皆稱之

附錄

志行淳懿未嘗踰矩嫂嘗再薦于鄉不第退取經書熟誦之歎曰聖賢垂教乃使人譁于口吻誕于紙筆小而千澤大而迷國比荆舒用以盲瞶天下者可守而不變哉乃取所作科舉文舁諸火以自治身心一言一動必求與古人合

及卒胡致堂志其墓且銘之曰卓哉梁生生在遐域無師可親採諸方策又曰大布之衣藜羹饘餬其中沛然爲卿相

衡麓講友

直閣向先生子丞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衡麓同調

金先生彥

金彥邵陽人力學善屬文天資敦厚喜賑困窶而惇孝友人號爲義門胡致堂嘗記其事 一統志

梁氏講友

補學錄高東溪先生登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有東溪集

東溪遺文

威公初二年書王三年不書至十年復書王十一年不書王至十八年復書王說者紛然皆于義未安孫胡二家謂元年以天道王法正威公之罪二年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程氏亦謂弒逆者不以王法正天理滅矣至說十年十八年則又近鑿考春秋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明正朔王者之所須非諸侯所得而自出也于威公書月而不書王威公弒隱公自立聖人之意微矣元年書王端本故也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二百四十二年而無王則人道滅矣非

春秋之法也不當以臆說求之 春秋 威公不書王論

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媿于影其寢無愧于衾斯事斯語無怠厥終 愼獨銘

附錄

授廣東富州主簿憲臣董棻聞其名檄讖昭賀等郡獄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罷歸買馬先生請復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先生曰養士急耳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樂法度也守不能奉命攝獄有囚殺人守欲免之先生不可卒執法秩猶士民乞留不獲餽錢五十萬先生辭不可請置學買書

謫居授徒自給聞朝廷政事少失輒鬱鬱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先生事母至孝嘗舟行阻風母方念乏晨羞忽有白魚躍入母病思食鹿肉夜有虎嘶鹿置門去

補陳先生元中

雲濠謹案致堂先生序珠泗文集云珠泗集者龍溪陳君元忠以後世文體求之論語得其義類分門而編之且爲文章之祖也則生之名當作元忠其稱元中者誤也則先梓材謹案先生字景衡河源令崔從政若碏以其妹婁之見胡澹庵所作從政墓誌澹庵爲珠泗文集序稱漳人陳生元忠挾書一卷來謁則先生因及澹庵之門矣

朱鴻文集自序
聖言不華自然成文某是書聖人心法在焉
張氏學侶
少師張先生郤父幾
張郤字才彥烏江人唐國子司業籍之後世儒家父幾贈金紫光祿大夫鄉舉尤高先生少傳父學宣和三年登上舍第建炎元年爲衡州司刑曹二年詔中外士民直陳時事先生言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淮江蜀漢閩廣之資以圖進取不應退自削弱郡守胡唐老奇之三年薦充江浙制置司準備差使改承奉郎召對會遭乏使先生毅然請行假禮部尚書特轉五官二弟祁剡皆補官祁明州覲察推官奉母以居先生即日就道見擁檄于潍州適之拜不可執置昌邑徙密州柞山寨以兵守之四年更捷幅過密先生以書抵之執付劉豫先生升階揖豫以僧官呼之爲陳君臣大義餅氣激烈豫怒繫之獄豫知不可屈復以先生送金拘之謫山陽福寺紹興元年也先生又爲書言豫風首兩端益徙東北千餘里之巾

雲濠謹案周公謹浩然齋雅談言張少師與洪忠宣久陷金國其後獲歸而終身爲秦檜之所抑陳容公儲跋其墓碑云流離區脫視死如飴君子有命焉性焉不謂命也絕漠來歸思不見錄君子有命焉不謂性也蹙檜殞金亡忠宜少師二公如生故曰知命與性則知天矣
梓材謹案鄧邑志所載王鄞江墓志爲荆公所作以先生兄弟三人皆爲鄞江游學之徒考墓志鄞江卒于至和二年乙未而先生以聖三年丙子卒年六十一當生于淞期江之卒已四十二年安得受業鄞江之門或以爲受業桃源而談以爲鄞江然桃源以元豐八年乙丑卒去先生之生亦十有二年其非桃源之徒亦明矣

張先生鄭
張鄭字知彥烏江人待制郤之弟也少用待制田使恩

授右迪功郎調開化尉兼主簿歷知眞州鄂州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九遷至朝奉大夫遂請老以子遇郊祀恩封朝議大夫先生爲人魁磊不凡學問識其大者臨事無秋毫疑滯萬家藩山收養孤嫠與同甘苦視所居之鄉如其宗黨進善人誨責其有過者俗爲一變淳熙十六年卒年八十七子六人尙書孝伯其長子也渭南文集

衡蘆門人
補
知軍劉先生荀

明本
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本
窮理者進學之本
不欺者修德之本
寡欲者養心之本
敬者爲禮之本
勤者修業之本
求實用者窮經之本
推己及物者治道之本
修身者齊家之本
養心者事親之本
信者交友之本
正君心者治國之本
審勢者安天下之本以上上卷
正名分者爲政之本
防微者銷患之本
達人情去利心者行事之本
不求備者待人之本
寬而有制者御衆之本
察良心者用刑之本
激源者救弊之本
刑賞者制師之本
節用者理財之本以上中卷
立志者有爲之本
宏毅者任重致遠之本
勇者爲義之本
果斷者立事之本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守正者立朝之本
得失輕者去就之本
辭順理直者論事之本
時者出處語默之本
義者辭受取予之本
知止者保身之本
安義命者處困之本 以上下卷
若夫統論道之大本曰中而已
明本序

予觀論語記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有大哉問之對有子論孝弟而有君子務本之言始知學者進德修業必先明夫本夫事物莫不有本知其本則所由之戶不差循序而進然後德業可得而成矣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言知其序而進則至於道近也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明本釋三卷提要云是書乃其講學之語大旨謂致力當求其本因舉其切要者三十三條各爲標目而著論以發明之論所不盡者又自爲之注中多稱引元祐諸人程門諸子及同時胡致堂張橫浦朱子之言持論頗醇正其文率詳剴切務達其意而止北

附錄

趙章泉呈劉子卿詩曰南渡六十載況談元祐時故家喬宿盡遺事莽難知文字既多舛傳聞寧破疑惟公有垂欲盡遺事莽難知文字既多舛傳聞寧破疑惟公有源委萬折必東之其四曰往自清江別于今近十年依偷聊避暑擁節會朝天我愧不如昔公乎眞過前政規期斷手明本已終篇

吳澄齋先生翌 詳見五峯學案

通守方困學先生疇 詳見紫微學案

知軍石先生安民 附弟安行安持

石安民字惠叔臨桂人紹興間舉進士爲象州判官決獄平恕嘗分教廉藤有文風晚知吉陽軍未赴而卒先生早從安晦胡寅遊受知于張魏公弟安行安持與先生齊名人號三石 姓譜

金先生悅

金悅邵陽人彥弟從胡致堂遊潛心理學徵召俱不就鄉里高其清節 寇紀

黃先生談

黃談字子默元祐給事中夷仲之曾孫山谷先生從孫
寶傳詩社之正印有文集三十卷自號澗壑居士早受
知于胡明仲侍郎其後劉共父樞密張安國舍人繼帥
湖南皆爲上客屬以文翰入門具美宜在朝廷而官止
權務壽不及知命識者惜之 周益公集

縣丞黃先生執矩 別見崇麓諸儒學案補遺

黎先生口

梓材謹案斐然集有致黎先生書而
逸其名當是文定門人黎才翁之子

張氏家學

補 安撫張于湖先生孝祥

附錄

廷試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塤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
之學先生獨不攻考官已定塤冠多士先生次之曹冠
又次之高宗讀塤策皆秦檜語于是擢先生第一而塤
第三

梓材謹案劉後村跋許教一翼廷對策云昔張安
國對策譽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遊朱張爲榮
蓋嘉其晚節云

參政張先生孝伯

張孝伯和州人總得祁從子隆興間進士官至參知政
事時韓侂胄當國先生勸弛僞學黨禁一時賢人貶斥
者得漸還故職姓譜

向氏門人

通判胡先生口

胡口

梓材謹案胡滄庵與向宣
卿云先兄通判獲出門下

金氏家學

金先生悅 見上衡麓門人

高氏門人

陳先生景肅

陳景肅字和仲漳浦人有學行師事高登與同邑吳大
成隱漸山石榴洞登紹興進士授仙遊令薄賦輕徭旌
善伐惡官至朝議大夫著禮疏詩疏及石屏擷翠集道
南源委

陳氏講友

吳先生大成

吳大成字口口漳浦人紹興間秦檜當國隱漸山石間
洞講明正學與陳俊卿林澤之歡聚賦詩乾道中奉檄
湖湘往來京浙著有梅月詩卷筆義經疑傳藁道南源
于湖家學

張口

張先生口

附錄

朱子語類曰卜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
在其間但是因他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

他當初做時却只是爲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
道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
某與說云要曉得便只似靈峯課模樣有一朋友言恐
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德地
說

于湖門人

張卽之

張先生卽之

卽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蔭授承務郎
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官司農寺丞知嘉興未赴
以言者罷居祠主管雲臺觀引年告老特授直祕閣致
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讒劾閬州守王惟忠
于是削惟忠五官沒入其資下詔獄鍛鍊誣伏坐棄市

知州王先生阮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謝先生堯仁

謝堯仁于湖門人也嘗序于湖集稱于湖每作詩文輒

先生雖閒居移書言于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憮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娶雅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爲言景定元年給還首領以禮改葬復金壇田多先生倡義云先生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墨

宋史

陳氏門人

鄭先生柔

鄭柔字克剛漳州人紹興中在太學與時相秦檜湯思退左右建議乞決意北征爲思退所阻調高要簿不就歸隱九侯山著有康正題詠時甚重之

閩書

薛先生京 附楊耿

薛京字宗沫漳州人與鄭柔俱師事陳景肅陳與秦檜忤辭知台州先生亦乞歸省檢以其爲景肅黨銜之歸與其徒講學漸山九侯間賦詩自樂終檜之世屏跡不仕時同郡楊耿字國光在太學與先生齊名相率乞歸閉精一堂于修竹閒師焉漳州府志

陳氏續傳

提督陳先生植 別見北溪學案補遺

五峯學案補遺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武夷家學

補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梓材謹案方桐江跋鶴山周易集義有云五峯得之止菴傅之南軒似先生孤嶼上蔡者

胡子知言

大哉性乎世俗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爾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

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梓材謹案此條小學外篇引之稱胡子

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傳周官闕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官

梓材謹案吳草廬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闕蓋本諸此又以知創王冬官未嘗亡之說皆有所自也

皇王大紀論

固未以一二瑕疵盡廢其書也其附錄朱子語類各條又錄五峯集五卷提要稱其易外傳皆以史證經論語指南乃取黃祖舜沈大廉二家之說折衷之釋疑孟則辨司馬溫公疑孟之誤議論俱極精云

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是五君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故孔子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按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皆嘗帝天下矣孔子所以越而遺之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接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口故也則五帝之名實定矣

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登不偏于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大懷晏安不行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

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賢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考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書之謬以上五帝紀至哉聲之宮也猶五行之土也金木水火得之然後生萬物猶四端之仁義禮智得之然後中猶事之中萬物得之然後成是故宮聲者不可以易知也以上有體元之君下有調元之臣安土樂天然後宮聲可識而雅樂可復

也後世以其淺陋之德而欲求元妙之聲必不應矣惟禮亦然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宮聲元妙

天地之間有氣化有形化人之生雖以形相禪固天地之精也姜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至精亦至焉故履帝嚳之武而敏歆于是有子不可謂怪而諸儒不識陋可知也至于讖緯之書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則誣矣何者人也乃與繁氣交而生人則無是理也是以載

其事而削其辭焉西漢薄太后有蒼龍據腹之祥而生文帝若非史氏記之詳明則後世必謂與龍交而生子矣是故儒者莫要于窮理理明然後物格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而心不亂姜嫄生稷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此閟文失其次者也其文宜曰受終于文祖禋于六宗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宜于冢土至于山川書經焚毀伏生輩矣口授于人故多闕失也國有大事必旣告諸祖禰然後告于天地以及羣神此禮之常也故張奮以六宗爲三昭三穆

學者多從其說孔安國曰六宗者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在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況四時寒暑水旱與日月星辰之運即天神之奧又可分裂各爲神乎古者大旱雩于上帝不曰雩于旱神斯可見矣歷代諸儒之說咸與孔氏不相遠獨虞喜以六宗爲地求之于理無義考之于文無徵雖欲取之其孰信之 六宗說

史載秦滅周九鼎入于秦自是不復見左氏以爲鼎者圖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者也愚竊以爲誣矣

何者魑魅罔兩自古不以爲天下患惟鄙夫鄙婦則或言之縉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爲事而鼏鑄之于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故又鑄九鼎以爲萬世準繩業有昏德而遷于商商紂暴虐而遷于周如此其重也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遠久者必于鼎矣秦方廢井田開阡陌除封建置郡縣滅先王之迹焚及簡編況鼎者明書制

度章章堅久之器乎秦不沈之于伊洛必淪之于巫渭矣始皇百不貲于先代而無故求周鼎于泗水則其欲詭藏天下之意可知矣漢興去古未遠易曰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高祖父子兄弟知无所往之利而不知來復往夙之吉侵尋至今茫茫禹迹法度盡廢上不仁其身民各私其有不均不平不正不定暴虐無告冤陷困窮爭鬬滋甚獄訟繁多皆此之由也孰能居其位而仁其民博諮于天下求所以正諸鼎象百物之愚竊以爲誣矣寅賓出日寅餞納日而不及月者傳曰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隨之而已故不及也周官曰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失聖人之旨矣 寅賓出日

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之愚竊以爲非其實也夫人君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所以謂一爲元者竊譬諸人猶其始生也猶其有首也生之時一定而不可再身之首一生而不可易成湯之元立于桀之三十五載矣其所以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本是而爲之者也又可改乎元者義之所存非若一二之爲數也後世以元爲數而不知其義如漢武之初

年曰建元元年既曰元年則元已建矣又曰建元豈不贅乎後又因事別建年號如曰元朔元年既曰元又曰朔又曰元年失其義也甚矣嗚呼使人君知其義而體之則元原于一豈至如是紛紛乎 成湯改元

十一月一陽復于地下此周正之所以建子也十二月二陽長于地中此商正之所以建丑也天道至微非聖人莫能知建正以昭示天下也使天下之爲人上者由之而知則能養天下之善于至微而不至于天閼止天下之患于至微而不至于盈積深探其幾推而行之聖教天下後世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豈因易代止以新時人耳目而已哉 商周建正

人之妙用也知道者于此見天心焉是仁之端也聖人多士尒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宜在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之下多方克閟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予一人惟聽用德下而殷革夏命宜與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相扈也伏生耄矣口授乎人文失其

次如是正之則多士多方可謂而求其義矣多士多方文失欠

天命之謂性王者受命于天宰制天下其所以祭天地者盡其心以成吾性耳非有天神地祇在吾度外有形體狀貌可得見而承事之也劉歆周禮曰樂六變而天神降凡變而地元出此豈君子知理之言類如巫祝造怪之辭也則又以爲神降元出然後可得爲禮獨不知樂所以導和禮所以爲節作樂乃所以行禮禮神也寧待神降元出然後行禮哉夫天地之道一往一來否泰相禪變化無方人日用而不窮不可以智慮測度不可以才能作爲者謂之鬼神鬼神者特以往來言之道固一體不可分也先儒多以神屬之天鬼屬之人我知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矣故易詩書春秋皆無如周禮之文

煖然則劉歆之僞妄可不闢乎

武所以象德也故必于其人必于其事必于其時不于其人不于其事不于其時則爲無義人心不厭鬼神不享也劉歆率合周禮之文乃曰黃帝之雲門以祀天神堯之咸池以祀地元舜之韶以祀四望禹之大夏以祀山川成湯之大濩以享先妣夫以雲門祭天猶可言也

地元烏知堯之咸池四望烏知舜之韶山川烏知禹之大夏而周之先妣烏知商之大濩也哉設禮作樂而不知其義則無以爲禮樂矣彼劉歆者叛父背君不祥之人也是烏知禮樂世儒瞽瞽然推尊其書使與聖經並此某之所以拊膺太息論之而不能自已者也以上周禮禮樂

幽王無道雖天下所不與其見殺于犬戎則天下所不忍而平王乃子也所宜坐薪嘗膽養民訓兵帥天下諸侯披其巢穴誅其宗種復居鎬京繼迹文武成康以蓋前人之愆則可謂人子矣愚觀其命秦晉之詞語平而委之于秦而卽安于洛邑亡三綱矣孔子定書而取文侯之命何哉平王雖不自飭勵而晉侯不失藩室之道逐西戎黜伯服扶立冢嗣定都成周號令天下莫敢不從使平王猶有仁心義氣而輔之以晉文衛武則周室中興矣聖人心廣道大權輕重不失毫釐是以深取晉文而于平王猶有望也及其末年怠惰放縱不可救藥日以養微名號雖存其實與杞宋等矣聖人據事實本天命而作春秋固非眾人之所識也文侯之命

煬公伯禽之于孝公之弟以弟而得國者也喪事卽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卽遠有毀而無立煬公至是十有九世矣是祧主也其不可立宮明甚所以立之者季氏以少子當魯國祭祀得專廢立自恣重賂足以結四鄰私恩足以收百姓所懼神怒或降之罰耳故有禱于煬公而立宮也聖人筆之于經史後人考其世尋其由則季氏誣神之罪著而禮制不至于遂亂而惑人之聽矣魯立煬宮

彖文孔子之所作也孔子極言天地之道謂乾道變化則萬物各正性命坤承順天而萬物生焉是故雖一物之微必天地合而後成其施者天也產者地也劉歆周禮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列天地爲二本而中和禮樂異道矣何可以爲經與易詩書春秋比乎天產地產

司馬遷載孔子墮三都之明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夫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它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無不可爲而過者無可爲而不及者爲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爲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

三都及成不墮而三家之虛變矣聖人色斯舉矣安有由大司寇攝相之事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眞者尤多未知其所以得實錄之名者何故周敬王二十三年孔子從而祭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遂適衛

子貢在言語之科觀其遺言理義明暢雖使甚愚人亦曉然知利害之所在此聖人之所貴也若夫縱橫捭闔不顧義理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强晉霸越則子貢之所甚惡也嗚呼以文王武王之將聖司馬太史尙信以爲陰修德政而傾商不宅大憂而干紂又況聖門諸子論之使後世靡惑焉子貢兒太宰嚭

哉愚愚夫乘聖經而祖述司馬太史以爲實錄者是以先王之所以講封建井田者散數一定不可詭移一也邑里阻固雖有戎車不可超越二也道路有制雖有姦宄不可輦運三也此三利者絕兼并之端正獄訟之原沮寇盜禁奸宄于未兆所以均平天下行政教美風俗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敬夫而得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

益深而畏狄不可禁矣可勝歎哉商鞅變法

附錄

或問于南軒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獨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先生知言反復論性爲甚詳無乃與聖賢之意或有異乎南軒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眞不可得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時如楊墨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蔽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廣放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善趨之一溺其閒則毖其本心

又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至三十而立以上節節推去五峯曰爲學在立志立志在居敬此言甚佳又曰五峯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又曰五峯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胡侍郎皆說性未是其言曰性猶水也善其水之下乎情其水之瀾乎欲其水之波瀾乎乍看似亦好細看不然如瀾與波瀾何別渠又包了情欲在性中所以其說如此

又曰胡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是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甚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

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壅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爲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舊只在那裏譬如一個鏡本自光明只緣塵却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又曰湖南一派譬如燈火更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卽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脈

陳與叔問曰胡子知言曰天下莫大于心至富貴貧賤不能安也先生嘗以延平先生讀正蒙書語示夢良此後五峯胡子書竟未敢看然此段語已嘗熟誦自見得爲仁又顏淵問仁之下有曰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

說心著大字推字性著久字順字命著成字信字爲有理恐大亦是與天地同體之意久只是常而不變之意成只是一定不易之意否朱子曰此段好但點出兩處理會不得

陳龍川序先生遺文曰聞之諸公長者以爲五峯實傳文定之學比得其傳文觀之見其辨析精微力扶正道悵悵斯世如有隱憂發憤至于忘食而出處之義終不苟可謂自盡于仁者矣其教學者以求仁終篇之意未嘗不致意焉推其文以與學者共之因文以達其意庶此要約處不可輕忽嗚呼此言旨哉此書于南軒先生謹諉諸同志汪伯虞鋟木以廣其傳異時吾黨之士有文詞者有學問者有才智而可與立事者有剛正不撓恬退有守溫厚而寡過者皆知以此道爲終身根本之地如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守河內則庶幾乎知所稅駕不然吾懼其終身之無所歸也

陳及之曰胡五峯以宮中有官府次舍又有民人非所

以別內外不知宮正所掌者典婦功典絲枲染人屨人
等官皆士人也各有官屬官署所謂民即其徒隸雖在
宮中各有分限漢郎吏舍衛士廬周匝殿內豈謂與宮
嬪雜處耶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曾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
生于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荄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
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朱文
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
五峯講友

縣尉詹先生慥
詹慥字應之崇安人安貧守道一介不取諸人誘掖後
進孳孳不倦從游者多所成立尊爲鄉先生爲文操筆
立就人以爲腹藁晚任贛之信豐尉有文集二十卷姓
譜
五峯家學
補 主簿胡廣仲先生實
梓材謹案先生名一作寔文定仲弟朝奉郎
安止之子又案先生以撫名齋而南軒記之
附錄
朱子答廣仲書曰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

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
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
後可以用力于敬也此說之行于學者日用工夫大有
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于敬者
非但言語之小疵也
補 胡伯逢先生大原
雲濛薄案先生嘗官豫章通守見
朱子所作翁司農蒙之墓碣銘
胡先生大壯
胡大壯字季履季隨之兄也朱子嘗答其書曰季隨明

敏明友中少見其比自惟衰陋足以副其遠來之意
然亦不敢虛也歸曰當相與講之有所未安却望見告
得以反復爲幸昆仲家學門庭非宅人比而區區所望
又特在于其實而不在于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朱子文集

五峯門人

補 虙先生居正

附錄

梓材謹案湖南通志引一統志云胡大原宏子與弟大時俱受業張栻之門而大時則其猶也世其家學又言大原兄弟俱學于朱子大時又嘗學于陸九淵大原蓋即先生誤以其字爲名耳

受學五峯又從南軒遊南軒屢贈以詩有相逢還莫逆
淸絕兩無塵之句

時嶽麓之教大興信安劉珙學往就學日與先生遊處
先生爲言前輩師友淵源甚悉

補 吳澄齋先生翌

雲濠謹案閻林宗源列先生于致堂門人弟朱子狀其行未言其從學致堂耳

短集長其左右山入雖不事主于一家然其大要以胡氏所傳爲宗也

生平忠信撫幼孤曲有恩義與人交表裏殫竭心所不安者告語切至而不失其和故朋儕多樂親之

舊有嶽麓書院設山長教授生徒尋廢五峯嘗請復之乾道初帥守劉珙始復書院轉運副使蕭之敏以禮聘先生先生曰此吾先師之所不得爲者豈可以涼德當之哉力辭不赴

朱子祭之曰某久辱游從多蒙規益睽離雖久書疏鼎來忽聞不淑之言實隕無從之涕

補 臨嶽趙先生師孟

梓材謹案南軒爲先生墓誌云始君來南嶽會文定胡公之家在焉君聞所講伊洛餘論而心慕之下云與文定坐子仁仲先生游云蓋先生本在文定之門而又嘗講于五峯者故墓誌又云先生之殁君哭之尤哀云

補 通判向先生浯

雲濠謹案姓譜作向語字伯源攷五峯集有與向伯元書似又嘗作伯元先生兄弟行名皆以水則作諸者誤也

梓材謹案先生官至朝議大夫見朱子題跋

附錄

既誦其所聞于五峯先生者而又上稽前古聖賢之言中舉前世儒先之論下引四方朋友之說參伍辨訂去

朱子跋先生遺戒曰向公伯元少受學于胡文定公晚年退處于家尊聞行知不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場者筆札端好詞氣既又誡刻諸石以詔久遠嘗以爲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

樂曲胠先生洪 詳見武夷學案

吳先生鈐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譚先生棨

譚棨長沙人延康殿學士世勛之孫五峯之甥也五峯集嘗授以伊川所正大學以勉之五峯集

張先生栻

張栻

五峯私淑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詹氏家學

龍圖詹先生體仁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胡氏所傳

補修撰楊先生大異

附錄

忤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材也何遽出之

提點廣東刑獄兼廵事訪張九齡故宅建曲江書院以祀

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諄諄相與發明經

旨條析理學

廣仲家學

胡先生寓

胡寓文定從子廣仲之弟也父歿時僅垂髫廣仲撫育教訓恩意甚力 張南軒集

吳氏門人

葉先生定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楊氏家學

楊先生蘷

楊霆字震仲大異子少有志節以世澤奏補將仕郎銓試第一授修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累辟荆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爲帥素慢侮士常試以難事先生詹至立辦皆合其意密薦諸朝除通判江陵府暇日與諸生講學丁內艱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及城破先生赴水死妻妾救無及遂皆死宋史

五峯續傳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詳北山四先生學案

劉胡諸儒學案補遺

艮齋先緒

魏先生文璉

魏先生顥合傳

魏文璉字口口其父自甌寧徙建陽先生粹然儒者也有春秋谿疑六卷易說五卷子顥藏書甚富胡籍溪門人挺之其曾孫也胡斐然集

劉楊門人

補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

梓材謹案先生號白水亦號草堂

附錄

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見劉元城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踐履日以莊篤

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卽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茅爲
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于世而一時賢
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
胡致堂祭之曰嗟嗟致中蚤自貴珍見賢必事遇仁必
親學無定師參以訂證濬其明穎礲其廉勁事親篤孝
友于弟昆政施厥家肅雍閨門其在朋友忠益相告其
于鄉黨善者所好德讓積躬名聞于朝公卿引重弓旌
是招三揖而前尙赴堂察君以疾辭歸馭遨發縉紳趣
榮決性奔馳豈有匹夫重己如斯士眞智能鮮克遵養
其本根而已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
窮謂天下形勢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
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素定于胸中某
有以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天其或者一試大儒
朱子致先生書曰前日聞極論天下事至于慷慨灑涕
未足也
朱子祭先生書曰前日聞極論天下事至于慷慨灑涕
人無一不如所言于是翕然尊信悅服而先生猶以爲
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爲己之學聞者始而
笑中而疑久而觀于先生所以修身所以事親所以接
物無一不如所言于是翕然尊信悅服而先生猶以爲

其畧措用舍必當于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其氣力易
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針藥所不能及煽其丹田氣海則
氣血萃于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又祭之曰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彌彰乃
降命書乃賜冠裳乃命典教于梓于桑學徒莘莘儼立
成行嚮欵未聞眉睫不揚或訛厥心炳其文章作人之
功于今靡忘
又語類曰胡籍溪人物好沈靜謹嚴只是講學不透
周益公表其墓曰原仲自言少從其從叔文定公傳論

武夷家學

補蕭胡籍溪先生憲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云證堵蕭著論語會議諸書

附錄

語學時時爲予誦說以爲入道之要也

洛學私淑

補觀使劉屏山先生子翬

梓材謹案先生文集卷首載先生撰胡文定第三首云奕葉論深契平生仰大儒淹留趨絳帳寂寞生芻忽見摧梁木悲歌秣玉壺尺書垂獎意提耳愧紫愚是先生雖未受業文定而實私淑文定爲文定之同調也又挽呂居仁有云江左欣相見傾輸便豁然挽留嘗一粥契闊已三年則先生亦紫微講友也

聖傳論

堯舜有傳道之名而無可傳之迹後世聖人豈喜託虛名而強追遐躅哉必有受也書曰惟精惟一此相傳之密旨也昧乎一則莫知元本滯于一則入于虛妙悅予談聽而不可用豈所謂允執厥中耶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隨動而一非舍此合彼也且性外無物安得有二二者道也能一者心也心與道應堯舜所以聖也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斂之方寸寂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嘗變易意形而自絕思正而忽無緩而不怠急而不危應而不隨受而不留此堯舜之心所以常一也心之不一因有見焉見立情還莫知主宰違從欣厭之所榮拂憂懼哀樂之所移換事有百千萬緒心亦百千萬變頃刻之閒不能自定求其際天地亘古今豈不難哉堯舜人心之玼莫重于愛禹不聞嘔嘔之泣私愛撤矣縱而爲欲又其玼也禹卑宮菲食私欲撤矣觸而爲憤又其玼也禹不以緜詠而廢國事私憤撤矣鬬而爲夸又其玼也禹不以苗民逆命而逞師私夸撤矣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能靜然慮心常存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慮無思然感心不滅也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是與禹心過則邪制邪爲正心過則妄制妄爲誠聖人不能使人必無過心而能使人常存制心制心勝則動靜語默惟吾是令過心不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君臣相告之言所以成其日新之德者也湯文王羑里之囚死生憂患之至矣而從容演易安時處順無異凝旒端冕南面而居蓋其平昔涵養之功正在事物變遷之際與之循習無所駭異也昔晉文公欲爲襄公撝傅胥臣曰文王在傅不勤處師不煩非專教誨

之力也彼言稟之于天從容自合云耳殊不知聖稟雖異未有不因涵養而成者譬之甘水珍木滋其源則益培其根則滋茂此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文王

善牧斋者謹轡勒于未放之時善牧民者嚴禮法于未犯之時善牧心者攝思慮于未萌之時貞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能弭必形于言言端不能弭必見于動動端不能弭必流于過過深于動動深于言言深于慮是以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遏身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其發淺其制易其形深其制難捻滔滔于潤土滅赫赫

于焦薪此君子平居自牧常持以謙之功也有持謙之功者其慮必直其言必式其動必宜其過必白慮無枝蔓之謂直言無背面之謂式動無悔吝之謂宜過無藏褒之謂白迹其用心非一朝一夕也溫恭寅畏常有以制于冥冥其始也角銳抗衡若競若爭其中也勢緩力行或從或違其終也廓然同粹然一忻忻而大順周公

進于是矣負聖人之才成天下之業光明盛大如此而驕吝之氣不萌乎中豈矯抑而然耶其處之有素矣周公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負手曳杖逍遙而歌往來之際湛然如此非平日有見焉不能也所以不切切言之者懼學者守易曉之空言而不聞至精至賾之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常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孔子

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爲仁一爲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顏子

曾子之教孝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于聞道最爲超

警生死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啓手足則見于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曾子

善養性者不汩于情亦不滅情不流于喜怒哀樂亦不離喜怒哀樂以爲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合非離中卽契焉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得也子思

自得者得之于心也心無所得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強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也交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進其道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內教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覩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心發于憤憤其見必卓開于冥冥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爲道之資知巧聰明爲性之障眞志立于懦眞習養于徐眞用發于常眞樂生于淡軒軒之志久必噎皦皦之習久必疏揭揭之用久必變沾沾之樂久必渝是以學貴終始也于了萬通愈失眞宗惟循惟默有餘伊顏氏子口不言易庶幾之功默臻其極今我仰

止以名斯齋念茲在茲其敢怠哉復齋銘

汝心之休處此如遊汝心之流處此如囚此堂何有惟經與史隱索周施于茲備矣誦書琅琅其聲乃揚雜慮橫心聖言則忘謂書默默精義乃得借聰于人終焉必惑視彼迅晷若弗云來今汝不勉則何有哉時習之說反身之樂瞻忽茫茫匪伊情度 示六經堂學者

木稗而曲其老不舒人稗弗攻其成必愚故善學者必謹其初

毋悅于新毋駭于奇驟得必夸久而寖微習而察焉豈

深左右逢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孟子

屏山文集

天易之旨微妙難識善學易者以復爲先惟人之生咸具是性喜怒憂樂或失其正視而知復不蝕其明聽而知復不流于聲言而知復匪易匪輕動而知復悔吝不生惟是四知本焉則一孰覺而存孰迷而失勿謂有本勢思內馳亦勿謂無悠悠弗思鄙爾員通心冥取舍既復其初無復之者薄薄坦坦周流六虛昔非不足今非有餘伊顏氏子口不言易庶幾之功默臻其極今我仰

曰無徹出指于西底止必秦其次也頃刻之功初若不足外務奪之或毀或續及其至焉皆其所積故君子許其進而惰夫疑以自絕

可口之實出于凡木人或有言志善忘惡彼眞不賢可助余之昜見賢可信信之不疑勿窺其小疵謂不足以爲余師我信乃自益我疑乃自隳師乎師乎惟己之爲

以上遺訓

附錄

家世屛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既得祠祿于

是俯仰其閒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于書或詠歌以自適

與胡原仲劉致中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

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

先生屛山詩曰南溪抱山流潤氣滋林麓夢破午窗陰

清風在寒竹

胡緗溪序屛山集曰彥沖天姿卓異而屬意高深於書

無所不讀語不妄發與人交淡而耐久初無所假借鄉

人子弟來見必與之款曲告以孝弟忠信之道而勉其學業由是薰而爲善士者多矣

朱子屛山蒙齋琴銘曰抑之幽然者若導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

寫之泠然者若導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亭亭之意則託茲器而猶傳

又跋先生文集曰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于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

又跋潘顯甫宇序曰余年十六七時屛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于根春容曄敷人晦于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顚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

又跋家藏劉病翁遺帖曰熹早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而熹竊窺觀見其自爲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爲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諄諄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

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具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事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

朱子語類曰初師屏山籍溪學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客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公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得見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謂少穎曰支離紫微一也盍往焉遂從之

見延平

虞道園記屏山書院曰蓋先生之言曰嘗風病莆陽與釋老子之徒接以爲其言是矣而反觀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書而爲書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眞知深遠以爲言者也至于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世學之所以蔽人心之所以晦吾道之所以不明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以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德之門

補

教授陸支離先生祐

劉胡學侶

附錄

李棡爲林少穎哀辭曰支離先生歸自湖南宣幕門戶簡峻士鮮知向棡先君子于少穎爲舅而與支離友善謂少穎曰支離紫微一也盍往焉遂從之

補

庶官方先生德順

雲濠謹案劉屏山文集謝方德順古風一首有云英英方家郎秀發如瓊枝裝懷素王書落筆幼婦詞我昔客壺山邂逅初見之賓筵爲勸觴一武登雲梯

籍溪學侶

程先生元

龔先生和合傳

程元龔和皆篤行之士也胡籍溪添差建州教授延致之俾參學政人士大化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是書本文程元下有廉節二字似亦人姓名然攷之宋史隱逸傳云鄧人程元以篤行稱

龔和以廉節著則非別一人也

劉胡同調

推官潘浩然先生殖

潘殖字子醇浦城人大觀中兩以鄉薦上禮部不偶建炎戊申始以累舉除官調眞州推官性嗜學不倦嘗悟新學之非于是述忘筌書五卷性理書九篇自號浩然子翟耆其書屏山跋其後極道集而殿子醇屏山李純甫一評隲之無少假借獨于此集則以爲破後學之大夢又云發莫名之祕以救生靈余故取其守微說以備一格云

附錄

焦氏竑題安正忘筌集曰宋人當輯一代諸儒語爲鴻不失其至尊至貴者是以力旋天地莫覩其健威服海內不名以武在易之師謂之長子以其一也一則不貳武王所以無貳爾心而以之勝商也歟

侍郎楊先生由義

楊由義字宜之家世開封建炎初先生父以軍前正將扈駕南渡未幾寇入杭先生奉母避地鹽官寇踵至母妹俱以節死先生抵杭其父適以督運自富陽還父子大慟爲母妹成葬禮遂家于鹽官先生幼時頗從事學問久之遂與漕薦丰度俊偉詞翰興麗館于賓士大夫之門者凡二十年晦庵朱子亦其弟子也使金營帥强之拜先生曰本朝見宰相無拜禮此滕詘易屈帥怒械繫月餘守節益堅竟完璧歸孝宗嘉歎遷太府卿兼刑

部侍郎卒于巡官 浙江通志寓賢

郡守蔡先生兹

蔡兹字光烈永春人紹興進士歷官郡守除廣憲抗辭甚力嘗爲考官謂人曰吾取中後生三篇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尋常人乃朱文公也 姓譜

籍溪門人

補

直閣魏艮齋先生掞之

梓材謹案先生原名挺之字元履後改名字言行錄云以元履聞也久故爾者莫能易也

附錄

被召命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奬歎開納

守太學錄先是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先生既就職日進諸生教誨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勵

與人交盡其情然不苟合長善救失惟恐不及後進有一長必亟稱而推之位尊望重者苟有不合己意亦面質不置大抵爲人最隆于義也

朱子祭之曰猗歟元履才英氣豪凌空踔遠志節堅高

發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治夫中歲攷古驗今訂以經傳益宏益深閎人之善若獲于己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己撝之是拔力無有遺

補

朝奉劉恒軒先生懋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嘗授迪功郎任會昌西尉兼學事著禮記集說語孟訓解第以先生爲白水孫則誤矣白水名勉之先生字子勉不得爲祖孫朱子表白水之墓言其無子以從兄之子恩溫爲後恩溫亦無子又以從弟之子澄後之則先生安得爲白水孫乎又案丙建通志云嘗從劉子翬胡寅學胡寅蓋胡憲之誤謂籍溪也

附錄

先生博學通經受學于劉屏山得其論著繼從籍溪始知爲學大旨自是易象天文地理曆律之奧無所不通以朝奉大夫致仕杜門掃軌仰師聖賢鄉人子弟多所造就

蔡西山贊之曰志氣偉然音節華暢閑雅舒遲威儀揖讓海納山藏無得而量孔思周情無得而狀見該晦翁千載是仰

補

縣令邵先生景之

雲溪謹案蒙谷族人滴南源委云字秀山性嗜學登乾道進士教授常百餘人

提舉林三山先生之奇 詳見武夷學案

曾先生逢 詳見武夷學案

翰林熊先生克

熊克字子復建陽人獨善先生蕃之子著書有九朝通略中興小曆官制新與帝王經譜壻王克勤狀其行實曰文有顏延之錯綜之工史有陳壽敘事之長牧民得曹參清靜之旨制行適徐公通介之常 姓譜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言胡籍溪朱子從遊最久而林之奇呂祖謙魏掞之進克曾逢皆其門人是先生爲胡門之證

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林荷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服眾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爲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邊德殷召諭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先生自以見知于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未保于他今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當和好之時爲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爲也邊備既實金人萬一猶獗必不得志于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

梓材謹案世有大議當前而輕于議和忽于攻守者當以此言爲圭臬

先生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

張先生哲

張哲字堯卿浦城人致堂作序送之曰張生從予伯氏學甘泉泊迷甚暑孜孜兀兀惟讀書質疑爲事其于見舉于祿若無意焉者會妖僧張圓覺以邪術鼓于富沙生能鑑然無所感見其里人必爲之辨有像孔聖于壁曇之側者必使之正之庶幾尊所聞行所知者矣裴然縣至其境謂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

從事劉七者先生珏 詳下屏山家學

補忠肅劉先生珙

附錄

知制誥兼侍讀間復從容言于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編以爲高帝之明其所不悅特厠儒之俗學耳誠使當時有以三帝三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功烈所就不止此矣因爲上言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而爲萬事之綱者甚悉上亟稱善大修潭州嶽麓書院養士數十人而屬張子敬夫往遊

其間告以古人爲己之學謂明道先生嘗官建康屬邑爲之立祠學宮而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于壁以示學者

朱子祭之曰念昔帝師爲國死義亞傅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眾咸謂公當乾外庸入贊皇極下釐庶公登賢屏姦復境擾戎內繼祖考畢其餘忠天胡難諶而止于此羣邪交賡眾正心死矧予之義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

陸放翁祭之曰嗚呼公乎有文有武有仁有智立朝無助以直自遂聲氣不動而折萬里之衝從容一言而決盈庭之議蓋人之所難公之所易仰天俯地一念不愧秋毫未安寢食忘味輕夫富貴而重朋友之責自屈達尊而伸白屋之士蓋人之所忽公之所畏蔡西山輓之曰今代中興佐如公有幾人乘心先許國臨事輒忘身才略優中外清忠表搢紳天乎何不淑遽奪我元臣

又曰大節人誰識孤忠我獨知文章亦餘事軒冕意何爲國恥生期報臣心死未衰淒涼遺奏稿千載有餘悲

補從事劉七者先生珙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有屏山七者翁集十卷云從事郎崇安劉珙平父撰子翬彥仲之子也珙耶

附錄

少有奇質長事胡籍溪謹問講學之要

天姿孝友事生母卓氏盡孝鄉人化之先廬居屏山之下公廣其觀遊種竹疏泉上下磵谷爲退隱計復善修身悟古人日損日益之意

自名其室曰七者之齋而刻文壁間以志其目

爲人簡易跌宕衣冠食飲取具無所擇而蓋輒先世遺
文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教子校讐課督皆有程品
朱子日用自儆示平父詩曰圖融無際大無餘只此身
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却于何處味眞腴尋常應
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莫疏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
枉費工夫
又答平甫書曰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于
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
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讐校之類皆可且
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
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旣非所以養成德器其于觀聽
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
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
以禮彼將自疏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
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
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也但欲平甫
自知而節之

劉先生學箕 附門人游彬

劉學箕字習之崇安人子翬之孫珙之子也閒居不仕
自號種春子家饒池館有堂曰方是閒故又號方是閒
居士小集二卷前有嘉定閒建陽劉淮東里趙蕃開封
趙必愿三序末有自記及其門人游彬等跋四庫全書總目

屏山門人

補縣令方先生耒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言先生師事朱子于建安朱子稱其明敏強毅進學不倦以先生爲朱門猶沿後村之說

附錄

朱子答其書曰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
志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閒日所宜潛心味道
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採似亦太高所
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己口獨任己見之意今當小
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追之以漸常存百不
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
矣
劉後村跋朱文公與方耕道帖曰耕道歷仕有廉直聲

當從宣公辟爲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爲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卽欲忿然引去則不可交公性方峻與他人言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

雲濠謹案朱子序先生詩云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于屏山劉氏之齋館俱事病翁先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爲文略相上下猶或有時從余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又云世家建之甌寧中徙頖昌

二百四 明嘉靖本 翰園刊本

且再世母孫讀書能文昆弟皆有異材蓋其兄卽子衡也

補隱君黃穀城先生銖

雲濠謹案有廉直聲下有受學朱張之門六字卽謝山補傳所以爲非者

黃先生子衡

黃子衡甌寧人與朱子同師相好也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與遊于潭溪之上朱子生後先生者五月以故兄事之其遊日以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爲東西鄰弦歌誦說之聲相聞聚而語六經百氏之奧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得失無不講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伎藝之工否者皆其餘也先生自以爲學未足以充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朱子送之以序朱于文集

歐陽光祖字慶嗣崇安人九歲能文時人目爲童瑞從劉屏山學屏山甚稱重之改學于朱子朱子亦遣三子師焉乾道八年再舉登第趙豐公張敬夫列薦于朝方欲召用而豐公去國後爲江西運管姓譜

楊氏門人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詳晦庵學案

魏氏家學

魏先生應仲

二百五 四明叢書 翰園刊本

魏應仲元履子朱子嘗與之書曰二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朱子爲艮齋墓志云子男二人孝伯國學進士孝朋尚幼先生字應仲未知于二人何嘗也

熊氏門人

正字王先生克勤

王克勤字叔弼臨川人淳熙二年中童子科郡卽其所居立瑞童坊入祕省讀書又登淳熙十四年第歷太常簿祕書省正字江西通志

附錄

童子時熊子復愛其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令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

忠肅家學

劉先生雅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劉先生學裘

劉學裘字傳之忠肅仲子初忠肅沒無子以學雅與先生爲後先生用父蔭補承奉郎多歷州縣一以循良爲治吏民皆化之嘗守撫州修復學校刻規約于堂以示學者時一至爲解說義理之學移守邕州秩滿召還後以疾累得郡不赴終中散大夫 姓譜

忠肅門人

運判方先生有開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七者家學

劉先生學古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穀城門人

補 陳先生以莊

梓材謹案劉後村有陳敬叟集序云敬叟穀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略似之

許先生閎

許閎三山人嘗學詩于黃子厚得其屬戶收拾遺文掌掇緝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可嘉已朱子文集

歐陽門人

中散朱先生墅

朝奉朱先生塾

侍郎朱先生在 並詳晦翁學案

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張氏先緒

簽判張先生咸父紘

張咸字君悅綿竹人父希白先生紘舉茂才異等知雷州有治聲先生元豐二年進士賢良兩科其對策之語有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能以不言而負陛下官至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忠獻魏公其子也姓譜

梓材謹案朱子撰魏公行狀稱先生歷官州縣職事之外覃思載籍諸子百氏之書無不貫穿而折衷六經

附錄

先生應制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于何書先生無以對守曰載孟子註中因閱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先生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閣試六題以此爲首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爲過閣第一　揮麈錄

葉紹翁曰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註疏而後子史以孟子註爲首殆恐不然

張氏師承

太學嚴先生虞

嚴慶蓬州老儒也少與張魏公同遊太學京師紛華每時節游觀同舍皆出魏公獨在先生見之咨嗟愛重嘗學易有得遂以乾坤之說授魏公　朱子文集

子女門人

補忠簡趙得全先生鼎

家訓筆錄

第一項閨門之內以孝友爲先吾平日教子孫讀書爲學正爲此事前人遺訓子孫自有一書并司馬溫公家範可各錄一本時時一覽足以爲法不待吾一一言之第二項凡在仕宦以廉勤爲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長固難勉强唯廉勤二字人人可至廉勤所以處己和順所以接物與人和則可以安身可以遠害矣

第十四項仕宦稍達俸入優厚自置田產養贍有餘即以分給者均濟諸位之用度不足或無餘者然不欲立爲定式此在人義風何如耳能體吾均愛子孫之心强

行之則吾爲有後矣

第二十八項同族義居唯是主家者持心公平無一毫欺隱乃可率下亦可以久遠不至敗壞家法

第二十九項古今遺訓子弟固有成書其詳不可概舉唯節儉一事最爲美行司馬文正公訓儉文人寫一本以爲永遠之法

附錄

公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苛政不能爲獨以謂且作樞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他日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氣道長

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更改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稍如此

汪玉山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生死之別事已定于蓋棺恩特榮于歸骨

或問朱文公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何如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弘規模當時廟論大概亦主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于和但就和上須有些計校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之樣草草地和了

廣道園講澤書院記曰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薄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于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眾人固恤于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郤氏于其子學程氏于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于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

忠簡學侶

直閣胡先生寀 別見武夷學案

忠簡同調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 詳漢上學案

參政范先生同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政和中進士再中宏詞科爲吏部員外郎紹興中累官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兼修實錄

姓譜

侍郎呂先生祉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高宗朝累官直龍圖閣知建康府遷吏部侍郎劉豫子入寇命之護合肥諸將鄽瓊叛迫先生過淮北不從而死其妻吳氏在吳中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

姓譜

璽濼諸案先生官至兵部尚書陞督府參謀軍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

附錄

時大臣喜程氏學然嘗眞僞且尚勢利故羣小競趨風俗愈壞臣寮論其弊有詔戒諭學者公奏程頤學于中庸以爲入德之要是君子之中庸而時中也靖康以來其學頗傳其徒楊時騶蹐要近小人歆豔之遂變其巾

服更相汲引曰此爲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而欲擠之中庸無忌憚者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中外交賀以爲聖有謨訓使自今學者不迷所向道術裂而復合矣公爲人質直明白好賢疾惡忠言至論未嘗不服也于學唯求實用于文不務空言初除兵侍自草謝表有願爲志士殺身以成仁敢效鄙夫既得而患失之句可以見所養也

侍郎陳先生棨

陳棨字德應餘姚人權刑部侍郎時秦檜主和議先生言不可檜憾之後知廣州民夷悅服改婺州先生博學剛介不事產業既謝事歸僑寓僧寺王梅溪論近世會稽人物謂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姓譜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詳紫微學案

直閣林竹軒先生季仲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　詳橫浦學案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詳衡麓學案

待制潛默成先生良貴　詳見鄱山學案

尚書劉先生大中

劉大中字立道眞州人紹興七年自兵部尚書知處州在任激濁揚清抑强扶弱所部肅然未幾召除吏部尚書尋再知處州乞祠提舉臨安洞霄宮姓譜

御史魏先生矼

魏矼字邦達歷陽人少穎悟時方尚王氏新說先生獨守所學宣和中上舍及第高宗時爲殿中侍御史厲進讜言金人入寇先生請屢從親征及請罷講和忤秦檜意出奉祠姓譜

晏先生敦復　詳見鎖李諸儒學案

待制張先生致遠

張致遠字子猷沙縣人宣和三年中進士第宰相范宗尹薦其才召對擢爲樞密院計議官歷除戶部侍郎進吏部復爲戶部除給事中尋以老母丐外知台州福州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卒年五十八先生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可觀趙忠簡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忠簡爲知人云宋史

知州常先生同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教官鄭先生邦彥

鄭邦彥字國材樂清人學綜經籍政和初入京學解褐授滄洲教官再授台州教官不赴席參政益帥湖南辟爲內幕趙忠簡富國益薦之甚力遂與婺州教官篤意敎士講肄期年士子皆有矜式姓譜

附錄

入京學月書運占五魁選兩學生欲一識其面不可得

黃先生公度

黃公度字師憲莆田人紹興八年魁多士初第時趙丞相鼎延見款密秦益公檜聞而憾之由泉幕除祕書省正字言者迎秦意論其常貽書臺官欲著私史謗時政罷歸初先生任滿赴調過分水嶺有詩云嗚咽流泉萬仞峯斷腸從此各西東誰知不作多時別依舊相逢滄海中及其罷歸丞相先已謫居潮陽讒者指是詩謂將與趙復偕歸東都秦愈怒遂命之倅高要蓋以嶺南荒

地處之也檜死始召對除考功員外郎尋卒士論惜之有知稼翁集三卷陳俊卿洪邁為序 附見福園宋文選

附錄

紹興中通判肇慶府復攝南恩府尤留心學校增學廩擇秀民與之登降揖讓士風大振邦人肖像以祀

李先生守柔

李守柔字必强桂林人與兄守卓自幼力學相繼登第補左迪功郎象山武山尉陞析城令調海康令知賀州臨賀縣初趙忠簡自潮再貶過雷先生令用故相禮迎仍具海舟濟之至是有告于秦丞相者先生緣坐十年不得調秦死始磨勘轉奉議郎通判容州徙邕州知宜州秩滿求主管台州崇道觀歸築艮軒蓋將止也中書舍人范成大力薦于朝起知新州行次蒼梧以疾卒年六十七 周益公集

天授門人

補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

附錄

年十六入郡學講誦不間晝夜同輩笑語喧譁若弗聞者未嘗一窺市門教授蘇元老歎曰張氏盛德乃有是子吾觀其文無虛浮語致遠未可量也

淵聖召浩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所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再三問所得于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于聖人之微言銘養正書室曰天下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道通天地萬化流出精思力行無忘朝夕爲王梅溪作不欺室銘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臾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

眞西山曰王公與公爲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略同旨後之有志于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之

公在蓮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蓮人相與鐫之于石家傳人誦焉

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于易春秋論孟嘗論易疏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三之也分爲二而七八九六之數成五行之象于是大著又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爲十總之爲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中中故變變故其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變化之機皆在于我而動靜莫違焉中其至矣

每訓子及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

王梅溪重祭魏公文曰嗚呼蠻夷猾夏以和得志食肉者鄙力主和議萬口和附爭言五利曰國之福何惜土地甘心事讎不恥稱謂附和者用沮和者棄和猶未成邊已撤備旣棄唐鄧又棄海泗淮北生靈幾無噍類國朝以來兵誠爲妄費公欲進賢目爲朋比公得人心云有異意巧言如簧吁其可畏天眷雖隆不容在位汾陽兵柄奪于讒慝度無顯公豈獨前智怒疽范增間走樂毅公存虜懼公死虜肆虜方陸梁國若旒黥上心焦勞當食而嘆彼蒼蒼天胡不慭遺九原不作蒼生曷慰遙望衡山滂然墮淚

周益公跋忠獻與胡忠簡帖曰右帖或直廟堂或居遷謫或罹憂患無不勸人以學潛心于天所謂造次顚沛必于是今忠簡家集亦有與忠獻九帖往往相應宜併刻之

楊誠齋跋公答胡忠簡書曰紹興季年紫巖謫居于永濵庵謫居于衡二先生皆六十矣此書往還無一語不相勉于天人之學無一念不相憂以國家之患也

朱子跋公墨帖曰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以虛靜誠一求之于天爲本故其與人言未嘗不

依于此今觀其所與劉氏書帖詩文可見矣

或問文公趙張優劣曰若論理會朝政進退人材趙又較縝密無疏失若論擔當大事竭力向前則趙不如張雖是竭力向前只是他才短慮事疏處多他盡其才方照管得若才有些不到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不諳軍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金人來到而前無以應之不若退避耳

魏鶴山序紫巖論語說曰忠獻資稟醇實旣從北方學者講誦遍言又與南渡諸賢更歷事變自事親而事君治己而治人反覆參驗無不合故其爲書也非苟知之凡此皆精察力踐之餘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蘄之者書之也

曾孫獻之跋紫巖易傳曰忠獻嘗與屏山劉公書云無他用心惟靜默體道卒究聖人心法又答澹庵胡公書云杜門亦惟聖賢之道是求夫求而得之者其在是矣」

王伯厚曰張某易解并雜記共十卷其論剛柔之義曰君道主剛而其義也用柔故乾動則爲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爲乾矣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提要于紫巖易傳云其書立言純粹凡說陰陽動靜皆適于義理之正朱一卷雜說胡一桂議其專主劉牧今觀所論河圖信然朱子不取牧說而作忠獻墓誌但稱其尤深于易春秋論孟不言其易出于牧殆諱之歟

又困學紀聞曰朱文公爲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寶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

王魯齋爲張魏公像贊曰中原雲擾閫外專征東潰淮楚西敗富平勢裂南北天摧大勳于載公議一點忠誠楊廷和記魏公父子祠堂碑曰予惟賢人君子之用于

天下不患無才而患學術之不足不患無學而患所學之不正嘗觀魏公之所以告其君親曰人主之學以心爲重一心合天何事不濟又曰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錯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其本原皆自聖賢學問中來非漢唐以下規規于功利之末者比至南軒每進對必自盟于心其言曰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願時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是卽魏公之說也

崔後渠漫記曰宋史濫矣誤國之臣亂眞之儒後猶有

稱述之者道其不明矣夫王安石之變法其弟安國諫之不從乃哭于影堂曰吾家必滅門蓋知其必亡宋也張浚出師與高宗剋日復中原岳飛曰相公睡語耶遂忌岳陷之高宗謂趙鼎曰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復尺寸之土朕寧亡國不用此人浚又上疏言兵高宗曰浚用兵天下皆知之富平淮西兩敗矣今又生事乃下永州之命史氏皆咎其君之不用浚也非也實錄曰符離軍敗浚舉息如雷果然是輕民之命宜其敢用罔也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引此云考亭于二人多恕詞子所未喻特錄洹詞數條正之文敏理學大儒其言不苟如此又引海寧朱一是近修論魏公云宋之不能復振由南渡也宋之南渡由李綱之去也綱之去由浚之劾也汪黃苗劉諸姦未必能亡宋而浚實亡之非誤國之首罪哉云云詞義嚴正可敬也

紫巖講友

觀使劉屏山先生子翬 詳劉胡諸儒學案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隱君蘇先生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蘇

翁少與張魏公爲布衣交魏公後爲相屬豫章帥及漕帥致之二帥密物色獨有灌園蘇公無雲卿也屏騎從易服爲遊士入其圃先生運鋤不顧進揖之延入室叩其鄉里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曰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二客因出書幣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問則扃戶闃然竟不知所終劉屏山集

附錄

帥漕復命魏公拊几歎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

餞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傅霖子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口罪曷鉞

眞文忠爲詩曰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能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彭先生子復

彭子復官尚書郎德厚如璞玉歲寒如喬松紹興癸酉守零陵郡故相張忠獻公謫居在焉竭誠盡禮不以燥溼改其度已而按刑交廣總賦沔鄂當時士大夫皆謂

用未極也周益公跋張魏公所與書云觀忠獻帖其賢可知若子若孫俱守家法雖由積善使然亦忠獻相勉爲學擇師友之助也周益公集

縣令陳先生宗諤

陳宗諤字昌言連州人工文章不從時尚家有養源堂著述甚富張魏公在連獨喜與論文魏公子南軒嚴事之爲賦養源堂詩以特奏名仕瀧水丞攝端溪令後魏公欲薦于朝聞其卒乃止連州志

王氏師承

潘先生翼

潘翼字雄飛其先自青田徙樂清貫穿諸子百家凡禮樂制度傳注箋疏雜說靡不淹通明天文作星圖證驗著九域賦山川里道若親歷括隱僻字補注篇韻遺漏辨爾雅本草名物訓釋舛誤尤工古文王梅溪自少從游每歎不能竟其學後將編次其書刻之泉南會召不果溫州府志

侍郎吳先生秉信

吳秉信字信叟鄞縣人宣和三年進士初爲國學官張忠獻浚以和國公奉母居潭州築第稍廣秦檜忌忠獻帖其賢復出諷中丞万俟卨論其僭擬家有五鳳樓命先生察其事還言張浚所居皆人臣制堂曰盡心樓實無有檜大怒黜之後爲吏部侍郎與凌景夏言張俌不宜爲兩浙運判出知常州寧波府志

梓材謹案王梅溪集有送先生爲教授歸省序謂其以斯道自任未嘗屈節以阿世主師席于東嘉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每以身先之不期年而士子皆有所矜式又云方獲摳衣坐隅執弟子禮而先生行矣則梅溪固其門人也

主簿仰先生文蔚

仰文蔚字國華溫州人黃公度榜登科授政和簿未赴而卒梅溪有挽先生詞曰數同子厚無如命才似韓公合作天慎水諸生哭相向築場無計媿前賢王梅溪集

仰氏學侶

承議劉先生銓 附從父祖向從弟鎮

劉銓字全之樂清人父承事篤于教子先生力學能文鄉先生仰文蔚孫仲蘧師友也見所業許其遠到叔父奉議祖向授徒于家先生與從弟鎮從學以文行爲稱首後與奉議同擢進士第後六年鎮亦登科鄉人目曰

三劉先生歷官知海鹽縣丁母憂遂致仕轉承議郎卒
年五十六梅溪嘗與爲筆硯交卒爲志其墓 梅溪後集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祖向字直孺爲上舍生罷歸
授徒數百人及中第主錢塘簿授處州教母憂不
赴改知鄞縣未赴卒鎮字可升任隆興府
司法移武義丞改知長溪縣政績尤著云

楊氏先緒

隱君楊南溪先生芾

楊芾字文卿廬陵人三世業白先生尤邃易學自舍法
行三邸有司不逢則隱吉水之南溪號南溪居士云家
無田授徒以養暇則教子時方搶攘重以乙卯饑先生

歲入束脩之貲以錢計者纔三萬緡鬻太穀忍饑儉寒以
市書積十年得數千卷謂其子萬里是聖賢之心具焉
汝盍懋之嘗攜其子見無垢先生張侍郎九成濆庵先
生胡侍郎銓子籟又見紫巖先生張丞相浚于永皆以
宿儒賞之而丞相嘗薦其子云 胡濆庵集

楊氏師承

少監趙先生像之

趙像之字明則高安人嗜學忘寢食紹興進士授臨川
司戶校鑿廬陵得周益公楊誠齋爲門生仕至軍器少
監姓譜
紫巖同調

忠肅虞先生允文

虞允文字彬父仁壽人七歲能屬文紹興間第進士累
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金人入寇先生爲督府參謀激
諸將力戰敗金人于采石孝宗時拜相封雍國公卒謚
忠肅出將入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所著有詩文奏議
等集數十卷 姓譜

附錄

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是也及爲相籍人才爲三
等有所聞見卽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士皆收用如胡
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

雲峯謹案楊誠齋爲先生神道碑云懷袖有一小
方策目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一再諭蜀首薦
汪應辰趙雄黃鈞梁介范仲芑章森前後居中及
爲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克家留正鄭聞周執
羔王希呂韓元吉林光朝林攄邱宗晁公武呂祖
謙張栻楊甲王質辛棄疾湯邦彥王之奇尤袤王
佐王公彥又用呂源明司馬康故事薦張栻入經
筵又薦布衣李燔制科一時得人之盛棄疾有慶
曆元祐之風幕府再招人士如韓淲陳季習陳損之李舜臣後朝廷皆賴其用云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詳玉山學案

忠簡張先生闡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宣和中進士紹興中爲祕書郎秦檜曰君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先生謝曰得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後官至工部尚書卒贈端明殿學士先生數上疏指陳時事無不剴切朱子曰知和議之非者惟胡銓張闡耳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乃魏公薦備執政之一朱子爲魏公行狀云公既入輔首奏嘗招仁賢共濟國事上令條具公奏虞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十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即召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馬時行任盡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秬莫冲張宋卿議論

附錄

上方銳意恢復而在廷議論不一公每陳正心誠意修政攘夷之說上亦虛懷聽納每事咨訪

公莊重出于天性誠信濟以學力在王邸讀資治通鑑至修身治國必反復誦說壽皇每嘉納

平生行事悉筆于錄五十餘年不少厭

忠肅劉先生珙　詳見劉胡諸儒學案

顯謨杜先生莘老

杜莘老字起莘青神人少陵十三世孫也累官殿中侍御史後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在言責極言無隱都人稱骨鯁者必曰杜殿院云　姓譜

附錄

孝宗受禪公著三議以進曰定國是曰修內政曰養根本理切而事核殆無一語虛設

安撫張于湖先生孝祥　詳見衡麓學案

郡守張先生宋卿

張宋卿字恭父博羅人以春秋魁南省擢紹興初進士第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正色立朝權貴欲納者謝絕之由是名重搢紳終肇慶守　姓譜

忠肅金先生安節

金安節字彥亨休寧人資穎悟日記千言博洽經史尤精于易宣和六年由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新建縣主簿紹興初范宗尹引爲刪定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乏請用宰相領總計使宜以爲法除司農丞又遷殿中侍御史秦檜兄梓知台州先生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

罷檜銜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檜死起知嚴州累遷禮部侍郎給事中龔淵曾覿以潛邸舊恩隆興改元並除知閤門事宰相知先生必以爲言使人諷之曰若書行即坐政府矣先生拒不納封還錄黃潛以舊人李珂擢編修官先生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卿孤立無黨張魏公聞之語人曰金給事眞金石人也拜兵部侍郎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安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蒼唐張柬之國朝寇萊文彥博皆年八旬尙不聽其去安節膂力未衰有憂國心豈

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權吏部尙書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詔以數文閣學士致仕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先生至孝居喪有禮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

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疏周易解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孫文剛爲先生家傳云謚忠肅貫通經史尤精于易學者多宗之

附錄

周益公跋金尙書撰陳丞相誌銘棄曰吏部徐侍郎度爲某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竦聽惟公在下坐歔搖其首鄉人問故則云某事誤矣某事非也退而考按信然蓋公于史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成誦迄今不以史書自隨其學可知矣

提刑詹先生至

詹至字及甫嚴州人崇寧元年進士歷官江淮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副使知常州改徽州張忠獻公辟州督府主管機宜文字以幕府功除直祕閣遭內艱服闋知處州時忠獻公去國和議興言者希時相意論先生與諸

將善坐是罷起爲永興等路提刑復丐祠以歸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讀輒不忘務以躬行爲主考論禮樂制度往往得經意尤喜推原歷代治亂得失之故有瀛山集十卷從子儀之從南軒講學張南軒集

奉議徐先生淮

徐淮字佑元信之永豐人父年八十六以慈寧皇太后壽八十恩授右承奉郎致仕母年亦稱是封孺人先生嘗作雙榮堂莆田鄭厚記之再薦春官爲禮經第一初任鄂州教授銳意簡諒有鄒魯風鄉人流寓者咸加訓

勵累改宣教郎差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奉議郎上
起魏國張公總戎閫外先生乃草儒將書數千言盡古
今用儒之效上之政府意謂欲任魏公之專又獻五啟
八劄皆切中時病政府偉其才 胡澹庵集

趙張同調

補獻蕭陳邦彥先生良翰

獻蕭遘文

臣願陛下專以剛德爲主核名實之當示黜陟之公則
賞罰明矣進廉靜純實之人退浮躁衒露之士則風俗

正矣嚴擅節之制去冗食之員則財用節矣除繁密之
禁申簡易之條則號令一矣持之以堅行之以久將見
朝廷之政穆穆而迓衡海隅之民皞皞而擊壤中興之
業自此可成矣 論剛德疏

附錄

知慈溪縣事歲凶民饑公喻富室發廩以糴籍貧民授
券以糴上安下濟邑人賴之

召對東華門賜坐從容訪以治道公論士大夫苟且欺
誕之弊及江湖荒政甚悉上皆納之

葉水心台州學祠三老堂記曰方靖康憂恐懲艾已泮
豈不尚合陳侍郎公輔發明四肢心腹之論無過此矣
竟失指遠去然後徬徨宗周卒成分裂之禍及隆興英
睿憤激大勢宜若遽振陳詹事良翰力守絕和不棄地
之策最專一使堅忍持之敵自當蕩析豈遺種至今哉
雖紹興復用而已與大臣異議終不留雖乾道再入而
既爲近習擅事迄自退二公立朝本末天下誦之豈惟
不畔道而固行道道雖難行而亦不苟榮其身而止也

梓材謹案侍郎不右程子學術終不可與詹事同日而語

補修撰芮國器先生煜

附錄

朱子與先生書曰竊聞學政一新多士風動深副區區之望但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考爲陞黜使學者屑屑然校計得失于鼻睫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學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驁于聖靡無復探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誠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

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

陳止齋祭之曰欲從先生游十年于茲蓋亦數相遭卒幸相親也而受教不少延何哉天耶人耶自知求師友所得于天下纔數人耳去年哭劉莆田今年哭祭酒彼壽者何限胡爲于我師友頻歲而忽焉亡耶且賢者縱不得大用獨不可留限遺吾黨耶

周益公祭之曰惟公之德渾厚正直惟公之才恢閎俊軼克孝且友其秉也天勇于蹈義則由學然發爲詞章登唐及漢著于議論弗蹈中詘仕有險夷道從磷緇從容周行譽聞孔歸君子所持而亦不比小人所畏而亦不忌帝庸深知決用靡疑云誰不然遽殲奪之

既歿四年呂東萊以詩哭之曰聞人有善己伸眉倒廩傾囷更不疑葬葬護護竟何許卷阿空老鳳皇枝又曰胸懷北海與南溟卻要涓涓一勺清相對蹙然如重客無人信道是門生又曰璧水經年奉宴居天和襲物自舒徐憑誰寄謝朱公淡纔向春風坐月餘又曰先生墓木綠成圍弟子摧頹鑿掩扉大雪繁霜此心已死有時清夢尚摳衣

補員外陳少南先生鵬飛

附錄

少南性簡重言動有準自幼而孤以專志勤苦成其名子聲利樂欲無所動其學爲通博而多識治亂在人主左右謀議箴切皆合大體

中興藝文志曰紹興時太學始建陳少南爲博士發明理學爲陳博士書解

林少穎尚書全解曰鄭氏以君陳爲周公之子蘇氏陳少南俱以爲非而陳少南爲詳明其言曰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父子之苗裔見于告戒之詞者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于成王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謝山箋曰不取魯頌亦非無義

芮氏學侶

尚書芮先生煇

芮煇字國瑞國器弟官至侍讀國史尚書嘗爲桐川簿過倪倜曰與我遊者皆有歌詩然珠玉之賜不如藥石之贈又曰建平吏黠民奸子何以處之曰以嚴馭吏以恕待民奉公以勤律身以儉交同僚以誠暇日讀吾所未見書以增其所未至先生善之淳熙九年卒 姓譜

附錄

周益公祭之曰惟公才學兼優弟兄競爽聲口膠庠評尚鄉黨伯也先逝公譽日廣徧持使節明燭幽枉晚踐禁塗單竭忠讜乃心王事澡失頤養方閑予告而遽長往遺占入夢天語嗟惘賻禮有加眷知可想葉水心曰每念紹興末淳熙終若汪聖錫芮國瑞王龜齡張欽夫朱元晦鄭景望薛士隆呂伯恭及劉貢之復之兄弟十餘公位雖屈其道伸矣身雖沒其言立矣好惡同出處偕進退用舍必能一其志者也表直木于四達之遠後生之所望而從也

常簿倪綺川先生侁 詳見橫浦學案

陳氏講友

林兌先生松孫

林松孫字喬年介夫孫幼孤力學通詩易尚書爲文清潔而善通實事與永嘉陳少南鵬飛友善及少南謫死遂絕意仕進自號兌光居士日與沈東美韓汝翼修其祖故事保墳墓厚風俗紹興之季後進多尚宦達至高尚有舊典刑惟推先生 瑞安縣志

□□□□

黃先生中輔

黃中輔讓烏人力學尚氣節秦丞相檜枋國殺議己者

獨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礪劍欲斬佞臣頭之語黃文
獻集附錄
知州陳休齋先生知柔
陳知柔字體仁永春人紹興進士授台州判官尋教授
建州漳州起知循州徙賀州先生與秦檜子熺同榜檜
當軸先生不肯附檜故以齟齬終自號休齋居士著有
易本旨十六卷大傳二卷易圖一卷春秋義例十二卷
詩聲譜二卷論語後傳十卷閩書
仲先生幷

仲幷字彌性江都人自少潛心問學力排王氏一偏之
說舊聲籍甚紹興壬子擢進士第以執政口松年薦特
改京秩後與秦檜忤卽移疾出倅京口自是棲遲閒退
者二十年孝宗初元擢丞光祿知蘄州有浮山集十六
卷周益公爲之序益公文集
陳氏講友
漕舉吳省齋先生獬
吳獬龍溪人兩領鄉舉又領漕舉退爲學者師稱爲省
齋先生與陳休齋知柔相友善休齋稱其貌古心古學
古文古使其閉戶著書當不在古聖下所著有省齋集
姓譜
知州陳先生光
陳光字世德永春人與陳知柔爲友登克家受業焉官
封州僉判權知韶州嘗進六經講解閩書
趙氏家學
補
知州趙先生謐
附錄
知永州時朝議嗣滅月樁錢先生率先他郡將所鑄滅

之數分爲等第均與諸邑必欲上澤下及于民提舉陳
傅良請賜擢用詔減二年應勤
趙氏門人
補
尚書王元龜先生大寶
梓材謹案廣東黃志載先生所著有諫垣奏議大
卷經筵講義二卷遺文十五卷及易詩書解行于
世
附錄
尋理舊著周易證義六卷表進于朝上謂宰相曰王某
所進書深得經旨

通守方先生疇 詳見紫微學案

呂氏家學

朝奉呂渭川先生勝己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氏門人

教授曹先生逢時 附兒應時

曹逢時字夢良樂清人少從鄭國材學易工文詞與王十朋劉鎮齊名以太學優選知臨江紹興丁丑中第授嚴州司戶通練若素宦陞福州教授卒初王十朋欲薦先生以自代限于制弗果兒應時遊太學亦有名 溫州舊志

梓材謹案王梅溪集有寄先生詩稱其所居在許巢許巢生瑞安蓋其本籍在瑞安因娶樂清黃氏寓居柳市紹興戊寅復歸許巢爾

張氏家學

補端明張定叟先生杓

附錄

南軒送定叟弟官桂幕詩曰事業無欲速燕逸不可求速成適多害求逸翻百憂

又喜聞定叟弟歸詩曰吾弟三年別歸舟半月程瘦肥應似舊歡喜定如兄秋日聯鴻影涼窗聽雨聲人閒園聚樂身外總云輕

又壽定叟弟詩曰堂堂自昔源流遠滾滾方來事業長四馬安車遵大道正須緩轡不須忙

縣官張先生默 詳見武夷學案

張先生子誠

張子誠大丞相佳姪孫也胡澹庵與方耕道書云子誠弱冠而學識已不凡昔政宣間在上庠侍中立楊先生席下請益一日云須多編類乃爲善學諸生皆疑其淺近雖德輝渠高弟亦怪之後又欲申問爲中立偶得請至今疑之近以語子誠乃引中立論語脫驂于舊館以爲此乃編類之意僕頓悟中立之意殆此類也 胡澹庵集

張氏門人

補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

周禮詳說

典瀘則之所施言邦國都鄙官府而布治不言官府者布治卽官府之事也

八成皆文書也比居簡稽版圖禮命要會文書之用于公者也傅別質劑文書之用于私者也書契公私皆用

之

月令春食羊膚食雞季夏食牛秋食犬冬食彘與此不同蓋月令所食順時令也庖人所行順物性也或記所稱非周制與

次亦用之于諸侯用之于戶用之于耦而言掌王次之濊者以王爲主以該其餘以上天官

五官中惟正式考以職稱大夫亦以職稱者鄉大夫亦卿也所以別于六官之屬詩爾牧來思以薪以蒸是牧人兼樵蘇也周官司門養牲是門者兼畜牧也可見先

王之世雖冗官無廢事

五家爲比不過防其奇衺未必有可書之事也五比之閭則書其敬敏任恤是于六行之中可書之事者二四閭之族則書其孝弟睦婣是于六行之中可書者四其于德行道藝有所未備也至五族之黨然後書之五黨之州又從而攷之至三年鄉大夫又攷之然後賓興焉可謂詳且愼矣

師氏保氏大司樂樂師所謂國子者并言王太子也大胥小胥所謂學士者不及王太子也大胥言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王太子不預可知矣小胥言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以王太子之貴非小胥所得而責之也又可知矣以上地官

王馬及右僕皆屬夏官五路獨屬春官者車旗之物屬于禮馬與右僕屬于兵也

朝日以大圭鎮圭祀日月以圭璧是朝與禮神之玉異矣

毛氏見無衣篇遂謂晉武公以侯爵而衣六章是入滅也先鄭見宗伯職六命賜官遂謂子男五命入而爲卿亦所願爲宗伯職謂內卿士六命賜官非謂子男之入是入亦加也然無衣詩大欲武公爲卿士雖六命之衣王制春秋教以禮樂是春未嘗不學舞冬學羽籥是秋未嘗不學舞也此言合舞以春合聲以秋盡大合舞大合聲與平日之學舞學聲異也

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星右行太歲左行在斗曰星紀女曰玄枵危曰娵訾奎曰降婁胃曰大梁畢曰實沈井曰鶉首柳曰鶉火軫曰鶉尾氐曰壽星心曰大火

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也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
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
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
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也左行者自東而南而西而北
右行者自北而西而南而東日之行右轉月之建左旋
是也天道左旋而經星從之日體右轉而歲星從之以上

朝士外朝之法孤卿大夫同西面射人司士二職則孤
東面卿大夫西面者三孤無常職時乎與卿大夫同又

時乎與卿大夫異乘夏篆服希冕所以與之異也位九
卿爵六命所以與之同也夏官

秋官

以近爲主也
天子之昔言尺寸而不言厚薄以宗后內鎮之文則知
廣四寸厚一寸矣諸侯之圭言尺寸而不言廣厚以雜
記之文則知廣三寸厚半寸矣考工記

小學講義

昔孔子以天縱之聖講道洙泗之間羣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蓋三千人弟子記其善言誦行謂之論語垂諸後
世與六經並傳欲修身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親者不
可不知是書欲事君者不可不知是書欲治天下國家
者不可不知是書是書者造道入德之門戶窮理盡性
之本源也學是書當正心誠意始

人不可以不學故論語二十篇以學而爲首時過而後
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弟子首記夫子之言曰學而時習
之時者何人生十年曰幼學夫子年十有五而志于學

自十歲以上學之時也十五以上尤不可不志于學也
學以時而習則積不以時而習則荒學而時習之則理
有所明而心有所晃故說說者自內言之也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今有朋焉來自遠方相與講習有直
諒多聞之益故樂樂者自外言之也故學以時則心志
通朋來自遠則名譽彰宜爲人所知也而有不知者焉
在常人之情知則喜不知則慍喜慍生于知不知其爲
人也亦少矣君子學足乎己而所樂在內初不恤乎人
之知不知此人不知而不慍所以爲君子學而第一子
曰學而時習

古之學者爲己非止乎爲己也學既足乎己行其所學斯可以爲人故先之以學而次之以爲政學與政非二物顧所學者如何爾學帝王仁義之術則爲德政學霸者刑名之術則爲刑政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一也爲政以德是帝王仁義之學也非修德于爲政之時行所學于爲政之時耳正其身而天下自歸故譬之北辰北辰當居其所而衆星咸拱人君以德爲政無爲而治而天下共尊古之人有行之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璞釋之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以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是之謂北辰或以北斗爲北辰非矣爲政第二子曰爲政以德章其居天之中故曰極以其能正四時故曰辰漢書天文

梅溪文集

學者之患先于好言性性非學者之所不當言其患在于不知性而好爲雷同之論也今天下雷同之論在乎孟子性善之說而以上中下三品者爲才也一二師儒唱之學者從而和之唱之者主孟子和之者雷同也實非有所見而言焉性非可以無見而輕言之者必待吾心有所見焉而後言之則吾之所言者是吾之所見也吾之所見者未必是又從而質之聖人之言吾心之所見與聖人之所言者有所合焉庶乎言之或當也夫子之言性者不可得而聞也其昭然著于論語者有一言焉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繼之以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子之言雖不詳吾可以吾心而求夫子之言也夫子之言蓋論天下之常性也而上智下愚不可以常性論也夫天之生上智也不數其生下愚也亦然惟所謂中人者紛紛皆是也故夫子舉中人而論常性斯有相近之說焉又懼學者執是而槩論天下之性復爲上智下愚之說以別之夫子之論性固已昭昭矣烏在其他求也夫上智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上智矣雖薾不能移上智而愚下愚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下愚矣雖堯舜不能移下愚而智惟不智不愚者是爲中人而非善非惡者是爲相近方其生也無君子小人之別及其習也有君子小人之歸其猶水也方其同一源之初可謂近矣及其派而二之則有東西南北之相遠也此

聖人所以因性而立教者爲天下常人設耳若無上智下愚之性其猶水火乎水之在土也其性有自然之寒熱雖善呵者不能奪而使之熱火之在木也其性有自然之寒熱雖善嘘者不能奪而使之寒水火不能奪寒熱之性智愚其可移上下之品乎今之說者謂堯桀同是性也嗟乎其不知性也是蓋出于孟軻性善之論軻非爲性立一定之論也性軻之論性將以設教而已非爲性善惡混之論亦所以設教至若荀況以性爲惡揚雄以性爲善惡混亦所以設教且救弊焉耳皆非爲性立一定之論也軻曰性善是誘天下使其爲善之是歸況曰性惡是懼天下使其惟惡之務去雄曰善惡混是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也其說雖不同其所以設教則一也況雄又以救弊焉者軻以善誘之而不從況出乎軻之後不得不以惡懼之況以惡懼之而不畏雄出況之後不得不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亦猶伊尹伯夷柳下惠制行之不同皆所以救弊也爲性立一定之論者惟吾夫子與韓愈氏愈著原性篇有上中下三品之說此最合吾夫子所謂相近與上下不移者世乃謂愈之所論者才也非性也至謂夫子所謂上智下愚者而亦謂之才焉夫性之與才同出乎天有上中下之性者必有上中下之才性爲之主才爲之用也上智之性善矣發而爲善則非性是才爲之也下愚之性惡矣發而爲惡而非性是亦才爲之也上智下愚之性有自然之善惡其所以爲善惡則才也是性主之而才應之耳烏有性無上中下而才獨有之耶天之所以命堯舜與吾夫子者必不惟桀跖之同學者宜以心求之愼無襲乎雷同之論而雜乎佛老之說則夫子之言性可得而聞而韓愈之所論者果性也非才也

自漢迄唐禘祫之議講之屢矣率于繁文異說終莫得而一之善乎歐陽子之言曰事有出于久遠而傳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眾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眾人而從君子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然則欲一禘祫之說當折衷于聖人之言可也春秋詩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儒之言也春秋書禘者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穀梁釋之曰

大事者祫也春秋有祫無祫以大事爲祫者公穀也詩周頌酌頌言祫者二而不言祫惟玄鳥祀高宗毛氏傳曰祀當爲祫詩有祫無祫以祀爲祫者毛氏也周禮大宗伯之禮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周禮無祫祫之說以肆獻祼饋食爲禘祫者鄭氏也論語記禘自既灌而往與域閒禘之說孔安國釋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論語言禘而不言祫并言禘祫者孔安國也惟禮記王制曾子問大傳有禘祫之說而亦未嘗言其禮之大

小與奇數之先後冬夏之異時至于祭法則言禘郊祖宗而不言祫仲尼燕居與祭統篇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祫之制祭義諸篇舉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祫以春秋詩禮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學者當舍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祫非無祫也祫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禘祫論

十有一年者非武王卽位十有一年周家受命之十有一年也或曰予方謬漢儒之誣文王何爲復取受命之說乎曰文王非受命于天受命于商也文王自羑里之因還而紂以弓矢斧鉞賜之使得專征伐自是而後文王始居方伯連帥之職五侯九伯得以征之于是有遏密伐崇戡黎之事自受專征之命至九年而卒然則文王受命者是商命以專征伐而觀政于商泰誓之作在周家專征十有一年之日武王未有天下之初不曰惟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則其旨可見矣是則書與史記之年皆可信而漢儒之論歐陽子之所疑者皆可得而決也泰誓十有一年辨

有言邑大夫不待士者予曰予何從知之曰有訟于庭者簡捷之辭及焉予曰此士之不自待非大夫之不待士也爲士者服詩書情業履聖賢之是師臭味之與遊謹門戶時租稅忍焉以省恣慎焉以免禍俾足跡不及于公門而官吏稀識其面曰雖使柳下惠之弟爲邑大夫焉能辱儲冤而陷之虎口耶彼冤焉而士行焉而市以誠而尊求判以欺愚雖使周成王之叔父爲邑大夫詎可辱其施吐握之禮耶邑大夫非能重士也士貴自

重非能輕士也士實自輕願其自待何如邑大夫何貴焉既以答告者遂書爲吾黨之戒待士說

嘗謂君者天也天之所以爲天者以其聰明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昧也君之所以爲君者以其能憲天之權而爲天君執君之權而爲君故天與君同稱大于域中而君亦名號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則謂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則謂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則謂之天位享萬壽無疆之祿則謂之天祿五服

五章者謂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謂之天討就之如日者謂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謂之天威居曰天閼器曰天仗法曰天憲詔曰天語天之大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威能司域中之權而已矣御試策

梅溪守泉會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薦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

汪玉山銘其墓曰漢廷用儒黯獨魏樸推南惲之謀不敢作謂公孫弘發蒙振落儒豈不用其效奚若孰知其故鼠腊非璞公之節義視黯無怍屹然立朝作世郭郭正色凜凜危言謇謇招之不前麾之不卻猛虎在山衡及藜藿出守四郡治行皆卓問胡爲然非智之鑿聖有謨訓守約施博惟其躬行粹美無愧道固如是不由外飾有渠薖

呂東萊挽王簡事詩曰諸老收聲盡佳城又到公蒼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旌卷甫田雨籥橫雪浦風今年襟上淚三吳萬夫雄

原注芮祭酒劉太史皆以今歲下世故云

朱子代劉共父序梅溪集曰盡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所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

又語類曰王龜齡學也粗疏亦是他天資高意思誠慤

表裏如一所至州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

眞西山記重建忠文祠堂曰公之學以誠身爲主資本剛勁而能切劘涵浸以卒歸之中和其出言有章其制行有法以之治家則慈順雍睦之風形于州里以之立朝則蹇蹇諤諤言人之所難言其治饑與夔以及于泉又皆穆然如春風之解陰淩霈然如暑雨之蘇枯渴人見其施之異也而不知其本之一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皆在焉與胡邦衡並爲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生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

黃東發曰晦翁與王龜齡書謂其有節行聲名而勉之以學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補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

梓材謹案先生爲胡忠簡行狀云萬里與公同郡宮從學故得稱門人

誠齋經說

有六經則有異說劉歆曆法引武成咸劉商王之句鄭氏詩註引伊訓載孚在亳之辭荀爽易解于乾爲木果之後復有爲龍爲直之言桓寬鹽鐵論引其故察察之語以爲出于春秋按書易春秋初無是也讀諸儒各出臆見以其私說簒改世俗之觀聽而聖人之六經化爲諸儒之六經矣

心學論

聖人之教不離于言而未始不離于言言者道之因也非言者道之詣也不離于言者不廢其道之因也離于言者不恃其道之因也堯之朱舜之均親不親而近不近言可以教人而傳道也則朱均久矣其堯舜也然同室之朱均不堯舜而異世之洙泗有堯舜焉則夫子之心超然獨詣堯舜之詣也言可恃耶言不可恃耶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之言非不能盡意也能盡意而不盡也聖人之書非不能盡言也能盡言而不盡也

爲爲不盡也不敢盡也中庸曰有餘不敢盡此易與中庸之妙也人之常情近則狎遠則疑易之遠者所以投天下以疑而致天下之思也思則見見則悅悅則研研則詣故聖人之作易也不示天下以其道之詣而指天下以其道之因既曰因矣可得而諰哉易論

道無所倚有所踐有所倚則天下莫之稽無所踐則天下莫之稽之稽道之遺也莫之居道之棄也惟經首于易而後道不瀆繼易以禮而後道不棄禮也者所以示天下之可踐也圓不以規方不以矩運斤而成風惟匠石可也易者聖人成風之斤也禮者聖人規矩之器也匠石不以匠石而廢規矩故無匠石而有匠石聖人不以聖人而廢禮法故無聖人而有聖人蓋道有所可踐而後天下有所可居有可踐則天下得以不置其足于道之外有可居則天下得以置其身于道之內而不置其足于道之外相敬相愛相安相眷以至于今禮之教也禮論

天下之情不病其不決然病其欣然者之不動也欣然之心一動則聖人之道有不動而行不挽而進不嘘而高不引而探者矣欣然之心進道之機也聖人得是機而執焉復執是機而觸焉惟其不觸天下也觸則天下之機動矣然則天下之所以決然于道者聖人有以動其道之機也孟子之言道也樂之實樂仁義是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夫聖人之樂至于使人手舞足蹈于仁義之中而不自知此化之妙也樂論

書也者所以立道之尸以形道之形以信夫易禮樂之聲也天下之爲君臣父子者前有纂後有徼纂心一生則信道而必行徼心一生則不疑道而無不行不知易禮樂之可行者毋觀之易禮樂而觀之書則易禮樂豈其埶不知書之已行者毋觀之書而觀之易禮樂則書豈其難不欺故可信不難故可至昆易禮樂者聲教書者形教嗚呼經至于書備矣書論

詩也者矯天下之具也而或者曰聖人之道禮嚴而詩寬嗟乎孰知禮之嚴爲嚴之寬爲寬之嚴也歟蓋聖人將有以矯天下必先有以鈞天下之至情得其至情而隨以矯之安得不從蓋天下之至情矯生于媿之心一動則聖人之道有不動而行不挽而進不嘘而

媿生于衆媿非議則私議非衆則私安則不媿其媿私則反議其議聖人不使天下不媿其媿反議其議也于是舉衆以議之舉議以媿之則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媿媿媿斯矯矯斯復復斯善矣此詩之教也詩果覓乎聳乎其必議而斷乎其必不恕也詩果不嚴乎夫人之爲不善非不自知也而自赦也自赦而後自肆自肆而天下不赦也則其肆必收聖人引天下之衆以議天下之肆者也善不善此詩之所以作也故詩也者收天下之肆者也

五經者夫子之所以教也春秋者夫子之所以政也徒教而不政焉辭不能以經一世而夫子能以經萬世哉問夫子者曰子奚不爲政而夫子答以是亦爲政彼見夫子之不政于人也而不知其政于天也彼見夫子之不政于今也而不知其政于後也夫子之教行故天下即其善去其不善夫子之政行故天下畏其不善以利其善畏其不善者夫子有罰政也利其善者夫子有賞政也以王而不天以公而不即位夫子之罰政上亦不怨于君之惡也以臣而或字之以爵而或國之夫子之賞政下猶不損乎小之善也春秋論

顏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之間仆藩墻去陛級徹堂室而納之于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顏淵領其大請其目則不離于視聽言動之間儆于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惟其大而不驚此顏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忽此顏子之所以獨來

夫子與同言終日而同不違其契如此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同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同之天以同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或者曰回何功于後學也日安于韶濩鐘磬之側而弗考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聽之者塞之也一失而爲辭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同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

顏子之不爲不善無所不及亦無所不繼去思去勉而惟照之以一知故不善之來迎者則敗過者則逝攻者

則堅彼敗且逝故初不能欺而不能留吾堅故不可入
夫使天下之不善雜至乎吾前而不能欺而不能留且
不可入則不善之來固當有而不知知而復行哉以上顏子

論

參之魯豈其蒙然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
人相顧莫知所依據而參也領之以一唯蒙然昧暗然
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眞魯者也非魯而曰魯無乃言
語之不給文學之未敏與言語之給文學之敏君子非
有廢也而非所先孟言語者道之級而級者非道也文

學者道之寓而寓者非道也

曾子三省其身非省其身也省其身與道之二也身
與道本一也一而二者不察之過也二而一者察之功
也子思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人之一心察
之之妙上際于天下極于淵無一理之逃也而況于反
是而用之于吾身之道乎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知備而不知反宜學者之無所樂也

曾子三省之學惟孟子傳之也

天下之重者莫重于不重之重而泰山爲至輕天下之
力者莫力于非力之力而烏獲爲至贏仁也者不重之
重也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惟有非力之力者然後
能舉不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辨子路之勇足以屈天下
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則寂然默弛然廢舉其辨與
勇納之懷而無所用之然則必有非力之力而後能舉
此不重之重者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之
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然猶覺其重而慮其遠也子曰
仁者安仁安則重者輕矣何覺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至則遠者邇矣何慮以上曾子論

子思之學不恃其性而恃其率不恃其中而恃其致率
也者循是而教焉者也致也者力而求之也性不可見
而率性者可見中不可能而致中者可能致則率矣中
則性矣是則子思之意也然則何以致夫中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有以處之是也然則何以致夫喜怒哀樂之
未發曰君子謹其獨是也

中庸之書夫子枕中之書也而子思得之中庸曰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

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質之以此而後孟子之說始信也
嗽性果惡耶則曰違性之謂道可也烏用率且性既惡
則盡性之所至當逆天地而戾人物矣奚其贊又奚其
參人性之有善惡善則惡不得以寄惡則善不得以居
如冰之寒而溼火之燠而燥也今曰善惡混吾將曰冰
之性燥溼混而火之性寒燠而燥也可乎至于裂性而
三之裂三而五之則亦不勝其勞矣蓋三子言性而未
見性不自盡其性也
愚不肖之不及固離于道矣而賢智之過之乃中庸之
所甚憂而道之不明與不行乃賢智者之罪此無它見
而不及之病也學之功至于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
此眞有用之學也求其所以然者則本于不以性廢學
不以大忽微不以高棄中不以新忘故不以賢去文嗟
乎學至于此其斯以爲子思中庸之學也歟以上子思論
韓子曰博愛之謂仁程子曰非也仁者覺也吾將是韓
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
仁乎博愛何與焉吾將是程子夫子之言有然者樊遲
問仁子曰愛人於覺何與焉仁之不可言也如此孟子

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隱也者若有所痛也惻也者若有
所憫也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覺一髮之痛則愛心生
不覺四體之痛則愛心息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
此不覺于人者也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此覺于
人而不覺于身者也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
則不知惡此覺于身而不覺于心者也以覺吾之痛覺
彼之痛則愛人以覺彼之痛覺吾之痛則自愛自覺而
自愛則何理之不悟覺人而愛人則何物之不覆是故
不愛始于不憫不憫始于不覺不覺始于不痛右之君
子以不如舜爲憂此一痛也以一夫不被其澤爲責此
亦一痛也故曰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然則克己復禮
仁也愛人仁也博愛之謂仁仁也仁者覺也仁也何也
均惻隱之心也故曰程子得夫子之潛者也韓子得夫
子之彰者也孟子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
三子者惟其聖而未智是故任者不能清清者不能和
和者不能清與任夫子之聖非能離于清任和也而離
于清任和也不離于清任和夫子之所以聖離于清任

和夫子之所以智雖然以智爲加乎聖則曷爲曰始條理曰始終云者非序也用也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始言戶終言室也此序也非用也孟子曰始終云者用也非序也始言施終言收也有投乎吾前者無以施則不集無以收則不正射而不集釋者以之集而不正申商以之智以施之聖以收之動則樂集則正千轉萬變而不踰乎同條一貫之天理此夫子之神而孟子獨見之也

孟子不使天下之不受不義之富貴而深折其所以有用子富貴者使天下曉然見其有用之無用也禮義之未亡聖賢之不絕誰之力哉以上孟子論

韓子原道之書孟子以還一韓子而已曰道與德爲虛位仁與義爲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老子以空虛爲道德此私吾聖人之田者也韓子出而仁義還則聖人之田宜誰歸

君子之去異端非異端不去之可憂而異端旣去之足慮異端之不去蓋有能去之者矣去之矣其患有大于未去之時何則有以去之無以處之也韓子旣思所以去之又思所以處之三代之時異端之不興豈特一道德而同風俗之力歟亦其所以處民者盡爾韓子之意眞先王之意也以上韓子論

誠齋文集

惟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治孔子顏孟之學也易外傳自序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刪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文章者歟昔者伏羲氏作易矣時則有其畫無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辭無餘辭至吾夫子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據聖之躔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于三絕之簡于是作彖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爲天地紘之爲毛末顯之爲人物幽之爲鬼神明之爲仁義禮樂微之爲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

其旨淵以長其道博以重是書也其蘊道之玉府範聖之大鈞也歟韓起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之書惟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晉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然起之所見者羲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韓起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子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然嘗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歟之之時此書未作歟抑已作而未出歟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疏見者詳也見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歟然則學者之羨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嗚呼學者又何幸也易外傳後序

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鬬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何謂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勢有所必奮則鬬有所必生也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死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于邊地者又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兵論

今天地之化萬物也春而萬物欣欣焉夏而萬物油油焉夫欣油油萬物之至願也天地既仁夫萬物矣則何不與萬物旦旦而春旦旦而夏也而必枯之以風霜毒之以水雪使夫欣欣者悴油油者奪其所願而與其所不願也閒之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使天地而與萬物旦旦春夏也則無來歲可也有來歲則何以繼也仁而無止天地不能不窮也而聖人能乎哉簡策無祥瑞天下有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策有祥瑞天下無祥瑞祥瑞之衰也治功之落也祥瑞論

誠齋淳熙薦士錄

朱熹學傳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於猖介臨事過於果銳若處以儒學之官涵養成就必爲異才

袁樞議論堅正風節峻整今知處州
石起宗立朝敢言作郡有惠
祝櫝奇偉之節恬退之心士論所稱久置閒散
鄭僑立朝甚勁正持節有風采甚厲官吏
林枅外溫中厲遇事敢爲
蔡戡器度凝重學問該洽
馬大同文學政事士林之英至于持節風采甚厲官吏
皆肅
輩相今之儒先世之吏師

京鏜性資靜慤文詞工緻
梓材謹案京丞相實發僞學之名蓋服瑜不掩者
王回俊辨而閒敏事而裕
劉堯夫嘗冠釋褐立朝敢言
蕭德藻文學甚古氣節甚高其志常欲有爲其進未嘗苟合老而不遇士者屈之今爲湖北參議官
章頴早冠多士其學益峻立朝鯁挺公論推表
霍篤儒而知兵長于論事至于兩淮利害尤其所諳
周必大工于古文敏于吏事臨疑應變好謀而成
張貴謨上庠名士有才有謀可應時須
劉清之得名儒朱熹之學傳乃祖原夫之業
湯邦彥學邃于易得先天之數才濟于用有經世之心
王公袞儒者能斷吏事敢爲剸繁摧姦尤其所長
莫濛長于史學達于吏治
張默魏公之姪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所至作吏皆有
能聲
孫逢吉學邃文工吏用明敏沈介德和黃鈞仲秉以國
士待之知袁州萍鄉縣

吳鎰孟以文辭受知名勝如張安國沈德和黃仲秉皆
以國士待之今知郴州郴縣
王謙風力振聳勇于摧姦立朝蹇蹇士論歸重
譚惟寅文辭甚古志操甚堅嘗除大學博士今知郴州
祖中庸有學有文操守堅正持節布憲風采甚厲
韓璧直諒修潔人稱其賢
李誦恬退難進廉吏之表今爲江州德安知縣
余紹祖德勝于才廉而有惠新江陵府通判
葉元滌和而有立蚤有奇節故相葉顒子昂之姪今爲

江西提舉司幹官待次

廖德明所學甚正遇事能斷前韶州教授

趙克夫廉明强濟治行甚高今知臨江軍新喻縣

左昌時吏能精密所至有聲新知眞州

胡思成和粹而賢敏達于政嘗知安豐軍

趙像之能文練事淡如寒畯今爲隨州通判

雲濠謹案誠齋與周益公皆其門生

孫逢辰儒術飾吏廉操踰人

劉德秀議論古今切于世用今知湘潭縣

梓材謹案劉諫議首論留忠定公引僞學之罪議論殊不切用

施淵然工于古文恬于仕進前任監和劑局今任祠祿

陞朝

祝禹圭氣節正方議論鯁挺

張泌器宇粹和文辭工致與其弟濤俱有令名前輩稱

吳中二陸

李大性四六詩句甚有律令

李大異嘗冠別頭仕優進學作文下語準柳儀曹

李大理學問博洽吏事通明

曾三復以文策第以廉褆身作邑有聲盡罷橫斂

曾三聘刻意文詞雅善論事前西外宗學教授

徐徹詩句明爽牋奏典重作邑愛民辨而不擾今知臨江軍清江縣

趙彥恂吏能精敏不擇劇易前知衡州今任宮觀

王濱治郡有聞惠而能辨前知吉州正當茶寇之鋒修城治兵寇不敢近今任宮觀

虞公亮力學有文子弟之秀雍公之子尚淹下僚

陳謙學問深醇文辭雄俊聲冠兩學陸沈下僚

李沐大臣之子而綽有寒畯之操甲科之薦而益勵文辭之工

梓材謹案李正言論劾趙忠定留忠定蓋有文無行者

李耆俊其進雖非科給其文尤工四六今知郴州

嚴昌裔學甚正守甚堅蓋嘗師張魏公而友欽夫

陳宇事母至孝作郡甚辦臨事應變事集而民不擾

盧宜之作文有古人關鍵日進未已至于吏能乃其餘事

蘇潤通敏吏事最善四六任子之流所不易得

鄭鄖持身甚廉愛民甚力嘗知南雄州保昌縣殊有治行大守虐政一切罷之民情翕然去思

趙善佐爲政和而有威治賦緩而有辦章貢吏民無不安之

胡澥名臣之子修潔博習州里有聞能世其家今爲撫州宜黃丞

附錄

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者何如也畏事生于不更事更事則不畏事矣

先生自序荆溪集曰子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于唐人

胡澹庵爲誠齋記曰廬陵楊侯庭秀清白世其家學間操履有角立傑出之譽戰其藝場屋中丙科則喟曰時方昧詔言吾乃得志得毋以詔求合乎則羞前之爲更隸宏博之學以息劓補黥于是呻其佔嗶上窺姚姒下逮羽陵羣玉之府至于周厨魯壁汲冢泰山漢渠唐館之藏奥篇隱秩摘殆盡沈浸醲郁擷葩咀英詞藻粲發往往鉤章棘句怪怪奇奇可喜可愕業既成則又嘅

高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

曰是得毋類韓子所謂俳優之辭耶又盡棄其學而爲
子思中庸之學紹興戊寅丞零陵乞言于大丞相和國
公以鍵其志公報以正心誠意之說則又喟曰夫與天
地相似者非誠矣乎公以是期吾吾其敢不力乃揭其
藏修之齋而屬予記之予是以記之
張南軒送之詩曰昔人忘言處可到不可會還須心眼
親未許一理蓋詞章抑爲餘子已得其最當如鄒魯傳
有在文字外

其二曰平生風雨夕每念名節難窮冬百草歇手自種
丹
趙章泉寄誠齋先生詩曰邇日使嶺表歷論無此賢誰
歟記南海久矣賦貪泉已上蓬山直還居東部銓省郎
遲豈恨宣室夜重前掌制宜鴻筆談經合細旃茲爲重
儒術何止用詩仙四海推鳴鳳孤生悵跕鴛長安近抵
日蜀道遠如天短褐春風倚歸心夜雨懸十年期撰履
斗食政窮邊
周益公題先生浩齋記曰友人楊廷秀學問文章獨步
斯世至於立朝謇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當求之古
人眞所謂浩然之氣至剛至大以直養而無害塞于天
地之間者師友淵源決有自來今讀浩然記乃知嘗受
教于劉公之賢可知矣
李道傳覆證議曰昔人論蘇文忠公在元豐不容于元
祐不容于元祐以爲非隨時上下人公其有焉又曰他
人之文以詞勝公之文以氣勝惟其有是氣故能有是
文也
陳定宇答吳仲文曰誠齋本文士因學文而求道于經
學性理終非本色其作易傳用二十餘年之工力亦勤
矣嘗發家人以下數卦質之晦翁翁答之無一字可
否不過曰蒙示易傳之祕蓋見其立說之巧自喜之深
非筆舌所能辨于易經本義雖無所得而亦不至于陸
象山惑人誤人之深故略之而不答也
吳草廬跋誠齋易傳曰易之道廣大悉備無所不包程
子被之于人事所謂一天下之動者由王輔嗣胡翼之
王介甫至此極矣朱子直謂可與三古聖人並而爲四
非過許也楊先生又因程子而發之以精妙之文間有

與程不同者亦足以補其不足然皆推行易道之用而經之本旨未必如是人以國語爲春秋外傳非正釋經而質相發明今先生于易亦然故名曰外傳宜

雲濠謹案四庫書提要于諴齋易傳云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又云宋代書肆曾與程傳並刊以行謂之程楊易傳新安陳櫟極非之以爲足以聳文士之觀贍而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吳澄作跋亦有微辭然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從筮子之貞鬼方之伐帝乙之歸妹周公明著其文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矣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說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也又案四庫存目本永樂大典錄先生庸言一卷提要云大致規摹楊雄法言頗極修飾之力較其詩文又自爲一體而詞工意淺亦略近于雄

李敬齋古今黈曰楊誠齋詩句句入理予尤愛其送子一聯云好官難得忙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著力處正是聖賢階級若夫淺丈夫少有異于人必責十年之效于外一不我應悻悻然以舉世爲不知己方扼腕之不暇安肯著力于仁矣乎故終身不能爲好人

柳待制題文節手書學箴後曰文節與文公並召學術詞意要有同者然以廬陵之光焰亮潔新安之博碩粹特俱足以上當乌陵特達之知矣此學箴遺墨新淦曾貫之攜以示予予謂敬齋箴實此箴之目而此箴又敬齋之凡也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宋四明鄭書 約園刊本

直閣劉先生穎

劉穎字公實西安人紹興末進士調溧陽主簿張魏公梓材謹案先生贈少師爲湖南運判張拳之父眞西山銘運判墓云嗚呼少師事紫巖而友納湖是先生紫巖弟子也

謝絕之累遷刑部侍郎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姓譜

知其賢遣子敬夫與游講明理學先生嘗言士以不辱身爲重在從班日韓侂胄舊與歡好及侂胄用事先生

張先生子祈

張子祈字公飭零陵人太學樞之從子性高尚遊紫巖之門與南軒爲友 同上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 詳見紫微學案

梓材謹案廣信府志訂先生貶零陵先是張魏公亦謫是郡先生因從其父子遊

尚書李先生艮臣

李艮臣德陽人嘗出張魏公門下爲所論薦子流謙 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先生官至尚書見張南軒集

知州吳先生松年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太中吳先生康年

吳康年醴陵人文定公獵之父也累贈太中大夫張忠獻公寓長沙先生以易受知焉 魏鶴山集

侍郎王復齋先生秬 別見景迂學案補遺

朝散宋悔谷先生翔

宋翔字子飛崇安人幼穎敏七歲時劉屏山子翬命賦燈詩援筆立成大爲所稱賞紹興中第進士累知國子監簿受知於張魏公爲十客之一尋差湖南帥司參議官以朝散致仕有梅谷集 姓譜

梓材謹案南軒先生爲作仰止記告之以學莫強于立志莫進于善思而莫害于自棄云

總領吳先生芾

吳芾字子通其先自武夷徙家湘潭祖父皆業儒先生少而孝友旣孤事毋訓弟有聞于其鄉自布衣補官旣入督府復就版曹辟爲諸路回易總領司主管文字已而從路允迪往南京陷于敵得脫歸請祠返故居遂不復仕卒年七十有五南軒志其墓云自予先公與丞相趙公當國開督府嘗辟君莅軍士之食及有疾病者逮予家居湘中君還自北卽復來登門先君貶陽山屏居閭閻不與人相聞雖向來故吏亦有莫敢以書至前者君獨屢入嶺求見見必留久而後去君又與樞密折公善折公貶郴君亦每道郴問勞款曲其激義蓋如此 南軒文集

梅溪學侶

從政萬先生庚

萬庚字先之樂清人善詞賦太學興首中優選紹興甲

戊上會擢第授全州教授將湘士子稱少先生至郡乞增廩餼以養士郡將異其才俾兼攝幕職爲文雄深雅健湖南諸郡碑碣必屬先生撰述改洪州錄參虞允文入相王十朋自南京貽書薦之虞擬除學官名未上卒終從政郎溫州舊志

許先生武子

管先生叔奇合傳

許武子橫陽人管叔奇龍泉人來客梅溪以篆字題名

溫州舊志

梓材謹案梅溪題名賦引云吾徒宋孝先李大鼎作梅溪庚午乡士賦敘一堂八齋六十人名字而鋪陳條例三百六十字之中言簡意賅考有足觀者陳元佐萬孝傑童侃又作梅溪多士賦追前後八年間凡一百二十人而併列之文工而事益詳予于是採二賦之餘意變聲律而古之先美後規效古人勸課之旨非敢以文戲也目曰梅溪題名云

梅溪同調

孝廉錢先生堯卿

錢堯卿字熙載樂清人吳越王裔孫幼居父喪如成人廬墓終制崇寧三舍法行將貢京師以母老不復仕及居母喪哀毀過禮水漿三日不入口茹蔬三年奉寡嫂如兄撫幼姪如子閭族同居三十載無間言歲歉損穀價以濟飢民不能償者焚其券紹興間詔訪孝廉郡以名上未幾卒王梅溪製詩輓之紹熙中郡守孫懋表其閭溫州舊志

陳石士師東甌文存序曰樂清之錢熙載賈元範與王梅溪同邑其賢行足以型方訓俗賴水心有樂清縣學三賢祠記而至今尚得知其人

司理賈先生如規

賈如規字元範樂清人宣和中補太學生靖康之難諸生欲逃去先生曰吾輩久被教養國家阽危乃求苟免乎後以特奏名調廣昌尉再調興國軍司理不赴讀書鹿巖下重義好施族里賴之時稱尚義篤行者必曰賈司理溫州舊志

附錄

葉水心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曰錢公堯卿賈公如規與王公十朋親友而年輩稍前于公錢公孝悌醇行爲善如嗜欲賈公惻怛長者惠貧恤孤皆不及仕然邑人

高此二公固亦其地之所有也

孝子連先生世瑜 附于士表士則

連世瑜樂清人同婁方氏事母孝母死刻像以奉鄉守胥橫浦九成移文咨訪王梅溪詣其家詢得實跡白之鄉貳王公酒禮之先生卒方氏率其子士表士則供奉益至鄉人士咸稱孝焉

鄉紳王其事紹興間溫州舊志

何竹虛案王表字少華見侍講名賦自注

永嘉楊先生本

楊本字文之號立齋人淳熙八年特科在太學以春秋與達其意自序謂去古雖遠前聖賢雖不可作而受中秉彝根于心者不可泯也惟一豈敢多遜哉士友皆謂其

仁恕淺齋名時號王楊紹興中申嚴挾書之禁先生為文誡勿習高宗書其姓名于御屏終永奉郎 台州府志

誠齋集

縣令楊達齋先生輔世

楊輔世字昌英吉水人誠齋之叔父也自號達齋與誠齋同年策第終官左宣教郎知麻陽縣卒年五十著有達齋文集誠齋序之謂其賦似謝莊詩似高適文似列御寇云 楊誠齋集

誠齋講友

奉之以歸故夫子序書不曰思庸復歸于亳而曰復歸于亳思庸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譬之一身五臟六腑其一受病則五六相傳五六皆傳則死一心之病亦猶是焉愛身者不可以一臟之病爲未必死而不懼愛國者不可以一事之失爲未必亡而不憂

楊誠齋曰此說可以爲有國者之上藥

誠齋同調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詳晦翁學案

修撰袁先生樞

袁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調溫州判官淳熙中爲編修官分修國史故相章惇家求爲潤飾其傳先生曰吾爲史官法不隱惡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歎曰無愧古良史矣後以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所著有易傳解義等書　姓譜

附錄

黃東發讀晦庵先生文集曰答袁機仲諸書袁謂河圖洛書不足信先生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袁謂邵子先天之說不足信先生謂自初未有畫說六畫而成卦因一義推說則後滿處爲先天伏羲所畫及卦成後各因一義推說則後天之學而文王所演其餘答卦位納甲等說纖悉具備且寄以詩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通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殆有不知手舞足蹈者袁終不從先生歎曰信乎其道之窮矣

王儒齋續國語序曰袁公本末之書歷舉幾兩倍于國語而不過二百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簡且病其無所發明然時益近而再益多此勢之所必至事益多而詞益少此可見其筆力之精也

石先生起宗

石起宗字似之晉江人乾道中鄭僑榜第二　福建通志

祝先生櫟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忠惠鄭先生僑詳見玉山學案

運判林先生枅

林枅字子方莆田人提舉孝擇之子紹興中登第孝宗時知信州陞辭論清議者忠臣節士之所慕而權倖譏詆之所憚也柰何惡之又言監司郡邑用武臣非祖宗

故事再調江西運判 姓譜

文蕭章先生穎 詳見玉山學案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詳見陳鄒諸儒學案

知州劉靜春先生淸之 詳淸江學案

吳先生鎰

吳鎰字口口臨川人淳熙中知宜章縣解除煩苛同民好惡爲條教以諭民又建學修城陞象山爲之記 一統志

憲司譚先生惟寅

譚惟寅字子欽高要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官至江西憲

讀書一覽終身不忘 姓譜

趙先生充夫

趙充夫字可大宋宗室魏悼王之七世孫也始名達夫字廉善孝宗爲更其名遂併字易焉寓居信之鉛山以蔭補官歷福建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林光朝咨以禦寇之策守吳興時忤時宰之親遊歸故里放懷巖壑若將終身楊誠齋知之最眞有樓曰一經有館曰東塾子孫滿前課以學業嘗著論言人而能仁道足以生生則安安則久魯論一書求之可也審處其方以藥已病病去則仁仁則日新日新則樂袁絜齋見其處事若不經意而皆當于人心叩其故則曰吾無他長昔從事于伊洛之學得其旨從此胸中無復凝滯云卒年八十五著有進策奏稿及東山詩集 袁絜齋集

知州左先生昌時

左昌時字口口番陽人淳熙中以朝散郎知眞州奉法循理節用愛人至于建府庾繕溝壘習兵戎夙夜殫力如開大橫河以便江舟艦泊以其餘力重建北觀扃秀諸亭可以見其能矣 姓譜

獻簡孫先生逢吉 詳見慶元黨案

朝奉孫先生逢辰 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縣令孫定齋先生逢年

孫逢年字正之從之之弟而會之之兄也年四十五終官從政郎上猶縣令自號定齋居士有定齋文集楊誠齋爲之序 誠齋文集

施先生淵然

施淵然字少才蜀人也其文曰逢戶甲葉楊誠齋爲之後序稱之爲友生云 楊誠齋集

縣令祝先生禹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文惠李先生大性

諫議李先生大異 合傳

朝奉李先生大理 合傳

李大性字伯和其先端州人祖御史積中徙家豫章先生力學習典故仕至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卒封豫章郡公謚文惠弟大異中博學宏詞科官至諫議大夫大理第進士官至朝奉郎 姓譜

侍郎曾先生三復

曾三復字無玷新淦人乾道進士性耿介恥奔競紹熙初歷知池常州召拜監察御史持論正平不隨不激累官至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致仕 姓譜

忠節曾先生三聘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副使陳易庵先生謙 詳見止齋學案

知州趙先生善佐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奉議胡先生瀕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博士劉先生文郁

劉文郁字從周南昌人著周易宏綱楊誠齋序之云易之八卦其畫各三者曰此卦也予曰卦者其名而畫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闇者憒焉從周示予以其所著亦曰八卦者古之文字也初任雷之士嶺海以南無遠近奔走而學易云 楊誠齋集

李杞字子材號謙齋眉山人著有謙齋周易詳解或以爲朱子門人非也 經義考

梓材謹案周易詳解四庫書目著錄十六卷提要云考杞自序稱經必以史證後世岐而爲二尊經太過反入于虛無之域無以見經學故取文中子之言以用易名編其述稱名之意甚詳文義中子之言以用易名編其述稱名之意甚詳又云書中之例于每爻解其辭義復引歷代史事以實之如乾初九稱舜在側徵乾九三稱四岳薦舜之類案易文有帝乙高宗之象傳有文王箕子之詞是聖人原非空言以立訓故鄭康成論乾之用九則及舜與禹稷契皐陶在朝之事論隨之初九則取舜賓于四門之義明易之切于人事也宋時李光楊萬里等更博採史籍以相證明雖不無稍涉泛濫而其推闡精確者要于立象無我之旨資多所發明杞之說易猶此志矣又言其中不可訓者惟在于多引老泉之文云又案虞道園跋濟寧李墦所刻九經四書述其言曰先大父謙齋翁始就外傅出游孔林而學焉云云蓋別一李也謙齋

謙齋書解

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

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周興于是巢始來朝

王伯厚曰其說美矣然無所據

袁先生采

袁采字君載信安人登進士第三宰劇邑以廉明剛直稱仕至監登聞鼓院 衢州府志

袁氏世範

人之至親莫過于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責善兄弟或因爭財有不因責善爭財而不和者世人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明其由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強或柔懦或喜閑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于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況臨事之際一以爲是一以爲非一以爲當先一以爲當後一以爲宜急一以爲宜緩其不齊如此若互欲同己必爭論爭論不勝至于再三至于十數則不和之情自茲而敢或至于終身失歡若悉悟此理爲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于己爲子弟者仰承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和家之要術宜熟思之 原注語云諫性可以同居正謂此也

自古人倫不齊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全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原注寬懷而外還當循理以化之積誠以感之最忌者忿恨激烈也

人言居家之道莫善于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曰此其不思爾曰此甚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入于吾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知形于言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骨肉之失歡有本于至微而終至于不可解者止由失
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
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
遂如平時矣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
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
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亦移此心於我矣
思也若使我貧父母亦視之如富者或恃長淩幼專用其財自取溫
凡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恃長淩幼專用其財自取溫

而後已若富者能反思果是因眾成私不分與貧者於
心豈無所歉果是自置財產分與貧者明則爲高義幽
則爲陰德又豈不勝如連年爭訟妨廢家務及資糧囑
託賄賂之費耶貧者亦宜自思彼雖竊眾亦由辛苦營
運以至增置豈可悉分有之況實彼之私財而吾欲受
之寧不自愧苟能知此則所分雖微必無爭訟
兄弟同居世之美事其間有一人早亡諸父與子姪其
愛稍疏其心未必均齊爲長而欺瞞其幼者有之爲幼
而悖慢其長者有之同居交爭其相疾甚于路人前日

美事至甚不美豈不可惜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
弟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爲孝義一有交爭則孝義
何在
兄弟子姪有同門異戶而居者於眾事宜各盡心不可
令小兒婢僕有擾于眾雖是細微皆起爭之漸且眾之
庭宇一人勤于灑掃一人全不之顧勤掃灑者已不能
平況不之顧者又縱其小兒婢僕常常狼籍且不容他
人禁止則怒詈失歡多起于此
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讐往往其

子因父之意遂不禮于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己之兄弟
即父之諸子己之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與兄弟不和
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倣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于伯
叔父則不孝于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
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于己須以其善事伯
叔父者先之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
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之
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

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況兩遞其言又從
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于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
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所親

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慮其適議
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也又有好伏于幽暗之處
以伺人之言語此生事興爭之人也然人之居處不可
謂僻地無人而輒議人慮或有聞之者俗謂牆壁有
耳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再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讐爲婢妾者方洋洋得志
能一切勿聽則虛佞之言不敢復進若聽之信之則必
尤無見識以言他人短失爲忠於主母若婦女有見識
蓋由見識高遠不聽婦人之言而先施之厚因以得兄
弟之心也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又多出於婢妾之擅寵婢妾愚賤
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深怨其婦女而重愛其
兄弟分析之際不敢以貧故而貪愛其兄弟之財產者

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傻隸亦多如此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所

歟矣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姻有高義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于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不能明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利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妒若嫁美壻萬一不和卒爲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父母不審之畢也

凡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强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爲他人不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託女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大抵女子之心最爲可憐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爲父母及夫者宜憐而稍從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後男家富而女家貧則欲得男家之財以與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貧則欲得女家之財以與男家爲男女者亦宜憐而稍從之若或割貧益富此爲非宜不從可也

親戚中有婦人年老無子或子孫不肖不能供養者當爲收養然又須關防恐其身故之後其不肖子孫稱其人因饑寒而死或稱其人有遺下囊篋之物妄經官司不免有擾須于生前令白之于眾質之于官則免他患

大抵爲高義之事須令無後患以上睦親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有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靜思此理可以寬懷

凡人行已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

老成之人言近迂闊而更事已多情理自透後生雖天質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類以老成爲迂闊及至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交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强辨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

點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
竊笑我爲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端
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與己暗合者亦小人之最點者也
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
我爲他所料也原注君子與人爲善能
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
惡吾之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
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于矛戟是也俗
亦謂打人莫打臉道人莫道實

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
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
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厲縱
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于室者色于市方其有怒
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
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言誠酒後語忌食時
嗔忍難耐事順自強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人有困苦無所訴貸之不自存而樸訥懷媿不能自言
于人者吾雖無餘當可隨力周助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時受人之恩
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
及吾榮達之後徧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爲虧義前輩
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
詳味此
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訟彼
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吏求以快
意窮怡其讐至于爭訟財產本無理而強求得理官吏

貪繆或可如志寧不有愧于神明讐者不服更相訴訟
所費財物十數倍于其所直況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
理爲有理耶大抵人之所訟互有短長各言其長而掩
其短有司不明則牽連不決或決而不盡其情胥吏得
以受賕而弄法蔽者之反以破家也原注有理而訟尚
理耶此平情之論保家之策至破家無益況無
宜三復此言以上處己
居家在山村僻靜之地須于周圍要害之處置立莊屋
以樸實之人居之火燭竊盜可以即相救應
凡夜犬吠盜未必至亦是盜來探試不可以爲他而不

警夜間遇物有聲亦不可以爲鼠而不警
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又
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全至
不忍焚燬其屋凡盜所快意于焚掠汙辱者多是積惡
之人富家各宜自省
居家或有失物不可妄猜疑人猜疑之當則人或憂疑
恐生他虞猜疑不當則眞竊者反自得意況疑心一生
則所疑之人揣其行坐辭色皆若竊物而實未嘗有所
竊也或已形于言或妄有所執治而所失之物偶見或

正竊者方獲則悔將若何
人之家居井必有欄池必有欄深溪急流之處峭險高
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兒狎而臨
之脫有疏虞歸怨于人何及
奴僕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背違不能
有便當省力之處如頓放什物必以斜爲正如裁截物
色必以長爲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
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爲是又性多很輕以應對
不識守分所以願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其爲不改
其言愈辨家長愈不能耐于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
于死亡者有矣凡爲家長者于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
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
怒可也如此則僕可免罪主者胸中亦安樂省事多矣
至于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多褊急很愎暴忍殘刻又
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
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待奴僕之理諭之其間必自有
曉然者
壽昌胡倅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
打僕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

妾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辦衣食而力無
所施不能自活故求就役于人爲富家者能推惻隱之
心蓄養奴僕乃以其力還養其身其德大矣而此輩既
得溫飽雖苦役之彼亦甘心焉
婢僕宿臥去處皆爲檢點令冬時無風寒之患以至牛
馬豬羊貓狗雞鴨之屬遇冬寒時各爲區處牢圈棲息

之處此仁人之用心視物我爲一體也

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菩聚惡散食生畏死其情則與人同故離羣則向人哀號爲人者既忍而不之顧反怒其鳴號者有矣胡不反已以思之物之有聲于人猶人之有聲于天也物之鳴號有訴于人而人不之恤則人之鳴號訴于天也天之恤人居病患不能支持之時及處困窮不能脫去之時未嘗不反覆究省平日所爲某者爲惡某者爲不是其所以改悔自新者指天誓日可表

至病患平愈及脫去罪戾則不復記省造罪作惡無異往日余前所言著言于經歷患難之人必以爲然猶恐痛定之後不復記省彼不知患難者安知不以吾言爲迂

國家以農爲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種出于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爲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賜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艱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鳴者告語

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有田園輒起貪圖之意緩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矣

凡田產有交關違條者雖其價廉不可與之交易他時事發到官則所費或十倍然富人多要買此產自謂時來抖錢與人打官司此其癖不可救自遺患與患及子孫者甚多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即無後患不可濫恃人情契密不爲之防或有失歡則皆成爭端如交易取錢未盡及

貧窘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產之贖產不得取契之類

家當知此理不可苦害富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以闕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嫁爭訟已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值雖轉手無留且可以丁其田產欲用之一事而爲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踴踊而陰鉤之以重貶其價既成契則姑遲其直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期滿則辭以未辦又展期之或以數緡授之或以米穀及他物高

估而補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乏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取索夫力之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有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謙井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緩急多是將錢强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食招誘使之結轉併息爲本別更生息又誘勒其將田產抵還法禁雖嚴多是幸免惟天網不漏諺云

富兒更替做盡謂迭相酬報也

有輕于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百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蠻以所還之資爲爭訟之費者多矣原注可爲貪取重利盤剝窮人者戒

凡人之敢于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矣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債在後者無不破家也

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造渡船者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既成吾之晨出暮歸僕馬無疏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惴惴

附錄

者皆所獲之福也以上治家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本永樂大典薈輯袁氏世範三卷提要云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嘗牟樂清修樂清志十卷于折獄文獻通考又稱其令政和時皆不傳是編即其在著有政和雜志縣令小錄令樂清時所作分疏親處己治家三門題曰訓俗遺規劉鎮爲之序始更名世範其書于立身處世之判道反覆詳盡所以砥礪末俗者極爲篤摯雖家塾訓蒙之書意求通俗詞句不免于鄙淺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覽者易知易從固不失爲顏氏家訓之亞也

先生爲楊誠齋所薦其薦狀云奉議郎知徽州婺源縣袁采三衢儒先州里稱賢勵操堅正砥行清苦三作牡縣皆騰最聲及來婺源察見徽之諸邑其敝之尤者專以糾法爲理財之源流廣開告訐之門每興羅織之獄大者誣曾參以殺人次者誘陳平之盜可殫舉采首摘其弊白之監司太守請痛禁止自是諸邑之民皆得安堵

廣氏家學

庶官廣先生公亮

梓材謹案先生爲薛公之子誠齋萬士錄稱其力學有文子弟之秀尚淹下僚云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虞氏門人

編修王雪山先生質別見玉山學案補遺

舊氏家學

侍郎詹先生儀之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陳氏門人

知軍石克齋先生墪詳見晦翁學案

梓材謹案朱子誌先生墓云公父某贈朝奉郎又云其爲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更從貝氏詹事

陳公良翰受書是先生陳氏弟子也

萬氏門人

教授陳先生志同

陳志同字聖嘉永康人太學芮公爲祭酒以士之有文行者職掌九學之事而先生爲選首後取上第調處州教授陳止齋集

少南門人

補縣尉黃晉軒先生補

附錄

潘先生朝卿

潘先生傑合傳

潘朝卿字春卿口口人與兄傑並出陳少南之門止齋諸父亦從少南學學者授經數百人每稱同舍生必曰永嘉二潘先生與其子書煥同爲乾道壬辰進士以書煥累官封承事郎陳止齋集

林氏家學

林先生仲損

林仲損字炳之瑞安人喬年子惆悵有守能世其家喬年以事出每空窮不恤先生與婦沈服勤米鹽以盡歲晚之歡陳止齋集

休齋門人

知軍陳先生一新

陳一新字又之永春人紹興進士少受學于陳休齋志行迥出流輩爲汀州教授慶元間年校藝漕闈時韓侂胄用事發策以谷永攻君而黨王氏劉賁言直而有司不取爲問同列請易之先生不聽果激侂胄怒將罪之

侍臣力救得免累遷國子博士通判婺州知邵武軍以廉平稱初宋考官不習僞學狀先生曰吾寧不爲考官決不書也其守如此閻大記

知州門人

文靖梁先生克家

梁克家字叔之晉江人幼聰敏絕人書過目成誦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累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闕失先生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威柄五定廟算六

結人心遷中書舍人郊祀有雷震之變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執奏無隱乾道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請選置官屬增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爲詹事中外稱得人八年詔更定僕射爲左右丞相拜先生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允文既罷相先生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先生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

建康府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在鎮有治績九年拜右丞相封儀國公十四年卒年六十贈少師謚文靖先生爲文渾厚明白自成一家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宋史

王氏家學

王先生壽朋

王壽朋字夢齡梅溪弟

附錄

王先生百朋

王百朋字昌齡梅溪季弟

附錄

梅溪題名賦曰余閒館于梅溪兮歲甫及乎夢齡自淵獻而逮乎敦牂兮頃十朋而今百朋

補提刑王先生聞詩

附錄

始從詹事游太學詹事于法當任公公曰二父老矣請先及詹事卒而公爲士人如故召寮歷事三世未嘗審察比再爲郎皆趙丞相所進毀趙公者不以爲黨歷事三世未嘗論建然正學遵言未嘗相時容悅矣義勇發不以恍利動搖

補運判王先生聞禮

境以正其禮先生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

附錄

惠安丞時禁私庵寮有壯屋號彌陀庵主僧倚郡將爲姦公捕立毀撤守怒詰之徐疏以實守因敬公薦其賢公果敢激烈當官與事遇法理不順者直前疏治雖雷霆獨立面折無諱

王氏門人

趙先生彥眞

趙彥眞一名彥能胄出宣祖之後少純篤從王侍御學侍御嘗得舍人張孝祥書不欺室榜持以遺之益自奮爲進士調撫州錄事參軍歷知興化軍未赴卒年五十有四篤學工文辭有集五卷易集解五卷陸渭南文集

葉先生士寧

葉士寧字宗儒樂清人寬中少忌及從王詹事游詹事云此吾暮子立朝行事多以告之卒年六十六葉水心志其墓謂其不吝其力之所及德施于人而身忘其憂足以稱善人矣水心文集

周先生世則

周世則嵊縣人梅溪門人也梅溪作會稽風俗賦先生

爲之注梅溪後集

姑先生履

姑履梅溪門人嘗送以詩梅溪前集

周先生仲翔

梓材謹案梅溪前集已已梅溪同舍二十人其九人者游從之舊也酌別之夕獨五人在焉謝子與能猶在予館而四人者且去矣因人謂先生及李大鼎許輝先謝鵬也又案梅溪題名賦有周次凫疑即先生之改名姑並存之

謝先生與賢

謝先生與能合傳

謝與賢字簡之與能字任之

余先生宗旦

余宗旦字仲卓

賈先生棡

賈棡字一德

陳先生元佐

陳元佐字希仲

張先生祖說

張祖說字文孺

鄭先生遜志

鄭遜志字時敏黃巖人

陳先生恪

林先生次淵 合傳

陳恪字叔慕林次淵字希顏

附錄

梅溪題名賦曰齋敬入而堂虛一兮咸與賢而與能余宗旦而罔有一德兮敢不希仲舒之明經幸諸友能祖說之遜志兮又恪希顏回之服膺

連先生士表 附見梅溪同調

羅先生士能

謝先生士奇 合傳

謝先生士龍 合傳

季先生士宏 合傳

羅士能字少陸謝士奇字文美士龍字漢臣季士宏字宏老

張先生次房

孫先生元齡 合傳

李先生杞 合傳

張次房字漢英孫元齡字唐英李杞亦字唐英

梓材謹案宋有三李杞一爲北宋人一字貞仲一字子才并此而四矣

張先生仲遠

張仲遠字子敦

周先生孝友

周先生孝顯 合傳

周先生孝思 合傳

周先生濬 合傳

周孝友字子施孝顯字子揚孝思字子則濬字子深

梓材謹案題名諸先生多未詳何許人有爲梅溪註會稽風俗賦者嵊縣周世則也世則疑卽子則姑並存之

王先生淳

張先生載 合傳

王淳張載並字子厚

梓材謹案張先生名字與橫渠並同

劉先生元德

萬先生序 合傳

劉元德字明夫萬序字明之
梓材謹案明之與申之序泰之庶皆樂清劇元之兄弟行也則亦樂清人矣
余先生如晦
余如晦字明叔黃巖人
李先生大鼎
李大鼎字鎮夫鄂鼎字叔鎮萬鼎字鎮遠
鄂先生鼎合傳
萬先生澄
萬澄字清卿童偉字俊卿侃字文卿
童先生偉合傳
童先生侃合傳
林先生湯臣
陳先生朝揆合傳
施先生貞臣合傳
陳先生光朝合傳
林先生叔舉合傳
林湯臣字商卿陳朝揆字止卿施貞臣字名卿黃巖人

陳光朝字臺卿林叔舉字貞卿
貢先生修
貢修字一瑞
劉先生鶚
劉鶚字沖遠
周先生千里
周千里字百駒
謝先生鵬
謝鵬字圖南

附錄
梅溪題名賦曰乃有汾晉五士漢唐羣英鄭國七子涼州三明器成三足之鼎才宜九佐之卿有一瑞兮沖遠之鶚有千里兮圖南之鵬
蔡先生端武
蔡端武字威仲
劉先生敦詩
劉敦詩字温夫
余先生璧父艤
余先生如晦

余璧字全之梅溪表叔叔成腰之子也從梅溪游梅溪謂其有家學梅溪前集

王先生芷

王芷字茂之

葉先生縠

葉縠字茂正

萬先生椿

楊先生椿合傳

萬椿楊椿並字大年

萬先生楩

萬先生楠合傳

楊先生楠合傳

萬楩字永年楠字億年楊楠字元幹

萬松字喬年

萬先生松

林梓字材叔

林先生梓

劉載字通達

梓材謹案先生名一作鉞俟再考訂

周先生震

周震字景東

蔣嶠字景山

蔣先生嶠

李庚字少白

李先生庚

萬孝傑字季梁

萬先生孝傑

陳昂字仲昂

陳先生昂

潘孜字元善

潘先生孜

劉口字伯玉

劉先生口

附錄

梅溪題名賦曰莫不端武升堂敦詩趨庭如璧之瑩如

芷之馨如粲之茂如椿之靈如樧楠之美如松梓之青
森乎如鉞之可畏轟乎如震之可驚皎乎如海嶠之吐
明月耿乎如長庚之輝眾星昱昱乎如季梁之梗概孜

趙公倚字天任
趙先生公倚
孜乎衛伯玉之老成

楊先生寓
楊寓字澤遠

王先生佐

王佐字才仲

陳先生獻可
陳獻可字揚庭

劉先生傅
劉傅字巖叟

謝先生枲朋
謝枲朋字舜佐

連先生憲
連憲字民式

周先生次鳳
周次鳳字一夔

賈先生炳
賈炳字作德

夏先生伯虎
夏伯虎字用之

陳先生肇
陳肇字德遠

許先生輝先
許輝先字光甫

余先生諧
余諧字口仲

姚先生紹宗
姚紹宗字興祖

何先生鐸
何鐸字汝文

季先生詮
季詮字仲言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梅溪詩集有答季仲宣名苞蓋先生兄弟行也

陳先生舜咨

陳舜咨字叔弼

方先生升

方升字中高

附錄

梅溪題名賦曰可居天任而澤遠可爲王佐而揚庭可起傳巖之築可同舜佐之登憲一夔而樂作炳伯虎而文興肇輝先之德業諧興祖之家聲汝文兮宜月選而季詮汝弼兮必類進而方升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先生逖

王逖字正夫

選士吳先生翼

吳翼字季南紹興甲子中同文館選 梅溪前集

王先生璘

王璘字德夫

朱先生少雲

朱少雲字吉作

陳先生少虞

陳少虞字祖舜

方先生升

方升字中高

附錄

梅溪題名賦曰逖矣乎脊來二客業彼管城名列甲乙字篆丙丁如翼斯飛如璘斯煚爍銀鈎與玉筋儼壁上之題名吾徒之秀乃有詞賦兮少雲之作太原之老乃變聲律兮祖舜之廣

李先生大猷

李大猷字定夫

孫先生薄

孫薄字德廣林薄字叔廣

林先生薄 合傳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繆克己字口夫

繆先生克己

蔣先生中行

蔣中行字謙仲

宋先生孝忱

宋孝忱字伯恂

梓材謹案先生蓋朝散寺
先兄弟行則亦樂清人也
鄉舉萬先生庠
萬庠字申之紹興甲子中鄉選與兄庚以儒學名家梅溪前集
劉敦信字信叟
梓材謹案前有劉敦詩蓋先生兄弟行也
林先生安上
林安上字世治

夏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林先生取仁
林取仁字及遠
黃先生萬頃
黃萬頃字伯厚
葉先生頃
葉頃字澄叟
鄔先生一唯
鄔一唯字仁叟
許先生祖伊
許祖伊字次尹
陳先生之紀
陳之紀字振仲
李先生蒙亨
李蒙亨字彥通
萬先生康
萬康字泰之
夏先生伯文
夏伯文字世華

夏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先生文通
劉文通字叔達
張先生必達
張必達字邦彥
劉先生祖漢
劉祖漢字季孫
吳先生隱若
吳隱若字靖甫
選士徐先生大亨

徐大亨字顯仲紹興甲子中國學選梅溪前集

梓材謹案以上諸先生與梅溪先生二弟並見梅溪題名賦而萬先之與許管二子皆其學侶也

附錄

梅溪題名賦曰于是傅大猷而溥告之曰學必剖藩籬而克己道必舍蹊徑而中行先之以孝忱之意申之以惇信之誠禮欲安上兮必先自治仁欲及遠兮慎毋自矜湛萬頃以窺蠡妙一唯之悟曾祖伊尹畎畝之樂振仲尼文教之鳴玩蒙亨之爻象俟泰來而彙征勿務世華而起文通之附勿求必達而貪季孫之榮窮則隱居

達斯大亨凡百君子毋渝此盟

楊氏家學

補文惠楊東山先生長孺

梓材謹案廣東黃志載先生字子伯別號東山潛大然世多稱之爲伯子子伯恐因伯子而譌亦與伯大互異

附錄

東山迺誠齋之冢嗣平日耳濡目染其先君子之嘉言善行取法不暇一日特書大書于木簡曰不學誠齋者非誠齋子孫以亟爲家訓

嶺南羣吏獨有先生清白著于時有詔奬諭謂其清似隱之故先生賦詩有詔謂臣清似隱之臣清原不畏人知之句

林慮齋上楊安撫詩曰先生舊把釣魚竿弄月雲濤手本閒只爲春風藏不得卻來搖筆對三山又曰千載斯文關洛翁祠堂新闢煥儒宮司南又是楊夫子管取閩中勝洛中又曰篇篇渾不費安排舞月光風自滿懷嶺海聲名誰得似一家句法老誠齋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楊伯子嘗爲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陳鵬仲作玉壺氷朱絲弦二詩送之

東山同調

奉議楊先生汪中

楊汪中字季子番昌人幼孤篤志好學弱冠鄉評推重廣帥楊長孺見其文敬之言于郡博士請爲州學錄登進士第知盧陵縣既而改知歸善縣官至奉議郎（廣州府志）

楊氏門人

鈐轄周先生雲

周雲字從龍吉水人以詩古文受知于益國周必大開禧間眞西山德秀奉使辟掌箋奏受行在同知主管樞密機宜文字領兵北歸朝荆襄累有功擢廣西兵馬鈐轄二親喪卽以所居立院守其墓吉水縣志

梓材謹案解學士表周處士墓言先生與益國周文忠公誠齋楊文節公相師友其子從東山則以先生爲誠齋門人可也

王先生子俊

王子俊字材臣吉水人嘗從楊誠齋周益公游乃延譽于晦庵朱子勉以博取約守之功又書格齋二大字遺之所著有史論師友緒言三松類稾行于世人物志

附錄

誠齋稱其文有遷固之風韓柳之則淳熙間嘗游京師上史館書進內禪頌之意以杜篤自況階薦得官初任爲成都帥幕鬱鬱不得志遂歸老衡泌云

周先生尙思附子壽伯孫琦

周尙思號了了老人從游楊文節之門子壽伯字椿年號清澗博學耆德清澗子琦字廷玉號雪堂其卒也歐陽文公銘其墓以道學稱之解春雨集

羅先生就齋

羅椿字永年廬陵人楊誠齋高第累舉進士不第自號就齋作詩有少陵意態江西通志

陳先生叔聲

陳叔聲清江人誠齋學徒也誠齋爲作學箴曰匪仁弗泉匪敬弗源心爲之淵以妥其天是心未熟求躬之淑譬彼藝麥而欲獲菽聖有六籍道之國都立師求友往問之涂有充于中必形于外行與聖契言與聖會其或載筆以詆厥辭大半斯拔何葉弗萎咨爾後學於斯盡覺惟其篤之是以告之楊誠齋集

張先生敬之

張敬之誠齋門人嘗校刻誠齋易傳經義考

劉先生渙

劉渙口口人誠齋門生也嘗跋誠齋朝天集後誠齋集附錄

羅先生茂良

梓材謹案先生及楊誠齋之門端平元年校正誠齋全集

歐陽先生清卿
雲龕謹案誠齋集有答歐陽清卿秀才書謂學進而身退與身進而學退宜何惜云
彭求志先生惟孝 別見兼山學案補遺
架閣侯先生世昭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縣令歐先生海
歐海茶陵人師事楊誠齋淳熙五年登第授零陵令作勸農十詩眞西山稱爲循良之遺 姓譜
劉先生先祖
劉先生述祖合傳

劉光祖字炳先長沙人淳熙初楊誠齋寓長沙先生與弟述祖來見誠齋稱其兄弟既好學而又雍穆怡怡書其楣曰怡齋 楊誠齋集
知軍曾先生槐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 詳見湖江學案
許先生介之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補遺
劉氏家學
運判劉退庵先生彊學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氏家學

運判李濬齋先生流謙
李流謙字無變良臣子以文學知名少以父廕補將仕郎授成都府靈泉縣尉調雅州教授虞允文宣撫全蜀置之幕下多有贊畫尋以薦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力辭外改奉議郎通判潼州府事著有濬齋集八十一卷今就永樂大典釐爲十八卷 四庫書目提要
李氏門人
知州宇文先生師獻
宇文師獻字德濟成都人少師粹中之子而樞密虛中之從子也季父直龍圖閣時中器之懋以問學先用樞密恩補承務郎知德陽縣丞改綿竹暇則募崔斯立之爲痛掃漑以種學績文爲事且從其鄉老李尚書良臣及其秀士黃鈞李流謙游聞見益廣聲稱益著歷知綿州整科條察盜弊節用度事益省即理緝學校舍其士者行鄉飲酒禮使敎長幼之節改知閬州以卒 張南軒集
吳氏家學
文定吳先生獵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錢氏門人

承事錢先生朝彥

錢朝彥字用明初忠懿王納土于宋後裔散之四方至樂清白石家焉先生爲人謙和少從孝廉錢堯卿學周官粲成而隱每出未嘗乘車曰吾不仕不可坐人上過樵夫野叟咸與均禮鄉人莫不愛敬之晚好道術自號沖虛居士善與人交所厚章少房死過其墓必爵酒酹之作詩不求工而有塵外之趣王忠文嘗稱其不諛不矜有沖虛集二十卷卒後以子宏貴贈承事郎（溫州舊志）

達齋門人

鄉舉羅先生椅　見上誠齋門人

金氏續傳

龍岡金先生文剛　詳見西山眞氏學案

趙氏續傳

趙先生琳

趙琳字君善忠簡公鼎曾孫也父知興國軍監娶范之柔女兄遂家崑山先生自進士爲常州教授作亭表鄰浩墓歷宗正丞都官郎理宗欲用爲諫官有沮之者出知吉州不赴匄祠而歸後以朝散大夫直寶章閣致仕

清修算欲藏書萬卷卒年七十八（姑蘇志）

進士趙先生質翁

趙質翁忠簡六世孫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至順二年請卽歸之閩喜縣學爲忠簡祠（歐陽圭齋集）

夢齡門人

施先生口

梓材謹案梅溪前集張施二先生自黃巖拏舟送別于台城又云施生將過梅溪從吾弟夢齡游或卽名卿良臣也

梅溪私淑

征官趙先生崇端

趙崇端溫州人爲南安征官紹定間泉守重建忠文祠堂先生董之眞西山謂其生忠文之鄉而學其學者也（眞西山集）

東山門人

曾先生原一

山長曾先生原郕　合傳

曾原一字子實寧都人與宗孫紹定四年領鄉薦嘗與從弟東湖書院山長原郕師廬陵楊伯子俱博學工詩

紹定庚寅避亂鍾陵從戴石屏諸賢結江湖吟社姓譜

儒林龍先生崇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機宜周先生商英

周商英字口口吉水人路鈐雲之子也官制置機宜路鈐諸子皆受業于楊東山 解春雨集

漕賓解生春先生谷

縣尉解寶章先生龍翔並見滄江學案補遺

周氏家學

機宜周先生商英 見上東山門人

州同周先生堯章 附子夢龍新民孫庭秀

周堯章商英子同知循州子夢龍新民漕曹士孫庭秀

並承家學 解春雨集

張氏續傳

朝奉張先生唐 詳見南軒學案

獻肅續傳

幕官陳先生應潤

陳應潤字澤雲天台人獻肅公邦彥先生之後易有家傳延祐間由黃巖文學起爲郡曹掾議論雄偉剖決如流凜凜然有骨鯁風嘗曰余欲著文變義蘊此潔靜精微之學也數年調明幕又調桐江簿幕時等急于聚斂議論落落不合時登釣臺坐羊裘軒臥山高水長閣汲泉煮茗洗胸中之不平文變義蘊成而黃晉卿爲之序

黃文獻集

雲濠謹案周易文變義蘊四卷提要稱其書大旨謂義理玄妙之談墮于老莊先天諸圖雜以參同契煙火之說皆非易之本旨故其論八卦惟據說卦傳帝出乎震一節爲八卦之正卦而以天地定位一節邵氏指爲先天方位者定爲八卦相錯之用文王演易必不顚倒伏羲之言致卦相矛盾其論太極兩儀四象以天地爲南儀以四方爲四象謂未分八卦不應先有揲蓍之法分陰

陽太少周子無極太極二氣五行之說自是一家議論不可釋易盡自宋以來毅然破陳搏之學者自應潤始云

默成講友

補　賢良范香溪先生浚

香溪語要

士生叔世去聖人數千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即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尙可以見聖人之心也

香溪文集

他耳則耳他目則目世儒之學因人祿祿聾盲于心聞見淺俗我曰吾目我耳吾耳中人之學聞見由己緣于視聽徵之燭理不曰而見不耳而聞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耳目蔑

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愎改而憚焉命之曰吝復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卽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徇慾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遷伯玉之學至于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悔說

周公作六典謂之周禮至于六官之屬瑣細悉備疑其不盡爲古書也周公驅猛獸謂蟲蛇雖惡物爲民物害者蜮氏之掌去黿鼉蛟牡鞠以灰灑之則死黿鼉不過鳴聒人初不爲民物害也乃毒死之似非君子所以愛物者又牡鞠蛟灰大類狡獪戲術豈所以爲經乎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說者謂不出于關從私道出避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

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不征使凡貨之出于關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設爲避稅法沒其貨撻其人劫天下之商必使從關出哉此必漢世聚斂之臣如桑弘羊輩欲興利故附益是說于周禮託周公以要說其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其爲周公何如哉讀周禮

夫人之道不可以無畏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勤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庶天

書曰惟懷永圖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天下之

事固有思在數十年之後必豫圖之目前乃克有濟者譬猶越人適秦度塗計遠必三月乃至苟惟不先時而即路遽欲一旦求至于三月之後則雖毘奔扁舉有所不能（遠圖）

孔子純取周詩上摅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又總其義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爲絢偏其反而之類苟有取焉必掇拾誦說不忍棄去孔子于詩可謂篤矣然其爲詩之說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嘗深求曲取爲穿鑿遷就之論故其說曰吾于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于考槃見遁世之士不悶于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敬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故當時從夫子學如卜商如端木賜其于爲詩皆能因告往而知來亦務通乎大義後世無及者嗚呼深求曲取遷就之論興而詩之義斯不明矣今世之說詩者必欲于是詩求是事故不得不爲穿鑿遷就之論是安知詩人固有婉其辭而義自見者哉葛生刺晉獻公好攻戰詩不言攻戰事而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又四章皆言國人喪亡意獨言國人多喪亡是以知其君好攻戰也大田刺幽王時矜寡不能自存詩不言矜寡困窮事而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獨言成王時寡婦有遺秉之利是以知當時矜寡困窮也若必于是詩求是事豈知詩者哉嗚呼固于詩則必爲穿鑿遷就之論詩之義始不明矣抑嘗複熟三百篇而求其大義知詩之志與春秋不殊旨也讀長發而知桀之亡商之所以興也讀大明而知周之興紂之所以亡也讀黍離而知天下之無王也讀下泉而知天下之無賢方伯也讀兔罝而知王師之敗績也讀淇之華而知夷狄之凌中國也讀角弓而知中國之爲夷狄也讀揚之水而知僭臣之漸其變爲簒也讀出其東門而知公子爭立之禍也讀白華而知嫡妲之道缺也讀蓍而知親迎之禮絕也讀丰而知婚姻之道缺也讀正月而知女禍之可以滅國也讀十月之交而知災異之並見也讀文武成王之詩而知太平之

盛德之修也讀幽厲陳鱣之詩而知放逆之禍惡之由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志與春秋豈殊旨哉此則詩之大義無事乎穿鑿遷就而自明者也詩論或者過周東遷爲失計是知周自東遷而衰不知東遷非所以致衰也周居豐鎬謂洛邑爲東都蓋自武王之遷九鼎固已眷地中有意乎經營矣周公相武王成武王之志卜洛建邑凡郊圻社壝宗廟市里無一不修是豈無意乎遷哉藉令當時無意乎遷豈無意乎後世子孫計哉使成王周公無意乎遷又不爲後世子孫計何

利而爲此紛紛也以書考之周公告王使居新邑爲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雖不留都亦既有事于烝祭矣則東遷何尤而以爲失計哉周論

盡皇極者大中也天下之道至中而極無餘理矣宜乎九疇之敘皇極居中總包上下爲其至極而無餘可以盡天下之理故也今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天地之道本乎皇極也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是神亦本乎皇極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亦本乎皇極也凡所立事無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是事亦本乎皇

極也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物亦本乎皇極也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一皆本乎皇極則九疇之義非皇極則于其間可乎

蓋五行五紀庶徵之類言天地萬物之中也五事八政三德五福六極之類言人與事之中也八政之祀五紀之曆數與夫稽疑命卜筮之類言人與神之中也天地人神事物莫不有中而九疇之皇極一以貫之可不謂

大法耶以上洪範論

附錄

陳巖肖曰予嘗過香溪之上見先生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爲文辨博而峻整非志于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

柳待制跋先生帖曰賢良心箴九十六字發心德之淵奧示鄉學之範圍而的然系濂洛之統緒不可誣也

吳禮部香溪文集後序曰其學多本于經貫穿精覈諸文皆斬絕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

范氏學侶

之以興觀其間楚人之勝以圖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與桓公下宋桓魯莊之意正相反霸業所以隳矣僖二十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閒晉有秦楚之難也文四年狄侵齊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諸侯盟自扈之盟始也文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大過棟橈之時宣三年秋赤狄侵齊

當景之世楚莊入陳圍鄭圍宋敗晉于邲中國大綱徒從事赤狄潞氏迨楚莊沒始得爲輩之役以服齊僅不失霸成十年晉侯獳卒

楚人侵宋攻晉所救而諸侯之師卒不爲動則有以量楚力之所至矣襄元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伐宋

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子善道

涉楚會吳而因道以滅人之國中國之禮義盡矣何以昭格荒服襄十年春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取邾不討取無大亂而

已矣襄十三年夏取邾

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也公弱甚矣襄十五年春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比年食今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閒而日七食禍變重矣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者廣非特魯之災也襄二十四年秋大水

自宣十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始有叔孫豹如京師以罕書也自是不復聘王矣冬叔孫豹如京師

亂世逐爭奇變滋起兵車重遲艱廢兆此昭元年夏晉狄子大鹵

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故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自往會之昭九年春叔弓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邾人于厥愁孫林父會吳子善道

凡晉蒐刺大夫強而公失其政昭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閒

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然則齊不自量欲諸侯前日之事晉者皆事齊以繼霸業也定八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宋魯衛崇奬亂逆大義去矣定十四年夏公會齊侯
齊侯宋公 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
會于洮
晉受煨伐霸統止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哀元年秋齊
必弃國高而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哀六年夏齊國
以魯政之不修而與吳親君子知魯之將有吳患矣叔
會吳 夏及高張來奔
于柏 還
先王之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爲
邱邱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邱賦爲不足于是更
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及邱此非禮也蓋古者田有

稅邱有賦稅以足民賦以足兵哀十二年
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哀
三年伐晉魏曼
多帥師伐衛

襄陵遺文

齊桓晉文之事及夫孔子之經皆天子之政也天將以
是承周而贊之山崩地震所以咎周昔士文伯言日食
之災而從晉侯曰可常平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
一事序不類官職不明同始異終胡可常也今以山崩
地震而必春秋之應于人事是猶日食降婁而必魯衛

貢大太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請誅六賊以謝天下金人近京師李邦彥議與金和李忠定綱及种宗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龍忠定而割三鎭先生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亟詔忠定入復領行營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先生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于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龜山爲祭酒復先生職遣龜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櫰密敏欲弭謗議奏補先生官賜第除太學錄先生又請翰在政府龍朝問潛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

誅察民且力辭官以歸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思定又五日召先生至未得對會忠定去乃上書乞留思定而龍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忠定幸金陵舊奏先生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龍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先生初未識忠定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三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二人承事郎及駕過鎭江遣守臣祭先生墓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祕閣修撰溈字德明崇仁人年少美須眉善談世事尙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于天性靖康初應制條敝政陳安邊禦敵十策州未許發退而復爲書上聞已而復論列十事爲三巨軸廢置卒辭不能舉州將爲選力士荷之以行高宗卽位南京伏闕上封事遂誣用事大臣遂見殺時年三十七許襲陵翰在政府龍朝問潛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

襄陵驚失色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以相視遂力求龍爲善哀詞德明所著飄然集六卷會稽胡衍既刻之豐城范應鈐爲立祠學中

附錄

少陽與趙子崧書曰東今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教之讀書略通大義不甚解也于時事一無所長惟愛君愛國之心憤世嫉邪之念出于天性不可強而奪年十七八先君命事科舉游學校欲令以官學起家自初至今二十五六年矣東謹守嚴訓蹉跎潦倒不悔也

張待制哭少陽先生詩曰治國幾無術興王獨有臣賊期探虎穴公乃犯龍鱗義死哀憐汝余愚若璧身飄蕭重白髮愁殺倚門人

僂攻媿跋少陽奏議曰鑰于國史拜公之名慕公之義恨不得悉睹公書一識公後一旦禮部侍郎良能達之引公之後旦正于賓位因得識公後而悉睹公書則公之忠心義氣可一閱而知矣嗚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諸公于時爲公媿云

任霆跋少陽遺稿曰大抵板蕩棟橈之世自有節義慷慨之士不忍宗周之顛覆奸邪之用事言路之壅塞寧甘國死而爭之者斯天地間固有可已而不已用猖狂妄行以陷于罪者今陳公明知其必死而不敢愛其死昔以有一死有關于天地離合正統存亡之大者非天乎是亦天使之扶持使可辱可殺而不可泯沒者也

歐陽學侶

隱君李藏修先生彥華　附師嚴拙翁子琥孫劉

李彥華字仲實崇仁人受書于嚴拙翁與歐陽澈吳澥吳沆爲友年三十築室山中以藏修名嘗隱居樂道尸五十有餘年鄉人號曰藏修先生詩曰治國幾無術興王獨有臣賊期探虎穴公乃犯龍鱗義死哀憐汝余愚若璧身飄蕭重白髮愁殺倚門人

集家故藏書至萬餘軸矻矻晨夜天文地理禮樂律曆兵謀方技毫分縷析體習既精晚而述經傳辨疑禮樂遺錄三十六卷二吳舊書亦與有力季子琥字次琮幼通大義不以章句爲能自道德性命之奧名物度數之詳象緯山河之廣靡不究極惟深疾釋老氏書何尚書異引爲上客嘗從容爲尚書言近世諸老講明義理過漢唐諸儒遠甚顧曆象鍾律氏族軍法之學有講焉而未盡者吾欲從公借厤姑山房讀書二年證其所見以備闕文尚書忻然諾之將卒語子劉以正學直道無負吾教劉明春秋中嘉定元年進士第嘗通判武岡軍魏鶴山集

梓材謹案一本作李彥章然宋別有李彥章字元達與李端行聖與李舜由彥安李大壯方章合成一書凡十卷號四李先生周易全解董季眞云爾見經義考

文學吳先生澥

吳澥撫州人布衣紹興十六年進字內辨歷代疆域志詔永免文解宋鑑

吳先生沆

吳沆字德遠崇仁人幼孤事母孝政和間雲濠案政和當作紹興
獻書于朝不用歸隱環溪後舉不求聞達郡以先生應
詔所著有易論語發微老子解環溪集姓譜
梓材謹案經義考引胡一桂云號環溪先生環溪其所居也有易璇璣三卷每卷九篇雜論易義又有易禮圖說前有或問六條圖說十二軸四庫提要云易璇璣自序謂上卷明天理之自然中卷講人事之修下卷修傳疏之失其大旨主於觀象因象而求之卦求之象求之爻其曰璇璣者取王弼易略例明象篇處璇璣以觀天運語也

附錄

紹興十六年進羣經正論四卷 玉海

樓攻媿曰環溪深于易三十而著璇璣圖論深于禮故又二年而著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析微論皆行于世

歐陽同調

朝請黃先生子游

黃子游字叔言宛邱人金紫宰之子少從伯父待制實蔭爲假承務郎金紫之就逮也兄弟訟冤于朝乞納告身贖罪權臣滋怒先生號訴益力父得不死由是知名調相州儀曹建炎初客南京歐陽澈以上書忤宰相棄市先生適同邸收而葬之其子飛英年十四先生傾囊

輟所乘馬賙其歸未幾版授汝陰令入監左藏西庫權度支郎官累知台州徙池州求浙東安撫司參謀官以歸積官右朝請大夫卒年八十有八靖康之亂挈內外族姻數百指展轉兵閒以身任其飢寒晚卜居明州奉化縣築聽雨堂橋隱齋兄弟四人華顯相從歲時燕樂尤善與人交丞相張忠獻公每對客誦言賙歐陽事以謂今無此人矣周益公集

紫微講友

補 吏部許子禮先生忻

附錄

知邵州祀前守周元公于學講明聖學湖湘之士翕然向風

呂紫微奉懷吏部賢友詩曰寒松壓庭院老馬倦維繫翛然出塵去麤糲朝夕急我友隔江湖尚作一日聚平生學道心擇善有固執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雪逕百川灌河來砥柱乃中立何時一尊酒更與交舊集

梓材謹案此詩一稱之曰我友再稱之曰交舊蓋先生爲紫微舊從之徒也

曾茶山長句奉寄提宮吏部曰草堂竹塢閉門中吏部市先生適同邸收而葬之其子飛英年十四先生傾囊

持身有古風老去一麾還作病歸來四壁又成空今朝
札翰知亡恙舊日詩書卻未窮拭目看君進明德乃兄
事業付天公

朱子跋曾呂二公寄吏部詩曰先君子之執友吏部許
公嘉不及見也然而竊聞其學蓋以修己治人爲一致
要之事實而不爲空言者今頌二公之詩可見當日眾
賢注心高抑之意矣至于前輩交游之際所以觀考德
業相期于無窮者與夫中興一時人物之盛覽者亦當
慨然有感于斯焉

張南軒跋右丞吏部奏議曰觀二許公先後立朝當事
會之際皆力言和議之非嗚呼善哉自金人中國專以
和之一字誤我大機非惟利害甚明實乃義理先失義
理之所在乃國家之元氣謀國者不可以不知也

吏部同調

主簿陳先生煥

陳煥字少微博羅人安貧守道敝衣蔬食處之晏如也
接物甚謹雖遇童稚無異成人以禮遜化閭里之橫逆
者鄉人稱之曰陳先生提刑芮煜嘗屏道從造其廬見
異時冇友生誣繫大庾獄先生冒盛暑往救終得不冤
人皆道其義

附錄

先生性嫉惡至抗聲縷數不少恤及見善則談不釋口

臺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

春秋辨疑

春秋初書諸國用兵見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書諸侯僭
謚見禮不自天子出也書初獻六羽見樂不自天子出
也

胡澹庵祭先生文曰漢羅莽禍鮑宣死忠蔡將君圖先生道窮火不玉侵陰無日濛元祐以還新學沒溺媲花儷葉聖道以熄天未喪文繫啓先生如唐得韓正論以興莊騷班馬郊島籍混採掇無餘芻狗篇籍百六十年剝華就質粵若崇觀眾恬以嬉覺微孤嬙秦鎰宋龜軒組儻來屣脫如遺城下之盟中原蹀血彼婉變者腰頸決裂落落高標歲寒見節彼爲不清廉作玉屑顧惟馬走昔依朱牆北面遺經箴窩刮肓食實溉根報賜敢忘天不黙遺麟獲組商有槀茂陵雷電取將其誰與歸屑

涕黃腸

又序春秋辨疑曰先生歿已數年其學始大行于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辨喟然歎謂某是可謂切中時病矣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春秋經辨十卷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春秋辨疑四卷提要稱書之大旨主於以統制歸天王而深戒威福之移於下又言與胡氏之牽合時事動乖經義者有殊深文巧詆者用心亦別云

蕭氏同調

鄧先生洵美

鄧洵美字子充廬陵人爲鄉先生與蕭子荊絳帳雲集胡澹庵與弟嘗學焉胡澹庵集

梓材謹案宋鄧洵美二人其一見萬姓統譜遠州人乾祐中與李昉同年及第澹庵集又有鄧子充疏語云子充有泉亭之役幾困於無資正賴長厚者一引手援之自罷所舉不可謂今無古人云云疏語不爲已語然可見先生之大略矣

鄧氏學侶

鄧先生洵侯 附子溥

鄧洵侯字元直洵美季弟也預宣和上舍貢靖康改元同其兄洵美邦彥澤舟與計偕而澤舟遂中第先生既篤學且練習世故樂善喜爲人師監司守令爭延教子弟特補將仕郎吳興芮煇漕嶺表辟爲清遠令不果行

卒年六十七子溥孝而勤于學 周益公集

馮氏先緒

補

郎中馮先生山

馮山字允南安岳人熙寧末爲祕書丞通判梓州鄧綰薦爲臺官先生以不諳新法辭不就退居二十年范醇夫薦于朝官至祠部郎中致仕卒 姓譜

梓材謹案文獻通考載先生春秋通解十二卷又
案先生嘗銘馮信道之墓信道亦爲春秋之學者
見泰山學案阮亭居易錄載其集三十卷詩文各
十五卷又言其爲蜀人生當北宋全盛時與文潞
州鮮于子駿遊而無
語及眉山父子兄弟云

馮氏春秋說

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蓋季氏逐昭公薨于乾侯
及歸葬又絶其兆域不得同于先君而在墓道之南則
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祔祭宜矣及季孫意如卒陽虎
專季氏將殺季孫斯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蕩
季氏之罪以取媚于國人定六年從祀先公

雲濠謹案方桐江跋馮抱璽詩云五世祖鴻碩先
生獻能嘉祐二年章衡榜與眉山二蘇公同年後
改名山屢持麾節以祠部郎中卒於朝又云有眷
秋通解文集十卷行於世安定胡先生眷秋解多
取之先生以嘉祐二年登第後二年而
安定卒豈其書早行而安定取之耶

羅氏先緒

孝逸羅遜翁先生無競

羅無競字謙中其先長沙人遭馬氏亂家于廬陵先生
幼穎悟年十六游學南昌三舍法行歲時鉤校行藝出
諸生上疾士風日薄歸杜門會有熙河之役上書條利
害授迪功郎交親強之仕始爲建寧主簿愛民如恐傷

制增賜田三頃宋史

附錄

方杜充之遁也或告公盍去諸公曰我通守也苟去城誰與守我倘愛生也哉雖然吾仲氏惟一子不可無炊火乃命其姪孺文御其母以奔溧陽而屬其子明日城陷

公神色明秀長身山立見者畏愛居無事時溫良惠和與物無忤及遇事勇決彊毅萬夫不能奪也其德行修于家稱于鄉信于友至于以身徇國立天下萬世臣節

之端凌霜貫日非一時適然也

先生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窺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娼館也先生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先生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

雲濠謹案言行錄續集載松溪先生李天麟言此事云其後果能立節奇偉又引楊誠齋曰正是如此大凡立身行己須是立脚之初便確乎不可拔到後來習得定生死禍福都不能奪

楊東山贊公畫像曰面若嚴霜目如電光身作長江乾坤騎驢衣冠毅毅鉄鉞易易棟橈鼎敧無虎無貔有軾有泥垂天貫日惟忠惟一青竹鴻筆犬羊雖蠶知大丈夫此可革乎人誰無死國爾斯偉何千億祀

文文山懷忠襄詩曰平生王佐心世運蹈衰末齊虜誰復封楚囚詎當脫金陵雖懷古尚友在風烈襄忠何遺廟夫子我先達

太師程九龍先生逵

程逵字彥通浮梁人克俊之父也登政和二年進士不樂仕進授徒里中遠近來者不能容乃建鄉校立宣聖祠朔望春秋奠謁習爲禮容相師成俗有易解十卷論孟解十卷五經解題二十卷學者號九龍先生贈太師

新安文獻志

待制周蓮峯先生綰

周綰字彥紉遂昌人舉進士典五郡入爲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敷文閣待制自號蓮峯先生出入中外六十餘年始終以廉節著名姓譜

迪功師義學先生古

師古字彥立眉山人官迪功郎時號義學先生宋中興初講授于閩之長溪縣西十里曰赤岸一方士習爲之丕變魏鶴山集

楊先生愿

楊愿字謹仲臨江人紹興閒舉進士累官車駕院先生于書無所不讀邑有考德問禮之事必求是正里人稱壽岡先生姓譜

附錄

周益公序其詩曰謹仲自少爲先進所推未第時鄉之英俊爭受業于門名聞四方願交者眾至二千石至皆尊禮之蓋其行藝俱優而尤喜爲詩大要學杜少陵蘇文忠云

忠義學侶

羅先生鎧

羅鎧字士廉楊忠襄之友也嘗與詩帖各一周益公跋云予聞楊司業告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方政和中二公同游太學每以是相勉不幸士廉年方三十一死親之喪鄉人推爲孝子名士胡份兼美質爲之銘厥後忠襄遂死于忠國史書之萬世仰之平生取友如此賢矣哉周益公集

范氏家學

補舍人范蒙齋先生端臣

梓材謹案金華徵獻略載先生乾淳中館閣以文翰知名與潘良貴遊清介之操亦無忝焉

附錄

吳禮部跋先生書帖曰元卿問學該洽詞翰奇逸豈惟負才過人蓋內而父兄之漸摩出而與紹興乾淳諸賢遊亦一時之盛也

蕭氏門人

趙先生暘

趙暘口口人從蕭三顧學春秋三顧弟子百餘人受春秋大義者纔三四先生與胡忠簡銓馮樞密澥而已姓譜

梓材謹案胡忠簡誌三顧墓稱先生爲賢良方正

胡撝山先生鑄

胡鑄字口口廬陵人忠簡之兄也自號蓬山居士忠簡與之築精舍于里之洞巖從名儒蕭三顧讀書力學楊誠齋集

司戶胡先生昌齡

胡昌齡字長彥銓從子同事蕭三顧學春秋乾道閒以待奏名對策萬餘言官靜江司戶廉潔平恕滿一歲去

帥守張敬夫留之不可乃賦詩餞之人物志

雲濠謹案周益公跋胡忠簡公論和議稿云時長子方生未幾南遷公知禍叵則惟從姪昌齡字長彥賢而可託故以稿屬之今五十餘矣是先生之於潛庵氣誼可知

附錄

公尚弱冠侍其父赴大比試父升而公黜公喜曰吾固不欲父子同薦妨他人

自幼至老學日益富每著書援證古今是是非非下筆不休喜藏異書手自讎校

縣尉羅先生良弼

羅良弼字長卿廬陵人博學強記上下數千載問成敗利鈍灼見如縷少與胡澹庵棲舉業澹庵賦詩云笑春燭底影漸淚風前杯吟未畢先生曰出某書某卷澹庵服其博洽官會昌尉廉潔自持服食器用悉取于家

雲濠謹案楊誠齋朝奉劉先生行狀云嘗見張魏公爲張子韶侍郎服友之服又見澹庵先生胡公及羅長卿爲清節先生服師之服是先生蕭氏門人也

梓材謹案胡澹庵爲先生墓志稱其有文集三十卷歐陽三蘇年譜一卷欣會錄十卷論語二十卷聞書七卷皆未卒業而仕逕亦蹇蹇與時左嘗嘅然曰吾隱乎人以吾爲矯吾仕乎芋魁豆醬哉豈無哉吾其漫浪於人間作鵝鵝游乎因自謂漫叟云

項先生充附兄洵美

項充字德英龍泉人幼未知學兄洵美訓篤甚至後與胡忠簡俱以春秋學馳聲終父母喪兄弟當析產先生盡以遜兄以報其教育之恩詔旌表門閭姓譜

文行彭先生恪附師易蟠

彭恪字邦憲廬陵人天姿穎悟自幼軼羣日誦數千言過眼不復覽年且長師大庾尉易蟠時甫屬文輒數千字時甫曰子駸駸逼人老夫不逮其別擇師乃從鄉先生鄧子充學遭家多難館于鄰陳氏清節先生蕭子荊

亦客焉遂獲請益由是經史百氏無不該洽而獨以詩書名家建炎初罷三舍法復詩賦科一試輒中優等淸節書曰吾友豈易量耶紹興甲子復行兼一經法預鄉薦至癸酉復以詩賦舉于是講學于鄉弟子受業者益衆丙戌廷試授右迪功郎主永明簿卒年六十有八先生未受命時以經訓諭爲職既筮仕請書郡庠遍舉先儒異同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疲平日議論有集三十卷曰錄十卷藏于家既沒門人私謚曰文行先生胡澹庵集

鄧氏門人

忠簡胡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文行彭先生悟 見上蕭氏門人

程氏家學

章靖程先生克俊

程克俊字元顓其先自歙徙浮梁宣和六年策進士擢甲科官至參知政事中奉大夫贈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職名至資政殿學士贈至鄱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七百戶謚章靖有易通解十卷 新安文獻志

周氏家學

府簿周聖予先生元卿

周元卿字景仁別字聖予原名冬卿字成甫待制綰之季子也官至太府寺主簿待制爲當世儒宗教子甚篤先生博貫經史雅有父風尤精班左二書臨事能斷有志于當世之務張魏公當國上書論十事皆國家大計魏公聳然異之又著要鑑三十篇獻于朝先生性至孝待制晚益清苦奉承左右常時誦書以娛悅之父子兄弟自爲知己談經論文侃侃如也 攻媿集

梓材謹案倫林宗派列先生於朱子之門然先生於魏公當國時已上書論事魏公於朱子爲父行

則先生與朱子蓋年相若矣

師氏門人

侍御王先生伯庠 別見景迂學案補遺

師氏門人

中奉林先生師中 附詳滄洲諸儒學案

僉判孫先生鈞 附子壎堪

孫鈞字口口汝陵人官奉議郎江淮都督府準備差遣以疾請主管崇道觀以歸尋僉書忠州判官未上而卒胡忠簡公稱其博學篤行嘗以靖康之變避地松滋不

事產業率爲旁近侵冒先生繼娶師古之女生壎及堪堪字仲卿十一歲而孤師夫人誨之勤學厲行毋墜先訓兄弟虞廩承命復城西遺址田廬皆復其舊辟塾延師以教諸子塾之南建書室曰竹齋兄弟從容其閒講求古者修身齊家之學項平甫銘師夫人之墓謂夫人與其子不動聲色盡復故業可以姚天下士大夫之忘祖宗中原而不復者士論偉之 魏鶴山集

辭先生口

辭口長溪人廉村辭氏舉進士爲閩越首赤峯尤盛嘗

迎蜀人師先生于金臺寺事之如古游夏之儔其言論風指皆世守之先生歿即寺建祠正歲若諱日必奠謁成禮冠者童子皆在云（葉水心集）

壽岡家學

楊先生光祖

楊光祖清江名儒謹仲之孫兄弟終身嗜學力守家法（周益公集）

壽岡門人

韋先生楫

韋楫官宜州楊謹仲門人高第（周益公集）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　詳見滿江學案

□□□□

文學項先生利用

項利用婺源人紹興中鄉先生以文學顯三上名禮部不仕而其甥月湖許錫用所受學去爲名師（戴剡源集）

進士張坎翁先生輸

張翰字雲卿號坎翁寧德人以學行爲鄉先生高頤余復皆其高第也乾道間舉進士居官莅民所至有聲年七十致仕歸所著有觀過錄三十四章（姓譜）

蒙齋門人

補

侍御范逸齋先生處義

梓材謹案先生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又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有詩學一卷解頤新語十四卷詩補傳三十卷四庫書目著錄詩補傳提要云舊本題曰逸齋撰逸齋蓋其自號也大旨病諸儒說詩好廢序以就己說故自序稱以序爲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性情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又稱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訓詁有闕補以說文廣韻蓋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序者則逸齋矣

雲濠謹案方桐江黃堂記云蘭溪之范其先有大宜義者隱深山中其汝也無它親一鄭翁爲舉葬

事而養其稚孤子長遂爲儒曰四少保四子伯推官仲承信郎暨少傅叔曰處仁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仕至樞密院檢詳季曰處義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嘗爲殿中侍御史仕至祕書監右文殿修撰少傅生嘉則贈太師蜀國公四子鎔至大理少卿而處義之後內班行外帥守鍾至丞相謚文肅檢詳祕監之後內班行外帥守無數據此則文肅丞相乃先生之從孫也如以香濛爲先生從子則爲先生從曾祖以從曾祖而受學於從曾孫而先生乃其從子恐無是理疑香溪別爲一派並非宜義之後也

逸齋詩說

開雎詠太姒之德爲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蔚宗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開雎爲畢公作或謂得之張超或

謂得之蔡邕畢公爲康王大臣盡規固其職也而張超
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于康
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爲規諫故孔子
定爲一經之首
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武
之雅終于魯頌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于頌矣
梓材謹案是說與晁景迂詩序論略同

正君之位以統率于上立大宗之法以相維于下蓋古
者建國必立宗疑始于此立大軍之制以治兵爲徹田
十一之法以儲糧凡周家軍制徹法皆始于此也

毛詩明序說
詩有小序有大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
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閒有聖人之遺言可考
而知惟關雎爲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旨猶易乾
坤之文言故特詳焉世固以文言爲聖人之贊易而于
詩序乃臧于傳記而疑之先儒有知其說者謂繫辭爲
易大傳詩序爲詩大傳又謂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
而不由戶也異哉唐人之疑詩序也曰子夏不序詩有
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萼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
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
之子夏且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謂
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授經于丘明經所不欲言傳
則明著其述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正爲史官懼
天禍人刑者之見也至子夏猶云不敢則古之國史其
賢矣乎昔者齊太史書崔氏之大惡兄弟幾盡而南史
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死生禍福而廢棄其官守哉序
雖不作于于夏議則疏矣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焉
述帝王之制備述詩興衰之由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
信如其說聖人于春秋則修之既因魯史之舊而明其
邪正之迹于書則定之又各冠序于篇首而備帝王之
制于詩則刪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衰
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褒貶與詩序
相應者蓋多有之如陳佗如衛州吁如鄭忽皆以爲君
春秋書曰蔡人殺陳佗曰衛人殺州吁曰鄭忽出奔此
書名之例而詩序亦曰陳佗不義曰衛州吁暴亂曰鄭
人刺忽春秋或書爵詩序亦曰凡伯曰芮伯春秋或書

字詩序亦曰仍叔曰行父春秋或書人詩序亦曰周人
曰國人春秋或書其君詩序亦曰刺其君春秋或書夫
人詩序亦曰刺衛夫人春秋或書大夫詩序亦曰刺周
大夫此其大略也至如詩序書請命于周豈非春秋尊
王命之意歟書天子之使豈非春秋重王人之意歟書
王道書有德書以禮書守義書美書嘉書言書陳書喜
書樂書子書褒賞豈非春秋與善之意歟書失道書無
德書不義書無禮書刺書怨書惡書疾書傷書憂書懼
書去之豈非春秋貶惡之意歟書思書閔書止書悔書
公足成之蓋其說以闕疑一序爲大序餘皆爲小序既

已考之不審矣梁昭明遂信之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
題以卜子夏後漢書乃曰衛宏從謝曼卿學因作毛詩
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
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所謂相承卽鄭氏
譜詩之意耳他非有根據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
子夏習于詩能通其義未嘗言作序也王肅序家語乃
以爲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子夏倘未必
爲詩序則謂毛衛潤色者何足信也孰若求諸夫子之
言以爲信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夫子記周家

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記禮者稱子曰以賚之蓋以爲夫子之言也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見學之可爲君子也于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于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于雞鳴見君子之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見賢者先事後食也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見豳公所以之遠志乃以爲聖也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于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于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于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于采菽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又左氏傳載高克帥師與清人之序同國語載正考甫得商頌與那之序同王如大序言情動于中與治世亂世亡國之音同于樂記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于

周官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同于金縢由是言之使詩序作于夫子之前則是爲夫子之所錄作于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復有二說可明詩序其來也遠假樂之序曰嘉成王也經文初無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傳皆以假樂爲嘉樂豈嘗見今之詩序耶六月之序由庚之後繼以南有嘉魚崇邱之後繼以南山有臺皆古詩之次第也今亡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邱由儀爲一此秦火之後經生爲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于毛衛之徒則二人者皆生于秦火之後當如亡詩之次第矣且其詩脫亡其次既亂毛衛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爲六月之序哉學者捨經籍明據而不知信乃欲以無根相承之說爲六經之疵亦或矣

許氏續傳

許先生介之

許介之右丞之後也歲甲申攜其詩訪眞西山于皇沙曰某之少也獲登平園誠齋之門二先生不予鄙也皆相期于詞章之域今齒日長矣懼無以副二先生之望

奈何西山曰二先生知子厚矣然子觀子豈直詩人也哉二先生期子于詞章之域子將竢子以功名之會雖然功名外物爾君子之所性有不與存焉士苟自重其身則凡在外者舉不足計也然則子將進子于道德之場可乎蓋道德者君子成身之本功名則因乎時而詞章又其末也介之勉乎哉眞西山集

陳氏續傳

殿前華先生岳

華岳字子西口口人爲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

先生上書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圜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使出入無繫伯成去又迕守李大異復寘獄侂胄誅放還後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其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貢市

宋史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載宋華岳集十一卷名翠微南征錄第一卷開禧元年上皇帝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語最伉直其上侂胄詩云十廟英靈儼如在漫于宗社作穿窬及誅胄議函首請和又有詩云反漢須知爲鼂錯秦恐不在於期皆不肯附和浮議蓋陳東一流人也然曾瞞不殺蒯

衡而黃祖殺之侂胄不殺岳而史彌遠殺之彌遠又出侂胄下矣

羅氏家學

羅歸愚先生泌附子苹

羅泌字長源廬陵人學博才宏侈遊墳典涉搜集百家成路史自邃古有夏之後弗傳前紀九卷後紀卷十有少國名紀八卷發揮六卷餘論卷十通計四十七卷集成于乾道閒西蜀費燁序行于世男苹能世其學嘗爲

路史註吉州人

物紀略

梓材謹案先生有歸愚子大衍說一卷載路史丁氏大衍索隱所引卽其說也又有春秋周正論卽位書元非春秋始立法論恆星不見論各一篇獲麟解二篇並載路史

雲濠謹案胡澹庵爲先生字序謂羅長卿名于而字曰必大未知其所以命子願以希李爲請乃其字爲長源則必大希李俱未字矣

路史國名紀

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事也夫不驕則敬事矣謹度則信行矣制節則謹用而不溢則愛民矣和其民人則又時使之矣固諸侯之事也

附錄

費燁路史別序曰公之立言遺過賈誼而敘述則在莊馬之閒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遺意稽小弁之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于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知書之不主于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處之方立知戴理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卑內外之分申知春秋之不褒貶至于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上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敘事者優

為之矣嗟乎不觀論語聖賢之進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高不觀路史變故之紛沓無以見三皇五帝之道大使遂行之不惟使管窺甌舉之徒不敢妄述而裘褐談祥之士亦不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則無莽卓之禍知大麓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鎮不強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靖康而有此書則廟社不墟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實五經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

羅先生泳

羅泳廬陵人與弟泌胡澹庵稱之曰博學君子也蕭子荊春秋辨疑先生兄弟鐫板以傳春秋辨疑序

梓材謹案長源爲長卿子胡澹庵誌長卿墓數其男四人曰泌曰溝次伸孫鼎生皆天而不及先生又誌長卿母墓云孫男三人泳泌溝皆典學則先生乃長卿兄子長源其從弟矣

項氏家學

項先生汝弼

項汝弼字唐卿龍泉人嘗築盧溪書院周益公題之云往聞澹庵評鄉賢有朋曰項如隕塤是非褒貶乃枝葉

孝友忠信爲本根姓名不願唱上第詔旨特許旌高門化行同邑得模楷經授猶子留淵源輕財重義續前烈築屋貯書貽後昆誰口漸摩入我室毋但步獵游其藩泉江況乃多侍從遠親二郭近則孫學成奕奕上臺省健翮萬里看騰騫周益公集

項先生聖與

項聖與龍泉人楊誠齋寄題盧溪書院詩云三賢先生得麟筆付屬遺金得第一獨將麟髓飲澹翁項家阿英亦其匹澹翁孤忠貫兩儀阿英卓行徹九扉旌門一日

插天半卻把此筆傳阿宜阿宜阿固續弓冶廬溪書院
聲無價不論當家與外人不日天池看渾化楊誠齋集
梓材謹案誠齋詩原註云忠簡胡先生與項德英同師蕭子荊先生是阿英即德英也觀阿宜句則先生蓋即其子而克傳家學者周益公題項唐卿廬溪書院詩原註云子名夢授夢授疑即先生聖與其字也

項氏門人

郎中許月湖先生錫

許錫字晉之樂平人淳熙登第令建昌守興國以眞西山薦除夔路運判所在多可紀入爲刑部郎中投劄論政弊言計切忤時竟得請老歸所著有家帚集姓譜

張氏門人

進士高先生頤

高頤寧德人舉進士嘗語學者曰吾身任大責重無天地生物之功而有天地生物之心無經國子民之位而有經國子民之志姓譜

檢討余先生復

余復寧德人初策仕大廷上覽先生所對曰余復直而不訐擢第一後入史館兼實錄檢討所著有禮經類說

藏于家姓譜

高余講友

林先生偉附子仕夔孫祖蓁

林偉字文之寧德人學[illegible]該博與高頤余復爲友義方甚嚴子仕夔學行俱粹孫祖蓁俱登第人稱詩禮傳家福寧府志

馮氏續傳

寺丞馮先生棻

馮棻安固人樞密澥曾孫嘉熙二年以知眉州權夔漕一日龍侚寓錢塘之北闕喻家橋淳祐四年歲在甲辰九月右丞相嵩之起復卽上書叩閽謂宜和六年有靖康之禍今嵩之又以甲辰九月初五日起復于厄運恐未便書上降一官池州居住其年十二月改相范鍾杜範太學生張驅蔡德潤四百餘人伏闕爲訟其冤卽日放便道差知賀州以母老丐祠除諸司科院六年丙午十月孟攀除司農寺丞報至而丁母憂尋亦以時事拂膺相繼卒徑畈先生徐霖銘其墓方桐江集

月湖門人

提幹項先生維寅

項維寅婺源人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父童仕尚書省屬于許月湖爲妹壻故先生從外家學以詩鳴戴剡源集忠襄續傳

忠烈文文山先生天祥 詳見巽齋學案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玉山學案補遺

趙氏先緒

補 都監趙幸巷先生善應

趙善應字彥達忠定公汝愚之父也建炎初補承信郎入選至修武郎歷監秀州崇德饒州餘干安仁縣景德鎮之酒稅潭州南獄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年六十先生少時父病訪醫行禱暑不解帶

居喪讀禮遭母喪時年五十有五矣終日俯首柩旁三年之外生朝必哭于廟其後累年言每及親未嘗不揮涕陵尤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及卒少傅陳公書其碣之首曰篤行趙君之墓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書錄遺三十卷幸巷見聞錄二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子四人忠定其長子也餘亦斤斤謹質能守其家法朱子文集

附錄

先生母畏雷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寢夜遣歸從者將

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毋露坐達明門啟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

趙章泉挩趙路分詩曰世俗紛爲僞躬行率以誠拳拳將毋念侃侃友于情齊物豈求報得仁非近名誰爲太史傳獨行有宗英

其二曰公就聘城簉我安陶令廬幾因州府入得侍笑談餘課誦列童稱戚休詢里閭高高堂朝夕望寧復豢平居

趙氏講友

縣令趙先生彥端

趙彥端字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與忠定父兄游忠定初登第謁先生先生語之曰謹毋以一魁寘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于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于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學圃餘力

呂張門人

補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雲濠謹案先生少名師閔故字孝伯既得賜名趙丞相鼎字之以聖錫見攻媿集高宗宸翰題跋

玉山文集

學無大小之分小學蓋所以爲大學也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使局于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于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後世學者高談微妙而闊略名數度越繩墨蕩然無所執守枵然不適于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學亦非所以爲大學也以刑名法術名其家以章句訓詁傳其徒陋而無法博而寡要若此者非特不知大學亦非所以爲小學也以此論之學無大小之分知其一則萬事畢否則兩失之矣答張定夫書

東漢之君子節義凜然視死如歸固非後世所能及然更當思聖人過猶不及之訓復于中道可也又與呂逢吉書

汪玉山說

六經典籍政事之本也

廷試策

臣竊以爲爲治之要在于反求諸己而已蓋天下之事未有不本于一人之躬行也天下皆不仁宜不可爲也

然人君一爲仁則天下相率而趨于仁矣天下皆不義宜不可爲也然人君一爲義則天下相率而趨于義矣故愛人而人不親則是仁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仁則人自親矣治人而人不治則是智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智則人自治矣凡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吾之一身既正則天下必悅而誠服若風草之必偃自然之理也故曰治道之要莫先于此也以修己安百姓爲病此堯舜之所以反求諸己也以百姓有過爲在予一人此湯武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此高宗

中宗祖甲文王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之言治未嘗不反求諸己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之言治又未嘗不反求諸己也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歿聖人者達而在上則力行此道以澤天下窮而在下則力行此道以詒萬世自孟軻之死始不得其傳此微臣所以有望于陛下也

陋室銘

顏子居陋巷巷則陋而顏子則王佐才也陋巷非所以處之柳子居愚溪溪非愚也因柳子得名則愚溪亦非所名之余也撫行誼之儲不見比數于時輩世所謂愚陋之士而是室也僅足以容膝其陋矣哉余之處是室也固宜而名之以陋也亦宜雖然擴其所性尊其所知而以希顏爲志不在我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附錄

呂伯恭挽端明詩曰異時擬世士太息恨才難每見公身健猶令我意寬彫零竟何極回復豈無端此理終難解天風大隧寒

又曰四海膺門峻躬承二紀中論交從祖父受教自兒童山獄千尋上江河萬折東微言藏肺腑欲吐與誰同

周益公祭之曰人之治經攻傳注者違意義公則越眾說之拘攣人之觀史究成敗者略同異公則異二者而摩研在朝廷則居今而行古臨征鎮則中經而與權譬食于家益全其天舉嗜好以咸无帷羣書之貫穿凡本朝人物議論之邪正暨歷代禮樂刑政之革沿紛紛如

百氏之異學叢脞如故家之遺篇無一事之不考無一書之不傳

朱子玉山講義曰昔日曾參見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爲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

蘇滋溪端明書院記曰方其少也遇事則正色危言歟忤權姦而毋悔思其中年多識前言往行蘊之爲德而

見之行事歷官外郡事務安靖息民而不擾入侍朝著惟欲引君當道而不阿是以民懷其惠士宗其學中外賴其用眞可謂一代之碩儒天下後世皆當景仰也

玉山學侶

舍人汪先生泂

汪泂字養源玉山人聖錫之兄也踐履篤實有古君子風登進士第爲中書舍人與聖錫同處禁塗時稱二汪

人物志補

忠定趙先生汝愚

伏覩建隆以來諸臣莫盛于慶曆元祐之際莫弊于熙寧紹聖之時方其盛也朝廷庶事微有過差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皆得盡言極諫無所諱忌其論議不已至于舉國之士咸出死力以爭之然而聖君賢相卒善遇而優容之故其治效卓然士以增氣及其弊也朝廷有大黜陟大政令至無一人敢論議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終無以感悟人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爲內外安靜若無一事可言殊不知禍亂之機發于所

伏萬機餘閒幸賜紬繹推觀慶曆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效如此熙寧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則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可以鑒矣

悼材謹案阮亭居易錄載忠定撰名臣奏議數百卷有淳祐庚戌王孫希靜屑山史季温二序忠定乞進奏議劄子一通序一通時淳熙十三年其言深切著明蓋進書在孝宗時也及慶元紹熙間何憚剔珏輩僞學之說起入黨籍者五十有九人而忠定爲之首遂貶永州紹聖之事不幸再見可勝歎哉

附錄

先生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榮養

疏食恩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

趙章泉挽趙丞相詩曰五王不解去三思石顯端能殺望之未到悟溪讀唐須已留衡龐伴湘纍生前免見狹書禍死後重刊黨籍碑滿地殘黍誰敢哭漫留楚些作哀辭

黃文裕四朝聞見錄曰忠定季子崇實間與予商榷駢儷以爲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問以此觀人至尺牘小簡亦然蓋不特駢儷或謂先公曰或出于他人之手則難于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作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掄才報國之一端也

王臞軒跋陳君保藏忠定帖曰右趙忠定與興國判官林井伯召帖凡二十七紙如爲其先君子求墓表于陳正獻公則以衆壤不朽之榮爲無物可論之感至孝也如帥蜀日謂三邊幸無事然心念所及不敢不竭是非毀譽色色有之獨念主恩至厚當思補報不復敢爲身謀至忠也如帥福州日過吳門受此茶毒則曰寧以一身受此茶毒公益時絕口無自媒之言及趙公去時事變先生慷慨遇火則曰誠無顏面可見百姓至仁也至于崇儒重道之盛心班班見于行玉字金間尤可以敬仰抬致晦翁累書及之必欲得正獻一諾而後屈晦翁一來其拳拳于晦翁若此艾軒卒以書弔興國則以情如骨肉義兼師友至有邦國殄瘁之歎其拳拳于艾軒又如此興國時尚韋布公與之交如敵己速其至三山則有何惜不見過之訝有一好文字欲得同觀之約前輩所謂公之來士急于士之求公者蓋于此見之

玉山同調

程先生大昌 別見泰山學案補遺

趙氏家學

忠定趙先生汝愚 詳上玉山學侶

趙先生汝靚 詳見晦翁學案

忠定同調

李南谿先生簡

李簡字口口番陽人號南谿先生丞相趙公當國天下所謂君子者皆驟本朝其游于門延于塾者亦極一時之選先生其人也忠定諸子師焉家事咨焉先生當趙公盛時絕口無自媒之言及趙公去時事變先生慷慨

怨憤往往發于詩文同其憂患而不同其富貴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林井伯每言其雖終身隱約然刻意教子手鈔慶曆四諫奏議授之劉後村集

敎臞庵先生陶孫

敎陶孫字器之福清人號臞庵儀才挾氣嘗有詩云蟠胸三萬卷落筆五千言寧宗朝進士及第慶元中韓侂胄用事貶趙忠定于永先生時處上庠以詩哭之曰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侂胄惡之編管嶺南作詩評一章自魏晉至唐詩人皆有品題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宦至發事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轉奉議郎卒年七十四劉後村誌其墓云少貧以學自給嘗遊于潮潮人爭執弟子禮淳熙下第客吳中吳士從者雲集鉅家名族率虛講席競邀致

鄭氏先緒

補 鄭湘鄉先生厚

鄭厚字景韋興化人學問該博與從弟樵講學從者甚眾紹興五年再舉禮部奏賦第一廷對六千言指陳無祿私人齊制之也子嘗不敢以燕私人將復誰制之哉何孟軻獨能約燕以王制而不能約齊梁滕于古道也

雲溪謹案姓譜先生工文詞自成一家尤長于易學者稱爲湘鄉先生

鄭湘鄉說

易從日從月天下之理一奇一耦盡矣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以至性命之微變化之妙否泰損益剛柔失得出處語默皆有對敵故易設一長畫一短畫以總括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此也

王道備而帝德銷史法盡而經意輕

王滹南曰王道不殊乎帝德史法無害于經意

堯舜性之而人不知湯武身之而人不疑五伯假之而

天下賀帝王伯

藝圃折衷

孟子謂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有仕于此而子悅之不告于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則可乎大夫爵祿制于諸侯是誠古之道也孟軻既教齊梁滕之君使自爲湯武則是諸侯未嘗受命于天子也沈同不敢以爵祿私人齊制之也子噲不敢以燕私人將復誰制之哉何孟軻獨能約燕以王制而不能約齊梁滕于古道也

余隱之辨曰孟子告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有仕于此而于悅之不告子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則可乎者是約燕于王制也其意曷嘗不存周哉勸齊梁滕之爲湯武者正欲其行仁義而知有王制云爾豈可謂夏商在上而湯武不得行仁義歟湯武行仁義無一言及之唯罪湯武之征伐掩善揚惡豈得爲公論亦可謂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者也勸其君行仁義以爲不道者余知之矣彼非以仁義爲不美

也但急于近功謂仁義爲迂闊不切時務不若進富國强兵之術也若其誠然商鞅之徒爲之孟子不爲也

朱子曰諸侯受國于天子故子噲之讓爲無王天子受命于天故文王受命作周不受于紂而無罪辨謂鄭氏以仁義爲迂闊則未然第恐若商鞅之談帝道

爾

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慶雲瑞雪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稊稗鉤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龜龍麟鳳而鴟鴞豺狼蛟鼉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

余隱之辨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是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豈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一則爲義之偏其過至于無君一則爲仁之偏其過至于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釋氏生西竺漢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漢竇太后始好

尚之自晉梁以及于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泯絕有識之士謂洪水之害害于人身邪說之害害于人心身之害爲易見尚可避者心之害爲難知溺其說者形存而生亡矣自非智識高明孰知其害而務去之乎韓公謂孟子距楊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謂韓公排釋老而其功與孟子齊而力倍之詎不信夫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時未嘗有所謂釋老楊墨者苟欲其無亦不爲過而謂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荻禪鉤吻生焉豈有種五穀桑麻

而不去蓑稗鉤吻者歟若孟子者正務去蓑稗鉤吻之害而欲五穀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異論以攻之是誠何心哉予懼聖道之不用又不得不與之辨

朱子曰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illegible]之爲害也深而息邪距詖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庶氣旱蝗均出于天五穀桑麻與蓑稗鉤吻均出于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混然中處盡其變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而無庶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蓑稗鉤吻此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爲三才也孟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擴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附錄

自太學歸講學鄭林

以趙鼎薦改左承事郎著論多奇往往與古聖賢相悖坐是爲臺臣所劾十年不調云

鄭夾漈與兄景韋投宇文樞密書曰今旣蝸吝蠶淺不逃鑒察當展盡底裏以俟採擇厚逸邁而痴樵幽邃而愚厚痴絕樵愚絕厚于世俗有領袖樵于人物有林藪厚見理如破竹迎刃而解初無留手樵見理如攻堅木終自擘折梢遲耳厚于文如狂瀾怒濤滾滾不絕樵于文如懸崖絕壁向之瑟然寒人毛骨厚仰視韓愈如不及樵下視李白如常人厚下筆如迅馬歷隴阪終日馳騁而足不頓且無蹶失樵下筆如大匠捵材胸中暗有繩墨每作文文成自不曉其義必厚爲之解說然後胸中曉然者厚常曰吾弟文章合有神助不然何得乃爾厚得之易得樵而後峻樵得之紛得厚而後理厚得樵而城壁固樵得厚而朱紫分厚貞粹之地可容樵千萬輩而峯岠孤峭樵自出厚之右厚應辨多方略樵遲鈍有隱思厚臨倉卒若素成綽有餘波樵臨倉卒若暴疾昏黃徐而圖之了無一塵相累使厚司臺諫則世無豺虎跡使樵直史苑則地下無冤人智解文鋒氣挫尪虎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則厚優于樵正固幹事不避鍰鉚能辛苦其身爲紀綱先樵亦優于厚當官正色不畏强

禦則厚優于樵小心事君縱縱朝夕樵亦優于厚至當
廟廊擁幼君當大節而不可奪則厚能之樵亦能之臨
財廉取與義出入無私交之行可爲百僚則厚能之樵
亦能之斟酌治體如扁鵲治疾盡見五臟凝結解紛排
難如庖丁鼓刀無少留刃厚能之樵亦能之厚也樵也
平昔襲櫃中短長不出此耳

朱子語類曰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爲邪說然尙自占
取地步但不知權其說之行猶使人知君臣之義如陳
同甫議論卻乖乃不知正曹丕既篡乃曰舜禹之事吾
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

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
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鈔所著通志書成入爲樞密
院編修官兼攝檢詳諸房文字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
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蓋先生好爲考
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篤要云宋
雲濱案直齋書錄解題于夾漈春秋亦言其學
大抵主于考究而義理多迂僻又案先生有溪西
集五十卷

夾漈詩說

六義之序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風者出于風土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
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
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豐公張魏公而下皆
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
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祕府先生歸益厲
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
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

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
復故謂之風雅出于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
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
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緜蠻黃鳥止于邱隅不過
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
示有所尊故曰頌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于詩序皆
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
緇衣之美武公賢臧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
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春秋書築王
姬之而不敢氓之詩反之而自悔此所謂變之正也序
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詩
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
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
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
用心之謬行已之乖倘反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
棄也
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

姬之館于外書秋盟于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
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詩
畏之而不敢氓之詩反之而自悔此所謂變之正也序
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
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
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
用心之謬行已之乖倘反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
棄也
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
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
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
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緜蠻黃鳥止于邱隅不過
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于爲人
君止于仁與國人交止于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
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
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
貢能達于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
于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
獄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引詩
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乎達是然後可以
言詩也
夾漈春秋說
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總論
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　隱元年
古曰螽今曰蝗　桓五年螽

貴災也大貴者大災也凶荒札瘥之謂乃釋繫囚存長幼恤貧窮使之復其居不常令也春秋肆大眚者一而已柰何欲治之君而屢赦莊二十二年春正月肆大眚非大肆眚也凡謂公大奸巨惡俱赦之而廢天討者誤矣

黃東發曰夾漈之說是也肆大眚也桓公爲之伐而燕始北燕之不通于上國山戎蔽之也桓公爲之伐而燕始達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禘者三年喪畢初見新廟之主于太祖之廟今喪未畢而禘又禘不于祖廟而于莊公皆非禮也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

公

沙鹿不盡晉地也通衛狄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襄公之不替伯自殺之役始晉之終于霸亦自殺之役始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文公于襄王猶周公于成王也成王弱有管蔡之變襄王微有叔帶之難賴諸侯寧王室文公之略也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雨不克葬雨已乃葬葬必以禮雨不成禮且以孝子之心雨且葬是欲葬其親也自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邾婁之間繹山多矣邾文公遷于繹是邾都也非此繹也宣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

公子遂雖卒而晉國之政猶在其子故歸父今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武宮講武之宮自羣之役四卿出而大得志立武宮備戎事也是不以爲廟也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鼷鼠食郊牛角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

宣成以來晉有五卿卿專一甲及季氏逐東門氏而立嬰齊又將逐臧孫紇而立臧爲東門與臧氏二家弱而不能單其民故三家分爲三軍而專之襄十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宋之會大成也未有合晉楚之成而大夫專之者也然自宋之盟四十年九國不仇兵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朔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爲宋之盟故從楚之諸侯皆朝于晉從晉之諸侯皆朝于楚謂之交好魯君之如晉屢矣自周公以來于今始朝楚襄二十八年十有一月公如楚

晉既盡赤狄之餘復有事乎羣狄大鹵即大原也華曰

太原夷口大鹵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
晉以城杞之役于今十六年不得齊自雞澤之盟于今四十二年不勤王是盟也晉昭公欲修文襄之業帥諸侯以承天且服齊也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
陸渾本惠公自西裔遷之周世世事晉今貳于楚故滅之昭十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魯羣公之墓在閟公將見先君取之昭三十二年取閟
麟獸之異者麕身犍尾狼題馬蹄五采黃腹一角肉脰

春秋何以終獲麟適終也仲尼哀公十一年卒自衛反魯而後述成舊章猶有詩書禮樂之事春秋其後及者也于是魯史之記適至獲麟爾仲尼取而述之踰一年而卒故于獲麟之後不及他事焉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梓材謹案朱志載夾谷春秋傳十二卷又春秋考十二卷春秋地名譜十卷經義考並云未見
夾谷遺稿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衽席之祕聖人爲詩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若之心然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紓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論秦以詩廢而亡
太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遜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記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祼獻酬酢其本則誠而已即其本而觀之日用三牲可以爲養啜菽飲水亦可以爲養襲冒綏紛可以爲葬旋手足形亦可以爲葬庭實旅百可以爲享匏葉兔首亦可以爲享區區之文不患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尚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本則併與文俱廢矣
何謂禮本情而已禮以人情爲本論
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

其心而不知其要遂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繫于此或繫于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詩末論

舊史之文可則修之疑則闕之如斯而已因舊史以修春秋論

大抵三家之學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論其短以王正月爲王魯是公羊之害教以獲麟爲成經文所致是穀梁之附會以尹氏爲君氏是左氏之誤文也所短者若此之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曰蝕不書朔者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曆追之俱得朔日則日蝕之義左氏爲長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有懼焉耳按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長經書盟于葵邱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蓋明天子之禁按孟子曰東牲載書而不歃血則葵邱之盟公羊爲長三子之長如此者眾也至于三家背經以作傳三子之失不可不知經于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于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弒其君夷皐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于悼公之事孔子書許世子止

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也其所以異乎經者證經之意各有所主孔子魯人也因魯史以成經固不必論也然官爲正卿反不討賊位居冢嗣藥不親嘗非二子之罪而誰歟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三傳各有得失論

陸賈秦之巨儒也顧負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歐陽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而非爲實學也所以學術不及三代人不及漢者抑有由也以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爲虛文矣其間有屹然特立風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實一代興章文物法度紀綱之所主也然物希則價難平人希則人罕識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

尾之時已無矣昔不因秦火自漢已來書籍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秦不絕儒學論

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似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況他人乎 圖譜論

詩在于聲不在于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爲其辭義之美哉直爲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諸野正爲此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亦謂雅頌之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謂關雎之聲和平聞之者能令人感發而不失其度者若誦其文習其理能有哀樂之事乎二體之作失其詩矣縱者謂之古拘者謂之律一言一句窮極物情工則工矣將如樂何 正聲論

先天始于復姤終于剝夬此伏羲之易也後天始于乾坤終于未濟此文王之易也先天之易取乾坤離坎居四正位者取其純乎乾純乎坤純乎中虛純乎中滿也反對純乎一卦也後天之易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位者取其金木水火之正氣生民日用一之不可無也當謂先天者易之道後天者易之書繫辭首篇便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至變化見矣此言先天自然之易次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至剛柔者晝夜之象此言後天已然之易 先天後天辨

嘗觀夫子之論詩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樂也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畿猶有隔絕夫子平時見魯太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瑕瞶之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國風之別也 國風辨

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于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于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此四者不可不知也 三禮同異辨

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而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

三代之詩絕矣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苑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統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

流通也

昔唐人修官制之書不成乃準周官為六典而後成書以樵觀之何必準周官也若源流出于周官自與周官合節今之所襲樂府非敢準古詩也及乎成篇自與詩同條亦源流之所出也規成員矩成方者自然之形也鼓宮宮動鼓角角動者自然之應也以上系聲樂府總序

學者所以不識詩者以大小序與毛鄭為之蔽障也不識春秋者以三傳為之蔽障也詩主在樂章而不在文義春秋主在法制而不在褒貶豈孤寒小子欲斥先賢以彼易此所得良多以上上幸相書

通志略總序

百川異趣必會于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通會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于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于歷代簡蹟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于著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而為此輕薄之行哉蓋無彼二書以傳其妄則此說無由明學者亦無由信也自古立書垂訓家亦不諱其如此也凡書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即己意而求讀遇所謂讀書百遍理自見也乃若天文地理車輿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名不學問雖讀千迴萬復亦無由識也奈何後之淺鮮家只務悅人情物理至于學之所不識者反沒其實寄方禮部書

賦物不同形然後為造化之妙修書不同體然後為自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晉之書為一書每書之篇

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
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
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相傳人使百代而下史
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
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

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
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百三千年
之史籍而踴躋于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凡著書者雖採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
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
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
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隨先人之言乃述故
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
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

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
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體一也梁檮杌無善後之
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于前左氏推之于後
皆因之作俑也

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曰安能行于世自
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
失會通之旨司馬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淳菲之士
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
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
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
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
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于
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
上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
遷作史記則于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爲書
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
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于
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
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
此謬也後世眾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

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
淺深遷之于固如龍之與豬柰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
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
續遷書自孝武至于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
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
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于
本紀之外別記所問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奧矣凡左
氏之有君子曰者皆史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
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
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曹魏指吳蜀爲蹏北朝指

雜之耳且記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爲鑒戒何必于記傳
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
非遷彪之意況謂爲貴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
或謂之序或謂之評皆效班固固不得不劇
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
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
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
爲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
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
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
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
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
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
範五行者二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
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于後王後事不接于前事
郡縣各爲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

東晉爲僭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齊史稱梁軍
爲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爲義乎隋書稱唐兵爲義兵伐
人之君可以爲義乎房玄齡蕭瑀刑故房彥謙擅美名
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甚者桀犬吠堯吠
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爲叛臣王
陵諸葛誕毋丘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
凡忠于宋者目爲逆黨褚裒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
原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
遷法既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

惟梁武帝爲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
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
于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歟抑非其
人而不祐之歟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
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
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
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葬卓之所爲豈不知其凶逆
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于忠章徒
相尙于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脣舌縱然
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
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爲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
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能爲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
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之
大原起于爾雅司馬遷曰書目班固曰志蔡邕曰章華嶠
曰典張勃曰篇何法盛曰說徐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
詳于淨言略于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
之大學術而條其綱曰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

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恥也

類爲毋從類爲子凡爲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有子母主
書契之本見于文字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字之本
出于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
文與字也原此一家之學亦倡于左氏然止戈爲武不
識諧聲反正爲乏又昧象形左傳既不別其源後人何
從別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不明穿鑿
起盡由于此臣于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既明
士乃用命故作六書略
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橫有七音以成
緯皇頡制字深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沒其旨凡爲韻書

者皆有經無緯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形爲主耳學以子爲主毋主形于主聲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擴六合之情然後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面之俗使喬琎之伎皆知禮讓故作七音略

天文之家在于圖象民事必本于時時序必本于天爲天文志者有議無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書下成象雖書所用可以仰觀不取甘石本經藏人以妖妄述人于罪渠故作天文略

地理之家在于封圻而封圻之要在于山川禹貢九州故禹貢之圖至今可別班固地里主于郡國無所底止雖有其書不如無也後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國併選方隅顯錯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爲之創始致此一家俱成謬學臣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山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理略

都邑略

謚法一家國之大典史氏無其書奉常失其官周人以諱事神謚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堯舜禹湯至于桀紂皆名也周公制禮不忍稱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後乃追謚太王王季文王此謚法所由立也本無其書後世僞作周公謚法以生前之善惡爲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謚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何爲皇頡制字使字與義離臣今所纂並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法使字與義離臣今所纂並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謚略

祭器考古人飲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于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形制既華豈便歆享夫祭器尚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諸雲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諸雞鳳最小者莫如簋故取諸雀其制皆象其形鑿項及背以出內酒惟劉者能知此義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及齊

舊都爲痛定之祇南陽者疑若可

景公家中所得牛尊象尊以爲證其義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

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仲尼編詩爲正樂也以風雅頌之歌爲燕享祭祀之樂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間魚麗之三笙間崇邱之三此大合樂之道也古者絲竹有譜無辭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詩之人不知此理謂之有其義而亡其辭良由漢立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聲歌之道日微至後漢之末詩三百篇

三至于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不傳後世不復聞詩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繼風雅之作者樂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棄樂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爲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之辭正爲此也今取篇目以爲次曰樂府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竹以遺聲雅曰祀享正聲者所以明風準遜詩語曰部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即文舞武即武舞古樂甚希而能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

皆道家而混爲一家可乎醫方則有脈經有灸經有本草有方書有炮炙有病源有婦人有小兒凡二十六種皆醫家而混爲一家可乎故作藝文略

冊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讐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讐略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

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即其書爲藝文志自此以還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後學而窒良材者皆由于此何哉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臣乃立爲二記一曰記有記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無記今之所無者不可不求故作圖譜略

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欵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俾欵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眞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臣于是採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漢魏豐碑

上自蒼頡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

洪範五行傳者巫覡之學也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又若之何皆屬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于五行之診乎晉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于五行之診乎董仲舒以陰陽之學倡爲此說本于春秋牽合附會謏聞陶宏景之徒皆有其書學者疑之而以太史公編歷世史官自愚其心目傚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災祥略

語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狀難識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故作昆蟲草木略

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所以敘五禮職官略所以秩百官選舉略言揄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

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是以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太史公更志爲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

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繫之書謂之譜太史公改而爲表今復表爲譜率從舊也然西周經幽王之亂紀載無傳故春秋編年以東周爲始自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及年曆上極三皇

年爲正故其年始于其和然其和之名已不可據況其年乎仲尼著書斷自唐虞而紀年始于魯隱以西周之年無所考也今之所謂自春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之後稱年謂之年譜太史公紀年以六甲後之紀年者以六十甲而用歲陽歲陰之名今之所謂卽太史公法既簡且明循環無滯禮言臨文不諱謂私諱不可施之于公也若廟諱則無所不避自漢至唐史官皆避諱惟新唐書無所避臣今所修準舊史例間有不得而避者如謚法之類改易本字則其義不行

故亦準唐書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蹟自有成規不爲智而增不爲愚而減故于紀傳卽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制詔之辭傳有書疏之章入之正書則據實事寘之別錄則見類例唐書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訖

太達此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間其患至此千載之後弊將若何況祿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設必由乎文辭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于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皇頡制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學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置聲韻

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旨經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學之弊至此而極寒極則暑至否極則泰來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質無復餘齡葵藿之心惟期盛世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鄭夾漈閩人于西北地里水道多不能詳康對山武功志常辨其漆滹東北入海滹仲云考其形勢當以杜言爲正按淄水出益都縣顏神鎮東南岳錫山東麓卽原山也北逕馬陵俗名長辰道東北逕牛山折而北漸臨淄東城又東北逕安平故城北又東北至馬車瀆合時水入海今淄水流經臨淄

城南十里沙石迅急東北至樂安境與時水同入海與汶水判皆桑越安得有西入汶之理以此推之通志之舛訛多矣此議鄭氏最核

附錄

其上皇帝書曰念臣窮困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霜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而誦聲不絕積日積月一簣不虧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訛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繆正俗跋三年爲禮樂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讖法作運祀議作鄉飲禮作鄉飲駁議作系聲樂府三年爲文字之學以其

所得者作象類書作字始連環作續汗簡作石鼓文作梵書論作分音之韻五六年爲天文地理之學爲魚蟲草木之學爲方書之學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圖作春秋列國圖作分野紀作天象略以蟲魚草木之所得者作爾雅志作詩名物志作本草成書作本草外類以方書之所得者作鶴頂方作食鑑作採治錄作畏惡錄八九年爲討論之學爲圖譜之學爲亡書之學以討論之所得者作羣書會紀作校讐備論作書目正訛以圖譜之所得者作圖書志作圖譜

王終于五季通修爲一書名曰通志參用馬遷之體而異馬遷之法謹據其要覽十二篇名曰修史大例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鄭漁仲爾雅註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蓋憑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註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會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爲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合經之旨而疑注解之言或者舍注解之意而泥已之意以爲經意此其爲說雖偏而論注釋之

害則名言也

又曰詩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漁仲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林竹溪鬳齋學記曰揆西有詩云昨夜西風到漢軍墨鴻不敢傳懇懇幾山衰草連天見何處悲笳異地聞犬馬有心雖許國草茅無路可酬君微臣一縷申胥淚不落秦庭落暮雲其題曰建炎初秋不得北狩消息作公時爲士人而忠憤如此後來處丞相以此詩薦公遂召

對

劉後村題跋曰夾漈於鄭樵邱鐸噫其先人後已有如是耶艾軒遺鄭樵不可以遺邱鐸於某人云尚書之門可以與夾漈書云兄去聖人千餘歲得不傳之學又云前數年聞夾漈說便心開目明其推賢服善有如是耶今人仕同時則躁惟恐人之先已也名軋已則忌惟恐人之勝己也此前輩之所以爲前輩歟

王氏困學紀聞曰朱子詩序辨說多取鄭漁仲詩辨妄艾軒謂歐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

何嘗如此費解

謝山箋曰厚齋蓋亦有取鄭漁仲之學愚按漁仲最多武斷

又曰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爲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爲母者二百十類

朱德潤序夾漈詩傳訓詁曰德潤于朱鄭之學有得焉蓋朱氏之學淳故其理暢鄭氏之學博故其理詳學者不可不兼該而並進也

虞道園序鄭氏毛詩曰蓋竊感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閈相錯而不通見于一時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閭多賢人學者老于山林嘗有說未達于外而兩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于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考也

夾漈講友

刪定林先生鼒

林鼒字時隱興化軍人政和進士第博學深衆數與鄭夾漈爲金石交林艾軒光朝嘗師事之衆書數千卷皆

自校讐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產矣紹興中爲敕令所刪定官力詆秦檜和議之非即掛冠去當世高之宋史

夾漈同調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編修王雪山先生質

王質字景文興國人博學能文著書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紹興末舉進士孝宗時言和戰守之計改爲樞密院編修官虞允文寖其鯁亮不回可爲正言時中貴用事陰沮之遂奉祠居紹意祿仕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爲樞密宣撫相公樂府序樞密謂仁壽虞公自署門人汝陽王質則先生嘗及虞氏之門其雪山集則敷淺原王南卿序之

雪山詩說

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爲常此談詩之病也

媒妁之來尚欲使舒徐無譁動貞女可知當是在野而貧者取獸于野包物以茅護門有犬皆鄉落氣象

蘧篨今鬿胸戚施今驀背

今紲民草屨不問寒雪安有葛屨不可履霜又安得廟見三月方可執婦功女子亦有下衣安得女子不可縫下裳此詩言婚姻太速使夫力婦功以濟其家而不虛度所以爲禍而可刺也

稂莠蓄皆陸草陸草畏水田禾喜水必是當時水漲因思感時上有明王下有郇伯氣候皆正雨澤皆調蓋君臣皆良故天人相應也

一詩如何分爲三篇章所謂幽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笙師歙竽笙塤籥簫篪邃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眡瞭播鼗擊頌聲笙磬

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是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

後有魚麗之陣陣凡五每陣又各有五敵入其中者無有不散然則舊皆曲簿也雖不盡與陣法相似而曲簿周匝魚之入其中者亦無得而脫也蓋爲魚麗之陣其殆取魚麗之詩之義乎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此必舊爲公侯而今遁山林者也

度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少致丁寧頒禱之辭愛賢之深也

陶令之土墾也以陶爲蓋于其上謂之復以陶爲基于其下謂之穴此言以土墾爲居也

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云往迎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

靖夷寇寧也以爲佳語者非遵養時晦謂文王也我龍受之謂武王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

雪山文集

李牧之在雁門法主于守守乃所以爲戰祖逖之在河南法主于戰戰乃所以爲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于和和乃所以爲守是和戰守本殊塗而同歸者也論和戰守疏

臣謂今日有事于中原以十分爲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一分用諸戎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仰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上皇帝書

世之風俗與天地之氣俱爲消息盈虛而吾之心未嘗有所虧益也自三代而降中庸大學之旨不傳而危微精一之學遂廢世徒以智力精神與萬物相抗而奪其情狀爲吾之文章不知吾之智力精神與氣運風俗同流而我勿能制也若是何怪道愈降文益衰夫惟至誠不息之功全而克己復禮之力厚自爲主宰不爲氣運風俗所遷吾之智力精神返而與泰定之光相合不隨古今之變而常新無窮則三代之文章居然可致也林間之夫漢上之女與今之學士大夫其賢愚工拙宜至相絕矣而冤罝漢廣之聲非後世可以比唯其有莫不好德之心故其音純有無思犯禮之念故其音正世溺于勢利聲名而方寸之地爲萬物往來馳騁之塗蹂躪吾之精靈其力至淺鮮矣敘事而有大禹皐陶之謨論諫而有說命旅獒立政之書諭眾而有梓材多方之訓析理而有洪範之文此非可以取必于其辭而其存諸中者如玉在石珠在淵溫純明湛之輝因物顯容而自莫知此天下之至文也于湖集序

附錄

嘗曰文章根本在六經

自序退書曰嗚呼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孟子決生死于

憂患安樂之機而弗疑吾乃今知之得此變而後生此變也不至固不可緩亦不可不至蹈于死及是得之能弗死而生此天地之心他人弗知而吾于悔悟之際窺之審也今將何以持之使堅曰畏何以養之使熟曰緩作六悔者其昔之非作六變者其今之是總而謂之退書末悔則務進既悔則務退其相反盡理勢然也

又自贊曰一百年前錫山之下有蘇子瞻煒煒煌煌若鳳若鸞一百年後楚江之濱有王景文波波擊擊牛凝

半昏橫笻踞石風標則一英氣蹴天嗟哉難及贊者子由讀者伯時今則渺然我皆無之吁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詩總聞自序云研精覃思于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聞句謂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類聞人謂凡人姓號其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補文肅章先生穎

文肅文集

玉山門人

汪先生口

梓材謹案胡澹庵與汪聖錫書云難弟廣文綽有家範歎仰德門之盛

玉山家學

眾說以爲后妃之志

勝妾之歸寧晦庵詩傳以爲后妃憶文王皆以婦人不預外事也然詩人特詠其情如此耳豈預外事哉合從

黃東發日鈔曰卷耳王雪山去序言詩至以爲后妃勞

鄭朱之說最著亦最與當代相辨難王說不字字訓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別出新裁堅銳之氣乃視二家爲加倍云

雲濠又案王阮亭居易錄載是書其例曰聞南聞風聞雅聞頌又聞音聞訓聞跡聞事聞物聞用聞章聞句聞字而終以總聞其書援據亦博而好與毛鄭異亦絕與朱子不合如衛詩柏舟燕燕鶉之奔奔二子乘舟鄭詩狡童將仲子有女同車靑靑子衿之類甚多如云鄭忽吉行蓋多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所謂狡童非忽也又云文姜鄭忽所辭者也以爲賢而不娶識者更詳之此言最允然于齊詩南山猗嗟皆無異詞後有宋人臆云其刪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眞能寫緘詩人之意于千載之上斯可謂之窮經矣此跋謂與晦翁合亦非也

朝夕之安不能銷百年必至之患斯須之快不能償他日無窮之憂昧者安之智者懼焉斯言也可以觀矣

補司直趙先生炯　梓材謹案先生弟臨川守崇明嘗邀先生及劉子澄與朱陸鵝湖之會互見象山學案補遺

文懿陳菊坡先生居仁　詳見龜山學案

吏部蘇先生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忠定家學

補安撫趙先生崇憲

附錄

公之學得于家庭而成于師友以不欺爲立心之本思過猶進德之方其所居常揭以自警

其在郡國以勸學興材爲首務于九江則新濂溪祠又爲講堂以處學者求周氏後之幼慧者三人廩而教之

豫章東湖防立書院公至增葺其未備又爲選堂長益生員置書史豐廩給如所以經紀濂溪者

補朝請趙節齋先生崇度

附錄

忠定讀書公廉勤恕四說遺所親公在郡爲堂扁以四

說書其後曰公則無偏見廉則無利心勤則無過舉恕道盡于此矣

平生尊慕正學在昭武則建濂溪河南橫渠晦庵五先生祠在邵陽則刖濂溪于堂而徙其不可並祠者

補直閣趙先生必愿

附錄

遷起居舍人大水上封事言海潮毀溢侵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今日之事動無良策必上畏天戒下修人事易沴召和轉移于陛下方寸間耳

趙氏門人

韓先生仲龍　附子如璋孫思恭

韓仲龍樂平人丞相趙忠定之壻以詩五中待補子如璋遊朱革隱居讀書于里之北山號萊山先生萊山子思恭字德用學者尊之曰用軒先生幼不習羣弄早悟書數學長負器備好善惡惡或爲非義惟恐先生聞之

若畏王彥方者事親至孝　東維子集

南谿門人

安撫趙先生崇憲

朝散趙簡齋先生崇度

機幕趙先生崇模

京幕趙先生崇實 並詳思定家學

夾漈門人

提舉楊先生興宗 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林氏門人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詳艾軒學案

忠惠家學

補直閣鄭先生寅

雲濠謹案先生爲莫西山所薦賢能才識之士三人之一西山言其名家之子刻意問學富于見聞而恬靜自守不汲汲于進取襄白太府丞出守廬陵實有善政以風聞論罷退安閒散泊然無營惟日沈酣于簡册涵養益粹殊未易量云

附錄

劉後村祭鄭左司文曰嗚呼史氏之季我閒八年公更倍之閉關讀然我已惰荒公方精專聚書如山手自校研磨壁汲冢刪後訂前上考洙泗關洛之傳左馬下接巽巖續編義理精微事物本原治亂消長典章革沿鈎棘勘改京秩自將作丞知潮州開慶元年召爲都官郎

耆老人先生既佩服義方而大母爲玉山汪端明之女母又小端明之女也耳目濡染皆兩家之舊事諸老之雅言終其身無珠玉象犀僮奴狗馬之好初補承務郎參轉宣教郎卒 劉後村集

林氏家學

少卿林水村先生光世

林光世字逢聖莆田人景定二年賜進士出身初淮東漕臣黃淢章上其所著易鏡由布衣召爲史館檢閱遷校勘改京秩自將作丞知潮州開慶元年召爲都官郎

中後入爲司農少卿兼史館閫
水村易鏡自序
古之君子天地日月星辰陰陽造化鳥獸無所不知不
必謝繫辭爻辭眼前皆自然之易也後世諸儒釋易凡
天地變化陰陽消長君子小人進退之道言之詳矣不
可復加矣獨仰觀俯察之學則置而不言臣拘拘塵世
磨蟻醯雞何能透徹家有藏書萬卷少年父師律舉子
業不許讀晚始窺先大父刪定臣鑑手校靈憲圖時桑
榆垣爲同年屢詆和戎之非掛冠歸前愴然語鄭夾漈

曰吾向在汴送季父主客郎中臣沖之使敵也至孟津
夜見天牀星動未幾國事忽言今約子夜觀星問何年
當太平臣讀靈憲圖雖知天然未知星與易合歲在丙
午朝賢暨易九之戒天子恐懼修省星之逆者皆軌道
臣時居海上自幸此身不死可以觀星可以讀易從事
心曰不願寒暑忽一夕觀天自所戲縱觀天澤火雷風
水山地八宮之星皆自然六十四卦也遂頓悟聖人畫
卦初意臣何修得此于天隱而不言哉天也敢先以繫
辭曰離至夬十三卦凡十二象筮之書願與通天地人

之君子演而伸之亦以補諸儒之所未言焉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存目水村易鏡一卷提要云
所列星圖穿鑿附會夫庖犧仰觀天文亦揆其盈
虛消息之運耳何嘗準列宿畫卦哉後永豐陳圖
作周易起元又以名山大川分配六十四卦謂之
察于地理充乎其類殆不
至以鳥獸酘卦不止矣

直閣門人

劉習靜先生彌邵 詳見艾軒學案

用軒學侶

縣令史先生夢龍

史夢龍爲樂邑邑大夫豪傑士也事用軒韓先生如師

用軒嘗語之曰士敝草木不繁水煩者魚不育守令者
民之土水也又曰廉而不諒直而不決糊塗阜白以從
事其敝甚跖書其言于座右訟有不決者馳狀質之東
萊集子

汪氏續傳

汪先生慤

汪慤

夾漈私淑

顧先生文英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天不生堯舜百世無治功天不生夫子萬世如長夜堯舜治功顯設一時夫子六經照耀萬古是以六經未作之前一世生一聖人而不足六經既作之後千萬世生一聖人而有餘使天不生夫子則申韓之徒以刑名之法進秦儀之徒以縱橫之學曹諸子百家各出其術以投時好縱有非之者何所據而爲之辭嗚呼夫子一身

在萬世如見其學術見于六經其言語見于論語其粹然與人相接之聲音笑貌動作進退見于鄉黨之一篇使天下後世之人日與聖人相周旋于數千載之上者皆夫子修六經之功也夫子修六經

許愼說文用隸書爲正皆不合孔氏古文至有以李斯乞特賜詔諸臣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多爲益最大使歐陽

取杜預自正義作而諸家之學始廢獨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不爲義疏其後永徽中賈公彥始作儀禮周禮義疏本朝眞宗又詔邢昺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正義於是九經之義疏始備仁宗朝歐陽文忠公上言欲刪定正義必大有可觀者惜乎其不果行也同上

六經古文辨

大經之文字雖不同首各有異而義歸于一故曰古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也六經字首辨

鄭康成用功于六經深矣而後世獨取周禮禮記毛詩何也鄭嘗註書矣而爲僞孔嘗作註此所以見廢鄭嘗註易矣以重卦出于神農而學者不之信也大抵鄭氏學長于禮而深于經制故先註禮而後箋詩至于訓詁又欲以一一求合于周禮此其所以失也六經註疏辨

唐眞觀中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與馬嘉運等參議于禮記毛詩取鄭于尚書取孔傳于易取王弼于左氏

篇之所以爲可言也不知爲不知由庚華黍略之可也必欲强說則如序詩者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各由其道也崇巳萬物得極其高大也三百篇之詩未嘗以命篇一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乎詩書逸篇

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杜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康成又以爲夏商周之易或者又釋以夏建寅用人正其書以重艮爲首故曰連山商建丑用地正其書以重坤爲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多而大亨三字漸象曰君子以

居賢德善風俗今本無風字豐九四象曰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脫志字雜卦曰蒙雜而著今本稚作雜字福州道藏中有此本後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見其書也易舉正

禹貢一書所以不可及者何邪得道之言與材智之言異禹貢之言其深于道乎書出于道非後世地理家比也故州不係于方域而係之山川至後世則四至八到之說矣山川小者係其州大者係兩州而出之至後世爲一山跨數州一水而見數郡矣冀州不言四方所距至後

又辨

唐蘇州司馬郭京曰有周易舉正三卷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眞本比校今世流行本頗倒錯繆者凡一百有三節今舉其要云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無堅氷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增一何字師六五曰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今本之作言字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正作反字鼎象曰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多而大亨三字漸象曰君子以

圖書皆上世所有但使義則而畫之禹法而陳之耳河洛

世則京兆扶風與郡縣同體矣禹跡所及東至萊牧西至和夷以至皮弁之服無不爲之績敘至後世則鞮鞻州郡皆入中國圖籍矣四者之意既已周知而復于終篇不過百言遂能盡九州之田賦土地之所宜道路山川之遠近非深於道能之乎禹貢地理辨

洪範之序九疇正如堯典之記四時禹貢之記九州後世則不然月令記四時職方氏記九州混爲一體都無區別豈惟月令之記四時不如堯典至記日夜分亦不及堯典堯典以日中宵中四字記之自有春秋之別月

令則兩言日夜分而不知孰爲春孰爲秋豈惟職方氏之記不如禹貢至記里數亦不如禹貢禹貢以一面記之職方以四面記之則知古人之志不可及古人之文亦不可及洪範禹貢堯典相類

上古之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爲無益于治皆所不取焉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太康羿浞桀紂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

十二年之褒貶者無以異也讀書當觀其意

二南之詩後世取于樂章用之爲燕樂爲鄉樂爲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詳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則南之爲樂古矣二南辨

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小大已見于夫子未刪之前無可疑者然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出于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雁庭燎鶴鳴高泰民之美宣王也亦可謂之變乎雅非有正變辨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天子無復有雅矣雅詩亡也亡矣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

予謂不然春秋作于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于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詩亡然後春秋作）

橫渠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詩余謂讀六經之書皆然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諸家用十數句解不盡曾見作者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三字而辭意明白孟子謂民之秉彝句亦如此解經不可牽强

周禮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視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自成帝時雖著七略終漢迄唐竟不置學官博士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謂眞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于前荆公敗于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之過也（周禮辨）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六經奧論六卷提要云舊本題宋鄭樵撰朱氏曝書亭集有是書跋曰觀其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樵所上書自述其著作胪列名曰甚悉而是書曾未之及非樵所著審矣今檢書中論詩皆主毛鄭已與所著詩辨妄相反又天文辨一條引及樵說稱夾漈先生足證不出樵手又論詩一條引晦庵說詩論書一條併引朱子語錄且稱朱子之論則爲宋末人所作具有明驗第相傳既久所論亦頗有可采故仍錄存之又案四庫存目禮經奧旨一卷提要亦言舊本題宋鄭樵撰考其文即六經奧論之一卷也六經奧論本危邦輔託之鄭氏此更僞中作僞摘其一卷別立書名以炫世云謂六經奧論爲宋末人所託良是抑觀其稱夾漈爲先生則亦私淑鄭氏者矣

湘鄉同調

李屏山先生純甫　詳屏山鳴道集說略

艾軒學案補遺

艾軒師承

方先生富文

方富文翁艾軒嘗受學焉狀其行累千二百六十言時方三十餘猶未脫白自稱門人其賢可知劉後村集

附錄

林竹溪跋方富文公行狀曰艾軒先生于人一字豈輕與又言公識拔溪東休齋于未知名時而溪西亦以奇書奧義求質于公然則富文之于莆又爲知名人所敬畏者是爲何等人物惜其文未及見而遺言卓行僅于誌狀中得之使此數紙不傳後來誰復知者

陸氏門人

補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梓材謹案鄭氏樵清儒林傳言閩自龜山載道而南傳羅李朱其宗爲盛而私淑信伯傳莆侍郎林光朝又言光朝開陸子正得程門尹氏之學而又與之遊及呂張朱並鳴爲先聲而號南夫子歸莆以講于東井紅泉間閩之洛學又其宗也

林艾軒語

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

梓材謹案此語王氏圖學紀聞引之蓋本林希逸艾軒集序

文王演周易口而爲卜筮之書箕子作洪範疏而爲災異五行之說聖人之經何其不幸也

黼黻補黻當各爲一物璪當爲玉璪之璪圖物也意其爲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圜得非指璪火爲一物乎鄭司農謂爲圜形似火此爲近之希冕謂黼黻補黻皆從帶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帶同蓋有由來也

王伯厚曰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黼黻補黻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

梓材謹案此語林希逸作嚴華谷詩緝序引之

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噍殺之調皆生于二變也

謝山困學紀聞三箋曰古旋宮法不用二變詳見黎洲黃氏律呂精義

聶崇義三禮圖全無來歷穀璧即畫穀蒲璧即畫蒲皆以意爲之不知穀璧只如今腰帶夸上粟文耳

裸玉有三爲龍首一等玉也以次于全玉爲瓚一等玉也又次于也又次于龍首一等玉也爲祼將又一等玉也又次于瓚上文言圭此一節乃論爲圭之玉謂天子之圭則用純全之美玉上公之圭則用爲祼瓚龍之玉諸侯之圭則用爲祼將之玉其文正在言圭之下

林艾軒曰此說極正而易通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戰國間傳習之語不可以爲訓

內則子生七年則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于童稚之時而教之遠嫌也婦人十五而許嫁則繫之不入其門謂許嫁則異宮而處也

爾雅六籍之戶牖學者之要津也古人之學必先通爾雅而投諸箋註說隨意遷文從義變說或拘泥則文亦晦合學者始以訓詁之學爲不足學也不知釋詁釋言釋訓亦猶詩之有六義小學之有六書也

白堯舜以來宇宙之間始曉然知有帝王之學

體乾坤二字之義惟天惟地可以盡之不當說乾便指天坤便指地

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此是初學無疑鑽堅仰高以至欲罷不能則是中間一節

張南軒曰回終日如愚當時問學中間一節

艾軒文集

策問

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雅頌猶曾頌也

與陳體仁書

詩本義初得之如洗滌腸胃讀之三載覺有未穩處古人旨意精粹何嘗如此贅辭大率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經多如此

文中子以爲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以上與趙子直書

古人之所言皆求之日用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須見得日用處注腳自可曉與楊次山書

王伯厚曰此卽象山六經註我之意蓋欲學者于踐履實地用功不但尋行數墨也

讀書如飲啖一日不得食便如此空恭三朝五日或不近書卷虧耗不少與王宣子舍人書

梓材謹案居易錄引此云是眞讀書人語其書又曰海中有一山名眉洲隔岸視之約五七里許一水可到有千家無一人讀書亦有田數十頃可耕可食魚米極易辦可以卜室讀書隔絕人世無賓客書尺之擾令人髣髴想像其處如桃花源也阮亭又云艾軒與朱子同時講學有重名稱南夫子曾至閩子祭酒廓然內批其立朝大節本末如此賀張說封還謝廊集賢殿修撰嘗論曾覿龍大淵不衣人曰公卿年未强仕人曰老成時雨之教其化也深網山其高第弟子梁軒又網山高第也又云艾軒孫兆珂所刻後村稱其文高迫檀

弓平亦驅韓固過情之論要是南宋一作手又言內閣藏書目錄載林艾軒集三十三卷閒第三四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卷

臣聞中和之極自古以固存帝王之興以是而相授若黃帝堯舜之盛逮夏后商周以來雖無傳道之名已有執中之說堯嘗以是傳之舜舜謂是道也吾將與天下共之是以有虞氏之上庠下庠盖欲推是道而達之天下也禹湯文武皆以其所傳者達之天下故夏后氏有東序西序商人有右學左學周人則兼四代之學而用之人倫以明典禮以行好惡以平習俗以成夫是數者皆由太學來也幸學詔書紀事

附錄

黃公度寄林謙之詩曰冰壺玉塵通人寒忽漫過逢豁肺肝千載有人扶古道一時傾盖盡儒冠不妨我輩詩腸在要取他年酒量寬萬卷白頭成底事貶居之輩任艱難

周益公銘其墓曰南賢好修志誰不勤汲古纂言業誰不精孰如林公好學而醇所持者正所勉者誠身猶布衣人曰公卿年未强仕人曰老成時雨之教其化也深

水上之風渙然有文瞻彼薄中冠盖如雲祭公于社過者必欽

朱子語類曰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程先生語錄某卻看得易傳看不得南軒曰何故林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孔子說易不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陳樂軒喜艾軒文集刊傳詩曰蚤歲過玉融晤逢陳叔

盟曾侍艾翁來國風話長短忽讀誦宋蘋玉川茶八椀因入網山門多舍莆陽館今喜文集行源流心事滿頭顱七十六見此抑何緩百爲信有待立志如君罕艮晤向三山竇緣非偶款

劉後村序艾軒集曰先生乾淳閒大儒國人師之朱文公于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于先生加敬于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初先生爲布衣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愛先生者皆以晚節爲憂及逢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嗚呼修行至于先生而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繆之譏乎

又記城南二先生祠曰自南渡後周程中歇朱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諸生涵泳體踐知聖賢之心不在于訓詁者自艾軒始

林竹溪鳳齋學記曰艾軒道桐廬有詩示成季云此是灘頭處士家我從何日離天涯木棉高張雲成絮翟麥平鋪雪作花其曰此者言我自廣東被召而來今忽到桐廬矣木棉則離廣時所見翟麥則今所見也蓋有感

歎行李跋涉之意初與處士無預其曰處士家但謂桐廬縣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說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爲趙人未必不出于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謨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

謝山箋曰毛公詩出荀子荀子趙人毛公魯人而韓嬰乃燕人也毛公何藉韓詩哉艾軒說謬

又曰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楚辭屈原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

謝山箋曰附會不謂艾軒亦作此囈語

艾軒講友

補縣令陳西軒先生昭度

梓材謹案仙遊縣志載先生擢紹興進士

西軒遺文

白白黑黑人弗汝親以黑爲白不可語人孰知其曰而守其黑烏巢于叢人寄于公有友有朋有兵有戎市井同文安危同仁三禽一角是爲立德王審權昆齋銘

於何疑子稽古於何畔道于衍利於何相畏于朋友學古

齋銘

不汲富貴似介不矜才智似愚不畏强禦似矯不容俗

子似隘竹庵贊

附錄

少穎異不羣學宗濂洛爲文理致深道

爲尤溪主簿部使者令招攝屬吏細過先生憮然曰吾

其忍爲是耶乃拂衣去以讀書著文爲樂

林竹溪序西軒集曰西軒陳先生有道有文者也生游

贈四方從學之士姓譜

知州蔣先生雝

蔣雝字元肅莆田人少博學强記于書無所不覽鄉先

輩宋藻每以南方夫子稱之與林艾軒同時十八俱知

名號莆陽十先生登進士教授泉州時王梅溪十朋爲

守見其時政十議歎曰經世之文也知通州秩滿入覲

將除贛州爲執政所沮遂退居樸鄉十餘年姓譜

朝散丁先生瑎成

丁瑎成莆田人以博士贈朝散大夫又贈奉直大夫是

生八子先生刻意誨子以詩禮名堂艾軒爲篆其扁劉後村集

艾軒家學

愈判林井伯先生成季

林成季字井伯艾軒猶子爲艾軒作家傳周益公稱其力學而賢

周益公集

梓材謹案朱子刖集與遁子欽彥肅書云友人林井伯艾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干勞苦故人之在難者其義甚高到都下不欲參學以避時論欲得一僧舍安泊云云又朱子與先生書十二係其外孫方之家所藏

附錄

劉後村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曰當乾淳間

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丈以艾軒猶子爲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于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瑣屑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興大愚之貶衡陽之薨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者文公獨諄諄然赴告于井伯丈一太學生未脫韋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降將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

雲濠謹案是跋首云某爲童子時受教先友井伯林丈初箚主清安簿辱授印焉是先生爲後村師耆宿主領後至僉判號東溪林竹溪嘗跋諸賢與東徼書云此卷乃忠定晦翁益公兩游公李鴈湖諸賢手帖時東緻或未解褐也前一跋云口口書一事有如後村所記東徼信偉人矣

艾軒門人

補文介林網山先生亦之

梓材謹案經義考引林希逸言先生受業于艾軒自號網山山人月魚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又案阮亭居易錄引丙閣藏書目錄載網山集八卷

網山文集

舜爲聖人矣舜無一日而不學此舜之所以爲舜也舜之所學無書傳可見孟子論謂如深山野人吾嘗卽是而知舜之所學夫人小富貴則容色更改非如曩時意氣揚揚不可拘束又況朝而茅檐暮而黃屋夜而黍羹豈無所動其心此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則凡一切皆不

舜論

豈而玉食而氣象常如探山野人非其所學有至乎是能動吾之心非其所見有大于堯之天下烏能如是乎民飢則死民渴亦死民飢而必食之民渴而必飲之湯武之心也民飢而不敢食之民渴而不敢飲之文王之心也湯武之心如四時必至于變焉而後曰文王之心如夏暑冬寒無時而可變也

文王論

人心一也有所謂限量之心有所謂天地之心限量之

心大小雖不同而終歸于有所極天地之心無大無小
茫乎不知其所極也世有終歲饑寒容貌可悲一日遽
然而飽則率爾高言輕侮閭巷此固愚甚不足道者有
終身檢束不出乎繩墨不違乎六經亦似有所識者及
夫祿盈位崇則隄防愈密變懼愈多患得患失無所不
至是人也訓之非君子固不可也惜夫限量之心極于
是矣安得不爲爵祿累乎安可以語周公之事乎周公論上

舜不能自必也孔子論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吾于程子不敢有毫釐
異同之論然伊川之門謂學文爲害道似其說未必然
也以六經言之六經之道窮情性極天地無一毫可恨
者六經之文則春容爾雅閒古險怪何者爲耳目易到
之語是古之知道者未嘗不精于文也伊川程子論

附錄

林竹溪序網山月魚先生文集曰儒者之學難成矣學
成而窮不售則以空言傳此不能于人能于天者也然
嚴谷之藏草木俱化非附青雲之士則姓氏且就埋滅
其言豈盡傳哉是區區者可必乎或曰芒芒之生宇宙
一律其間傑然以人物名者千百年幾見哉于人物之
中卓然有見于斯道者又幾見哉雖不幸擯棄于人以
死意其言語文字之遺鬼神必且珍惜之決不至委擲
于他日今夫泮涯禪仍衰榮翟忽其摧敗朽蕩鼓萬物
者何嘗少斬之至若劍埋鼎沈一混泥滓則精芒夜出
妖怪見焉必使華赫震耀而後已豈非以其不輕得故
亦不輕委歟見伏遲速特以時爾然以予觀之月魚氏
死未五十年而子孫餅盆不守松楸且幾秃身前後之
策有不可道說者遺文僅數卷獨吾徒猶有知之至示
之他人莫不拊鼻嚇去是豈能必傳者哉果傳也不應
擲棄至是倘所謂鬼神是耶非耶雖然未可以耳目懸
斷也千載而下烏知不有月魚者乎人心俱存太虛無
恙然而無有乎爾孰曰無有乎爾或者之說尚庶幾焉
吾黨寶而竢之可也

劉後村序網山集曰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

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第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年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留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艾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文並驅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得少林之髓矣

雲濠謹案先生一號月窟先生所著又有考工記解一卷

又跋三處士贈告曰堂帖宋網山贊書語號文介先生初網山接艾軒嫡傳聞晦庵緒言其詩文古雅節行高潔帥趙忠定公舉遺逸不就謂之文介實副其名矣

補著作劉先生夙

附錄

葉水心志二劉蓁曰二公治春秋于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碻雅獨至無能及者

眞西山題著作史記考異曰觀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苟也如此可以爲學者法矣

劉後村跋放翁與曾原伯帖曰余大父著作爲京教考原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偉人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眞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爲先生也

補正字劉先生朔

梓材謹案薛艮齋爲先生哀詞序曰試郡之戶曹掾一郡四城惠濟如一民有知者字司戶曰劉父其蚩蚩者但謂官之生我而不知司戶之德某心大服介鄉先生鄭景望吏部一見于是始定交云云雲濠謹案春秋比事二十卷舊名春秋總論陳龍山謂湖州沈樂文伯撰爲更其名曰比事序而刻之都氏穆聽雨紀談謂嘉定辛未盧陵譚鄉月序以爲著于先生併稱譚親見劉氏家本故云爾

補侍講陳先生士楚

附錄

其解稼穡艱難曰百穀麗于土莠萌既敷方有秧以諷小人妨君子之意壽皇力于田蒔草既除方有秧以諷小人妨君子之意壽皇稱其議論精詳理致深奧得師儒之道

提舉楊先生興宗

楊興宗字似之長溪人少師事鄭夾漈後執經艾軒之門登紹興進士調鉛山簿孝宗登極上封事末陳以守爲攻之策時相主和議使人要曰若登對無立異當以美職相處卻之累書抵東府力爭孝宗嘉其志除武學

博士召充館職條對切中時弊歷遷枝書郎與艾軒校
文省殿擢鄭僑蔡幼學陳傅良時稱得人修四朝會要
歷遷司勳郎論張說不當與趙汝愚同拜不報駁楊和
王存中封爵太優忤時相虞允文出守處州大有政聲
除知溫州改嚴州終湖廣提舉著有自靚文集道南源委

布衣林先生田 附子子恭

林田字叔畴莆田人艾軒高第艾軒卒嗣爲鄉先生席
下常數十百人而老死布衣子子恭字安父學先生之
學志先生之志亦久幽不改其操以卒劉後村集

推官卓先生先

卓先字進之其先自扶風遷閩居于莆艾軒高第甚眾
先生最幼諸老生往往避席紹熙進士歷官建寧軍節
度推官劉後村集

傅先生蒙

傅蒙字景初仙遊人艾軒弟子儒林宗派

朱先生厷

朱厷字師言一字少裴莆田人弱歲卽與里選官至光
澤尉艾軒講學于紅泉先生從之游長于艾軒者數歲
執經怡怡無情容子四人林網山集

教授林先生莆

林莆字恭之淳熙三年進士少有文名從遊艾軒之門
試教官科中首選調臨安府學教授卒姓譜

曹先生不占

曹不占莆田人與林網山同學于艾軒之門年裁四十
而卒林網山集

林先生用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林用中莆田人艾軒卒嗣爲鄉先生席

林先生浦

林浦字東之莆田人艾軒族子也事艾軒能盡其情林
網山集

曹先生方賢

曹方賢居福清海口從艾軒而早卒福清儒林傳

林先生恂如

林恂如莆田人艾軒弟子儒林宗派

林先生大鼎

林大鼎刪定沖之之孫受學艾軒竟不成名劉後村集

林先生方

林方口口人受學于艾軒紿事王晞亮器之以孫女女
焉劉後村集

文遠陳樂軒先生藻詳下綱山門人

草堂家學

方先生阜鳴

方阜鳴字于默莆田人贈朝散大夫草堂先生子淳熙
戊主司選補太學生以禮義廉恥謂四維命題先生
賦第一嘉定戊辰始用甲子鄉舉恩奉大對擢冠一等
歷僉書平海軍鎮南軍節度使判官廳公事在泉眞西

山爲守李公晦爲僚泉人賢西山又賢二幕先生常言
滅門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事古人惟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而已西山擊節其賢主簿議論方旨如此劉後
村之父退翁與先生同研席先生于衆人中顧後村獨
賢後村爲建陽令先生自江左歸爲留錢十萬市坊書
云劉後村集

雲濠謹案後村又爲先生子汀州通判景樺墓志
云初草堂公余王父友也朝議公余先君子友也
是方劉之交非一世矣

丁氏家學

丁元有先生伯杞

丁伯杞字元有莆田人琥成第二子慶元丙辰入太學
紹定己丑試上舍舉得疾卒在太學三十年行藝絕出
屢挫益銳爲人于倫紀最篤子南一克世其學劉後村集

給事丁元暉先生伯桂

丁伯桂字元暉莆田人嘉泰中第進士紹定初史彌遠
擅國留提轄雜費場六歲遷宗學博士論事懇直無所
附麗端平中與李宗勉同除監察御史居言路三年鯁

論剴切遷中書舍人韓休除節鉞先生封還詞頭嘉熙
中拜給事中方論駁余天錫召命而卒贈通議大夫姓譜

雲濠謹案劉後村爲丁給事神道碑云上有六兄皆俊聲則先生爲朝散第七子也

附錄

林竹溪跋給事丁先生奏議曰公爲憲諫今孔范也公
司封駁古袁李也穆陵知公最深垂大用矣天竟奪之
事業既未究而生平耆述寥落乃爾雖塗歸直前諸疏
亦失之是豈可以六丁爲諉豈不惜哉雖然此集之存
固少其間乃有薯蔡于眇綿者有藥石于沈痼者有逆
鱗而輸忠者有抒藎而犯難者諷之味之可喜可愕而

且春明玉潔波折瀾回斡之臺端曲盡其妙卽此而傳亦不朽矣

又曰後村爲公銘墓頗得其心論甚正而辭甚悲死者而可作也公必以後村爲知言而人亦以後村爲知言井伯門人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詳下退翁家學

陳先生作哲 附子叔謙

陳作哲字君保歷山人東嶽之第三倩也東嶽夫人田氏旣嫠而嫁諸公皆名家竹溪跋忠定晦庵與井伯僉

判諸帖云陳君得璋田夫人以錦囊送此諸帖以代犀錢玉果曰可抵千緡今叔謙因平父山長寄以示余叔謙平父皆艾軒諸孫也故家人物遺風尙存好尙如許

艾軒之書其有傳矣 鷹齋續集

梓材謹案平父徐氏竹溪跋艾軒讀離騷遺蹟云平父徐山長其外大父井伯僉判也于老艾爲外諸孫擺第來歸極意訪求先生遺蹟外諸孫蓋外曾孫也

方先生彥惠 附子性仲

方彥惠東嶽之壻竹溪跋諸賢與東嶽書云東嶽爲艾軒猶子獲交諸老聞此卷方君得之其子性仲出以示予又在歷山陳氏所藏趙朱四十帖之外陳亦東嶽之倩與方爲襟友東嶽四女蒙仲乃翁亦倩也 鷹齋續集

梓材謹案竹溪嘗跋老艾遺稿云此卷是爲艾軒先生遺稿曾孫白杜方君之性所藏也之性蓋卽性仲艾軒之外曾孫鷹竹溪又跋老艾遺文云嘉定壬辰巖仲初解褐予方補上庠與巖仲飲別黨征日兄老艾列諸孫也先生遺文散落殆盡兄之責也巖仲之泰殆卽性仲兄弟行也

網山家學

林先生簡

林簡字綺伯福清人網山亦之之子客死而網山遂絕

莆中劉克莊少師之 福清儒林傳

網山門人

補文遠陳樂軒先生藻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引閩藏書目錄陳樂軒集十六卷闕第八卷

又案郭氏福清儒林傳言先生初從亦之子網山又從于紅泉時陳叔盥授詩于艾軒與之讀國風至采蘋掩卷而泣頓得中庸之旨叔盥喜告亦之而遂以見艾軒艾軒曰吾常語若詩不歌易不晝無悟人處而今于是尤信吾詩不亡矣乃受其拜而接之如孫是先生卒爲艾軒弟子也

附錄

林竹溪鷹齋學記曰春秋用周正始于左氏先師樂軒嘗云古人作長曆自晉以來推算閏餘皆與諸曆合不

知何處過了兩月止齋又有夏冠周月之說尤爲鶻突不知周以建子爲正卽周禮所謂正歲也十有一月之文可證正月始末嘗改卽尙書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之文可證正月爲歲首也商亦然漢初仍秦以十月爲歲首此尤明白先師三傳正已言之特人未見爾

劉後村跋三處士贈答曰竹溪之于樂軒也以其無後則祀之家廟焉歲時則祭于墓焉入白尙書下郡邑禁二墓之樵採焉師死而事之如生有前輩所難者上旣

可竹溪同貤之請堂帖采樂軒贊書中趣尙高遠之語號曰文遠先生讀其書尙論其人無愧于此名矣

又題城南三先生祠曰疑洛學不好文辭漢儒未達性命使諸生融液通貫知科舉之外有理義之學者自網山始蓋網山論著酷似南軒雖精識不能辨樂軒加雄放焉其衛吾道闢異端甚嚴嘗銘某人云佛入中原祭禮荒胡僧奏樂孤子忙里人化之使網山樂軒而用于世所立豈在艾軒下哉

林先生詢 附子舒直舒長

林詢莆田人齒長于網山攜二子舒直舒長哦吟于網山之廬 網山集

縣尉章先生闢之

章關之莆田人網山外弟也從網山遊隆興三年進士爲海陽尉 網山集

朱先生伯樞

朱先生仲秬 合傳

朱先生叔穆 合傳

朱先生季牟 合傳

朱伯樞仲秬叔穆季牟光澤尉贛之子兄弟四人從網山于小孤之下 網山集

朱先生準

朱準小孤山人從網山學 網山集

余先生東卿

余先生南卿 合傳

余東卿南卿莆田人並從網山學父卒網山志其墓 網山集

余先生驥

余驥莆田人從網山遊 網山集

曹先生豕

曹豕莆田人從網山遊 網山集

陳先生雲庚

陳先生雲卣合傳

陳先生雲鼎合傳

陳雲庚雲卣雲鼎莆田人並從網山遊 網山集

吳先生叔達

吳叔達黃石人艾軒之文視乾淳諸老爲絕出一再傳之間如大著正字一劉季治黃懷安網山樂軒二先生與先生皆筆幹造化者 扁齋續集

梓材謹案竹溪所敘前云一再傳後次黃石子網山樂軒之後當亦網山門人爲艾軒再傳弟子

樂軒講友

文隱林寒齋先生公遇

林公遇字養正福清人自號寒齋兼朱陸著求心等錄語在石塘書傳而又善言詩陳樂軒藻之友也先生幼承父澤奉親不仕景定四年林慮齋希逸爲司農少卿請褒崇之詔諡文隱進贈原官一官而林網山亦諡文介樂軒諡文遠 福清儒林傳

附錄

劉後村誌其墓曰君本慈孝晚尤溫恭然教行于家子弟孫姪皆力于善蕭然若恐其檢責也自修而已未嘗律人然行著于鄉比里族黨達于郡國一有不善惕然若恐其聞知也親友仕而貴悒悒而未歸者必相儆曰得毋爲寒齋之愧否有位者下一令行一事必卻顧曰寒齋不以爲厲民否君子立無同儕野處無寸柄而違近翕然宗之方山之南蒜嶺之北隱然有元夫鉅人在焉

李公韶佐春官薦君櫬前方公大琮除次對上君自代趙公以夫召對以遺逸舉杜丞相範議召君會薨不果俄李公召再薦朝廷亦知君遂有前詔是數君子者雖力相推挽猶自謂不足以重君而惟恐君之以爲挽已也

又跋三先生贈告曰三先生褒論既下余曰竹溪事樂軒如父事網山如王父師弟子情義得矣寒齋纔長竹溪四歲于網山樂軒若爲班平余曰韓子不云乎其聞道先乎吾吾從而師之昔陳了翁早貴楊龜山年六十

猶爲比校務然了翁接鄱山必曰中立先生竹窓之于寒齋亦然上以寒齋嘗力辭改秩給札特賜陛朝或又問曰寒齋何以謂之文隱也余曰六記百詩至文也不隱山林而隱市廛大隱也故蒙齋袁尚書見其書齋喜謂得慈湖絜齋心傳之妙旨杜游兩丞相聞其風致擬待以章泉漫塘起隱之故事蓋曰隱者乃公朝之紀實曰文者非寒齋之求顯

林先生萬頃

林萬頃字叔度福清人也其解同聲相應曰鼜絲吐而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于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于用用必原于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間以商絃絕銅山崩而洛鐘應其聲同也磁石可以引針琥珀可以拾芥其氣同也氣同聲異天壤咫尺聲同氣異咫尺天壤平地而水濕者先濡水上而下也抱薪而火燥者先燃火下而上也龍興而雲從雲自下而上應者也虎嘯而風號風自上而下應者也水火燥濕無情而應有情雲龍風虎有情而應無情始陳樂軒蘧聞其解

補劉習靜先生彌邵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嘗質經于陳宓又問易于蔡淵後村誌其墓則云先生終蔵杜門罕與人接惟質經于陳公師復評史于鄭公子敬問易于蔡公伯靜又言其屬纊猶寫諸孫講南軒孟子一章云

附錄

眞西山跋先生讀書小記曰予屏居八年呻吟翫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于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于用用必原于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間以

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爲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爲粗淺不知理即用用即理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于予心雖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詣其極乎

劉後村序先生易稿曰初余爲建陽令季父訪余縣齋因質易疑于蔡隱君伯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大抵由程朱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羲文其篤守師說雖譙天授寔道潔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微妙者彼虛

著作家學

補侍郎劉退翁先生彌正

而此實矣

舊作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耳詳止齋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詳水心學案

副使陳易庵先生謙詳見止齋學案

後村師承

方先生澤儒

方澤儒莆田人爲鄉先生劉後村嘗從受業其卒也後村以詩哭之云弟子成名眾先生獨命窮厯場雙鬢禿理竟難通其云方訝書來少殊鄉計絕聞素幛無祭主破笥散遺文已閣三間屋誰封四尺墳舊曾傳業者南北各離羣後村文集

陋巷一瓢空雖餓爲親設牛衣與婦同嗟乎猶嘗薤神文丽劉求齋先生渠

劉渠字仲則□□人自號求齋官至詹事尚書謚文肅有集三十卷自奉大對歷館殿給諫方面凡所建白多

青萬青少者數語皆條達懇切素有至性敬伯父如父

娶二季如子第第西郭卽廬山絕頂爲友于堂劉後村

幼嘗受教于先生後村文集

正字家學

補正字劉先生起晦

雲濠謹案象山年譜慶元二年貴溪宰劉啟晦建翁立祠于象山方丈之址宰朱文公門人也倅材謹案楊誠齋薦狀云承直郎監建康榷貨務劉起晦名父之後館以儒科自稽其人氣質端凝識度宏遠外若柔巽內則剛方初爲福州福清縣主簿叶臣趙汝愚深器重之今爲務場責重事繁從容而辨知建康府章森亦嘗薦之若置之館學必能上稗國論卿嘗露章

劉先生起世

劉起世起晦弟儒林宗派

正字門人

葉先生適詳水心學案

朱氏家學

朱先生伯樞

朱先生仲桓

朱先生叔穆

朱先生季牟並見網山門人

元百家學

丁斗軒先生南一

丁南一字宋傑莆田人元有子幼機警誦前漢書日萬字從父給事奇之曰吾家白眉也十三有聲鄉校寶慶乙酉漕解丙午禮薦趙癸丑始登名別院廷試以累舉恩陞丙科調福州懷安尉以趨勑去貧不能出窗嶠南士人率子弟行束脩師事焉漕南谷鄭協手書以濂泉山長延致陽嚴洪天錫繼至檄攝海陽丞州舉教授兼文公元公兩書院山長潮士方喜得師以悼亡歸于所居闢一室方僅如斗扁曰斗軒劉後村集

元暉門人

舍人林竹溪先生希逸 詳下樂軒門人

棣伯門人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詳下劉氏家學

樂軒門人

補 舍人林竹溪先生希逸

雲豪謹案林洞仁爲先生傳云好學師事陳藻登進士爲平海軍推官以清白稱又案王阮亭居易錄云虞齋爲林艾軒理學嫡派而詩多宗門語又云虞齋有全集又云莆田林禮部騤撰石來寄林艾軒林網山陳樂軒林虞齋四先生詩鈔虞齋與後村同時子曾見所著三子口義此鈔甚略然艾軒以下皆以道學相授受風雅非所究心也

梓材謹案先生虞齋續集卷三偶懷丙午丁未同朝諸公慨然有感王戌再預經帳先帝猶記小臣爲安晚門人是先生爲鄭氏弟子又爲翁給事先生奏議跋云甲子冬督監關僕以開院僕以門生見則給事實爲先生受知師矣

虞齋學記

孟子曰父子不責善所以有父不教子之說然今人看此語更須究竟到蠶頭處方可父非其人固不足問若父有可學之善必其子知學而有請則可以告之若其識性未明未可語此而強以責之則父反爲失矣

鞫鏞謹案虞齋解釋頗有語病吾友夏同甫校至此曰應刪鞫曰虞齋所謂若其識性未明未可語此而強以責之則父反爲失矣者蓋事前當下一番使識性明融工夫然後再責以善未可亟亟遽期其善也然則爲父者不幸而遇此等子宜先融其識性欣欣向善乃可告之以學也虞齋之說當作如此解

周禮六官缺其一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足之考工之文自與五官不同余嘗以此爲造物之巧舉凡五官文字俱同一律考工之文又奇足以此書似造物有意也或者又曰輪人與人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此攻木之工也築氏冶氏桃氏此攻金之工五也畫人繢人鍾氏筐氏㡛氏此設色之工五也玉人楖人雕人矢

八磬氏此刮摩之工五也陶人旅人此搏埴之工二也以上共三十一人又五官之中天官則有掌皮司裘地官則有鼓人鼜人掌節卅人羽人掌染草春官則有典瑞典同磬師鍾師鎛師巾車車僕司常夏官則有射人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藥人服不氏射鳥氏秋官則有職金氏柞氏庭氏以上共三十人則是冬官之屬六十未嘗亡也此說亦佳但以文論則考工自是考工周禮自是周禮

廣齋考工記解

此記原無冬官二字乃漢人所增匠人並舉世室重屋明堂則所記不獨周制但不全耳

此書續出闕略不全不止韋氏磬氏段氏等官而已其先後次序亦自參錯不齊如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匠輪輿弓廬匠車皆在下篇而其揖若以序言當在上篇今揖廬匠車弓皆在下篇而其序亦自不同又畫繢二官而止曰畫繢之事玉人亦然此畫繢出闕略不全不止韋氏磬氏段氏等官而已其意其全書凡曰之事者皆總言之其列官自別即車人之事又有車人爲某爲某可知也況一官非止爲一事如輪人梓人匠人車人皆一官之名而分主數事惜乎

其不全見也

春秋義

禮有不同意亦隨異甚矣禮之不可苟制也知其禮而不知其意非知禮也夫備物有儀謂之享燕樂相歡謂之宴儀必有節歡必相親此之訓示所以不同也知燕享之異名又知燕宴之異意始可與言禮矣左氏于成王十二年之傳著卻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其義如此夫禮作于唐虞三代而著于六經愚嘗于六經求禮矣虞氏養老以燕周享公侯有三享再享昌歜白黑形鹽脯物之享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樂之燕也嘉賓之交際一也而禮有不同古人豈無意哉夫享以儀觀而燕以情親備物而陳登殺有數使之視而知其盈而不飲乾而不食使之視而知儉此享之所訓也獻酬之交錯尊卑之忘分非慈而何俎豆之所交珍羞之所遞非惠而何此宴之所示也享不徒享而必有訓焉宴不徒宴而必有示焉則唐虞三代之聖人所以制禮者莫不有深意也春秋之世禮已亡矣荆楚何邦禮不及焉卻至聘楚而陳之左氏作傳而著之使禮意不忘

于後世者二子之功也愚嘗因是而求春秋之士其所以知禮者非一端于之于衛知享食之觀威儀叔孫穆子之于晉知飲嘗之親和同是皆講求禮意不徒言者也雖然朋酒斯享曰殺羔羊享亦有示也鹿鳴賓燕講道修政宴亦有訓也是不可以不備論

竹溪文集

嘗謂聲與天地俱生有聲則有樂且天地之始有風則有木風號于萬竅則小和大和能言之類卽具五音豈非律之所由興乎嶰谷之管雌雄鳳之鳴特其機至是

不能以自祕爾

蓋聲樂之事非獨中國有之蠻徼之間雖其分寸尺度與中國固殊而亦自有樂是皆冥默機契之地安得以胡戎爲俱非也且夫羌人之笛得于龍吟伐竹而吹其聲相似此非一機之所寓乎伶倫之聽鳳其有異于是否也由是而觀則樂律不可撫分寸尺度而非分寸尺度之所能爲有其法無其人亦徒爾此議律之事所以啟後人之紛紛也以上律論

附錄

通祕書省正字入乞信任給諫又乞早決大計以慰人望理宗皆開納之

歷興化軍首詔學者云自南渡後洛學中微朱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知聖賢心不在訓詁皆自莆南夫子始疑漢儒不達性命洛學不好文辭使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外者自福清兩夫子始因立三先生祠并錄其文以傳莆南夫子者艾軒謙之也兩夫子者網山亦之樂軒藻也

劉後村跋三處士贈告曰古之學者必尊師子夏以不稱師受曾子之責陳相以背師爲孟氏所貶竹溪之學受于樂軒樂軒受于網山二師皆老死布衣竹溪在三之念愈篤其再入爲詞臣也年老當選元士乞以此一階回授師友師網山樂軒也友寒齋也詔下其事議者以爲旌異過逸朝廷盛舉也宜報可回貶之請宜勿聽竹溪嘐首言弊例易敝眞情難察他日源源而來者將以某爲口實矣大臣以問上忻然如竹溪初奏贈二師祠品宮昔荆公患士風不美坡公有今之君子爭半年曆勘之戲竹溪此舉彼爭曆勘者聞之可以愧矣

文文山回林學士書曰某夙有挈獲與介弟爲質恭困之有以詢居處著作之萬一不戚戚得喪而言語文章足以詔今傳後竹溪先生何憾哉一日之赫赫者多矣千載而赫赫者幾人爲一日計者無千載也決矣

林兆珂曰林氏考工記有圖蓋宗三禮圖而祖漢儒鄭康成註非無據也

陳介石案四庫全書著錄考工記解二卷晁公武讀書志稱其博攷漢儒故其書多與鄭康成註相刺謬特以程文古與猶不易明臨齋注明白淺顯初學易以尋求其旨不免附入宋儒便圖之有助于記者爲文介直下孫而古質故讀周禮者至今猶尚其書焉

補劉先生翼

吳淵撰案先生號心如蓋其樓名竹溪生日同敞有云我歌庵小徒參水觀之禪君好樓居獨有天游之樂又一改云老不相忘獨名家之翁季少菁芸學貫異姓之弟兄又劉礪甫七十詩云早歲耽詩學樂軒如今霜鬢作吟仙回思同學二三子幾見生刱七十筵

林先生鶚翁附子胄俊

林鶚翁字朝权三山人早事樂軒于西軒年三十杜門如處女動守繩度不苟言笑延師教子尤盡禮課督甚嚴卒年五十六補將仕郎子二俱登仕郎長子胄孚甲父從竹溪學易春秋卒後先生一年次子浚潤貢進士好學性孝友執喪治家舍尤謹先是竹溪乞以文介文遠易階貤秩網山樂軒既特贈迪功郎仍許以文介文遠亦得嗣云

陳先生介附子嚴石

陳介字方叟福清人初從學尚右鄭公有能賦聲長事樂軒于網山之里不以場屋爲意年三十不應舉終母之喪始就舉與其子嚴石同補上庠兩拔解擢開慶己未乙科調三衢戶曹外移潮州判官劇門課諸孫寄情歌詠卒年六十六嚴石修職郎建寧府教授

黃先生自信

黃先生口合傳

黃自信字華叟永陽人遯齋斜曾之子與其兄某同事樂軒以見趣稱嘗之江湖交游甚眾中年喜學詩築室以適軒名日夕吟咏其間生平守師學鄙夷流俗緬貲占卜之事至死不變潛心經典大抵以詩發之故有適

軒吟稿紀行游湘游岳諸集（腐齋續集）

邱退齋先生（口）

邱口號退齋林竹溪與之同事樂軒肇硯之交甚密中間南北睽離近二紀始同爲乙未道士其未第也咨于龍學信庵趙之門三京之役傳檄中原帛書露布皆其筆也疾且革手爲別書區別秦張毀譽字字切至而輝采燭然死生之際如此（腐齋續集）

雲巖譯案竹溪有送邱進道入京詩云孝慕三霜不脫衰月旦評推美況清才爲貧遮日投竿去得趣吟風滿學來未知卽退齋否

王先生（日起口）

王日起口人謀請樂軒先生主席其鄉隱山堂竹窗喜以詩贈之云場屋時文百態新六經門戶冷如冰江湖有客弁馳傳來問詩書最上層又云論文款款細留心一點塵埃也不禁爲語隱山同社友讀書根本是胸襟又云相逢到眼試金篦直下承當是嫡兒長恨馬駒天下少汝今分骨我分皮（腐齋續集）

鄭先生子誠

鄭子誠嘗與竹溪同學竹溪與詩云執經師席下于我是庾兄袖手塵中老灰心世上名杖藜行竟日杯酒度平生終始交情在無人解索銘（腐齋續集）

文隱家學

林先生同

林先生合傳

林同字子眞號空齋福清人公遇子者有孝詩一卷先生與弟合俱有隱操後元兵至福州抗節死宋史忠義傳稱林空齋失其名已爲失考又誤以空齋爲同之子合字子常林牆齋續集中與其兄弟贈答詩文甚多（四庫提要）

梓材謹案空齋爲牆齋續稿序稱後村爲先師而于牆齋惟稱先生則先生固後村之徒也

附錄

空齋家居益王立張世傑圍泉州乃舉鄉人黃必大劉仝祖卽其家開忠義局起兵復永福縣時主積翁以福安送款世傑然實密約北兵至層冰福必大仝祖等走宅邑空齋盛服坐堂上嚙指血書壁云生爲忠義臣死爲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生爲諸軍何爲者自古皆有死俄見執不屈而死

劉後村序空齋孝詩曰余嘗恨世儒率華過其實惟同
華實相副其操行鑿鑿漢孝廉之盛舉也詞藝亦唐進士
之高選也
又序空齋詩曰或問子眞可方何人余曰先朝魏野與
其子閑俱入隱逸傳俱有詩名甚矣哉寒齋之似野子
眞之似閑也
退翁家學
補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梓材謹案先生爲楊監稅墓誌云余少爲靖安主
簿及事江西計使吏部楊公時幕中有二李國錄

石名誠之司直嚴名燔賢聞一時公不以余齒幼
名敬羅而致之二李之間余後稍自植立皆公發
之云諱俱字通老所謂悅堂先生者也是先生可
稱悅堂門人又于廟祀爲劉文簡祝文云某昔以
童子拜父執于朝今與士友拜鄉先生于學又云
某自惟齒舊聞緒言亦得拜床第莊門人其爲楊彥
侯集序云追念少小受學于故諫議忠簡傅公則
又爲竹隱門人其跋魏鶴山南平江使君墓碑云
江君行始見于西山之序鄱山之誌又述其子通
守之言曰子厚余先君而舉于二先生者則先生
未嘗不及鶴山之門矣先生又爲泉山書院記云
惟西橋之趙爲宋閥平某嘗受舉于淮潛受印于
閩泉受廛于莆守皆宗正諸父兄而又受教遠庵
納交彙賢知其濡染于家庭者久矣遠庵爲文公
高第是先生固
趙氏弟子也

劉潛夫語

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探尋徵之功不媿先儒然施
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而不能其
粗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
雲濠謹案周密癸辛雜志引此
云此語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
尚書講義
臣按商之都邑世有河患湯以前勿論自湯至盤庚凡
五遷夫忍患預防君之遠慮安土懷居民之淺見臨以
君令孰敢不從而盤庚于弗率者登之進之而不鄙棄
話之告之而無怨疾曰天時曰降大虐謂天時當遷非
人所能違也曰古我前后曰古后之聞謂先王嘗遷而
非自我作古也曰先王不懷雖先王不思此士矣曰視
民利用遷曰俾汝惟喜康共蓋欲利汝非以害汝欲汝
安且樂非欲汝勞且怨也曰惟民之承曰承汝曰亦惟
汝故曰丕從厥志皆屈己以順民非强民以從己也古
者行利民之政尚恐人情之疑必耳提面命使之洞曉
後世爲佛民之事不計人情之違順但勢驅威迫劫以
必從嗚呼此盤庚之所爲賢王歟盤庚中
臣聞箭則變變則通先王初遷謂光大于前人矣自何

適山謂凶去而績立矣然蕩析離居之患率見于繼世之後蓋陵谷有時而移市朝亦隨而改不遷何所止乎言今茲之遷非欲震動爾民殆天將復我先王之德治于我家耳言天及祖宗以爲當遷也朕及篤敬言朕與篤厚莊敬之臣亦以爲當遷之也恭承民命言遷敬順民志全民命也自盤庚遷都以後終商之世不復再遷則求地茲邑之言信矣謀至于善而止不遷非善謀也烏得不廢遷善謀也烏得不用疑至于卜而止不遷非吉兆也烏得從之遷吉兆也烏得違之古者大事皆卜

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邾文公卜遷違卜而有禍是其驗也三篇大綱言遷非己意一曰天二曰祖宗三曰民古之賢王畏天尊祖敬民不敢自用如此彼爲天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說者眞萬世之罪人乎

論語講義

臣于此章見周衰爲政者稍已趨于功利夫子厭之故一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按武城之政初無赫赫可紀然能使弦誦之聲達于四境氣象如此可謂賢矣夫子以其用大道治小邑故有牛刀割雞之喻子游聞聖人之言不敢自以爲能故有昔者偃也聞諸夫子之對明其得于師授也君子小人雖異皆不可以不學道治小邑與治天下雖異皆不可以不尙禮樂教化君子而學道子賤子游是也小人而學道單父武城之民是也無計功謀利之心則愛人矣無犯令違教之俗則易使矣當時洙泗之上所講明者如此猶恐門人未喻又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謂治小邑當以大道牛刀之喻戲爾冉有亦高第無他過徒以爲季氏聚斂之故至有非吾徒之語受鳴鼓之攻由後世觀之偃迂儒也求能束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繩以孔門論人之法偃賢于求遠矣自武城單父之後漢有卓茂唐有元德秀庶幾其遺風近時南面百里者但閱笘朴寂無弦歌徒知催科烏識撫字聖明在上倘咏孔門之言採漢唐之事推其能學道撫字者嘉獎而求仁之類是也以君言之徐偃王以仁失國是也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以士言之惠施公孫龍之徒是也以君言之周穆王知足以知車轍馬跡之所至而不足以

知祈招之詩是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以士言之尾生是也以君言之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以至于敗是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以士言之證父攘羊是也以君言之自狀其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是也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以士言之荊軻聶政是也以君言之靈王能問鼎而不能拯乾谿之敗是也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以士言之擢夫罵坐竇饒酒狂是也以君言之夷吾以愎諫敗主父以口死是也夫曰仁曰智曰信曰直曰勇曰剛皆美德上而人君下而士君子之所當好然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學所以去其蔽也此章

雖爲子路發其義甚廣子曰由也章

劉後村集

夫諉事于不可爲庸人也有待于資與助中人也無待于資與助豪傑之士也邵武軍新建讌懽記

而之爲聲至矣而聞者鮮焉兄弟羣居之樂至矣而知者鮮焉昔之人有以絲竹陶寫爲樂者有以朋友切偲爲樂者絲竹託于物之聲也人也雨自然之聲也天也朋友取諸人之樂也外也兄弟修于家之樂也內也聽雨堂記

語曰勇者不懼充之以道義而無餒臨之以威武而不屈夫是之謂勇否則魏勃股弁舞陽色變有時而怯矣學者當以聖賢爲師存養于平時奮發于一旦叱齊侯尸少正卯卽恂恂鄉黨之孔子千萬人吾往亦兢兢臨履之曾子也獨不懼齋記

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決矣嗟乎作詩者何人螻鴟鴞七月周公也常棣召穆公也頌史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于寺人傷讒女子自譬蜉蝣譏儉碩鼠況貪與其宅比興風刺往往出于小夫賤隸之口途之人猶知之而況子夏孔門之高第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第名儒之學問而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翁應叟瓜圃集序

古詩皆切于世教訐謨定命遠猶辰告大臣之言也敬

之敬之命不易哉諫臣之言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宗臣之言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臣之言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臣之言也有閒無聲將帥之言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國子民之言也禹之訓皐陶之歌周公之詩大率達而在上者之作也謂窮乃工詩自唐始而李杜爲尤窮而工者然甫舊諫官白亦詞臣豈必皆冀主人飢餓而鳴者哉王子

文詩序

書有坦明易通者有微妙難通者孔氏語門人曰吾無隱乎爾然當時高弟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歎雖伯魚親受于家庭者不過詩禮而已

跋薛澤先天太極論

附錄

公生有異質少小日誦萬言爲文不屬稿援筆立就初名灼以聲律冠胄子入上庠嘉定己巳遇郊恩奏補將仕郎更今名

知建陽縣新考亭之祠祀朱范劉魏四君子于學

侍郎定謚朱子曰文天下稱當忠簡傅公聞議狀出公手辭聲願交誼老多折輦行

西山在朝以公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西山還里公以師事自此學問益深矣

嘗與高樞密書曰伏念某莆之鄙人二大父知名隆乾間先君諸父皆擢世科惟某幼而失學門蔭入仕當世耆舊猶以其故家遺俗多所奬進絜齋侍郎袁公竹隱諫議傅公屢薦于朝不報西山眞公帥閩以議幕招內史洪舍人初除以白代舉蓋諸公假借之私而非天下議論之公也立朝之初眾以爲喜獨以爲憂未久果逐起廢守袁數月又逐後除廣監茶官以憐史之筆當鳳閣之制推本其家世師友次及其奏對議論五言一出多士盛傳眾以爲榮獨以爲懼未幾召則逐除郎則又逐攷其所逐別無過犯亦非賊私事云欲作文字官而已魚鳥至微猶懲弓餌某亦人耳端平之劾此罪也嘉熙之劾此罪也淳祐之劾亦此罪也一何冥頑不靈久而未知悔悟哉

其跋周從龍長語曰余生晚不及見晦庵先生識其高第楊慈湖焉袁絜齋焉周君之生又晚于余去前一輩人益遠矣余自童至耄于諸老之書不敢添一字

注腳乃能會粹洙泗關洛精微之言融液鵝湖異同之論往往闡新義而助師說昔孟氏有豪傑凡民之辨余早從諸老始銳終惰遂爲塗人之歸凡民也君坐進此道後發先至豪傑之士也

葉水心曰晉作正字及退翁兄弟道誼文學皆賢卿大夫天下高譽之不以詩名也克莊始創爲詩克遥繼出與克莊相上下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載後村大全集六十卷云後村論揚雄劇秦美新及作元后誄言天之所廢人不敢支歷世運移屬在新聖云云蔡邕作羣臣上表言卓黜廢頑凶扳立聖哲云云又論阮籍跌宕以任誕見疑於鍾會而保身遠害其言曰籍本有濟世志值魏晉之交不得已而爲此耳觀其詠懷詩有曰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朱門何足榮甘與麋鹿遊又曰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來入懷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又曰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歸其本華色豈久榮衰滅不可保繁華有憑依世路險且傾多言終見疑至人遊太清又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朝日寧效山林士采藥遊名山又曰灼灼西隤日咄咄令人老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豪提劍出門去不顧世間曹登高臨四野悲風來我前朔鴻鳴北林翔鳥赴南山去來悠悠間天道邈悠悠乃知大運窮千載不可求又曰昔日繁華子今爲古墓人殺生豈不痛知命復何陳其言皆隱約不敢盡其情蓋亦有所畏而然也後村之論殆未之察歟

宏棄禮法晚爲勸進表志行掃地詞殿義正然其賀賈相啟賀賈太師復相再賀平章詭詞諂語連章累牘豈眞以似道爲伊周武鄉之比哉抑蹈雄之邑之覆轍而不自覺耶又云按後村作此時年已八十矣

林竹溪狀其行曰公見地既高而學有定力窮達得喪之既入小學誦書能了其義歸爲母兄誦說若素習者是非毀譽寄之歌詠一付嬉笑梅花數篇以詩得謗也長益勤苦卽所居西偏闢小齋室無他物擁書如山卧起枕藉之間發其毫芒于文皆有光怪然郡試輒不利而略不以爲悔巴陵一疏以言獲譴也而不自以爲高前後四立朝共不盈五考非無此蚋之撼含沙之射而因慨然罷舉退而求志同胞叔仲皆宦達獨後村與娛侍魏國之日最長上世手澤數廚共燈開卷聞鐘聲未已性孤潔而尤厚倫紀不以避兄離母爲高卒年五十

雲濠薳案先生晉有西墅集見後村所作墓誌

知州劉先生克剛

劉克剛字處和克遜弟爲泉州錄參眞西山薦知沙縣後知惠州清儉治辦修弊起廢卒于官姓譜

附錄

知惠州創惠民局病者始知有醫藥以竭學例卷助學稡菜始有祭器作豐湖書院列四齋前爲夫子殿後先賢祠以丁鈔例給買田養士

梓材謹案廣東黃志載先生建豐湖書院祀豫章先生開四齋以居生徒簡州學博一人兼山長事以領之于是惠人始知伊洛之學則先生私淑豫章者矣

劉先生克永

劉克永字子修退翁之暮子生七歲而孤母魏國自教之既入小學誦書能了其義歸爲母兄誦說若素習者長益勤苦卽所居西偏闢小齋室無他物擁書如山卧起枕藉之間發其毫芒于文皆有光怪然郡試輒不利因慨然罷舉退而求志同胞叔仲皆宦達獨後村與娛侍魏國之日最長上世手澤數廚共燈開卷聞鐘聲未已性孤潔而尤厚倫紀不以避兄離母爲高卒年五十

退翁門人

吳恕齋先生四卷

吳口廬山人爲閩宰少受教于後村先大君子以恕齋名後得紫陽夫子所書恕齋兩大字揭之楣間蔡久軒楊平舟陳可齋爲作二記一跋以發明孔曾言外之意著有恕齋詩存稿先生深于理學其書皆關係倫紀教化又有恕齋讀易講義平心錄劉後村集

雲濠謹案此本後村題跋吳帥卿雜記後村集又有寄吳恕齋侍郎詩則其仕不止帥卿林慮齋續集有賀吳恕齋除兵侍啟則兵部侍郎也

附錄

林竹溪和吳帥古靈祠堂韻曰學問功深筆硯靈南來題詠徧吾閩詩書禮樂宗元帥俎豆衣冠友昔人夜色如存滿梁月襟懷長想浴沂春新成聾棘添新句傳入圖經字字珍

後村講友

忠惠方鐵庵先生大琮

方大琮字德潤莆田人開禧初進士爲御史嘗上疏謂必先明綱常則天道好還可以永天命定國勢先生色夷氣温平居言不出口至立殿廷爭是非論可否雖貴育不能奪卒謚忠惠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自號鐵庵劉後村誌其墓後村又跋梅谷集云余昔爲建陽令友人方德潤以書稱崇安范君之賢余爲賦梅谷詞又跋宋自達梅谷序云范有游勉之方德潤諸名人爲著語是先生固後村同峯也

附錄

授南劍州州學教授以郡先賢學術名節勵後進飭宮廟新器服上官送某士拒不納

知永福縣適值兵饑守隘立柵禁港發廩日不暇給然偕其孫曾款謁松楸祀八賢于學務以禮遜迪民剽悍革心

知將樂縣公在郡泮已封崇羅先生墓至是式龜山廬延致友士講論文義亦不輟

帥廣凡六年以儒飾吏以政美俗鄉飲酒禮久廢命賓佐與領袖士討論之禮樂器服悉遵古制歲一行之拜七十有奇膝席以宴漏過三十刻時酉已過而終禮無倦色丁祭儀文未稱自冕服弁以至簠簋邊豆鐘磬琴

瑟柷敔之屬悉攷古訂禮改作

朝講王臞軒先生邁詳見西山眞氏學案

侍郎林圃山先生彬之

林彬之字元質莆田人端平中第進士遷監察御史首疏言天命人才民心又乞援仁宗故事早立皇儲拜左司諫史嵩之經營復出力乞扶公道凝定力嵩之卒不用遂爲殿中侍御史劾京尹罷之權工部侍郎景定中以先朝耆舊卽家除寶章閣待制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號圃山後村爲神道碑云所居老屋數丈晚始增葺數椽家故有樓名圃山因以自號又言初余與方公德潤王公實之及公少同里晚同朝方公長二公一歲二公長余三歲四人者仕之日少止之日多有把臂入林尊酒論文之樂云云

附錄

林竹溪狀其行曰其綸言曰殿前作賦膾炙一時袖中彈文芬芳千載持藁方隆于主眷請麾力避于相嗔人曰盡公始終之美此後村所草也

黃先生繢

黃繢字伯玉莆田人及弟績德遠與後村遊後村常語人德玉吾愛友也德遠吾畏友也先生高科早卒劉後村集

山長黃德遠先生績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鐵庵學侶

鄭先生濟甫父度

鄭濟甫字逢原莆田人累世業儒父度博學高年侍郎林元質受學焉先生尤刻苦講學貫通倫類屬文根極體要鄉先達方鐵庵王臞軒皆推重鐵庵所至與同載晚客于塾俾姻族稽秀師之淳祐庚戌擢第授惠州歸善主簿豐湖書院請充山長先生巽與郡博士而自居堂長卒年五十所著有經史考其自述曰鄭玄述六經箋傳而談經之失無出于玄馬遷爲史籍而史之失莫甚于遷我朝諸儒接乎朱邑氏理義之學大明而經史百家衆說淆亂未能盡訂而歸一三禮經傳于古人均田建國之制多闕未講綱目大事記于前史記錄加筆削而尤多舛訛後村誌其墓云使天假之年而究其學豈不可以繼君家夾漈湘鄉乎劉後村集

習靜家學

縣令劉先生宰

劉宰字孟容習靜彌邵子由科第知古田縣遇禋霈例

授習靜京秩詰已下憚不敢白蓋習靜性狷介也姓譜

附錄

王朏軒刖劉孟容提幹詩孟容吾畏友春日去朝京蔗境詩多好蓮時宦最清坐誣緣舉將取屈爲時名諸老端平歲同辭爲辨明

建翁家學

劉先生希醇

劉希醇建翁子 儒林宗派

雲濠蓮粲葉水心爲二劉墓誌云正字刖希醇希道希謙希深所謂祖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先生希深 附子吉甫矩甫南甫

劉希深字審淵建翁子素修潔又習見家世舊事故自重而寡諸隱約以課子吉甫矩甫南甫俱力于學矩甫一名得吉醫悟而勤苦卒年三十八其婿寇而能勤慈而能教云後村文集

迪功家學

中大劉先生希仁

劉希仁字居厚莆田人建翁從子嘉定四年進士通判臨安府提舉文思院引對獻言皆涉貴近時論壯之以司封郎中知泉州改淮東運判除直祕閣令起引奏事以臺疏罷奉祠除將作監先生屢以謗退官至中大夫生平每遇遷擢必有論建雖屏居猶上箴缺失焉姓譜

方氏門人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詳上迪翁家學

戶錄林先生嵓

林先生嵓 合傳

林嵓字德言口口人與弟嵓齊名爲方澤儒高第號二林先生三薦擢貢廷二年第銓注廉州戶錄劉後村集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先生伯有

陳先生燁 合傳

太常陳先生煒 合傳

陳伯有口口人與弟燁煒同學于鄉先生方澤儒先生方澤儒尤英妙爲澤儒器重燁終于韋布煒字光仲中嘉定庚辰科官至太常卿朝散大夫劉後村集

竹溪家學

林方寮先生泳

林泳字太淵別號方寮竹溪之冢子從後村游贊貽癸

丑進士將赴安溪宰後村作序送之後村文集

附錄

竹溪送宰安溪詩曰好爲君王去字人乃翁知汝耐清貧求民疾痛當如子有道絃歌是悅親月解前期須趁辦日生公事怕因循掃除詩癖祇勤政最急無如賦役均

竹溪門人

方懋翁先生儀詳見南湖學案

林先生式之

林式之宣教郎公永子官通直郎通判潮州軍州事有廉吏之目劉後村集

梓材謹案先生字子敬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門人石塘林式之編林同序云後村第一集六十卷之行也亦子敬效程督其閒先生蓋同之再從兄云

林先生冑附見樂軒門人

後村門人

補

文毅洪陽巖先生天錫

陽巖文集

蓋學不可以徒博亦不可以徑約徒博則雜徑約則孤此約禮必先之以博文而詳說乃所以反約也趙氏四書纂疏序

林方寮先生泳見上竹溪家學

迪功吳先生龍翰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方懋翁先生儀詳見南湖學案

林先生同見上文隱家學

處和家學

劉先生質甫

劉質甫字去華處和長子小名埜性沖淡于紛華盛麗閉目不睹咸淳丙寅銓中調晉江主簿需次九年處之夷然公議翕然稱之以爲鄉國之善士後村文集

洪氏家學

知州洪東巖先生天騭

洪天驥字逸仲晉江人淳祐進士任建寧尉發奸摘伏當官無所回撓每以文章課邑士人皆知所向方累官知潮州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自號東巖文山爲行狀云東巖先生孟陽巖先生文毅公族諸弟也文毅公以孤忠遁直者閉當世其平生言論風旨講切上下公未嘗不在其間文毅公屢召不赴公浸嚮用輒落

落不合去時論稱爲二洪云

附錄

以紹定改元薦于鄉名聲振一時學子踵門願求模楷者日眾公坦明夷粹專以宿于道爲教

差監都進奏院輪對宿齋豫戒取虞廷君臣時幾之說寓規焉其一曰君心勤怠之幾二曰人心離合之幾三曰君子小人消長之幾四曰中國外夷強弱之幾及朱文公天理人欲之辨首尾二千餘言

寶祐四年較藝南宮得文天祥卷置之上第人服其明

知香山縣至之日以教養人材爲首務修復大成殿明倫有堂主敬善身資賢登俊有齋皆捐俸爲之敝不及民其爲政一裁于義

東嚴門人

尚書王深寧先生應麟詳深寧學案

陳氏師承

盧先生琦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至正初進士尹永春民視如父母安溪寇亂率邑民大破之斬獲千餘人時兵興列郡洶洶獨永春晏然所著有圭峯集姓譜

附錄

稍遷至永春縣尹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文風翕然仙遊盜發先生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先生因立馬喻以禍福眾皆投刀槊請縛其酋以自新酋至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于境外

艾軒私淑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校師方先生槐生　附師方德至鄭穗

方槐生字時舉莆田人少貧寒過人受業于進士方遂初德至及鄉貢進士鄭獻可稚通春秋書詩三經年二十就爲人師善講說爲文辭元至正中方岳大臣交薦以學行隱逸薦之不起擢爲漳州路北溪書院山長不赴授泉州路儒學教授卒不從及明初以校師辟辭不獲乃就職爲師七年惟以推所學淑善士爲務恬不以祿薄勞卑動其心先生嗜義如飢渴蔡忠惠公之祠林文節公劉文定公之墓皆圮壞先生請于有力者葺完

隱君陳先生中立父高

陳中立字誠中莆田人父高有學行學徒私謚曰靖逸

先生以祖命後季父少受經于温陵盧琦琦以文學著

稱先生聞其指授色承心解日鷺月邁莆士皆歎服之

隱居不仕晚乃結廬壺山年五十三卒初先生祖與父

欲營義塾以教里中子弟規制未備而歿先生繼其志

創廟建學學後爲祠祀艾軒晦庵夾漈三先生復爲祠

廟右奉其師盧琦之主講說有瑩燕居有室先生日持

經傳爲學者剖析聖賢大旨鄉人賴之宋文憲集

林氏續傳

薦辟林先生靜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盧氏門人

蔡先生復初附師林梅所余大車

蔡復初福清人至正間舉明經爲書院訓導少從龍江

林梅所余大車學易受書又從惠安盧琦學詩孝友力

義琦卒心喪三年所著有詩銘訓集閩書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七

晦翁學案補遺上

後學鄞王梓材慈谿馮雲濠同輯

延平門人

補文公朱晦菴先生熹

雲濠謹案朱子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元至元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國朝康熙五十一年以朱子發明聖道軌于至正特升祔十哲之次改稱先賢

梓材謹案先生嘗自稱雲谷老人見祭黃子厚文又案陳簣牕重修仙居學記述丞劉君屋之言曰吾之學文公之學也文公之學即古靈之學也昔公奉使浙東嘗訪其祠而行拜謁之禮焉今祠古靈者矣

晦翁語要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導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于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

諸家說有異同如甲說如此且攝此住甲窮盡其辭乙

說如此且掊批住乙窮盡其餘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眞是者出矣

讀書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

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

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其是則爲病耳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學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其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心矣

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

秦漢以來學問不博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復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又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于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望于後人者哉

學者觀書法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着實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無他求之于心而已此是前聖緊切爲人處就日用中下工夫其餘小小

辨論俟他日亦未晚

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

學者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

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若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須是在我者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凡學須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言學辟如燒火相似
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
朱子語類
火則火滅矣
人自口不得要將聖賢道理扶持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
不帶性氣底人爲僧不成爲道不了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宏毅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因論爲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刮落枝葉栽培根本
大根本流爲小根本舉前說因先說欽夫學大本如此則發處不能不受病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
咬得破時正好咀味
今人只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以上爲學之方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
何了得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汎底思慮
根本須是先培壅涵養持敬便是栽培
白浮沈了二十年只是說取去今乃知當涵養

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以上存養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主于一做這件事更不做
別事無適是不走作 持敬
靜便定熟便透
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
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
要得坐忘便是坐聽
與好諧戲者處卽自覺言語多爲所引也
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 以上靜

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
做甚麼用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
錯底是失其本心
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
去不可不察
人不自知其病苦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思可以勝慾亦是曰莫是要喚醒否曰然 以上省察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
先論輕重行爲重
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 以上知行
爲學先要知得分曉
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 以上致知
學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人之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腳跟不點地
大抵人能于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則儘長進在
以上力行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死

向前而已尙何問哉克己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于害者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審微于未形御變于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以上立心處事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天理人欲纔微之閒 以上理欲義利

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踐坤順也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以上出處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顏子如此說然所以教他人亦未嘗不是克己復禮的道理 以上教人

聖人之于天地猶子之于父母

朋友之于人倫所關至重 以上人倫

學問就自家身己上切要處理會方是

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問學是大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覓着期限緊着課程

講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背着正看左看右看着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汎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

做好將聖人書讀見得他意思如當面說話相似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脈

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書卻當兼看已讀書

某最不要人摘撥看文字須是逐一段一句理會 以上讀書法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

可通矣 以上讀經

解經謂之解者只要解釋出來將聖賢之語解開了庶

易讀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

處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亂道易疏

只是將王輔嗣註來虛說一片以上論解經

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不是求其是便見得義理讀史

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劉昭補志于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以上史學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命猶誥敕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以上性命

道即性性即道固是一物然須看因甚喚做性因甚喚做道

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生之理謂性

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于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以上性

人物之生其賦性偏正固自高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

天地間非特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鳥獸草木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耳以上人物之性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氣質之性

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命是言所以稟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

橫渠云所不可變者惟禱天耳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概如此以上命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惟心無對

心者氣之精爽

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

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以上心

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都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

性本是無卻是實理心似乎有影象然其體卻虛

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以上心性情

明道云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定性

志乾氣坤
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著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
以上志氣

學原于思思所以啓發其聰明 思慮
道者兼體用該隱費而言也 道理
徹上徹下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德是得于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事 德
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遜意去思量體認
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

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
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智
便了所以配秋配冬

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了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
仁字說得廣處是全體惻隱慈愛底是說他本相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
處

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
仁義而已曰然以上仁義

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
底意思仁義禮智

誠只是一箇實敬只是一箇畏誠
忠自裏而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心
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
問盡物之謂行盡物是只循物無違意否曰是以上忠
信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
忠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語見周禮疏以上忠恕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
專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以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
容貌上說恭敬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
仁義
先有箇天理了卻有氣氣積爲質而性具焉
理搭于氣而行
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
無迹不可見故于氣觀之 以上理氣總論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
所論太極者不離于陰陽而爲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爲
言
問萬物各具一太極此是以理言以氣言曰以理言以
上太極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
過
天地但陰陽之一物依舊是陰陽之氣所生也
問天依形地附氣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行急地闊在
中
天轉也非自東而西也非旋環磨轉卻是側轉
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
帝是理爲主
天地不恕謂肅殺之類 以上天地
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
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
陰陽五行之理須常常看得在目前則自然牢固矣
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 以上陰陽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 以上五行
日食是爲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
無食
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
莫要說水星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
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爲石者 以上天文
天有三百六十度只是天行得過處爲度天之過處便

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爲辰
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于角幾度卽
來以上鬼神總論
所宿處爲辰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以上天度
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
曆數微妙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澁則必後天稍闊則
必先天
未子而子未午而午以上曆法
江西山皆是五嶺嶺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卻是

自北而南故皆順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
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以上地理
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雷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
了虹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
過雷住電息則鬼也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而神靈相似

因說鬼怪事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
來以上鬼神總論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
分數多實分數少底
萇弘死三年而化爲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
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以上人鬼神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
諸子不能無過差也聖賢諸儒總論
夫子度量極大與堯同門弟子中如某人輩皆不點檢

他如堯容四凶在朝相似孔子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于剛與
孟子相似世道衰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腳跟底人
定立不住
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以
上顏曾思孟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
來想大故長進
曾點開闊灑落雕開深穩以上孔孟弟子

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

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

致知所以求爲眞知眞知是要徹骨都見透

格物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叠然後漸

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

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勦落以誠其意

知與意皆出于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願處

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人誠不得是鬼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

於緝熙敬止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工效收殺處

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

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

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以上大學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大經工夫多得效少

論語不說心只說箇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

仁只是愛底道理此所以爲心之德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

父在觀其志沒觀其行孝子之志行也

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概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

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

四十而不惑于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

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聖人答之皆切其所短故當時聽之者止一二句皆切于其身今人將數段只作一串文義看了

察人之所安尤難故必如聖人之知言節理方能之

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腳一

是忠質是恕底事

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

巳明所恥如是左傳必非其所作

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

知便有了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故曰知者樂仁者壽

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實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事

問儆惰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

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禮之實

學者須以篤信爲先

或問關雎之亂亂何以訓經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

鳳鳥不至聖人尋常多有謙辭有時亦自諱不得

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

先生說知者不惑章唯不惑便生得這勇來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塞塞仁乃水流也

克己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克己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別有復禮閑邪外別有存誠

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

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

主忠信是劄腳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

貧而無怨不及于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沈淪似一日

夫我則不暇學者須兼思量不暇箇甚麼須子自己體察方可見

以直報怨則無怨矣以德報怨亦是私

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只是這一

箇道理

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莊以涖之以後說爲政

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以上論語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

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胡氏云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

或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因何理會箇性善作甚底

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

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爲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

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

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

盡心以見言盡性以養言

夭壽不貳不以生死爲吾心之悅戚也

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

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樸實工夫方磨得出以上孟子

在中之中與在事之中只是一事此是體彼是尾

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

大體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

問智仁勇曰理會得底是智行得底是仁著身去做底

是勇

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

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

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

溫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

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樸

實頭亦是尊德性以上中庸

天下之理單便動兩便靜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

然是動若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

天地生數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週著五便成六七八

九五卻只自對五成十

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

易中緊要底只是四爻

君子則終日乾乾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

如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

屬多是在陽爻裏說

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

忠信所以進德實便光明如誠意之潤身

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

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

以正中以中正也則一般這只是要協韻

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爲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

是一卦之主又卻柔弱做主不得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

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爲有

鬼神之害之福是有些造化之柄

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

不必强分析

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這

般說話好簡當

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會用

以解頤之象愼言語節飲食

體仁不是將仁來爲我之體便都是仁也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

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

酌損言在損之初下猶可斟酌也

大率人之精神萃于己祖考之精神萃于廟

艮其限是截做兩段去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

隊當散

小過是過于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擾委曲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得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同

易無體這箇物事逐日各得是箇頭面以謂之道曰當離合看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曰當離合看

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爲繼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爲

成之者性

做去

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爲若決之于鬼神

德行便神

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

之務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

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

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異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底

做卻不成行權

窮理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命

之源以上易

克明俊德只是明己之德詞意不是明俊德之士

惟寅故直惟直故清

同寅協恭是上下一于敬

惟甲胄起戎蓋不可有闕防他底意以上尚書

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

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齋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于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

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以上詩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

周禮畢竟出于一家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

鄉遂雖用貢法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法則

亦未嘗拘也

尸用無父母者爲之故曰食饗不爲概祭祀不爲尸

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爲是

諸侯尊宗大夫不可尊宗

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尙有零碎好處在以上禮書

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問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得亦是好

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對客不得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重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

喪葬之時只得以素食待客祭饌童食只可分與僕役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作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爲家府

喪妻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翁主之

神主之位東向戶在神主之北

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卽薦于廟

夫祭妻亦當拜

妣者媲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略有別

忌日祭只祭一位以上說禮

自黃鐘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

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能三生四

問聲氣之元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

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子其開製變宮變徵二聲

樂聲是土金木火水洪範是水火木金土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以上樂

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

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于無便不是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

列子平淡疏曠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熟

仲舒所言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

佛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吾儒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只是他不認許多帶來底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緊要而不理會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衆緣以上諸子

問堯舜在湯武時還做湯武事否曰堯舜且做堯舜看湯武且做湯武看看得其心分明自見得

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

大亂之後易治戰國贏秦漢初是也

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

漢時衙衙皆是子弟不似而今用軍卒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以上歷代

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眾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感也

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

開落了口推劃産錢是治縣八字法詞牒無情理者不必判

荀悅云田制須是大亂之後方可定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貢祿衛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

本强則精神折衝不强則招殃致凶

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以上治道

作文何必苦留意文不可太額塌只略教整齊足矣論文

葦蘇州詩高于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論詩

筆力到則字皆好如胸中別樣即動容周旋中禮論字

譚兒問作時文曰器用體式而檃括以至理科舉之學

論孟集義序 乾道壬辰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年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于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于高遠者則又支離蹈駭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于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得于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閒嘗蒐輯條疏以附于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于先生者與其有得于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于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不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

用一源也顯微無閒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與若張公之于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于孔子而一時及門弟子攷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于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閒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于近歲以來學于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

世而不列于此者皆無取矣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于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于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于文義之閒學者有得于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于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于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嚮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閒則莫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于此書而有得焉則于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卒爾之誚雖不敢辭至于明聖傳之統采眾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編亦妄意其庶幾焉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其所言外自託于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蓋指張無垢也

王深寧曰文公初編次集義輯二程之說又取張范二呂謝游楊侯尹氏九家初名要義改名精義最後名曰集義三十四卷又本注疏參以釋文僭諸老先生之說閒附以閩于師友得之心思者爲詳說舊云訓蒙口義者也既而約其精粹爲集注十卷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十卷其後集注刪改日以精密而或問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閒有不同者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舊錄朱子論孟精義三十卷提要云朱子初集是書蓋本程氏之學以發揮經旨其後修撰菁華撰成集注中閒異同銓似當加剖析者又別著之于或問似此書乃已棄之糟粕然攷諸語錄乃謂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又謂論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又似不以集注廢此書者故今亦仍錄存之焉

大學章句序 淳熙十六年二月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于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太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子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蘊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于世雖以某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

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黃勉齋曰先生于大學修改無虛日誠意一章未終前三日所更定

陳石士師上韓理堂先生書曰閱嘗攷後儒所不滿子朱子者在補大學格物致知一傳雖篤信朱子若明之蔡虛齋林次崖本朝之李厚庵皆以傳爲不必補惟明之辭敬軒胡敬齋本朝之張楊園陸清獻則篤信之而不疑用光幼讀書膚學于聖經不能稍窺其萬一亦安敢以妄論其得失然受業于舅父山木先生先生命以朱子之學爲學閒嘗比古本大學及二程朱子蔡氏林氏李氏所論定者而詳攷之則見夫古本大學似無倫次其爲必不可從也無疑二程子所定其序晁矣而尙未晁其秩然條理之妙惟朱子所定使夫學者優游饜飫反復于其書而不能釋至于蔡氏所定謂格物傳自具于古本中者則其爲說復偏格而無以示學者用力之方林氏從之而李氏亦不能以大異則亦猶是蔡氏之失已矣然則讀大學者必以朱子之說爲歸無疑也

又曰朱子之補傳殆猶孔子之作春秋也孔子以春秋維既熄之王迹朱子以補傳啓學者希聖之階所謂權也其補詩貫通程子十六條之說以出之其先後本末之閒使學者誦之悠然而有以自得入德之方誠莫是先焉矣

中庸章句序 淳熙十二年三月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于形氣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于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于此

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于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若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攷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

功于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于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某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

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于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

葉紹翁曰考亭解中庸眞文忠觀之曰生我者太極也成我者先生吾其敢忘先生乎

梓材謹案世皆謂定著四書之名自朱子始然攷龜山之徒張橫浦有四書解喻玉泉有四書性聖窗牖皆在朱子之前則四書之名不始于朱子也四庫全書著錄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章句一卷蓋如原本之次提要云大學古本爲一篇朱子則分別經傳顚倒其舊次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注分節故均謂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諸家之說故謂之集注又云大學章句與論語集註孟子集註同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竝用舊文所特創者不過補傳一章要非增于八條目外既于理無害又于學者不爲無裨何必分門致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不及宋儒而近頃中庸雖不從鄭注而實較鄭注爲精密蓋鄭注之善者如戒愼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嘗不採用其意雖有其位一節又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鑒裁弋不必定執古義相爭也論語孟子亦頗取古注如論語一條瑚璉一條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與春秋傳不合論者或以爲疑不知瑚璉用包咸注曹交用趙岐注撰也又如夫子之墻數仞注八尺曰仞論者猶以爲矛盾不知注八尺亦趙岐注也是知錯注不詳致所出固未可概目以七尺曰仞揔非九仞注七尺亦包咸注也竊言非出私見苟不詳其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師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于四書其剖析疑似辨別毫釐實遠在易本義詩集傳序

或有問于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

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于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于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于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于是特舉其籍而討

諭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徑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攷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昔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男女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于言者樂而不過于淫哀而不及于傷是以二篇

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于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于雅以大其規和之于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

正其于解釋經訓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遁其誦聖人之言都一似自己言語一般蓋其學已到至處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明于後世然細攷其說則其端緒又皆本于先儒之所嘗疑而未究者則亦未嘗自爲臆說也學者顧第勿深考耳觀其終既已明知小序之出于漢儒而又以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後併爲一編以遵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之說則其意之謹

重不苟亦可見矣豈可與先儒之穿鑿遷就同日語哉

王厚齋詩考語略序曰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放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相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箜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矣岐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網羅遺軼傅以說文爾雅諸書聚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

讀集傳者或有考于斯

朱楓林曰朱子之于詩也本歐陽氏之旨而去序文明吳才老之說而叶音韻以周禮之六義三經而三緯之賦比興各得其所可謂無敝也已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詩集傳八卷提要云宋志作二十卷今本八卷蓋坊刻所併朱子注易凡兩易稿其初之易傳宋志著錄今已散佚不知其說之同異注詩亦兩易稿凡呂氏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皆其初稿其說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一以毛鄭爲宗未盡改末盡者也楊慎丹鉛錄謂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雖臆度之詞或亦不無所因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朱子諸注莫善于楚辭莫不善于三百篇當以小序爲主而以毛鄭歐蘇呂嚴諸家之說參互之如鄭衛二風有女同車二子乘舟將仲子木瓜諸詩皆有左傳本事可證何可以臆度又云家世業毛詩幼時即疑晦庵臆改小序之非朱元明已來駁之者甚眾非子創論也此說不爲無見故附著之阮亭又引李中麓太常與霍渭厓書云解詩者無論漢唐宋儒如王氏總問歐陽呂東萊讀詩本義李黃集解錢氏詩說嚴粲詩緝呂人于詩之山水制度魚蟲草木詳爲之釋而意則欲得之言外記有高出朱上者有互相發明者古人于詩之故夫虛心恬玩默章取義者讀詩之大約也譬諸一主意是豈逆志之道哉詩之病也不聞人之言而又傳述于人已不能無說乃又強定小序而詩病焉此世儒之拘見也以爲中饒遂于經學其言如此又載秦留仙松齡寄所輯著毛詩日箋屬序曰詩之必用古序先儒言之詳矣然首句確有承接不可移易後序來免雜以講師之說或非詩之本意頗濱詩傳止取首句不爲無見注疏之外則歐陽氏蘇氏呂氏嚴氏李氏黃氏各盡其意之所發明朱子所棄舊說遂使美刺之義中有不悖古序文從字順亦有勝諸家者未可盡

也但此持論則甚平允矣

禮說

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差賢于後世之自始遭喪便計二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不正其爲得失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孝宗服高宗既葬白布衣冠視朝此爲甚盛之德足破千載之繆前世人君自不爲服故不能復古當時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以爲一代之制遂至君服于上臣除于下因陋苟謁深可痛恨也

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語已及之見于賈疏其意甚備若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乃知漢儒之學有補于世教者不少今吾纂未之講而檢佞之徒又飾邪說以蔽害之可歎也 以上儀禮

古人之所以必由于禮但爲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爲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于人則是皆出于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

夏殷而上大概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封國之制只是漢儒立下一箇算法九州之地冀州極隅河南河北皆屬焉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設如夏時封建之國至商革命必削其多者以與少者則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又如周王以原田與晉文其民

不服至于伐之蓋世守其地不肯遽從他人若封王子弟必須有空地方可封左氏載齊地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若武王不得薄姑之地即太公亦未有安放處

止聲色蓋亦處必擯身毋躁之義若以正樂言則拘月令之說固多有未安而注以此爲非則失其指

論明堂之制非一篇意尚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

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之左个卽玄堂右个青陽之右个卽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卽總章之右个總章之左个卽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與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褐乃爲敬若以勞倦袒褐則是不敬唯涉水而後撅若不涉而撅則是不敬言若非敬事雖勞不敢袒若非涉水雖盛暑不敢褰裳也

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注說非也燕辟但謂私褻之談無益于學而反有所害也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此程子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此程子所謂在人曰性也然性之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言性不可形容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于物感于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子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

靜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

無節于內知誘于外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
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知覺無所涵養
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于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
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于此覺其所以然者
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
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尙何難之有哉此一
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閒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克念念
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上知字
是體下知字是用

禮纔勝些子便是離樂纔賸些子便是流知其勝而歸
之中卽是禮樂之正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意思極好然孟子以下所能
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云爲六畜五牲三犧
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自然
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
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
謂月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卽謂月十六日月

始闕時也鄉飲酒義兩言月三日而成魄疏知其謬而
曲徇之故其說相戾之甚 以上禮記

家禮

通禮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
世之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
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
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
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曷易世則改題主

而遞遷之 祠堂

冠禮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
行之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戒賓前一日宿賓陳設
厥明夙興陳冠服主人以下序立賓至主人迎入升堂
賓揖將冠者就席爲加冠巾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
再加帽子服皁革帶繫韋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
笏若襴衫納靴乃醮賓字冠者出就次主人以冠者見
于祠堂冠者見于尊長乃禮賓冠者遂出見于鄉先生

及父之執友冠
女子許嫁笄母爲主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陳設厥
明陳服序立賓至主婦迎入升堂賓爲將笄者加冠笄
適房服背子乃醮乃禮賓皆如冠儀笄

昏禮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
無期以上喪乃可議昏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
許之然後納采 議昏

主人具書夙興奉以告祠堂乃使子弟爲使者如女氏

女氏主人出見使者遂奉書以告于祠堂出以復書授
使者遂禮之使者復命壻氏主人復以告于祠堂納采
納幣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

並同納采之儀 納幣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增之室厥明增家設位于
室中女家設次于外初昏壻盛服主人告于祠堂遂醮
其子而命之迎○壻出乘馬至女家俟于次女家主人
告于祠堂遂醮其女而命之主人出迎壻入奠鴈姆奉
女出登車壻乘馬先婦車至其家導婦以入壻婿交拜
就坐飲食畢壻出復入脫服燭出主人禮賓親迎
明日夙興婦見于舅姑舅姑禮之婦見于諸尊長若家
婦則饋于舅姑舅姑饗之 婦見舅姑
三日主人以婦見于祠堂 廟見
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次見婦黨諸親婦家禮壻如常
儀 壻見婦之父母

喪禮

疾病遷居正寢○復○立喪主主婦護喪司書司貨乃
易服不食治棺訃告于親戚僚友○陳襲衣沐浴飯含

之具乃沐浴襲設奠主人以下爲位而哭乃飯含侍者
卒襲覆以衾○置靈座設魂帛立銘旌不作佛事執友
親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 初終

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遂小斂主人主婦憑尸哭擗
袒括髮免髽于別室乃奠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
絕聲 小斂

厥明執事者陳大斂衣衾乃大斂設簟牀于柩東乃設
奠主人以下各歸喪次 大斂
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相弔如儀

其服之制一曰斬衰三年二曰齊衰三年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三曰大功九月四曰小功五月五曰緦麻三月○凡爲殤服以次降一等凡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成服

朝奠食時上食夕奠哭無時朔日則于朝奠設饌有新物則薦之朝夕哭奠上食

凡弔皆素服奠用苦燭酒果賻用錢帛具刺通名入哭奠訖乃弔而退弔奠賻

始聞親喪哭易服遂行道中哀至則哭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入門詣柩前再拜再變服就位哭後四日成服若未得行則爲位不奠變服在道至家皆如

鬼怪巇險之說

梓材謹案此說見之長河張氏楹嶽麓問答足與家禮相輔故錄之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奉柩朝于祖遂遷于廳事乃代哭親賓致奠賻陳器日晡時設祖奠遷柩 朝奠 晡 陳器 祖奠

厥明遷柩就舉乃設遣奠祝奉魂帛升車焚香 遣奠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擇日開塋域祠后土遂穿壙作灰隔○刻誌石造明器下帳苞筲翼大轝翣作主 治葬

附地理說

通天地人曰儒地理之術雖一藝然上以盡送終之孝下以爲啓後之謀其爲事亦重矣親之重身體髮膚皆當保愛況親之沒也奉親之體厝諸地顧乃付之庸師俗巫使父母體魄不得其安則孝安在哉故古賢垂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卜之而求安聖人之意深遠如此而爲人子者目不閱地理之書心不念父母之體苟然棺窆則與委而棄諸溝壑者何以異故爲人子者醫藥地理之書不可不知也可不必泥鬼怪巇險之說

梓材謹案此說見之長河張氏楹嶽麓問答足與家禮相輔故錄之

事乃代哭親賓致奠賻陳器日晡時設祖奠遷柩 朝奠 晡 陳器 祖奠

厥明遷柩就舉乃設遣奠祝奉魂帛升車焚香 遣奠

柩行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親賓設幄于郭外道旁駐柩而奠塗中遇哀則哭發引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親賓次婦人幄方相至明器等至靈車至遂設奠而退柩至主人男女各就位哭賓客拜辭而歸乃窆主人贈加灰隔內外蓋實以灰乃實土而漸築之祠后土于墓左藏明器等下誌石復實以土而堅築之題主○祝奉神主升車執事者徹靈座遂行墳高四尺立小石碑于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及墓下棺 祠后土 題木主 成墳

主人以下奉靈車在塗徐徐行哭至家哭祝奉神主入置于靈座主人以下哭于廳事○遂詣靈座前哭有弔者拜之如初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反哭

主人以下皆沐浴執事者陳器具饌設次婦人以下皆入哭降神主入主人以下皆出祝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祝埋魂帛卒哭

再期而大祥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設次陳禫服告遷于祠堂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于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寢大祥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前一月下旬卜日前期一日沐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主入主婦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自是朝夕之間哀至則哭主人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卒哭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主人以下哭于靈座前詣祠堂奉神主出置于座遷奉新主入祠堂置于座敘立參神降神祝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祝奉主各還故處 祔

期而小祥前期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設次陳練服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降神三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止朝夕哭始食菜果 小祥

再期而大祥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設次陳禫服告遷于祠堂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于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大祥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前一月下旬卜日前期一日沐

常能朝夕奠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 虞祭

浴設位陳器具饌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

本宗五服制

嫡孫父卒爲祖持服
高祖承重者斬衰三年爲祖母爲曾高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祖在杖期

凡男爲人後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惟本生父母服不杖期其本生父母報服亦不杖期其本生父母報

緦麻　三從兄弟　妻無

緦麻　小功　大功　小功　緦麻　從祖伯叔父從兄弟　從姪　從姪孫　叔父母父母　妻緦麻　婦緦麻　婦無服

緦麻　小功　不杖期　不杖期　小功　緦麻　曾祖伯祖叔伯叔父兄弟　姪　姪孫　曾姪孫　叔父母父母　父母　妻小功　婦大功　婦緦麻　婦無服

齊衰　齊衰　齊衰　斬衰　昌高祖　樂安期　緦麻　三月　五月　不杖期　三年　曾孫　玄孫　曾孫女　玄孫女　高祖父曾祖父祖父　父　己　子　孫　曾孫　玄孫　緦麻　緦麻

齊衰　齊衰　齊衰　齊衰　不制服　不杖期　不杖期　不杖期　高祖母曾祖母祖母　母　妻　婦　孫婦　曾孫婦　玄孫婦　三月　五月　不杖期　三年　長孫婦　衆孫婦　大功　緦麻　無服　無服

緦麻　小功　不杖期　不杖期　不杖期　緦麻　小功　大功　小功　緦麻　姑姊妹女子子在室　姑　姊　妹　姪　姪女　姪孫　姪孫女　曾姪孫　曾姪孫女　服並與男子同嫁反　緦麻　小功　大功　小功　緦麻　從祖姑從　姑　從姊妹從姪女從姪孫妻　嫁無　嫁緦麻　嫁緦麻　嫁緦麻　嫁無　畜亦同適人無夭與　緦麻　小功　緦麻　再從姑再從姊妹再從姪妻　嫁無　嫁緦麻　嫁無　子者降其兄弟姊妹　緦麻　三從姊妹　嫁無　及兄弟之子不杖期

凡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惟祖及曾高祖不降爲兄弟之爲父後者不降爲兄弟姪之妻不降

嫁女爲本宗降服制

高祖父母　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　齊衰五月
祖父母　期年
父母　期年
己身
祖姊妹　總麻
祖兄弟　總麻
伯叔父母　大功
兄弟　大功
兄弟子　即姪　大功
堂伯叔父母　總麻
堂兄弟　小功
堂兄弟子　即姪　總麻
祖姊妹父姊妹　總麻嫁無
大功
姊妹　大功
兄弟女　大功
父堂姊妹　總麻
堂姊妹　大功嫁總麻
堂姪女　總麻

妾爲家長服制

家長父母　期年
家長　斬衰三年
家長子　期年
正室　期年
子　期年
爲其子　期年

三父八母服制

繼父　同居繼父有子者與己有服之親同不同居則小功五月
繼母　期繼母非服之母嫁而己出則齊衰三年○繼母嫁而己出則期○繼母嫁而己出則不杖期○繼母嫁而己出則不以期○繼母嫁而己出則出爲繼母之兄弟姊妹對座小功
慈母　謂父妾之有子者眾子爲之著服緦麻○士之庶子爲其母齊衰三年爲父後則降
嫡母　謂庶子爲父正室同爵母
庶母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而不杖期○庶子爲父之子爲父之姊妹則無服○庶子爲父之子不杖期而爲祖後者則無
乳母　謂乳己者義服小功
養母　慈己者義服小功
出母　謂父出之母義服齊衰三年○父在爲出母杖期○父卒爲出母不杖期○爲繼母如親母○爲慈母如母
嫁母　謂父再娶之母義服齊衰三年○父在爲嫁母杖期○父卒爲嫁母不杖期○爲繼母如親母○爲慈母如母
繼母　謂父妾生子謂父正室同爵母
嫡母　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齊衰三年爲父後則降
慈母　謂庶子爲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也同
養母　謂庶子爲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也同
乳母　乳曰乳母義服嫁母謂乳己之眾子
養母　養同宗以下遺棄之子及三歲以上遺棄者與親母同正服齊衰三年
出母　謂父出之母義服齊衰三年不命則小功
庶母　謂庶子爲父之妾有子者眾子爲之著緦麻○士之庶子爲其母齊衰三年爲父後則降
父　謂父妾之有子者眾子爲之著緦麻○士之庶子爲其母齊衰三年爲父後則降
嫡母　謂庶子爲父正室同爵母
庶母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而不杖期○庶子爲父之子爲父之姊妹則無服○庶子爲父之子不杖期而爲祖後者則無
慈母　謂庶子爲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也同
養母　謂庶子爲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也同
乳母　乳曰乳母義服嫁母謂乳己之眾子
養母　養同宗以下遺棄之子及三歲以上遺棄者與親母同正服齊衰三年
出母　謂父出之母義服齊衰三年不命則小功
庶母　謂庶子爲父之妾有子者眾子爲之著緦麻○士之庶子爲其母齊衰三年爲父後則降

今制嫡母繼母養母慈母俱斬衰三年嫁母出母俱齊衰杖期庶母齊衰杖期所生子斬衰三年乳母總麻三月

妻爲夫黨服制

夫爲祖曾高祖及祖母曾高祖母承重者並從夫服

夫堂姑從夫堂姪總麻

夫堂姑從夫堂姪女總麻

夫堂姑從夫堂姪孫女總麻

夫堂姑從夫堂姪曾孫女總麻

夫堂姑從夫堂姪玄孫女總麻

夫伯叔父母小功　夫堂伯叔父母總麻　夫堂兄弟總麻　夫堂姊妹小功　夫堂姪總麻　夫堂姪女小功　夫堂姪孫總麻　夫堂姪孫女小功　夫堂姪曾孫總麻　夫堂姪曾孫女小功　夫堂姪玄孫總麻　夫堂姪玄孫女小功

夫伯叔祖父母大功　夫堂伯叔祖父母小功　夫堂兄弟之妻小功　夫堂姊妹之夫小功　夫堂姪期年　夫堂姪女期年　夫堂姪孫大功　夫堂姪孫女大功　夫堂姪曾孫小功　夫堂姪曾孫女小功　夫堂姪玄孫總麻　夫堂姪玄孫女總麻

夫伯叔祖父母之子大功　夫堂兄弟之子小功　夫堂姊妹之子小功　夫堂姪之子小功　夫堂姪女之子小功　夫堂姪孫期年　夫堂姪孫女期年　夫堂姪曾孫大功　夫堂姪曾孫女大功　夫堂姪玄孫小功　夫堂姪玄孫女小功

夫伯叔祖父母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兄弟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姊妹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女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孫之子大功　夫堂姪孫女之子大功　夫堂姪曾孫之子小功　夫堂姪曾孫女之子小功　夫堂姪玄孫之子總麻　夫堂姪玄孫女之子總麻

夫伯叔祖父母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兄弟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姊妹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女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孫之子之子大功　夫堂姪孫女之子之子大功　夫堂姪曾孫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曾孫女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玄孫之子之子總麻　夫堂姪玄孫女之子之子總麻

夫爲人後其妻爲本生舅姑服大功

父母父母父功姑　夫祖姑麻　夫堂姑麻　夫從堂姪女

父母母母父功姑　夫祖姑功　夫堂姑麻　夫從堂姪總麻

父母舅　夫小姑期年　夫堂姑麻　夫從堂姪總麻

父母姨　夫小姑期年　夫堂姑麻　夫從堂姪總麻

父母兄弟　夫小姑期年　夫堂姑麻　夫從堂姪總麻

父母姊妹　夫小姑期年　夫堂姑麻　夫從堂姪總麻

父母子　長子斬衰三年　衆婦大功　夫堂姑麻　夫從堂姪總麻

父母子婦　衆婦杖期　夫堂姑總麻　夫從堂姪總麻

父母孫　衆孫麻　夫堂姑麻　夫從堂姪總麻

父母孫婦　衆孫麻　夫堂姑麻　夫從堂姪總麻

父母孫女　夫姪小功　夫堂姑麻　夫從堂姪總麻

父母曾孫　夫姪孫總麻　夫堂姑麻　夫從堂姪總麻

父母曾孫女　夫姪孫女小功　夫堂姑麻　夫從堂姪總麻

父母玄孫　夫曾姪孫總麻　夫堂姑麻　夫從堂姪總麻

父母玄孫女　夫曾姪孫女小功　夫堂姑麻　夫從堂姪總麻

夫祖父母大功　夫堂伯叔祖父母小功　夫堂兄弟之妻小功　夫堂姊妹之夫小功　夫堂姪期年　夫堂姪女期年　夫堂姪孫大功　夫堂姪孫女大功　夫堂姪曾孫小功　夫堂姪曾孫女小功　夫堂姪玄孫總麻　夫堂姪玄孫女總麻

夫祖父母之子大功　夫堂兄弟之子小功　夫堂姊妹之子小功　夫堂姪之子小功　夫堂姪女之子小功　夫堂姪孫期年　夫堂姪孫女期年　夫堂姪曾孫大功　夫堂姪曾孫女大功　夫堂姪玄孫小功　夫堂姪玄孫女小功

夫祖父母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兄弟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姊妹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女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孫之子大功　夫堂姪孫女之子大功　夫堂姪曾孫之子小功　夫堂姪曾孫女之子小功　夫堂姪玄孫之子總麻　夫堂姪玄孫女之子總麻

夫祖父母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兄弟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姊妹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女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孫之子之子大功　夫堂姪孫女之子之子大功　夫堂姪曾孫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曾孫女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玄孫之子之子總麻　夫堂姪玄孫女之子之子總麻

夫曾祖父母小功　夫堂伯叔曾祖父母緦麻　夫堂兄弟緦麻　夫堂姊妹小功　夫堂姪緦麻　夫堂姪女小功　夫堂姪孫緦麻　夫堂姪孫女小功　夫堂姪曾孫緦麻　夫堂姪曾孫女小功　夫堂姪玄孫緦麻　夫堂姪玄孫女小功

夫曾祖父母大功　夫堂伯叔祖父母小功　夫堂兄弟之妻小功　夫堂姊妹之夫小功　夫堂姪期年　夫堂姪女期年　夫堂姪孫大功　夫堂姪孫女大功　夫堂姪曾孫小功　夫堂姪曾孫女小功　夫堂姪玄孫總麻　夫堂姪玄孫女總麻

夫曾祖父母之子大功　夫堂兄弟之子小功　夫堂姊妹之子小功　夫堂姪之子小功　夫堂姪女之子小功　夫堂姪孫期年　夫堂姪孫女期年　夫堂姪曾孫大功　夫堂姪曾孫女大功　夫堂姪玄孫小功　夫堂姪玄孫女小功

夫曾祖父母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兄弟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姊妹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女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孫之子大功　夫堂姪孫女之子大功　夫堂姪曾孫之子小功　夫堂姪曾孫女之子小功　夫堂姪玄孫之子總麻　夫堂姪玄孫女之子總麻

夫曾祖父母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兄弟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姊妹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女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孫之子之子大功　夫堂姪孫女之子之子大功　夫堂姪曾孫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曾孫女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玄孫之子之子總麻　夫堂姪玄孫女之子之子總麻

夫高祖父母總麻　夫堂伯叔高祖父母緦麻　夫堂兄弟緦麻　夫堂姊妹小功　夫堂姪緦麻　夫堂姪女小功　夫堂姪孫緦麻　夫堂姪孫女小功　夫堂姪曾孫緦麻　夫堂姪曾孫女小功　夫堂姪玄孫緦麻　夫堂姪玄孫女小功

夫高祖父母大功　夫堂伯叔祖父母小功　夫堂兄弟之妻小功　夫堂姊妹之夫小功　夫堂姪期年　夫堂姪女期年　夫堂姪孫大功　夫堂姪孫女大功　夫堂姪曾孫小功　夫堂姪曾孫女小功　夫堂姪玄孫總麻　夫堂姪玄孫女總麻

夫高祖父母之子大功　夫堂兄弟之子小功　夫堂姊妹之子小功　夫堂姪之子小功　夫堂姪女之子小功　夫堂姪孫期年　夫堂姪孫女期年　夫堂姪曾孫大功　夫堂姪曾孫女大功　夫堂姪玄孫小功　夫堂姪玄孫女小功

夫高祖父母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兄弟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姊妹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女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孫之子大功　夫堂姪孫女之子之子大功　夫堂姪曾孫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曾孫女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玄孫之子之子總麻　夫堂姪玄孫女之子之子總麻

夫高祖父母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兄弟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姊妹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女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孫之子之子大功　夫堂姪孫女之子之子大功　夫堂姪曾孫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曾孫女之子之子小功　夫堂姪玄孫之子之子總麻　夫堂姪玄孫女之子之子總麻

母黨妻黨服制

姊妹爲夫外祖父母功　妻父母總麻　妻祖父母總麻　妻曾祖父母緦麻　妻高祖父母袒免

母之兄弟姊妹小功　母之姊妹從母小功　姊妹爲夫之舅姑緦麻

母之兄弟之子男姑總麻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男姑小功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子男姑緦麻

母之兄弟之子女姑緦麻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女姑小功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子女姑袒免

母之兄弟之子之妻緦麻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妻小功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子之妻袒免

母之兄弟之子之女緦麻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女小功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子之女袒免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緦麻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子之子袒免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女緦麻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子之女小功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女袒免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子緦麻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子袒免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子之女緦麻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女小功　母之兄弟之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女袒免

姊妹爲夫外祖父母功　妻父母緦麻　妻祖父母緦麻　妻曾祖父母緦麻　妻高祖父母袒免

母之姊妹從母小功　姊妹爲夫之舅姑緦麻

母之姊妹之子男姑緦麻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男姑小功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子男姑緦麻

母之姊妹之子女姑緦麻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女姑小功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子女姑袒免

母之姊妹之子之妻緦麻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妻小功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子之妻袒免

母之姊妹之子之女緦麻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女小功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子之女袒免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緦麻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子之子袒免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女緦麻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子之女小功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女袒免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子緦麻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子之子小功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子袒免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子之女緦麻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女小功　母之姊妹之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女袒免

祭禮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前期三日齊戒前一日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奉主就位參神降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饌○凡祭主于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經營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四時祭

冬至祭始祖前期三日齊戒前期一日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進饌

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饌初祖
立春祭先祖前三日齋戒前一日設位陳器具饌厥明
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進饌初獻
季秋祭禰前一月下旬卜日前三日齋戒前一日設位
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盛服詣祠堂奉
神主出就正寢參神降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
門啓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饌禰
前一日齋戒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

明主人以下變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參神降神
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納主徹饌是
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縗巾素服素帶以居夕寢于外
忌日
二月上旬擇日前一日齋戒具饌厥明灑掃布席陳饌
參神降神初獻亞獻終獻辭神乃徹遂祭后土布席陳
饌降神參神三獻辭神乃徹而退墓祭

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
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
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
而應節是以不可以一日不講且習焉為也三代之際
禮經備矣然其存于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
節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
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遵其本而務
其末綴于實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
其要而困于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于禮也某

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
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于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
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
本實以竊自附于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
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
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于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
意亦或有小補云
王懋竑家禮考曰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于行
狀其序載于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于年譜其書亡

而復得之由載于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于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絶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古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有損益未及更定蓋自附于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既不言成于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後得其書家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于家禮反有不合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五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弱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于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于家禮反有不合家禮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云居母喪時所作者則或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于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徒以朱子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遂

子時張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尊用其書質未有能行者故于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家禮六卷提要引此云慈湖之學篤于朱子獨于易本義九圖及是書斷斷辨論不肯附會則是書之不出朱子灼然無疑然自元明以來流俗沿用故仍錄而存之亦記所謂禮從宜使從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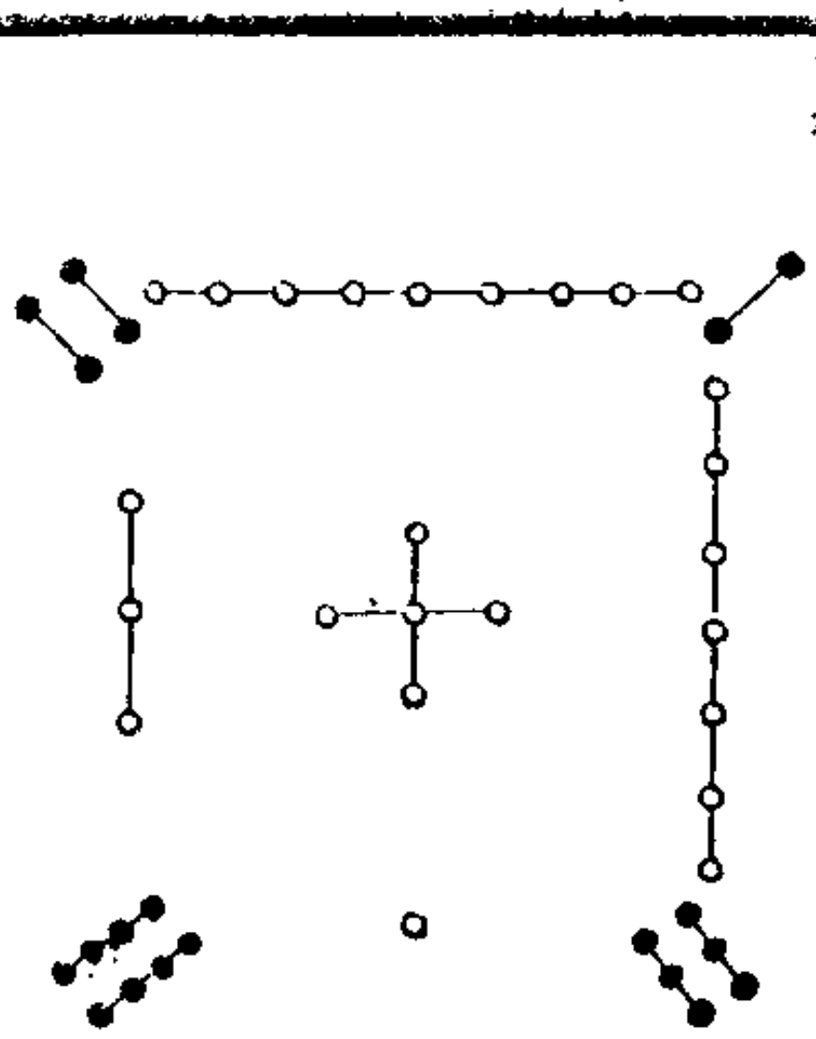
七十四 明倫書 約園刊本

易學啓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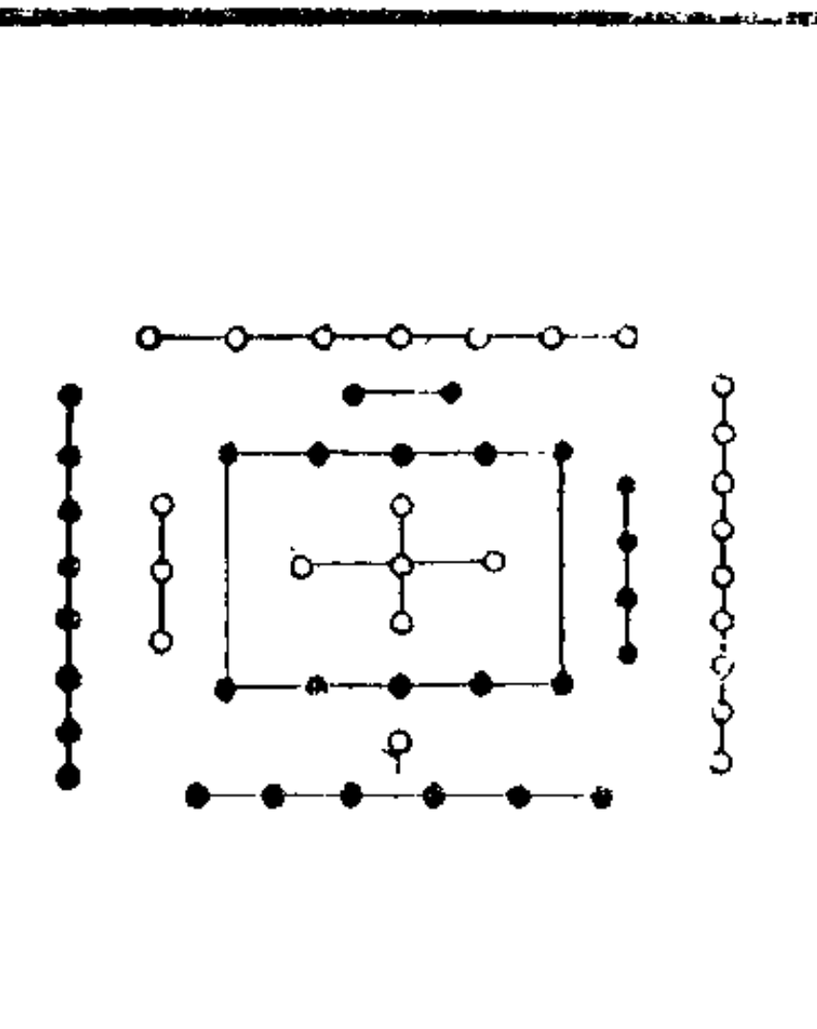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于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枝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于法象見于圖書者有以啓于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于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于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于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于其說云

本圖書第一

河圖



洛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
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
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
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
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
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
畫州井地之法其倣于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
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者何也曰河
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
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
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其皆以五居中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
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
圖四圖三者以一爲主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圖四者
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
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
五爲中也
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
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
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
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
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
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
子其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
側者爲臣各有條而不紊也
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于十而奇耦
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也洛書主
變故極子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必皆虛
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于二十而無偏耳
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附于
生數之外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

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于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

原畫卦第二

伏羲八卦次序圖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

陽 陰

梓材謹案此下有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已見百源學案先天圖中茲不重錄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傳又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于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于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于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爲太極而四象又爲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于摹畫者若有先得而出于人爲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已固具于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爲于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眞不妄矣世儒于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爲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

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其說益以甚矣

雲濠謹案朱子答林黃中書云一圖之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各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爲三十二第五分而爲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揲合也比之并累三陰以爲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爲六十四卦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自忽與人爲之造伯蓋不同矣其說可參看

梓材謹案朱子與郭冲晦論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說尤補詳見新山學案補遺

伏羲八卦方位圖

梓材謹案此下有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蓋以先天圖六十四卦圖圓方位及方圖四分四層圖表裏爲之者方圖亦謂之橫圖已見百源學案不重錄

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

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文王八卦方位圖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

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

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終于寅離終于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長子用事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誼于是矣

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盡自乾南坤北而東坎西而交則離西

坎東而爲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

震用事者發生于東方巽代母者長養于東南也

明蓍策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而蓍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故揲蓍之法取五十莖爲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掛者懸于小指之閒揲者以大指食指閒而別之奇謂餘數扐者扐于中三指之兩閒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于左手小指之閒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于左手第四指閒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于左手第三指閒以象再閏是謂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卽九

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數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八

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掛扐者如再變例

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扐之奇耦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謂一爻

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每十二四明藏書紹興刊本

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有八變則六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八

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掛扐者如再變例

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扐之奇耦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謂一爻

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每十二四明藏書紹興刊本

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有八變則六十四分

十二者之一至于積七十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爲貞也立矣此所謂八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營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外卦之爲悔者亦備矣六爻成內外卦備六十四卦之別可見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

考變占第四

乾卦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爲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爲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

獨于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爲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盡羣龍无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餘見六爻變

例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象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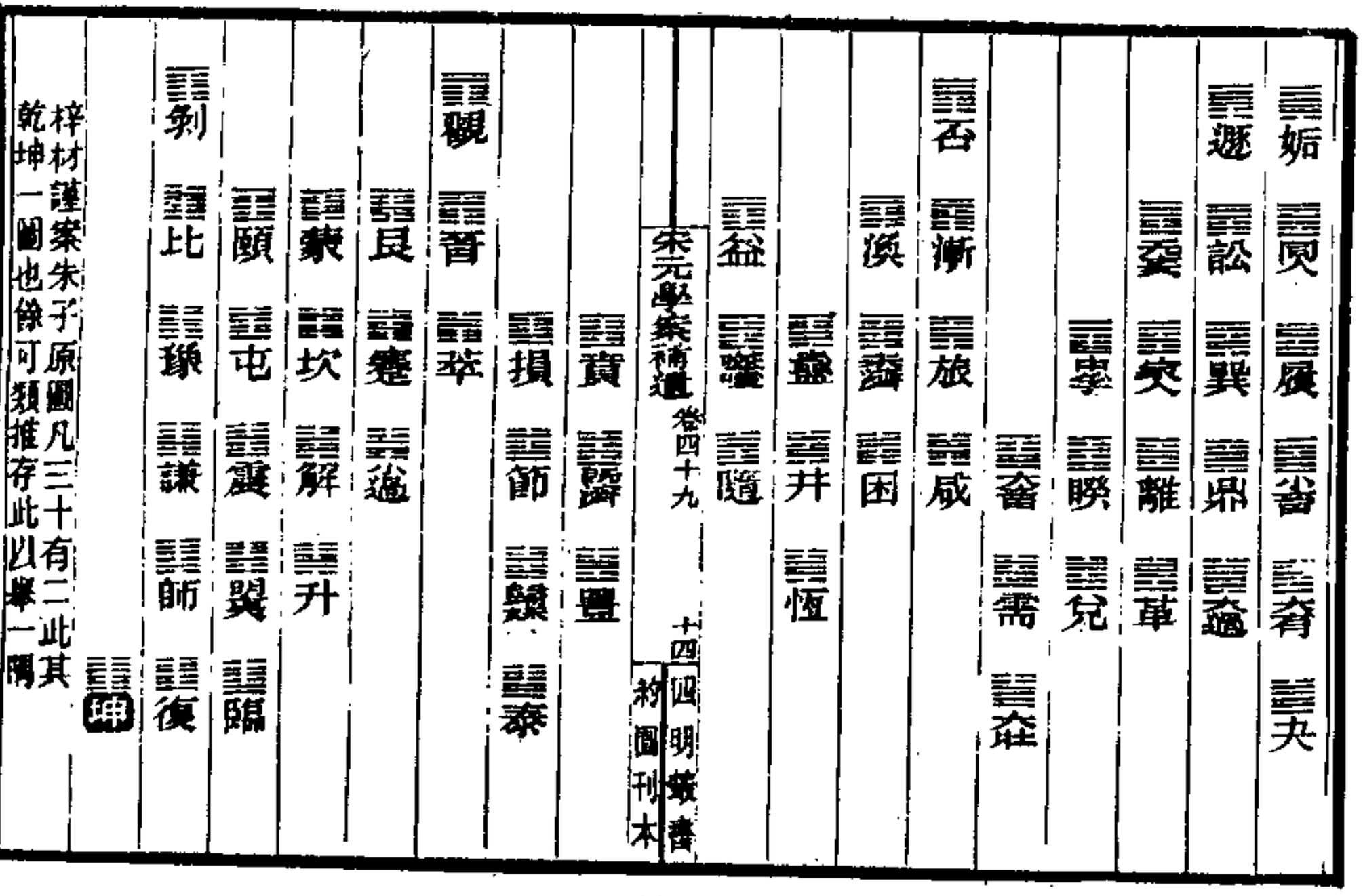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

于是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豈不信哉今以六十四之變列爲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辭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後者占變卦爻之辭

卦變圖


姤 同人 履 訟 遯 否 觀 剝
坤 師 比 升 臨 謙 豫 復
明夷 震 解 恒 小過 豐 歸妹 益
屯 節 既濟 革 兌 隨 無妄 噬嗑
賁 旣濟 家人 睽 損 大畜 萃 晉
大壯 需 小畜 大有 夬 乾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朱子原圖凡三十有二此其乾坤一圖也餘可類推存此以舉一隅

黃宗炎曰周易本義卷首所載蒙雜不倫邵氏先後
天圖以外又收乾爲天坤爲地等八段是京氏易傳
之所謂遊魂歸魂子寅辰午申戌丑卯己未亥酉也
後世火珠林因之與揲蓍四十九策之法迥乎不同
又不明言其故亦何所取義而贅之于此其六十四
卦歌括及三連六斷之類豈可錯諸學士箇編之丙
況又綴以堆積無稽之卦變圖誤矣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原本周易本義十二卷
提要云此爲咸淳乙丑九江吳革所刊卷端惟列
九圖卷末係以易贊五首筮儀一篇與今本升筮
儀於前而增列卦歌之類者亦迥乎不同象上傳
標題之下注从王肅本四字今本刪之又雜卦傳
咸速也恆久也下今本惟注咸速恆久四字讀者
恆以爲疑考驗此本乃是咸速常久經後人傳刻
而訛實爲善本據此則易學啓蒙
而其議及卦變罔則
由於剛先天之說爾則
梓材又案蔡氏九儒書載翁易林翁所謂蔡西山
行實云易學啓蒙一書先生研精覃思屢年而後
就晦庵復脫稿之始克成書據此則易學啓蒙
當歸之西山蔡氏學案姑識之以與世儒商之

其啓蒙詩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
識無心舍有象故伏羲因一象而畫出
金仁山曰天地無心而有象故伏羲因一象而畫出
天地之心我心若無心而合卽是伏羲來

又曰程子作易學啓蒙公與袁機仲言之云云
易五贊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
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揲乃支一各生兩陰陽
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動奇而加耦陰陽以
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
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
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
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
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像
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
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陰帝
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
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
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
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
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
年永薔常式原象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予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豈乎末流淫于術數傴句成欺黃裳亦謨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述旨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揲右子几所有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扐初扐右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

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扐歸後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老陰陽民用不迷以有常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執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于經其用弗專彖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位測非常與變謹此爲則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吝曰撼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玩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輿旨宏綱星陳極祺惟斯未啓以俟後人

小子狂簡敢述而申警學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稾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于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進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統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眾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于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于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

王魯齋綱目凡例後語曰昔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不見其筆削之迹正以無凡例之可證朱子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非夫子之爲也今綱目之凡例乃朱子之所自定其大義之炳如者固一本于夫子至若曲筆亂紀隱慝匿情有先儒之所未盡者悉舉而大正之蓋深以邪說橫流誠有甚于洚水猛獸之害有不可辭其責朱子亦謂綱目義例益精密亂臣賊子眞無所匿其影矣開歷古之羣蒙極經世之大用謂之續春秋亦何愧焉

夫童蒙之學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及灑掃
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諸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
目條列名曰訓學齋規梓材案一作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
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攷
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正自冠巾衣服襪履皆須收拾
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

謂頭緊腰緊腳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絛或
帶束腰腳謂鞾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
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
飲食照管勿令污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笥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
埃雜穢所污仍易于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則不免
垢膩須要勤勤洗濯破綻則補緝之儘補緝無害只要
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溼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污
凡日中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蟲蝨不即敝壞苟
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
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
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聲道
閑泙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

默久卻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
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
自明至于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
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
所喚召卻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掃涓潔第三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當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原所

凡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楮札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

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鈔錄主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刷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污墨瘀子弟職書几書硯自緜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册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册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徧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徧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册須要愛護不可損污縐摺濤陽江祿書讀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原注出顏氏家訓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著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誤

雜細事宜第五

凡弟子須要早起晏眠

凡諠鬨爭鬪之處不可近纖益之事不可爲原註謂如賭博簸蓋打毬踢毬放風禽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饑不可闕

凡向火勿迫近火旁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燬衣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及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原註釋名弟訓第謂相次第也某丈者如云張丈李丈某姓某丈者如云張三丈李四丈○梓材案弟行一作異姓

凡出外及歸必于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
凡飲食于長上之前必謹嚼緩嚥不可閧飲食之聲
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語言
須不可妄
凡閧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響
凡眾坐必斂身不可廣占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佳必居左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

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浣手
凡夜行必以燭無燭則止
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
凡執器皿必敬謹惟恐有失
凡危險不可近
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
凡夜臥必以枕勿以寢衣覆首
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于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概具矣凡此五
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
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于大賢君子之域無
不可者故曹宜勉之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
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
秉彝有順無強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
爲眾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
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

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
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
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
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
言喧豗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羣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
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黃東發曰讀管氏弟子職始于學則次蚤作次受業
對客次饌饋次乃食次灑掃次執燭次請衽次退習
凡九篇皆叶韻而文質澀先生爲之注釋古者小學

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于斯乎有考矣始于學則謂人
莫先于學凡其后所敘皆學也蚤作次之受業又次
之晨必先長者而起給事之後即讀誦也請社又次
之而退習終之夜必後長者而寢給事之後復讀誦
也此其大略也致知躬行功夫交進此其爲大學基
本云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小學集註三卷蓋朱子所掇而明陳選註之者也提要云朱子是書成于淳熙丁未三月凡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考晦庵集中有癸卯與劉子澄書蓋編類此書實託子澄其初有文章一門故書中稱文章尤不可泛如雜駁已自多了敘古蒙求亦太多掇輿證難讀非啓蒙之具卻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又有乙巳與子澄書稱小學見此修改凡定著六篇云云是淳熙十二年始改定義例又越二年乃成也案語類陳淳錄曰或問小學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甚切何曰當時是眾人編類偶缺此爾又黃義勇錄曰曲禮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一條甚切何以不編入小學曰這樣處漏落也多王懋竑朱子年譜考異謂據此則編類不止子澄一人而於兩緣又可見古人著書得其大者小小處亦不屑尋究其說最確後人或援引古書證其疏略或誤以一字一句皆朱子所手錄遂尊若六經皆一偏之論也

又題小學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于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于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俾其講習庶幾有補于風化之萬一云爾

近思錄題辭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宏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其疑取其關于大體而切于日用者以爲此編蓋凡學者所以求緒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纖見其梗概以爲躡鄉晚進有志于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饜飫以致其博而返諸約焉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而盡得之若憚煩勞姿簡便以爲取足于此而可則非今日纂集此書之意也然則四子之言且不以此十四卷

爲限亦豈教人株守是編而一切聖經賢傳束之高閣哉

梓材謹案近思錄十四卷蓋朱子與東萊同撰之者也四庫提要云書凡六百六十二條分十四門實爲後來性理諸書之祖然朱子之學大旨主於格物窮理由博反約根株六經而參觀百氏原未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故題辭云云又東萊題辭論首列陰陽性命之故曰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向往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自有科級循乃獻卑近而驚高遠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原不失纂集之旨若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原不失纂集之旨若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其言著明深切尤足藥連篇累牘動談未有天地以前者矣宋

梓材又案四庫又著錄二程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蓋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復次錄之者也提要引朱子語錄謂初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李端伯記宏肆永嘉諸公語緊故次成是編云又著錄二程外書十二卷亦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纘次之提要云其語皆遺書所未錄故每卷悉以拾遺標目又著錄朱子雜學辨一卷附記疑一卷提要云以斥當代諸儒之雜於佛老者也記疑蓋程之門人記錄師說傳以己意因而流入二氏者亦摘錄而與之辨云

晦翁文集

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詆許中外士民直言極陳者臣竊以爲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四海之利病繫于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繫乎守令之賢否而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已壬午應詔封事

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庚子應詔封事

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

六者是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于人主之心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于正戊申封事

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己酉擬上封事

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于母而資始于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于鞠稺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

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閒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于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于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問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淸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爲譎詖者指疑似以爲眞賞指豪髮以爲邱山證之于其父則使施之于其子者不無少過證之于其子則使施之于其父則使施之于其子者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

則使施之于其父者寖失其常然後巧爲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要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于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怒于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于暇時或于中夜或于觀書之際或于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閒未嘗不慈且孝也

甲寅凝上封識

爲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有君臣之理爲父子有父子之理爲兄弟爲夫婦爲朋友以至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其理焉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于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

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燦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于經訓史册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閒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恩恩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

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于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于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于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驚飛揚以徇物慾于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閒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觀聖賢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盖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過之上寧宗疏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輯覓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于其閒亦有因儀法

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于禮者皆以附于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鈔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鑰律之制則士友閒亦有得其遺意者編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

也欲望特詔有司許就祕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乃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令其編類踏宮屋與之居處逐日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差撥鈔寫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乞修三

梓材謹案朱子所著家禮五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經傳通解者二十三卷其曰集傳集註者十四卷季子侍郎在跋云蓋先君晚歲之所親定是爲絕筆之書又稱先君早歲卽嘗有志於是書比在經筵嘗具奏欲請於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編次而不果上蓋卽乞修三禮劄子也集傳集註其舊名經傳通解則晚年修葺而定其名也四庫全書著錄儀禮經傳通解二十四卷其曰經傳通解者卽朱子門人黃勉齋所編續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則朱子門人黃勉齋所編喪禮十四卷喪服圖式一卷楊信齋復重修祭禮十四卷也提要稱其分章表目開卷瞭然爲考禮者所不廢云

近世言道學者失于太高讀書講讓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于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曷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眾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閒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答汪尙書）

夫學者旣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旣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之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于堯舜而達摩遷固賢于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答呂子約）

學者息卻許多狂妄身心除卻許多閒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久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脫空直是可惡（答劉定夫）

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于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遠遜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

今人爲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于依違遷
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
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于詞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
向來之辨雖至于遭讒取辱然至于今日此心耿耿猶
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
敢以爲悔也答陳君舉

聖人之學所以異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鑿隱顯體用
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
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于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
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
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
可見矣

某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志子之餘
誨頗知有意于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于釋老
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
才質不敏智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于心然
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居室延交

者蓋欲算其過而未能也以上答江元適

某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于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
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意度所幸內無
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覆舊
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
體貼出來者眞不妄也答陳正已

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
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
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
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于物欲
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
于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
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于世
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
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答項平父

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
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
若日用之間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

矣講學莫先于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焉于吾心而合于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于吾心而戾于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

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于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 答林伯和

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曾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于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于學者不爲其終有異于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無異于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勤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 答吳一道

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莫道心爲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閒斷即人欲便行矣

此心之靈其覺于理者道心也其覺于欲者人心也 以上答鄭子止

泄邇忘遠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信狎侮忽略之意

不泄邇不忘遠是無所不用其敬之意 以上答吳伯豐

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至于義而敬行焉則何閒斷之有哉 答何叔京

蓋闡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于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拯火追亡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其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

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于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賀陳丞相書

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于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于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具載方冊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

使二三子知爲學之本有無待于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眞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閫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于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巖者若非攷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

也

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以上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于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州徽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于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轉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于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于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

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于外而動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册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第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于學校庠塾之閒無一日不讀誦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于心不有于身猶不免爲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又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于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麤之閒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册讀書者既不過于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于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于心而無事于外求也是

以墮于佛老虛空之邪見而于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果無益于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隋古閣記

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于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游惰輩至

于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歿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鑰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啻省一旦甚不得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私計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于官府則鉤核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憂民遠慮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閒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無力之獨能哉社倉記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而久存哉跋黃仲本朋友說

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于中則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旣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于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于言語著于簡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于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皆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究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于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于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讀唐志

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玄聖述古垂訓萬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

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

太平也
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于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于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
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

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盖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
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註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張載說之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轍程頤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呂祖謙王安石呂大臨楊時禮記則劉敞程頤劉敞王安石楊時呂祖謙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曰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恐亦可取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于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致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

玉山講義
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知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

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于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于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故于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于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慾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閒更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

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于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于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于道體之全無歉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略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是不能徧觀博考反復

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旣蕩而爲異學之空虛其急于功利者又溺而爲流俗之卑近此爲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

讀書之要

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一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淩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于潛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致之養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閒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于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于文義有疑眾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氣勿遽取舍于其閒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于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眾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于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諭學者文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閒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于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于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于學而已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同安縣諭學者

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于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諭諸生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義理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義理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滿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驅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諭諸職事

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卻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湊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演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眞實見得眞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腳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

勝己之欲復天理兌宅此廣居純不已兌仁居

羞惡爾汝勉擴充兌遵彼大路行無窮兌由義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

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于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

游餘乎藝

又四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兌玩心神明蛻污濁兌崇德

樂節禮樂道中庸兌克勤小物奏膚公兌廣業

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忘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斯微眇眇綿弗察胡越其歸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惟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仁與義維帝之則銘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污卑淫視倾聽惰其四支夔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眾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有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頗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敬恕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罔敢或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邮孰能反是敛焉厥躬子盍仲尼子弓內顧子家外聞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王魯齋曰夫子答仲弓問仁一段即敬恕之道此先生早年作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

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

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

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陳北溪敬齋箴解曰正其一句謂早起時主敬潛心二句謂未有事靜坐時主敬足容四句謂有所舉動時主敬出門句謂近接物時主敬承事句謂已應事時主敬戰戰謂恐懼如敬天奉祭之貌守口句謂欲有言時主敬無妄泄也防意句謂欲有意時主敬無輕動也洞洞謂質慤敬于言之貌屬屬謂專一敬于意之貌不東四句謂心方對事時主敬無別走作也勿貳四句謂心既寓事時主敬只專在一事上也從事四句謂動而應事總八章閒則不續九章差則顛倒十章箴以終之

調息箴

卽洪範九疇謂一便已私而不復顧先王之大法矣卽明倫謂一便已私而不復顧先王之大法矣於乎二句謂主敬之功爲甚密當常存諸念而自力也墨卿二句謂不敬之實爲甚大當常切諸心而致警也

金仁山曰王魯齋舊辨註又講于天台今巍括其意分爲十章一章靜之敬二章動之敬三章表之敬四章裏之敬五章無適之謂敬六章主一之謂敬七章總八章閒則不續九章差則顛倒十章箴以終之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猶移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息氤氳開闔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跪坐拜說寄洞學諸生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

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于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人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踝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安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何北山曰此章當作三節看然首尾只一意首四句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安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安一危爲小不同耳至于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大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

蕭居感興二十首

其自序曰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遠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世之

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于理而自託于僊佛之閒以爲高也蕭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渺追跡前言然皆切于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崑崙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儀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言盈天地閒別無物事一陰一陽流行其中實天地之功用品彙之根柢次六句言伏羲觀象設卦開物成務建立人極之功末二句周子立圖蓍書發明易道再開人極之功無極翁只是舉濂溪之號猶昔人目范太史爲唐鑑翁爾此篇只是以陰陽爲主後面諸章亦多是說此者而諸說推之太過蔡仲覺謂此篇無極太極不知于此章指何語爲說太極況無極乎太極固是陰陽之理言陰陽則太極已在其中但此篇若強摳作太極說則一章語脈皆貫穿不來

此等言語混濛最說理之大病也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賢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黃勉齋曰兩篇皆是言陰陽但前篇是說橫看底此篇是說直看底所謂橫看者是上下四方遠近大小此氣拍塞無一處不周無一物不到所謂直看者是上自開闢以來下至千萬世之後只是這箇物事流行不息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

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欻息將安歸

何北山曰此章言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凝冰焦火則喜樂憂懼不常之心也淵淪天飛則奔逸不制之心也皆氣之所爲孟子所謂放心也惟聖人之心能自爲主宰如元化之能宰制萬有故曰秉元化也

昔人謂氣爲馬心爲君心之出入蓋隨氣之動靜如乘馬然故曰乘氣機惟心君則能爲之主宰政事此之謂動靜體無違此體字如以身體道之體蓋其一

動一靜此心無不醒定不曾離這腔子內此之謂體

曰無違者謂雖動靜萬變而無少間斷也惟其靜而常能體之故和順積中見面盎背如玉潤山珠媚川也惟其動而常能體之故神完思清明無不達而能燭九垓徹萬微也如此豈復有前二者之患然此聖學也自世教非古沒一世于詞華利欲之塗聖賢傳心之要雖具在方册而棄爲塵編曾不顧省于斯時也有志于道者將安歸乎此所以重發紫陽之歎息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眾形役厚味紛朵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何北山曰此章言人心至爲虛靈萬理畢具酬酢萬務經緯萬方孰非此心之妙用自應役萬物而君之今反以徇欲之故此心不寄坐受耳目鼻口四肢眾形之役而不自覺飲食男女固欲之大然凡物之可喜可好者亦惡爲此誘奔趨馳騖無有止息穆王車轍萬里肆其侈心幾至亡國而後已看得前章是言

至人盡性此心不放而常存故其妙至于光燭徹微
此章是言眾人徇欲故心常放而不收其究至于亡
國敗家猶所不顧此其聖狂之分奚翅天淵之遠然
其端甚微只在一念放收之間此道心所以爲微人
心所以爲危也古之君子所以一生戰戰兢兢至啓
手足而後知免盡以此也
涇舟驟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
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
又百年僭縱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爲馬公逃

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
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
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一飛翔祀漢配
彼天出師鷹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
魏後賢盡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虐
聚演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奔
望公也既不能然則歎息無魯仲連以致悲傷之意
又如紀武氏事非歐公以周紀亂唐經而美池太史

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
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何北山曰五章至七章皆是爲溫公通鑑而作盡此
詩其首二章是就陰陽造化一經一緯次二章是說
人心一善一惡論其次序便當及子經世之事而古
今治亂得失具于史策者獨溫公通鑑一書最爲詳
備有法然溫公此書雖欲接春秋而一時區處猶閒
有未盡善者如此詩三章所指之失盡其節目之大
者五章言託始之意失于先幾盡自胡致堂發之而
六章七章所指乃君臣之綱天經地義萬世不可易
者今乃出帝室之胄而以鬼蜮簒賊接東漢之統去
嗣聖之年而以牝雞淫婦亂唐室之緒此則大失豈
可以爲訓誡故朱子深爲溫公惜之而再修綱目之
編也但以溫公盛德素所尊敬雖咨嗟歎息而常婉
其詞如言帝魏歸罪于晉史而望後賢更張則所以
望公也既不能然則歎息無魯仲連以致悲傷之意
又如紀武氏事非歐公以周紀亂唐經而美池太史

罷倒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且歲書帝在房陵謂其得春秋之二三策而其說受之伊川溫公書武氏于通鑑亦不能改六一翁之舊此義伊川亦嘗言于溫公況范氏贊隸修通鑑局分管唐史此義未有不陳于溫公者但公自不以爲然爾此皆朱子至不滿于溫公言外之意但其言甚婉切人不知爲通鑑而發

朱光庭炎宇儆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重原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緜緜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閉閉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何北山曰首四句言天道消長之幾次四句言人心善惡之幾蓋天地只有一箇陰陽無物不體無不自人身上透過故人身氣機實與天地同運故君子于陰陽初動之時自當隨時省察以盡閑邪育德之道惡則不忽于幾微而絕之于早善則養于綿綿而充之使大是以月令于冬夏二至皆有掩身齋戒之文夫粲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然後心地清明有以燭乎善惡之機而早爲之所庶幾陽明日盛而德性益周陰陽莫乖而物欲不行耳至于閉關息

商旅所以養陽氣用金柅之剛以止柔道之牽此又聖人贊化育之事此篇亦爲在上君子言之故自晉一身以及天下事物于陰陽交際之閒莫不兼備焉

陽抑陰長善遏惡之道也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咸此南北極極軸遞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遲方

何北山曰上章言人身與天地同運而常欲扶陽抑陰此章言人心與辰極同體而常欲以靜制動兩節皆說陰陽亦皆是爲在上之君子言之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烝烝火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曰躋穆穆敬止戒爰光武烈得旦起周禮烝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何北山曰此章明列聖相傳心學之妙惟在一敬仲尼刪述詩書以存聖軌而垂法萬世者其要只此一字

吾聞庖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悟彼

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殆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實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伊川先生晚居伊闕龍門之南

何北山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備于六經自厄于秦火又汨于經師而其文字亦且錯亂乖離如易之易簡圖書委棄象學詩書以陋儒之小序冠之篇端以亂經文禮樂則散亡幾盡春秋亦多亥豕之訛此其簡編尙且闕謬如此又況道之精微乎正如瑤琴寶匣飄飄學仙倡遺世在雲山益啓元命祕緘當生死關金

器雖在而絃已絕其意且不復傳將奈何哉我今欲理其餘韻亦幸程叔子于此嘗表章條理深探精思以續洙泗之絕響其遺音今幸未泯此固紫陽之謙詞然其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故緒正四古經詩書則斥去小序之陋而求經文之正意易則還古易篇第之舊而義主占象以窮義文之本旨禮樂則求其合者而有經有傳至于精研龍門之微旨以上接魯鄒之正傳自濂洛開端以來其汎掃廓大之功有賢者而肯爲此哉

西方論緣業卑卑瞰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

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廓然世事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何北山曰此章言釋氏始則妄談因緣痛說罪業卑淺其論以誘動愚下之聽及其久也又直指心性肆講空無閃遁其辭以惑高明之人但其言善幻莫可窮詰流傳千載愚者則劫其罪福而陰奪其生養之資智者則貪其捷徑而重爲學術之害其禍烈于洪水有能焚其書而散其徒一空之以正人心以厚民生豈不足以爲聖人之徒而承三聖之功哉

聖人司教化贊序育英才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敘旣昭陳人文亦寖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儒魁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何北山曰此詩歎科舉之弊每三年羣天下之士爲一大擾所得者何益而斲喪人心敗亂風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上之人乃重于改作而不知變此紫陽所以深歎也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盂勤播灑擁彗周堂堂進趨極度蒸退息常端莊刱書劇嗜炙見惡遞探湯膚言戒旣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何北山曰古人教養童蒙教之事親之節教之敬事之方正其心術之微謹其言行之常雖未便進以大學然其細大必謹內外交持所以固其筋骸之束澄其義理之源有此質樸及長而進之大學自然不費力也發軔且勿忙者蓋小學且欲收拾身心涵養德性以爲大學基本故欲其且盡其小而無躐進其大也及時起高翔者蓋大學則當進德修業窮理盡性以收小學之成功故又欲其進爲其大而不苟安其小也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生牛羊復來侵蒸徂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鴛林

何北山曰此章爲時之已過而不及小學者發卽文公所謂持敬以補小學之缺者是也但過時而學者辛苦難成故有保養自此何年秀鴛林之歎蓋惜其用力已晚而欲百倍其力以至之也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
哉夸毗子呫囁徒咻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曰余
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何北山曰奇功收一原是用陰符經中絶利一原用
師十倍之語陰符此二語文公極喜之時時舉揚有
學者問其義文公嘗爲之解釋曰絶利者絶其二三
一原者一其元本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功
必倍之之謂大概謂專一則有功上文言嘗者善聽
聾者善視皆是專一故有功也今講學求道是欲善

其身心修其德業此是本原也而乃榮華其言語巧
好其文章則是盛其枝葉失其本根于學焉得有功
惟發憤而痛加刊落則是絶其二三之利而一其本
原故其功可收也

附錄

初字元晦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
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初韋齋雅敬延平故先生往
師之嘗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
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
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
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某因此返求有所
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
好說話某昔于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
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
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
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
潛心于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于日

用處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漸熟則體用合矣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乾道三年如湖南見南軒南軒贈行之詩曰不遠關山
阻爲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
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先生答曰昔我
抱冰炭從君識乾坤須知太極緼要妙難名論謂有豈
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醻酢處特達見本根以二詩觀
之則其往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
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

閒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
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于世
六年居喪盡禮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用
成喪葬祭禮又推之于冠昏其爲一編命曰家禮然未
嘗爲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
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資治通鑑綱目成綱放春秋而
兼採羣史之長目放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西銘解義
成
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

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
言爲學者當因此而入也
淳熙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
謂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
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
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
章集註尤多刪正
慶元四年以時禁避居東陽石洞改定大學章句誠意
章集註尤多刪正
轉侂胄峻僞學之禁爲先生也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
不輟或止之答曰放流竄殛久置度外諸生遠來無可
遣去之理朝廷必有行遣亦須符到奉行若仰人鼻息
爲舒惨方寸間長戚戚矣
周易本義

先生之學主格物而莫要于主敬嘗曰致知不以敬則
皆知何以致躬行不以敬則怠肆行豈有當故敬者聖
學所以成始成終也

嘗作遠遊篇曰舉坐且停酒聽我歌遠遊遠遊何所至
咫尺視九州九州何茫茫環海以爲疆上有孤鳳翔下
有神駒驤孰能不憚遠爲我遊其方爲子捧樽酒擊鋏
歌慨慷送子臨大路寒日爲無光悲風來遠塋執手空
徊徨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有險艱出門始憂
傷東征憂陽谷西道畏羊腸南轍犯瘴癘北鴈風裂裳
登南極道暮宿臨太行睥睨即萬里超忽凌八荒無爲

顧子馳堅車躋險擁其剛裁裁既莫支瑣瑣誰能當朝
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實鑑看
又水口行舟曰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
朝試揭孤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金仁山曰喻私欲之波泛濫如平旦開明處自復其
天理生趣而依原青山綠樹之景也

又春日詩曰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
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金仁山曰喻學問博採極廣而一心會晤之後其道
是一箇道理所謂一以貫之也

又曰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臨千葩萬蘂爭
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先生酬敬夫贈言并以爲別曰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
陰不憂天風寒況懽湘水深解家仲秋旦稅駕九月初
問此爲何時嚴冬歲云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

山高不極雪路空漫漫泥行復幾程今日宿諸州明當
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君贈我詩三歎增綢繆厚意不
敢忘爲君商擊謳

致南軒書曰某切覩所存大抵莊重沈密氣象有所未
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
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思慮之不能詳
也近年見所爲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
到之理此皆甚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
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

精上下信服其于有爲事半而功倍矣事之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太輕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致東萊書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麤本末實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卻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東萊答曰所喻誠爲至論

再致東萊書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論得恰好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于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心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諭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程子于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東萊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于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裒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擴充無內外肯誇心月夜同孤

金仁山曰心如夜月孤明則本體之虛靈而聖賢之神明即此便是

觀書有感曰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又曰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王魯齋曰前首言日新之功後首言力到之效

讀易有感曰潛心雖出重爻後著數何方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

金仁山曰嘗謂未畫前天地有易風雷雨露皆是未畫前人心有易酬酢變化皆是

又答瞿曇意曰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擁儒林欲知陋巷當時樂只向韋編絕處尋

又仰思詩曰公德明光萬世師從容酬酢更何疑當年不合知何事清夜端居獨仰思

又曰聖賢事業理難問僭作新題欲自攻王事兼施吾豈敢儻容思勉誦成功

胡氏客館壁閒詩自儆曰十年湖海一身輕謔對黎
渦卻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子云年來衰病因飲食過度以
致近羶肉多爲害尤甚丁巳正旦以往早晚飯不得過
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飣如是菜羹熟水下飯飣
肉飣不用大碟只用菜碟大小一盤晚食尤須減少不
肉更佳一則寬胃以養氣一則節用以省財庶則全生
盡年儉德辟難之百一爾等如有愛親之心宜深體此
意

門人有與人爭訟者切責之曰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
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讐
先生書讀像自警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
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
前哲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又題眞曰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
深諒無幾且將餘日對殘編
王魯齋曰此詩去易簀一月其任重道遠之意凜凜
乎十四字之閒
又曰遠遊寫眞二詩此先生爲學之始終也
其爲槖谷記曰予嘗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
當相畢即斷家事滅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
水石當益幽勝俯宇當益靜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
琴擊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
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併爲之詩將使畫者圖
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
先生嘗曰某十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
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

又曰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
傳後卷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
又曰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
朋是閒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
味畢竟蠹心了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
又曰某嘗說看文字須如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
是下得工夫
又曰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
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册一日忽思之曰

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
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又曰某少時爲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
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
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得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
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
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卻日夜
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胸中自是灑落
又曰某解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

又曰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
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又曰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
者蓋他本文未有道般意思在
又曰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以上語類
梓材謹案語類又載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解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
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眞箇躬行佩服
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先生因編孟子要指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
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
十歲以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
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
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
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
是合著如此
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略無分毫畦町

某因侍立久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勢不相絕如何使
他得以盡其情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來
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
惠及此等細民
李敬子說先生教人讀書云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編
使與自家相印入便說得也卻今學者本文尚是未熟
如何會有益
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
人便須著做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爲我方得

某卻不曾去學得這般學
韓南澗送朱元晦詩曰前年恨君不肯來今年惜君不
肯住朝廷多事四十年愚智由來各千慮君來正值求
言日三策直前眞諫疏詆訶百事推聖學請復國讎施
一怒天高聽遠語不酬袖手翩然尋故步我知君是諫
諍才主上聰明得無誤一紙庶用教鶡冠百戰應當啓
戎輅江山千里正風雪歲月崢嶸候將暮有田可耕屋
盖頭君計未疏我亦去君歸爲謝武夷君白馬搖鞭定
何處

樓攻媿論朱子補外曰欲收天下之人心必用天下之
人望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平生爲有用之學
天下士夫視其進退以爲重輕前日所以處之者不以
代言不以爲六部之貳俾以次對侍讀是專求其言也
以言求之而以言棄之尤非所以示天下

黃勉齋述行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
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
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
孟子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
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
未及百年蹉跌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
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
略歟

李果齋撰行實曰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
如草芥翛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
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
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
者

陳北溪敘述曰先生稟氣純陽清明剛健卓絕世表聞
道甚早而力行有成其爲學大綱一主程氏而節目加
詳所以獨知自得而契乎先聖者尤多

又曰先生明睿上達日新而不已所著之書每有溫則
有改每改益覺超越又所未前聞者

又曰書無文公解然有興謨二篇說得已甚明白親切
精當非博物洽聞理明義精不及此

又贊先生畫像曰德秉純陽清明剛健篤學眞知全體

實踐集儒之粹會聖之精金聲玉振紹古作程

黃毅然曰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授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注問向來承教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卻不知解與他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卻須日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卻只是麤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八

附

袁蠹巢挽先生詩曰皇天開太極庚戌聖賢生六籍文將絕千年道復明淵源羅仲素師友李延平繞舍聞溪聲潺潺洛水聲

梓材謹案源洛風雅載此詩云孔子生於庚戌文公生亦庚戌

陳克齋祭先生文曰於戲先生天喪斯文以身任道名教所存海內學者孰不推尊梁木正賴奠楹遽聞載惟孔孟道喪千載周程勃興始克有繼既舉宏綱亦闡奧議滌昏啓聵以昭來裔未及百年寖訛厥傳微言既絕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七篇爲一類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七篇爲一類以問呂伯恭所見各偏墜緒雖在莫窺其全先生病之遺書手編先生之學淵源有自乃于其中克自振厲窮討幽深曲盡微細有發其端今極其備風雷雨露草木山川鬼神幽明古今後先即事即物理無不然一以貫之周流渾圓出入六經貫穿百代小道曲藝搜羅罔外事有是非理或向背咸能折衷各當其會中和之氣備于厥躬得之既全養之既充事極萬變莫攖其鋒全體大用高明中庸推以教人無所偏倚致知力行曰無二理章分句析祝樟隱曰文公所編儀禮上篇士冠禮冠義士昏禮昏義其歸切己誰謂博文而不約禮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九

附

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飲酒義附　鄉射禮射義燕禮燕義附

服問閒傳附　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喪大記奔喪問喪小記大傳

大射禮聘禮聘義附　公食大夫禮覲禮下篇喪服喪服小記奔喪問喪特牲

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次以禮記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六篇爲一類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爲一類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七篇爲一類以問呂伯恭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儒行六篇爲一類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爲一類以問呂伯恭所見各偏墜緒雖在莫窺其全先生病之遺書手編先生之學淵源有自乃于其中克自振厲窮討幽深曲盡得更詳定

楊信齋曰朱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昏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書爲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疏略而用儀禮祭禮則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上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及而先生于此尤拳拳也

其子在曰經傳通解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新定

是爲絕筆之書次第具見于目錄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見禮凡八篇則猶未脫稿也其曰集傳集註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篇亦缺僚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稿至于喪祭二禮則當以規模次第屬之門人黃榦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于此庶幾此書始末具備

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曰文公先生敎人有曰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予來往先生之門久矣熟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于形肖之閒而得其所存非言之所能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于此而求之毋忽

劉彌正覆證議曰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于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于其私其于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眞窮百家終也韜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徵由博而歸約原之心于眇忽析理于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遵其軌集諸儒

之粹而去其駁曰醇矣哉

又曰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己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審出處合于古而背于時好若此者眞公之學也

魏鶴山曰當乾道淳熙閒朱張呂三子以學問爲羣倫唱雖其才分天成功力純至然亦不可無師友切磋之益朱子序張子文集以其閒有講焉未定之論爲恨序

呂子讀詩記亦曰其閒所謂朱氏者皆某少時講焉而未定之說以此知先儒進學朝益而暮習月異而歲殊蓋有所謂勉焉維日孜孜斃而後已者

眞西山記建陽縣學四君于祠曰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于天然遡其淵源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于家庭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遊則有若草堂劉君者實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統業之大成猶在後日而闡端正始之功有不可誣者至若祕閣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焉艮齋魏公則又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

劉後村興化軍創平糴倉記曰平糴倉者太守竇章曾公之所作也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熟而斂飢而散李悝之法也賤而糴貴而糶耿壽昌之法也今之常平是已貸其本取其息荊公所謂周官之法今之社倉是已然艮齋謝公猶以二分之息咎朱文公以爲祖金陵之餘論公爲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不貸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乎仁義而不以一毫霸政參之矣

梓材謹案艮齋字元履朱子與之早同師門朱子紀倉云昔元履既爲是役而子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亟亟遠廻荊舒斂斂之途論而予亦每憂元履之衆久僨不久也又云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論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忠厚惻怛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所能及哉當時之爭在予之戲而後日之論必曰息有年穀以免者則猶不失吾友之遺教也是記可與後村集相參朱名若水周名明仲又寨朱子記婺州金華縣社倉述東萊自婺州來訪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云此周官發斂之制也然予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遇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備而公家無侖合之費不又愈乎云云則朱子社倉之法有寥諸伯恭者矣

陳直齋書錄解題孝經刊誤注曰抱遺經于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辨臧非豪傑特起獨立之士何以及此蔡靜軒講明求仁齋記篇曰龜山先生爲賢學省翁之祖所建書堂深嘉而樂道之既扁之以求仁又述其義而爲之記所以勉進後人求爲學之意深且切矣然則不發則仁道之大將安所用力耶朱子以心之德愛之理言之又曰當理而無私心曰全體不息此十六字而求仁之要在是

梓材謹案下文云權過庭知省翁爲考亭及門之士讀求仁一記知省翁源委之所自但未知省翁

爲誰姑載之以俟考

洪陽巖序趙格庵四書纂疏曰竊惟論孟二書文公凡幾序矣僕于要義而得熟讀深思優游涵泳之說于訓蒙而得本末精麤無敢偏廢之說又于集義而得操存涵養體驗充廣之說終身受持猶懼不既何敢復措一詞抑文公曾有言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注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註解足矣久之不用註解只正經足矣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吾胸中正經亦不用矣此文公喫緊教人處也僕于集注纂疏亦云

呂竹坡序朱子語類曰李心傳初粹三十三家爲語錄刻本池州史公說得黃士毅語類增多池本三十八家刻之蜀蜀兵火史之弟敏叔護其本寘鄂州洪平齋首得之其子勒倅徽乃刻之紫陽書院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朱文公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

又曰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眞蹟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己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最關緊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爲門戶自愛此簡讀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右朝夕覽省何愚不做好人

林竹溪讀敬箴作詩曰先儒只此是單傳望處初無別入門人與兩儀三並立天分萬化一爲元知無適處樂何愉到放參時妙不存勿正勿忘勿助眞見解此翁千載有名言

劉聲伯贊朱文公曰天振斯文紫陽木鐸博詳反約是繼絕學日月昭炳揭之以行聞居野服身屈道尊

王魯齋爲文公贊曰龍門餘韻冰蘗的源理一分殊折衷羣言潮吞百川雷開萬戶灑落精微渢然教而

枠材謹案此魯齋爲金吉父書三君子贊之一其二爲張宣公呂成公

又曰朱文公編小學書其答劉子翬劄子靜論古樂府及杜子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朱文公謂庾桑楚一篇皆是禪

美詩可取者多今其書諷誦易入心最爲有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歟

黃東發臨汝書院朱文公祠祭文曰天地民物之所以位天下國家之所以立者道也道非超出事外有待於冥求而後得正以日用常行者無非道故取象于人所共由之路而以道名也鴻荒而上邈矣自伏羲闡其祕而孔子集百聖之大成秦漢而下駸矣至濂溪溯其源謂之道統者也嗚呼盛哉可以萬世無弊矣然方先生之講道時則有二陸先生之並作高明得于天稟卓行超乎世俗先生疑其鄰于頓悟陸先生亦譏先生字義之支離遂使新學晚生之士未免泣歧染絲之疑然先生之守南康甚敬陸先生白鹿講義之精而陸先生之祭東萊亦自悔鵝湖詞氣之過殆至理終無不合而辨論正其切磋探發源之少異卽枝派之難同儒先本以明道而專門或以相攻嗚呼噫嘻必有會同之斯足爲萬世指歸矣

又讀孝經曰晦庵朱先生因衡山胡侍郎及玉山汪端明之言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刊誤以天子至庶人五章爲一章云疑所謂孝經者本文止如此而指此爲經其餘則移置次第而名之爲傳并刊其用他書餘入者如孝天之經地之義至因地之義爲春秋左氏傳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如以順則逆以下爲左氏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之言蓋以孝經爲出于漢初左氏傳未盛行之前且云不知何世何人爲之

又讀先生文集曰先生上續孔孟講明帝王之學遭值壽皇英明不出世之主而三上封事皆墮空言其言婉切明盡蓋自漢至今能言治道之士莫之能尙而當時曾不聞有賞異之者于是異端浸淫之患爲可畏而先入之說爲主有非可且夕解惑者潛潛輔德之舊必有任其責者矣

又曰論佛敎之害政古惟一昌黎論佛敎之害人心今惟一晦翁害政之迹顯而易見害人心之實隱而難言故闢佛者至晦翁而極

又曰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古易上下經及十翼凡十二篇費直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古十二篇之易遂亡王弼因之又分爻之彖辭各附當爻推乾之小象不繫于爻繫辭此記晁氏說也先生注按詩疏漢初傳訓皆與經別行及馬融爲周禮註欲省學者兩讀故就經爲註高貴鄉公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然則先生本義之作蓋傳其舊云

又曰學校貢舉私議欲均解額立德行科罷詞賦分諸經史子時務之年學校則選有道德之人專教導裁減解額舍選繆濫之恩以絕利誘

又曰孔子元氣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故孟子于議論排闢之間亦有隨時而異者而晦庵先生似之如荊公誤國東坡忠讜先生平日蓋所屢言及汪玉山主張蘇學太過先生則又譏荊公爲賢故讀先生之書者其別有三如語類則門人之所記也如書翰則一時之所發也如論著則平生之所審定也語類之所記或遺或有二說一則張呂之年不及下壽而朱子年七十一二則有著述之定說在然議論固至著述而定若其欲復

因刑恕亦不可不審蓋天下之義理無窮先生未嘗自足學者所當參考而謹思

又讀晦庵語類曰門人所記或主靜坐或以靜坐爲非或主博覽或以博覽爲雜均一朱子之言而相反類如此蓋隨其人之病而藥之耳要之靜而可施之動博而必求其要此中持其衡之說觀者謹毋執其一爲據其閒亦有門人記錄之太過者又當參以朱子平日自著之言

又讀本朝名臣言行錄曰此錄名臣之言行備焉近思錄諸儒之講明詳焉彼此參驗循環閱習以其行稽其所言以其言進其所行晦庵之望後學者其庶乎

陳定宇答吳仲文曰乾淳大儒朱子第一人次則南軒又次則東萊朱子建炎庚戌生張紹興癸丑生呂紹興丁巳生趙氏再遊天生三賢宇宙閒之閒氣也以天資論東萊最高以文章論東萊文差高古以學問論則朱集諸儒之大成南軒固不及東萊遠不及矣所以然者有二說一則張呂之年不及下壽而朱子年七十一二則呂之學幼年頗雜朱子嘗謂伯恭之學自史入看龜

了眼所以後來看道理不精細南軒固不雜亦不廣然
比文公終較低一著使二公而天假之年豈止如今日
之所觀哉南軒有壽稍可以及文公東萊有壽恐終未
能及文公也
方桐江晦庵集鈔序曰公語錄有類殊便檢閱然門人
弟子所記不盡得其精微間亦有舛刺者未若公集則
皆出公之親筆而無可疑者也近有續近思錄雖稍取
公集入類而一百一十一卷中精微何可勝算未免學
一二遺十百問日讀公集亦既周遍乃句鉤節拆為四

十類以觀之天地陰陽鬼神五行心性情命仁義禮智
之說道之體也其不入于六經四書諸先儒之類者揭
以為首次道體類第一道莫大于仁自孔門以至于公
所以教人者莫先于求仁次仁類第二求道在仁求仁
在學學莫切于敬公所以講之者至矣次講學類第三
凡學之要先四書後六經次大學類第四論語類第五
孟子類第六中庸類第七六經莫奧于易啓蒙本義所
以作易次易類第八定書刪詩作春秋皆孔子親筆公
以書說付蔡仲默詩有序春秋雖無著譔微言亦精次

五峯類第二十二嶽麓麗澤左切右磋次南軒類第二
十三東萊類第二十四荀揚董王以至韓歐有醇有疵
一概聖諸次諸子類第二十五治亂得失史亦不可不
習次諸史類第二十六資有高下學有淺深時不乏人
以前代人次為古人物類第二十七本朝人物次為近
人物類第二十八學必見于用次言治類第二十九用
不用繫乎時次時事類第三十仕止行藏在我者可必
次出處類第三十一文雖道之末言無文行不遠次論
文類第三十二詠歌情性雖非三百五篇公所自為及

品藏皆非苟然次歌詩類第三十三安石不知道判心迹離內外爲世患公痛闢之次荆學類第三十四駙騁詞章酖酣筑瞿不玩枝葉而昧本根次蘇學類第三十五專踐履鄙講讀禪機而儒言次陸學類第三十六王伯義利混爲一區推管尊遷去道彌遠次浙學類第三十七似是而非龐說孔多公嘗著雜學辨次雜學類第三十八詖淫邪遁吾道之賊其端毫差水火不相入次異說類第三十九閎有餘笈有奇大匠材艮醫藥無遺棄次雜事類第四十嗚呼公之學盡在是矣

王旭上許魯齋書曰堯舜變而中不變孔孟亡而道不亡迨周程張邵一出而道學復明太極一圖抽天地未露之扃鎖西銘一書發聖賢未言之閫奧皇極窮天地之數易傳盡天人之理繼以文公無憾矣雖然所謂道學者果何學也哉員三才之理于一致格物致知而盡變化流通之妙散三才之理于萬殊開物成務而極錯綜經理之宜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致時君于唐虞還民風于三代亦如此而已矣豈徒異其行以駭俗高其辭以驚眾朴其貌深其情以求合規矩之內耶

戴剡源序天原發微曰秦禍息漢學興傳言者雜災祥識緯尚象者拘巫史推步明理者溺清虛釋老千有餘年之間學者醒行腊語諉天爲茫茫無預吾事于是有周程張諸大儒同時參立于隆平之代藥其狂昏震其冥聾迫其說之流傳未久而將蔽也又得新安朱子卽爲之釐析剖決然後微言要指粹然一趨于是瞭然而無復遺憾士之幸而逢于其會亦可謂如天之福矣

吳草廬爲先生畫像贊曰理義密微釐絲牛毛心胷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盛加梓老學叢談曰學貴乎問聖賢立教及經書所言不一而止晦庵先生無書不讀啓蔀賓商猶作書與楊誠齋託轉問于周平園先儒爲學其勤篤好問乃如此虞道園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曰先王旣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僿說自爲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眞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于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于朱子將覩于會

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遂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而巍加隲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信齋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又序劉桂隱存稿曰朱子繼先聖之絶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不當本治而末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

又跋先生答陸先生書曰案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于九重特達于羣疑之中此尤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案朱子答葉公

謹梓材案葉公謹即周叔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功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巍有得力處以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絶學捐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門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

揭仲宏序程子見四書章圖曰四書者王道之骨髓五經之根柢也自孟子後無傳于世伊洛大儒始發其端至于文公遂彙而竟之文公學者萬餘人舊名者數千人文公雖貴爲從官而常自放于山林之中極幽窮深人跡所不到之處優游終歲研窮訓詁斷離章句至辭有曲折意有難明輒與其徒互相詰難往復紬繹五三

聖人以道相傳而託之于文字雖皐夔伊傅之徒蓋僅有聞者而去之千載將逆求其旨豈非難哉文公以希聖之才曳踵伊洛纂輯舊聞性命道德發無餘蘊綱紀大倫使人道生生不遂滅息其書亦既流出于八極之表雖言語不通文字不同譯之以象人無間中國然而文公造事宏大罔羅萬殊沈思默慮晝夜不輟至于屬纊猶有所更定補而輯之使無缺遺亦文公之所望于後人者也

宋潛溪記九賢遺象曰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修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須少而疏亦強半白鼻與兩顴微隨隨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肱五大二小五在眉目旁一在顴外一在脣下須側耳微聳毫生竅前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皁緣之裳則否垂緇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立舒而能恭

薛敬軒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

黃大任曰濂洛接洙泗之正傳蓋漢唐數百年之所未有考亭集濂洛之大成所傳聞者龜山所聞者豫章所見者延平

蔡宗堯白鹿洞規說曰洞規欲學者易見故條列以示非外五倫別有接處亦非外博學五者而別有功也然五者之要在心朱子曰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

王廓川曰朱子家範一曰妻妾無妒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曰賓祭無闕則家貞

馬平泉曰余讀文公書皇皇啓迪後學其力殫矣然莫能得其要領及讀公感興詩有云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則陽明所輯晚年定論亦文公之意云而孫夏峯亦謂文公資學兼到晚年有誤人之悔此眞夫子所謂聞道也必以未聞道之先強合子既聞道之後是徒知尊崇文公卻失文公之心然今世人所傳奉者在彼不在此

陳石士師白鹿洞講義書後曰夫重朱陸之講義誦之口而反諸身者將爲其實也非爲其名也如以其

名而已實實然號于人曰吾朱子之徒也而考其立心制行則狙詐矯虔之風無異于細民是謂之色取仁而行違其得罪于朱子也實甚焉

又寄姚先生書曰朱子之學所以上接洙泗者固其明行心得非諸儒所能幾及而其窮經之餘又精通文律故其詁經文義十得七八

又貴紿諫振勦家傳曰嘗言近世士大夫好詆朱儒爲學術害宜令鄉會試文有顯悖朱註者禁勿錄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載福建巡撫張仲峯疏言朱儒朱熹祖籍江南徽州府之婺源其父松歷官閩土遂家焉熹長子塾之後世居建安次子埜之後至元中詔問祖籍故有徽閩二派閩派至九世孫梴景泰六年詔許世襲五經博士主祀徽派至十一世孫墅嘉靖二年亦以五經博士主婺源祖祀熹裔原有五經博士二員閩自梴後七傳至之隋麿麐則明天啓間事也續有朱濂呈稱係熹十八世嫡孫父金鉉早亡祖之僩順治九年請文赴部中途病卒濂時尚幼今額請承襲伏維皇上重道崇儒徽派業蒙襲廕閩地紫陽書院亦荷欽頒祠額伏祈敕查舊典熹裔原有博士二員之例俾朱濂得叨承廕下部議奉旨以朱濂爲世襲五經博士此蓋國初順康間事以崇儒大典所關故備錄之

雲濠又案居易錄又云予嘗疑晦庵議論多偏讀灼艾集益信其言曰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違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夫文章可也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共仰也乃極誣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之姦則末滅其已著之罪以文忠之賢則巧例如此以至諸葛忠武侯則名其爲申韓陶靖節則譏其爲老莊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邊窗千言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古人云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朱子語錄論人皆於無過中求有過者也

晦翁講友

洪菊坡先生撙

洪撙字節夫婺源人讀書根究理道元符初詔徵不就築室主龍山園授徒講學朱子方弱冠先生知其賢與爲忘年之交著有菊坡言志錄（徽州府志）

正獻陳先生俊卿（詳見武夷學案）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並詳梭山復齋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詳象山學案）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詳止齋學案）

文定葉水心先生適（詳水心學案）

說書王先生師愈

隱君李潛軒先生呂 並詳龜山學案

宣獻黃文叔先生度 詳見艮齋學案

補 知軍石克齋先生牆

石子重說

從事于斯是著力否若是著力卻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能與算者自知己有已實須要若無若虛不幾于詐乎若說不著力卻是聖人地位曰顏子只見在已不足在人有餘何嘗以己爲能爲多爲有爲實曾子卻見得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實有若無實若虛故贊歎其所爲如此非謂其著力也到得聖人則如天地不必言能不能多實有無虛實矣此只是顏子地位

朱子答曰謂顏子只見在已不足在人有餘者得之然只問不能問實若無若虛便是更有用力處在但不是著力作此四事耳若聖人則固如天地然亦未嘗自以爲有餘也

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以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

朱子答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夫子之道忠恕動以天者也由仁義行也誠者天之道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譬如做梁柱聖人便是尺度了不用尺度纔做便揍著他人須用尺度比量大小闊狹方圓後方始揍著

朱子答曰此說亦善

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理事所以灑掃應對是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愼獨

朱子答曰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愼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

朱子答曰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措爲措

證也

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通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惟心之謂歟

朱子答曰此說甚善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

朱子答曰此說得之

致中和致極也與盡字同致中和便是盡性

朱子答曰此說亦是然致字是功夫處有推而極之之意

盡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知覺卻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差等品節之卻屬禮施之無不得宜卻屬義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別不然混雜爲一孰爲仁孰爲義孰爲禮孰爲智

朱子答曰仁字之說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卻自有貫通總攝處是乃所謂仁包四者之實也

附錄

主桂陽簿會故參政李安簡光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厲以致遠之業

謂尤溪縣故鎖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君至卽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往奠於先聖次及鄉先生次及鄉之賓客往臨之因而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世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

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廣其學舍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又摭其舊俗之不美者敷其爲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陳公問事亘朝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

朱子序中庸集解曰子重之爲此書採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眾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

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于其脈理之貫通也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朱子刪定先生中庸輯略二卷提要云中庸爲禮記第三十一篇是書本以闡天人之奧漢儒以無所附麗編之禮實於五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師古以爲本非禮經梁武帝嘗作義疏見於隋志然其書不傳迨有宋諸儒研求性道始定爲傳心之要而論說亦遂日詳故子重輯是編斷自周子二程子張子而益以呂謝游楊侯尹之說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爲作序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爲刪定更名輯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觀朱子章句自序則是編及或問皆當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其後章句孤行而是編晦云

學中庸或問有參訂之功焉上虞縣志

補縣令何臺溪先生鎬

雲濠謹案金仁山孟子集註考證於何叔京云自其父兄受程氏學於東平馬氏伸而叔京又從朱子學蓋以先生爲朱子門人未識其審

何臺溪語

耳目之官卽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正心正則義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先生著又有史斷及臺溪集

跋朱子雜學辨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天下之大人無異言家無異學豈復知有異端之害哉及周之衰正道陵遲禮壞樂崩夫子憂之乃緒正六經以明先王之教當是時異端雖不能無猶未有以名家者也及夫子沒世道益衰狂僭之士見聖人之有作也遂各逞其聰明競立異說以自名于世顧與正道並馳而爭勝于是天下之人耳目眩瞀而莫知適從矣然諸子百家雖各主其說而其爲害則有淺深如老莊之虛浮人固知其無著申韓之

刑名人固知其少恩皆不足以惑人也惟楊墨之學假仁義以爲名而實爲仁義之害惑人之尤甚者也故孟子起而閑先聖之道舍諸子而獨闢楊墨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使天下若醉而醒夢而覺然後正道廓如也噫孟子以來千有餘載儒者溺于詞采實不見道徒辨楊墨之非至身爲楊墨則不自覺徒恕楊墨之害至躬蹈楊墨則不自知況敢冀其有孟子之功乎夫浮屠出于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離之言而

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今有人于此詭衣冠而談空無眾必止而詬之一旦有貴顯名譽之士亦從而效尤則人皆胎愕改觀未論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幾何其不變而爲夷狄哉此有識之所甚憂而永歎也

附錄

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于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君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于收族恤孤興事濟眾則又懇惻憂勞如己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爲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

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

朱子嘗與書曰執事家學淵源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超然自得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

又答其書曰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

又祭之曰惟兄天資高明峻潔幹父承師允蹈退轍稽經訂史取友以端博聞約守惟義之安孝友靜廉不緁不競一試其能亦克有政令于湘土茲適問塗云朔不淑而隕其軀

少監王雙溪先生炎

王炎字晦叔號雙溪婺源人乾道五年進士朱子自閩歸先生與講易于東山九曲亭累官軍器少監著有讀易筆記易數稽疑時有與先生同名姓者僞學之禁劉元秀力薦作察官而或歸之先生蓋誤 經義考

忠敏辛稼軒先生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蓍懷英遇坎因留事金先生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先生爲掌書記卽勸

京決策南向僧義端曰我識君眞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紹興三十二年京令先生奉表歸宋高宗嘉納之授承務郎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先生爲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寺主簿出知滁州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薦其慷慨有大略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知江陵隆興潭州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以言者落職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知福州慶元元年落職起知紹興鎭江又知紹興江陵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特贈四官先生豪爽倘氣節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開詔書曰使此詔出于紹興之前可以無事僅之大恥使此詔行于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僅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驚切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幷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同朱子遊武夷山賦九曲櫂歌朱子書克已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朱子沒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先生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澌滅猶生先生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咸淳閒史館校勘謝疊山枋得過其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子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疊山秉燭作文旦旦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疊山請于朝加贈少師謚忠敏

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墓在鉛山州南十五里易康山中居易錄云見研北雜志

附錄

稼軒帥長沙見舉子名趙鼎者怒擲卷于地曰忠簡佐國元勳胡又一趙鼎耶

稼軒身事四朝僅得老從官垂歿乃謂樞府曰侂胄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有依侂胄以求富貴者乎

朱子語類問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帥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他略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著便如終廢此人作帥亦有勝他人處但當明賞罰以用之耳

謝疊山爲先生墓記曰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許之自負欲作何如人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讎不復大恥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豈能無抑揜腹耳嘗謂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且百工細事耳固非周官所可無而于周官設官之意何補又況眷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

袁清容跋文公與稼軒手書曰晦庵嘗以卓犖奇才股

天官有染人鍾氏幍氏雖缺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鼗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于遂人鼓人射侯之制已見于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三而又闕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掌裘之職乎周禮無待于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

太宰繫民以九兩司徒安民以本俗皆有師儒蓋道教衰則民彝亂雖欲聯而安之不可得矣

少宰貳太宰首王宮之刑禁蓋侍御僕從一有不正出入起居一有不欽皆足以蠱惑君上而生心害政故宮刑雖以爲王宮之禁而實以格君心之非湯制宮刑儆于有位三風十愆備及于宮室之隱微伊尹引以爲訓而繼之曰嗣王祗厥身念哉正此義也

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爲是然必有以教于平時書于每歲而後可考于三年後世科目盛行天下相率爲詞章利祿之學雖一旦欲行旌舉之典以求德行道藝之士不可得也甫田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

附錄

陳夷白序禮經會元曰漢儒掇拾殘編斷簡于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卒未有以理爲之

折衷者河間獻王妄以考工記而補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文康生乎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于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蒐羅蘊括曲暢旁達事覈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洗漢儒附會之陋譬之美玉有缺以玉補之不愈于用石乎

林涇序先生對制談經曰是編乃文康所嘗貫穿經史言言典則眞經濟之第一義也

晦翁學侶

補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項平庵語

人生一生誰能獨佚但當明其不可息之說而勉吾之倦則所遇無險易而安矣

讀書觀物必用以治己則不枉功

項氏家說

按說文益字從水從皿以水注皿故謂之益以此推之坎卦三卽水字也初作八卦之時乾坤坎離震兌艮巽必皆以三畫爲字今似尙爲坤川尙爲水餘可知矣

平在朔易朔者終而復始易者窮而復通北方終窮之地故以朔易名之示天道無終窮之理也

孔氏謂辟者行法也信然則周公誅誚以滅口豈以自明于天下哉鄭氏謂辟讀爲避居東則避之也予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爲是

翹翼之可爲酒酒之可奉賓祭養老勞勤皆天也酒之流可以敗德生禍亦天也故周公于此二者皆以天言之祀茲酒則謂之天降敢亂喪德則謂之天降威人惟從其命勿犯其威則可謂善事天矣知此然後可以知天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使人日誦抑詩其詩自言亦聿既耄知爲耄年所作淇澳賓筵亦武公詩淇澳作于盛年言學問賓筵與抑皆戒飭而抑之愼言愼獨論語中庸取焉

冉子與之粟五秉周禮儀禮米數以半斛爲筥十六斛爲秉禾數則以二石爲秉四秉爲筥蓋秉筥之字雖同而數則異也案徐鍇說文正引論語以五秉爲禾數曰百二十斤爲秅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爲筥正與二禮同然則與之五秉爲禾十秅耳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列子曰由生而生常也由死而生幸也以上經說

爲政者必使人有餘地財力心氣皆然

處事者必驗之心自心不安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己不得安

兢兢業業舜也孜孜禹也慄慄湯也翼翼文王也此五戒而能勉者也一經之義總挈于此五句此百聖相傳之心法

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

坐以待旦周公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也既竭吾才欲罷不能顏子也死而後已曾子也不可須臾離子思也有終身之憂孟子也八聖四賢垂範如此學者舍是將安師乎

天之所命我之所性平正廣大潔靜流利本無不該亦無不遍人常于無事時昏昧之道之所以不明有事時差失之道之所以不行閑邪懾其昏也修辭懼其差也皆以敬爲主義固在其中矣

可見者可見者眞也其爲惡也小不可見者僞也其爲惡也大王方趨裝赴闕項子應之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校書歸朝宜上奏曰強盜白晝殺人而奪之財眞也而法處以死竊盜夜動而晝伏僞也而無死者爲臣以爲宜察使竊盜處死而強盜蒙貸不亦可乎時在成都

茶馬司共飲坐客粲然過說

李泌曰王相造命不當言命子以爲不知命則畏死生決不敢任天下之事不知命則畏巽已者決不敢來天下之言不知命則畏軋已者決不敢引用天下之士故曰不知命不可以爲宰相命說

或問子言天人之一何以驗之曰天能生君子而不能使君子之亡人國也天能生小人而不能使小人之興人國也天能爲暄風迟日而不能使暄風迟日之殺萬物也天能爲淒風苦雨而不能使淒風苦雨之生萬物也天能爲淒風苦雨之生萬物也苟皆天也其不使暄風之殺之淒風之生之何也曰理不可也夫生殺興亡之必以理則人之道也孰謂循理者非事天乎故出有命在天之言者聖人斷之以絶天之罪其驗明矣天人說

孝經說

古文以至德章後次以廣感章次揚名章次閨門章次諫爭章次事君章次喪親章按應感接至德章後閨門接揚名章後事君接諫爭章後文義皆貫則古文近是今從之

章次之義五孝備矣然後三才孝治聖治分別在上者之孝事親五刑分別在下者之孝要道至德應感復推演在上者之孝揚名閨門諫爭事君復推演在下者之孝而以喪親終焉總說

自事親言之始于愛其體終于行道顯名自巍而至精也自行道言之始于家中于國終于名立于後世自近而至遠也始于事親但言溫凊定省之屬中于事君猶是指思言之終于立身身則無所不備矣五常百行無非孝也此孝之大成也

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學者多疑之此蓋以歲月論也事親之日起于膝下故稱始焉事君者自強而仕至老而傳故稱中焉至于身則死而後已故稱終焉此三者皆孝也明人之孝不以親之在亡爲斷也開宗明義章

天子之不敢慢不敢惡諸侯之戰戰兢兢卿大夫之夙夜匪懈士之夙興夜寐庶人之謹身節用雖行事不同其操心一也孝治章論治天下治國治家亦皆以不敢爲言卿大夫士庶人三章

嚴肅之義固同然二者分之肅爲輕于嚴也肅主于情嚴主于事肅有竦飭之義故于教言之嚴有恐迫之義故于政言之解嚴而氣厲教之肅也令急而法重政之嚴也

聖賢之言有爲經生所汨亂者如孝經周公嚴父之說所繫最大不可不辨也夫所謂嚴父者不獨謂生己者也自父以上曰王父曰曾祖王父曰高祖王父皆父也祖者始也王者大也言始初最大之父也雖上而百世之祖亦猶曰百世之大父云爾凡父之所從生與父之

所同生皆父道也若止取生己者爲嚴父之祭則成王止應以武王配天不應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也後儒不明其說遂至配天之際每世一變以爲凡爲人子者皆當自嚴其生己之父使侑天帝者無常主作主者無常位顯天慢祖莫大乎是是則經生讀經不考下文之罪也又所謂周公者特言是禮定于周公之手以爲姬之受姓自后稷始猶天之始萬物也故推以配天周之王天下自文王始猶上帝之宰百神也故推以配上帝是二主者皆周家之大父也配主一定三十七王八百餘年遵而用之無敢易也豈有三十七王皆得配天之理周公蓋以當國大臣爲其國家定郊廟之禮者爾烏有己爲大臣而得自嚴其生己之父以配上帝者哉此說之至不通者而由孝經以來千五百年莫有明其說者遂至以聖人之言爲黷天慢神之據經生以辭害意之罪一至于此可勝歎哉

則周公其人也周公蓋成武王之意而已然武王末受命而周公行之故孔子言孝必以周公與武王並言之蓋配天之禮助祭之儀皆至周公制作始備而天子之

所以嚴其父者于是爲不可加矣聖治章

居上不驕君道也爲下不亂臣道也在醜夷不爭兄弟朋友之道也前五者止施于父母之身此三者通于天下國家矣此三者不除雖能備前五者不足以爲孝也

聖人之教人皆欲其廣而充之故每進愈深孔孟之言大率如此事親章

存不敬則愛心亡敬者行孝之綱領也顏淵問仁仁主于愛而其目皆曰禮卽是此意使天下之臣子弟皆樂

其道謂之要道使天下之君父兄皆被其德謂之至德要道言其操術之約至德言其流化之妙要言其發端至言其極效也廣要道廣至德二章

孝悌雖是二事其實祇是一理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未有愛其親而不愛其親之子者也故經文或併列長幼而止結父母或專言父母而忽及長幼凡以明其理之一也應感章

慈愛恭敬疏云愛出于內慈爲愛體敬生于心恭爲敬貌文義頗精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爭友之說也事之不可則止爭臣之義有親疏小大之異諫爭章

孝經文體其發端結趨抑問置答皆與小戴禮禮運燕居閒居哀公問儒行等篇相類孔子家語乃專用此格成書雖其中多聖賢格言然其出也必在孔門七十子之後鄒魯諸儒記誦師說言孝言禮各以其類薈萃成篇恐人之不尊也故每篇皆假設夫子與人問答以貫穿之必使眾說皆義同出于一口之中一人之間其有辭義太遠者則別爲問端必使上承前說下起後義如文士作文之法而後已如諫爭章所謂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此其上承下接牽合黏綴最爲明白者至于終篇復結之曰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則又若問答之初先已默定爲破題原題講腹結尾之成模而後言之者此一格必近下諸儒所撰不若緇衣表記等篇僅載聖言各出子曰既不失當時之實而又不妨次第其說使淺深先後以序相承也論語與家語之異蓋亦如此非謂家語皆非聖人之言也但其論載無法反以雜亂聖言爲可惜耳大概戰國諸生所著之書其體皆然如繫問之書本自精奧而必假之黃帝岐伯之問六韜言兵具亦爲詳實而以爲一一盡出于武王之問太公之對則陋矣喪親章

鄭氏孝經以先王爲大禹公羊氏春秋以王者爲文王之後鄒魯諸儒記誦師說言孝言禮各以其類薈萃成漢儒之泥往往類此

明皇序親譽二字蓋用其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劉炫明安國之本謂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也陸澄議康成之注謂今文孝經十八章也劉炫隋人陸澄晉人分

注錯經卽杜預左氏傳序所謂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也古者經各爲一書不相錯雜寫之琬琰謂石臺孝經也繩論

中庸臆說

我所施于人者我願之乎否也以我所願治我所施則不敢以施于人矣我所求于人者我能之乎未也以我所求治我所未能則必求有以能于我矣

仁人心也隱心而發爲仁仁之所形爲義仁義之節文爲禮知仁義禮之所從來爲智皆本于人故曰脩道以仁

淡而不厭無味而其味自長也簡而文無文而文自著也溫而理不誣而成不嚴而治也

附錄

平甫與象山書曰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一往得交于儕子淵警發乘惰自此歸向取師之意始定奉親之官越土多見高第及門子弟愈覺不能自已雖未得親承于謦欬然受沾濡濕亦已多矣

樂章序周易玩辭後曰項公昔忤權臣擯斥十年杜門卻掃足迹不涉戶限耽思經史專意著述成書數篇造兵端旣開邊事告急被命而起獨當一面外禦堅陵內固根本成就卓然

袁清容厚齋先生以詩借玩辭次韻曰項子沈冥學古芸芸萬變觀爻閉閣清香宴坐斯人端可神交

柳待制貶先生爲李文定作盤居詩曰平甫初仕爲會稽教官時呂成公解太夫人服來越省伯舅會公愛其才薦之文公文公遂器許之由是登朱張氏之門其書見麗澤集中平甫學本經誼披根摘葉必極蘊奧其輩行當在李文定公之前蓋文公守南康文定訪從之遊二公同出異流宜其交相引重不置也

虞道園序周易玩辭曰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于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于是項公之學上不過于高虛下不陷于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以采摭諸家之博

閒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自敘其學皆出于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于其說豈徒然哉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周易玩辭十六卷自序謂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又自述曰安世之所學蓋伊川程子之書也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尤爲此書而其文無與易傳合者合則無用述此書矣四庫書目提要提要云蓋伊川易傳惟闡義理安世則兼象數而求之其意欲於程傳之外補所不及所謂各明一義者也又四庫本永樂大典著錄項氏家說十卷附錄二卷提要言是書乃慶元閒斥居江陵時所作又言其學有體用通達治道而說經不尚虛言其訂證同異考究是非往往洞見本原迥出同時語家之上又案是書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十卷附錄四卷又別出孝經說一卷中庸說一卷據此則孝經中庸別爲二書也

康肅吳湖山先生芾

吳芾字明可仙居人紹興二年進士累官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先生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覓猛吏莫容奸民懷惠利嘗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于百姓寧得罪于上官爲文豪健峻整有表奏

五卷詩文三十卷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自號湖山居士卒證康肅一作天台人見東陽縣志梓材又案張南軒集有吳監廟墓誌與先生同名字子通湘潭人蓋嘗爲魏公門客黃東發謂南軒此文述其望得官而不露則其人可知非先生比矣雲濠謹案先生著有湖山集十卷四庫書目提要云集中自述生甲申歲嘗崇寧三年年幾八十又集中有寄朱元晦一詩曰夫子於此道妙處固已臻尚欲傳後學使聞所不聞願我景慕久願見亦頃劉是其末年亦頗欲附託於講學然其詩吐屬高雅究非有韻語錄之比也

附錄

公與蔡丞相桧有舊至秦專政士夫趨附者眾公處其閒獨退然如未嘗相識者

尚書馬鶴山先生大同

馬大同字會叔建德人舉進士自爲小官卽以廉介聞上與辨論甚喜之孝宗卽位有大用意仕至戶部侍郎禮部尚書嘗稱爲鶴山先生

雲濠謹案柳待制銘灘居處士馬君墓碣云尚書以政學顯宋淳熙閒與文公交相引重

內舍汪先生邦光

汪邦光新安人太學內舍生嘗伏闕上書論與金人和好非是不報然用此見知張魏公因出入其門退如建

安問學于朱子以孝悌忠信教授其鄉子安節早游四方有奇志慶元初趙丞相南遷遂不復仕孫箕有學行嘗取先代忠孝義烈事約爲千文以教子弟初入小學者（趙東山存稿）

范先生仲彪（別見華陽學案補遺）

徐芸齋先生元聘

徐元聘晦翁之友也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窗明潔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晦翁名之曰芸齋而爲之記（朱文集）子

徐元聘語

周公之志非爲身謀也爲先王謀也非爲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

州守黃復齋先生仲本父（一）

黃仲本邵武人晦翁之友也以復名齋而謁晦翁以記之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于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于外而亦眩于內今也既掃一室于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盡將悉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于舊學庶乎眞積力久而于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放焉然猶懼其意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朱文集）子也

附錄

朱子爲復齋記曰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于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

縣令陳先生焞

陳焞字明仲建陽人朱子之友也爲侯官宰朱子贊其畫像曰介然而不使人忌者其自持之謹溫然而不使

人狎者其汎愛之和其仕也自謚以循吏之最其學也自期以德行之科孰謂其獨此志而中道以沒使吾老于其里而不得爲東阡北陌之經也耶朱子文集

柯先生翰

柯翰字國材口口人爲人孝謹誠慤介然有以自守于經無不學紹興二十三年晦翁至同安得先生而與之游相樂也時先生以避地邑居教授常百餘人晦翁治學事引以自助又明年將反其先人之廬取揚子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者號其寢居曰一經之堂晦翁爲之記朱子文集

附錄

朱子答先生書曰欲識仁字大概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問義理事任已知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爲道可推而知矣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答先生書四此其第二書附語也又案先生蓋卒於淳熙四年朱子稱之曰老丈

孝子嚴先生敬

嚴敬字莊人寓松人事母以孝稱朱子在松先生以禮謁問学白鹿洞講易反覆詢之自是益有所得歸著敬心銘卒年八十七安慶府志

中大顏如山先生度

顏度字魯子兗公五十三世孫也居崑山以文章政事名一時官至權工部侍郎直寶文閣知湖州江東京西運副以中大夫祕閣修撰提舉沖祐觀封長洲縣男卒年七十五先生與朱子友善孝宗謂其每出一言不動如山因以如山自號焉姑蘇志

祕監陳先生宋霖

陳宋霖字元鶱一字元滂長樂人登紹興進士僉同安適朱子爲簿日相切劘講明經義後遷祕書監往來不絕孫枅受業朱子之門閩書

余先生允文

余允文字隱之建安人以孟子亞聖而司馬溫公作疑孟數篇李覯鄭原著常語及蘇圖折衷皆肆詆毀乃作尊孟辨三十餘條闢之朱子是其說又爲之訂定云姓譜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爲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冠原序於前而繫朱子集中有與讀余氏尊孟辨說於後提要云考朱子集中有與劉共文書論隱之干預朱家產業出言不遜恐引

葱方氏復來生事令陳吳二婦作狀經府告之則
隱之蓋武斷於鄉里者其人品殊不足重又周密
癸辛雜識載晁說之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遵
援除宿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
之勒令致仕然則隱之此書其亦窺伺意旨迎合
風氣而作非眞能闢邪衛道者歟然當鞏髮護超
之日能別白是非而定一尊於經籍不爲無功但
就其書而觀固卓然不磨之論也是則先生行雖
不逮而其有功於孟子者深矣

酒正李復齋先生汝翼

李次魚字直卿吉水人紹興鄉舉爲長沙酒正博學力
行名其公館曰復齋退食則讀書其中朱子贈以詩曰
請看屏上初爻旨便識名齋用意深張南軒詩曰請君

細看復齋記直到羲爻未畫前觀二公詩其人可知矣

吉安府志

王三松先生子俊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文肅吳竹洲先生儆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通直舒先生邦佐

舒邦佐字輔國靖安人淳熙進士爲善化主簿長沙輸
送省米三十萬斛郡委先生領其事每歲輸納例有所
饋號曰優潤錢先生舉而寄諸帑遷衡州司錄參軍茶
陵民訴胥長受賕逮鞫則曰嘗許而未與守倅將罪訴

附錄

者先生言吏蠹易滋民冤難伸子是訴者得從寬減紹
熙甲寅宋文公帥長沙先生以疾乞歸文公賢而從之
嘉定中授通直郎卒所著有雙峯猥稿九卷 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平叔其雙峯猥稿劉德秀爲
之序其自序云吏善化時鄉曲先達尚書劉公宰
長沙文章之伯也又曾爲辛丑省試官僕以晚出
門生之禮事之每蒙獎誘云云是卽謂劉德秀也
德秀嘗攻慶元之學其人不足取若先生則晦翁
葵軒平園諸老習與之游故其學有本領其文有
根柢列之晦翁講友可也其迎溪帥朱啟撰固云
某自魏牖迂幸同巡嘗重關起鑰政有望於發明
一厨淨湘當自謀於親炙

祕毋勇狠非爲自糴刑憲倘違是言則必爲人指笑曰
舒通直郎子孫所爲如此可不愼哉

節推趙復齋先生彥肅 詳見象山學案

章先生才邵 闕

主簿吳先生楫

吳楫字公濟崇安人幼自雄其才謂功名可立取紹興
末試鄉省不第遂絕心仕進與朱子吳郁研窮理學嘗
言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寧靜以養精神要使
事愈煩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朱子遺子師事之

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晚年以恩補官調桂林簿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與朱子等往復講明性理之學及儒釋之辨甚悉朱子屢其讀書之所曰悅齋但以吳郁爲李郁誤也又案翁易爲蔡氏諸儒行實稱先生與邱宗卿諸諸子姪則先生亦西山學侶也

知軍黃先生維之

黃維之字叔張永春人紹興進士遷國子監簿轉對進
所撰太祖政要論愛名器厲廉恥事下館學集議先生
奮筆獨立議狀可否適宜孝宗深然之除大理丞差知
邵武軍居閒十年手不釋卷嘗與朱子論學人皆以鄉

先生事之 姓譜

附錄

遷國子監簿時孝宗銳意武事獻議者乞立武舉賢良科
先生奮疏謂賢良兼文武才不宜立武科事遂寢
或請經義專主注疏賦論策宜更其體先生謂科舉之
法不當變但時文之弊宜救耳

提刑祝先生櫪

祝櫪字汝昭西安人幼警悟不羣少長肆力子學登紹
興甲戌第再調臨安府錄事參軍以事見斥即城南廣

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利僧舍修篁老木聞誅茅結屋日緝書其中時晦庵南
軒東萊三先生倡道東南公書問遝往亡虛月所講切
皆學問大原與經世切務既起爲刪局官復坐張說斥
又起知吉州除灌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以疾請祠改
主管武夷沖佑觀明年提舉江東常平未拜而卒蓋先
生之學以中庸大學爲宗以濂洛諸先生之言爲法云

眞西山集

布衣汪柳塘先生莘

汪莘字叔耕休寧人爲學不屑子場屋聲病之文屏居

讀易嘉定閒應詔陳天變人事民窮吏汙之弊不袒眞
西山楊慈湖見之曰眞愛民愛國之言也時朱子召赴
經筵未至先生貽書言財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
而強惟主上父子之閒所不能濟者待先生而濟否則
不能爲天下後世學道者之地朱子重其言姓
方壺遺文

月令孟春有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文後世說易之泰
者率取是以爲證以余思之如但以孟春天氣下降地
氣上騰爲天地交泰不知孟春之外如何爲天地交泰
耶是有十一箇月天地不交也夫四時行而百物生時
無一時而不行物無一時而不生一月天地之氣不交
則一月之物失其生之理矣故曰以月令孟春天氣
下降地氣上騰爲天地交泰者不知天地交泰者也是
皆未察夫天地之所以爲高下日月之所以爲往來則
不能知陰陽之所以爲升降宜乎不能知天地之所以
爲交泰也
張湛曰自地以上皆天也若是則曰天亦太虛而已矣
橫渠曰地物也天神也厥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耳是
皆以太虛爲天莊周蓋嘗言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
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是自莊周以六合爲有內
外也程明道父子兄弟嘗與邵康節先生飲于天津橋
上聞天地所依之處康節遂劇談天地之狀以及六合
之外是自康節以六合爲有內外也近時呂東萊以爲
六合安得有內外欲朱晦翁于巖溪書後削去此條予
以爲不然非好異說也請折衷于易易之說非異也在
易之乾曰天行健如以太虛之象爲天是無動無靜也
安得謂之行健乎揚子雲曰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
是皆所見者渾天也由是觀之四方上下爲六合之宇
是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渾
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
漢上朱子發以水爲氣亦非是康節謂地輪依水輪水
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此爲得其實云地
輪依水輪卽載水而行是也水輪依風輪卽乘風而浮
是也其曰地在太虛之中大無舉之大氣卽風輪是矣
康節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此皆言天地之下有澤有

風澤非地上之澤風非地上之風也金剛乘天者金剛之氣舉之也列子謂渤海之東有歸墟焉其下爲無底之壑此皆所謂風澤洞虛者是也康節謂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卽所謂六合之外是也如是而天地之所以爲高下見矣

乾下坤上而爲泰吾以是知天之入于地下也坤下乾上而爲否吾以是知天之出于地上也水載地而浮天者也故坎上乾下而爲訟吾以是知天之入于水中也坎下乾上而爲訟吾以是知天之出于水上也而日月則麗乎天者也離下坤上而爲明夷吾以是知日之入于地中也坤下離上而爲晉吾以是知日之出于地上也坎上離下而爲既濟吾以是知日之入于水中也坎下離上而爲未濟吾以是知日之出于水上也明夷之上九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蓋日自地下無底之壑而登于天也後入于地蓋日自天而降遂入乎大地之下而過乎無底之墟也如是而日月之所以爲升降見矣

故凡以太虛空洞爲天者皆不知天者也是故天旋于外而包地者也地凝于內而承天者也水載地而浮天者也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卽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蓋言蒼蒼非天之正色徒以其視遠而成蒼蒼之色爾易曰乾爲大赤橫渠曰赤者天之正色何以言其然也易曰乾陽物也天者大虛之中有物之最大者乃純陽之氣爲此大物其初爲純陽故其色爲大赤其大不可量則其氣何可當況乎天者純陽之體而日者又太陽之精是故一晝夜之閒而天行有升有降一天行之閒而日月有往有來天之降而入乎地之下而過乎無底之壑也而純陽之體一日而一蒸之日之降而入地之下而過乎無底之壑焉而一蒸之于是大地之下無底之壑焉太陽之精一日而一蒸之于是大地之下無底之壑焉沸騰涌或擊而爲雷霆或鬱而爲雲霧一蒸磅礴而砅礴厚于是翕陰陽交泰之氣而蘊蓄之既有以培養乎萬物之根又鼓于山川又騰爲雨露而復有以滋潤夫萬物之枝條而暢茂其華實日既負太陽之氣以下交于九地之下而月又負太陰之氣以上交于九天之中于是陰陽之氣無一時而不交泰而萬物生生之理亦

無一時而不相浹洽于交泰之中而陰陽之所以爲升降天地之所以爲交泰見矣

天下之人第見夫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萬物位乎其中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蔽于一耳目之所及而不能通乎耳目之表如使其知有六合之外者乃知天地之中太虛有量天地之外有太虛天地之中太虛有量天地之外太虛無窮

夫所謂交者要知聖人只是舉君子道長而謂之交卽此自可以知彼非于孟春之外無上下交之時也以上天地

交泰辨

世謂詩人能爲詩詩人果能爲詩乎蓋太虛閒皆詩也詩人所見無非詩

夫詩有道有權顏孟有詩人之道而伊周得詩人之權徒詩不能以用其身有權而後其詩足以用天下是故其詩可以觀其才其才可以觀其道可以觀其時有其才無其道君子惜其才有其道無其時君子惜其道以上

詩說

附錄

西山帖欲居士俯屈以訪諸賢則其自重難進之節非招不往豈時俗佻巧馳騖于名場利區朵頤于爵標勢的者斯文金玉傳之不朽慈湖朴窩之訓實允蹈之

雲濠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著有方壺存稿柳塘集柳塘其集之初名也四庫全書提要言其嘉定閒以布衣上封事不用退而築室柳溪之上圃以方渠自號方壺居士與朱子頗相善集首辭晦庵朱侍講書反覆以調和兩宮責望朱子至稱建明稍緩非特不能爲天下學道者之地亦不能爲後世學道者之地其言剴切耿直相規以善非依草附木苟邀獎借考之朱子答書今佚不傳而集中別有與貢叔彪兩書其一書頗以好論說喜文章爲戒亦深以道義相切劘或病其前書太直歟

學正汪先生廷佑

汪廷佑字子卿婺源人嘗與薦會質疑于朱晦庵

附錄

舒廣平與先生書曰執事德望之重爲人者成正此邦之典型學正久闕輒不自揆欲以此職屈致長者嘗瀆德粹致意得報乃知教誨不倦私淑鄉人未可其請竊謂與其教行子邑人孰若擴之于一郡也

汪敬齋先生清卿

汪清卿字湛仲婺源人朱子自考亭歸寓先生家與鄉人講學因嘉其事親孝屬其齋曰愛日又爲作敬齋箴

附錄

舒廣平與先生書曰揭來此邦謬當分教學力單微罔孚眾聽思欲淵源之友相與明此道以興起士心訪之儕輩居敬修己勉焉不怠誠後進所矜式故不量淺陋妄意屈臨以庶幾切偲之益

邱芹溪先生義

邱義字通濟建陽人隱居不仕穎敏嗜學該貫子史尤邃于易與朱子友善常相往來問答有易說傳于世朱子爲書芹溪小隱扁其堂楣作詩序贈之

附錄

朱子序先生論語纂訓曰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于聖人者寡矣

梓材謹案先生朱子外兄也朱子門人有邱膺字子服皆當即先生之弟又案朱子文集有答先生書蓋答其論易觀玩之說云

知州趙先生悰

趙悰字彥忠晉江人與朱文公善爲福建運管覓鹽法之病民者知惠州治以最聞就官舉常平卒于官

評事王先生光祖

王光祖字文季松陽人官大理評事精于理學朱文公提舉時邂逅邑之福安僧舍先生拱立規掌如太極狀公異之曰王子胸中自有太極聞以傳註質之先生曰公註中庸不使滋長于隱微之中愚意當加潛暗二字公深然之後寄孫竹湖書曰吾到括止得友王文季一人而已括蒼紀

隱君王先生道深

葉敬齋先生符叔 合傳

王道深松陽人隱居力學究極性命之理朱晦庵見之與語大悅又有葉符叔亦嗜理學嘗請晦庵書敬齋箴以贈之（處州府志）

特科徐竹溪先生大受

徐大受字季可天台人淳熙十一年特科早歲工詩而志不在詩晦翁行部聞其賢特訪其廬方與學者講三月不遑仁云即杜詩所謂一片花飛減卻春耳晦翁摯節遂定交焉家甚貧一夕晦庵至出蔥湯麥飯相對甚

歡著經解文集藏于家邑東南有竹溪書院別號竹溪

合學源流附錄

薯作越帥邱副樞密謝啓云鬼哭痛二豪之歿山林嗟一老之歸邱擊節不已蓋指呂成公張宣公與晦庵也

趙忠定汝愚拜板與韓侂胄同出內批先生賀啓有云以周公之德自應相成王爲師然老子之賢詎可與韓非同傳忠定讀之遂力辭新命劉知過以詩名見之曰自此當臥君百尺樓上矣

奉議許先生中應（別見徐陳諸儒學案補遺）

中奉楊先生大法

楊大法字元範武義人登淳熙二年進士授知龍游縣累遷監察御史時四方多水旱疏論三事一曰民訴災傷不可疑其不實二曰減放租稅當使民受實惠三曰禁邊繼使糴粟流通尋除殿中侍御史冬雷繼以淫雨上封事推明天人之理乞法孝宗敬天治國以自警省除侍御史兼侍講國子祭酒兵部侍郎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府乞祠以華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卒贈中奉大夫在言路所上六十餘奏皆剴切有益于時嘗與朱文公遊往還詩簡甚多所著有易說（金華府志）

隱君程先生先

程先字傳之休寧人圃棟全之子痛父死節于金蓄守先墓不仕力學好古隱居邑之東山有志聖賢之學以書問道于朱子朱子復書嘉之老病不能卒業遣子永奇從閩往受學焉（姓譜）

運幹汪南老先生楚材

自此當臥君百尺樓上矣

汪楚材字太初又字南老休寧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廣西轉運司幹官先生喜問學嘗以書通朱晦庵吳竹洲二公俱器重之告以聖門爲學工夫次第及佛老之弊遂以儒碩知名姓譜

應長齋先生恕

應恕字仁仲號長齋括蒼人朱子嘗以老友呼之其所與論學一論大學中庸一論禮書一論易本義且云尙恨聞見淺薄望詳賜誨諭勿使有待于後世子雲也雖朱子之謙光咸受亦先生素學有足取重者如此杜清止之答曰君父讐未報非敢志富貴也

獻云吾鄉故多士而閩義理之淵源實自仁仲始

張先生栢

張栢長沙人朱子帥長沙知遇甚厚綴職嶽麓未幾陸象山道過長沙朱子以禮請書院講書以啓迪諸生于是徜徉累日因得侍教且款云嶽麓問答

梓材謹案嶽麓問答詳論地理蓋爲地理之學者

隱君蘇先生紹成

蘇紹成德化人隱于北山朱子重其有德嘗造其廬書廉靜二字與之且銘其琴曰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

寺丞徐先生木 別見龍川學案補遺

吳先生郁

梓材謹案先生與朱子研窮理學見吳先生楫傳

晦翁同調

補

宣簡趙先生不息

附錄

性篤孝生七歲遭父北遷每思慕涕泣長力學母曹氏

任公淵李公燾皆愛其文行屈輩行與交試外省得奏名對策廷中切直無所避以乙科授左迪功郎主龍游仁壽簿監青城縣味江鎮稅鎮故無學先生爲作孔子廟考古制器率諸生行釋奠禮延師儒講說士子競勸歷除湖南提點刑獄公事衡州故有石鼓書院墟廢已久前使潘時始復營之先生成其終而增置弟子員以永嘉戴溪爲之師制田置書教養如法又知處士劉某之賢與郡守劉淸之交章論薦詔特補官乃知先生好賢尙德之意不獨爲科舉計也及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卒年五十八著有經解五卷書小傳十卷奏議五卷子之源之潤之汪皆嗜學而有文朱子文集

附錄

魏鶴山曰吏部侍郎未遑他務而訪道于文公又遣其三子從之游彼之俗吏能知是乎

鄖中鄭先生國翰

鄭國翰揭陽人官兵部鄖中其講學處滄軒在藍田飛泉嶺先生與晦庵爲同榜進士手書落漠鳴泉四字牓諸亭湖州府志

稼軒同調

趙先生善括

趙善括字□□隆興人太宗七世孫由進士爲常熟令官終岳州漕帥佐先生與舉特科官詞氣駿邁似之奏劄切有應齋雜著南宋文範作者攷

韓氏先緒

承務韓先生□

韓□玉山人天資淳固講學篤志故其于義利之辨爲尤明事母孝兄弟析貲悉推而不取盜作其鄉諭以禍福亟散去子祥補程洛水集

晦翁家學

朱先生□

朱□

附錄

朱子示四弟詩曰務學修身要及時競辰須念隙駒馳淸宵白日供游蕩愁殺堂前老古錐

又示四弟詩曰十日一洗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兩忘苔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

子俱亦憂

補中散朱先生塾

附錄

晦翁與東萊書曰兒子久欲遣去以比攝攝未得行謹令叩師席此兒絶懶今不遠千里以累高明切望痛加鞭勒俾稍知自勵至于擇交游謹出入尤望垂意警察尙荷千萬

又遣從東萊條教曰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閉思索有疑用册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

又曰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

又曰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

又曰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不酬答于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又曰交游之閒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于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言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已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點檢而矯革之不可在再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又曰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熱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黃東發讀晦庵續集曰與長子受之云只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又云大凡禮教務要恭謹詳緩

東萊與陳龍川書曰朱元晦近進其于來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閒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多過者

朱子語類曰先生殁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留

寒泉殯所受弔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寒泉庵西閒殯掘地深三尺闊四尺內以火甎鋪砌用石灰重重徧塗之棺未及外用土甎夾砌將下棺以食五味奠亡人次子以下皆舉哀拜諸客拜奠次子代亡人答拜蓋兄死子幼禮然也

又曰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轎柩只用紫蓋蠲去繁文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闊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居里刻訖以面相合以鐵束之置于壙上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尺許五六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

又曰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蔬畢反喪服哭奠于靈至慟

補朝奉朱先生墜

雲濠謹案朱子答蔡季通書云小兒輩又煩收教知晦翁諸子皆受學於蔡氏又一書云兩兒久欲遣去又云大兒不兒又小者尤難說則從學蔡氏者當是受之文之二先生也

補侍郎朱先生在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字叔敬嘉定十年以大理寺正知南康軍奉祠起知信州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兼知嘉興府召爲司農少卿出爲兩浙轉運副使實慶中除工部侍郎又除吏部侍郎請外知平康府哀州奉祠卒

梓材又案先生小字泰朱子編集與黃直卿書云子約頗愛泰兒已囑令隨諸生程課督察之矣又一書云泰兒挈其婦歸覲老懷別集與蔡季通書云某季子挈婦來歸不免小亢是知泰兒爲先生且知先生亦嘗問學於大愚也

朱叔敬語

集注于正文之下止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卽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于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附錄

知信州入對以進學問振紀綱求放心爲言

除工部侍郎進對論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奏閔損以下九人並封公爵獨曾參爲侯並乞封公揚雄王雱乞去其像本朝有程顥程頤張載三人若使從祀廟廷斯文幸甚

朱子語類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

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

補總領朱先生鑑

梓材謹案朱子語錄爲易說二十三卷四庫書目提要云昔鄭玄箋註諸經其孫魏侍中小同復取其門人問答之詞爲鄭志十一卷鑑之編輯緒言亦猶此例也又編文公詩傳遺說六卷提要云其書首綱領次序辨次六義繼之以風雅頌之論斷終之以逸詩詩譜叶韻之義以朱子之說明朱子末意之猶所編易傳例也

附錄

寶慶閒隨季父在遷居建安之紫霞州建文公祠于所

居

元樞徐著有時名初用文公經說擢上第後改師法寄聲欲游武夷公戒精舍主者毋納

子明序文公詩傳遺說後曰抑鑑昔在侍旁每見學者相與講論是書凡一字之疑一義之隱反覆問答切磋研究必令心通意解而後已今文集書問語錄所記載無慮數十百條彙次成編題曰遺說後之讀詩者能兼考乎此而盡心焉則無異于親承誨誘可以得其意而無疑于其言矣

朱沂字泳道文公曾孫也狀貌與文公無異謝疊山與

山長朱先生沂

侍郎尚理宗公主元兵下建寧與公主逃入福州既而福州守王剛中以城降仰天大哭謂公主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可受辱乎遂飲藥死

補侍郎朱先生浚

附錄

朱鉅字鈞晦翁二孫也晦翁答黃直卿書云二孫久煩教誨做得依本文舉業秀才足矣黃氏日鈔

梓材謹案朱子答直卿書在續集前一書云二孫隨眾讀書供課早晚教誨之爲幸又一書云二孫在彼如何書社諸事既有條理想自不容其遲犯更望痛加繩策少寬暮年御厲之憂又案朱芝老文公之孫其名未詳

建寧路某府判書薦爲山長疊山文集
晦翁門人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詳見東萊學案
張先生彥清
王先生漢並見龜山學案補遺
主簿林先生宗臣別見衡麓學案補遺
運管歐陽先生光祖
魏先生應仲並見劉胡諸儒學案補遺
胡先生大壯別見五峯學案補遺
文惠楊先生長孺別見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府簿周先生元卿別見范許諸儒學案補遺
正字劉先生起晦詳見艾軒學案
葉先生任道別見木鍾學案補遺
杜先生貫道別見南湖學案補遺
文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文定吳畏齋先生獵
忠肅趙先生方
忠文周先生端朝
薌定夫先生佐並詳嶽麓諸儒學案
知州李先生修己別見梭山復齋學案補遺
教授潘先生景憲
康先生文虎並詳麗澤諸儒學案
提轄鞏栗齋先生豐
林先生喜
著作許先生文蔚
潘先生景良
郭先生津並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文肅曹先生叔遠詳見止齋學案
縣宰朱先生魯叔別見清江學案補遺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詳廣平定川學案
符先生初
縣令俞先生廷椿
提舉潘先生友文並詳槐堂諸儒學案
鄉舉陳先生思謙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先生伯熊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范先生益之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通判劉先生堯夫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石氏門人

趙先生綱父起

趙先生口合傳

趙綱號湘泉先生弟口號恬軒先生尤溪人父石門居士起初朱吏部尉尤溪文公生于尉廨後克齋石公出執宰舉爲傳心閣以祠周程文公記焉石門于是時已知所宗師矣至先生兄弟白首固窮守師說不畔時號尤溪二趙一出一處處者遜

劉後村題跋云尤溪二趙劉後村集

世無悶終其身不敢琴張曾晳之流也出者難進易退終其身不屈柳下惠少連之所愧也

孫氏家學

判軍孫先生廟時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辛氏門人

忠肅趙先生方詳見撫盧諸儒學案

縣尉謝先生徽明

謝徽明弋陽人疊山伯父也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先生出戰死二子趨進抱

父屍亦死人物志

梓材謹案謝疊山爲稼軒先生墓記云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蓋即先生

葉氏門人

侍講翁丹山先生合傳見九峯學案補遺

項氏門人

學士鄭先生克寬

鄭克寬字伯厚遂安人遊松陽判庠就項平甫得聞朱子之學由進士授嚴陵郡博士積階至朝議大夫學士括蒼彙記

吳氏家學

提舉吳先生泰伯見蘭澤諸儒學案補遺

吳氏門人

忠簡陳先生庸

陳庸字時中仙居人紹興進士終江西提點刑獄以廉介稱解組歸惟圖書數卷而已卒謚忠簡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嘗作檢正清和堂記見黃仁卿書云臨利向時不暇整頓初出關時陳時中相訪於浙江嘗說此利害甚詳云

柯氏門人

戴先生口
陳先生口合傳

戴陳二生者柯國材之徒也朱子答國材書謂其趣向文辭皆可觀固知其所自矣有友如此足以輔仁敢以爲足下賀而僕亦將有賴焉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朱子集中有答戴適書有熹來此得足下於眾人之中云云恐即二生之一也姑識以俟考

陳氏家學

陳先生枅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李氏家學

李先生燔

李燔字仲承吉水人金溪丞永魚之子力學自奮試禮部發策論風俗之弊謂天下之患莫大于上作而下不應尤莫大于下不應而上輒止雜引經傳指授明切面主之以孟子禮忠仁三自反之說同試者異之口傳以事使以文行表率

熟榜既揭不中又相傳稱屈先生既不偶漸不喜爲文務涵蓄專爲已學釐郁六經以爲語孟者經之門也爲之訓解成編發指聖祕辭理淵微一時之俊如蕭伯和

王才臣與其族子天麟往來質辨以先生爲宗推爲鄉先生淳熙丁未以累舉試集英謂武岡縣主簿再調饒縣終官歸而卒吉水尹楊簡嘗以書幣迎致縣齋使其子受學而身自友之云楊誠齋集

吳氏家學

吳先生雅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朱氏家學

知府朱先生之源詳見清江學案

宋先生之潤

朱先生之汪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晦翁私淑

補正蕭吳先生柔勝

附錄

邏國子正于生徒中得潘時舉屈喬年白于長擢爲職事使以文行表率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詳見艮齋學案

庫使袁先生許

袁許字嘉言上虞人以薦授承議郎始學鄉都察司官之訓解成編發指聖祕辭理淵微一時之俊如蕭伯和

值歲歉遵朱子社倉法行之人賴以全活紹興簽判王十朋薦陞國子書庫大使上虞縣志

文節倪齋先生思詳見橫浦學案

縣令董尚隱先生煟別見龜山學案補遺

州守馬得齋先生壬仲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彭先生興宗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知軍曹先生集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知府留先生恭

留恭字伯禮永春人正長子通判廣州秩滿知南康軍

其政以朱文公爲法提舉浙西常平境內大饑悉力振恤全活數十萬人知紹興府鑄租省役罷遊宴絕饋遺杜請謁號稱循吏知廣東以直徽猷閣奉祠起建寧府卒贈祕閣修撰永春縣志

文清劉漫塘先生宰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杜先生杲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以父蔭補官江淮帥李珏羅致幕下提偏師援滁州後累有戰功官至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卒贈開府先生淹貫經史善草書爲文麗密清嚴

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閒無悖謀無左晝皆得于四書劉後村集

附錄

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爲三郡謁程淳公祠總所卽南軒權酒口公曰此張宣公講學地也陳像設撥祀田焉置賈士莊鬻民租二萬八千石

尙書趙虛齋先生以夫附子時奚

趙以夫字用父魏王之後由鄞避地長樂父少保彥括官止尙書郎將終顧曰吾雖貧有善利書遺汝先生方九歲泣從遺言勵志苦學門蔭調諸暨尉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陞辭力攻和議俄陞副使將召歸郡人乞留詔因任之太常少卿召改樞密都承旨知建寧府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其自四明歸益專精講學率對卷至夜分諸經箋註始有端緒除刑部侍郎薦趙汝騰劉克莊湯中黃自然鄭逢辰楊棟宋慈包恢許致祥姚希得又薦林公遇乞賜逸民處士之號上嘉納累改權刑部尙書引對緝熙殿論弭變定儲甚切時大旱江湖俱涸先生言湯以六事自責陛下自省于此六事有耶無耶

因及所進易通翌日御筆令投進俄兼侍讀兼修玉牒
賜之用易堂虛齋東平藝文世家十一大字兼權吏部
尚書兼檢正除刑部尚書手鈔無逸立政講義以規切
任事者改禮部尚書除吏部尚書侍講讀易通終篇再
進義例卦論圖說凡三十册降詔褒美進光寧二朝寶
訓上曰此書皆卿力嘗進家人卦疏義指宮媼官人進
離節二卦疏義攻聚斂之臣除端明殿學士丐去知西
外宗正事凡三年復學職生員額同姓益勤于學召除
禮部尚書卒于里第年六十八子時奚宣教郎力學工

詞翰由籍田令乞祠歸養先生有易通詩書傳莊子解
奏議進故事易疏義雜著各若干卷晚于詩書尤深劉後

村集

雲濠謹案先生嘗倣朱文公辨孔安國
書蕭本旨見林耕叟序拙齋書集解後

附錄

劉後村祭文曰凡今公卿貴則捐書公老愈勤甚于癉
儒易通一書開闢未有不知公者曰異洛叟既徹乙覽
默契宸衷此于伊川未嘗不同
林竹溪挽趙虛齋詩曰奧學深功在易通御題褒句聖
恩隆成書自講前無例異論難齊久始公辭有所之端
可據爻無不變論尤工皐比定集諸仙聽獨惜丁寬道
不通
胡庭芳曰虛齋易通六卷或問類例圖象四卷其易大
概論九六七八變與不變或靜吉動凶則不用動吉靜
凶則不處動靜皆吉隨遇皆可動靜皆凶無所逃于天
地間此聖人所以樂天知命不憂也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提要於易通引趙汝騰庸齋
集歙趙以夫不當爲史館修撰奏劄與何喬遠閩
書謂是書實出黃績參定故以爲績代筆又言其
於聖人作易之旨可謂深切著明至其眞出於誰
手則傳疑可矣

張墨莊先生泳
張泳字潛夫福安人早志濂洛之學家居教授慶元中
僞學禁興大比試天下之言性論有司讀其文驚喜爲
壓場策問僞學先生抵排異學力主朱子之傳學者稱
墨莊先生著有禮記遺說左氏纂類會粹古今事類二
百卷集關洛諸儒語爲傳心直指十卷一得錄四愚齋
類稿道南源委
文曛林寒齋先生公遇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經略林先生行知

林行知字子大福清人兵部侍郎簡肅公栗仲子少爲學專苦父任爲承務郎監德清縣戶部犒賞庫有能聲歷知漢州郡大治以內艱歸終制復畀右符留爲司農丞時朝廷出新楮易舊民旋疑惑先生被選行江浙州未嘗譴一吏罪一民而民閒帖然順令薦無錫宰鄭之楊等十人于朝知泉州道改提舉湖南常平茶鹽新化峒豪奉姓者數負固犯法先生察其人頗知書呼至送石鼓書院奉悔前非遵撫掠復遣歸峒口提點刑獄改除轉運判官以度支郎官召未至除直祕閣知廣州廣東經略行至臨漳拜疏乞閒主管沖祐觀明道宮積階至朝散大夫卒所著有奏議史評通鑑綱條雜著藏于家嘗示劉後村以所箋詩數則多與朱氏本義同後村曰公亦宗考亭乎先生曰朱公經學妙聖人不能易也況學者乎後村曰公不以家學掩師說私隙廣公論足以知公之賢也劉後村集

宣教周先生明仲

周明仲字居晦建陽人好讀書有志當世官宣教郎淳熙甲辰常平使者宋若水知其賢以魏掞之所立建陽長灘社倉事屬之先生力爲振葺兼朱子夏貸冬斂收息之法行之三年什一之收歲以益廣朱子爲作記稱之閩書

文靖張先生虙別見慈湖學案補遺

周先生耜

周耜字植叟星子人性沈靜博雅好古有詩名常侍父官襄陽帥臣張杓一見奇之待以殊禮晚集文公語錄以詔後學江東繡使禮聘爲白鹿洞主其講學至老不倦云人物志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作周秬

滝貫經史諸子百氏之書

知軍錢先生聞詩附陳洽朱端章黃桂

錢聞詩字子言吳都人淳熙辛丑代文公知南康軍有興建之功又陳洽知南康軍興學勸農建白鹿洞書院友善堂立天下名山大川橋亭朱端章淳熙癸卯知南康軍置洞學田七百餘畝以贍四方之來學者黃桂嘉定辛巳知南康軍置西源莊以爲洞學田白鹿洞志

郝先生傑

郝僎字元英徧松人南渡後江北多警先生奉檄從軍不得志聞朱子在松急歸求見遇于新安嶺上欽然心折遂私淑于門人受學書策百篇惜年未三十卒（安慶府志）

林艾隱先生守道

林守道字守一閩人號艾隱先生自孩提已巍然不羣恥與羣兒弄十歲失怙特卓有大志刻苦讀書蚤工詩賦年十五即歎曰破碎非吾學也改學經又歎曰破碎非吾學也改學經又歎曰破碎非吾學也改學經又

凡惻然有觸于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存其在心之天永永弗替天命在我矣

及嵩之罷相眾皆交論其非上因思先生先見親賜御札謂其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縣令謝恕齋先生升賢詳見北溪學案

縣令許先生巨川

許巨川字東甫溫陵人嘉定進士其學得伊洛紫陽之傳初董教廣庠篤志訓誨學者有所矜式人多感之終

東莞令姓譜

附錄

爲東莞令首謁學以禮殿堂廡陋出朱橐十萬繕葺邑務雖繁必與諸生講解以勵術業復立小學以訓童蒙且撫摩愷悌殿中書劉克莊時爲計使閱其斷訟以爲仁至義盡

參議陳高齋先生舜申 附子德一

陳舜申字宗謨連江人淳熙進士歷知漳浦縣有惠政入爲著作郎輪對切直稱旨會有忌者出管武夷沖祐觀起參議淮閫未赴卒著易鑑四書解審是集兵書訂解南唐餘事高齋文集子德一字長明紹熙進士官終朝請郎知宣州卒之日囊無餘貲所著有易傳發微橫州文集諸子總解數百卷兄弟四人累世同爨推德門云道南源委

參政應真芷先生繇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趙先生飛鳳

景先生元一合傳

陳先生敬合傳

趙飛鳳景元一陳敬皆蜀人晦翁爲社倉人以爲便淳熙中頒之天下于是趙飛鳳兄弟行之龍多景元一等行之巴川陳敬等行之巴嶽之下全蜀藝文志

布衣黃先生仲炎

黃仲炎字若晦永嘉人著有春秋通說十三卷李鳴復奏舉狀云伏見溫州布衣黃某折衷是非事爲之說證以後代鑒戒昭然言古驗今切于治道如謂經有教戒不爲虛設只杜僭擬尤爲潛心經義考春秋通說自序

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爲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爲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爵位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于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謂明經者不勝眾多然大抵爭辨于褒貶之異究詰于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于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于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春秋通說提要云書成於紹定三年其奏進則在端平三年大旨謂直書事蹟義理自明於古來經師相傳王不稱天桓不稱王之類一切闕之案朱子語錄云聖人據實而書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辭閒求褒貶所在竊恐未然潢氏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論蓋本於是何夢申作呂大圭春秋者幾百家大抵以褒貶賞罰爲主惟或問本朱子而盡斥之不知黃氏已先發之矣又云如謂季友爲巨姦竊交宮闈則成風私事傳有明文詞義嚴正足以爲千古之大防其論胡氏之書曰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也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僭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偏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尊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爲者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魯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立義明白正大深得聖人之意蓋迥非胡氏所及也

知軍馮先生去疾

馮去疾都昌人理宗時知興國軍刻定本四書于滄浪亭號興國本

姓譜

雲濠謹案袁蒙齋集黃州重建學記爲先生作時爲齊安郡博士又案虞道園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云常平使者都昌馮公去疾創湖爲堂率學者以從學乎爲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焉時聘程徽庵爲山長互見雙峯學案

編修胡先生升

胡升字潛夫婺源人淳祐庚戌以布衣領薦壬子登進士第授國史編修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四書增釋經義考云未見

朝散朱魯齋先生申

朱申新安人官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淳祐十一年爲李心傳序道命錄道命錄序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周禮句解十二卷提要又引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繼顯宋太學生以爲不知此書誰所著也又四庫存目春秋左傳句解三十五卷提要言是書惟解左傳不參以經文蓋猶用杜預以前之本其一事而始末別見者各附注本文之下端委亦詳惟傳文頗有刪節是其所短又孝經句解一卷提要言卷首題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解而書中以今文章次標列其間字句又不從朱子刊誤本亦殊糅雜無緒顧梓材又案四書通義引用姓氏有朱申其書猶稱晦庵定本則爲新安鄉後學可知也字周翰號魯齋著四書節解蓋卽先生

總領韓先生補

侍郎韓先生祥合傳

韓補字復善玉山人與兄祥同登嘉定癸未進士知徽州爲政廉明尋除淮西總領遣使南邦還對稱旨在朝疏奏以切直忤時宰出知太平治尚清靜民皆安之祥字履善好學嗜文累官吏部侍郎兄弟皆宗程朱之學世稱二韓理宗御書翕和堂以榮之人物志

雲濠謹案袁清容誌韓夫人墓云中原韓有二族居會稽者爲安陽居廣信者爲潁川龍圖閣學士無咎公師表一世其子仲正克紹家學擢紳號二韓父子而廣信別出一族曰侍郎公祥字履善常卿公補字復善嘉熙中士類稱爲二韓所謂韓夫人蓋二韓親弟大夫歷之女也

隱君尹先生起莘

尹起莘字耕道遂昌人隱居不仕學問該洽嘗著資治通鑑綱目發明五十卷行世明一統志

雲濠謹案括蒼彙記言魏鶴山了翁稱先生深得文公之意

黃先生大受

黃大受字德容自號露香居士南豐石門人傳朱子之學仕于鄱蓄政聲嘉定閒以詩雄于江右有露香拾稿南宋文範著作考

堂長魏先生子開

魏子開白鹿書院堂長袁蒙齋問匡廬善士于湯仲能以先生對袁蒙齋集

吳先生厚

吳厚休寧人通判邕州儆之子 雲濠案像號竹洲程卓敎郡簽判高郵坼堰堋先生未知爲誰之改名私淑朱子之說精于性理之學爲行狀云男四人藏宣隱居不仕 姓譜

安撫胡先生仲雲 附師蔡適

胡先生仲霖 合傳

胡仲雲字從甫高安人入太學率諸生伏闕上書論罷京尹余晦蔡適爲祭酒先生與弟仲霖師之盡得朱子之學寶祐登進士以江萬里薦除太學正既而家居起爲國子監簿攝吏部左侍郎又攝尚書右司黜爲浙東提刑兼權紹興安撫 端州府志

陳先生紱 附師林邑

陳紱字若晦長樂人其母玉堂林卿邑之女兄也先生未冠而孤受學于舅氏撫寶慶丙戌第年四十六矣調興國尉泰寧簿家棲遲十年始爲韶州司戶兼法曹掾

以廉平稱擢仁化樂昌二邑在樂昌祠濂溪程朱于學士經指授後多策名知惠安縣其治以撫循安靜爲主感微疾預爲遺令勉子孫以學發身以儉持家卒年七十二秩奉議郎 劉後村集

判使陳菊莊先生宗仁

陳宗仁字元善號菊莊明州人幼習經學私淑考亭得其眞傳登紹定己丑進士由縣尹擢祕書監繼擢參謀孟珙軍事珙薦于朝命爲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教以孝弟忠信在郡六年民愛如父母以時政日非屢疏陳

諫不報遂乞歸咸淳四年卒 甬上耆舊詩傳

知州諸葛先生泰

諸葛泰字安之黃巖人端平二年進士知平陽州早聞紫陽之學潛心聖經有四書解朱子入性理大全 台州府志

金先生彌高 別見伊川學案補遺

陳先生應隆

陳應隆著四書輯語四十卷 宋志

梓材謹案先生之名或作應龍經義考引張氏云集中多宋宋儒語錄余先生文起 別見南軒學案補遺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有傳四庫書目本永樂大典著錄庸齋集六卷提要言永樂大典各韻中收入其文有題庸齋蓮菜閣葉霞洲集者有題庸齋集者又稱其生朱子之鄉故沿溯救施行遂為之格是其氣節嶽嶽眞不愧朱子之徒非假借門牆者可比云

雲濠謹案劉後村為顧貢士詩傳演說后敘云近世趙南塘談經多與先儒異同惟詩不能廢鄭氏朱氏之說又附識云往年趙庸齋有盛名高自標致士及門者尊崇之過於顏孟皆曰仲尼復出庸齋謂先生南塘則履常名汝談朱子門人也

夏至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庸齋遺文

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遂尊敬之五峯氏最擯抑之二說交馳學者幽冥而罔知所從嘗平心思之周禮冡周公書漢書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本未能為成書在後世不得為全書此予乃深致其惋惜嗟歎之意何以的知為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自冢宰至司空雖不係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為周公書然向使周公得輔成王于洛邑推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閒文理密察之際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為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邑未及遷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也從周之歎發于閒居使得遂其為東周之志六典必見于推行討論潤色益至于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作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歎方形而天復不愁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為甚漢武帝時河閒獻王始得周官于民閒比詩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歎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于掇拾灰燼之餘安得句為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

之存于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之既未爲成書後之又不得爲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下抱不得見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盡歸咎于劉歆以爲勦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王次點周禮訂義後序

附錄

林竹溪挽趙庸齋詩曰金章雖貴豈公榮一點孤忠百世名字字清吟如太白篇篇奏疏似更生士緣氣類歸宗主身爲朝廷作重輕當世其傳書幾種最初曾見易之往復辨論下至郡諸生日講說鑿鑿然理本之言豈操觚弄翰者所能窺也

徐先生口

徐口臨川老儒也著有大學解義一篇謝疊山跋之曰朱文公平生精神志願悉在四書後進剽竊緒餘高可以取卿相下亦投合有司而掇巍科天下家藏其書人遵其道與六經論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者尚未致行之者尚未力四書何負人人負四書亦多矣是編初意豈欲發朱文公言意所未盡者耶抑尊信文公之學誠求實踐自不能已于言者耶謝疊山集

湘泉家學

教授趙先生阜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謝氏家學

忠節謝疊山先生枋得詳見存齋晦翁息庵學案

項氏私淑

通判盛先生夬

盛夬金華人遍經學多本項安世氏丞相王爚薦爲太學博士後通判慶元滿容居士集

勝之門人

教授潘先生時舉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呂先生喬年 詳見東萊學案

虛齋門人

山長鄭先生與言

鄭與言莆人受趙虛齋易學得要旨爲服緦誄之甚哀嘗爲山長其卒也劉後村祭之云嗚呼華胄遙遙人物所萃君子其閒尤其茂異志嶽前修口銜清讌王咸守關郇鼇吳市戶外屨滿城中紙貴遂矜聲名頗自標置

又云嘗約西澗薦君不遂去之數年陟岵終制索長安米執相君贄仰問大鈞俯就近次大成精舍講學于此淑矜佩徒飽鹽昧不知何恙遽爾委蛻又云悲夫飛箝之謀圖南之志翻瀾之舌凌雲之氣竟何爲哉而不一試吾爲通德惜此才子又爲虛齋惜此高築 劉後村集

雲濠謹案後村序盧蒘往莊子內篇云太常博士鄭君彝叟道蒲爲予言盧齋方爲諸經作傳云云彝叟未知卽先生否

林氏家學

制幹林先生桂發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吳氏家學

吳蘭皐先生錫疇 詳見雙峯學案

胡氏家學

胡先生希是

胡希是仲雲之子元革命家居著述所著有洪範考訂大學稽疑太極圖說 姓譜 梓材謹案江西通志云字則翁高要人通諸經方嚴有守一介不苟取予

庸齋門人

顧先生文英

顧文英貢士嘗學于趙庸齋著有詩傳演說柳氏國語辨非各二十卷劉後村爲之后敘云詩傳大略如鄭夾漈國語辨非之書是邱明而非子厚亦與世之臆聲接響者絕異 劉後村集

朱學續傳

李先生幼武

李幼武字士英廬陵人名臣言行錄續集別集外集皆所補編其序蓋理宗時所作外集所錄皆道學宗派則亦講學家矣 四庫書目提要

府卿蔡先生節

蔡節永嘉人著論語集說十三卷淳祐五年進表稱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右承旨是時朱子之說已行故大旨率從集註云（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先生爲府卿時薦蔡久軒於朝）

附錄

姜文龍跋論語集說曰晦庵先生嘗語門人曰看集註熟了更看集義方始無疑又曰不看集義終是不洽永嘉蔡先生集說之作自集義中來本之明道伊川二先生參以晦庵或問而于晦庵南軒先生尤得其骨髓是書也說雖博而所會者約文雖約而所該者博大有益于後學

少保楊平舟先生棟

軍監李梅外先生春叟（並見濂溪學案補遺）

補

御史俞默翁先生浙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六經奧論易書詩禮記春秋也紹興府志載先生自號致曲老人）

附錄

宋潛溪序先生杜詩舉隅曰予閱古之人注書往往託之以見賢相遜而離騷解權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于斯先生閒處已未進士出典方州入司六察其冰蘗之操諫直之風凜然聞于朝著不幸宋社已屋襲冏于幾山滕水之閒無以寄其罔極之思其意以爲思君之言隨寓而發者唯于美之詩則然于是假之以攄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

隱君陳先生中立（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堂長江約齋先生克明（別見象山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布衣方淙山先生實孫

方實孫字端卿嘗以所著易說上于朝以布衣入史局時相以其累上書言欲令免省奉對遽以風聞報罷浩然而歸劉後村集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淙山讀周易記二十卷四庫總目提要云其書取朱子卦變圖別爲易卦變合圖以補易學啓蒙所未備其說多主於爻象不設空談自序有曰易者道也象數也言道則象數在其中矣道果有耶繫辭曰易有太極是道自無而有也其撰隨上六爻王用亨於西山升六四爻王用亨於岐山明夷彖文王以之革彖湯武以之證爻象非文王作自爲確據其撰大有九三爻公用亨於天子解上六爻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小過六五

爻公弋取彼在穴證爻辭非周公作則必不然說易者本不云公周公也然其大旨則較諸家爲淳實矣

教諭吳先生雲龍

吳雲龍字叔霖歙縣人器局爽曠篤好程朱之學屢中鄉選任本縣學諭以詩名于時歙縣志

鄉貢張先生雄飛

張雄飛字宏甫歙縣人嘉熙中鄉貢絕意應舉教授子弟作家訓謂立身自名節始名節自孝弟始卒之日遺命勿用浮屠門人私謚曰明善先生徽州府志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幼孤執喪過哀

郡新創紫陽書院成堂長舉請月一謁祠初致餽答曰謁祠尊師也干祿非也卻之

書記時所性先生少章　詳見鄱陽澤諸儒學案

知軍劉先生傳漢

劉傳漢口口人咸淳閒知南康軍首行淳熙荒政捐已俸以賑貧節用買田置憩民倉撥廢寺田穀助星子月解軍糧創白鹿洞貢士莊修流渐橋愛民重士興利補弊善政爲多　姓補

吳先生克齋

吳克齋先生眞子

吳眞子著有四書集成　經義考　梓材謹案先生號克齋見四書釋所引姓氏

黎先生靖德

黎靖德導江人咸淳庚午編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目錄後記有曰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聖人法語是孔門所記猶可疑而況後之書乎觀其所言則今他書聞傳朱子之語而不見于語類者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由先生之刪削云　四庫書目提要

吳先生觀萬

吳觀萬字亨禧休寧人篤尚朱子之學著潮說夏小正辨闕月定四時成歲講義皆擴前人所未發　安徽通志

丞相陸先生秀夫　附師孟口

陸秀夫字君實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人孟先生學孟之徒恆百餘獨指先生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銀淮南聞其名辟之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先

生才思清麗一時文人莫能及之性沈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亥騶先生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閒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先生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溫州先生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屬井澳風王以驚疾徂羣臣皆欲散去先生曰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眾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先生爲左丞相與世傑共政時世傑駐兵厓山先生外禦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恩遇流離中猶日嘗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先生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先生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宋史

君實遺文

孝經一書古文不可得而考見矣所可考者漢藝文志顏氏劉氏司馬氏編次之文而已要之皆古文之舊也秀夫幼而讀之莫覺其非長而疑焉涉獵載籍罔非是是莫敢有所與既入仕濫次西藏勾當得朱元晦刊誤一編而玩味之夫然後心目之開朗欣然若有所得于是在館諸同志因元晦之議從而刪削次第之然不敢以粟絲己意妄有所參涉于其閒以得罪于先正庶幾是經燦然可復而元晦刊正之功不泯聖世以孝治天下之化或不能無少助云孝經刊誤後序

竊嘗稽之周官里有市市有候館館有積嗟夫此王者之政也晉文公業大諸侯之館猶汲汲焉繕修是務褒城驛甲天下才幾何時庭除蕪堂廡殘過者太息今州縣皆驛也夫以古人則視館如廢後世則視州縣如驛蓋學之不講而更道之衰也丹陽館記

附錄

仇山村挽之曰乾坤那可問至痛老臣心甘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忠魂隨上下義骨肯浮沈草木長淮淚秋

風起莫陰

龔聖予爲君實傳曰昔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請曰繭絲乎保障乎曰保障哉尹鐸結民心堅壁壘以備其入也及襄子爲智伯所攻卒以晉陽獲濟自甲戌大敵渡江東南如晉陽可走者何所再造而亡幾及五年竟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使其民效死勿去惟有遑遑遷轉而已國之亡固有天數抑亦人事有不至歟而吾君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烏乎悲夫天耶人耶

文學鮑魯齋先生雲龍　附師閔厚甫

鮑雲龍字景翔號魯齋歙人嗜書至忘寢食長博通經史易學尤精從師閔厚甫試郡庠踰年當升乞讓其師博士嘉之遂兩升焉後居鄉教授生徒潛心理學有天不少耳

未易言也然刊本太半矣何以救之佳處極多疵處亦

附錄

方桐江與曹宏齋書曰鮑魯齋于宏齋必深相知契爲天原發微二十五篇恨其讀書未博濂邵二程朱子之書固已盡見如素問五運六氣不必引景祐新事法四遊升降之說曷欲取之天類以五六爲中書所謂五六日至旬日亦引用則穿鑿矣伏羲恐後世錮于有孔子恐後世涉于無某謂二聖人初無此心時文說話不可苟且立論某爲序直說舊說太謬今改之或相聚爲某一言刊本之文流布宇內商確性理天之本與天之末

梓材謹案虛谷嘗爲天原發微序又爲後序而魯齋已卒矣

掌教吳默堂先生霞舉

吳霞舉字孟陽歙人宋迪功郎編國史院實錄龍翰之子先生性孝友嘗領歙邑教事所著有易管見筮易玄潛虛圖說又有文公喪禮考異曹經稱爲紫陽功臣

江南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默堂見新安文獻志易管見六十卷筮易七卷太玄潛虛圖說十卷又案歙縣志

載其師吳玉齋領邑教事十餘年撰經析
理迴絕前賢事後母盡敬居鄉好施與云

羅默耕先生璧

羅璧字子蒼自號默耕新安人著有識遺十卷觀其謂
宋代文章多粹自伊洛發明孔孟便覺歐蘇氣象不長
又謂夫子之道至晦翁集大成諸家經解自晦翁斷定
然後一出于正蓋傳朱子之學者也四庫書目提要

羅氏經說

梓材謹案四庫提要又謂識遺成書在朱亡以後則先生朱季人也至元猶在考元史別有羅璧字仲玉鎮江人從朱禩孫入蜀仕至都水監

六經皆根人事而作周易善吉凶悔吝之理春秋錄是非善惡之迹毛詩載政教美刺之分尚書陳唐虞三代之治禮記威儀之詳備周禮制度之纖悉論語立身行己之大防孟子發明王道之極致無有空言者

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子夏毛萇而書金縢云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為風雅頌說者謂始于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吳季札聘魯魯太師已為札歌風歌雅歌頌矣魯頌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史記徵

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別也

禮記古今議其雜周禮則劉歆列上之時包周孟子張林碩已不信為周公書迄代司馬溫公胡致堂胡五峯蘇潁濱晁說之洪容齋直謂作于劉歆蓋歆佐王莽書與莽苛碎之政相表裏且漢儒林傳敘諸經皆有傳授禮獨無之或者見其詳密謂聖人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遺不知孔子于禮多從周使周公禮書如此精詳當不切切于杞宋求夏商遺禮與夫逆為從周損益之辭又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獨不能措一辭于周禮即孟子時周室猶存班爵之制已云不聞其詳而謂秦火之後乃周禮燦然完備如此耶兼其中言建國之制與書洛誥召誥異言封國之制與書武成及孟子異設官之制與書周官六典異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豈有言之與行自相矛盾乎

教授魏石川先生新之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進士張粵溪先生鎮孫父翔泰附門人王元甲

張鎮孫字鼎卿號粵溪南海人父翔泰字南仲抗志高邁肆力詩酒著有詩文集詩易疏解諸書先生八歲就

外傳一目成誦十二讀破萬卷有神童稱十五遂冠諸生咸淳庚午鄉試第五人聯捷進士死節後門人王元行錄行世張氏譜

梓材謹案廣州黃志載景炎元年詔以先生爲龍圖閣待制廣東制置使兼經略安撫使委以軍事云

舍人何先生逢原

何逢原字文瀾分水人咸淳中累官中書舍人嘗因輪對陳時政十事言甚剴切已而知時事不可爲遂引疾去至元中御史陳文海薦之朝授福建儒學提舉辭不赴卒于家先生專究經史旁通陰陽星曆醫藥之書至于佛老之說亦必辨其所以背于吾儒者所著有易詩書通旨四書解說玉華集若干卷藏于家兩浙名賢錄

補州判熊天慵先生朋來

雲濠謹案先生學者稱天慵先生所著有小學書標註有琴譜有文集三十卷四庫全書著錄先生五經說七卷提要云熊氏之學恪守宋人故易亦言先天後天河圖洛書亦言拱範錯簡詩不主小序著狄亦不主三傳蓋當時老師宿儒相傳如是門戶所限弗敢尺寸踰也又稱其書發明義理論頗醇正於禮經尤疏證明白在宋學之中亦可謂切實不支矣

梓材謹案王阮亭居易錄稱舍人大木言在祕府見豫章先生熊朋來集舊刻極完好又言儀從葉侍郎訒菴鈔得豫章集七卷似非全書云

天慵經說

儀禮名爲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乃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乃少牢之下篇也

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恆言之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卽記矣士昏禮以後卽記矣鄉飲酒禮自記鄉朝服而謀賓介以後卽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以後卽記矣燕禮自記朝服于寢以後卽記矣覲禮自記凡侯于東箱以後卽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卽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卽記矣士喪禮自記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卽士喪之記也既夕則啓之昕以後卽既夕之記也喪服每章有子夏傳而記公子爲其母以後又別爲喪服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大小戴固多格言而訛口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之稍完者

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廬存者後之君子有志于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

士昏禮婦乘以几姆加景中庸云尙絅詩云衣錦尙褧尙卽加之謂也景卽褧絅音訛也注謂爲行道禦塵則此當作褧

古人無受拜之禮惟國君于其士不必答拜于他邦之士亦答拜昏禮婦見舅答拜冠禮子見母拜之

附錄

咸淳末發判寶慶府與摯賢講論禮樂無虛日

再注福清州判官致仕自號彭蠡釣徒日鼓瑟以自怡遠近來學益眾

每歎詩樂無傳倣朱子所得趙彥肅家二十四譜增二十詩俾皆可歌且謂朱子雖疑古樂必非一聲協一字而猶存此珊見聲歌之彷彿然今之音調縱不如古不猶愈于近世操弄詞曲爲樂哉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先生瑟譜六卷提要稱是書大旨以爲在禮堂上俏歌惟瑟而已他絃莫俏爲古人所最重自瑟敎廢而歌詩者莫爲之譜既作瑟賦二篇發明其理復援據古義參以新意定爲一編云

補

隱君俞石澗先生琰

雲濠謹案姑蘇志載先生以義理之學淑諸人於書無不讀元貞閒卒年七十餘吳中人物志言先生隱林屋山授遍州學錄不赴後得異人金液還丹之祕注魏伯陽參同契發揮三卷陰符經解一卷易外別傳一以吾儒性命之學推陰陽消息之理云

附錄

顏堯煥序周易集說曰後世談易者何啻數百家邵子以數程子以理其後朱子以占三子之說易可謂至矣石澗家傳易學潛心于此三十餘年作集說主之以朱

子本義而邵子之數程子之理一以貫之其辭簡而嚴明而理將以擴三子之蘊開後學之蒙有功于易學多矣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提要著錄先生周易集說四十卷稱內府藏本提要云初貢諸家之說爲大易會要一百三十卷後乃掇其精華以著是編始於至元甲申至大辛亥凡四易稿其初主程朱之說後乃於程朱之外自出新義又著錄讀易舉要四卷則永樂大典本也提要云考朱之集說以朱子爲宗而此書論剛柔往來則以兩卦反對見義例以泰否二卦參辭較朱子卦變之說更近自然其易圖多本邵子而此書論象數之學則駁張行成以元亨利貞爲周易起數於四之證蓋不爲苟同者至於旦畫謂積乾坤屯蒙需訟之策至於師豐以處州麗水主簿受而不赴自是絕意于仕進徙居宜與所撰集說並行也

數故云天地革而四時成蓋居六十而甲子一周易之意琰願取之則珠非本旨然琰於易苦思力索積平生之力爲之意所獨契亦往往超出前人

山長任松鄉先生士林 詳見潛庵學案

徵君嚴先生斗嚴 附師嚴滄浪

嚴斗嚴者邵武人也爲邑儒先至元季年有詔徵之不起黃提舉清老師事之先生曰吾昔受學于嚴滄浪今得子相從吾無恨矣清老自是于六經四書之旨悅若有得云 蘇滋溪文集

鎏濠謹案嚴滄浪名羽萬姓統譜云字丹邱邵武人有才名議論深到自號滄浪逋客與次山仁少雪參齊名世號三嚴云

學士鄭先生滁孫 別見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王先生桂

王桂字仲芳月溪其自號也其先汴人五世祖避地南來家于婺之東陽父沂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場先生本宗氏曾祖母令人之從孫也爲文林後以恩補將仕郎自少親炙諸老而刻意于學入元行省承制署以處州麗水主簿受而不赴自是絕意于仕進徙居

別室開門授徒重紀至元之五年卒年八十有八有四書訓詁十卷詩文雜稿十卷隨筆一卷黃晉卿潛其墳 黃文獻集

隱君劉水窗先生友益

劉友益永新人宋亡卜築萬山閒杜門讀書不與世接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研精覃思歷三十年而後成揭傒斯稱之曰百世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 姓譜

附錄

先生清江公非先生九世孫居貧力學嘗備書于人以給膏火鈔綴講習凡經傳子史天文地志律曆象數靡不淹貫

爲人內剛木而外疏通練達世務世稱水窗先生八十五卒

隱君葉先生野舟

葉野舟者增城人宋元閒隱君子也博學窮經著有四書闕疑宋季有薦之爲學職固辭不就增城志

修撰潘介巖先生墀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賀先生成大

賀成大字季常爵里未詳著有古洪範一卷見永樂大典其自序以爲洪範自三八政以下紊亂無次因援朱子大學分經傳之例每疇以禹之言爲經以箕子之言爲傳云四庫全書存目提要

梓材謹案元胡一中定正洪範四庫提要亦言其欲仿朱子考定大學經傳之例強爲分別蓋不以二家爲然

教授李先生應龍

李應龍字玉林光澤人至元中薦爲白鹿洞書院山長及潼川路儒學教授俱不赴聞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春秋纂例經義考云佚

杜先生口

杜口魏人早年棄家從黃冠游呼通眞子利渡江見文公四書喟然歎曰此吾心經也道在是已自是日誦一書盡卷曰不足則夕繼之誦已輒焚香再拜卒以爲常至老不倦牆東類稿

默翁學侶

通判俞先生端

俞端字公美新昌人默翁之兄也文章高古眞西山奇其文曰此他日當諫選也與默翁齊名端平二年進士通判慶元性不芥蔕于仇怨摧抑困乏克謹厥身不失尺寸姓譜

良佐講友

王先生遲

王遲字仲澤以字行太原人興定二年進士調管州司候不就高庭玉節度武勝軍辟爲經歷官至權右司郎中天興元年出援武昌爲元兵所殺先生博通經史其

辨博爲李之純所稱天下談士三人之一也金文雅作者考

陸氏同調

學士劉先生鼎孫

劉鼎孫字伯鎭江陵人進士官翰林學士厓山破陸秀夫負王赴海死先生亦驅家屬幷輜重沈海不死被執拷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宋史

經歷倪先生大猷

倪大猷字嘉謨東陽人少時遊學維揚受知于陸秀夫薦爲行幄武庫經歷後帝舟奔廣致政東歸躬率男僕耕釣峴麓佳時吉日命觴賦詩淡如也繼聞臨安爲伯顏所下厓山爲阿里海平所破乃義經西向號泣再拜縞素終身每親友談及維揚事未嘗不流涕沾襟自媿不獲俱死厓山有負陸相知已爲恨也中行齋稿

鮑氏學侶

提舉鄭敬齋先生昭祖

鄭昭祖字孔明號敬齋歙縣人嘗官廣西道儒學副提舉鮑魯齋客于其家師友相得貢之書書方桐江集

雲溪謹案戴剡源作天原發微亦云鄉長者提學鄭君館畯之朝夕與共講學書成遂爲板傳之以成其勤名以慰其遺志

石澗講友

孟先生淳

孟淳俞玉吾之友也元貞丙申秋會玉吾于王氏書塾講坤之六二謂六二既中且正是以其德直方惟從乾陽之大不習坤陰之小故无不利又指示象傳剛柔上下言來不言往之微意則皆以兩卦相並而取其義云

大易會要序

王太古先生埜翁

王埜翁字太古婺源人工詞章晚嗜易先儒論易陽實陰虛先生注獨謂天氣運地形停陽虛陰實似以迹言自爲一家之說與當世無甚合者而堅執其說終身不變許月卿爲之序江浙省處以鎭江學正謂此職數十年亦不至執政棄弗顧而歸方桐江集

梓材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扁其室曰行易從學者甚眾又案胡允文定正洪範集說序稱甬東王太古所著易說問答之書以先生爲甬東人俟考

附錄

汪幼鳳曰王太古宋遺民隱居教授書無不讀必推本始尤潛心易學以其所自得之說述而集之見易篇極卦畫象數之所以然而皆本于河圖洛書自然之法象既即圖書而詳論人所以取則而置卦作範之故復改諸作先生以心爲明鏡毋自欺爲藥物畏敬恐懼克復省察爲工夫巍然負泰山北斗之望學者宗之稱爲西山先生括蒼談

梓材謹案松陽王氏得與晦翁劉語學者二人先生必其後也故曰夙承家學云

王氏續傳

王西山先生文煥

王文煥一名子敬字叔恭松陽人少負雅操夙承家學以胡元之亂不屑仕進遂取孔孟諸儒緒言研極精微著道學發明大學發明中庸孟子解及心鏡圖治心銘諸作先生以心爲明鏡毋自欺爲藥物畏敬恐懼克復省察爲工夫巍然負泰山北斗之望學者宗之稱爲西山先生括蒼談

梓材謹案松陽王氏得與晦翁劉語學者二人先生必其後也故曰夙承家學云

兪氏門人

縣令孫先生駪

孫駪寧德人少遊太學鏈戶讀書舉進士授浙江縣令將行猶造其師兪漸之廬而考業焉既老耽書不懈官多善政福寧府志

鮑氏門人

縣尹鄭貞白先生千齡

鄭千齡字耆卿雲溪案先生一名椿歙縣人幼從鮑先生雲龍游學知本原于孝弟尤篤長遊京師用薦者歷弦歌延陵

善化江篤四鎮巡檢陞淳安祁門兩縣尉以承事郎休
寧縣尹致仕在弦歌書堂日與諸生講誦其中
盜賊自息延陵有吳季子祠造祠下示以敬慕里俗爲
化攝祁門縣大修學校作興士類至順二年卒于杭年
六十七學者私字曰貞白先生師山
文集
附錄

七歲聞人講呂東萊春秋退卽能衍其說從父令君行
沙上仰視飛鴈卽問曰是何憑依耶

初欲與兄弟義居嫁娶喪祭各有儀式及志不得施則
與邑弟

悵然取田之磽瘠器之弊陋者退于偏而讓其正居

熊氏門人

隱君邱先生迪

邱迪字彥啓口口人幼孤侍舅孟潼游匡廬白鹿洞讀
書受朱天牖義理之學不求仕進退讓自持所著有玉
淵雜著等書姓譜

參政廉先生惇

廉惇江西行省參政熊天牖卒自初喪至葬親臨哀送
如弟子職遠近會葬千餘人吳文正集

梓材謹案虞道園爲天牖墓誌云太古與其門人
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傳
求銘則先生固自居及門故元史儒林熊朋來傳終
云廉希憲之子惇爲參知政事以師禮事朋來身稱
門人

進士曾先生翰

曾翰字仲巽豫章熊先生門人夢中爲之更名泰定甲
子進士第三人吳文正集

桂先生山 附師朋口

桂山天牖之徒也天牖杜門弦琴以糊資之角歌考槃
乃儒服來聽問從何來曰從胡先生來于是袖出律論
方册曰先生之書惟子其序之胡先生豫章人夙擢儒
科隱居彭蠡之濱四十年矣深于卦象聲韻非止算律
也天牖遺文

俞氏家學

俞先生仲溫

俞仲溫字子玉石澗先生子克承其志姑蘇志

梓材謹案先生跋其父易外別傳云先君子嘗遇
隱者以先天圖指示邵子瓌中之極言故是書所
著發明邵子之學爲多

知縣俞立庵先生貞木

俞貞木初名楨字貞木後以字行更字有立石澗先生之孫也自少篤志問學尤工古文詞元季不仕洪武初以薦授樂昌知縣改都昌後爲鄉人所誣先生爲人清苦敦行古道著有立庵集（姑蘇志）

嚴氏門人

提舉黃樵水先生清老

黃清老字子肅邵武人通經博史登泰定進士累官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出爲湖廣行省儒學提舉學者自遠從之號樵水先生著春秋經旨四書一貫數十卷其詩存者數十篇有盛唐之風（道南源委）

附錄

七歲學屬文鄉先生李玉林見之歎曰是可繼黃童矣

進三山書院山長弗就挾書入深山之中益究其所未至

朱學之餘

監簿胡先生子實

胡子實初名希孟字醇子永嘉人力學不怠于四書所得尤深鄭滁孫尹樂清創宗晦書院請主講席多士歸之咸淳末從班中援元祐陳師道例請子朝得旨授史館編校尋帶行國子監簿使明州卒著有講義孝經註（溫州舊志）習史嘗見

高竹澗先生天錫

高天錫號竹澗彭澤人宋季嚴禁道學考亭之學幾廢先生獨究心審華實辨理欲往來白鹿洞學者咸敬信之卒之日俄云我欲還造化舊物矣奄然而逝後祠鄉賢（九江府志）

鄉舉楊先生口龍

縣尉汪定齋先生一龍

汪一龍字遠翔休寧人宋咸淳進士調句容尉攝縣事歲大饑倣朱子南康遺規爲便民十條行之民賴殍殍淮閫李庭芝辟入幕京口瓜州不守奉母航海南歸宋亡不仕元至元中起教梁陽書院閫帥朱子之學人稱定

齋先生安徽通志

學正許先生豫立

許豫立徽州人前爲紫陽書院堂長至元十五年按察使者至謀諸總府以書院地與古郡學地兩易以溪山偉觀爲明明德堂而書其顏得鄉之名進士深于紫陽夫子之書者三人汪一龍舊涇爲之師先生爲學正元季遂不仕隱居力學萃朱子所定太極圖通書正蒙易學啓蒙家禮律呂新書皇極經世諸書兼加註釋目曰朱子成書吉安府志

江集

祕監吳義山先生聊

吳聊永新人宋末兵亂避仇轉徙山西改姓名張應珍自號義山先生示不忘其故土注周易宗程朱而不爲苟同元駙馬都尉高唐郡王闊里吉思嘗從之質疑焉爲刻其書于平陽路吉安府志

梓材謹案吉安府志附先生於宋遺民之列朱氏經義考據元祕書題名張應珍以至元三十年十二月由從事郎歷祕書監丞大德八年六月遷祕書少監九年十月乃更姓名吳聊以爲嘗仕於元諭世者明當知此也

隱君歐陽道江先生佖

歐陽佖字以大長樂人隱居著述動循禮法學者師焉

梓材案閻書云學者稱道江先生著有四書釋疑五經旨要性理學辨

蔣捷字勝欲陽羨人德祐進士元初遁迹不仕大德閒憲使薦其才卒不就平生著述一以義理爲主其小學詳斷發明旨趣尤多學者以其家竹山咸稱爲竹山先生

進士蔣竹山先生捷

鄉貢何志軒先生安子

姓譜

何安子字定夫自號志軒鄉貢進士程雪樓序其四書

後云能于朱子之說有所發明不阿隨又不詭異他日當與黃饒二先生之說並傳程雪樓集

縣尉胡梅巖先生汝嘉

胡汝嘉字濟鼎婺源人咸淳四年進士授湖口主簿改貴池尉元兵至境總制以城降微服脫歸或勸其仕作媒嫠問答詩以見志著有四書注諸書人稱梅巖先生安徽通志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謂其歸家以易教授鄉里有餘學齋易說

知事劉知非先生德智

劉德智字彥明歙縣人其父以張爲後于劉先生少知自厲于學好讀孫吳兵法旁究釋老方伎之書已乃大悟求之四書浩有所得選爲建德路儒學正歷官平江路總管府知事卒始字千里謂其取義之未廣也易其字晚又號知非子其詩文曰紫溪集 枫林制集

馬先生瑩

馬瑩字仲珍建德人尚書大同之七世從孫也精研經史旁通諸子百家下逮山經地志諸俗方言朝披夕攬寧華齋與彙次所著五經大義四書答疑及自問自答

附錄

爲濟寧路總管移治鉅野縣自國初經兵戈其廢已久民居未集風俗朴野先生選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爲講論期變其俗久之治效以最稱

王秋澗序先生易直解曰昔宋名儒劉斯立作學易堂記但序曰用常行事而曰余學易矣詮者以爲得體況柴山賤履工夫形諸事業復推已所得纂而成書啓迪

後人可謂得聖賢忠恕之道矣

趙隆齋先生采

趙采字德亮號隆齋潼川人著周易折衷其書以程朱爲主而附以己見間采先儒象數變互以相發明曾能始說則是書具在也提要稱其前有黎立武李應星序又有彭元龍序二篇應星元龍序皆稱俊翁獨立武序作雋翁蓋傳寫字異也又云立武應星序及元龍前一序並側注經史疑義字元龍後一序又側注四書經疑字而卷首標題則作待問集考俊翁題詞稱科目以四書設疑疑節互相參錯考俊翁題詞稱科目以四書設疑以經史發策因取四書經史則四書經疑其中之子部問集者其綠名經史疑義四書今經史疑義已佚故序與書兩不相應也又云其例以四書之文互相參對爲題或似異而實同或

似同而實異或闕義理或用考證皆標問於前列答於後蓋當時之體如是雖亦科舉之學然非融貫經義昭晰無疑則格閡不能下一語非猶夫明人科舉之學也

附詳張祝諸儒學案

進士彭先生復初

隱君翁先生森

翁森字秀卿仙居人隱居教授取朱子白鹿洞學規以爲訓從游者前後至八百餘人有一瓢稿行于世浙江通志

四時讀書樂詩

山光照檻水繞廊舞雩歸詠春風香好鳥枝頭亦朋友

落花水面皆文章踏跋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讀書好

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春讀書樂

新竹壓簷桑四圍小齋幽做明朱曦晝長吟罷蠅鳴樹

夜深燼落螢入幃北窗高臥羲皇侶只因菜稔讀書趣

讀書之樂樂無窮瑤琴一曲來薰風更讀書樂

昨夜庭前葉有聲離豆花開蟋蟀鳴不覺商意滿林薄

蕭然萬籟涵虛清牀頭賴有短檠在對此讀書功更倍

讀書之樂樂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秋讀書樂

木落水盡千崖枯迥然吾亦見眞吾坐對韋編鉦動壁

高歌夜半雪壓廬地爐茶鼎烹活水一清足稱讀書子

未盡求之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于今而疑其未備

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于心則疑于理有所

合于古乃博考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先生

時從事府史授溫陵幕官以出虞道園集

讀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冬讀書樂

附錄

書無不窺人叩之舉傳疏不遺一言或歷代史上下四

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僉呼曰翁書廚

侯先生克中

侯克中字正卿眞定人幼喪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

繹五六十年年八十乃纂其平日教人筆之于紙辭簡

義明謂之中庸簡明傳吳草廬集

隱君劉先生瑾

劉瑾字公瑾博通經史隱居不仕肆力治詩其說宗朱

子而開出其所自得又考正諸國世次作者時世察其

源流辨其音韻審詩學之合鄭删定之由爲詩傳通釋一書能闡發朱子之蘊吉安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詩傳通釋二十卷經義考云永樂中胡廣等總其成書爲大全惟於原書愚按按文肅鄧匪石先生文原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而已四庫全書著錄內府藏本提要云是書大旨在於發明集傳與輔氏詩童子問相同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於二家之言多所駁詰然輔書皆循文演義故所駁惟訓解之詞此書兼辨定故實故所駁多考證之語然微實之學不足而研究義理紀有淵源議論亦頗篤實於詩人美刺之旨尚有所發明未可徑廢也四庫又本永樂大典著錄先生律呂成書二卷提要云是書以候氣爲定律之本因而推其方圓徑以考求其積分蓋劉氏之學篤信宋儒故其註詩守朱子之說不踰尺寸其論樂守蔡氏彭氏之說亦不踰尺寸也

隱君陳先生仲文

陳先生潔合傳

陳仲文字奎甫長樂人隱居山林性嗜學敦孝友與族子潔建書院于藍橋林壑之中以程朱正學倡鄉人課其文行名爲義學福建通志

教授王梅浦先生天與詳見西山眞氏學案

陳先生口

陳口進賢人所著春秋編類傳集吳草廬序之云子朱子曰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陳君春秋類編析經以主傳分傳以屬經創意廣例論類粲然蓋有得于子朱子之教者也吳草廬集

文肅鄧匪石先生文原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先生九成

汪九成字又善新安人著有四書類編二十四卷鄧文原序之稱其博采先德之所紀著區分彙列純而不雜簡而不疏既以自淑且以勖夫人云素履齋稿

進士薛先生大猷

薛大猷湯陰人早中甲科棄而不仕隱居教授有四書

講義姓譜

蕭先生鎰附歐陽養正

蕭鎰字南金臨江人著有四書待問八卷泰定甲子自序云比客建城與友人歐陽養正讀書之次隨時采集因成是編皆先儒之遺言緒論及時之不倍師說者閒亦附以一二鄙語及養正所述則以會最自修別之凡五百四十閒一百十七則經義考

濂君安默庵先生熙詳見靜修學案

郡守崔先生翼之附陳炎酉

崔翼之字鵬舉口口人大德閒爲南康守增置洞學田百畝又陳炎酉至元閒爲南康路總管繕修書院興學振饑白鹿洞志

縣令熊先生升

熊升豐城人至元閒爲星子令常與諸生講學鹿洞白鹿洞志

嚴先生養晦

嚴養晦山陰人著先天圖議一卷載劉源序之稱其方圓之象縱橫之數不勞執比一一脗合而陰陽往來動靜消息之理開卷可一目而盡是其于瀟溪康節考亭之學可謂叩其閫奧而窺其堂室矣戴剡源文集

附錄

牟陵陽巖序先天圖議曰最後一圖乃易所謂太極邵子所謂道卽太極心卽太極而朱子所謂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四象之所由生今厠列于諸圖之後嚴君之意自流派源蓋欲復其性初于寂然不動之時尤見先天圖心法是當求之于象數之外

周易集傳立說主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謂雜卦爲古筮書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此類是也孔子存之以爲經羽翼初非創作

待制陸先生以衍

陸以衍無錫人明易經遡程朱之原得象外旨趣至正中官翰林待制姓譜

梁先生益

梁益字友直其先自福州徙江陰先生博洽經史而工于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

之自同里陸文圭既卒浙以西稱學術醇正爲世師表者惟先生所著有三山稿詩緒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傳旁通揮發朱子之學爲精元史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詩傳旁通十五卷前有至正四年太平路總管府推官濱州翟思忠序稱三山梁先生友直號庸齋曰三山者以其先福州人也晚其舉江浙鄉試四庫書目提要言朱子詩傳詳於作詩之意而名物訓詁僅舉大凡是書仿孔賈諸疏證明注文之例凡集傳所引故實一一引據出處辨析源委因杜文瑛先有語孟旁通體例相似故亦以旁通爲名閻有與朱子之說稍異者是非非絕不堅持門戶視胡雲峯等之攀附高名言言相合相去遠矣

劉靜觀先生傳　大父元芝附弟仁儀可

劉傳字芳伯鄱之清溪人大父元芝宋迪功郎先生少學于家庭迪功教誨甚嚴先生讀書清苦日記千言迪功常訓子孫曰吾家歷世習詩禮蓋三百餘年汝曹勉旃無墜先業先生感勵奮發遂窮五經尤深于易推明程朱之傳復輯諸儒之言以輔翼之又輯大學中庸要語以授學者深居不出聚書數千卷討論皆造其極鄱陽人爭具禮幣延致于家學而師法焉有弟曰仁曰儀可各以所學分教鄉邑朔望來歸深衣巾履冠諸子侍立一家父子兄弟以道義相規切若師友然晚年獨喜爲詩

中臺御史列薦其行習集賢院臣表以靜觀處士之號

馮蘇滋溪集

吳先生程

吳程字伯章新安人著有四書音義　四書輯釋引用姓氏

胡宜齋先生祖義

胡祖義字季時號宜齋新安人著有四書附通　四書輯釋引用姓氏

教授程林隱先生復心　別見潛庵學案補遺

王先生善

王善字元善號竹樓莆田人著有四書通考　四書通義引用姓氏

張先生師曾

張師曾字叔興宣城人著有四書音考　四書輯釋引用姓氏

干先生文傳

干文傳字壽道平江人少嗜學十歲能屬文未冠已有聲譽用舉者爲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州慈湖書院山長仁宗詔舉進士先生首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累遷長洲烏程兩縣尹陞婺源知州又知吳江州先生長于治劇所至俱有善政朱大儒朱子上世

居婺源故業爲豪民所占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先生
諭其民以理不煩窮治而悉歸之復募好義者卽其故
宅基建祠俾朱氏世守焉至正三年承詔預修宋史書
成擢集賢待制亡何以嘉議大夫禮部尙書致仕卒年
七十八元史

程先生瑞

程瑞新安人著易學啓蒙類編廣道圖序之云蓋取朱
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于此者彙而附焉道園學古錄

黎拙翁先生獻

黎獻字子文東莞人性警敏篤學問弱冠授徒一依紫
陽白鹿規以爲教人稱拙翁先生姓譜

張魯庵先生奐

張奐號魯庵潞陽人潛心性理之學靜處一室玩味經
旨衣冠儼然端坐終日從遊受業者甚眾家居嚴肅冠
婚喪祭一遵文公家禮湖人多化之元末盜起過其里
曰此張先生所居不敢犯旁舍亦賴之以安廣東通志

涂桂莊先生應雷

涂應雷

文節哈剌魯先生伯顏 附兄曲出師黃坦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剌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
世居開州濮陽縣先生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
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卽成誦甚喪父兄
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
士建安黃坦黃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
顏爲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黃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羣
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先生自弱冠卽以斯
文爲己任其于大經大法粲然有覩而心所自得每出
于意言之表鄉之學者來相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
于是中原之士聞而從遊者日益眾至正四年以隱士
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旣畢辭歸而復起爲
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之來學者至千
餘人蓋其爲學專事講解而務眞知力踐不屑事舉子
詞章而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爲伯顏氏
學者至于異端之徒亦往往兼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
南賊蔓延河北先生言于省臣將結其鄉民爲什伍以
自保而賊兵大至先生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

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先生名士生剉之以見賊將誘
以富貴先生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
有四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
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牆而揜之有司上
聞一律以風紀論之伯顏無在官之責而死可與西臺
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
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先生平生修輯六經

多所著述皆燬于兵元史

徵君張先生淳

張淳字子素南樂人至元中徵辟不就著有四書拾遺
黃嵓覆說

馮慎齋先生彥中

馮彥中秦溪人少孤好學長克樹立上奉八十之母咸
稱其孝閫室爲讀書之所顏之曰慎齋曰延鴻生碩士
反復考亭朱子之說以泝中庸大學之要自一念之發
充之無一不致其所慎云貝清江集

馮先生彥章

馮彥章秦溪儒者也深病時俗藏于浮屠而喪祭之禮
俱廢由是獨違眾行之而盡革其所爲顏其堂曰復古
蓋思復古之不易復也專取考亭朱子所定家禮爲矯
數千百年之非正之于一旦可謂豪傑之士矣貝清江集

提舉張先生理詳見草廬學案

太學蘇北谿先生翥元

蘇翥元字伯翬又字仁仲福安人號北谿先生弱冠游
太學連魁三館時太學生至京師者皆授郡博士先生

歸隱于建陽之唐石以春秋四書教授學者著春秋經
世傳儒業先生早以文行師範一方至元丙子用辭科
魁多士資純篤恬于世味惟閉戶讀書務爲無所不窺
四書小學尤所致力集其所得遂至成書沈潛玩味者
有年反復更易初不去手易簀際屬其子承義曰吾平
昔精力盡在是書藏之家塾詒訓子孫吾世其庶幾乎

薛秋潭先生延年

薛延年字壽之號秋潭著有四書引證四書輯釋梓材謹案經義考引黃虞稷云臨汾人安西王文學

周先生艮佐

周艮佐清江人著有四書人名考朱子之釋四書義理精矣然所引用人名及其事實初學有所未詳先生博考備述俾人名事實坦然明白閒又發揮其詞語通曉其旨趣於讀者誠有資云吳文正文集

縣丞吳先生成大

吳成大字浩然瑞安人博覽羣籍通易詩書三經教授鄉里翕然稱之登至治辛酉第授永嘉丞所著有四書圖行世溫州舊志

陸先生天祐附子居敬思誠

陸天祐鄞人倜儻好義慕伊洛之學欲建義塾以教鄉之子弟未就遘命其子居敬思誠俾卒爲之二子乃構學一區于東湖之里奉祀文公朱子浙東帥王本齋名之曰東湖書院建先進祠祀鄉先生陳文介公而下十人延師講學以淑一鄉子弟寧波府志

程前村先生直方詳見張祝諸儒學案

山長涂先生潛生

涂潛生字自昭宜黃人遊于易三上春官不第爲贛州濂溪書院山長著有四書斷疑易義矜式行世江西通志雲濠謹案易義矜式一作易主意一卷經義考云佚

縣尹汪遜齋先生汝楙詳見蒲潮學案

提領鄭先生太和

鄭太和浦陽人同居六世文嗣之從弟也文嗣歿先生

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先生坐堂上羣從子弟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咋咋嗟慕謂有三代遺風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先書東浙第一家以褒嘉之皇太子聞其事而歎曰此國家之祥瑞也復親御翰墨畀以鳳麟二大字先生性正大不奉浮屠老子經傳冠婚喪祭必稽朱子家禮而行子孫從化孜孜孝謹不識廛市嬉戲事諸子晝

趨功入夜輒坐棟華軒中溫溫談笑至更餘始休諸婦
唯事女紅不使預家政有家範三卷宋文憲集
祥材謹案先生嘗爲龍灣務提領
鄭氏家範
子孫自八歲入小學十二歲出就外傅十六歲入大學
聘致明師訓飭必以孝弟忠信爲主期至于道若年至
二十一歲其業無所就者令習治家理財向學有進者
不拘
子孫年未二十五者除綿衣用絹帛外皆用布除寒凍
用蠟屐其餘遇雨皆以麻履從事三十里內並須徒走
初到姻親家者不拘
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飲亦不宜
沈酗杯酌喧呶鼓舞不顧尊長違者責之若奉延賓客
催務誠慤不必強人以酒
子孫當以和待鄉曲我寧容人毋人容我切不可先操
忽人之心若累相凌逼進退不忌者當以理直之
子孫毋得與人眩奇鬬勝兩不相下彼以其奢我以吾
儉吾何害乎
俗樂之設誨淫長奢切不可令子孫及臧獲輩習肄之
違者家長箠之
子孫不得畜養飛鷹獵犬專事佚遊亦不得恣情取鬻
以敗家事違者以不孝論
子孫不得私造飲饌以徇口腹之欲違者姑誨之誨之
不悛即責之產者病者不拘
凡遇生朝父母舅姑存者酒果三行亡者則致祭祠堂
終日追慕
子孫有妻子者不得更置側室以亂上下之分違者責

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飲亦不宜
沈酗杯酌喧呶鼓舞不顧尊長違者責之若奉延賓客
初到姻親家者不拘
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飲亦不宜
名毋以爾我諸婦並同
之若年四十無子者許置一人不得與公堂坐
子孫須恂恂孝友見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
子姪年非六十者不許與伯叔連坐違者家長罰之會
膳不拘
子孫受長上呵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默受毋得分理
子孫不得譭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諸舉動不宜掉臂跳
足以蹈輕儇見賓客亦當肅行祇揖不可參差錯亂
子孫不得目視非禮之書其涉譭浪淫褻之語者見即

焚毀之妖幻符咒之屬並同
子孫毋習吏胥毋爲僧道毋狎
時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幾有成
廣儲書籍以惠子孫不許假人以致散逸仍識卷首云
某氏書籍子孫是教鬻及借人茲爲不孝
家中燕享男女不得互相勸酬庶幾有別若家舅姑宜
饋食者非此
家眾有疾當痛念之延良醫爲之救療
諸婦必須安詳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禮待娣姒

臺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以和然無故不出中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知其淫狎
即宜屏放若有妒忌長舌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責之
責之不悛則出之
諸婦媟言無恥及干預閫外事者當罰拜以媿之
諸婦工作當聚一處機杼紡織各盡所長非但別其勤
惰且革其私
每歲畜蠶主母分給蠶種與諸婦使之在房畜飼待成
熟時卻就蠶屋上箔須令子弟直宿以防風燭所得之
蠶繭當聚一處抽繅更預先鈔寫各房所畜多寡之數
照十一之法賞之
諸婦每歲公堂干九月俵散木綿使成布匹限以次年
八月交收通買錢物以給一歲衣資之用公堂不許侵
使或有故意製造不佳及不登數者則準給本房甚者
任其衣資不給有能依期登數者照十一之法賞之其
事並係服長主之
諸婦育子苟無大故必親乳之不可置乳母以饑人之
子
諸婦之于母家二親存者禮得歸寧無者不許其有慶

臺國明藏書 約圖刊本

弔勢不可已者則弗拘此
諸婦親姻頗多除本房至親與相見外餘並不許可見
者亦須子弟引導方入中門見鐙不許入會眾罰其夫
主母不拘婦人親族有爲僧道者不許往來
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之家亦
不許往還者重罰其母
男女不共圊溷不共湢浴以謹其嫌春冬則十日一浴
夏秋不拘
男女不親授受禮之常也諸婦不得刀鑷工剃面

縣尹朱先生倬

朱倬字孟章新城人以辛巳領江西鄉薦登壬午第初授某州同知以憂家居服闋授文林郎遂安縣尹下車興學誦詩民熙化洽歲庚寅同考浙江鄉試始識汪仲魯于葛元哲家因見仲魯詩義而惜其不遇壬辰秋寇由閩化趨遂安吏卒逃散先生大書于座有生爲元臣死爲元鬼語遂坐公所以待盡寇焚廢舍乃赴水死而仲魯爲之哀辭新安文獻志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詩疑問七卷提要云朱睦㮮授經圖集姑經籍志皆作六卷疑爲傳寫之訛

附錄

劉錦文跋詩疑問曰朱君以明經取科第凡所辨難誠足以發朱子之蘊而無高叟之固然其間有有問無答者豈眞以爲疑哉在乎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

隱君趙鐵峯先生德

趙德南昌人宋宗室自號鐵峯博學工文隱居郡城之東湖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名一作德古今字爾經義考誤先生四書箋義纂要十二卷又紀遺一卷又載先生詩辨說七卷附錄朱氏疑問後者其撮要也四庫全書著錄朱倬詩疑問附先生詩辨說一卷提要云其書與倬書略相類石後人以倬忠烈憑高隱其人足以相配故合而編之歟

附錄

李絮序先生四書箋義纂要曰鐵峯博學多聞授徒之暇蒐輯經傳子史百家之書作爲箋義鉤元提要本末兼備皆羽翼文公之說非有異于文公也

郭先生好德

郭好德字秉彝京兆人授徒于鄉塾著論語義貫滿容序之曰嘗聞文公之教于其家也謂其義之作理義詳而訓詁略別爲一書曰訓纂口義今此書不存秉彝是

書殆探得文公之意云清容居士集

李先生恕

李恕字省中廬陵人著有周易旁注四卷易音訓二卷其自序合程朱二家之說及本義附錄何氏發揮大易粹言南軒解義諸書節而一之以爲旁訓云經義考

知府方愚庵先生克勤曾祖重桂父炯附師董彝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曾祖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父炯元鄞縣教諭先生年十餘暗

記五經爲文有奇語稍長閱閱遍書歎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祕閉門講習不知饑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生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爲之變番陽董先生彝爲廬元路儒學正先生從之遊彝素以通易名先生與之辨質義文大旨彝不覺自失愧其門人者久之先生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于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鹽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學者私稱不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既以母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四年徵之京師授濟寧知府八年強卒誣之謫江浦釋歸九年卒于京師初受濟寧之命郡學官闕先聖廟頹壞先生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求備者選充之役浮屠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洋池撤佛庵增廟廡度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旄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生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

化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先生在官未嘗一時閒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寒不廢先生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己責有汗漫集若干卷子三孝孺其次子也 通志

齋集

附錄

性不喜近名嘗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

宋潛溪爲墓版文曰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適益衍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爲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良仲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于四方重徽昭于斯爲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永泯若我愚庵先生其殆聞而知之者歟

朱先生近禮

朱近禮盱江人吳草廬跋其詩傳疏釋云朱子之注經詩傳爲最善學者之窮經亦惟詩爲易入近禮喜讀詩

隨已所知具疏其下或有所釋或有所廣年未二十而
專攻一經志可尚已 吳文正文集

張中溪先生清子

張清子字希厭號中溪建安人著有周易本義附錄集
注十一卷其書以文公本義高下字行反置之王弼今
易經文之下 董季眞說

教授張先生恕 附子端臣

張恕字如心浦江人幼而穎悟取家中遺書晝夜研磨
之暑寒不易其度迨長聲名藉藉起士林間遠近來學

者戶外之屨常滿用薦教授常德之武陵遷婺之東陽
處之慶元所至以興學爲己任尋以母喪秋高夷猶里
閭日侍母側卒于至正癸未年七十三遺命治喪勿用
浮屠氏法當依朱子家禮從事子端臣博學而能文辭

宋文憲集

黃先生元吉

鄉薦王先生元杰

王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間領薦值兵興不復仕教
授于鄉著有春秋讞義十二卷 黃氏千頃堂書目

附錄

千文傳序先生春秋讞義曰河洛二程紫陽朱子續正
學于千載之上易禮詩書俱著訓辭獨于是經未闡著
釋子英家世業儒有志經學考求易經本義詩傳訓辭
禮經制度四書集句集義語錄紫陽宗旨凡釋經引證
之言師友講明之論其有發明春秋之旨者具載本經
證以胡氏釋詞目曰春秋讞義旁搜取證竭慮窮思學
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知聖經賢傳並行而不悖

矣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春秋讞義九卷提要云
昔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之論春秋亦無專書
王氏乃輯其緒言分綴經文之下復刪掇胡傳以
盡其意胡氏之書在朱子前而其說皆列朱子後
欲別所尊故不以時代拘也又云三家之末王氏
以己意推闡別標曰讞如桓公四年紀侯大去條
下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意主責紀不責齊王氏
之讞則委曲恕紀不從程子之說而全書之內於
朱子無一異詞其宗旨槩可見矣又
閻其書襲葉夢得之謬以讞爲名云

朱先生文蔚 附師林岡孫

朱文蔚字原道莆田人九歲能文十三從進士林岡孫
學經每日暮須諸生出獨拔疑義難其師其師奇歎之

至治癸亥以尙書舉進士至順壬申賜進士擢同知瑞安州事累遷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以總管致仕居官無廢事公所講授不輟學者因所居稱葵山先生（宋文憲集）

醫丞王先生勉

王勉字緬之曹南人仕至太醫丞老而勤學註書甚夥晚乃用力于孝經章分句析條記繁然博考諸家之說擇其要者梓而錄之而大要以朱子爲宗（危太朴集）

訓導梁五經先生寅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通五經元末舉不第洪武初召至京議禮以年老告歸從學者甚衆所著有石門集（姓譜）

梓材謹案明太祖實錄載先生辟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明年兵起遂隱居教授所著有周易考義詩書演義周禮考注春秋考義又云結廬石門山學者稱爲梁五經四庫書目著錄周易考義十二卷提要云其大旨以程傳主理本義主象義十二卷提要云其大旨以爲一又旁采諸儒之說有異同因理會參酌合以爲一又旁采諸儒之說以闡發之其注釋經義言理而不涉虛無言象而不涉附會大都本日用常行之事以示進退得失之機論其醇正不愧爲儒演義十五卷提要稱其前有自序云此書爲幼學而作博稽訓詁以啓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義隱也使之顯略也使之詳今考其書大抵淺顯易見猶勝虛談高論橫生臆解者也

周禮考註

比長至卑而一鄉之治必始于此必相處相和親也而後善俗可以興有罪奇衺相及也而後姦慝無所容無受無節必治也而後寇盜無所匿

周官設冢人墓大夫之職天子既以昭穆而祔葬自諸侯羣臣下至萬民亦令族葬而治以王官蓋以生也爲君臣爲親屬而其卒也葬以類從以序昭穆以嚴尊卑以襄崇功德孝敬以存人心以萃由是道也自秦漢以來天子葬各異處山陵營治侈費不貲士大夫多藏于陰陽拘忌庶民亦妄思富貴或久而不葬或葬之遠方或遷徙頻數或爭訟不已爲人上者思以敦厚止爭安可聽其自爲而不嚴其禁令哉

附錄

先生自述曰歸老之後于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義于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于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惟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考義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合二家合以爲一謂之易考義于周官也删剔其注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注于禮記

也以其多駁雜惟取極善以類而分謂之類禮

鄉貢劉先生玉汝

劉玉汝字成之廬陵人嘗舉鄉貢進士著有詩纘緒其大旨以發明朱子集傳故名曰纘緒四庫書目提要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所載纂定詩纘緒十八卷提要稱其體例與輔氏童子問相近凡集傳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或存此說而遷彼說或宗主此論而兼用彼論無不尋繹其所以然至論比興之例謂有有取義之興有無取義之興有一句興通章有數句興一句有興兼比賦兼比之類明用韻之法如曰隔句爲韻連章爲韻重韻爲韻之類論風雅之殊如曰有腔調不同有詞義不同之類於朱子比興叶韻之說皆能反覆體究縷析條分雖未必盡合詩人之旨而於

集傳一家之學則可謂有所闡明矣

李先生朝佐

李朝佐佚其名雲陽人窮經積學有志當世之務著大學治平龜鑑傳若金序之云大學一書古今帝王爲治之要道也子朱子既集儒先之說以爲章句而行諸世矣今李氏不畔其說而能增益發明以申其義又引事比類凡唐虞三代下及漢唐歷代之君善可以則惡可以戒者悉附著于其下其言數千雜出五經諸史之文察其用心勤矣經義考

李先生嗣榮

李嗣榮字文昌金溪人治舉子業通毛氏詩訓詁折衷于朱子之說毫分縷析唯恐不合性情之眞試江西鄉闈立論與有司不合卽棄去一假古律詩以自見扁其室曰嘯雲軒宋文憲集

華貞固先生悰韓

華悰韓字公愷自號貞固無錫人著有慮約集序先業之艱難述已志之勤勵戒子孫之守成更于朱子家禮中取其不悖于古而可行于今者爲一編其旨歸于積

善以培後人訓俗遺規

周先生公恕

周公恕著有大學總會五卷總載或問宋儒語錄及考亭師弟問答大學語張萱說

家先生鉉翁

家鉉翁輝和爾氏其先居北庭脫脫太師寧國公之裔幼穎悟自命不凡脫去紈袴習修孔氏之業讀文公之書應江浙進士舉及格貢詣京師旋報罷自是杜門養志閭憲聞其才而辟之尋調行臺御史府掾牆東類稿

梓材謹案先生與家則堂同氏名蓋慕其爲人如司馬相如之慕藺相如耳

余先生應

余應字則亮政和八私淑朱子志性凝重非公事不入宰室以孝友著稱于鄉洪武初以明經爲本縣訓導徵拜京都留守中衞知事越三載免歸明年丁父憂治喪一以文公家禮政和縣志

羅先生復

羅復字中行廬陵人著詩集傳音釋黃氏千頃堂書目

梓材謹案經義考云曾氏聆陽堂有詩集傳嘗釋藏本乃合毛雲許氏名物鈔而音釋之

紫陽書院以祀朱子鄉人稱之象縣志

隱君邊先生昌

邊昌字伯盛吳人隱居教授張氏據吳以禮招致弗就著有四書節義虞熊說

教授單先生仲友

單仲友名佐以字行鄞縣人刻意問學自經史百氏以至周程張朱之書靡不深究爲文下筆數百言未嘗屬草洪武六年與同郡桂彥良舉明經官大理府教授姓譜

孝子應坦齋先生宗詒

應宗詒號坦齋黃巖人篤志嗜學能詩文家雖儒素事親極甘旨務得其歡心居喪哀毀骨立葬祭一遵紫陽

家禮鄉族稱孝云台州府志

孝子孫先生惟中

孫惟中字伯庸昌邑人祖父世爲農先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惟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及壯推擇爲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中結庵廬其側藉苫以居或勸其還哭而不對宋景濂爲作孝子傳宋文憲集

梁氏講友

劉先生永之

劉永之字仲修清江人治春秋學洪武中以成卒其與梁孟敬講春秋一書可謂持平之論鄧遠平說

春秋本旨自述

說春秋者其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于詩書也則曰此見惡者曰如是而惡無曩貶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其謬妄其諸家而無適主取其合者如是而已

朱氏繼傳

山長朱先生椿

朱椿文公四世孫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沂充考亭書院山長既歿諸生請以先生襲其職熊勿軒集

山長朱先生林

朱林朱彬死節淩二子也東平袁璧以臬事至閩訪求文公後表二子于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韋齋及公祠熊勿軒集

山長朱先生彬合傳

朱先生柯

朱柯字拱之文公四世孫也曾大父始自建安徙居華亭幼穎悟既冠益勇于學日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禮記各誦數百徧遇有疑輒從先生長者質問辨析必得其義乃已夜則徧閱諸史百家之書至忘寢食饑渴狂僭而其爲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

外甚樂易而內實嚴正嘗謂士不通經不足爲學故其家子弟皆明經篤行循循有禮節元至正三年卒年四十七貢玩齋集

朱先生煒

朱煒字君美文公五世孫以宦冒入國學出仕將行清容作序以送之清容居士集

太學朱先生屋

朱屋字仲端文公六世孫元順帝在位十五年詔求天下直言極諫先生方游成均條天下之事自朝廷以至于邊鄙自政理以及于財用所以矯其弊而反其正者本末備陳綱紀畢舉其目凡二十曰治政萬言書獻諸中書王忠文集

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氏綱傳

義門王先生澄附子子覺子麟

王澄浦江深溪之同居者大常少卿萬之元孫也先生以忠厚爲家州里之無告者賑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若父兄顏終集家眾言曰汝曹能同居如義門鄭氏乎吾眼目無憾矣言訖而逝其子子覺與弟子麟合謀召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爲九族痒疴疾痛舉切吾身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之樂雖殷管攝之計未建庸非缺歟吾父有遺言欲法鄭氏今其家法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于是子姓等踴躍承命遵而行之同居者七世金華徵獻錄

鄭氏家學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詳師山學案

鄭初門人

教諭解筠澗先生開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立庵門人

侍郎金先生問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道玄子先生少受易俞貞木家貧無書從人借讀無不通解官至右侍郎精星曆之學然未嘗以語人姑蘇志

黃氏門人

廉訪王先生儀

御史篤堅不花先生合傳

都事田先生復合傳

奉禮程先生珦合傳

翰林李先生繩合傳

王儀四川行省參政歸賜僉燕南廉訪司事篤堅不花監察御史田復中書左司都事程珦太常奉禮郎李繩應奉翰林文字貢提舉清善教諭後進初在朝著一時名公卿各道子弟執經受業四方之人亦有不遠千里而至者作成人材居多此尤知名者 藏溪集

吳氏門人

忠憲先生闕里吉思

闕里吉思趙王阿剌兀思剌吉忽里子性勇毅習武事尤篤于儒習築萬卷堂于私第與諸儒討論經史性理陰陽術數靡不該貫再尙公主封高唐王大德元年遇敵于巴雅斯之地馬躓陷敵不屈死贈追封高唐忠憲王加封趙王元史

胡氏家學

常博胡先生持

胡持武安人江浙提刑祗適之子官太常博士 彰德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周易直解經義考云佚

胡氏門人

御史席先生郁

席郁字士文大名人少學于翰林學士紫山先生胡祗遹時集賢學士雷膺翰林學士王暉與紫山同稱文章家先生往來其閒醇然不雜則多得于紫山而芳澤厥滿皆其自致早以御史薦爲殿中知班中丞崔公目之曰是眞讀曾明理者吾知其不可同撓矣爲祕書郎三載至大三年仁宗方正位東宮而武宗在御先生爲澄源書數千言以貽兩府其概曰正己而格君謀國而任

人是在兩府宰相元氣也臺臣藥石也元氣受病則有藥石以輔彼此相維而君心可正治道可成識者多之及爲御史首論選官之法又論興學所以立教師道不嚴蒙養不正望其成功難矣延祐五年六十嘗受言于紫山曰士所以異于人者以義理養心志以學問養才能以德養身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政養民以著述養萬世又曰盛極而衰氣數之必然故君子憂治安而懼滿盈所以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蓋識之座右常懼一言之不售云 柳待制集

汪氏門人

吳先生瑋

吳瑋婺源人師汪又善（鄧巴西集）

程氏家學

程孝則先生可紹（別見介軒學案補遺）

涂氏門人

朱灣山先生隱老（父應岳伯父應五應祥應發附師姚江村洪泳齋趙例泉）

朱隱老字子方豐城人自幼輒劬書時姚江村洪泳齋趙例泉皆朱之遺老淹通六藝之故而桂莊涂應雷又

遠承考亭遺緒先生感執經叩請莫不交與之一踐場屋不中益潛心于聖賢之祕窮索于經驗諸身心唯恐有不合者久之心與理涵瞭然如辨黑白遂倡鳴道學于荷山之陽四方學子悉從之游稱灣山先生至正壬辰春江淮兵動鄉之惡少年爲變殺戮到雞犬先生猶操觚正冠衣而坐從容語紗掠者曰貴財任取之書籍非爾所好也及其再至三至先生復曰吾家已罄矣爾幸他之盜笑而去臨歿語其子善曰吾以數推明年江西當大變汝當謹避以免難戊戌四月僞漢陳友諒陷

南昌果如其言先生多著書大抵研精易禮之學而及于邵氏先天橫渠正蒙諸書其若干萬言初先生伯父應五應祥應發與其父應岳皆足以師表州里先生又能纘成之不墜士論多之（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貝清江爲灣峯祠堂記云案灣峯爲洞雲處士之子初洞雲兄弟四人長雪澗次碧泉月澗而洞雲最少雪澗以文章顯於時而洞雲與之齊名又言其子善克承其志且建祠奉之上推灣峯之意而及其祖洞雲處士與伯祖雪澗以明斯傳之所自來可謂能子矣灣峯卽攄山之別稱

朱灣山語

先天之學心學也其圖皆從中起其前無古而後無今大之爲天地小之爲民物顯之爲禮樂幽之爲鬼神遠之爲闔闢之初終近之爲瞬息之起止莫不具焉邵子以命世人豪乃操是圖著爲皇極經世書性命物理之說重明于世學者往往厭其難棄而弗講余于是有經世書說張子正蒙書實與太極圖通書西銘並傳而未有爲之注釋者余于是有正蒙書說禮傳殘缺已久朱子雖定爲儀禮經傳而其輯錄多出于門人勉齋黃氏與信齋楊氏其中予奪多有未定余于是有禮說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伊洛大儒雖嘗論著而其義皆愈索而

愈無窮余于是有易說吾道不行于時而其見于言者不過如此而已

聖人之于經也其託始有原其要終有柢其指事有情其命名有義仲尼之修經爲天下計爲來世計也苟有志乎爲學則上自天子下至匹夫皆可以學仲尼也

鄭氏家學

鄭青梿先生欽

鄭欽字子敬浦江人龍灣務提領太和之嗣子也龍灣采喜學先生益左右之得一言必籍記而力行之龍灣

先世所行定著家規五十八則先生復著續規七十三則以補其未備自號青梿居士卒年六十三子五渙其次子也 黃文獻集

附錄

先生善治家廣田二十畝貯其歲入于家禮莊以給冠昏喪祭之費其于疏族則有續食之粟禦凍之衾鄉里則有推仁之財免利之穀勸學之塾廣孝之阡庇窮之屋嘗曰民吾同胞憂樂其之可不盡心乎

鄭先生渙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方氏家學

純孝方先生孝聞

方孝聞字希學愚庵長子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 宋文憲集

附錄

學通五經尤邃于易孝孺嘗曰某所以粗知斯道者非特師父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飭也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詳見明儒學案

方氏門人

盧先生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母方氏孝孺姑也先生問學得于方門爲多洪武戊辰廷試第三歷除太常少卿左遷溧水丞單車赴任摩煦撫字尤存心教化大修孔子廟後以他事坐逮耆民數十百詣闕言丞廉平狀多感激流涕上遣還永樂初起爲太常少卿不屈族其家 台州府志

黃氏門人

訓導景訥菴先生晏

景晏字德輝餘姚人洪武中官杭州儒學訓導其學長

于春秋有四書啓蒙行于世姓譜
景訥菴說
大學傳五章此謂知本一句非但衍文正是釋格物二字經言物有本末此本字指極本窮源處卽至善之所在也經曰知止傳亦曰于止知其所止經曰物有本末傳亦曰知本非釋物格知至而何程子曰格物者謂知至善之所在如此則謂之傳無闕文可也靜安處得四字卽可以見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處謂非致知工夫不可本末終始四字卽可見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處謂非格物工夫不可不待補而義足此說得之矩堂董氏中庸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學莫先乎致知其所知者不過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國天下此外餘無蘊矣

附錄
四書集註啓蒙自序曰星幼承父命嗣儒業而苦無常師年十六始得出就伯父黃先生學先生曰汝爲學必先熟讀四書以爲之本而後他經可讀矣星于是晝誦夜思不敢少惰居四年得恢通大義後欲明經習舉子業先生又引星進郡庠受春秋經子勾乘楊先生一時師友切偲問辨資益爲多復得諸引翼書爲之啓發然後益知四書興義不可不窮矣

梓材謹案先生號訥菴四庫書目著錄大學中庸集說啓蒙二卷提要云其書發揮頗簡切大學聖經章句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句注一於善祇本改作必自慊於字句亦復不苟又傳之二章注盤邵氏謂恐是盤銘之盤傳之四章注備引程子饒魯吳澄之說中庸三十二章注引鄱陽李氏之說皆與章句異同非堅持門戶者比蓋猶能自抒心得者也

朱氏門人

助教木先生景方

木景方瑞安人資稟淳厚受書于朱文蓋得朱學微旨爲文典雅足式後進洪武間授國子監學錄陞助教卒于官姓譜

附錄
洪武初舉爲本學訓導尋以明經薦于朝試陽舒陰暢論稱旨授國子監學錄自祭酒以下咸器重之所淑俊彥皆有聲

梁氏門人

鄭先生雅

鄧雅字伯言洪武壬戌有辭聘詩時梁寅方講學石門山中先生與之游著有玉笥集九卷卽寅所勘定云四庫書目提要

陳氏門人

王樂翁先生朝附方炯門人陳虛中

王朝字德暉號最樂翁莆田人也其學出于同安尹陳仁伯再試鄉闈不利以布衣教授州里以終詩文十卷其友方炯門人陳虛中刻梓以傳宋文憲集

朱氏家學

文恪朱一齋先生善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滿山之子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著詩經解頗史輯洪武八年對廷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奏對失旨謫遼東教授未至放還鄉召爲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民間姑舅子若姨及兩姨子若女法不得爲婚雖家詆訟或已聘見絶或既婚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遏奪按舊律尊卑長幼相與爲婚者有禁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號慟卽斬衰絰帶追行三年喪事兄最樂先生朝有嫌今浙江此事尤多以至訟獄繁興願下羣臣議弛其如其父丞毫不違其教令最樂亦盡心于先生鞠育導

禁帝是之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未幾請告歸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列卿錄

雲濠謹案先生一名善繼號一齋見聶氏鏞所作墓志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詩解頤四卷提要稱是編不載經文但以詩之篇題標目大抵推衍朱子集傳爲說其說不甚訓詁字句惟意主借詩以立訓故反覆發明務在闡與觀羣忽之旨溫柔敦厚之意而於興衰治亂尤推求源本剴切著明在經解中爲別體而實較諸儒之爭競異同者爲有裨於人事云

景氏門人

侍郎蔣先生驥

蔣驥景訥庵門人官禮部侍郎其跋訥庵四書集註啓蒙稱訥庵先師用功于四書十年去取諸說而爲此書大學已有刊本而語孟中庸則未刊云四庫書目提要

王氏家學

孝子王先生公穀附子寅

王公穀字德良莆田人生三年而父亡稍長問其母曰吾父何在母曰若父死已久墓木今將拱矣先生擗踊號慟卽斬衰絰帶追行三年喪事兄最樂先生朝有如其父絲毫不違其教令最樂亦盡心于先生鞠育導

迪無不備至先生肄業郡庠歲當大比同舍生皆踴躍入家狀期赴鄉闈先生獨杜門不出日以色養爲事元季亂亟先生挈妻孥避往仙遊山中及明御曆謂其子寅曰不仕無義吾非不知也第迫于親老且病耳爾當力學淬行以繼其門寅遂以尚書中鄉貢擢爲給事中尋兼靖江相府錄事而先生始卒宋文憲集

一齋門人

司訓丁先生隆

丁隆南昌司訓一齋朱先生得家學之傳經籍無不考

嘉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蹟古詩三百篇尤博極其趣每授諸弟子于發明肯綮處輒錄之時亦在門云詩解題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４９
作者＝
页数＝７６１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